THE HISTORIES OR 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的崛起

翁嘉声 译

Polybius

波里比阿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罗马帝国的崛起

作者：【古希腊】波里比阿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月

ISBN：9787509741429

本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中文版译者导读

翁嘉声

波里比阿历史的“考古”

波里比阿的历史有两个面向：它是普世史[1]；它是实用史（pragmatike historia）。关于实用的面向，史家已经多所着墨；至于普世史则是关于罗马所雄霸之西地中海与马其顿人及希腊人所控制之希腊化世界，在公元前三世纪末时的交会以及混融，以及之后罗马发展为全地中海唯一的主宰国家。因为这两个文明构成波里比阿所知之全世界的主要部分，所以他认为他所写的是已知世界的历史，亦即世界史。波里比阿因为顾虑到他潜在的希腊读者不熟悉中期罗马共和的历史，所以将其史书的第一及第二书用来阐述二六四至二二〇年（本书以下年代皆为公元前，除非另有标示）之间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二六四至二四一年）击败迦太基，进而崛起、征服意大利波河平原高卢人，以及同时期东方希腊化世界所历经的变动，作为读者所需的背景知识，以协助他们了解他整个巨著的主旨：何以罗马能在二二〇至一六七年的五十三年间统一当时所知的世界。这种用心非常类似修昔底德在他的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章之中讨论波斯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四七九至四三一年），这约略五十年间[2]他称之为“考古”（archaeology）的历史，来为四三一年爆发的战争预作历史背景的陈述。但对现代读者

而言，波里比阿历史所预设的更广泛古典及希腊化世界历史以及早期和中期罗马共和历史，都非现代人熟悉的领域，所以本导读将会对波里比阿的历史提供另外一个“考古”，对其所提及之事尽量述及，给予适当的历史框架，俾供读者理解史家波里比阿所提到之人事物，也尽量避免重复沃尔班克的导论中已经提及的事项。

希腊人与罗马人早在八世纪末便已发生接触。当时整个地中海世界出现广泛殖民活动：希腊人在意大利最先于坎帕尼亚（Campania）地区殖民，影响到伊达拉里亚人（Etruscan）文化的发展，使希腊文化间接传递给罗马人；七世纪希腊人在后来被称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的南意大利及西西里岛殖民，建立城邦，这又构成另一个影响的来源。罗马人有关自己祖先是特洛伊落难王子埃涅阿斯（Aeneas）的故事，便可能是在四世纪时从南意大利传来。当罗马人在四世纪末及三世纪初逐渐统一意大利半岛时，南方希腊城邦他林敦（Tarentum）倍感威胁，于是从希腊化世界邀请一位亚历山大大帝的亲戚，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Pyrrhus of Epirus），前来助阵（二八〇至二七五年）。他是当时希腊人认为最有才气的将军，总共和罗马进行了三场战役，最后以没有明确结果的惨胜（Pyrrhic Victory）及战和告终，而南意大利的希腊城邦也随即落入罗马势力范围。当时这种希腊及罗马激烈的接触在希腊化东方引起一些涟漪：埃及的托勒密二世在听闻罗马与皮洛士[3]战争的结果时，大为惊讶，在二七三年以自居希腊化世界的领导身份遣使致意。但随后希腊化世界又恢复到苏格拉底所形容的希腊人的状况：环绕在爱琴海盆地的池塘旁，一群彼此争论的井底之蛙，对罗马统一意大利以及第一次布匿战争并无多大的兴趣。这解释了何以波里比阿认为他需要他自己版本的“考古”，来替他的历史主题先做铺陈。但是波里比阿所描写的罗

马在二六四年之前的发展究竟为何，以及当时希腊化世界如何产生以及发展，并没有系统性的交代，但他在历史著作中却又常指涉到一些影响三世纪希腊化及罗马世界形成的事件。所以以下的叙述将分别对希腊化世界如何形成及发展的大致过程，以及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前的政治演化以及在意大利的扩张进行说明。希望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图像来协助了解波里比阿的历史，作为波里比阿整部历史整体的另一个“考古”。

在希腊化世界部分因为希腊政治形态高度多样化，而且各自独立，彼此又密切互动，再加上复杂的古典传统，不似意大利本身是由罗马来主导发展，而西地中海是由罗马及北非迦太基之间的关系来架构，[4] 所以在希腊化历史部分会有较长及较复杂的叙述以及细节，而且相同事件常会涉及不只一个国家，常可以从不同观点来了解，故部分不免有重复叙述的情形。另外，因为波里比阿作品的对象主要是希腊人，所以对希腊部分常略而不论，但对罗马则较详细叙述，这些因素造成以下之“考古”有篇幅及密度的差异。这种情形反映在在以下的章节的布置。相对地，在罗马部分则以数个重点主题为主，特别是罗马政治演化、“意大利联盟”的建立以及中期罗马共和扩张是否为帝国主义的行为；在最后的部分则是对波里比阿历史所涵盖时代的几个重要罗马人物，交代简短的传记，协助读者在阅读时，对相关人物能在心中先有个大致的概念，因为这时代充满了这类型的传奇性人物。

希腊化世界简介

壹　古典希腊城邦世界

一　斯巴达及雅典：刺猬与狐狸

二　斯巴达政体

三　斯巴达的没落及底比斯的霸权

四　佣兵问题
贰　古典时期之马其顿王国
一　菲利普二世
二　亚历山大大帝
参　“继承者的时代”：希腊化三大王国的建立
一　埃及王国
二　叙利亚王国
三　马其顿王国
四　联邦：城邦的出路
五　斯巴达革命
六　罗德岛与帕加马王国
七　尊荣、合法性及“希腊性”
肆　古代西西里的历史
罗马共和简介
壹　罗马阶层斗争与内部政治整合
贰　意大利联盟的建立与对外扩张
参　中期罗马共和的“帝国主义”
肆　中期罗马共和的重要人物
一　雷古鲁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
二　汉尼拔（Hannibal Barca）
三　弗拉米宁（Gaius Flaminius）
四　“延迟者”费边（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 Cunctator）
五　马谢勒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
六　“非洲征服者”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

七　福拉明尼纳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

八　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

九　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

十　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希腊化世界简介

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qe）始于亚历山大大帝（三五六至三二三）过世那年，至于何时结束，莫衷一是：或是一四六年（迦太基、科林斯被罗马摧毁），或是一三三年［罗马人民继承阿塔罗斯三世（Attalus Ⅲ）的帕加马王国］，或是三十一年［埃及最后一任君王克丽欧佩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被罗马执政官屋大维（Octavian）打败后自杀］。根据传统的编年，这希腊化时代是继希腊前古典（Archaic Age，七七六至四七九年）以及古典时代（Classical　Age，四七九至三二三年）之后。这整段希腊史经常被看做像是登山、攻顶以及下山的过程。希腊化时代于是被看待为一个下山或“堕落”的时代，背离古典时期的典范，因为希腊化时代的人不再说典雅的雅典（Attican）希腊文，而是简化的普通希腊文（Koine）；希腊人不再生活于自由自主的城邦之中，而是受独裁君王的宰制。希腊人在如此的状况下不再能够写出第一流的文学以及成就如波斯战争时成就的事功。这是发明“希腊化”这名词的十九世纪德国学者的观点：所谓“希腊化”者其实并非真正“希腊”。这种贬抑希腊化时代的成就或许与当时学者所处的德国民族建国热潮有关，认为政治自由是优秀文化不可或缺的前提，而既然希腊人在希腊化时代失去他们在古典时期所曾享有的政治自由，所以不再能够创造出如古典时期的杰出作品。这当然是偏见，而且断非实情，因为希腊化时代一样具有创意，一样能够产生一流的作品。在过去五十年，对希腊化时代的研究兴趣

也重新被点燃，并且以稳定的步伐成长进步。

壹　古典希腊城邦世界

前古典时期始于以尊崇宙斯神之奥林匹亚运动竞赛，这一竞赛每隔四年 [5] 举行一次，所以“奥林匹亚年”（Olympiad）成为希腊人最主要的纪年根据之一。前古典时期是个充满创意的时代，但对希腊文明整体来说，没有一项会比“城邦” [6] 体制的出现更具意义。城邦体制并不独属希腊人，因为在八世纪时，整个地中海盆地星罗棋布着由希腊人、迦太基人、伊达拉里亚人及意大利民族（包括罗马人）所建立的类似社区。据估计就希腊人所散居的希腊、爱琴海及黑海沿岸、利比亚、南意大利、西西里以及远及法国南部的马赛有超过一千个希腊城邦。城邦是由一群平等公民所组成的小型社区，它有两大诉求：对外自由以及对内平等；所有的政治及经济资源由所有公民分享，政府治理是由公民轮流担任职务来执行，所以城邦在这意义上来说基本上是以“民主政治” [7] 的方式来运作，而所谓的“寡头政治” [8] 其实只是对参与政治之公民身份做出更严格的限制。但是城邦经常因为种种困难陷入纷争，进而爆发内战（stasis），一旦无法再由这种以取得集体公民共识的政治形态来解决时，常会促成有野心的个人以非法方式独自揽权，进行激进的政治社会改革，来解决问题，这便会出现所谓“僭主”（tyrant）的人物；他独揽权力，违背城邦为平等公民社区的理念，实行所谓的“僭主政治”（tyranny）。这里的僭主或tyrant并不一定会指涉到“暴君”的意涵，而是专门针对希腊城邦体制而言的一种违宪政体，其所执行的功能常像是革命者或是激进的改革者之所为。这种僭主的现象在希腊化时代变得相当常见，在屡受迦太基人威胁的西西里城邦特别容易发生。

城邦不仅是一个强调公民自由及平等的政治社区。它也提供一种希

腊人理解这世界的方式：城邦是文明的空间，而且只有过城邦生活的希腊人才是文明人。在城邦之外的是野性自然，充满非理性的危险，居住着人类之下的野兽以及人类之上的神明，所以希腊人以狩猎及祭祀行为来与之区隔。城邦是文明的空间，也是希腊文明最杰出的贡献，如文学或艺术，所必须预设的创造脉络。因为，例如说，戏剧便是由城邦赞助，在公民之前演出以及在剧中以神话故事作为媒介来讨论公民所关切之议题（例如妇女、战争、政治等）。因此希腊剧场常被称为“第二市民广场”（second agora）。城邦更提供希腊人自我认同的方式。除了面对“野蛮人”时，希腊人（Hellenes）的集体认同才会被强调外，在希腊人之中，一个人所属的城邦是他自我认同最重要的根据。所以亚里士多德（三八四至三二二）曾经提过，一个没居住在城邦的人，就像一个落单的棋子；他若不是野兽，便是神明。[9] 城邦因此也是一套希腊人理解周遭世界的知识论根据，它清楚简易，使得希腊的文化创造具有清晰表达、明确逻辑以及完整结构的特色。

一　斯巴达及雅典：刺猬与狐狸

第二次波斯战争之后的古典世界由两大强权主宰：斯巴达与雅典。斯巴达自前古典时期以来，一直都是领导希腊的陆权国家，而雅典则是在特密斯托克里斯（Themistocles）[10]（约五二九至四五九年）领导下，在第二次波斯战争中领导海军击败波斯，崛起为最强的海权国家。这造成古典时期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盆地为地缘政治主轴、分率伯罗奔尼撒联盟及提洛联盟的两个集团，分庭抗礼。斯巴达与雅典这两个国家不仅是政治军事强权，它们也同时具现两种希腊城邦社区的愿景——“优

良秩序”[11] 以及“相同法律权力”，[12] 或是强调稳定社会结构以及强调个人权利和发挥。前古典时期的诗人阿奇罗赫斯（Archilochus of Thasos，约七世纪上半叶）曾经说过一句谚语“狐狸知道许多，而刺猬只知道一件”，似乎可用来形容雅典及斯巴达社会的不同性质以及所各具有的意识形态魅力，因为斯巴达社会似乎是为了完美社会的单一愿景而设计，将所有精力投注其中，因此所有斯巴达公民被训练、调教以及要求朝向共同目标前进，有如刺猬在与狐狸冲突时，所有的方法只是蜷住身体，将尖刺往外张开；雅典则是如狐狸般地多才多艺，可以想出许多方法来对付刺猬，能够提供一个自由的论述空间，鼓励公民种种创造行为，结果成就希腊文明的许多成就。至于在古希腊这场刺猬和狐狸的冲突是谁获胜？刺猬。

因为雅典在波斯战后急速地扩张，引起斯巴达盟邦的恐惧，最后爆发了希腊人的“内战”，亦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四三一至四〇四年）。雅典在进行战争时，因为制定一连串错误的决策，以及斯巴达得到波斯军援，最后落败。雅典所留下的海上“帝国”却让斯巴达陷入进退维谷的情状。因为在四七九年波斯战争结束时，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曾经要求斯巴达出面领导他们对抗波斯，来保全自由，但被婉拒。雅典自告奋勇，最后成就霸业。所以这次斯巴达决定要接受领导全希腊人的角色，但最后它不仅无能胜任，甚至落入衰败的田地。何以如此？波里比阿在提及罗马成功的崛起时，于第六书将其归功于特殊的混合政体，也在同处经常提及类似的斯巴达莱克格斯（Lycurgus）系统。相同的理由或许也可以用来解释斯巴达帝国的崛起及衰败。

二　斯巴达政体

斯巴达在八世纪末及七世纪上半叶曾经对邻国美塞尼亚（Messenia）发动过两次战争，占领大片土地，降服大量人员，一跃而为希腊世界最大最强的国家，但在政治上却陷入空前的混乱及失序，所以所谓的“莱克格斯改革”应该发生在七世纪下半叶。莱克格斯改革的内容出现在一件叫“宣言”（Rhetra）的文件中，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人数相对极少的斯巴达人能控制广大领土及人民。这改革将所有人分为斯巴达公民（Spartiates）、边居民（Perioikoi，没有参政权的二等公民）以及农奴（helots），并将征服的土地分割为均等的份量，[13] 分配给斯巴达公民，并由依附在土地上的农奴来耕种，免除公民在经济上的负担，可以全心从事公民职责：政治及军事。所有公民从小便都需经过agoge的教育系统，强调体力训练以及服从命令，以备成为希腊世界最早的全职军人；成年后他们过着集体的军营生活，强调同侪竞争。[14] 整个系统的目的是要保证斯巴达持续拥有所征服的土地及人员。所有斯巴达公民由两位分属不同王朝的国王（basileus）率领，并由包括国王在内的元老院（gerousia）提供建议咨询。这便是莱克格斯系统所强调的士兵人民、贵族元老以及国王彼此之间的制衡以及因之所形成的“混和政体”，[15] 这一点波里比阿着墨甚多。正如罗马的政体一样，元老机构其实扮演最关键的角色。这三种成分被认为彼此制衡，促成斯巴达高度稳定及保守的政治局势，成就所谓的“优良秩序”。后来虽然出现五名权势极大的监政官（ephors），[16] 但被认为并非莱克格斯原先“宣言”的一部分，也是三世纪克里奥米尼斯三世认为要恢复莱克格斯系统时，亟欲除去的对象。

斯巴达为了保有“优良秩序”，因此固定驱逐外国访客，以免外来思

想的污染；它甚至禁止钱币的使用，以免造成经济上的过度变化，使财富不均，而造成公民之间有不平等的现象出现。[17] 对莱克格斯而言，不平等是所有邪恶的来源，所以这整个系统规定所有斯巴达公民要过相同的生活，执行相同的志业；这系统强调集体性以及稳定性，所以古代政治评论家赞美莱克格斯系统为斯巴达带来了“优良秩序”。

所以美塞尼亚的土地及人民为斯巴达公民进行其独特生活方式提供经济基础，而这种由莱克格斯系统所创造出的独特生活方式及所造就出来的无敌军队，却是用来保有美塞尼亚。这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也意味着无敌的斯巴达军队是用来对内镇压的警察部队，而非用来对外扩张；即使它所领导的联盟也非其扩张之臂膀，而是另一环的保障，所以斯巴达最重要的盟邦——科林斯——时常批评斯巴达缺乏主动以及怯战。[18] 另外，这由莱克格斯为斯巴达所设立的系统所创造出的是一种极为静态的政治秩序，无法在面对世变时进行自我调整，特别是在公民人数变少（oliganthropia）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因为斯巴达没有体制来面对战胜以及出国领导希腊城邦后，财富流入以及分配不均的问题，造成公民因为经济资格不符，无法维持其独特生活，而丧失公民权的窘境。所以当斯巴达正规军队在三七一年于留克特拉（Leuctra）被底比斯以“神圣兵团”（Hieroi lochoi，“Sacred Band”）带头的军队打败时，才发现全国具有公民资格的人仅余七百人。亚里士多德在评论斯巴达的衰落时，便提及全国有五分之二的土地是掌握在女人手中。[19] 即使斯巴达人理解问题所在，却也因为保守个性，未曾设法解决，直到二四〇年代时才有艾吉士四世（Agis IV，二四五至二四一年在位）以及更重要的克里奥米尼斯三世（二三五至二二二年在位）着手解决。但即便如此克里奥米尼斯三世还是以恢复莱克格斯系统为名，进行改革，而其目的是为了

要恢复斯巴达的军力。

三　斯巴达的没落及底比斯的霸权

所以当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击败雅典，接受领导希腊人的责任时，斯巴达在政治传统上是无法胜任的。它只能诉诸安插驻军，扶植傀儡政权，进行高压统治。这造成怨声四起，愤恨难平。最恶名昭彰的是雅典的“三十僭主”（Thirty Tyrants）政权。斯巴达的官员在海外以蛮横及贪污著称，而这些战胜之后所流入国内的巨大财富，更使莱克格斯系统所预设的平等的经济基础、教育训练及军事生涯，都倍受挑战。所以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四〇〇至三六〇年在位）二世的妹妹菊妮丝卡（Cynisca）花费巨资，在奥林匹亚四马马车竞赛中两次夺冠，这以前常是希腊僭主才会有的殊荣；但相反地，因贫富不均所造成的叛变，如基拿东（Kinadon）阴谋，最后是靠斯巴达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才镇压住。

“优良秩序”的斯巴达已经变成一个政治压力锅，逐渐沸腾。在国际上，斯巴达的高压政策迫使雅典、科林斯、阿哥斯以及底比斯联手发动“科林斯战争”（三九五至三八七年）。斯巴达勉强战胜。之后斯巴达决定以牺牲小亚细亚希腊人的自由为代价，援引波斯作为保证人，在三八六年强加在希腊世界身上“共同和平”[20]条约，来维持斯巴达霸权的地位。但阿格西劳斯所领导的斯巴达甚至无法遵守自己所立下的规定：他在三八二年以诈术占领底比斯，引起希腊公愤，所以雅典立即宣布恢复第二雅典海军联盟（Second Athenian League），与其他城邦积极协助底比斯人复国，最后在三七八年成功。

从这时刻起，底比斯在战略大师艾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以及创造同性恋“神圣兵团”的沛洛皮达斯（Pelopidas）领导下，进行全面改革，一举在三七一年于留克特拉击败斯巴达，粉碎斯巴达不败的神话，进而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解放美塞尼亚，结束长达三世纪之久的奴隶状态，并且在政治上整合斯巴达北方的阿卡狄亚（Arcadia）人，建立迈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21] 将斯巴达困在半岛南端，而伯罗奔尼撒联盟也随之瓦解，斯巴达遂沦为希腊的二流国家。战败的斯巴达充满愤怒怨怼，无心忏悔，但也无计可施，被边缘化，逐渐成为主要佣兵输出国，而其南端台那伦（Taenarum）海岬成为最著名的佣兵招募中心。打败入侵迦太基雷古鲁斯（Regulus）的佣兵队长赞提帕斯（Xanthippus）便是斯巴达人；[22] 当克里奥米尼斯三世流亡埃及时，对埃及雇用的佣兵极具影响力，但反而也引起其埃及主人极大的戒心。[23]

恢复海军联盟的雅典已经无复五世纪黄金时期的实力，而将重点集中在保护来自黑海谷物供应的航线以及在色雷斯海岸的利益上。对其北邻底比斯的迅速崛起，雅典大为不安，这迫使它与斯巴达重新建立关系。而在艾帕米农达斯主政下的底比斯雄心万丈，将势力延伸至伯罗奔尼撒外，更往北到色萨利（Thessaly）平原，甚至往马其顿延伸；菲利普二世可能因此一度在底比斯担任人质。但是底比斯的成就几乎是艾帕米农达斯一人之功，而且纯粹建立在军事武力的强大上，毫无斯巴达或雅典所具有的意识形态魅力。所以当三六二年艾帕米农达斯战殁于曼提尼亚（Mantinea）时，底比斯顿失方向感，甚至因为要控制附近的弗西斯（Phocis）人，而卷入护卫阿波罗特尔斐神殿的“神圣战争”（Sacred War）之中。弗西斯人因为被指控邪恶，蒙受严厉处罚，所以干脆借用特尔斐神殿数百年来累积的财富，雇用一支完全由佣兵组成的军队，击败

底比斯；这是佣兵在希腊世界第一次的大规模使用，在希腊化时代则更屡见不鲜。整个希腊陷入束手无策的状况，转而求助一个到目前为止相当边缘的国家：菲利普二世所领导的马其顿王国。

四　佣兵问题

在进入马其顿王国之前，略对佣兵先做些极为简单的观察，因为这是罗马的对手最常使用的武力。希腊城邦是个民兵制（militia）的国家，公民不仅是国家的主人，也是执干戈护卫家园的执行者；斯巴达亦然，只不过特殊的莱克格斯系统使其公民可以全心投入军事训练。希腊是个资源不丰的国家，自古以来男人常以佣兵为业，在海外服役。早在七世纪时，埃及便有希腊佣兵的身影。六世纪希腊僭主经常雇用佣兵作为贴身侍卫以及镇压部队。在四八〇年时，阿卡狄亚是佣兵最重要的来源之一，甚至有些人为第二次波斯战争入侵的波斯大王效命；五世纪末，则转而效劳小亚细亚的波斯总督。希腊佣兵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他们所构成的重装方阵兵团（hoplite phalanx）是当时最精锐、几乎无法抵挡的部队，能对战局扭转乾坤，特别是在没有使用类似战术的地区。后来五世纪末，色雷斯佣兵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四三一至四〇四）中也开始崛起，但是以轻装及机动为主，称为peltasts。最知名佣兵事件是波斯王子小居流士（Cyrus the Younger）在四〇一年为争夺波斯王位，透过斯巴达招募万名佣兵（Ten Thousand），前去巴比伦争夺王位。在小居流士被杀后，这一万名佣兵自行组织，在波斯流窜，如入无人之境，直到黑海南岸后逐渐解散。这一万名佣兵的领导人色诺芬多年后将整件事纪录在他的《长征记》（Anabasis）。之后这些佣兵并未完全解甲归田，有很

大比例继续从事这行业，例如色诺芬本人甚至在科林斯战争中为斯巴达效劳，与自己祖国作战，并因此而遭受流放。

在四世纪希腊佣兵似乎充斥在地中海各处，所以出现一些知名的佣兵队长，如雅典的伊费克拉底司（Iphicrates）、凯瑞司（Chares）或凯瑞德谟斯（Charidemus）。但是佣兵的涌现，也时常意味着古典城邦民兵制以及城邦体制的衰落，而这正是四世纪时的普遍现象。佣兵从此逐渐成为战场上常见的成分：波斯在四世纪用他们来取镇压埃及的叛变；中希腊的弗西斯人擅用特尔斐神殿的财富，雇用数量极大的佣兵，击败四世纪中最强的希腊国家底比斯，迫使希腊人要求马其顿南下，发动护卫阿波罗神殿的“神圣战争”，让菲利普二世名正言顺地扩张势力。但菲利普自己刚即位，重整马其顿武力前，亦是利用佣兵，也曾被弗西斯人的佣兵击败。亚历山大东征时，所面临最难以对付的波斯军队亦是由希腊佣兵组成，所以这些人一旦落败，常遭受最严厉的处分。希腊化时代，佣兵无役不与。

迦太基传统皆以佣兵为武力，但由国内传统武将家族来统领（如汉尼拔所属的巴卡家族，Barcids），是当时地中海世界最重要的雇用者。但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因为迦太基无法履行原先承诺的奖赏，佣兵发动叛乱（二四一至二三七），对迦太基造成极大伤害。斯巴达国王在被围堵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方时，常常以国王为首，带领国民以佣兵为业，在海外服务。如之前所提，斯巴达南端的台那伦海岬即是佣兵雇用及交易的据点，所以波里比阿提及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三世流亡在埃及时，因其身份，可以轻易在埃及镇压当地的佣兵兵变，但反而引起埃及当权者的警惕。[24] 佣兵最恶名昭彰的不外是所谓的坎帕尼亚“战神之子”（Mamaertines），因为他们的问题造成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爆发

。所以佣兵固然方便，但经济代价极大，政治代价更难以预估。相形之下，罗马军团一向依赖自己以及意大利盟邦和外国友好部队的协助，较不需担心这些风险。

贰　古典时期之马其顿王国

马其顿王国位居希腊大陆北端，与希腊的历史关系有些复杂。希腊城邦是小规模的自主社区，但马其顿王国却是由数个以地方诸侯为首之地区（cantons）构成。以阿克希亚斯河（Axius）所灌溉、特迈克（Thermaic）海湾周围平原为根据地的马其顿国王在这些诸侯中是“同侪中的第一人”（primus inter pares），必须要以军事武力及威望来建立自己的地位，所以传统的马其顿国王通常都会领军亲赴战场。古代的马其顿历史是一段领土扩张的历史，不只要面对来自西、北、东三方蛮族的入侵，还要镇压桀骜不驯的豪强贵族；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马其顿从前古典时期起，在地理及政治上都处于边缘的地带。但是它的存在却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确保更南方的希腊城邦不受蛮族侵扰，可以安全发展，创造了所谓的“希腊奇迹”。但希腊人不一定是很知道感恩的民族，他们始终视马其顿人为半野蛮人。

依据希罗多德对希腊人所做之定义的判准，马其顿人应该算是希腊人：根据碑铭以及马其顿人的命名，古代的马其顿语确实是希腊语的西北系方言；在神话上，马其顿人崇拜宙斯及阿耳忒弥斯（Artemis）等典型的希腊神明，但他们也崇拜如班迪斯（Bendis）或恩诺狄亚（Enodia）等当地及色雷斯信仰的神明，而这些后来也被一般希腊人所接受；[25]更重要的是马其顿人认为自己祖先系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名城阿哥斯

，透过这层关系，马其顿很早就受邀参加泛希腊的庆典竞赛，如奥林匹亚的宙斯神祭典，而成为希腊文明社会的成员；他们也征询泛希腊神殿特尔斐的神谕。但像雅典人这种视马其顿人为半野蛮人的意见，在四世纪更因为马其顿王国崛起所带来的政治冲突，而更形恶化。

一　菲利普二世

马其顿在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三八二至三三六年，三五九至三三六年在位）主政之下脱胎换骨。菲利普在年少时曾经到底比斯当人质，目睹艾帕米农达斯领导下的底比斯的全盛时期，特别是军事改革。后来其国王兄长过世，菲利普担任其幼子摄政，进而取代之。他首先着手军事改革，建立一支新的马其顿重装武兵，使用双手握持的加长型长矛（叫sarissa）及较轻便的小型圆盾，成为后来马其顿重装方阵兵团（hoplite phalanx）的标准配备；他强化骑兵武力，成为重要打击部队，后来在亚历山大的部队中成为最有效的打击武器；另外还有轻装部队或特殊功能的作战部队，让战斗团具有整合性及弹性，能应付不同的战局。其基本战术是铁钟及铁砧：以重装兵团为铁砧，来牵制敌军，而骑兵为铁钟，以高度机动性的移位，由左右或后侧来进行打击。这种战术构想不像有如一块铁板、相当缺乏弹性以及只与敌人进行正面推挤的传统希腊重装方阵兵团战术。

但是菲利普更是战略专家，他结合武力及外交，[26]往北、西与东扩张，特别是东边的色雷斯及其关键城市安菲波里斯（Amphipolis）。这引起雅典不满，因为雅典一直认为安菲波里斯及周围地带为其势力范围以及利益所在。三五二年时，他获邀协助特尔斐神殿，发动“神圣战

争”，并得到色萨利（Thessaly）人支持，成为他们的领导，[27] 一起对付邪恶神殿、滥用宝藏、雇用佣兵的弗西斯人，并打败他们（三五二年），于是拥有往希腊南方扩张的窗口。

但是他仍致力于巩固马其顿，所以在三四八年并吞马其顿旁边最强的奥林特斯（Olynthus）城邦及整个卡尔希迪司（Chalcidice）半岛，这又再度引起雅典的不满。但是当时雅典国内分裂为鹰派及鸽派，彼此拉锯，应对危机进退失据。鹰派代表人物是雅典最伟大的演说家德谟斯特尼斯（Demosthenes）；他仍然怀抱四世纪雅典仍是希腊世界超级强权的幻想，无视马其顿崛起的事实；鸽派则是攸布勒斯（Eubulus）及埃斯基涅斯（Aeschines），认为雅典不可回避马其顿的崛起，必须与其协商出共同利益。菲利普在三四六年完成“神圣战争”的使命，成为神明之拯救者及最能影响特尔斐神殿的人物，逐渐改变希腊人对马其顿的看法，所以雅典鸽派成功地与马其顿签订和约。[28]

但马其顿控制“温泉关”（Thermopylae），可随时出入中希腊，让底比斯及雅典倍感威胁，最后反马其顿的鹰派德谟斯特尼斯胜出，并与底比斯联手力阻菲利普扩张，并导致三三八年菲利普南下与雅典及底比斯联军在凯洛尼亚（Chaeronea）的决战，结果马其顿大胜。这场战争的失败常被认为是决定希腊城邦从此丧失自由自主的主因。菲利普严惩底比斯，但宽容对待雅典；他建立科林斯联盟，成为联盟的将军；他以报复在第二次波斯战争中，波斯亵渎希腊神明为名，准备进攻波斯。三三六年，他指派前锋一万人在达达尼尔海峡待命，但在庆祝典礼时被人暗杀。他后来埋葬之处——古都佩拉（Pella，今日Verginia）陵墓——的发现，是公元二十世纪考古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马其顿王位顺利由其十八岁的儿子亚历山大接任，继续完成其东征

波斯的遗志。菲利普是位极有政治智慧聪明及在战场上勇敢的君王，能屈能伸，通权达变。若非菲利普二世励精图治，转化马其顿为强大富有的国家，而且能以希腊作为后盾，亚历山大东征或是无法如愿，或至少是会被严重耽搁，甚至无法有相同的成就。

二　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 The Great，三五六至三二三年，三三六至三二三年在位）身为王位继承人，很早就率领菲利普军队中最精英的骑兵部队。他在三三八年的凯洛尼亚战役中，扮演攻击角色，初试啼声，并且受命送回雅典战士的骨骸。后来他与菲利普争执，与一些朋友被放逐（三三七年）。菲利普遭暗杀时，他回来继承王位；他是否涉及暗杀不得而知，但即位后开始整肃可能的竞争者，迅速镇压底比斯的叛变，摧毁全城，贩卖人民为奴，杀鸡儆猴。他巩固希腊之后，继承父亲遗志，开始入侵波斯帝国。在三年内他连续在三场主要战役［三三四年的小亚细亚格蓝尼克斯（Granicus）河战役、三三三年的叙利亚伊色斯（Issus）战役以及三三一年美索布达米亚高嘎袂拉（Gaugamela）战役］打败波斯帝国末代大王大流士（Darius）三世，成为波斯帝国的新主人。

在完成伊色斯战役后，亚历山大前往埃及，建立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造访西洼（Siwa）绿洲的宙斯·阿蒙（Zeus　Ammon）神殿，被以神之子之名欢迎。虽然在打败大流士后，他已经是波斯帝国实际的统治者，但是他仍然持续远征。他模仿荷马史诗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29]，在作战时永远身先士卒，而史学传统也常将他描述为荷马史诗

中的单打独斗的英雄。希腊化时代历史作家，还认为他有股称做pothos（aspiration，“企望”）的冲动，想去探索不可知的世界；史学传统时常提及他要超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Heracles）以及酒神锹俄尼索斯（Dionysus），到达比他们所到过更远的地方，特别是印度。有关亚历山大的雕像或钱币常将他这种追求超越的pothos呈现为稍微抬头朝上看，眺望远处，双唇稍微张开的图像。但这种pothos的冲动，也常被认为是种自大狂的表现。

亚历山大远征到印度时（三二七年），他的军队兵变，拒绝继续往前到遥远的恒河流域。亚历山大因此决定海陆并进回到巴比伦。普鲁塔克及一些传统认为这次故意绕行远路班师回朝是场大灾难，损失惨重，是他自大狂的结果。这可能是误解。回到巴比伦，他开始以波斯帝国的典章制度来统治这多元民族文化的庞大领域，并推动一些波斯的朝廷礼仪，如朝觐时的跪拜礼（proskynesis）和下令马其顿人与波斯妇女集体结婚，甚至训练波斯子弟使用马其顿装配以及战术，同时遣散马其顿老兵。这些引起马其顿人的不安及不满，因为马其顿传统认为国王不过是贵族“同侪中的第一人”，而非高高在上的波斯大王；这再加上之前的摩擦或甚至阴谋，使得一些人因此丧命。这使学者巴迪恩（E.Badian）认为亚历山大的统治类似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但这太言过其实。另外，亚历山大常被认为是文明的推动者，将古典希腊文明散播在广大的东方，使这些地方“希腊化”，特别是以他建立许多命名为亚历山大的城市为代表。所以唐恩（W.W.Tarn）认为他不仅将文明带到这些野蛮地方，还强调四海一家、人类皆兄弟的世界理想。这同样也是太过理想化，不符史实，例如这些称做亚历山大的城市当初多是以边防要塞或是战略据点而建立的，而非希腊文化前哨站，而且被迫移居该地的希腊人，在亚

历山大过世后，不惜叛变，亟欲返回希腊世界。如果有任何“希腊化”，那或许更应该归诸叙利亚塞琉西王朝以及埃及托勒密王朝历代君王的努力。

亚历山大生前有多次婚姻，特别重要的是他与一位中亚公主罗克珊（Roxane）的婚姻。他生前强迫马其顿将领婚娶波斯贵族仕女为妻，但除少数之外，[30] 其他在亚历山大过世后，立即被遣走。他在三二三年六月十日死于不明的热病，只留下一位遗腹子亚历山大四世，他获得骑兵的支持；但步兵另推一位菲利普二世的失能儿子菲利普三世 [31] 来作为共同的名义统治者，但实权由摄政来操纵。接下来的历史变成保存帝国完整的统一论者（unitarans）和坚持分裂的分离主义者（separatists）之间的斗争，称为“继承者的时代”。[32] 要历经几乎半世纪才逐渐稳定，形成以三大王国为首的希腊化时代。

参　“继承者的时代”：希腊化三大王国的建立

“继承者的时代”（三二三至二七二年）十分混乱，充满戏剧性发展及比真实人生还要夸大的人事物。亚历山大在三二三年过世后，首先由统一论者采取主动。波帝卡斯（Peridccas）担任类似宰相的角色，[33] 声称握有亚历山大的印鉴，并控制两位名义上的继承人，自封摄政。他的副手卡迪亚之欧迈尼斯（Eumenes of Cardia）于小亚细亚内陆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取得胜利后，波帝卡斯出兵埃及，但发生兵变，被托勒密一世（三〇五至二八三年在位）杀死；之前，送回马其顿安葬的亚历山大遗骸也被托勒密劫持到埃及亚历山大安葬。波帝卡斯之死促成亚历山大将领于三二一年在北叙利亚举行会议，决定由欧洲将军安提

帕特（Antipater）将婴儿及失能人这两位名义元首带回马其顿，成为新的摄政，而安提帕特也利用他多位女儿及孙女来与最重要的“继承者”结亲，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的统一者。[34]

但安提帕特在三一九年过世，亚洲将军“独眼”安提柯一世（Antigonus I Monophthalmus，三〇六至三〇一在位）与儿子“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 I Poliorcetes）（三〇六至二八三年在位）成为统一论的代表人物。他们历经一些激战之后，成为小亚细亚到伊朗这广阔土地的主人，并将未来叙利亚王国的建立者塞琉西一世（Seleucus I，三〇五至二八一年）驱逐到埃及。安提柯父子在三〇六年于塞浦路斯（Cyprus）击败托勒密，在“继承者”之中首先称王，将势力延伸到爱琴海盆地，怂恿希腊人反对马其顿，追求自由。他利用地缘政治的中心优势以及对庞大人力物力资源的掌控，显示大一统的野心。这种态势强迫其他“继承者”合作：马其顿的卡山德（Cassander，安提帕特之子）、色雷斯的莱西马克斯（Lysimachus，三〇六至二八一年在位）、埃及托勒密一世以及从东方印度带回五百头战象的塞琉西一起联手，在三〇一年于小亚细亚伊普色斯（Ipsus）击败安提柯父子。安提柯本人阵亡，德米特里逃到他的舰队，在二九七年卡山德过世后，入主马其顿。战后参加者分配战利品，大部分小亚细亚归莱西马克斯，而塞琉西分到叙利亚、美索布达米亚以及伊朗，但是没依约参战的托勒密却在战争期间偷偷占据“空叙利亚”（Coele Syria）（即巴勒斯坦及腓尼基）。当时塞琉西感念当时托勒密收留之恩，所以暂时不予计较，但这地方却成为希腊化时代埃及及叙利亚两王国发生六次叙利亚战争（Syrian Wars）的主因，徒劳无功地耗费双方的人力物力资源。

所以在三〇一年时，希腊化世界共有马其顿、色雷斯、叙利亚及埃

及四个王国存在。但后来入主马其顿的“攻城者”德米特里是个想模仿亚历山大却不及其才气十一的人，想统一帝国，结果一出兵，立即遭遇其他继承者的杯葛：莱西马克斯及皮洛士立即瓜分马其顿，“攻城者”自己的部众逐渐散去，最后在小亚细亚被塞琉西所擒。[35] 他留下一位有耐心且能干的儿子安提柯二世（Antigonus II），为他留守希腊仅余的几个据点，但经过十年的惨淡经营后，终于反败为胜，掌控马其顿。这稍后会交代。

莱西马克斯在占领马其顿后，立即成为舞台上的大人物，因为他逐走皮洛士，控制马其顿，加上色雷斯及小亚细亚，势力极为庞大。但他一直被认为与托勒密一样，仅有偏安的想法；但无论他是否有统一的野心，他自己的家庭悲剧却先发生。在四强并立时，埃及惮于塞琉西对其不利，所以与莱西马克斯结盟，并将两次婚姻的两个女儿婚嫁给国王及王储；莱珊德拉（Lyssandra）嫁给王储，而阿尔西诺伊（Arsinoe）二世则嫁给国王莱西马克斯；之前莱西马克斯自己的女儿阿尔西诺伊一世已经婚嫁给埃及王储托勒密二世。托勒密二世的同父异母兄长“雷霆”托勒密（Ptolemy Keraunos）因为被剥夺继承埃及王位的机会，所以也与莱珊德拉一起前往色雷斯发展。但是阿尔西诺伊二世为莱西马克斯生下儿子，设计使莱西马克斯杀死自己的王储，而这迫使莱珊德拉及“雷霆”逃往塞琉西，寻求庇护。莱西马克斯杀死王储一事，在国内引起极大不满，而“雷霆”又积极鼓吹塞琉西兴兵征讨。结果双方在二八一年于柯罗派迪温（Corupedium）发生大战，莱西马克斯战死。塞琉西现在控制除了埃及之外的亚历山大帝国。实现统一的梦想从未如此可能。

当塞琉西前往色雷斯王都莱西马奇亚（Lysimacheia）时，“雷霆”托勒密出城欢迎，但在致意时，突然刺死塞琉西，逃向莱西马奇亚，声称

他已经为他们原来死去的国王复仇。之后继续急驰马其顿，成为新的国王。莱西马克斯的遗孀阿尔西诺伊二世，顿失依靠，据说投奔到自己的同父异母兄“雷霆”那里，并与之结婚。但是“雷霆”身为马其顿国王，有戍守边界、阻挡蛮族的责任。二七九年高卢人入侵，“雷霆”轻忽应战，一战败死，高卢人长驱直入，直到特尔斐神殿附近才被伊托利亚联邦（Aetolian League）与其他希腊人联手打败。阿尔西诺伊二世旋即回到埃及，与当时已经即位、自己的亲生兄长托勒密二世结婚。至于被暗杀的塞琉西一世的儿子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I）从东方赶来，终其余生来收拾那一刺之后所留下的残局。塞琉西的尸首则由当时看守帕加马的一位阉人费乐泰勒斯（Philetairus）重金赎回，予以安葬。安条克一世感激他。这城市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帕加马王国（Kingdom of Pergamum）。

陷入空前混乱的马其顿终于给耐心等待的安提柯二世一个入主的机会。他在二七七年于莱西马奇亚击败入侵的高卢人，名声大振，所以入主马其顿时，十分顺利。虽然二七五年从意大利冒险回国的皮洛士，立即将安提柯二世逐离马其顿，但皮洛士是另一位“攻城者”，不安一室，旋即到伯罗奔尼撒半岛进行战争，而安提柯尾随在后。在二七二年时，皮洛士在阿哥斯巷战时，被一位老妇从屋顶投下一块屋瓦击昏，旋即被安提柯的人马割下头颅。安提柯因为声称击败了这位当代最杰出的希腊将领，更添增威望，更没人敢挑战他对马其顿王位的主张。马其顿人民在经过亚历山大东征起所造成的人口流失以及贫穷战乱的浩劫后，终于有幸地找到一位稳重用心的君王，愿意让人民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希腊化世界的托勒密王朝的埃及王国（Ptolemaic Egypt）、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王国（Seleucid Syria）以及安提柯王朝的马其顿王国（Antigon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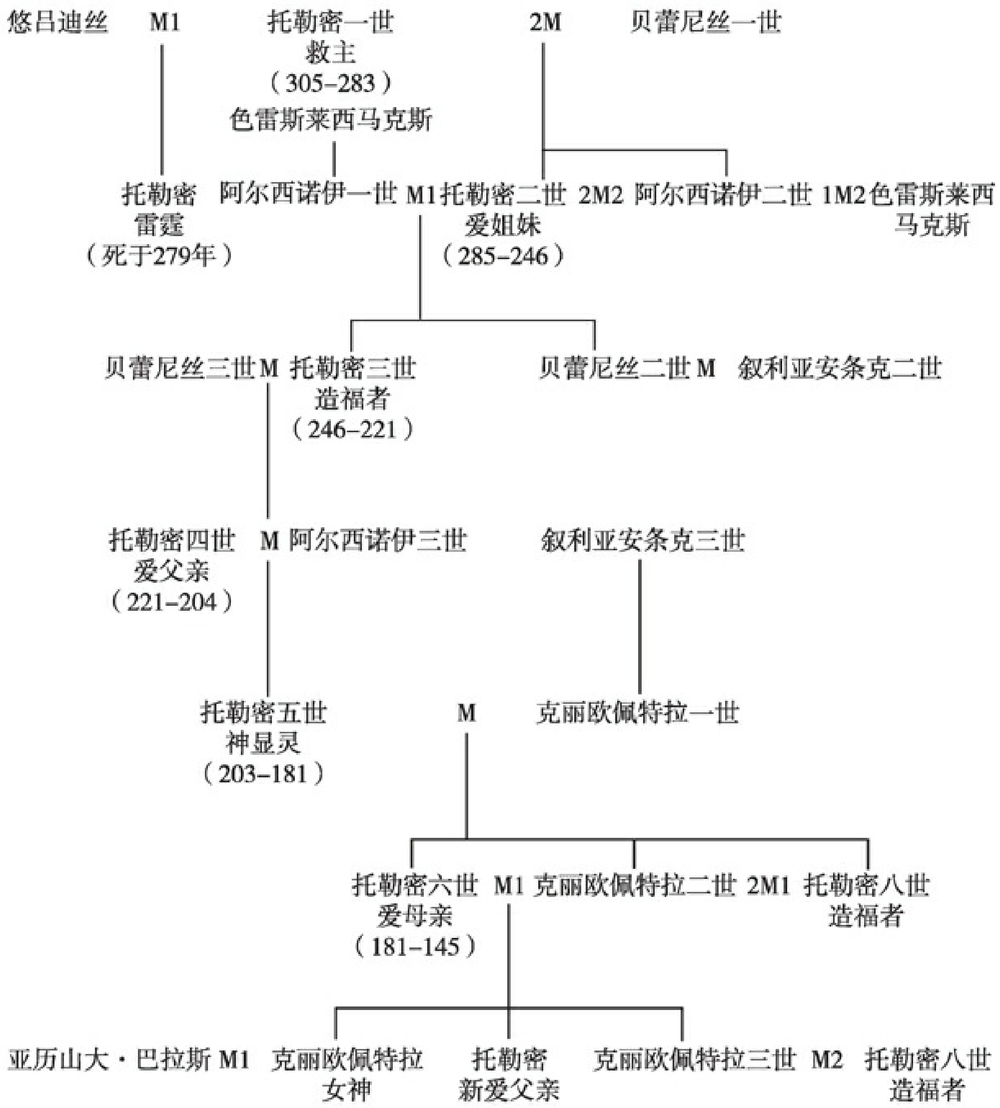
Macedon），三国鼎立局面终于确定。

一　埃及王国

托勒密埃及是最早稳定下来的王国，资源十分丰富，而托勒密王朝前三位君王都相当干练，所以在希腊化时代前一百年（三二三至二二一年）左右整个东地中海的发展。托勒密王朝这种分离主义的决心显现在他们的国防投资上。“空叙利亚”控制西亚进入埃及的管道，一旦突破，埃及除了尼罗河及沙漠外，便无险可守，所以自埃及新王国时期（New Kingdom，约一五五〇至约一五〇九年），法老王一直将防线推进到腓尼基北方，所以托勒密王朝在此是依循古埃及的传统。但这种将防线推到叙利亚王国的核心——“四都城”（Tetrapolis）[36]——当然让叙利亚王国难以忍受。另一方面，在西侧则是昔兰尼（Cyrene，今日利比亚），一直是埃及属地，由王室人员掌管，虽与迦太基势力范围接壤，但迦太基的利益是在北方以及西方，双方大致相安无事。至于大海则为托勒密埃及提供更大的保护，并由其强大舰队来保证。最初的三位托勒密君王将防线推进到塞浦路斯、小亚细亚西岸及南岸、克里特岛以及爱琴海列岛。这些前哨站都设有驻军，不仅提供防卫，更是他们探知希腊其他两个王国的政治触须，提供早期警报及政治风向，以及采取主动攻势的管道。所以透过资金协助、政治支持（如鼓吹希腊城邦的“自由”），甚至直接武装干预，他们促成克里孟尼迪斯战争（Chremonidean War，二六七至二六二年）以及克里奥米尼斯战争（Cleomenean War，二二九至二二二年）的发生，对马其顿造成极大的困扰。但这种投入并非要取得实质占领，而是要削弱对方，以强化自保，所以当雅典及斯巴达露出败

相，托勒密的支持立即撤出。

所以虽然托勒密王朝在一些威望性质的计划（如图书馆、博物馆、盛大游行及豪华宫廷生活）上耗费甚多，但在维持驻军及舰队，支助叛乱以及发动战争方面，更是所费不赀，甚至在托勒密三世的末年让极为富庶的埃及几乎破产。当波里比阿批评托勒密四世懒散愚蠢，纵欲享乐，无心国事，放弃其先祖所设计的层层防护网时，[37] 可能并不了解如此的军事投入已经超过埃及财政所能负担者。所以安条克三世在二一九至二一七年发动第四次叙利亚战争时，托勒密王朝必须求助于埃及土著，甘冒极大政治风险武装训练他们。果然埃及在这一战争中胜出后，本土的叛乱变得十分频繁。第一次便是在二〇七年发生之上埃及分裂退出埃及王国；类似情形屡次出现。所谓的罗塞塔石碑（一九六年）便是记录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感谢孟斐斯（Memphis）埃及祭司协助平乱的。但二世纪起的托勒密王朝一向都是幼主即位，受到权臣操弄，甚至发生托勒密六世与托勒密八世兄弟阋墙，而被叙利亚王国入侵或是遭受罗马元老利用及勒索。[38]



埃及托勒密王朝[39]

二　叙利亚王国

当二七二年三大王国确立之后，叙利亚的安条克一世仍然还在收拾塞琉西一世在二八一年遭到“雷霆”托勒密刺杀之后所留下的残局。安条克首先要面对核心地带叙利亚的叛变，而托勒密二世（二八五至二四六年在位）趁机发动第一次叙利亚战争（二七四至二七一年），迫使当时

在小亚细亚的安条克必须迅速横越分隔小亚细亚与叙利亚的陶鲁斯（Taurus）山脉，镇压叛变，打败埃及，然后立即又回到小亚细亚对付四处施虐的加拉太人（Galatians）[40] 并在一场名之为“大象之战”的战役将其击败，赢得“救主”（Soter）名号。但是托勒密二世随即扶植其妻子阿尔西诺伊二世与色雷斯莱西马克斯所生之子，在小亚细亚兴风作乱。安条克除了疲于奔命外，也使出类似计谋，鼓动托勒密二世之弟马斯（Magas）在埃及属地昔兰尼宣布独立。所有这些除徒增对方困扰之外，浪费资源，并无其他正面结果。

在安条克二世（二六一至二四六年在位）时期，叙利亚与马其顿联手开始反击，发动战场不在叙利亚的第二次叙利亚战争（二六〇至二五三年）。托勒密埃及海军失利，丧失小亚细亚一些领土，但在希腊则成功颠覆马其顿的控制；后来埃及与叙利亚谈和，安条克二世罢黜皇后雷奥迪凯（Laodice），与托勒密二世女儿贝蕾妮丝二世“叙拉”（Berenice II Syra）结婚；当“叙拉”怀孕生子后，安条克二世与托勒密二世已陆续过世，塞琉西二世虽然已经可以接位，但却必须与“叙拉”所生之子争夺名分。此时托勒密三世（二四六至二二一年在位）出兵征讨叙利亚王国，保护其妹的权益。这便是第三次叙利亚战争（二四六至二四一年）。[41] 虽然“叙拉”及幼子旋即被暗杀，但托勒密三世隐藏消息，仍以王位继承人保护者自居，长驱直入叙利亚及美索布达米亚，望风披靡，叙利亚王国的存亡似乎在风雨飘渺之间。但后来母子已死消息走漏，塞琉西二世也从小亚细亚回到叙利亚，获得民众支持，所以托勒密三世匆匆撤军，只占领王都安提阿的外港，其余回复到战前状况。

这其中的故事细节甚为复杂，而且经常不易厘清，但应该让人可以感觉到希腊化王国之间的冲突常毫无意义，只是彼此互耗对方，来提升

君王自己空洞的尊荣。这种悬而未决的结果究竟是能力不足还是意志不坚，甚难回答，因为这其中端赖所涉及之君王的能力及意志，还有国家所能动员的人力及资源。但这却给我们一个重要的观察：所谓希腊化三大王国的均势或制衡，似乎是没有一方足够强大到并吞另一方，或是能够独力打败其他两个国家，所以这种均势其实是一种力有未逮的“弱势均势”（balance of weakness），但却又常为了君王的荣耀，徒然发动战争，结果民穷财尽。至少就埃及而言，似乎发动这些叙利亚战争以及其他阵线的外交及军事投资后，在托勒密三世后，国力已经耗竭，所以之后的第四到第六次的叙利亚战争，皆由叙利亚王国启动。因为波里比阿的历史会触及这三场由叙利亚发动的战争，所以在以下仅大致带过。

另一个观察是叙利亚王国的巅峰似乎在建国者塞琉西一世即已达到。在生前他已经放弃印度的领土，来换取五百头战象。而自从他在二八一年被刺杀后，叙利亚王国的历史是一波波由埃及或其他人——如中亚的希腊王国、帕提亚（Parthia）王国以及后来的罗马人——制造危机，而叙利亚王国只能处于被动回应的态势。而治理这如此庞大的王国原本便是极耗资源的事业，所以遭逢每次危机时，塞琉西王朝的君王便被迫放弃次要的领域，来保全较为核心的地带；如此不断重复的结果，便是见到叙利亚王国不断地缩小，最后仅余叙利亚一地。号称中兴的安条克三世之所以被称为“大帝”，是因为其“东征”复兴，但是这作为只是暂时停止这整个“危机出现—放弃次要地带—凝聚资源回应—克服危机”过程的重演。但当罗马在二世纪初出现在希腊东方，没有任何一位叙利亚君王可以阻挡这样的结构再度发生，即使中兴之主安条克三世亦无由为之。

安条克三世（二二三至一八七年在位）在二二三年十八岁登基其实

是临危受命。他的兄长塞琉西三世（二二六至二二三年在位）在率军前往小亚细亚时，兵变被杀。幸亏其亲戚阿凯乌斯（Achaeus）平定叛变，在小亚细亚收复失土。安条克在叙利亚面临美索布达米亚及波斯行省的叛变，结果因听信佞臣，出师不利。最后亲征才平定叛变。他在任内发动第四次叙利亚战争（二一九年）入侵埃及，但被托勒密四世在拉非亚（Raphia）一地击败（二一七年）。之后叙利亚王国发生内战，原因是阿凯乌斯盘据小亚细亚为王；安条克在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一世（Attalus I）协助下捻平叛乱。随后他进行“东征”（Anabasis，二一二至二〇六年），重新取回亚美尼亚（Armenia）以及帕提亚（Parthia）；但久攻巴克垂亚（Bactria）[42]不下，承认其独立。这件事开启了希腊人在中亚及今日阿富汗及巴基斯坦一带建立一个希腊—巴克垂亚王国（Greco-Bactrian Kingdom）及稍后一群较小规模的印度—希腊王国（Indo-Greek Kingdoms）的传奇历史。安条克三世远达印度，回程时途经阿拉伯。他的东征成果常被夸大，但是却大大提升了叙利亚王国的地位，也为他赢得“大帝”的别号。

他最先引起罗马人的注意，可能源自他与菲利普五世在托勒密五世（二〇四至一八〇年在位）幼年即位时，有所谓瓜分埃及领土的密约。果不其然，他在二〇二至一九五年发动第五次叙利亚战争，在帕尼翁打败埃及，夺回“空叙利亚”。随后他开始往小亚细亚及色雷斯进军，借口是这些远及马其顿的领土都是建国始祖塞琉西一世于二八一年打败莱西马克斯而据有的，所以这次进军不过是恢复其原本主权。当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于一九七年结束，罗马人已经将注意力转向这来自东方的威胁，所以决定以较宽容的方式对待战败的马其顿，并从希腊撤军，来拉拢希腊人，并以解放希腊城邦为借口，挑战安条克，要求他退出欧洲，允许

亚洲的希腊城邦自由自主。

在希腊本土一直对罗马不满的伊托里亚联邦决定将安条克三世的势力引入希腊世界，但并没有太多希腊人响应，最后安条克于一九一年在温泉关被罗马人击败。罗马人决定要除去这希腊化世界仅存的威胁，所以在一九〇年由“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兄弟领军，联合帕加马王国及罗德岛等盟邦，在小亚细亚麦格尼西亚（Magnesia ad Sipylum）一地击败安条克；在一八八年双方签订阿帕米亚[43]和约，将叙利亚王国的势力全面逐离陶鲁斯山脉以北的小亚细亚，由帕加马王国及罗德岛瓜分。[44]安条克为应付庞大的赔款，常以掠夺神庙经年累聚的财富为手段，最后在一八七年掠夺波斯一座神庙时被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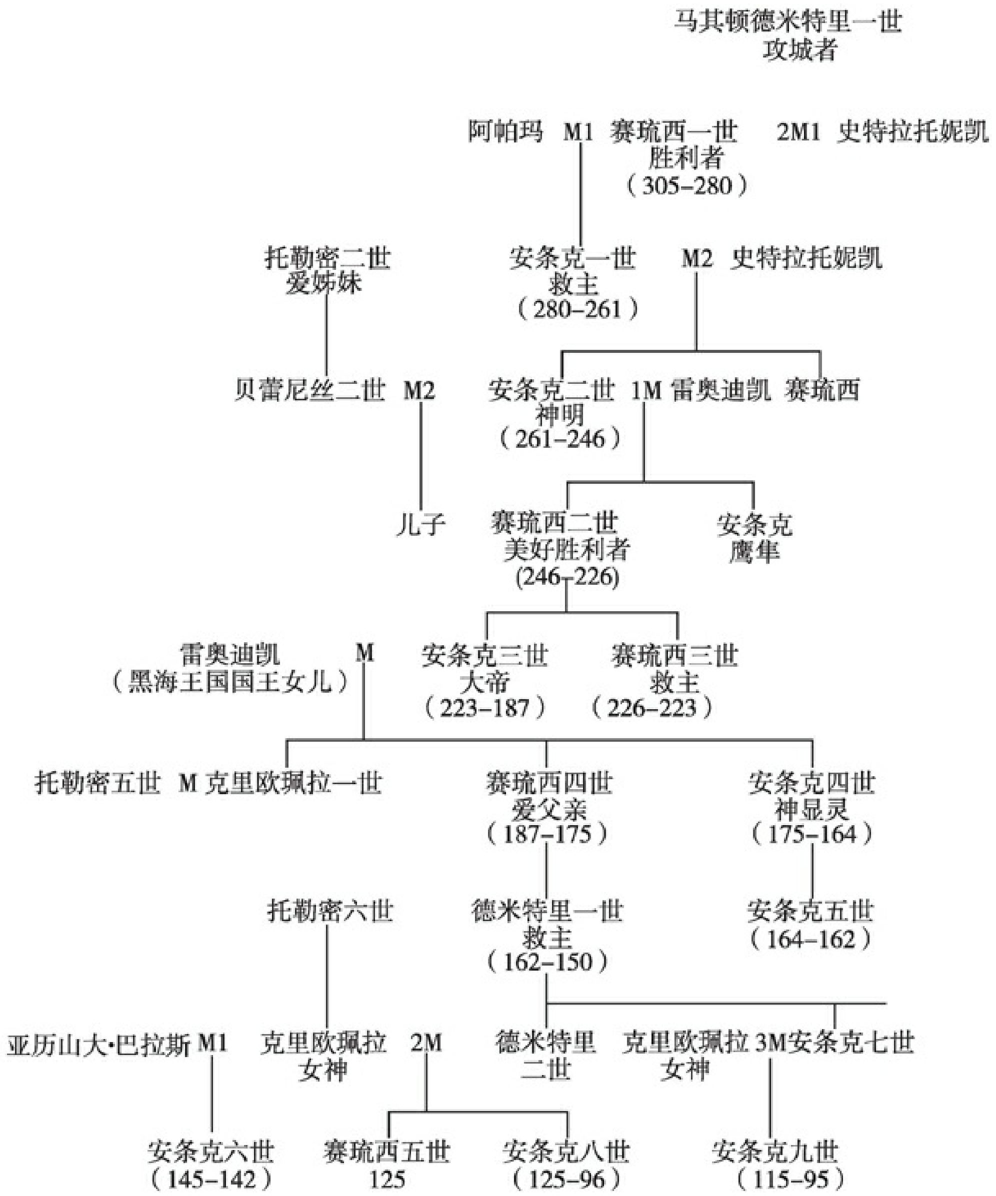
安条克三世过世后，由其子塞琉西四世（一八七至一七五年在位）继位，其任内或是无所建树，或是资料过少，无由得知。他死后由在一九〇年麦格尼西亚战败后，被送往罗马当人质，并于一七五年返国的弟弟安条克四世（一七五至一六四年在位）继位。这显然受到罗马的首肯，因为塞琉西四世有一子德米特里（一世）继续羁留在罗马，而这位德米特里正是波里比阿详细叙述在安条克五世（一六四至一六二年在位）幼年即位，政权不稳时，如何潜逃回叙利亚，谋取王位的人。[45]塞琉西四世及安条克四世两脉的后代，彼此争夺叙利亚王位，使得叙利亚王国更陷分裂。

安条克四世表面对罗马恭顺，但私底下重整武装，巩固联盟。在第六次叙利亚战争（一七〇至一六八年）中，他入侵埃及三次，利用罗马忙于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一七一至一六八年）的机会，兼并埃及。合并起来的新王国，在资源上相当可观，而安条克的野心将对罗马带来极大的威胁。但就在兼并前，却传来马其顿已经在皮得纳（Pydna）战役中

被击败，而罗马特使也适时抵达埃及边防重地培留希温（Peleusium）。罗马特使在国王周围以权杖画出圆圈，坚持他在没回答是否撤军前不得踏出；安条克慑于罗马势力，羞辱地撤军。这事件将在之后讨论中期罗马共和的帝国主义时，引用及论及。

但是他在历史上更重要的留名原因是他所谓的宗教政策：据说他想在国内施行“希腊化”的措施，禁止犹太人执行传统宗教礼仪，遭到保守犹太人的激烈反对，结果酿成叛变，甚至导致犹太人独立建国。犹太人开始与罗马人接触，寻求协助，而罗马人对任何可以削弱希腊化王国的事，皆乐观其成。这个由“执槌者”犹大·玛加伯（Judas Maccabaeus，the Hammer）在一六七年主导的叛变以及部分犹太人对“希腊化”的普遍敌意，在希伯来圣经相关诸书中有详细记载，也解释了安条克四世后来名声不佳的原因。

在他死后两年，波里比阿所描写的德米特里一世成功争得王位。德米特里支持一位僭夺者来推翻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国王，因为他拒绝与他结成姻亲。这件事显示出叙利亚王国已经沦为与其他二流国家相同的地位。卡帕多西亚国王于是与盟友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二世一起去支持叫亚历山大·巴拉斯（Alexander Balas）的僭夺者来争夺叙利亚王位。结果德米特里在一五〇年战争中失利被杀，这使得叙利亚王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混乱之中。接下来的故事极为混乱。“危机出现—放弃次要地带—凝聚资源回应—克服危机”的形态不断重演外，之前所提之两支王系开始斗争，最后甚至沦为街头巷战、帮派群斗。经过一连串“无限切割”后，叙利亚王国消失在六〇年代罗马将军庞培整顿东方、设省治理中，在历史上无声无息地消失。



叙利亚塞琉西王朝

三　马其顿王国

安提柯二世（约三二〇至二三九年，二七七至二三九年在位）何以有“勾那塔斯”（Gonatas，“膝盖颤抖”，“knee-trembling”）的别号并不清楚。他是“独眼”安提柯一世之孙，“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之子；菲利普

五世即为其孙。这位豪情壮志的大开大阖人物，恰好与谨慎自持、稳扎稳打的安提柯二世相反。在德米特里入主马其顿后，他负责掌管希腊一些据点。在他父亲败死后，他陆续与莱西马克斯、皮洛士及“雷霆”托勒密争夺马其顿王位，但都屈居下风。他在二七七年时于色雷斯王都莱西马奇亚拦截击败高卢人，声望大为提升。在二七二年，他幸运杀死皮洛士，成为唯一掌控马其顿的人。他在王国草创初期，必须应付托勒密唆使希腊人起义的“克里孟尼迪斯战争”，十分忙碌。但是他沉着稳重的个性以及深谋远虑的规划，让马其顿休养生息，恢复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所带走的极大数量人口，甚至在托勒密二世最鼎盛时期，协助叙利亚王国打败埃及，让自己称雄爱琴海。但是他最重要的战略目标还是希腊本土，而其主要对手为希腊的亚该亚联邦及伊托里亚联邦。安提柯二世的做法是控制所谓“希腊枷锁”的三处战略要地——迪米特利亚斯（Demetrias），卡其斯（Chalcis）以及科林斯——来箝制希腊。这些地方方便他控制北希腊的色萨利、中希腊彼奥提亚平原以及南部伯罗奔尼撒的出入；他也在在位期间控制雅典外港派瑞亚斯。

德米特里二世（二三九至二二九年在位）是安提柯二世之子，菲利普五世之父。他在二三九年继位，婚娶皮洛士孙女，将马其顿与伊庇鲁斯结合成一王国，但他在希腊西边的扩张，引起亚该亚联邦及伊托里亚联邦的干预，而发生所谓的“德米特里之战”。他虽然略有进展，但后来因为马其顿边疆遭受蛮族入侵，而必须抽身，结果“希腊枷锁”因为丧失科林斯，不复以前的强势。他在二二九年过世，留下稚龄的菲利普五世，所以马其顿大臣及将军决定推举已故国王的堂弟“多森”（Doson）安提柯三世（Antigonus Ⅲ Doson，二二九至二二一年在位）为摄政，然后再成为国王，以挽救陷入重重危机的王国。他之所以有Doson[46] 这

别名，可能是因为其兄长德米特里二世过世后，应由其子菲利普继任，但因他年幼，所以由安提柯三世担任摄政，并婚娶其母，但未曾将王位如安条克四世一样只留给自己后代而引发王朝的分裂，而是很有智慧地还给原来继承人菲利普，故有此名。

“多森”掌权后，首先恢复德米特里二世任内所失去的势力范围，他在二二八年打败伊托里亚人及色萨利人，再度将马其顿势力往北、中希腊延伸。他并且往小亚细亚西南的卡里亚（Caria）地区远征，延续安提柯二世在海上击败托勒密二世后，在小亚细亚发展的扩张政策。在二二五年时，亚该亚联邦迫于斯巴达压力，以交还马其顿科林斯为代价，主动邀请“多森”南下援助。二二四年“多森”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重新建立四世纪底比斯在半岛所建立的联盟，将斯巴达围困在半岛南部；二二二年马其顿重装武兵在塞拉西亚（Sellasia）一地击败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三世，迫使其流亡埃及。但在胜利后不久，马其顿遭受伊利里亚（Illyria）人入侵，“多森”必须立即北返，但在指挥作战时，用力过猛，血管破裂，死于二二一年。“多森”与其伯父安提柯二世一样，是个稳健果决的人，他恢复马其顿在希腊世界的影响力，也使得十七岁的菲利普五世得以顺利即位，而且有好的开始。

菲利普五世（二二一至一七九年在位）大概是波里比阿作品中，希腊世界里最主要的角色，而他如何回应罗马的崛起以及罗马往东的扩张，决定了后来罗马与希腊的关系。“多森”在位时积极培养菲利普，派他去认识亚该亚联邦的领导人阿拉特斯（Aratus），并促成马其顿与亚该亚联邦更密切的合作，在希腊化的“同盟战争”（Social War，二二〇至二一七年）中共同对抗伊托里亚联邦。菲利普在即位初期，相当在意希腊人对他的风评，也重视阿拉特斯的意见，但是根据波里比阿的说法，

他在法洛斯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ros）影响下，开始改变施政风格，对希腊城邦采取较高压及投机的手段，并且往亚得里亚海方向扩张，干预罗马在伊利里亚沿岸的盟友。菲利普后来更与在意大利连战皆捷的汉尼拔签订密约，引起罗马人的恐慌，因此发动第一次马其顿战争（二一五至二〇五年），将菲利普牵制在希腊，而战争的执行由马其顿世仇伊托里亚联邦代劳，罗马则提供海军协助。在二〇五年的腓尼企和约（Peace of Phoenice）中，马其顿大致维持在伊利里亚的可见度。

之后他转而与叙利亚王国的安条克三世合作，瓜分埃及幼年即位的托勒密五世在爱琴海及小亚细亚的领土。此事引起波里比阿极大的愤慨，因为如果检视一下希腊化王国的系谱，不难察觉三大王国间常有联姻现象，即使双方长久以来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所以三大王国，甚至包括那些如卡帕多西亚、比提尼亚以及本都等二级的王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生命共同体”，维持着稳定的国际秩序，所以这种利用埃及幼主即位，其他两国趁机瓜分，大概被波里比阿认为已经超过可以接受的程度。当然这种现象更无助于抵挡罗马的进犯，也给罗马干预提供了借口。

果不其然，菲利普这次投机行为即使收获有限，但仍激起帕加马王国及罗德岛的恐慌，联手求助罗马干预。罗马在结束第二次布匿战争后，也想报复菲利普与汉尼拔的密约，所以尽管人民极为疲惫，还是发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二〇〇至一九七年）。结果菲利普在色萨利“狗头山”（Cynoscephalae）战败，认输求和，保持实力，全心重新建设马其顿，而罗马人也担心被逼急的马其顿会和叙利亚王国合作，所以在一九六年双方签订条件相当宽松的和约。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后，菲利普虽然在许多方面愿意配合罗马，但他积极重建的企图常被罗马人以最负面的观点来看待。所以菲利普在色雷斯的发展虽不在条约限制内，却屡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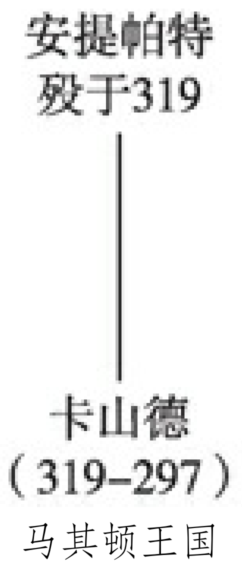
遭受帕加马投诉，未曾得到有利的判决。他在罗马做人质的二子德米特里，依恃罗马支持而有意与王储佩尔修斯争位，被他以叛逆罪在一八〇年处决，更加深罗马对他的猜忌。他在次年病故。他生前是位精力充沛的国王，在前任国王所遗留下来大臣的辅助下，谨慎节制，深获希腊人肯定，一度被认为是“希腊人宠儿”。但是他后来自己主政，越来越具侵略性，越来越像“攻城者”的祖先，而且政策时常具有投机性，而引起不必要的罗马干预。

马其顿最后一任国王佩尔修斯（Perseus，一七九至一六八年在位）在一七九年继承菲利普五世，与罗马人续签和约，虽然罗马一直希望曾为罗马人质的弟弟接任，但显然没有为难他。他继续菲利普巩固、稳定扩张的政策。他与叙利亚王国公主结婚，由罗德岛派送巨舰护航；他也将自己妹妹嫁给小亚细亚西北的比提尼亚（Bithynia）国王，在希腊世界广结善缘，赢得许多支持，特别是他被认为倾向于类似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三世的政策，动摇罗马人以及罗马代理人帕加马国王在希腊支持温和寡头的希腊城邦政权。欧迈尼斯二世向罗马抱怨佩尔修斯不断增强的势力，配合其他人编造出佩尔修斯主使谋杀他以及意图毒杀罗马元老院等谣言，促成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一七一至一六八年）爆发。罗马战事并不顺利，后来选出当代最杰出将军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领军，一六八年在皮得纳击败佩尔修斯。佩尔修斯逃亡至色雷斯海外的萨莫色雷斯岛，但被俘，与家人在次年的胜利大游行中亮相游街示众。他不久之后死于狱中，而马其顿王国也一起同时被罗马解散而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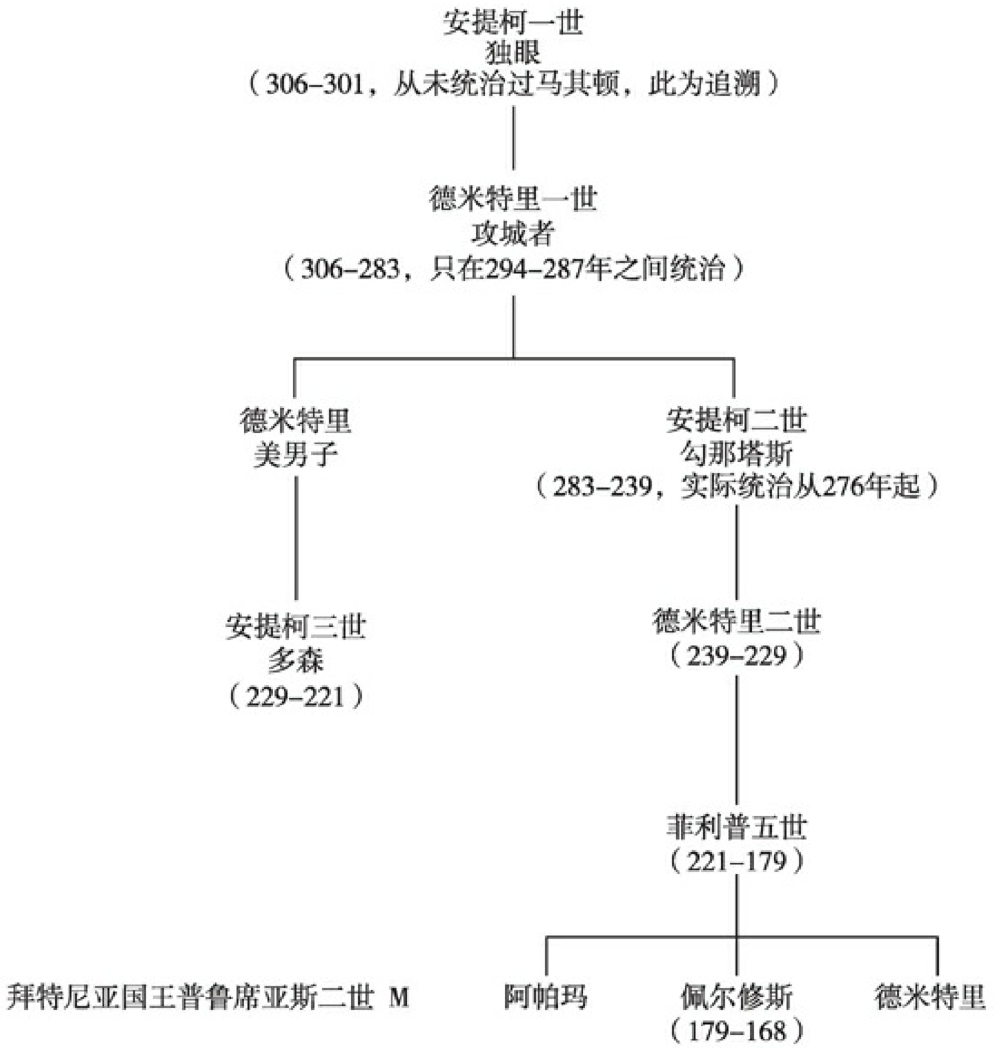
但是一位叫安得列司克斯（Andriscus，活跃于一五三至一四八年）或“假菲利普”的僭夺者，在色雷斯人协助下，于一四九年反攻马其顿。

罗马征战不顺，惊觉事情危险，最后派出“马其顿征服者”迈帖勒斯（Metellus Macedonicus），并获得帕加马王国海军协助，才打败、处决他。波里比阿在著作中，对安得列司克斯叛变能成功到如是的程度大惑不解，只能认为当时的马其顿人不知感恩，被鬼神蛊惑，自取其祸。波里比阿对希腊民心思变及对罗马不满的可能性，好像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只能归诸神鬼蛊惑。[47]

虽然亚历山大东征成为历史传奇，但马其顿从他离境的那一刻，以及接下来的六十几年时间（三三四至二七二年），其实一直处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状态。这一直要等到安提柯二世在二七二年完全掌控之后，才有机会休养生息，而他稳扎稳打的政策，正是马其顿所需要的。但在罗马往东方希腊化世界发展时，马其顿首当其冲，结果经过三次马其顿战争后，被罗马击败、解散，划分为四个薄弱、不能往来的共和国，完全无法抵挡来自北方蛮族的攻击，也无法抑制僭夺者安得列司克斯的叛变（一四九至一四六年），最后在一四六年被设为罗马行省。



马其顿王国



安提柯王朝

四　联邦：城邦的出路

希腊化世界的三大王国局势，在二七二年终于稳定下来。在这种格局下，除非如海军强国的罗德岛，没有城邦可以在人力及物质资源上，能和王国匹敌。以雅典为例。在希腊化时代初期，马其顿卡山德任命一位亚里士多德学派学者法勒隆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来治理雅典。若在古代世界有所谓柏拉图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

ng），那大概是他。德米特里以财产资格来限定公民权，[48] 而这正是马其顿王朝所偏好的政体；[49] 他让人民富足，生活无忧，但也降低人民政治上的参与，引起如鹰派及狭隘民族主义者德谟斯特尼斯外甥德谟卡瑞斯（Demochares，约三六〇至二七五年）的不满，而这成为其他有意于马其顿王位或是欲制造麻烦的其他君王可以切入之点。在三〇七年“攻城者”德米特里入侵雅典后，法勒隆的德米特里被迫流亡埃及，在亚历山大协助成立图书馆及博物馆，勤力著述。

“攻城者”德米特里失败后，托勒密王朝的势力介入希腊，模仿波斯战争，鼓吹一场由雅典及斯巴达联手反抗马其顿“新野蛮人”的“克里孟尼迪斯战争”，[50] 但在逐渐失利后，立即抽腿，让雅典再度沦陷。斯巴达的“克里奥米尼斯战争”亦是如此；城邦在此不过是三大王国可以牺牲掉的筹码。从马其顿角度来看，直接介入城邦事务，徒增困扰，所以安提柯王朝以控制“希腊枷锁”来控制希腊。至于雅典，在“克里孟尼迪斯战争”之后逐渐成为大学城，而且因为过去的荣耀及学术成就，备受国王及权贵的偏好及礼遇，留下不少当时捐献的建筑物。但史家波里比阿对雅典无意加入亚该亚联邦一事，始终不能谅解，所以似乎刻意藐视雅典过去的成就及运作相当成功的政体，认为雅典不过是一群极会阿谀奉承，自以为是的人聚集之处，充满民主政治的种种缺点。[51]

若个别城邦无法在希腊化世界的政治舞台扮演突出的角色，那么将多个城邦重组为一联邦，则是新选项。一方面它可以聚集多个城邦的人力及物力资源，方便在一个王国并立的时代竞争，但另一方面会员城邦却仍享有高度的自主自治。所以联邦组织似乎是城邦体制的出路。联邦其实在希腊世界其来有自，多是基于地域、族群（ethnos）或是宗教的理由而存在。这希腊化时代最重要的两个联邦分别是位居科林斯湾北岸

及南岸的伊托利亚联邦（Aetolian League）及亚该亚联邦（Achaean League）。希腊化时代的联邦不同于古典时期著名的“霸权式”（hegemonic）联盟，如由雅典主宰的提洛联盟以及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联盟，而是更为平等、更重视个别加入城邦之自主性的组织。另外，希腊化时代这两个最成功的联邦都发生在古典时期城邦体制较不成熟、文化较落后的地带，所以当地的社区似乎比较没有传统包袱，较能自行调整来面对新局。

伊托里亚联邦位居科林斯湾北岸，在四世纪时已经组成联邦国家，取代之前伊托里亚人较原始的部落组织。它在组织上有全体男性公民所组成之大会、代表议会、常设议会及年度选出的联邦将军。特蒙（Thermon）是伊托里亚人古老的宗教祭祀中心，也成为联邦行政中心及聚会地点。在二七九年伊托里亚联邦与其他希腊人联手击败入侵到特尔斐神殿附近的高卢人，成为这希腊祭祀中心的拯救者，名声大为提高，也使伊托里亚人进而控制管理特尔斐神殿的安费克提安尼联盟（Amphictyony），[52] 进而开始往中希腊扩张，甚至控制温泉关这南北陆路交通要塞。但尽管是神殿之拯救者，伊托里亚联邦却允许其国人进行类似强盗或海盗的行为（称为syla，“掠夺”），迫使受害国家为求保全，而与伊托里亚联邦签订有关asylia[53] 的条约，承认联邦，行径如同古代世界的流氓国家。

因为地缘政治之故，伊托里亚联邦始终与马其顿王国为敌，彼此竞争控制色萨利一地。所以当马其顿投机地与汉尼拔合作时，伊托利亚立即成为罗马最先拉拢的对象，在第一次（二一五至二〇五年）及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二〇〇至一九七年）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伊托里亚联邦始终不满与罗马合作收获有限，所以在一九二年邀请叙利亚王国安条克三

世来“解放希腊”，但在失败后遭受罗马严厉的惩罚，成为臣属盟邦，在希腊政治的重要性逐渐消失。因为伊托里亚联邦和亚该亚联邦的竞争关系，所以身为亚该亚联邦国民的波里比阿特别不喜欢伊托利亚人，在作品中常有诋毁之词。

亚该亚联邦则原来是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北边、科林斯湾南岸的亚该亚族群城邦国家所组成，在五世纪曾活跃于半岛，但旋即没落，直到二八〇年再度重组，后来甚至包括非亚该亚族群的国家，如西息温（Sicyon）、科林斯及阿哥斯等多利安（Dorian）族群的城邦，使原来是地区及族群性的组织，一跃为半岛里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它与科林斯湾北岸的伊托里亚联邦齐名，但立场时常相左。联邦事务由每年选出两位将军来主持（但二五五年后只有一位），另设有联邦官员、议会以及全员大会。联邦有固定或特别召开之会议，作出重大决议。将军不得年年连任。阿拉特斯（二七一至二一三年）首先在二五一年引进自己的城邦西息温进入联邦，并在三世纪中领导联邦，在希腊政治扮演一席之地；他在二四三年突袭攻占科林斯后，公开反对马其顿王国干预南部希腊。反马其顿是亚该亚联邦的主要政策，所以在此时与伊托里亚联邦常有合作的关系。

但在莱狄亚迪斯（Lydiades）自愿放弃僭主位置，带领迈加洛波利斯加入联邦后，联邦政策面临变化；这是因为迈加洛波利斯在四世纪之所以建立，是为了围堵斯巴达，而为达此目的，常依赖半岛外势力（如最初的底比斯及后来的马其顿）协助。所以迈加洛波利斯加入联邦让亚该亚联邦的政策开始发生分裂。当斯巴达于二二〇年代在克里奥米尼斯三世领导下，经历革命，再度崛起为强权，让亚该亚联邦倍感压力。阿拉托斯决定改弦易辙，以交出科林斯为代价，与马其顿联手，主动邀请

马其顿势力深入希腊南部，一起对付斯巴达；马其顿及其盟友在二二二年于塞拉西亚将之击溃。这让马其顿势力再度深入希腊，完全违背联邦的初衷。在希腊的“同盟战争”（Social War，二二〇至二一七年）之中，阿拉托斯率领联邦加入马其顿，对付伊托里亚联邦，但是还是没办法阻挡年轻的菲利普五世直接染指伯罗奔尼撒，摧毁迈瑟纳（Messene）城。在二〇〇年后罗马人决定直接干预希腊事务，与马其顿为敌，亚该亚再度改变政策，背弃马其顿，转为与罗马合作。

阿拉托斯过世后，菲洛波义曼（Philopoemen of Megalopolis，约二五三至一八二年）成为联邦最重要的领导人。他与罗马人联手击败斯巴达国王的纳比斯（Nabis），并将斯巴达及迈瑟纳（Messene）并入亚该亚联邦之中，进入联邦最兴盛的时期；这些成就却几乎全拜罗马所赐。这期间亚该亚联盟已经感受到罗马是新的且如排山倒海的威胁，再也不得不正视这问题。他见到罗马人在面对希腊时，那越来越明显的高压政策，试图据理力争，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同时代之人亚历士泰纳斯（Aristaenus）则认为去忤逆罗马意图，绝非明智之举，甚至有时必须主动曲意迎合，以求自利自保，而这确实是罗马乐见的。这种辩论想必在当时许多希腊国家发生，但是任何希望维持独立的意图，越来越像是幻想。

马其顿王国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一七一至一六八年）后被解体，亚该亚联邦在战争期间对罗马有所保留的支持，被元老院质疑为不忠，因此有一千个亚该亚人在一六七年被送到罗马审判，开始漫长的羁留生涯；其中包括史学家波里比阿。马其顿被消灭后，亚该亚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消失，加上联邦一向寡头温和、亲罗马的政治结构，因为社经失序，被激进民主政治及反罗马分子取代，后来在一四九至一四六年因为史

料没提及的原因，而与罗马发生冲突，结果科林斯被夷为平地，联邦解散。波里比阿所能做的似乎只是善后工作，让罗马的直接统治比较令人可以忍受。

亚该亚联邦或伊托利亚联邦在分量上都不及三大王国，但凭着微妙均势以及罗马势力的东渐，随时见风转舵。例如，伊托利亚联邦借罗马之力来对付菲利普五世的马其顿王国，借安条克三世的叙利亚王国来对付罗马，但最后国破人亡；亚该亚联邦则是借托勒密王朝以及罗马之力来对抗马其顿，借马其顿来对付克里奥米尼斯三世的斯巴达，但是当罗马认为联邦的利用价值不复存在，便狡兔死、走狗烹；在得到一些短期性利益后，最后还是免不了出卖自己的灵魂。但他们真的有其他选项吗？另外两个类似处境的国家分别是罗德岛（Rhodes）及帕加马王国，它们更擅长利用三大王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引入崛起的罗马势力来从中取利，但最后还是面临类似的命运。

五　斯巴达革命

如何对付马其顿是上述这两个联邦最大的议题，但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亚该亚联邦却还需面对从二四〇年代末起斯巴达企图进行改革，恢复过去光荣的挑战。斯巴达是个骄傲、不服输的国家，在三七一年留克特拉战败后，始终给人愤怒、不忏悔但却又极度疲惫的感觉。“人口稀少”的问题始终困扰它，但解决却需要进行激进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改革，而这是保守的斯巴达人难以接受的。艾吉士四世在二四四至二四一年曾企图进行，但仅完成“取消债务”，便受到监政官的掣肘，以失败被处决告终。

这改革或革命的主动权落在另一王朝的国王克里奥米尼斯三世手中。其父曾被艾吉士四世以改革之名罢黜，但在自己即位后，婚娶艾吉士四世富有且美丽的遗孀，受到她的影响，继续进行未完成的改革。克里奥米尼斯是位能力极强，具有领袖魅力的国王。他发动政变，废除他认为并非莱克格斯宪政的监政官制度（ephorate），并以说服或强迫方式让大家捐出财产土地充公，重新分配，解放农奴，且将分割后的田地分配给边居民、佣兵，甚至是解放后的农奴，[54] 彻底改变斯巴达自三七一年在留克特拉战役被底比斯打败后，所暴露出的公民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他同时也恢复斯巴达独特的agoge教育训练以及种种莱克格斯系统所要求的项目，结果这种社经革命立即将原来积弱的斯巴达一变为强大的国家，并在伯罗奔尼撒吹起一股革命风潮，蔓延各地。这对在意识形态上偏好富人及寡头政权的亚该亚联邦造成威胁。他因为这种激进的改革，被不满他的人士冠上“僭主”的称号。

在军事上克里奥米尼斯开始入侵北邻阿卡狄亚，占领迈加洛波利斯，造成亚该亚联邦几乎解体。阿拉特斯于是被迫在政策上转弯，重新接受马其顿势力进入伯罗奔尼撒。“多森”安提柯三世于是带兵南下，最后在二二二年时于塞拉西亚击败斯巴达。克里奥米尼斯逃亡至到之前一直支持他的埃及。但是埃及新王托勒密四世不愿继续原来的政策，也不愿放克里奥米尼斯离境。克里奥米尼斯最后在设法逃离时被杀。

之后斯巴达陷入一段混乱、记载不全的时代。斯巴达纳比斯（二〇七至一九二年在位）在二〇七年谋杀幼王配罗普斯（Pelops），自己掌权，重新引进克里奥米尼斯三世的改革，但更为激进，因为原来的改革较像是将时钟往回拨，恢复之前的制度，但纳比斯则是创造全新的斯巴达。他改革后再度启动斯巴达对外扩张的政策，而且蓄意“输出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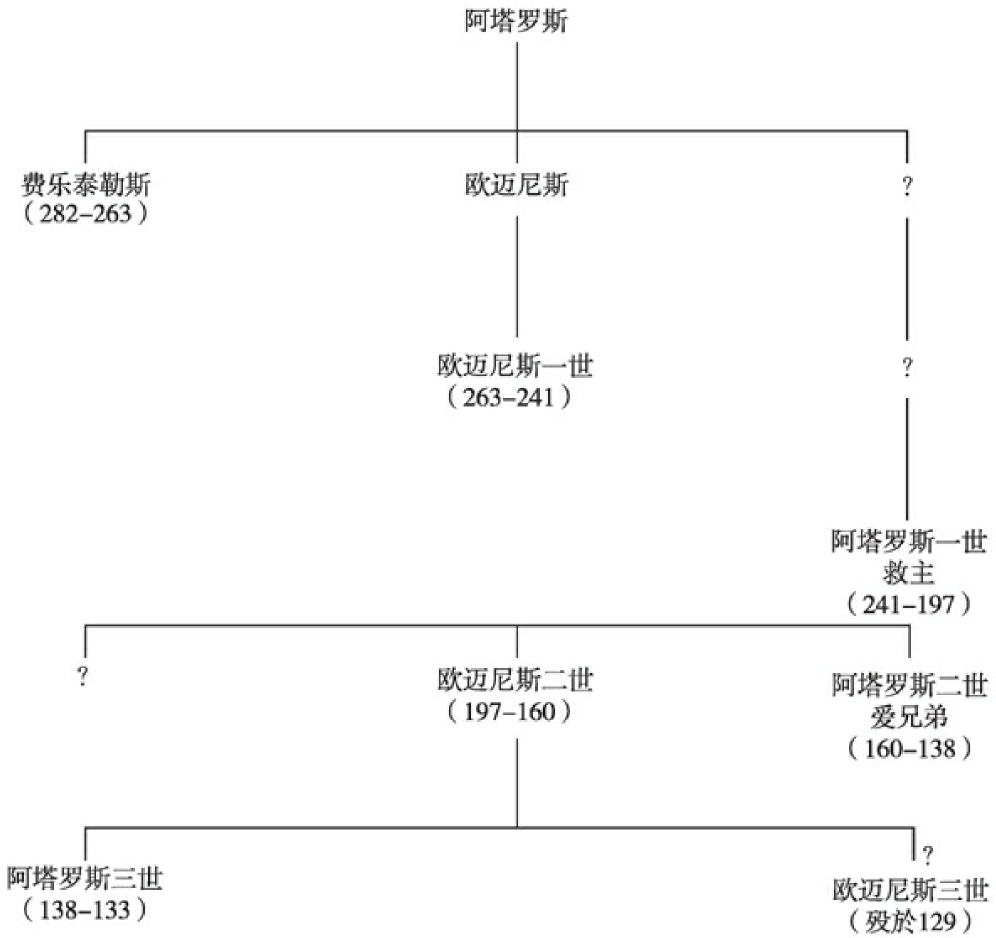
撼动亚该亚联邦，但是在二〇〇年时被亚该亚的菲洛波义曼击败。纳比斯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时，暗助菲利普五世，交换取得阿哥斯，但是在战后被罗马将领福拉明尼纳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以及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一世击败，被迫放弃阿哥斯以及斯巴达的海港。在伊托里亚联邦协助下，他恢复失地，但又再度被福拉明尼纳斯及菲洛波义曼击败。最后他引狼入室，被进驻的伊托里亚人在一九二年杀死。之后的斯巴达被纳入亚该亚联邦之中，但是这只会引起联邦更多的问题，时常引来罗马元老院的干预。

六　罗德岛与帕加马王国

罗德岛是位于小亚细亚西南的岛屿。[55] 亚历山大曾经在此驻军（三三二年）。他过世后，因为它有强大的海军，罗德岛开始扮演重要角色。罗德岛在外交上一向广结善缘，与海军强大以及贸易兴隆的托勒密埃及关系尤其密切。当三〇六年，“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与托勒密一世于塞浦路斯岛外海作战时，罗德岛婉拒德米特里的协助要求，所以三〇五年遭受德米特里围攻，但反抗成功，并且利用“攻城者”所留下的巨量器械及材料，兴筑一座横跨罗德岛港湾出口的太阳神（Helios）巨型塑像，与亚历山大的法洛斯（Pharos）灯塔，并列为古代七大奇观之一。罗德岛从二五〇年代托勒密王朝逐渐淡出海洋后，主动巡逻东地中海，消灭海盗，保障航行安全，成为东地中海的海上警察。它的商业贸易兴隆，民主政治成熟，是当时的模范国家。希腊城邦在希腊化时代不像之前的古典城邦，彼此间动辄兵戎相见，而是常诉诸国际仲裁，因为罗德岛人民以公道正义闻名。而罗德岛的公民常被邀请到其他城邦担任鲁仲

连，化解纠纷，所以当罗德岛在二二七年遭遇地震的摧残时，希腊化世界王国及各地踊跃捐输，援助重建。

它后来与帕加马王国一起对抗菲利普五世在三世纪、二世纪之交于爱琴海及小亚细亚的扩张，并且一起加入罗马所发动的第二次马其顿战争。这两个国家亦不满叙利亚王国在小亚细亚的扩张，所以又如法炮制，在一九〇年一起与罗马击败安条克三世。罗德岛在和约中分配到对岸大陆的土地，变得更为繁荣。但在一六八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罗德岛在战争悬而未决之际，主动出面仲裁；罗德岛特使在会见元老，想提出仲裁建议时，传来罗马击败马其顿的消息，他们尴尬万分，只得立即改口祝贺，但还是遭受罗马人惩罚，幸亏得到老加图（Cato the Elder）的支持，才未灭国。罗德岛从此上诉罗马，请求仲裁，屡屡不利，最后被完全剥夺所有岛外的土地；罗马人更宣布提洛岛（Delos）成为免税的自由港，立即使罗德岛的商业贸易一落千丈，[56]之后再也无法维持舰队的巡逻，海盗因此再度猖獗。罗马在此时可以仅凭一道命令，便严重惩罚一个主要海军国家，改变它的命运。



帕加马阿塔罗斯王朝

帕加马在小亚细亚西北的麦希亚（Mysia）地区，位居凯克斯（Caicus）河畔的城市。帕加马成为阿塔罗斯（Attalid）王朝在三世纪上半叶所建立王国的首都。这个城市在希腊古典时期并不重要，神话中仅有不很知名的特列福司（Telephus）这位英雄。帕加马王国王朝始于费尔泰勒斯（Philetairus），一位曾为“独眼”安提柯一世及色雷斯国王莱西马克斯看管这地方财库的阉人；他之后转而效忠叙利亚王国塞琉西一世，并在他被“雷霆”托勒密杀死后，为其收尸安葬。他过世后由侄子欧迈尼斯一世（二六三至二四一年主政）[57] 继任，以这笔财富及凯克斯河谷丰富的农业生产，开始对外扩张以及建筑计划。这些都继续由其继任者进

行。整座城市以其高耸的卫城为中心，以梯田方式往山坡下延伸，是希腊化时代城市规划的典范。卫城包括宫殿及防御工事、神殿、剧场以及堪与亚历山大城匹敌的图书馆，外加在后来阿塔罗斯一世战胜加拉太人的纪念建筑（包括宙斯大祭坛及雅典娜神殿）。卫城以下的梯田式城镇则有市民广场、其他神殿以及希腊世界最大的体育场（gymnasium），附近也有以梦疗知名的医神（Asclepius）神庙。[58] 罗马公元二世纪名医盖伦（Galen）即出身此城。帕加马王国历任君王皆以在小亚细亚建立一个新雅典为目标，赞助文化及宗教活动，造就出一个美丽、精致、富裕以及文化气息浓厚的希腊化城市。今日在雅典卫城旁的欧迈尼斯回廊以及市民广场旁修复完成的二层楼阿塔罗斯回廊，即是著名例证。

阿塔罗斯一世（二四一至一九七年在位）继承养父欧迈尼斯一世，是这王朝中第一位采用国王头衔的统治者，别号“救主”，因为他在二三〇年代时打败四处流窜、打家劫舍的加拉太人。他在二二八年打败叙利亚王国王弟、在小亚细亚发动叛乱的“鹰隼”安条克，赢得许多土地。当马其顿菲利普五世开始在爱琴海大肆扩张，入侵小亚细亚，这让阿塔罗斯十分警惕，加上他怀疑叙利亚与马其顿签有密约瓜分埃及，所以阿塔罗斯决定积极引进罗马势力到希腊世界，同时也对抗菲利普盟友比提尼亚国王普鲁席亚斯一世（Prusias I of Bithynia，二二八至一八五年在位）。他与罗德岛联手将马其顿势力逐出爱琴海后，也加入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但在胜利不久后，旋即因病过世。

欧迈尼斯二世（一九七至一五八年在位）继续其亲罗马的政策。他在一九五年时协助福拉明尼纳斯攻打斯巴达的纳比斯；一九二至一九一年协助抵抗安条克三世入侵希腊。他积极参加一九〇年罗马对安条克三世在麦格尼西亚（Magnesia ad Sipylum）的战役，表现最为优异，所以

罗马给予他大部分安条克三世所割让之小亚细亚领土，使帕加马成为希腊化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与其他王国分庭抗礼，但这也引起比提尼亚及本都（Pontus）两邻国的嫉妒及怨恨，而导致一连串冲突。他也积极对付内陆的加拉太人。之后欧迈尼斯二世首先警告罗马有关马其顿在国王佩尔修斯（Perseus，一七九至一六八年在位）领导下，已经迅速恢复，逐渐在希腊世界成为新领袖，威胁罗马地位，所以积极促成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但是因为他与罗德岛在战争悬而不决之际，企图说项，引起罗马不悦，对其忠诚开始怀疑，使得罗马宣布不欢迎任何希腊化世界的国王，在没有邀请下，不得踏入意大利。加上能够威胁罗马的希腊化王国皆已一一消失，使得罗马不再认为帕加马以及罗德岛等的协助是那么必要。所以在一六七年，罗马一度有意以其弟阿塔罗斯二世（一五八至一三八年在位）取而代之，但阿塔罗斯并不愿意。

帕加马王室是典型的布尔乔亚。皇后阿波罗妮司（Apollonis）谨慎持家，乐善好施，深得民众尊敬，[59] 而欧迈尼斯二世及阿塔罗斯二世等兄弟，敬爱父母，兄友弟恭，分工合作治国。当阿塔罗斯二世即位时，他婚娶其兄的遗孀史特拉托妮凯，保护其兄之子的继承权，非常像“多森”安提柯三世；想必其中理由与他相同。当时叙利亚王国已经分裂为两系，造成极大动乱，而托勒密六世及八世兄弟阋墙还在进行中，殷鉴不远。在外交上他谨守罗马至上的原则。他过世后，帕加马由阿塔罗斯三世（一三八至一三三年在位）继位；他虽然是位杰出的植物学及药物学专家，但被认为与之前的帕加马君王大不相同，个性残酷，不喜国政。当时他似乎模仿埃及托勒密八世的遗嘱，[60] 以罗马人民为王国继承者。他如此做可能是要防止其他人篡位，消弥因为继承可能引起的政治动乱。但当他在一三三年过世时，遗嘱生效，帕加马王国于是不再存

在。一三三年时常也被认定是希腊化时代结束的时间之一。

七　尊荣、合法性及“希腊性”

希腊化时代的君王会尽其所能地展现及提升自己的尊荣。托勒密王朝的频繁军事活动主要为的是要彰显王威国势，但这并非唯一的方式。其他如建设希腊化第一大城亚历山大（包括最高的法洛斯灯塔）、修筑唯一亚历山大陵墓（Sema）以及成立最大的博物馆及图书馆等文化投资，加上无与伦比的定期壮观精彩游行[61] 以及宗教庆典，亦是如此。这么做也要在这原本不属于希腊人的世界里，凸显他们的“希腊性”（Greekness）。这种彰显荣耀亦可延伸至对特定地方的捐输或免税，或如在二二七年罗德岛地震灾难时提供协助。这些行为统称为“施恩行为”（euergetism）。埃及托勒密王朝是这个中高手，但其他王国，特别是帕加马王国，亦不遑多让；事实上，帕加马王国更需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因为其建立国家的人物不像其他王国曾是亚历山大麾下的元帅，而是一位阉人，所以合法性明显不足；阿塔罗斯一世必须在打败四处施虐的加拉太人才能称王，得到“救主”（Soter）的称呼，然后历代君王必须以种种丰功伟业或“施恩行为”来证明自己值得为王。之前提及在雅典捐献回廊即为一例，但是在各地所留下的碑铭，特别是在泛希腊的宗教祭祀中心，如特尔斐神殿，都见证到帕加马王室的慷慨大方。在罗德岛地震时，帕加马的援助自然不落人后，甚至互相竞争；希腊时常发生的饥荒，亦会见到帕加马谷物运输舰适时来到；帕加马国王建立图书馆时，也是要和托勒密王朝一较长短；到如是程度，所以托勒密王朝干脆禁止埃及草纸输出，因此帕加马人被迫改以小羊皮书写。帕加马国王在宫廷里赞助

、豢养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及艺术家等，努力将自己原来蛮荒偏远的小亚细亚西北角小城，转化为“新雅典”；而艺术家则以歌功颂德，荣耀君王的作品来加以回报。

阿塔罗斯一世在击败加拉太人后，赞助“垂死的高卢人”塑像；欧迈尼斯二世再度击败加拉太人时，更花费巨资来完成具有纪念及标志性的帕加马宙斯大祭坛（现存于柏林帕加马博物馆）。在上面的浮雕复制雅典帕德农神殿的主题：将帕加马击败野蛮的加拉太人，呈现为与雅典击败波斯和奥林匹亚诸神击败泰坦族并列，象征文明战胜野蛮，刻画帕加马在小亚细亚这地方是希腊文明的守护者。另外祭坛后方则是将默默无闻的帕加马英雄特列福司，强调他是赫拉克勒斯与伯罗奔尼撒半岛提基亚（Tegea）城的公主所生，再加上其种种事功，让特列福司进入希腊神话的主流之中，而帕加马也不再是希腊文化的边陲地带。帕加马就这点而言十分成功，因为它在罗马帝国继续是重要的学术研究及宗教祭祀中心。

在这些显示君王尊荣的行为中，最常见的方式之一是对君王（无论生前或死后）所进行的祭祀（cult of ruler）。亚历山大生前曾经发令要希腊城邦对他死去好友以“英雄”祭祀，对自己则是以“神明”敬拜。雅典的德谟斯特尼斯回应说，要拜什么，随意他，因为这并非希腊传统，所以没必要严肃看待。但在希腊化时代则不然，特别是在受到来自东方传统的影响之后。以前学术界对君王祭祀所具有的认知是将这种敬拜视为统治者的政治工具，君王借此来提升尊荣、威望及合法性。但我们应该理解的是：这种对君王的祭祀让君王权力“具体化”，以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感知到，而非抽象虚拟、不可捉摸。许多希腊化时代君王的子民会毫不迟疑地向能控制他们生活的权贵之人，进行如向神明一样的祭祀。

这其实是一种在受统治者及统治者之间协商出一种沟通方式。所以当“攻城者”德米特里在二九一年航行驶入雅典时，雅典人民齐声以歌曲及舞蹈来欢迎他：

……最强大海神及爱神之子，向您致敬欢迎！因为其他神明或远在天边，或装聋作哑，或是不存在，或是忽略我们。但是您我们可以看见。您不是用石头或木材做成。您是真的。所以我们向您祈祷：首先，带给我们和平，我们最亲切的，因为您有力量！……[62]

这样的回应其实并没有与德谟斯特尼斯在回应亚历山大命令所说出的话有所矛盾。当时骄傲的德谟斯特尼斯并不接受亚历山大宰制雅典这看法，但二九〇年代的雅典人则了解“攻城者”就是他们的宰制者。这歌颂其实透露出双重意识：他们知道“攻城者”不是真的神，但他们愿意将他视为如此，因为他所拥有的权势以及亲临雅典，比神明还真；另外，雅典人借此与统治者建立关系。所以对君王的祭祀不能用单纯的宗教信仰来看待；对君王的祭祀是让希腊人能够以双边互惠的方式来形塑希腊化时代君王的权力：荣耀归于君王，但恩惠或是宽容归于敬拜的社区或个人；反过来说，当君王施恩时，为何人们还要吝啬回应呢？这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协商出彼此双方接受的关系。所以以雅典为例，每当雅典接受埃及或帕加马的恩惠，便会以类似新创宗教祭祀，或以国王名号创造新部落，以提升君王的荣耀；相反地，若是双方关系恶化，相反的行为（如取消祭祀、将部落改名或每道命令法律必须附上诅咒之言）便会发生，而这种事便发生在后来不受雅典人欢迎的安提柯二世时。难怪波里比阿嘲讽这些是三世纪雅典唯一能使用而且运用最好的武器。

但反过来说，希腊化的君王其实相当在意这些公共意见，而这也稍稍钝化连年不停的竞争，甚至如战争的暴力程度。所以尽管希腊化三大王国宰制了大部分包括希腊传统城邦的生活，但是国王也会在意子民的公共意见，并以“施恩行为”来笼络子民对他的支持及拥护。这也呈现在他们在回应其国土里或外之城邦所做的要求或陈情，因为他们会以尊重城邦自主的语言来回应，仿佛是两个独立政权在来往。所以尽管希腊城邦在希腊化时代已经不像在古典时期一样地可以自行进行外交、宣战及媾和，但却仍然可以维持原来一些自主自由的表象尊严。

肆　古代西西里的历史

因为波里比阿的《历史》中有论及西西里之处，所以在此亦对这区域做简单的介绍，俾能够协助理解他的陈述。西西里是希腊前古典时期在西地中海殖民的重镇。希腊人盘踞东半部的地方，西半部则多属迦太基势力范围，在双方之间则夹着一些西西里的原住民。叙拉古（Syracuse）是古代西西里最大的城邦，是科林斯人所建立的殖民地（约七三三年）。叙拉古在兄弟档盖洛（Gelo，四八五至四七八年以僭主身份在位）以及希洛一世（Hiero I，四七八至四六七年以僭主身份在位）统治下，以武力征服及强制人口迁徙的方式，成为西西里主要的军事强权，接连在希美拉（Himera）河打败迦太基，在意大利的库迈（Cumae）打败伊达拉里亚人（四七四年）。在希洛一世后，僭主政治被民主政治取代。民主的叙拉古打败当时兴起的西西里本土民族主义运动，并在四二七至四二四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阻挡雅典干预西西里，进而在四一五至四一三年打败雅典的大规模入侵，使雅典元气大伤，是雅典在伯罗奔

尼撒战争中落败的主因之一。

但是叙拉古在胜利后，立即遭遇迦太基的攻击以及内部政治动乱；民主政权无能为力，导致戴奥尼素一世（Dionysius I）的崛起，进而成为僭主（四〇五至三六七年在位）。戴奥尼素一世打败迦太基，将叙拉古的势力以及繁荣带到难得一见的程度；但之后其不甚成材的继承人戴奥尼素二世与亲戚的争执，削弱了叙拉古，连带整个原来的西西里和平跟着崩溃。[63] 叙拉古人民要求母城科林斯协助，结果提莫立昂（Timoleon，活跃于约三六五至三三四年）前来平乱，建立一个温和的寡头政权，也恢复了叙拉古在西西里的势力。他是位坚决反对僭主的人，积极改革，也驱逐走其他西西里城邦的僭主。最后在三三九年击败迦太基。他解决僭主统治以及迦太基侵略之后，鼓励希腊人移民到西西里，解决此地人口锐减的问题，为西西里带来短暂和平以及繁荣。他在面对所有这些问题时，都是利用独裁者的权力来完成。他功成身退后，荣耀加身，回到科林斯退休。史家泰密乌斯对提莫立昂极为推崇，除了因为他确实解救了当时急迫的局势，还因为自己的家族也可能因他而受益。波里比阿则对泰密乌斯推崇提莫立昂多所批评。这除了基于同行相忌外，还基于西西里是小地方，无法与自己所描写的巨大主题相比，所以不能苟同他对提莫立昂的溢美之词。

提莫立昂的安排在他返回科林斯后开始崩解，旋即被阿加索克利斯（Agathocles）的民粹主义及僭主政治所推翻。阿加索克利斯[64] 是位出身低微但具雄才大略的人物；他得到中下阶级人民之助，推翻提莫立昂协助建立的无能寡头政权。他设法将势力扩张到西西里西半部时，被迦太基所阻，最后决定直接带兵攻打非洲，并得到来自北非昔兰尼的军事协助，给迦太基造成极大的威胁。在经过一番波折后，他放弃军队，

逃回叙拉古。在三〇四年时，他仿效希腊化世界的“继承者”称王。希腊史学家泰密乌斯的家庭，是他在叙拉古当政所造成之动乱的受害者，最后被迫流亡雅典，因此泰密乌斯十分厌恶阿加索克利斯，在作品中大肆诋毁他。但是他入侵非洲及威胁迦太基，却得到一些罗马将军的欣赏及效法。只是他的死亡又是叙拉古及西西里动荡不安的开始。

这情形一直要等到希洛二世成为叙拉古国王（二七〇至二一五年在位），才告一段落。他与“战神之子”的冲突，让罗马人介入西西里，进而引爆第一次布匿战争。但他立即与罗马结盟，保障叙拉古接下来将近五十年的和平繁荣。可是在他过世以及儿子短暂的统治后，他的孙子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继位，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改变政策，与迦太基结盟，结果引来罗马人的攻击，最后叙拉古在二一二年沦陷，并遭到大规模的劫掠。叙拉古后来成为罗马西西里行省的首府。

罗马共和简介

罗马建国是在七五三年，是当时城邦体制在整个地中海四处发展的一个例子。罗慕路斯（Romulus）在杀死自己亲弟之后建立罗马城。当时罗马是一群以打家劫舍为生的“罗汉脚”，没有女人想与之为伍，所以他们设计去抢夺、强暴附近撒宾族的妇女。在五〇九年开始的共和则是肇始于罗马贵族仕女禄克里席雅（Lucretia）被最后一任伊达拉里亚国王的儿子强暴而引发，结束“王政时期”（七五三至五〇九年）。有这样弑弟、强暴“起源”的国家的确令人好奇。另外，开创罗马帝国的人是奥古斯都（Augustus），而在公元四七六年罗马最后一任皇帝叫罗慕路斯·小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结束罗马悠久历史的人，恰好结

合了两位最重要的罗马历史开创人物之名。这不知是否巧合。

波里比阿的历史就罗马部分而言，所涵盖的时代是二六四至一四六年，常被编年归为中期罗马共和（二六四至一三三年）。之前是早期共和（五〇九至二六四年），而之后是晚期共和（一三三至一二七年）。当波里比阿开始他第一书的故事时（二六四年），罗马已经完成两项发展，使他能自信满满地跨出意大利，面对世界。这两件发展是透过所谓的阶层斗争（struggle of orders）所完成的内部政治整合，以及在对外扩张时，建立意大利联盟（confederacy of Italy）的外部整合。前者让罗马能产生高度的政治共识，有强大的政治领导，而这是波里比阿在第六书何以会探讨罗马宪政之故；后者则是使得罗马及罗马盟友携手进行一场对彼此有利及成功的扩张冒险。罗马在中期共和之前的这些成功，完全是政治智慧累积的结果。波里比阿的《历史》时常影射这些罗马人的成就，但并没有系统性的陈述。以下将先就此两点做些补充。

壹　罗马阶层斗争与内部政治整合

有关罗马共和早期的政治史集中在所谓的阶层（ordo，复数ordines）斗争上。当罗马共和肇始之初，公民分为称为patrician的世家贵族以及plebeian的一般平民两个阶层。patrician的世家贵族代表一个因出身而有权力去进行占卜吉凶、确知神意的宗教行为（这称为taking auspices），而因为他们有权进行占卜吉凶，这让他们能够占有“统帅权”（imperium）的职位。而这有“统帅权”之执政官（consuls），其权力由在执政官前导、拿“法西斯”[65]的仪杖队（lictors）来象征其权力。这是一种社会及法律的身份，而非经济阶级。执政官是世家贵族的囊中之物，平民阶

层则被排除在外。但在最初时，世家贵族似乎容许少数平民家族加入，这可由罗马人树立在卫城神庙之前，所编辑历年来执政官名字的“榜单”（fasti）得知，但不久之后则封闭这一渠道。

在四九四年，平民阶层的人要求进行社会及经济改革，包括取消债务及因债务所造成的奴役，还有法律上的不公行为，但这些要求没有得到回应，于是集体退出罗马到附近的甲奴库伦（Janiculum）山丘，形成自己的“平民会议”，（concilium plebis）[66] 选举保障自己权益的护民官（tribunes plebis）。[67] 平民会议可以通过“决议”，[68] 但只对平民出身的公民有约束力，因为它不是法律（lex）。因为当时流行在地中海世界的以民兵为主的步兵也已经在罗马发展一段时间，所以平民阶层的人力对当时刚成形的罗马共和极为重要，因此世家贵族被迫让步。让步内容我们并不清楚，但平民所形成的会议及选出的护民官被承认，虽然他们的功能仅局限在平民阶层而已。护民官有所谓的“护民官权力”（tribunicia potestas），可以干预纷争（intercessio），保护平民免于世家贵族的欺凌；平民也宣誓维护护民官的人身神圣（sanctitas）不被侵犯。在国家政务上，护民官有否决权，但这经常运用在否决军事动员，迫使世家贵族的阶层让步上。

类似的危机又发生在四五一至四四九年，主题则是法律及其明文化（codification）。当时罗马遣使到希腊考察法律的发展，在回国后克雷苏斯（Appius Claudius Crassus）领导一个十人小组（Decemviri），暂停正常体制，对法律进行编修，后来发表“十二木表法”（Twelve Tables）。类似立法行为在希腊则是所谓“立法者”（nomothetes）的责任，往往发生是在国家出现危机时，“立法者”被授权进行广泛、深刻的改革；立法行为本身则是掌控这项资源的贵族对平民的让步。但在罗马，这十

人小组中的部分成员趁机揽权，不愿退让，最后被推翻。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陆续发生创造可由平民阶层参与的官职，如市政官（aediles），出现取消债务以及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世家贵族阶层愿意部分退让，平民阶层也愿意接受妥协。

另一个重要的阶段是三六七年。[69] 因为阶层斗争所关系的是权力，而官职，特别是执政官一职，是权力的具体化。在这一点上，平民阶层获得让步：两位执政官至少必须有一位平民出身。但是世家贵族阶层则另外创造出一个专司法律事务的官员职位叫“副执政”（praetor，亦享有“统帅权”），同时开放给两个阶层，来弥补他们所丧失的权力，因为贵族在竞争官职上仍然占有优势。这种双方妥协让步、求取两边都能接受的中间点，是到当时为止改革的特色。在三〇〇年罗马通过“欧居尔尼亚斯法”（Ogulnian Law），将世家贵族阶层所垄断的占卜吉凶、探询神意的特权完全废除，宗教团体的位置也完全开放给平民。[70] 在二八七年时，罗马又再度发生平民集体离开罗马的情形，最后由独裁官侯田希亚斯（Hortensius）通过称为侯田希亚斯法（Lex Hortensia）的法律，规定由平民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对“所有”罗马公民皆具约束力；[71] 另外平民对任何判决都有上诉平民会议的权力，以防官员滥权。这一法律的出现时常被认为象征阶层斗争的结束。

被波里比阿指责为群众煽动家、在特雷西米尼（Trasimene）湖败给汉尼拔的执政官弗拉米宁（Gaius Flaminius），便曾在二三〇年代以护民官身份主持平民会议，通过法律，将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Cisapline Gaul）的一些公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公民；在二世纪所谓的格拉古兄弟（Gracchi）改革，所利用的宪政武器便是护民官召开平民会议，通过对所有罗马人都具约束力的法案，来对抗以元老院主导的政治集团，

最后逐渐衍生出所谓的“群众派”（Populares）及“贵族派”（Optimates，“最好的人”）。这些是未来的发展，在通过侯田希亚斯法时，这未来的发展是否在侯田希亚斯的心中，自然不得而知。

所以阶层斗争主要环绕在对官职及其所代表之权力的争取，特别是具有“统帅权”的职务，因为担任这职务会让持有者成为贵族，甚至致富，名留“榜单”，名垂千古。而整个家族最先得到这官职的人会成为政治上的“新人”（novus homo），使整个家族名列贵族之中。随着扩张的区域越来越大，一些官职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执政官在共和时期始终保持两位。有些时候，卸任官员会被元老院要求继续为国效力，而将其原来的“统帅权”继续延长，这称为prorogatio。在波里比阿《历史》里时常会出现如pro-consul或pro-praetor的官衔，其意为“行执政官”或“行副执政”之统帅权的延任官员。

回顾整个罗马早期共和最重要力量的阶层斗争演化，其过程大致平和，没有内战或流血，这让身陷晚期共和惊涛骇浪政争的西塞罗（Cicero）十分羡慕，因为晚期共和便是以格拉古兄弟的流血丧命开始。但是更重要的是双方高度的妥协性格，愿意求取双方都能接受的变化，力求社会共识，平民阶层的人虽然因此有机会分享权力，但世家贵族的阶层在这些让步过程中，也吸收平民阶层中最具才干的人员进入，最后在三世纪初逐渐浮现出“新贵族”（nobiles）。所以在侯田希亚斯法通过时，新的精英阶层也恰好形成。这些新旧贵族往往会建立联姻或收养的社会关系，因此元老院是个“寡头”且相对封闭的机构。但正是这新的领导阶层领导二六四年之后中期共和的海外扩张。

这种寡头的情形可以由数字来证明。在三六七年到四六年之间罗马有六百四十多位执政官，其中只有二十一次是由十一位“新人”所担任。

何以如此？或许与罗马的社会结构有关，因为罗马上层与下层之间常以一种“保护主—随从”（patron-client）的社会关系所架构，而这关系定义上下彼此的权利义务，例如在选举中随从要为其保护主出钱出力，在保护主婚嫁中，贡献一部分嫁妆；保护主则必须照顾随从的利益，在困难时提供协助。波里比阿与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即是这样的关系，虽然波里比阿是外国人。但是史家也提到其同时代之罗马年轻人会争相向豪强贵族致意（salutatio），即是这种关系的表达方式之一。[72] 而这种关系可以继承，会被所谓的mos maiorum [73] 所强化，其深度可以由所留下的碑铭来证明。这种关系后来甚至延伸至海外，所以那些到罗马元老院求情的人（经常是之前被其征服的），时常会先去拜会他们的保护主，争取他的支持及保护。这种“保护主—随从”之间的社会关系时常使外人不容易打进贵族圈之中。

但正因为罗马实际统治的权力集中在这些数量极为有限的贵族保护主手中，所以一般公民权虽然包括参政权，但其真正效果其实有限，因此罗马人较愿施舍公民权给外人，因为公民权的行使并不会那么直接影响政治权力分配。这与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公民权可以进行决策，分享城邦里的所有资源相当不同，所以希腊人十分吝于将自己的公民权扩大来与其他人分享。对公民权的不同看法以及实际运作，部分解释了希腊城邦何以一直维持小规模的社区形式，而罗马虽最初为一城邦，但却发展成近乎百万人的城市，并控制相当大的帝国。另外，罗马正是凭借这样性质的公民权，得以建立以下要提的意大利联盟的体制。

贰　意大利联盟的建立与对外扩张

与罗马内部政治演化同时进行的是对意大利的扩张及巩固，这是因为扩张需要以平民阶层为主之重装步兵的协助，而这为平民阶层提供了向世家贵族阶层要求权力下放的机会。而在这一阶层斗争过程中，双方愿意彼此协商出两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所以平民的权力逐渐扩大，终于有侯田希亚斯法的通过，使平民的决议可以等同法律，对所有罗马公民皆具约束力，但世家贵族却也同时吸纳最杰出的平民到他们之中，形成所谓的新贵族，领导罗马对外扩张。以下的扩张过程，其实一直与国内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

罗马位居拉丁姆（Latium）平原一隅，与其他拉丁社区因为同时受到北方艾逵（Aequi）人及南方福斯基（Volsci）人入侵所迫（约五〇〇至四四〇年），所以双方缔盟抗敌。之后罗马率领拉丁联盟往北方伊达拉里亚人的地区扩张时，与台伯河以北的费伊（Veii）人进行一连串的战役，最后在三九六年攻占费伊城，瓦解伊达拉里亚人的势力。但战后战利品分配不均引起双方冲突，造成罗马与拉丁盟邦之间的不和；而就在三九〇年，高卢部落入侵，打败罗马人，占领除了卫城的整个罗马。高卢人之所以突然入侵，让罗马及其盟友措手不及，是因为伊达拉里亚人除了殖民罗马北方的伊特拉里亚（Etruria）地区，也在波河平原殖民。伊达拉里亚人势力瓦解，意味着罗马北方出现政治真空，所以高卢人长驱直入。最后罗马以付出赎金方式送走高卢人。这次占领罗马对罗马人是一次极大的心理打击，因为在公元四一〇年哥特人入侵时，这件事仍然被很逼真地回想到。但这次入侵可能迫使罗马在军事上作了重大的变革，决定将目前为止以类似希腊重装方阵兵团的作战方式，转变为如波里比阿在第六书所提及之较具弹性的编组以及近身交战的战术；另外，与盟邦因为在对费伊胜利后，分配战利品所发生的冲突也得到重视，

所以后来“意大利联盟”的建立便特别着眼于合作及分享。最后，罗马也第一次慎重地修筑“瑟比亚斯墙”（Servian Wall）来防卫罗马。每当高卢人进犯时，罗马便进入“动乱”（tulmultum）的紧急状态，全员备战；波里比阿的历史作品中对高卢人着墨甚多，正是因为高卢人所带来的恐惧是很真实的，而且是如此逼近罗马及意大利半岛。

罗马持续与不愿顺服之拉丁人及伊达拉里亚人作战，直到三三八年将其联军打败，并重新改变与他们的关系：罗马现在与被其击败之城邦签订个别条约，规定双方权利义务。随后罗马跨过亚平宁山脉，与强悍的萨莫奈（Saminite）人进行三次战役。这是罗马统一意大利过程中最艰巨的战役。萨莫奈人是说奥斯肯（Oscan）语的意大利部落联盟，居住于亚平宁山中南部，主要以放牧为生，只有少数的城镇。但萨莫奈地区（Samnium）人口相当稠密。他们山中设有许多山头据点，见证他们也常从事掠夺以及战争。罗马人与萨莫奈人进行过三次“萨莫奈战争”。第一次（三四三至三四一年）是为争夺坎帕尼亚平原的控制权，因为当时这地区的第一大城卡普亚（Capua）无法抵抗，向罗马求援。在经过几次胜利后，罗马控制了坎帕尼亚地区。第二次战争（三二六至三〇四年）则是罗马征服整个意大利最关键性的一战：罗马在三二一年在一个叫考丁叉路（Caudine Forks）的山间窄道里，被萨莫奈人团团围困，罗马人弃械投降，从敌人以枪矛架起的“牛轭”下低头走过，以示屈服。但罗马人之后持续采取攻势，不断地消耗萨莫奈人的战力，迫使他们屈服。第三次（二九八至二九〇年）则是萨莫奈人联合伊达拉里亚人、高卢人、翁布里亚（Umbria）人等联合与罗马作战。但罗马在二九五年山提农（Sentinum）以及二九三年在阿揆隆尼亚（Aquilonia）的胜利，终于让萨莫奈人及其他意大利民族俯首称臣。尽管如此，萨莫奈人仍是不屈

不挠，在九一至八八年的意大利“同盟战争”（Social War）中，扮演主导角色，仍是一样强悍，也是罗马独裁官苏拉（Sulla）秋后算帐的最主要对象。

击败萨莫奈人后，罗马人的势力进入意大利南方，与当地居领导地位的希腊城邦他林敦（Tarentum）发生冲突。他林敦在二八一年要求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援助；接下来两年皮洛士率领一支两万五千名以马其顿装配及战术训练的重装方阵兵团士兵以及二十头战象，与罗马人交战两次，皆得胜利，但自己也损失惨重，后来这惨胜被称为“皮洛士式的胜利”（Pyrrhic Victory）。所有这些胜利对皮洛士而言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所率领的军队无法面对源源不绝的罗马军团，而他的个性就像“攻城者”德米特里一样，需要不断地冒险。所以当意大利战事没有进展时，罗马不愿谈判，恰巧西西里邀请他去对抗迦太基，他欣然接受，但除了自封为西西里王之外，亦徒劳无功。所以再返回意大利与罗马人交战；在贝尼温敦（Beneventum）打平后（二七五年），回到希腊继续冒险，直到他闹剧般地在阿哥斯结束生命（二七二年）。罗马人与皮洛士的交战，是罗马军团以波里比阿所描绘的战术编组及装配和当时希腊化世界最杰出将军所率领的马其顿重装方阵兵团，直接对阵。虽然罗马并未战胜，但这可能是因为罗马完全依照最有利于希腊方阵兵团的方式来应战。

元老院在这一连串的扩张中扮演领导的角色，所以它的威望大为提升，逐渐由原来的咨议机构转变为最具主导性的政治体制。因为罗马经常发生的战争使得国家必须特别器重有经验的将领，而这只有在元老院方能觅得，而若有院外人士表现杰出，亦会被提拔进入院内。当皮洛士派遣特使到罗马谈判议和，特使的印象是元老院成员优秀杰出，每位都

堪为国王。另外，这群元老贵族必须以战争来争取荣誉，所以会积极寻求战争的机会，而这些战争也是“新贵族”崛起的背景之一。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见到这样的事实：罗马内部政治整合的成功与对外扩张的顺利，似乎携手并进，相互加强；内部共识的建立是扩张的基础，而扩张成功促使新共识必须建立；处于领导地位的贵族及提供作战兵力的平民之间的沟通及谈判具有耐心及愿意妥协，之后产生的新共识又成为新扩张的基础。

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整合不仅发生在罗马城邦内，也发生在罗马及盟邦之间。这便是所谓的“意大利联盟”的形成。当时罗马人并未使用“意大利联盟”来指称某种制度；这名词是方便用来论述罗马人如何组织他们的盟友成为一个相当合理及具有实用功能的系统，让他们与罗马合作，进行扩张，而且可以动员前所未见的人力及物力资源；而且罗马与盟友在扩张中经历共同的历史经验，将意大利各民族融合凝聚在一起。

首先，罗马定义公民权为一束政治及法律的权力，所以拥有公民权并非由于出身血统（如希腊大部分城邦），也非文化因素而来。罗马人所关注的是将人类历史上最宝贵的资源——人，引进到罗马政体之内，因为他们需要军事武力来扩张。这与希腊对公民权相当限缩、不愿与他人分享的观念十分不同，这使得希腊城邦永远都是小型社区，而且往往越来越小。[74]

在二六四年时，罗马大约控制意大利半岛百分之六十五的土地。所有这些与罗马结盟或因战败而臣服于罗马的人民，会因为历史因素而分为四个类别。

（1）没有参政权的公民（civitas sine suffragio）。这是“潜在”公民权。这些人通常被并入罗马政体中，享有罗马法律的保护，但因为居住

在偏远之处（如坎帕尼亚），无法实践他们的参政权。

（2）拉丁权（ius Latini）人民。这是拉丁人社区以及拉丁人所形成殖民地的居民；他们享有部分公民的地位，但只要他们满足条约所规定的军事义务，可以在移居罗马时，享受完整的公民权。这些社区或殖民地都必须与罗马各自签约，但它们之间则不可以。

（3）罗马人为在拉丁殖民地之下设置一个叫"城镇"（minucipium）的等级，其权利义务不甚清楚，但其社区之领导人物常被赐予罗马公民权，方便罗马吸纳这些地方精英。

（4）条约同盟（socii），包括意大利及希腊民族的不同社区、部落或城邦。他们依据与罗马签订的个别条约来规定权利及义务，特别是对罗马提供军事服务，但仍可保有自己的法律及体制。

这些等级的人民都有提供罗马军事服役的义务。罗马将这些缔盟及臣属的人民归类分等，让罗马可以分而治之。与罗马关系越密切的，享有越多的权力，反之则不然。在这样的架构下，罗马人可以依据表现来升降他们的地位，重新定义他们与罗马的关系以及权利义务内容。这使得所有意大利人民都仰望罗马，追求他们自己的福祉，而这进一步使得罗马对外扩张的事业成为意大利联盟的共同事业，因为罗马成功扩张所获得的利益将由罗马及盟邦所共享。这些盟邦为罗马提供至少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战力，所以能够承受汉尼拔战争所带来的毁灭及耗损。二一八至二一六年的特雷比亚（Trebbia）、特雷西米尼湖（Trasimene）以及坎奈（Cannae）三场战役，任何一场战役的损失都足让希腊化王国立即停止运作，元气大伤，但罗马却越挫越勇，兵源也仍源源不绝。所以意大利联盟是罗马与其盟友之间通过一种臣服—联盟—参与的过程，之后一起携手进行权益及风险分担的战争冒险创业行为，这个联盟以共同

利益将罗马及其曾击败的盟友结合一起。另外，这些加入意大利联盟的城邦或社区，在政治上往往会像罗马由元老院来领导一样，是由当地少数精英阶级来领导，甚至复制罗马的政治结构；它们认同罗马，而罗马保障它们的利益，这点也使罗马与盟邦更休戚与共。

罗马这种将其臣服社区列入伙伴关系，与希腊世界一旦战胜，常将战败国男人全部处死，小孩妇女贩卖为奴，大不相同。罗马固然是意大利联盟扩张时最大的获益者，而盟邦以其贡献兵力而成为“小股东”，分享较小的利润。但罗马更多的成功，意味着有更多盟邦的加入，这就像滚雪球一样，动能越来越大，甚至发展到意大利之外，仍然继续运作。之前所提及之帕加马王国及罗德岛分割战败之叙利亚王国的小亚细亚领土，即为一例。[75] 这种以罗马为首的意大利联盟与现在现代上市公司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是专门从事政治军事征服，以获取利润的事业。而这样共同奋斗的历史经验，更将罗马与盟邦更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即使罗马在二一八至二一六年连续战败，盟友大多仍然忠诚，不被汉尼拔离间；但刚征服的高卢部落及南部希腊人，则尚未被整合成功，所以容易脱离，屡屡叛变。罗马政治的成功固然使它获得军事的成功，但在进行这些活动时的共同经验，也在塑造新的罗马历史。

所以这一系统提供给罗马足够的人力及物力资源去进行海外征服，而且经常不只开启一个战线，并且可以连年征战，例如第二次布匿战争（二一八至二〇二年）与第一次马其顿战争（二一五至二〇五年）同时发生，然后接着又发生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二〇〇至一九七年）。罗马盟邦也将罗马的战争视为自己的战争。而这种关系只有在罗马要求盟邦贡献越来越多，但罗马却越来越垄断所有的利益时，才逐渐崩溃。发生在九〇年前后的意大利“同盟战争”即是这样的结果。另外，迦太基能够

与罗马进行三次大战，前两次都为期甚久，或许证明迦太基的海上帝国所能创造的财富以及政治统治也名不虚传。相反地，马其顿王国与叙利亚王国，一战即败，投降议和，也显示出其政治整合及组织动员能力的不足。

叁　中期罗马共和的“帝国主义”

罗马虽然是个善于政治组织以及讨伐征战的民族，但并不是很会反省自己对别人做了何事以及别人如何感受。这一连串的征战以及胜利对他们而言，仿佛是自然界的秩序：神明的力量以及他们的虔诚（pietas）保证他们的成功，而成功又证明眷顾罗马的神意。在这时期虽然他们扩张征服的对象包括高卢人，但其他的常都是在文明上更为先进的民族，所以类似公元十九世纪“白种人负担”的“使命感”，大概还不存在。但对罗马人而言，征服高卢人仍是为自保、掠夺以及致富，因为高卢人近在咫尺。但整体而言，我们可以问一下：波里比阿所描绘之中期罗马共和的扩张（特别是针对希腊化世界）是否为帝国主义的行为？

公元十九世纪德国罗马史学家蒙森（Theodore Mommsen）提出“防御性之帝国主义”（defensive imperialism），认为罗马的扩张行为其实是一连串的预先防范的自保行为，而这是源自于三八六年高卢占领罗马以及后来汉尼拔蹂躏意大利。这听起来像是在为某些行为找借口辩护，就像他为当代殖民主义者所做的说辞之一。至于罗马人会派遣叫fetiales（单数fetial）的祭司到边界去，以规定格式宣告罗马的冤屈及补偿，然后在未得到适当回应时，会将一支矛丢掷到敌人疆域，请神明见证的仪式，为自己的战争行为争取神意的许可。[76] 这绝不能解释说罗马的行

径不是帝国主义般的；反而是将神明找来背书。

格吕恩（Erich S.Gruen）从法理及军事占领来讨论“帝国主义”。他认为即使在二世纪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罗马也都还称不上“帝国主义”，而后来马其顿设省，是不得不为。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哈吕斯（W.V.Harris）：他基本上是根据古典史家，如修昔底德，认为如雅典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永远不满意现状，总要求更多的现象，在希腊文叫pleonaxia。罗马就他而言，其扩张就是pleonaxia使然，而这是因为罗马社会原本就是极为好战，精英阶级之中的激烈竞争是以战功来衡量成就。奥古斯都在他的《神圣奥古斯都的丰功伟绩》（Res Gestae Divi Augusti）提及罗马两面之神耶奴斯（Janus）神庙在罗马战争期间会打开庙门，关门则代表罗马世界普世太平，而耶奴斯神庙在罗马历史中第二次关门是在他任内。换言之，罗马的整个历史终究是不断地战争；和平反而是异常。另外，之前已经提及之“意大利联盟”本质上就是以战争来获利的军事动员机制，而罗马为“超级大股东”所形成的“企业”，必须以战争及胜利来证明自己的领导地位。很多人甚至怀疑：罗马的扩张行为在古代世界恐怕不是单独现象或是异数；其不同之处或许在它是如此迅速、如此有效、如此大规模以及如此成功。

但讨论这样的问题有其盲点：执行帝国主义行为的人不太常承认自己如此，而这又常涉及如何定义“帝国主义”这名词。格吕恩及哈吕斯的不同见解，部分正是根源于此。但就那些非罗马的国家，无论是曾经被其击败者（叙利亚王国）或是其盟邦（帕加马王国），或是没有太直接关系者（如比提尼亚王国），它们又如何看待罗马？因为没有“受害者”，又何来“帝国主义”？他们的资料都是集中在一六〇及一五〇年代，所以态势应该相对明显。罗马即使在那时候实质占有的地方仍多局限在意

大利波河平原、西西里及撒丁，所以军事占领不一定是罗马成为“帝国主义”的要件。这些资料有两则是出自波里比阿，[77] 但不在译文之中，另一则是碑铭。[78]

如果我们有更多更早的资料，或许对所谓罗马“帝国主义”发展的过程便会理解更多。但我们其实已经可以从罗马如何仲裁亚该亚联邦与并入联邦后之斯巴达的冲突，还有菲利普五世在色雷斯扩充时，[79] 屡屡遭受投诉，屡屡仲裁失利中，感受希腊人（无论是盟友或战败者）对罗马的行为敢怒不敢言。但以下三份年代稍晚的资料应该更清楚地透露出希腊人对罗马帝国主义的看法，特别是这三份资料都在波里比阿第三书四章中被提及，他想把原来《历史》从二二〇到一六七年的范围延伸到一四六年，而一六七至一四六年对波里比阿而言的意义是：“因此本书之最后成就将会是去确认每个民族在被征服，进入罗马统治之下，直到之后所发生之普遍动乱及剧变那段时间，他们的处境究竟如何。”波里比阿所谓的统治在法理上并未发生，因为这些国家仍有自己的君王及军队，但这三份资料所透露出的处境，则似乎有雷同之处。以下讨论顺序是依这三份资料的年代先后。

安条克四世发动第六次叙利亚战争（一七〇至一六八年）已经在之前论及。这战争的发生时间恰好与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一七一至一六八年）部分重叠，而罗马在一六八年由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二二八至一六〇年）接任统帅前，战事十分不顺，所以当安条克四世攻到埃及边防要地培留西温（Peleusium），即将以托勒密六世（一八一至一四五年在位）之舅的身份接管埃及时，恰好传来马其顿战败，罗马特使莱纳斯（Gaius Popilius Laenas）等人已到达培留西温的消息。安条克四世年轻时曾经在罗马当人质，与莱纳斯是旧识，在见到时趋前致意，

但莱纳斯没有回应，只交给他一份元老院命令的蜡版，要他先读完再说。国王读完，回答说他必须询问他的国政顾问有关这些新的发展。莱纳斯并没说话，而是以一根葡萄藤蔓的枝干在国王周围画一个圈子。接着波里比阿又说：

（莱纳斯）告诉他在踏出这圈子之前要先回应这个信息。国王对这样的傲慢深感震惊，但在迟疑些许时间后，说他愿意做任何元老院要求他做的。在那时候莱纳斯及其同事才和他握手，并且有礼地欢迎他。元老院命令他立即结束与托勒密的战争。所以在指定的数日之内，安条克将军队撤回叙利亚，对所发生之事大为沮丧，但却必须向现况低头。莱纳斯及其同僚在亚历山大进行调解，敦促国王们要保持和谐。指托勒密六世及托勒密八世之间的冲突。以这种方式罗马人在埃及濒临毁灭之际，拯救了托勒密王国。

接下来波里比阿引进命运女神来说这时间的巧合，因为这是史家常提及的议题，所以在此顺便引用：

命运如此安排有关佩尔修斯及马其顿人的事情，所以在亚历山大及整个埃及被逼迫到绝境时，因为佩尔修斯的命运先被决定这事实而得到解救。假如这没发生或是尚未确定，我不相信安条克必然会遵守这样的禁令。

这些文字十分出名，他显示出罗马仅凭三位特使，便可以外交方式来执行元老院的意志，不费一兵一卒，不仅逼迫叙利亚国王撤军，而且也可以调解托勒密兄弟的争执。虽然史家也怀疑若非时间巧合，安条克

恐怕不会撤军，但这不是很有说服力的假设。之后安条克四世或许为了在国人或邻国面前扳回一城，恢复颜面，所以在一六六年于首都安提阿近郊达福奈（Daphne）举行盛大阅兵游行，展示国力，[80] 但立即引来罗马元老院派委员会的调查，最后虽然无事，但罗马在犹太人叛变时却给予外交上的支持，刻意削弱叙利亚王国。之后德米特里欲返回叙利亚接任王位，元老院不愿让成年、充满活力的德米特里回国，宁可见到叙利亚由幼主当政，让国务陷入混乱，最后德米特里只好被迫逃离罗马返国。

第二份资料则是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一年。小亚细亚西北的比提尼亚国王普鲁席亚斯二世（Prusias II），虽然是佩尔修斯的妹婿，但在战争期间骑墙等待战事结果。但是从罗德岛被如何对待的经验，可显示出罗马已经将任何不积极表态以及全力贡献的国家视为不忠及敌对，所以普鲁席亚斯不得不亲自前往元老院致意。波里比阿如此形容他在罗马的行为：

大约在相同的时间，国王普鲁席亚斯到达罗马向元老院及将军们恭贺他们的胜利。他的行为完全不配他国王的身份地位，如我们可从以下之事来判断。首先当罗马使者来访，他将自己剃头来迎接他们，戴上白色瓜皮帽，穿上罗马公民服（toga）以及鞋子，简言之，就是将自己装扮成最近刚获公民权的解放奴隶（罗马的词语叫liberti）。在欢迎使者时，他高声宣布说："我是你们的解放奴隶，我要做任何事来讨好你们，要模仿你们的习俗。"实在难以找到比这更没尊严的说话方式。[81] 当在进入拜见元老院的场合时，他停在面向会场的门槛，垂下双手，对地板及就坐的元老致敬，说出："万岁！我的救主神明！"几乎无法能

够有更没志气以及更像女人的薄弱以及卑屈。他在会见时与元老所说的话在语调上也相似，所以转述甚是不妥当。在以一种完全令人鄙视的方式行为后，他正因为那种理由而得到同情的回复。

这是一个极为夸张的例子，或许跟当事人的人格特质有关，但是那种恐惧，以及不惜卑躬屈膝，以求保全一切，令人印象深刻。

对极为讲求体面，而且也曾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出兵协助的帕加马王国，些许的独立政策，即使是有限的规模以及在自己后院发生，都还必须考量到罗马的因素。接下来这资料是封私人书信，内容显然不宜公开，不像其他还是会预设公共观众的希腊化时代的一般私人书信。它大约订年在一五六年，亦即阿塔罗斯二世在位初年。这是帕加马国王与佩西奴斯（Pessinus）[82]“神殿国”（temple state）祭司阿提斯（Attis）的来往书信，讨论要如何一起遏止经过百年还在肆虐、几乎是所有人公敌的加拉太人。帕加马国王首先向阿提斯致意，并且说明他之前与大臣在另外一地所得到的结论。回国后他再将此事交付议论，结果大臣及顾问皆同意之前的决议，唯有一个叫克罗鲁斯（Chlorus）的人独排众议，坚持要先征询罗马人。当时没有什么人附议，但是当一再琢磨时，他们越来越觉得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国王的逻辑是：

假如成功，结果必然是嫉妒、不悦及怀有敌意的怀疑，正如他们（指罗马人）之前对我兄长所表现的。

这里所提及的是因为欧迈尼斯二世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没有表现出彻底的积极，所以当加拉太人在一六八年对帕加马王国发动攻击后，罗马在次年开始间接鼓励加拉太人继续作乱；即使欧迈尼斯打败他们，罗

马人还是在一六六年给予这群行径如盗匪或恐怖分子的人自主的地位。阿塔罗斯继续说：

> 但假如我们失败，那注定毁灭。因为他们必然不会动一根指头协助，而是满意地旁观，因为我们进行如此大的计划时，却没征询过他们。但假如我们遭逢任何挫折（但愿老天不让它发生），我们会因为得到他们的应允之后才行动，而得到协助，而且也可以在神明善意的庇佑下，进行反击。我因此决定要在每个场合都派遣特使持续地去报告不确定的案子，而我们自己要做谨慎的准备，以备需要之时，能够自保。

从一九六年福拉明尼纳斯在科林斯地峡运动会宣布希腊自由解放，以及在一九四年他在与希腊人讨论从希腊枷锁撤军时，罗马驻军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科林斯卫城，行军返回意大利，那是段希腊人及罗马人的“蜜月期”。但三四十年后，则令人觉得沧海桑田。在上述这些地方都没有罗马驻军，但现在罗马仅凭特使或命令或只是当事人臆测罗马可能会如何反应，罗马意志便被遵守；另一方面，罗马人甚至会做出一些对当地人不利的决定，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威权，所以当罗马宣布提洛岛为自由港，罗德岛贸易立即一落千丈，无法再维持海军。所以要评论中期罗马共和的扩张是否为帝国主义，或许从这些接收端来看，可能比较具体，因为帝国主义加害者总必须要有受害人！

肆　中期罗马共和的重要人物

研究罗马史有许多方法，其中之一是阅读相关人物的传记，以他们的生平及事功为根据来了解相关的时代。波里比阿的历史也充满传奇性

的人物，也对其中一些人物有所着墨，但都只是与其历史叙述相关时的事迹及作为，而无法窥得全貌，甚至有些时候会流于碎裂。以下仅以数位在中期罗马共和中最杰出、最值得一提的人物，给予简略的传记，使读者在进入波里比阿《历史》时，有个方便的引导，可以将波里比阿所提到的部分给予适当定位。以下人物，系依据时间发展的顺序来讨论。

一　雷古鲁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三〇七至约二五四年）

他在二六七年第一次担任执政官时，攻占意大利前往希腊最重要港口布伦迪希温（Brundisium）。在第二次担任时，他领军进攻迦太基。他首先在西西里南岸埃克诺穆斯（Ecnomus）海岬赢得海战，然后登陆非洲，占领突尼斯（Tunis）。当时迦太基愿意求和，但是雷古鲁斯的条件严苛，无异于要迦太基无条件向罗马投降，所以被拒。但是次年自己反被打败并被俘虏。迦太基人释放他回罗马协商，但他在元老院之前坚决反对和谈，自愿回到迦太基，之后受酷刑而死。

二　汉尼拔（**Hannibal Barca**）（约二四六至一八三年）

汉尼拔·巴卡出身于迦太基武将世家，并在九岁时与其父哈密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这位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英雄，一起前往西班牙征战。在二二二年时，姊夫哈斯德鲁巴过世，他在迦太基得到西班牙军队的拥戴，接任统帅一权，时年二十五。他继续讨伐西班牙部落，但也透过外交（如婚娶西班牙女子为妻）来巩固对西班牙的控制。他在二一

九年时围攻罗马盟邦萨贡托（Saguntum），八个月之后攻下；这是促成第二次布匿战争（或称“汉尼拔战争”）爆发的近因。罗马人原先决定要决战境外，所以指派二一八年的两位执政官分别前往西西里（然后再前进非洲）及西班牙，但汉尼拔亦采取相同战略，但行动更迅速，让罗马人措手不及。他在冬天横越阿尔卑斯山，到达北意大利。他的战略或许是希望离间罗马盟友，在战场上打败罗马，强迫求和，谈判条件；实质占领或许未曾在他的计划之内。

但在二一八至二一六年的提契诺河（Ticinus）、特雷比亚（Trebbia）、特雷西米尼湖（Trasimene）以及坎奈（Cannae）四场战役的胜利，都还是无法逼迫罗马人坐上谈判桌。这其实重复了当初皮洛士在意大利两次击败罗马之后，要求谈判的行为，但遭罗马拒绝，因为罗马人不会和敌人在意大利境内议和。汉尼拔虽然成功离间许多高卢人和南部希腊城邦（如他林敦）及坎帕尼亚平原的一些城邦（如卡普亚），但也造成额外负担，必须分派原来有限的兵力去协助驻军，但更重要的是罗马的意大利联盟十分牢固。因为第一次布匿战争后，迦太基不敢再挑战罗马海军，所以汉尼拔只能利用自己以及在意大利所争取来的有限人力及物力资源，继续奋斗。他在战略上，力求决战，却遇见“延迟者”费边以坚壁清野的焦土（scorched earth）政策来回应，以罗马源源不绝的兵力及物力来耗损汉尼拔有限的战力；费边认为除非有绝对把握，否则不大规模交战，并以小规模接战来训练士兵。经过十余年，汉尼拔逐渐被圈围在南意大利布鲁提恩（Bruttium）地区一角，难有作为。但是他以领袖魅力、战略智慧以及身先士卒，将一支来自多种民族的佣兵给结合起来，未曾遭逢兵变，难能可贵。

他在二〇三年因为国内危机，被迫返国，面对战术上与他一样优秀

的“非洲征服者”西庇阿，结果因为自己一向最倚赖的努米底亚（Numidia）骑兵被削弱——大部分在马西尼沙（Masinissa）的带领下，转投罗马——最后汉尼拔在查马（Zama）战役失败；西庇阿提出极为宽容的条件，所以他极力推荐迦太基元老院接受。之后他致力于改革政府，在一九六年虽然被选为迦太基的执政官（suffete），但巴卡武将家族出身的汉尼拔始终与传统迦太基贵族不和，最后被迫流亡到叙利亚王国，成为安条克三世的座上宾；他的出现引起罗马人的紧张。一九〇年叙利亚王国在麦格尼西亚战败后，他又被迫流亡，结果逃到比提尼亚王国，但无法逃避罗马人所派出之专员福拉明尼纳斯的追缉，最后在一八三年服毒自杀。

三　弗拉米宁（**Gaius Flaminius**）（殁于二一七年）

他是位罗马政治上的“新人”，是他家族第一位担任有“统帅权”官职的人。他在担任护民官时，是位知名的改革者，算是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前驱：在二三二年时，他以护民官在平民会议中通过立法，将国家“公地”（ager publicus）[83] 分给穷人。在二二三年，他违反元老院指示，向英苏布里（Insubres）人作战胜利，并赢得胜利大游行（triumph）。在二二〇年他以监察官身份，修筑道路（Via Flaminia）以及罗马城内的赛马场（Circus Flaminius）。他被波里比阿形容成一位好大喜功的群众煽动家（demagogue），“让人民开始堕落”，并且因此导致二一七年特雷西米尼湖战役的失败，他死于该战役中。这反映出的是波里比阿在意识形态上的偏好，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所提及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

四 “延迟者”费边（**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Cunctator**）（约二八〇至二〇三年）

他在二三三年第一次担任执政官，战胜利古里亚人（Ligurians），后来陆续在二二八年、二一五年、二一四年以及二〇九年担任执政官，并且是二二一年及二一七年的独裁官。他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最主要的战略家。在二一七年罗马败于特雷西米尼湖后，他第二次担任独裁官，出面克服危机，决定不与汉尼拔正面交锋，改采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以罗马庞大人力及物力资源来耗损汉尼拔在意大利有限的部队。但因为这意味着任由汉尼拔蹂躏罗马及盟邦领土，所以极不受欢迎，所以人民为他取了“延迟者”（“Cunctator”，“Delayer”）的负面别号，原来因脸上有疣他已得到别号Verrucosus。在他卸任独裁官后，二一六年的罗马元老院改变策略，以加倍军力的八个军团及相同数量盟军在坎奈与汉尼拔决战，结果又是大败。这是罗马将近一千多年历史中最严重的战败。所以费边的消耗战略又再度被罗马采用十余年。但是当“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在西班牙击败迦太基，二〇五年决定进攻非洲时，费边极力反对，但是不果；他逐渐因为“非洲征服者”西庇阿的胜利而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他的姓氏“费边”（Fabius），被用于英国的“费边学社”（Fabian Society），意为社会改革必须“谨慎、渐进”。

五 马谢勒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二七一至二〇八年）

他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主要的罗马将领之一。在参加第一次布匿战

争后，他于二二二年担任执政官，打败英苏布里人，赢得单打独斗，杀死敌军指挥官的最高荣誉（spolia opima）以及胜利大游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他最先在意大利服役（二一六至二一四），后来转进到西西里（二一四至二一一），攻占阿基米得（Archimedes）协助防御的叙拉古，运回许多艺术品作为战利品，开始罗马人掠夺文物的传统。然后他又回到意大利（二一〇至二〇八年）服役。他与“延迟者”费边齐名，被称为“罗马之刀”，另一则为“罗马之盾”。但二〇八年在维努西亚（Venusia）附近被袭丧命，成为波里比阿认为将军有更大职责，不应随意浪费性命的反面教材。

六　“非洲征服者”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二三六至一八三年）

他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那年（二一八年）同名执政官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的儿子。他是罗马最杰出的将军，堪与亚历山大相比。他在提契诺河战役（二一八年）中解救自己的父亲，也在坎奈战役（二一六年）中，重组败逃的罗马士兵。在二一一年他在西班牙远征的父亲及伯父，被汉尼拔之弟哈斯德鲁巴各个击破，双双阵亡，所以他在二一〇年时，虽然资历不足，年纪甚轻（二十五岁），但却因为自愿远征以及其父、伯在西班牙的经营，被元老院赋予“行执政官之统帅权”（pronconsular imperium），史无前例。他前往西班牙继续其父亲的任务；首先他在西班牙攻占新迦太基城（New Carthage，二〇九）；接着他在倍库拉（Baecula）打败哈斯德鲁巴（二〇八年），但却使他流窜到高卢，去招募士兵，前往意大利，增援汉尼拔。他在二〇六年以外交

及武力平定西班牙，结束那边的战事。

在二〇五年他又破格获选为执政官，计划攻打迦太基，尽管汉尼拔仍然在意大利流窜，而罗马主导战略的“延迟者”费边也极力反对。但西庇阿赢得辩论，在西西里训练军队，在二〇四年横渡非洲。他在非洲的成功，迫使迦太基在二〇三年召回汉尼拔。在二〇二年他在查马打败汉尼拔，结束第二次布匿战争。他因为战功，所以有“非洲征服者”的别号。西庇阿在一九九年担任监察官，在一九四年再度担任执政官，反对福拉明尼纳斯从希腊撤军。在一九〇年，他陪同其弟前往亚洲，攻打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三世，但因为生病，没有亲自在麦格尼西亚领军指挥。

他是位才气洋溢的人物，在许多事情皆有规范及前例的罗马政体中，常有“破格”情形发生，引起传统心态较强烈之罗马人的疑心，所以老加图（Cato the Elder）便曾以帐目不清质疑他弟弟。他挺身辩护，当场撕毁帐簿，认为一位替国家击败安条克三世这极大威胁、为国家带回无比财富的人（阿帕米亚条约的赔款是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的十五倍，共计一万五千泰伦的银钱），无需拘泥小节，无需对这些指控做出回应，然后立即离开去进行祭祀，很多人也跟着离开，结果起诉不了了之。他虽然反对从希腊撤军，但在文化上是著名的亲希腊者；他的女儿考奈莉雅（Cornelia）便主持一个欢迎希腊文化的沙龙。晚年逐渐淡出政治，退休到罗马外，于一八三年过世。

七　福拉明尼纳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约二二八至一七四年）

他是罗马征服希腊东方的开创人物。他在一九八年破格获选执政官

，年仅三十，受命到希腊进行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在一九七年于“狗头山”（Cynoscephalae）击败菲利普五世，并庆祝胜利大游行。在胜利后，他主导接下来的议和，并在一九六年于科林斯地峡运动会（Isthmian Games）时，宣布希腊自由独立，也说服罗马元老院从“希腊的枷锁”撤军，赢得希腊人热烈的正面回应。罗马之所以给予菲利普相对宽容的和约，并讨好希腊人，除了福拉明尼纳斯本身一向对希腊较为亲善，更因为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三世已经将势力延伸到小亚细亚，甚至跨海到欧洲，因此罗马必须争取希腊人及马其顿人的支持，以备即将发生的冲突。一九四年他正式从“希腊的枷锁”撤军，反驳伊托里亚联邦认为罗马之干预希腊，不过是让希腊从马其顿的主人换成罗马的主人，虽然这在后来确是实情，但当时的氛围是相当肯定罗马的作为。在一九五至一九二年他强迫斯巴达的纳比斯放弃阿哥斯，同时强化亚该亚联邦。当安条克三世接受伊托里亚联邦之邀入侵希腊，罗马元老院派他去巩固希腊人对罗马的支持。

他在一八九年担任监察官后，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在一八四年，老加图担任监察官，重拟元老院名单时，以德行不佳解除其弟的元老资格，更是对他的重大打击。在一八三年他受命到东方，要比提尼亚国王交出从叙利亚流亡到该国的汉尼拔，最后迫使汉尼拔自杀。他本身是罗马人中欣赏希腊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这不该与他身为罗马政治家的基本立场相混淆。对这些亲希腊的罗马政治家来说，名义上独立的希腊城邦都还是罗马的臣属，在政治上必须听从罗马指挥。

八　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二三四至一四八年）

常被称为“监察官加图”（Cato the Censor）或“老加图”（Cato the Elder），有别于在凯撒与庞培内战时，在非洲乌提卡（Utica）自杀的死硬派共和分子的同名后代（称为“乌提卡的加图”，Cato Uticensis）。老加图生于罗马附近塔斯卡伦（Tusculum）富裕家庭，是其家族第一位担任有统帅权官职的政治“新人”。他之迅速崛起，除了个人能力杰出外，也受到某位邻近贵族的提携。他曾经担任过“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在非洲征战时的财务官（quaestor），但因为对帐目斤斤计较，引起其不满，不过表现仍十分出色；之前他参加于二〇七年在梅陶罗河（Metaurus），截击汉尼拔之弟哈斯德鲁巴（Hasdrubal）的战役。加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依循“荣誉进阶”（cursus honorum），依序担任市政官（一九九年）以及副执政（一九八年），最后在一九五年时担任执政官，并于一八四年被选为专事人口财产普查、发包公共工程以及以“道德查核”来重拟元老院名单的监察官（censor），这是一个极具威望的职务。对一位“新人”来说，能在一代之内完成所有这些荣耀，着实不易，因为罗马元老院一向轻蔑这些“新人”，视之为政治暴发户。

在其政治生涯中，加图一向采取保守立场，不喜欢那些以超人才气而且年纪轻轻便取得功勋的“破格者”，如打败汉尼拔的“非洲征服者”西庇阿或打败马其顿菲利普五世的福拉明尼纳斯。他也不赞成他们对希腊文化的支持。他致力于揭发政治丑闻及弊端，起诉任何在道德行为上他认为不如他的人。所以他起诉“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刻意阻碍他在政治上的发展，最后使他抑郁而终；他推动反奢侈法，来压抑因为大量财富流入后所引起的奢华行为。这些努力使他被选为一八四年的监察官。

在二世纪，因为与希腊世界的接触，希腊文化所向披靡，而加图似乎成为拒绝这潮流的代表性人物。其实加图熟悉希腊文化，他所反对的

是那毫无选择、盲目的崇拜，并视之为当日罗马道德沦丧的征象。他自己是位十分出色的文人，是拉丁散文之父，甚至是以拉丁文写作罗马史学的第一人（写给自己幼儿的大字版罗马简史）。他所留下的演说词，透露出他对希腊修辞学以及雅典演说家的熟悉。他亦著有医学、农业经营以及战争等的论文。他晚年曾经出使迦太基，调查迦太基与马西尼沙之间的冲突，但却十分惊讶迦太基的复原状况，认为罗马必须提早动手。当他回罗马到元老院报告时，他刻意让一些很大的新鲜无花果从衣袍落下，然后捡起来说这些是来自迦太基，而且只有三天旅行之遥。从此，他每次在元老院演讲，无论主题为何，总是以“迦太基必须被灭亡”（Delenda est Carthago）结束。有人认为第三次布匿战争爆发与他的坚持有关。无论正确与否，他并没见到迦太基最后被灭亡。

九　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二二八至一六〇年）

宝路斯是一位成功的罗马将领，是二一六年坎奈战役身亡之同名罗马执政官的儿子。人格正直廉洁，喜爱希腊文化。他在一九一年担任副执政，服役于西班牙，在一八九年击败卢西塔尼亚（Lusitania）人。他被元老院派往小亚细亚担任专门委员，反对当时名义上攻打加拉太人，但四处搜刮的福尔索（Gnaeus Manlius Vulso）。在一八二年他担任执政官，一八一年庆祝击败利古里亚人的胜利大游行。但是他政治生涯的高潮是一六八年担任执政官，在皮得纳（Pydna）打败马其顿国王佩尔修斯，结束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据说他受命要严厉处分希腊，并全面搜刮掠夺唯一公开支持马其顿的伊庇鲁斯。他所带回来的财富如此之多，所

以从那年起罗马公民不再缴税，但是宝路斯对此一介不取，唯一例外是佩尔修斯的图书馆。在罗马元老之中，他算相对贫穷，所以在死后必须归还妻子嫁妆时，并无足够现款支付，必须变卖其他家产。

他生前有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产有二子，分别过继给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最重要两位人物的家族——“延迟者”费边与“非洲征服者”西庇阿，他们是史学家波里比阿在罗马的保护人；第二段婚姻则又有二子，但是在他庆祝一六七年胜利大游行前后数日内相继身故。

十　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约一八五至一二九年）

他是一六八年第三次马其顿战役英雄宝路斯之子，过继给“非洲征服者”西庇阿的儿子，延续西庇阿家族香火。他在一五一年自愿在西班牙服役，并在一四九年以军团营长（tribunus militum）身份表现突出。虽然他不及龄，资历也不够，但仍在一四七年被选为执政官，并受命结束第三次布匿战争（一四九至一四六年），摧毁迦太基城。这也为他赢得与其养祖父相同的别号：“非洲征服者”（Africanus）。他在一四二年担任监察官，想以较高道德标准来履行职责，但受同事所阻。他在一三四年再度担任执政官，受命到让许多罗马将领及军队遭到歼灭及羞辱的西班牙，进行战争。他仍以如在迦太基所采取的步步为营的系统性围攻，在一三三年强迫努曼西亚（Numantia）的西班牙人投降，结束罗马中期共和最不光彩的一页。在回到罗马后，他反对大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一三三年的土地改革，使他失去许多人心。他之后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过世，被认为是遭到谋杀，甚至有人怀疑凶手便是他

的妻子，而她正是格拉古的姊妹。

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是史学家波里比阿的密友，是他在罗马当人质时的主要保护主，同时也为他提供许多机会去进行历史及地理的探索。他熟悉希腊文化，是文艺的赞助人，所以他常出现在西塞罗许多对话录中。但另一方面他在人格及个性上却也非常罗马及传统，这使他成为这时候能够优游于这两个传统的罗马人。

[1] 例如，波里比阿一书6章："命运女神将世界里几乎所有的事物（hapanta ta tes oikoumenes pragmata）都引导到相同方向"。

[2] 这段约五十年时间的历史称为Pentaconteia。

[3] 皮洛士曾在托勒密埃及做过人质。

[4] 或许再加上以赛拉纠斯为主的西西里岛。

[5] 但根据希腊人算法会将头尾那两年皆纳入计算，故是五年。

[6] Polis，复数poleis。

[7] Democratia=demos+cratia=people in control.

[8] Oligarchia=oligoi+archia=（a）few people in power.

[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Ⅰ，1252a24-1253a7是论述城邦起源非常重要的一段文字。他认为唯有希腊人具有理性（logos），而具有理性的人才会居住在城邦之中，所以从这里可以推论城邦可以抽象地形容为一个"理性论述空间"，是一个有理性之希腊人进行议论决策，谋求共同福祉的社区。城邦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于是不仅止于自保，而是追求美好的

生活。而相反地那些无法居住在城邦的人是没有理性的野蛮人，所以亚里士多德引用一位叫赫希尔德（Hesiod）的诗人说：“希腊人理当统治野蛮人。”亚里士多德又说：“所以从所有这些，很明显地市民城邦是因自然之过程而存在，以及一个人很自然地存活在城邦之中。任何人若非偶然之故，而是由于其本性使然，以致不属于城邦，必然是次人类或者是超人类。他正如荷马所责骂之人是位‘没有亲属、法律或灶火’之人。任何如此之人必然是好战者；他正像在一盘棋戏中孤立的棋子。”

[10] 何以波里比阿对雅典政治家中，对特密斯托克里斯情有独钟，并未详细说明，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最像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而这正是史家心中最理想的政治家（九书16章）。另外，正如所引用“狐狸”与“刺猬”的比喻，特密斯托克里斯正是典型的“狐狸”型的人物。

[11] Eunomia，good law and order.

[12] Isonomia，equality in law.

[13] 普鲁塔克《莱克格斯传》8—9。

[14] 有关agoge原意为“引导”，类似雅典的paideia“教育”，都是为那些未来公民进行教育训练以及“社会化”的措施，作为公民养成的预备。在成为公民后，仍然会有类似措施（如斯巴达公民轮流做东聚餐，称为syssitia）来继续强化公民团体的认同。请参考色诺芬《斯巴达宪政》（Lacedaimonian Constitution）v.2-5。

[15] 这种力求所有公民皆有相同经济基础、教育训练、社会化过程以及从事相同的政治及军事志业，使得斯巴达公民有另一个称呼，homoioi，“相同之人”。

[16] 普鲁塔克《莱克格斯传》7.1—2；参考色诺芬《斯巴达宪政》v.2-6。监政官有些像罗马的护民官，代表人民的利益，但在斯巴达却也是负有极大实权的行政官员。

[17] 斯巴达这种恐惧外人、排斥外人（xenophobia），请见普鲁塔克《莱克格斯传》27.3-4。

[18] 科林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分析了斯巴达那种希腊文称之为apragmosune（“不进取”或“不好事”）的特性（修昔底德Ⅰ.69.4-5），与雅典的polypragmosune（“积极进取”或“多管闲事”）形成对比（修昔底德Ⅱ.68.5-8；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20-21）。

[1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Ⅱ，1270a15-1270b6。

[20] Koine Eirene，Common Peace，或以斯巴达特使为名的安塔西达斯（Antalcidas）和平条约。

[21] 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希腊描述》Ⅷ.27.2；Todd no.132。这总共将四十余个村庄合并而成，规模相当大，所以称为“大城”（Megalopolis=Megalo+polis，great city），这是史家波里比阿的家乡。

[22] 波里比阿一书31-39章。

[23] 波里比阿五书36章。

[24] 波里比阿五书36章。

[25] 例如《理想国》第一书开始时，即是苏格拉底刚参加完在雅典外港派瑞亚斯举行的班迪斯庆典，回到雅典城。

[26] 包括至少七次的联姻，包括伊庇鲁斯的公主、亚历山大的母亲

奥林皮雅丝（Olympias）。

[27] 叫“塔格斯”（Tagos）。

[28] 根据雅典的主要协商人之名而称为“费洛克拉底斯和平条约”（Peace of Philocrates）。

[29] 亚历山大认为这是他祖先。

[30] 特别是叙利亚王国建国始祖塞琉西一世与阿帕玛的结合，他的儿子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Ⅰ）是混血儿，而这种身份相当适合他来统治地域广阔以及民族多元的塞琉西王国。

[31] 原来叫阿瑞代尔斯（Arrhidaeus），改名为菲利普三世。

[32] Age of the Diadochi（=Successors）。有些学者会将diadochi一词仅局限在与亚历山大同时代的人，而另外称他们的后代（如安提柯二世或安条克一世）为epigoni，亦为“后代”之意。

[33] 原头衔是chiliarch（leader of a thousand），在体制上像是宰相的位置。

[34] 他大概有十三位子女，其中女儿（及孙女）所婚嫁的“继承者”包括了托勒密一世（一女一孙）、最资深及最有希望（但被欧迈尼斯杀死）的“继承者”克拉图勒斯（Craterus）、德米特里一世、波帝卡斯、莱西马克斯等。

[35] 因为德米特里将女儿史特拉托妮凯（Stratonice）许配给年纪足为其祖父的塞琉西作为妻子，所以德米特里受到礼遇，但每天饮酒浇愁，在二八三年喝死自己。因为塞琉西之子爱上继母史特拉托妮凯，后来

父亲让出，让他们结合。这种“继承者”之间联姻的情形十分明显。

[36] 这四都城由首都安提阿、其港口赛流基亚（Seleucia），军事大本营阿帕米亚（Apamea）以及其港口雷奥迪凯亚（Laodicea）组成。

[37] 波里比阿五书34章。

[38] 提供船只协助德米特里返回叙利亚的曼尼拉斯，即是代表六世到罗马反驳托勒密八世的指控，详情请见波里比阿三十一书12章。

[39] 系谱里的时间皆为在位时间。其中M代表结婚，而其旁之数字代表与其邻近之人第几次结婚。此体例在以下系谱中皆同。

[40] 即二七〇年代流窜到小亚细亚内陆的高卢人，在希腊文称为“加拉太人”，其在小亚细亚内陆所定居之处，位于今日安卡拉附近，称为加拉太（Galatia）。

[41] 因为攸关原来皇后名分，所以亦称为“雷奥迪凯战争”（Laodicean War）。雷奥迪凯后来因为支持另一位儿子“鹰隼”安条克（Antiochus Hierax），与塞琉西二世争位，造成小亚细亚一度独立于叙利亚王国之外，后来才逐渐被收服。

[42] 帕提亚及巴克垂亚，可能分别是是古代的“安息”及“大夏”。

[43] 这在小亚细亚，而非四都城之一。

[44] 但不再坚持希腊城邦需要自由自主，所以这些理想显然是政治宣传。

[45] 波里比阿三十一书11—15章。

[46] “那给予的人”，“he who gives”。

[47] 波里比阿三十六书17章。

[48] Athenaeus Deipnosophistae VI.272c=FGrH 245 F1.

[49] 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最偏好的政体，但亚里士多德仅称之为“政体”（politeia）。

[50] 此战争（二六七至二六二年）是依据当时在雅典提案向马其顿宣战之人而命名。相关决议碑铭，见M.Austin no.61及Burstein 56。

[51] 波里比阿六书44章。

[52] 原意为“邻居之联盟”。

[53] Asylia，“免于syla”，今日“asylum”“避难所”一词的由来。

[54] 克里奥米尼斯将公民权的限制大为松绑，所以增加许多兵源，但这种实际的做法在希腊世界实属少见。相反地，这种作法反而与罗马的较为相似。请见罗马部分之相关讨论。

[55] 岛上有三个城邦，分别为林德斯（Lindus）、伊亚来色斯（Ialysus）和卡密勒斯（Camirus），在四〇八年或四〇七年联合形成一个国家，首都称为罗德（Rhodes，“玫瑰”之意）。

[56] 波里比阿三十书31章。

[57] 因为尚未称王。

[58] 在罗马帝国时代尤其重要，可参考公元二世纪的亚历士泰迪斯（Aelius Aristides）的《神圣论述》（*Hieroi Logoi*）六篇。

[59] 波里比阿二十二书20章。

[60] Michel Austin nos.248-251关于阿塔罗斯三世；no.289关于托勒密八世。

[61] Athenaeus Deipnosophistae V.201b-f，203f-203e（= Michel Austin no.258），系关于二七九/八年之游行。

[62] 背景及酒神阳具颂（ithyphallic hymn）全文，请见Athenaeus Deipnosophistae VI.253b-f；Burstein 7；M.Austin no.43。引文中的“海神”或许指其在三〇六年于塞浦路斯击败托勒密，而爱神则影射德米特里的许多风流韵事。

[63] 这位戴奥尼素二世正是柏拉图三度前往西西里，希望调教为“哲学家国王”的人；但哲学家显然识人不明，结果自己被软禁。柏拉图在他人协助下，仓皇逃回雅典，回去主持他的学院。

[64] 他在三一四至三〇四年以僭主身份在位，在三〇四至二八九年则以国王身份在位。

[65] 这fasces是由棒棍及斧钺捆绑一起而成，象征执政官具有惩罚及处决之大权。

[66] 这仅由平民组成，所以不同于由全体公民所组成之各种“公民会议”（comitia）。“公民会议”可以根据军事负担、部落或居住区域来组成，各有其权限。

[67] 这常与军团里的tribunis militum（可译为“营长”）相混。

[68] Plebiscitum，复数plebiscita，这单词充分反映出是plebeian阶层

所通过的决议。

[69] 这是Licino-sextian law，见李维《罗马史》六书35章，以及波里比阿六书38-42章。

[70] 李维《罗马史》十书6及9章。

[71] N.Lewis & M.Rheinhold Vol.1 no.42.

[72] 波里比阿三十一书29章。

[73] “大多数人的作法”或“祖宗成法”。

[74] 马其顿菲利普五世了解这种观点，所以在他二一七及二一五年写信给色萨利的官员时提及罗马人在这点的开放所能带来的好处。参考M.Austin no.75。

[75] 但反例则是伊托利亚联盟，它参加第一和第二次马其顿战争，自认贡献甚多，却没分配到所要的战利品，愤愤不平，所以引进安条克三世进入希腊，转而对付罗马。

[76] 哈利卡纳苏斯的戴奥尼素（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罗马古文物》二书72章；李维《罗马史》一书32章。

[77] 有关叙利亚王国为二十九书27章；有关比提尼亚王国为三十书18章。

[78] OGIS 315 VI（= M.Austin no.244）.

[79] 一九六年和约并未禁止。

[80] 波里比阿三十书25章。

[81] 这里波里比阿的原文有缺漏。

[82] 此处是小亚细亚最重要的大地之母居比力（Cybele）祭祀地。

[83] 在此是指“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的公地（Ager Gallicus）。

英文版导读[1]

沃尔班克（F.W.Walbank）

1. 背景

征服多数为希腊人之东地中海地区，是罗马人崛起为世界强权的主要一步。二〇〇到一六七年是决定性的年代，而我们对这些年的知识要归诸希腊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他的一生与这时代的一部分相重叠，而且时运让他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罗马人。对当代希腊人来说，罗马所带来的冲击是个既惊心动魄，但也沮丧心寒的经验，充满许多问题。即使在罗马主宰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之后，也并非每个人都能了解这新关系的严峻现实。为了向自己国人同胞阐释那种将人力资源、军事技能及强大战力和在逆境中反而令人倍感威胁的坚毅不挠，以及道德上的谨慎自持（有时候这和自欺混在一起），加总起来的无比结合，形成罗马统治世界的基础，所以波里比阿才写作他的《历史》。如今在一个他们必须学习与罗马主人共同生存的世界里，他希望如此的知识能够协助希腊人去面对会发生的政治问题。

本书最终的篇幅涵盖了二六四到一四六年。在这段时代刚开始时，希腊化主权国家的系统仍然稳固，而这大致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从希腊到印度的东方，然后在三二三年过世引发的争夺下，所逐渐浮现出的形态。在马其顿、叙利亚及埃及总共有三个主要王国出现。马其顿

是由本土的安提柯（Antigonid）王朝所统治。与其他地方相比，马其顿王权比较不那么专制独裁，而且还保留一些原始的特征。马其顿贵族对于自己能够坦率地和他们国王对话及做事的传统相当自豪。但在其他地方，马其顿出身的国王则统治着被征服的不同族群。在埃及，亚历山大的将军托勒密（Ptolemy），占据法老的领土及王位。他的后代借着希腊及马其顿统治阶级及高度发展官僚制度的协助，榨取并利用埃及财富。叙利亚则是由亚历山大另一位将军塞琉西（Seleucus）的后代统治。这是一个绵延辽阔，但组成松散的城邦、小国、世袭藩属、神殿邦国等的混合体，许多不同民族的人居住其间。最初塞琉西（Seleucid）王国由小亚细亚延伸到印度；但在公元二六四年时，许多的东方行省已经分裂离去。同样在西方，小亚细亚中有几个独立的王国，如比提尼亚（Bithynia）、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以及帕加马（Pergamum）。帕加马在三世纪期间崛起成为一个主要强权。它的统治者阿塔罗斯（Attalid）王朝，随着他们战胜四处掠夺以及恐吓安那多利亚希腊城邦的加拉太（Galatia）部落，因而获得财富、领土及威望。后来他们以罗马忠诚合作者之姿出现在波里比阿的史书中。他们的首都帕加马城以及托勒密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成为希腊化时代世界的两大文化中心，在赞助艺术、文学、科学和学术研究上，先后与雅典一较长短，进而超越。

希腊本土仍然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城邦国家，但一直生活在马其顿王国主宰的威胁，甚至有时候是实质的支配下。雅典、底比斯以及斯巴达这些在稍早世纪知名的城邦国家，仍然设法追求独立的政策（虽然底比斯已经衰败，而雅典在三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受到马其顿驻军的占领）。跨过爱琴海，罗德岛（Rhodes）这个海洋共和国，则相当安稳地在岛屿上继续生存，与诸位国王维持友谊关系，并凭借商业贸易以及国王恩惠

而致富。然而在政治上，现在最重要的希腊国家组织是同盟。在希腊西北部落后的伊托利亚（Aetolia）民族，在三世纪期间扩张，控制特尔斐神殿及其著名神谕和节庆所具有的威望，往东兼并远达温泉关（Thermopylae）的领土。自从二七九年以来，伊托利亚人，这些（Thucydides）在五世纪时几乎不被修昔底德视为希腊人的人，却因为击败凯尔特（Celt）盗匪的入侵，保存特尔斐神殿，享有极大以及被四处宣传的盛名；这些盗匪与那些被帕加马阿塔罗斯王朝在小亚细亚击败的蛮族，两者有亲属关系。

伊托利亚联邦在希腊南方有亚该亚（Achaea）联邦与之分庭抗礼。沿着科林斯湾南岸原有个古老但名存实亡的亚该亚地区城邦同盟，从三世纪上半叶开始复苏。在二五一年阿拉托斯（Aratus）将他自己多利安族裔的城邦西息温（Sicyon）并入亚该亚联邦里，之后开始主导联邦的扩张，直到它涵盖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us）许多地方。

这简单的轮廓便是希腊化时代世界的形态，而其瓦解正是波里比阿的主题。但是开始他史书的导论性前两书，所描写的事件却是发生在远离希腊之处。在二六四年，罗马及迦太基之间为了西西里海峡旁的迈萨拿（Messana）城发生战争。强大的商业城市迦太基位居北非海岸，靠近突尼斯，在这时候控制一个组织松散的帝国，涵盖的黎波里（Tripolis）、努米底亚（Numidia）及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的海岸，远达西班牙，还有西西里许多地方。就罗马人而言，他们最近刚征服整个意大利半岛，包括南方希腊城邦，现在借着联结良好的殖民地及盟邦网络之助，控制住意大利。两大势力范围间只有一片狭窄的海道分隔，因此只需迈萨拿的一场冲突，加上其中敌对双方分别求助罗马及迦太基政府，便点燃了第一次布匿战争（二六四至二四一年）。

波里比阿认为布匿战争是罗马踏上征服世界之途的主要一步。二六四到二四一年的战争只是序曲，因为这仅局限在西方。但随着汉尼拔战争（二一八至二〇二年），意大利东方的希腊亦一起卷入。汉尼拔和马其顿菲利普五世的结盟（二一五年），很快便被罗马与伊托利亚联邦联手反制。从那时开始，一连串因果相循的事件引导罗马人向前迈进，去主宰几乎整个希腊化世界。因此二二〇至二一六年，或依希腊人算法的第一四〇个奥林匹亚年（Olympiad），见到罗马与汉尼拔战争的开始，所以波里比阿选择这时候作为《历史》主体的开始。它的主体叙述始于第三书。在之前两书里，他简短叙述第一次布匿战争，迦太基与叛变佣兵接着发生的战争，在西班牙建立迦太基帝国等事件，然后再转回到希腊本身，论及亚该亚的崛起和亚该亚同盟及斯巴达克里奥米尼斯（Cleomenes）之间的战争，而这导致马其顿又再度于希腊南方取得一席之地。这导论的意图是要为读者提供必要的资讯，协助他们进入第三书的主体叙述里。

波里比阿是以希腊人身份来写，主要（虽非全然）是为了希腊人而写。作为战败国家的一员，他分析在霸权所加诸的限制下，希腊政治家所会面临的问题。除此之外，他在生涯中经历一段长达十六年（一六七至一五〇年）的关键时期，主要是羁留在罗马城中，这羁留的经验中有其利及其不利之处，但正因为此事，他得以与不同的罗马领袖政治家有密切交往——特别是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Scipio Aemilianus）。他因此处于非常好的位置来写作一部当代史。

2. 波里比阿的生平

波里比阿出生于三世纪要结束之际，确切日期不明。他的出生地是迈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坐落在阿卡狄亚（Arcadia）荒山之中，该城在当时是亚该亚同盟的一部分。他的父亲莱可塔斯（Lycortas）活跃于亚该亚联邦政治圈，波里比阿从年轻时就希望能够出人头地，参与政治事务。关于迈加洛波利斯有一些古老的特色，包含强调音乐教育的重要，这被认为是针对相对严厉山区气候的文明教化处方，这城市对四世纪间一些重大事件有鲜明的历史记忆，并对马其顿王室有些微感情的依附。波里比阿自己所受到的训练是实用性，而非学院派的。身为富有地主之子，波里比阿很自然地会骑马及狩猎，这些是他后来推荐给他罗马贵族朋友的休闲活动，甚至直到临终前，他始终都还是喜爱这样的活动。有关他所学习的其他面向，有些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推断出。他设法以批判性眼光来研读他自己所处时代及早些世代的历史学家作品。他对经典的文学及哲学作家也有一些认知，但这些仅是肤浅的粗略阅读，甚至有些可能只是二手而已。他对政治理论特别有兴趣，而无论是在他年少或是后来，对当时一些流行的争执议题，如赤道地区是否适合人居，或荷马对奥德赛旅行的陈述能否被调整成与地理事实相符，他都积极地注意着。

一八二年，在他仍是位年轻人时，被赋予一项殊荣。他被挑选出来恭捧那时代最杰出的亚该亚人物——菲洛波义曼（Philopoemen）的骨灰坛。后来波里比阿以三书的篇幅写下一本关于他的《菲洛波义曼生平》（十书二十一章六节）。此作品现已佚失，但或许曾被普鲁塔克（Plutarch）作为他自己《菲洛波义曼传》（Life of Philopoemen）的史料来源之一。波里比阿在一八一年入选为赴埃及的使节团，但因为埃及国王突然驾崩，因此取消行程。在接下来的十年，我们对其所作所为几乎一

无所知；但在一七〇/一六九年，他已经足够重要到被选为亚该亚联邦的骑兵司令（hipparch），这位置通常是为了竞选一年一任的统帅（strategia）或将军职务铺路，而将军一职是联邦的最高职务。这时候对所有希腊国家来说都是关键时刻。因为从一七二年开始，罗马人已经和菲利普之子及继承人佩尔修斯（Perseus）作战，但战事一直拖延，悬而未决，令各方情绪紧绷。罗马人已经对希腊人的行为变得十分敏感。现在只有对罗马做出完全的认同奉献，才会被认可接受，然而在这方面亚该亚同盟及一些其他国家似乎被认定有所不足。在一六八年时，佩尔修斯在皮得纳（Pydna）战败，接着被废。罗马人现在觉得可以放手行动，所以立即在所有希腊城邦中进行政治整肃。波里比阿名列亲罗马政客卡利克拉提斯（Callicrates）所指控的一千名亚该亚人士之一，被传唤到罗马接受调查，到那边却被羁留十六年，既没起诉，也没审判。

这些人质大多数被安置在伊特拉里亚（Etruria）南部，但是波里比阿比较幸运。或许因为他在希腊已经开始被人熟知，加上——如他自己所记录（页528）——在他到达罗马后，他十分幸运地与在皮得纳统帅罗马大军的宝路斯（Aemilius Paullus）年轻儿子西庇阿（Publius Scipio）在一次有关于书的谈话后，便建立起十分密切的友谊。透过这位与当时两大领导家族（Aemilii Paulli和收养他的Cornelii Scipiones）皆有关系之年轻贵族的影响力，波里比阿不同于其他的羁留者，他被允许留在罗马。在那里他成为西庇阿的导师及密友，甚至我们确实可以说，是西庇阿的政治经理人。他透过西庇阿能接触罗马领导家族的成员；但他也遇见许多希腊同胞，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或是居住在罗马，或是恰好造访罗马。除此之外，他或许也与其他羁留者保持联系，因为他似乎没有被严格限制行动。我们听闻他到拉丁姆（Latium）南部的狩猎之旅，而且或

许是发生在羁留岁月的最后几年，他造访意大利南部的罗克里城（Locri），并且还进行他提及的许多旅行，“穿越非洲、西班牙以及高卢，还有在连接这三个地区之大海上，贴近它们西侧海岸航行”（页231）。当一五一年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志愿在西班牙服役，波里比阿随行。必然是在那时候他陪同西庇阿进入非洲，在那里和年迈的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沙（Masinissa）相见，谈论有关汉尼拔及其他事情（页402）。在他回程到意大利时，他绕路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取得关于将近七十年前汉尼拔那著名横越山脉的“第一手资讯及证据”（页222）。

在一五〇年，被羁留的亚该亚人获释回家。在原先的千人中，只剩三百人还健在；其中包括波里比阿。但在他回家不久后，他立即收到朋友召唤前去当时正被围攻的迦太基与西庇阿会合。罗马人现在正陷入与他们宿敌的第三次及最后一次战争中。波里比阿以其好友及军事专家的身份而受到器重。究竟他当时是否已经出版现已佚失的论文《论战术》（*Tactics*），不得而知；但是普鲁塔克提及在最后攻城时，他给予西庇阿军事建议。他留下来见证迦太基被占领与焚毁；不久之后，他开始探索之旅，横渡直布罗陀海峡，深入非洲海岸，后人虽然设法去重建这次旅行的细节以及规模，大致而言都没成功。为了这次远征，他用西庇阿让他使用的船只航行着。

与此同时，罗马及亚该亚联邦突然在希腊爆发战争。事件在那里快速进行，当波里比阿回家时，一切都已经结束。亚该亚联邦已经一败涂地，罗马元老院刻意下令摧毁科林斯。波里比阿与那些将亚该亚引入这场灾难的激进领导分子之间，并无共通之处；他确实以最严厉的方式来攻讦他们。接下来两年（一四六至一四四年）他担任罗马人与亚该亚人的中间人。联邦被解散，但是当罗马人撤出军队时，他们留给波里比阿

一项任务，去规范城邦之间的关系以及解决新宪法地位所衍生的诸多问题。他对亚该亚的贡献被广泛认可及赞许。在迈加洛波利斯、提基亚（Tegea）、帕拉蒂尼山（Pallantium）、莱可苏拉（Lycosura）、克莱托（Cleitor）以及曼堤尼亚（Mantinea）等许多城市都有竖立他的塑像，表示敬意。地理志专家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希腊描述》（*Description of Greece*）VIII.三七.二］引用在莱可苏拉的碑文声明，“希腊若在所有之事都听从他，必然不会遭逢灾难，而在蒙难后，只能透过他来得到拯救”。在迈加洛波利斯的碑铭则记录道，“他云游大地沧海，是罗马人之友，浇熄他们对希腊的怒火”。

关于波里比阿后来的生涯，记载甚少。他拜访亚历山大城（假如这没在更早时发生），和他的罗马朋友仍然保持联络。西塞罗［Cicero，《论国家》（*De Republica*）Ⅰ.三四］形容西庇阿、波里比阿及斯多葛哲学家罗德岛之潘乃提亚斯（Panaetius of Rhodes），经常进行有关罗马宪政的讨论；这必然是在一四六年之后。在一三三年时，当西庇阿受命为讨伐西班牙努曼西亚（Numantia）的统帅时，召唤他许多朋友协助，而波里比阿可能名列其中。他后来写作一篇有关战争的论文［西塞罗，《致朋友书信》（*Ad Familiares*）V.一二.二］。他何时过世并没有确切的日期。他书中提及在南部高卢丈量多米提亚大道（Via Domitia）（页212），这必然晚于一一八年，虽然这有篡改添补之嫌，但或许是由波里比阿死后的编者从手稿取出的资料。根据一本讨论长寿之人作品的佚名作者［伪卢西安（Ps.—Lucian）《长寿之人》（*Macrobioi*）二三］，波里比阿是在八十二岁时，从马上摔下而死。

3. 历史的写作

当波里比阿在一六七年到达罗马时，他很可能已经不只写过一本书。《菲洛波义曼生平》或许在早年时写作；《论战略》同样或许已经完成，但也可能属于羁留在罗马的时期。同样也有理由认为波里比阿已经写作或是准备写作亚该亚联邦崛起的历史，这部分他未曾发表过，但是其中有部分在预备以及修订《历史》时，被并入到导论性质的第二书之中，构成现在有关亚该亚的章节。但是很清楚地，刺激他要去写作这一巨著（magnum opus）是在罗马发生的，当时他与西庇阿的友谊开启了他对统治权力的新视野。

这巨作的主要议题是简单的，并且不断被重复陈述，“诚然没有人在其性情上会如此狭隘或漠然，所以会没有任何心思想去发觉究竟罗马人是利用何种方法以及在何种政府体制之下，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将几乎整个人类所居的地方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这是人类历史无与伦比的成就”（页1至2）。这五十三年期间涵盖从二二〇年——汉尼拔战争开始的那一个奥林匹亚年——到皮得纳战役余波荡漾的一六七年。但是隐藏在波里比阿心灵背后的是：马其顿人从默默无名，最后变成波斯帝国的征服者；这一事件启发哲学家兼政治家法勒隆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作出预言：总有一天会轮到马其顿遭受类似波斯的命运。波里比阿相信（而且在二十九书二十一章告诉我们），在自己有生之年，他已经见证到罗马人实现那预言。

原先《历史》是要解释罗马成就的理由，并且被规划要占去三十书的篇幅。后来波里比阿决定要另外增加十书，所以将故事延伸到一四五年。在第三书他对何以必须如此做出解释。他说以实际上的奋斗为根据

来对国家以及个人进行论断，是不恰当的。一个人必须能够看到他们对之后的成功或灾难究竟如何进退应对；因此只有在考虑罗马如何行使其霸权时，我们才能决定究竟它是否值得赞美或谴责。然而选定一四六/一四五年[2]为新的结束年份时，这些并非波里比阿心中仅有的考量。紧邻那年之前的时期似乎充满极大的混乱，而他若仍急于将有关这段时间的叙述加入他的《历史》之中，那是因为他自己在那些年里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他是见证人，是位积极的参与者，或在某些个案中，是事件主导人。他告诉我们说，这部分几乎无异于一部新的作品（页18至182）。

波里比阿对何以要用这种方式来延伸原来计划所提出的解释，不尽令人满意。他声称所关切的是要去论断罗马帝国主义的实际作为；但是他自己对罗马的态度却模棱两可。在他处理他被迫羁留罗马的事件时，他通常对罗马元老院的动机相当具有批判性。他的言论经常反映出亚该亚流亡之人所具有的尖酸锐利及犬儒心理。但是当他触及对迦太基、马其顿和亚该亚的战争，以及他自己在里边所扮演重要角色的事件时，他的同情心却很自然地落在罗马那方。这后面几书的细节及重点显示出，他将计划延伸的一个重要理由（这很可能是在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死于一二九年之后才计划及完成的）是：要传诸后世一个有关自己个人成就的陈述，并赞美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他这位朋友及庇护人的丰功伟绩。他从一六八年到一五二年所搜集的资料提供一个方便的桥梁过渡到一五一至一四六年的战争，并且让他对罗马统治霸权加以论断时，有某种可行性。但是这样的声明却相对地不具重要性。这一点或许可以从他的全部作品结语之处见到（页540至541），波里比阿在完结他整部《历史》的结语时，干脆再次重申他原来的规划：要解释罗马如何在几乎只

有五十三年的时间中，崛起为世界强权。

最后以四十书结束的版本（第四十书是目录，现已佚失），在他过世后才出版。其中有两书，至少就其最后的形态而言，是附加在原来的计划上的。第十二书其实是一长篇的离题叙述（digression），专门针对波里比阿三世纪的前辈、来自西西里陶诺曼尼温的泰密乌斯（Timaeus of Tauromenium）进行全面性的批评。这是有份量的论战作品，但并非波里比阿最擅长做的事；这部分地显示出他在指责泰密乌斯时，流于挑三拣四及吹毛求疵的毛病。他许多的不满无疑是有道理：泰密乌斯当然喜欢挑剔毛病及找人麻烦，而他的一些故事也似乎显示出其幼稚可笑以及轻信受骗，尽管我们在评估这些事时，有点受限于这位批评泰密乌斯的人。或许这两人之间在气质上以及方法上有根本的对立，其中之一是典型的摇椅史家，在雅典图书馆研究五十年，另一位则是活跃的政治家、将军以及探险家。但此外，波里比阿怨恨泰密乌斯身为西地中海史学家，甚至是第一位写作罗马的名声；而泰密乌斯在他自己的《历史》中对西西里所赋予的重要性，对这位亚该亚作家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泰密乌斯对波里比阿所写时代没有任何着墨；的确凭着波里比阿的第一书是始于二六四年时，他已经宣告自己是泰密乌斯的延续者。因此第十二书虽然阻断了全部历史的叙述，然而它却对希腊史学家之间的争议，也同样对波里比阿的人格，给了我们宝贵的理解。

另一个打断历史叙述的是第三十四书，它完全投入到有关地理的事务。它是在后来作家，例如斯特拉博（Strabo）和老普林尼（Pliny），讨论波里比阿观点的方式下存留，而它的一般结构必须从他们所说的话来加以重建。它或许包括了波里比阿对自己所知世界的一般物理性描写，对欧洲距离以及面积的详细陈述，和对陆地的形容，而最后则是对非

洲的概述，这必然包括波里比阿在一四六年沿海岸航行的结果。这种地理的补充说明不仅显示出波里比阿在航行后，对地理的兴趣逐渐增加，而且它也提供一种分界线，分隔开第三十到第三十三书（波里比阿在这些书叙述一六八到一五二年间的事件）以及第三十五到第三十九书（这就其尚完整部分来说，包含一五一年到一四六年战争的叙述，以及波里比阿自己涉入其中的事件）。第三十四书恰当地出现在这点，它使用了波里比阿自己的发现，并批评早期地理学家，如马赛的派提亚斯（Pytheas of Marseilles）和伟大的亚历山大城学者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 of Alexandria）。即使就它目前的形态，三十四书告诉我们许多希腊化时代的地理知识以及臆测。它也触及许多让亚历山大城批评家费尽心思的主题，例如荷马对奥德修斯流浪所做之描述的可信性，或是狄凯尔卡斯（Dicaearchus）及埃拉托斯特尼所建构之世界地图的一致性及可靠性。这部分作品原文的佚失是一大损失，而这必须归诸在波里比阿作品被节录的时代，对这类事务是如此地兴趣缺缺。

4. 作品的性质

波里比阿或许因为对德米特里“预言”的实现感到诧异，而受启发写作他的《历史》。但是他写作历史的目的却更实际。波里比阿最早的英译者华生（Christopher Watson，一五六八）形容他的作品是“包含有益的建议和极佳的技巧，来应付变化多端命运所带来的不确定”。这相当适当地反映出其目的。因为除了提供活跃政客实用以及感同身受的经验外（政治并没有因为罗马霸权的建立而从希腊消失），它也力图教导读者要如何承受命运的浮沉。这教训是借由描绘落在别人身上的灾难来进

行传授（页41）。因此对高卢人入侵意大利的详细陈述，展现给希腊政治家要去如何面对如此的军事入侵（页146至147）；在更个人的层次上，雷古鲁斯（Regulus）在非洲罪有应得的灾祸，以及他的对手佣兵队长赞提帕斯（Xanthippus）的胜利，则是说明那无法预期的成分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单纯的决心有些时候会带来成功的结果。这些事件之所以被描述是“希望这《历史》的读者或许能从中获益”（页80）。

谁是这些读者呢？他们主要是希腊人，但罗马人亦被预期到，因为在二世纪中叶时罗马上层社会大致上已经使用双语，最早的罗马史学家还选择以希腊文写下他们自己的历史。除了那点，波里比阿还希望去满足怀有不同期望的读者，因为并非每个人都只是想学习研究而已。四世纪史学家埃福罗斯（Ephorus）坚持过，史家的首要职责是要提供有用的行为榜样，但其他人则认为历史是种娱乐，在这过程中读者的兴趣会因为其所描写可悲以及精彩的事件而被挑动，情绪受到影响。波里比阿承认这两种观点皆具效力，但很明显这天平是明确地落在“实用”这边，而非“娱乐”（比较页45、357、387、493、534），而且他甚少错失任何机会将可以汲取到的经验，努力灌输到读者身上。在这处是地理，另一处则是理解事情因果的重要性，或是在伟人生平中所隐含的道德教训；他对平凡的问题也不回避，例如在战争期间如何以烟火作为信号（波里比阿自己改良一种新技术），或是在对城镇进行突袭时，所携带的攀墙云梯不可太短。

在实用以及娱乐这两种普遍性的目的之外，尚有许多不同方法来写作历史，以满足不同的品味（页386）。休闲阅读的读者喜欢家系年谱；那些爱好古文物之人则喜欢阅读殖民故事及城邦建立。但是学习政治

的学生（这显然是波里比阿所偏好的读者）将会想知道关于民族、城邦以及统治者的事情，所以从这里他可以学到最多。波里比阿称呼这种历史为“实用史”（pragmatike historia），这是一个经常被误解的词语。它的意思是“政治及军事史”，而在实际上即为当代史（虽然这意义并没隐含在这词语中）；最后，至少在波里比阿的手中，它似乎带有某种教化的目的。所以“实用史”（pragmatic history）在这意义上是严谨的以及事实性的。虽然它可以包括提及当代文艺以及科学发展，还有如哲学家所形容的政体转变循环的议题，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战争及政治，而这是为了要直接回应在希腊化时代广泛流行的充满耸动及情绪的历史。

在波里比阿的看法里，将历史写成那样子其实是将历史与悲剧混为一谈。许多所谓的历史家都犯了这个错误，包括那些对汉尼拔横越阿尔卑斯山所说的怪异故事（页221），或是陈述太阳神之子费顿（Phaethon）战车的神话故事，及他的姊妹变形为伦巴底地区（Lombard）的白杨树（页127）。在这些作家中，波里比阿最讨厌的人物是费拉克司（Phylarchus）；波里比阿不喜欢他，无疑是因为他支持亚该亚联邦的劲敌及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所坚持的目的，但是波里比阿以论战的热情来攻讦他，则是因为他对曼堤尼亚城叛离亚该亚联邦，被再度征服，并严加惩罚后，对其人民受苦受难所做的充满华丽辞藻、情绪的陈述。“他透过故事急于想激起他读者的悲悯，并引起他们的同情时”，波里比阿写道（页168），“他逼真如画的景象描绘女性彼此紧抱一起、撕扯头发、袒胸露乳，以及男男女女与相伴随行之稚龄幼童和年迈双亲，被强行俘虏的泪水悲鸣”。这类写作的极大缺失是它像悲剧一样，设法借着刺激观众，来制造立即的效果。但是历史真正的工作是要借着陈述真正发生之事，以及记录实际所发表的演说，设法为学习政治的严肃学生带来

永久的福祉（页168）。

波里比阿相信将历史戏剧化，尤其是历史专题论文（monograph）作家特别会犯的错误。这是因为在有限的题材下，他们被迫要以修辞夸张的方式，来补足材料不足及其受限的性质。他们因此会包括极其详细的地形描绘，将围攻加以铺张陈述（这常是让写作栩栩如生的好题材，正如陆战及海战一般：十四书12章四节）。所以这其中错误至少部分是在于他们的主题。但是波里比阿本人则是在写作一部不同的历史：极大篇幅的历史，涵盖当时整个人类居住世界的历史。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在这意义上是新颖的，或几乎是新颖的。除了埃福罗斯外，没有人尝试过。然而在波里比阿的眼中，只有透过对普世史、世界史的了解，一个人才能对原因及后果有适当的理解与欣赏，也才能了解命运女神在人间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假如他想从历史中学得教训，这是根本的。

波里比阿认为普世史在本质上优于个别的专题论文。但他对普世史还有更高的要求。因为他所关切之时代，亦即罗马崛起为世界强权的时代，普世史是唯一可行的历史，因为没有其他种类的历史能够适当地形容所有已知世界不同的部分，正逐渐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早先的时候，有关世界的历史可以说是由一连串不相干的事件组合而成，其发生的缘由以及结果之不相关联，有如它们散落四处之地点的相隔。但是从这时开始，历史变成有机的整体。在意大利及非洲的事情与在亚洲及希腊所发生者相系，其中所有事件发生关联，并导致单一之结果。”（页43）一件艺术或文学作品构成一个整体的概念，是在柏拉图学派中所形成，在亚里士多德的学派里更有详细发展，而这成为希腊化时代文学批评的共通概念，现在也被使用在历史作品上。基本上这概念原来所

隐含的是一部有限定范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历史专题论文。因此吾人不得不佩服波里比阿大胆地将这概念转移到他的普世史和他成就此事的方法上，并捉住有机体这原来属于书写历史的概念，将之加诸在所形容的实际事件上。在完成此事后，他不仅辩护验明所使用的办法，也对历史学家传统上常自夸自己的主题，在本质上都比任何前辈都还更伟大及更重要性，提出了一个相当复杂与成熟的说法。

5. 史学家的技巧

波里比阿在古代史家中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对自己行业里所使用的技巧较乐于进行讨论。整体而言，他对一个人能够开始写作“实用史”之前必须要做什么准备，给了读者一个非常完整的陈述。好的史学家必须研读及比较回忆录及其他作品；他也必须普遍地熟悉城市、地区、河流、港口以及地理特征，尤其是必须对政治生活有亲身经验（页442至443）。正是对最后这两项，亦即知道国家以及从事政治（这在古代包括战争），波里比阿评为最高。真正的历史是无法在图书馆里适当地写出的。历史学家必须四处巡走；他必须造访事发之处，在战争现场测试不同的说法，并反复诘问那些曾参与其中的人。波里比阿说这是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作为史学技巧，如此对见证人进行反复诘问当然只能施用于那些仍然在世者记忆所及的时代内；对一世纪以前的事件，则没什么用处。但波里比阿《历史》的主要部分（除掉导论的前两书）是落在他自己或是在自己之前那世代的记忆之中，所以像之前的修昔底德、色诺芬以及迪奥庞普斯（Theopompus）一样，波里比阿选择要写当代以及近来的历史。

个人的经验，个人的探索，构成了史学家工作的根本基础。波里比阿将柏拉图有关理想国里国王成为哲学家或是哲学家成为国王的著名说法，加以调整以为己用：波里比阿（页448至449）写道，历史“这工作应是由行动派之人来进行……或者是那些有志写作历史之人必须了解到，对他们来说，对事务的亲身经验是根本的资格”。很明显地波里比阿认为自己符合这两种条件，因为他就是由行动派转变成史学家，而身为史学家，他不遗余力地进行发现之旅以及质问可以找到的见证人。

这个充满活力计划的目的相当简单以及直接：那就是为了要发现究竟发生何事的真相。因为唯有借由真相，历史才能满足波里比阿所赋予它的那雄心壮志的实际目的及道德目标。真相是全然重要的。他坚持说：“作为生命体，一旦被剥夺视觉，就会变得完全无助，所以假如历史被剥夺真相，我们所剩无他，只有空洞及无益的故事而已。”（页55、432）真相当然可以以种种方式来加以曲解。但因为历史是要提供道德教训，更重要的是，必须正确地将赞美和责备施加在它们应得之处。赞颂词那种美化的色调则相当不适合历史。在一处可被允许的，在另一处则可能完全不适当，即使是当相同之人来写作这两样，正如波里比阿在自己对菲洛波义曼的两次陈述中所言：他在《历史》里会对他客观描述，但在已经佚失的传记中，他则会“多少有些夸张”。

波里比阿不喜欢费拉克斯的一个理由是，他那种以耸动方式写作的冲动，与诚实写作是不相容的（页168）。同样地，专题论文的作家在一个小题目上写作时，会脱离适当角度。他们对所处理之事件无法采取较宽广的视野，所以即使是他们没有刻意去渲染自己所选主题的重要性时，他们还是会模糊一件事与另一件之间的因果关系（页208、257）。的确，普世史的史学家必须涵盖如此庞大的领域，所以偶尔会对事实多

少有些疏略或做出错误声明；但假如如此，他的错误应该被宽宏大量地对待。波里比阿如是说。

不幸的是波里比阿是一个随时会要求别人对他宽宏大量，却比较不愿对其他人也如此的人。他指控泰密乌斯会对自己前辈做出吹毛求疵以及不公道的批评（十二书四章a、七章六节、八章一节、十一章四节，页432），这些经常是——尽管并非全然——有根据的。但泰密乌斯的恶意，却常与波里比阿自己偶然间所表现出的恶意，几乎不相上下。例如他批评泰密乌斯是位摇椅史学家，但同时也是碑铭研究的前驱（十二书十一.二），这让他陷入某种程度的前后不一。泰密乌斯在攻击埃福罗斯、迪奥庞普斯以及亚里士多德时，当然是严厉及恶毒的；但当波里比阿写信给他同时代的罗德岛史学家赞诺（Zeno），指出他一些比较粗疏的错误时，我们或许有理由怀疑，究竟他唯一的目的是否只是单纯对真理的追寻。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就大体而言，波里比阿符合诚实以及坦白的严格标准。他只有在两个状况中会稍稍偏离那标准。第一个是关系到宗教。波里比阿对宗教的态度不容易去定义。他被认为不敬神；虽然他对神明的态度是前后不一以及内容无法协调，但许多其他史家亦然，例如说，希罗多德。当然，波里比阿对那较粗糙的迷信方式会采取一种批判，甚至近乎理性的态度。有些史学家说过霜雪或雨水未曾降临在巴吉利亚（Bargylia）一地的阿耳忒弥斯·辛迪亚斯（Artemis Cindyas）神像上，而四世纪史学家迪奥庞普斯曾说过，任何人进入阿卡狄亚地区莱凯温（Lycaeum）山的宙斯神庙里，会失去自己的影子。波里比阿对此评论为，“会去相信那超过可能性之极限的事情，透露出其如孩童般的幼稚单纯，或者是智力有限的征象”。

然而，就诸如类似的故事要是来维持一般人对神明虔诚的状况下，我们应该原谅那些提供这类故事的人，只要他们不要过火，并知道该在何处画下底线（十六书十二章三至十一节）。其中最困难的当然是知道该在哪里画线。事实上，波里比阿赞成罗马使用宗教场面来震慑人民，并且形容迷信（deisidaimonia）正是使罗马国家结合起来的强大力量（页349）。这种赞成宗教是种有效的政治工具，无论真实与否，在希腊由来已久。其中一位主要的阐扬者是，雅典三十僭主寡头政治派系的领导人——克利替阿斯（Critias）；他在五世纪末坚持宗教是种刻意为之的诈术，被一些聪明人设计来达成政治目的。实际上，这种承认宗教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对身为史学家的波里比阿影响甚小，或许除了他对"非洲征服者"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的陈述，此事波里比阿曲解为是在很犬儒地操弄他部队轻信宗教的弱点，以巩固他们的忠诚，并鼓励他们有信心去攻击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大本营新迦太基（页406—415）。

波里比阿会对爱国主义的要求做出让步，这对他身为一位说真话作家的地位影响更大。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有适当的保留。他写道，"我愿意承认作家会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有所偏好，但是他们不该对它做出错误的陈述"（十六书十四章六节）。诚然，爱国心似乎扭曲了他在某些状况下的判断。他当然对亚该亚联邦十分宽容，虽然并非毫无批判，但对亚该亚联邦的永恒敌人——伊托利亚联邦，就没那么厚道。他对于斯巴达革命领导者克里奥米尼斯三世的陈述，主要是依据对斯巴达怀有敌意的史料。他对当代彼奥提亚（Boeotia）社会状况的批评（二十书五章七节），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被源自亚该亚联邦所怀之敌视扭曲。同样地，他在其他地方对局势的评估或是对个人的论断，似乎都受到相关对象对亚该亚联邦的态度，或者（在他后面几书中）对罗马的态度影响。但

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刻意不诚实，因此大致来说，他的历史可以很公平地得到读者的信赖。

波里比阿在一个领域中的公正性及诚实经常被攻击，这便是他的演说词。在希腊史学家之中，将演说包含在历史中是其来有自的传统［这一直到史学家克拉伦登侯爵（Clarendon）[3] 的时代都还被其后继所遵循］，所以波里比阿在整部作品之中每隔一些时候便会插入此种演说。修昔底德使用这种设计，是为了对某局势做出历史性的评论，而他的“演说词”在何种程度上真正呼应到发表演说之人的用词及感情，仍是有争议的话题。他希腊化时代的后继者呈现出较少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同意如泰密乌斯等作家，并会利用这样的传统成规来书写纯粹修辞性的作品（见页440）。波里比阿对那类的书写深为鄙视。他责备他两位前辈，凯瑞亚斯（Chaereas）及索赛勒斯（Sosylus），因为他们记录所谓罗马元老院在汉尼拔战争前夕所发表的演说，“被定调在美容院里八卦的层次上”（页197）。他确认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忠实纪录下实际所发生以及所说之事，无论这有多陈腔滥调”；在其他地方他又说，“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要去对读者炫耀他的能力，而应是投注全部精力去发现并记录什么是真正发生过，以及真实地被说过的事情，而且这是这份工作之中，最重要以及最有效的事”（三十六书一章六至七节）。在他的《历史》中有三十七篇演说词存留，我们还可以从李维（Titus Livius，五十九至公元十七年，是古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的章节中，推论出还有其他文章的存在，这些地方都是李维追随波里比阿之处，包括李维的演说词，都能够明显地看出其与原文在相对应之处，所应出现的演说。并非所有波里比阿的演说词，都能达成他所预期的历史真实性那种标准。例如，有些是双方将军在开战前个别发表的演说词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史家在此是即兴创作。相反地，若它们存在的话，他会费尽心思去取得真正的版本。其中最出名的例证是他对一九八年在希腊洛克里斯（Locris）一地，雷拉明尼纳斯（Flamininus）与马其顿菲利普五世之间在会议上的陈述，对此他显然可以取得逐字稿（页493至503），或是伊托利亚联邦将军阿格拉俄斯（Agelaus）在公元前二一七年诺帕克都（Naupactus）会议中所发表的演说（页299至300）。但是在他缺乏此类资讯时，他偶尔会退回到文字史料，这包括修辞性的作品，他就会视状况加以接受。大体来说，特别是在希腊所发表的演说版本，他会让他的读者能听到希腊政治家相互争执时真正的声音，和读者分享他们进退维谷的窘境，还有他们在政策冲突时的激烈辩论。他以这种方式将历史的一个传统成分加以调整，用以强化自己作品作为政治以及道德教育手册的目的。

6. 命运的问题

波里比阿如何处理命运女神（Fortune，Tyche），则是另一个议题。那是在人类事务上无法预见或是无法估算的成分，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喜欢将其拟人化为女神。波里比阿的主题是：已知世界统一在罗马的领导及控制之下，几乎无法避免要去面对命运女神的问题。要处理那问题，只有一种历史是适合的——普世史，因为只有在普世史中，史学家所采取的全面观点才符合历史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有机性质。波里比阿写道，“我的历史作品所具有的特质与我们所生活时代的特殊精神相关，而正是这点：正如命运女神将世界里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引导至相同方向，强迫它们汇聚至相同一致的目标，所以史学家的任务是将女神在完成

这整体规划所历经的过程，置于一综合的观点之下，呈现给他的读者。而尤其是这现象最先吸引我的注意，鼓舞我进行我的工作”（页44）。

这一段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分配给命运女神的角色，以及因为波里比阿在里头强调是因为透过思索命运女神在罗马崛起里所扮演的角色，他才被引领去从事他《历史》的写作。如我们已经见到（页19），以华生的话来说，这些话是意图保护读者来面对“无常命运女神所带来的不确定”。但是否就是这相同的“无常命运女神”设计了罗马的崛起？或是命运对史学家所指不只一意？这问题很重要，因为因果之正常运作其实是被一个无法测知及反复无常的力量支配，历史作为范例的仓库及实用教训来源的价值便会缩减。然而生活在希腊化时代的多数人眼中，这些便是以命运女神（Tyche）之名而被人崇拜的神圣力量。

到底波里比阿会在何种程度上分享这流行的信仰，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很清楚地，他在使用Tyche“命运”这个字时，并不常是同一个意思。一个词句如“命运使其发生”，经常是不很严谨地说某事“恰巧发生”。但在其他段落里，Tyche似乎是种积极的力量，或是对历史过程能施展某种客观影响的力量。波里比阿就其个人气质来说是位理性主义者（见以上页xvii—xviii），了解这个中的危险，并在稍后一书中（页537至539）他详细讨论在人类事务上能够适当归诸Tyche以及命运的部分。他的结论是，例如因洪水、干旱或是霜害的情形，而导致的饥荒以及瘟疫，一个人或许会很自然地认为是命运女神的安排，相当像我们在形容某些事件为“上帝所为”一样，但这其实是没有原因可被察觉到的。除此之外，当人们出现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行为时，例如当马其顿人被一位以“假菲利普”（Pseudo—Philip）为名的僭位者蛊惑时，因为无法以理性方式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或许可归诸Tyche。但当我们在处

理有可被认定出原因的事件时，如“非洲征服者”西庇阿的成就（十书五章八节）、亚该亚联邦的崛起（页149至150）以及罗马人在战场上的胜利（页508至509），这时呼唤出Tyche作为解释，则是低劣及毫无价值的做法。

然而波里比阿在实践上并没经常遵守这样的区分。Tyche在他的篇章中时常出现，而且并不常是在所有解释努力都被穷尽之后才出现。特别是他在遇有两系列事情同时发展时——其中每一系列都可以理性方式来解释，但交织之后会产生新的、相当无法预料到的状况——他便会在这些状况中召唤Tyche的协助。一个例证发生在叙述西庇阿早期在西班牙的生涯：当时一位西班牙的领袖阿比莱克斯（Abilyx）说服迦太基人波司塔（Bostar）释放一些西班牙的人质，然后立即将他们交给西庇阿（三书九十七章五节至九十九章九节）。阿比莱克斯是根据利己的计算来理性行事。但在西庇阿的计划中完全没预料到这突然而来的利益，所以从西庇阿的观点来看，这是命运女神的干预。Tyche也经常被呼唤出来作为那些反复无常或耸人听闻事件的原因，或是事情结果是由极小差距来决定；例如克里奥米尼斯被击败：他若是再多等几天，必然会因为伊利里亚（Illyria）人入侵马其顿而得到拯救（页175至176）。另外，有些是不可预期且经常是反讽性的角色反转，如发生在正在攻击梅迪昂（Medion）的伊托利亚人身上的：他们辩论着究竟是继任还是卸任的将军名字要刻写在将会赢得的战利品上，但是Tyche介入，导致他们失败，反而是胜利的梅迪昂人献祭了战利品，他们记载着这是赢自这“两位”将军（页114）！命运女神反复无常，让人无法一直顺遂下去，所以波里比阿特别谆谆教诲，在繁荣顺利时要多所节制的道理，因为无法预知那后面即将要到临的状况。节制无法避免吾人遭受命运打击；但比较适

合人类，或许有天被回想起来，会对其有利。

Tyche并非经常反复无常。偶尔它会干预，惩罚为非作歹（页482至483），而在如此例证中，它似乎带有某种人格，与现代对命运（Fate）或天意（Providence）的看法相距不远。让罗马在不到五十三年崛起为世界强权以及在《历史》里占有一个核心地位的Tyche，似乎是落在这样的定义下。这却带来了解释上的困难，因为《历史》这部作品是基于波里比阿的假设，即认为罗马的成功可以用理性的方式来加以解释。他说，“罗马人的霸权并非如某些希腊作家所以为的是出于偶然，或是胜利者不知自己的所作所为。相反地，因为罗马人刻意地在如此伟大的事业中锻练自己，所以很自然地，他们不仅应该大胆地踏上追求世界主宰之途，而且他们应该达成他们的目的”（页109）。这里确实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却不能如一些学者所辩称，可以假设这是在波里比阿的哲学信仰过程中发生变化以及发展来加以解决。这个中事实更应在于波里比阿作品核心中的矛盾，这矛盾并未在他自己的思想中获得解决。这是由于他并未将Tyche所涵盖之不同层次的意义加以分辨清楚，这个字词由于它的历史以及日常使用，已经无法传递准确的意义。面临罗马那种无与伦比地崛起为世界主宰，波里比阿似乎已经模糊何事发生以及何事“应该”发生，模糊Tyche究竟偶发或者Tyche是命运。所以罗马的成功是因为Tyche安排的表达，然而同时也是罗马人自己冲劲与纪律特质使然的结果。事实上这中间的矛盾并未像乍看之下来的如此根本。神明相助以及实践品德会有回报这两种的概念，并不必然会是相互矛盾或有我无他。俗话所说的“自助者天助”正为波里比阿的两难提出解释。罗马的成功是罗马优秀之处的适当奖励以及结果。

7. 罗马宪政

罗马的优点，部分在于高尚的原则，部分在于组织优越及纪律精良的军队，但在波里比阿眼中，尤其更在于平衡稳定的政体。第六书中特别强调罗马这三个优点的面向，形成一个长篇的离题叙述，安排在《历史》中罗马在对抗汉尼拔的战争里，正历经命运的最低潮，因为它接连输掉特雷比亚（Trebbia）、特雷西米尼湖（Trasimene）以及坎尼（Cannae）三场战役。第六书对于波里比阿的核心主题是根本的，因为如我们已见（页viii-ix）这主题是要形容“是以何种方式以及何种政府系统”让罗马人取得到他们在整个文明世界的至高地位。第六书最后是以取自第二次布匿战争坎尼战役后，在那时传闻的故事作为结束，用来阐明罗马政府的诚实正直以及高昂士气（页351至352）。此外，本书的核心部分（页318至338）投注在对罗马军队、动员方式、构成单位、武器装备、制服、扎营方法以及纪律系统的详细描述。但是本书最令人惊讶之特色是对罗马混和政体的叙述。

希腊人普遍相信政体形态对任何国家的成功或失败是全然重要的。波里比阿是以希腊混和政体的理论来分析罗马宪政：这是一个王权政治（kingship）、贵族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混合，这自从五世纪以来即被认为是所有政体形态中最佳以及最稳定的，而且以斯巴达的莱克格斯（Lycurgus）政体作为典范。在他第六书中，波里比阿所做的不只是定义罗马在汉尼拔战争时所存在的政体。他也阐释一种政治循环，在这循环中三种简单的宪政形态——王权政治、贵族政治以及民主政治，以及与它们相对应的堕落形态：僭主政治、寡头政治以及群众政治（ocholcracy）（或暴民政治），以一种循环的顺序相随而来，他称这样的状况为“

循环”（anacyclosis）。在波里比阿认为是政治发展自然形态的政治循环中，强人政权（monarchy）是在原始社会中首先出现的形态，并发展成国王政治，当时国王以其力量来支撑道德理想以及正义。但随着时间流逝，国王政治会恶化而沦落为僭主政治，结果最好之人将僭主驱逐，并建立起贵族政治，但这又很快腐化，成为寡头政治。当这发生时，人民将寡头分子驱逐，建立民主政治，然而这又依序沦为暴民政治，最后陷入完全混乱之中。这时要解救局面，只能以一位新强人的形态来出现。整个过程又再度开始。

在第六书中一个佚失的部分，波里比阿形容罗马人如何因为一连串幸运的选择，成功地避免寡头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如“循环”所要求的），而是成为混和政体；他认为这种从循环摆脱出来的时机，是在四五〇/四九年“十人执政团”（Decemvirate）被推翻之后。他接着又指出在国家里的三个构成部分中，执政官或是国王的成分、代表贵族政治的元老院，以及人民或者是民主的成分，会是如何的稳定平衡，所以对局外之人而言很难定义这种政体为何。第六书也包括一个将罗马“混和政体”与雅典、底比斯、克里特、斯巴达以及最后，迦太基等政体互相比较，并解释何以它优于其他所有的政体。但因为所有事物依其本性都会腐化，所以相同情形有朝一日也将发生在罗马的混和政体上

作为对公元三世纪及公元二世纪罗马的分析，波里比阿的理论就会显得太形式化，太抽象。而鉴于波里比阿在罗马的个人经验，他的分析无助于理解那巩固罗马名门贵族垄断之复杂政治生态的性质，反而代之以这精心发展以及理论化的模式，着实令人惊讶。但这模式强调罗马有能力去成长及创新，并且在逆境下从经验中学习，并配合局势变化进行调整。此一敏锐的分析相当贴近罗马成功的核心，并为波里比阿自认是

希腊世界里的罗马诠释者，提供了一些证明。

8. 波里比阿的史料来源

我们已经解释过波里比阿认为个人亲自探索，是史学家工作最重要的一部分（页xv），而他选择二二〇年来作为他主要历史的开始日期是因为："我应该能以自己是某些事件的见证人和根据对其他事件所做之见证的资讯，来进行发言。"（四书二章二节）明显影射涵盖二六四至二二〇年的导论性二书（一书及二书）里的资讯来源是无法亲自取得的；事实上他为《历史》的主体部分，谨慎及适当地使用了书写的史料。就导论性质的两书，他提及四位三世纪的作家，这些他当然都有所使用：希腊事件而言，有亚该亚阿拉托斯的《回忆录》（*Memoirs*）以及费拉克司的《历史》，这是从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的观点来写作。还有费边·匹克拖（Fabius Pictor）以及亲迦太基、来自阿格里根特的菲利纳斯（Philinus of Agrigentum），波里比阿用这两位的作品作为他写作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参考资料。他对这些作家所进行的批判性讨论（页54至56、167、203至204），作为他在面对前辈时维持的那种独立及批判态度的证据，是相当有趣的，即使是当他使用到它们；同时也提出警告，警告我们在面对明显利用这些史料所完成的详尽叙述中，对是否能够指认出背后史料，切不可过分乐观。希腊史学家除偶尔之外，并没有习惯去将他们的史料来源指名道姓，而即使点名出来，在那时候也是为了要表达异议。因此有可能即使在一书及二书中，甚至在主体部分更是如此，波里比阿使用了他没有明言的史料，而且这些已经无法被指认出来。例如，他在陈述导致第一次布匿战争的事件时或许使用了泰密乌斯—

—他在第十二书时加以攻击的西西里史学家——的有关记载；有些他对早期事件的离题叙述，则可能是依据四世纪史学家埃福罗斯及凯利斯尼兹（Callisthenes）。

汉尼拔战争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希腊或罗马都有许多作者写作它。除了费边·匹克拖外，波里比阿只提及凯瑞亚斯及索赛勒斯，但那时他是以最轻蔑的方式提及（见页26）。有关希腊东方之事务，他明显是使用书写史料，但这些已经无法指认。赞诺及安替斯提尼（Antisthenes of Rhodes）是波里比阿同时代之人，而赞诺或许适用于除了罗德岛之外的其他国家历史；但大体来说，我们还是只能臆测，而仅在极少数地方我们可能有些信心去分析波里比阿所依据的史料，例如有关对克里奥米尼斯之死的陈述（页292至297），因为对此普鲁塔克的《克里奥米尼斯传》（*Life of Cleomenes*，33章及以下）有另一种说法；还有在一些地方，原典史料似乎是出自费拉克司及迈加洛波利斯的托勒密（Ptolemy of Megalopolis），后者写了一部充满丑闻的托勒密四世的历史；从这些当中浮现出的复杂图像，阻碍任何试图指出波里比阿《历史》更大部分中，他所使用之史料来源的作者名字的努力。然而，已出版作品并非唯一可得的史料。尚有其他资料，如西庇阿写给马其顿菲利普五世的书信，信中描述他在新迦太基的战役（页409）；这些书信具有该文类的典型特征：名义上写给国王，但意图或许是用来广泛流通。波里比阿也有可能使用公开的演说词以及官方档案，例如亚该亚人在埃基提翁（Aegium）的档案，波里比阿当然可以接触到这些；他或许也可以参考在罗马的文件资料，如元老院对菲利普议和的决议文（页513至514）。他或许也能在“市政官的国库”（treasury of Aediles）参考与迦太基签订的条约（页203）。但大体而言，他更可能可以接触到在私

人之间流传的说法。就像大多数的古代史家一样，波里比阿没有系统性地使用碑铭；唯一的例外是汉尼拔竖立在拉齐尼亚（Lacinia）海岬赫拉神庙的铜碑，波里比阿在那里发现（页210、228至229），上面记载了汉尼拔部队的数量以及部署情形。

事实上波里比阿相信历史研究真正的工作在于对见证人进行质问。有一个或两个名字留存下来：赖里亚司（C.Laelius）提及他的旧友“非洲征服者”西庇阿（页405至406），而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沙在年事已高时回忆汉尼拔的特征以及他的贪婪（页402）。波里比阿被羁留十六年之久的罗马，那时已经成为所谓的文明世界之都，迟早会有有分量的人物去造访。在那里或是附近，他不仅可以遇见希腊其他被羁留的人，这些人多数在他们自己国家是重要人物，另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川流不息的使节。我们可以很持平地假设，在尽可能多的这些人之中，他们会被积极询问到与波里比阿作品有关系的事情，以及波里比阿最后发展出很技巧性的方法，来引导出资讯来。提供资讯之人的名字大部分只能猜测，但波里比阿叙述的主题以及其叙述是如此广泛和可靠，主要还是归诸这些人。

9. 波里比阿的流传

波里比阿的长篇《历史》多达四十书，只有部分流传下来：第一书到第五书是完整的，第六书的许多篇幅，以及其余三十四书的断简残篇（十七书、十九书以及三十七书几乎完全不存，这些早在公元九世纪就已完全佚失，我们也完全没有第四十书，那是全书索引）。之所以如此，有几个理由。就那些对优美的雅典（Attic）文体比对整本书的内容更

感到兴趣的人来说，《历史》只有极小的吸引力。的确哈利卡纳苏斯的戴奥尼索（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将它列在没有人会想读完的作品之一。同样地，这主题也随着罗马地位渐形巩固，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狄奥多罗斯（Diodorus）及李维两人都广泛地追随波里比阿，但他们以不同视角来看待罗马。在公元二世纪时普鲁塔克数篇的传记从波里比阿中取材，但将之调整来符合他传记的目的。西塞罗对第六书的政治讨论多感兴趣，并在他自己的《论国家》（*De Republica*）第二书中，相当程度地依循波里比阿，但是帝国的建立使得波里比阿的政治理论变得过时。塔西佗（Tacitus）嘲笑混和政体是件说比做容易的事情［《年纪》（*Annals*）四.三三］；晚期帝国的作家除了佐西默斯（Zosimus）外，几乎对波里比阿毫无兴趣；佐西默斯在公元五世纪写作时，先将罗马之衰亡编年纪事，所以很自然会有兴趣回顾那书写罗马之崛起的史学家。

波里比阿在拜占庭持续流传，他的《历史》在当时被节录，而这并不利于整部作品本身。在公元十世纪时皇帝“生于紫房”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 Porphyrogenitus）根据许多希腊史学家的著作做出一本节录的合辑，包括波里比阿，将其节录安排在如此项目之下：《论使节》、《论格言》、《论品德与罪恶》、《论阴谋》、《论战略》。大约同一时间，另外一本波里比阿的节录合辑也从第一书到十六书以及第十八书中节录文章，而现在这个版本是以《古代节录本》（Excerpta antiqua）之标题流传到我们手上。

一直要等到公元十五世纪初时，波里比阿的文本才在西方出现，首先是在佛罗伦斯：布鲁尼（Leonardo Bruni Arentino）在约公元一四一八至一四一九年时使用波里比阿，作为他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及一些稍后事

件叙述的根据。在公元一四五〇年时，在教宗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的敦促下，裴洛提（Niccolo Perotti）将第一书到第五书（相当不适当地）翻译成拉丁文。假如我们不考虑第六书的军事部分，那除了由拉斯卡瑞司（Janus Lascaris）在公元一五二九年以拉丁文编辑，附带希腊文“以资比较”，其实一直都没有希腊文的版本出现。一直等到公元一五三〇年时才由欧布索佩斯（V.Opsopaeus）在哈根瑙（Haguenau）完成第一书到第五书的版本。不久之后，荷发吉尔斯（Hervagius）在公元一五四九年于巴赛尔（Basel）出版《古代节录本》。这些晚近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在之前不知有希腊文的版本。在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于公元一五一七年开始写他的《君主论》（*Discorsi*）之前（这本书透露了波里比阿的影响），很清楚地已经有人在佛罗伦斯讨论第六书一段时间，而且最近有人指出鲁切莱（Bernardo Rucellai）大约在公元一五〇五年之前写作的小册子《论罗马城》（*De Urbe Roma*）说明，他是熟悉第六书的。尚有证据显示《古代节录本》从公元一四八二年起，已经在乌尔比诺（Urbino）为人所知。

公元十六世纪见证了波里比阿研究的百花齐放，被翻译为法文、意大利文、英文以及德文。我已经（页xii）提及最早的英文翻译是由华生在公元一五六八年完成。在靠近该世纪末，乌尔西诺斯（Flavius Ursinus）于公元一五八二年出版君士坦丁七世的节录本《论使节》，扩大了我们所知之波里比阿的分量，这新增加的材料被归并到卡稍邦（Casaubon）于公元一六〇九年的版本之中。

波里比阿此时不仅因为其历史叙述，也因为其政治智慧以及身为战争理论家及实践者而被研读。在许多受到他第六书罗马军队之叙述所启发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利普席亚斯（Justus Lipsius）于公元一五九四

年出版的《罗马军事系统五书》（*De militia Romana libri quinque*）。利普席亚斯被形容为“奥伦治之摩利斯（Maurice of Orange）军事改革背后的精神及技术导师”，而摩利斯是利普席亚斯在莱登（Leiden）的学生。尽管枪炮火药的使用给战争带来新视野，但波里比阿仍然以能够协助组织军队的作家地位，而被阅读、被珍惜，并护卫基督教世界来对抗土耳其人。除此之外，在公元十七世纪时，他作为政治上的老师，持续吸引更多人的注意，特别是在英格兰，在那里他影响了伊莉莎白一世的史家坎顿（William Camden）（公元一六一五）。混和政体已经出现在马基雅维利同时代之人谷贾迪尼（Guicciardini）以及约翰·喀尔文的宪政理论中。但是它对布莱斯（Bryce）称之为公元十八世纪政治哲学的圣经——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Esprit des lois）（公元一七五〇），尤其具有最大的冲击。波里比阿透过孟德斯鸠，在那股创造出公元一七八七年美国宪法，及大约同时的几个美洲国家宪法的政治思潮爆发中，间接扮演某种角色，或至少协助提供需要的背景。

从那时起波里比阿一直有人阅读，但比较常被那些有兴趣于希腊化时代以及罗马崛起为世界帝国历史的人，而不再是作为政治改革或是军事胜利的引导。有关他后来命运的较近一章，则有关对希腊文本的广泛研究工作以及，更近日的，对他的历史方法及写作技巧进行详细探索。

10. 近来有关波里比阿的作品

这部分必须始于公元十八世纪末，当时史威格豪瑟（Johannes Schweighaeuser of Statrasbourg）出版他那具纪念性的波里比阿版本（公元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五），其中有文本、注解以及字典。我们今日所使用之

文本中有一些部分当时尚未出版：《论格言》节录（Mai，1827）、《论叛逆》节录（Mueller，1848）、《论战略》节录（Wescher，1867）。除此外，史威格豪瑟的版本几乎已经包括所有现在被我们所知的波里比阿文本，他还从这些残篇节录之中重新发现原来的架构；他并加入许多从后来作家、字典编撰者、文法学家以及相类似作品中可以相当合理地指认出波里比阿的残篇。从那时之后，有几个重要的版本出现：Bekker（公元一八四四）、Dindorf（公元一八六六至一八八）、Hultsch（公元一八六七至一八九二）以及Bttner-Wobst（公元一八八二至一九〇五）。W.R.Paton的Loeb的版本在公元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年出现，以及P.Pdech，J.de Foucault，R.Weil，C.Nicolet的Bud版本，外加法文翻译，仍然在出版过程中（公元一九六一至今）。J.de Foucault也出版了一本对波里比阿之文体及语言有用的研究，《有关波里比阿语言及文体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a langue et le style de Polybe*，Paris，1972）。在手稿的传统上，现在有J.M.Moore《波里比阿手稿传统的研究》（*The Manuscript Tradition of Polybius*，Cambridge，1965）的充分研究；一套新的《波里比阿字典》（*Polybios—Lexicon*），由A.Mauersberger编辑（Berlin，1956-），现在已经到达字母O。[4]

近年来针对波里比阿作品之不同面向的专门研究，出现了大量作品，虽然对英语的读者而言——很不幸的是——大多数作品仍以其他欧洲语言书写。对史学家最方便的介绍（当然除了阅读波里比阿作品外）是F.W.Walbank的Polybius（Berkeley and London 1972）；这是在加州大学所发表之沙瑟（Sather）系列演讲的文稿，包括对最近主要研究的充分书目。在这书目中，对能够阅读法文或德文的读者或许特别能参考P.Pdech的《波里比阿的史学方法》（*La Mthode historique de Polybe*，Paris

，1964）及G.A.Lehmann的《波里比阿历史可信度的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historischen Glaubwdigkeit des Polybios*，Munster，1967）；在这些外，加上K.Meister的《波里比阿的历史批评》（*Historische Kritik bei Polybios*，Wiesbaden，1975）。K.Ziegler对波里比阿有份杰出的研究（德文）发表在Pauly-Wissowa的《古代研究百科全书》（*Real—Encyclopdie der classics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vol.XXI.2，1953），cols.1440-578；这作品亦包括到公元一九五〇年为止非常丰富的书目。自公元一九五〇年以来书写的作品，有份持平的批判性介绍（意大利文）：《过去二十年的波里比阿研究》［“Polibio negli studi dell' ultimo ventennio（1950—1970）”］，作者为D.Musti，出版于《罗马世界的崛起及衰落》（*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mischen Welt*，ed.Temporini（Berlin—New York），II.i（1972）），1114ff.。最后，就详细研究，请见F.W.Walbank的《波里比阿的历史注释》（*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三册（Oxford 1957，1967，1979）。

公元一九七三年在日内瓦附近的旺德夫莱（Vandoeuvre）的哈德特基金会（Fondation Hardt）举行了一场关于波里比阿的会议。议程及文稿出版为《古典古代世界会谈第二十卷：波里比阿》［vol.XX of the *Entretiens sur l'antiquit classique*：*Polybe*（ed.E.Gabba：Vandoeuvres—Geneva，1974）］，包括十位波里比阿专家所做的演讲。这之中最后一位摩明格利亚诺（A.Momingliano）的文章名为《波里比阿于西欧之再现》（“Polybius’ Reappearance in Western Europe”），而这篇以及摩明格利亚诺的J.L.Myers纪念演讲《英国与土耳其人之间的波里比阿》（“Polybius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the Turks，”Oxford，1974），构成了对这位史学家在后来际遇的最佳介绍。

11. 目前之选文

已经有一些波里比阿的英文翻译，包括华生·徐尔斯爵士的（Sir H. Shears）翻译及德莱登（Mr.Dryden）的介绍（一六九三），最近则有舒克博（E.Shuckburgh，1889）及巴通（W.R.Paton，1922—1927）。但是语言流行的风潮即使在半个世纪内亦是变化甚巨，本册系司高特·基尔福特（Ian Scott-Kilvert）的新译，以当代英文之节奏及词汇来呈现波里比阿。使用的文本版本是Bttner-Wobst的。所选择的章节涵盖：整个从第一书取来的第一次布匿战争；第二书全部，叙述高卢人入侵意大利，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直到与斯巴达克里奥米尼斯作战的亚该亚联邦历史，克里奥米尼斯在塞拉希亚（Sellasia）战败，以及马其顿势力在科林斯重建势力为止；几乎所有的第三书，陈述汉尼拔战争中的事件，直到罗马在坎尼的灾难；几乎所有的第六书，形容罗马军队以及军营，还有波里比阿对罗马政体的讨论。从后来诸书之中，有围攻叙拉古（Syracuse）以及阿基米德的反制措施，汉尼拔著名但功亏一篑的进军罗马，年轻的“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占领新迦太基；从第十二书对泰密乌斯之批评的选文，随着幼王托勒密五世即位后，在亚历山大城发生的暴力事件，罗马军团与马其顿方阵兵团的比较，罗马在一九六年宣布希腊自由，叙利亚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Syria）如何（得到波里比阿之助）逃离罗马，回去争取塞琉西（Seleucid）王朝王位的奇怪故事，希腊人对迦太基在一四六年毁灭的辩论，以及最后，波里比阿对全书的结语。

为了让选文保持在一册的篇幅内，有些段落不免被排除；但还是尽可能完整收录了所流传下来的原本《历史》里所有最有趣以及最经典的

部分。

沃尔班克（F.W.Walbank）

[1] 在准备本书翻译时，我深深获益于沃尔班克教授对《历史》的评论以及他个人的协助，对文本及注释提供了许多有用以及建设性的批评及建议。——英译者注　英文版导读文中出现的章节与页码，是一九七九年PENGUIN出版社《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le》的版本。——编者注

[2] 希腊人一年的开始与现在不同，除了使用阴历外，根据不同历法，会落在不同月份，所以事件发生时间的月份若不能确定，在以公元纪年时，常会有不知落于相连的哪一年，故常以“某年/次年”的方式呈现，如此处。因此波里比阿的历史常被认为延伸至一四六年，但导读作者在上面却提到一四五年，但作者并未说明何以如此。——译者注

[3] 海德（Edward Hyde，1st Earl of Clarendon，1609—1674 CE），英国史学家，玛丽二世及安女王的外祖父。——译者注

[4] 根据导读作者在他的Polybius，Rome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Essays and Reflections（Cambridge，2002）里第二页所提，字典已经编辑到poieo。——译者注

第一书

导论

1. 假如纪录较早时代人类事迹的人未曾赞颂过历史，那或许我有必要敦促读者去找出并去关注这类的作品，因为就行为来说，人类当然无法找到比对过去之知识更好的引导。而且我们可以这么说，实际上所有史学家都毫无例外地声称这样的主张正是他们作品所有而且仅有的目的，亦即，研读历史既是最真正意义的教育和从政生涯的训练，而且也是教导人们在遭遇灾难时，要能有尊严地承担命运所带来之浮沉，其最可靠以及唯一的方法是被提醒到其他人所曾蒙受过的灾难。所以我们可以同意，没有人在这时候有必要去重复其他作家经常提到且已适当论及之事。尤其就我的情形更是如此，因为正是我选择陈述之事情中所具有的不可预期成分，[1] 使所有的读者，无论老少，在研读我系统性的历史时，都将会受到挑战与刺激。诚然没有人会在见识上如此偏狭或漠然以至于会不想去思考并发觉究竟罗马人是利用何种方法和何种政府体制，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2] 将几乎全世界所有人居住的地方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这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成就，但却被忽略。或是从相反的角度来看，难道会有人全然沉溺于其他思辩或研究议题，所以他会发现其他的任务会比获得这知识来得更重要？

2. 假如我们思考其他史家以过去知名帝国为主要议题的记录，并将

之与罗马统治并置观察，那么我所研究主题的吸引力以及所呈现之宏伟景象，便可以得到最佳的阐明。那些堪称与此一较高低者，如下。波斯人曾有段时间称雄庞大疆土，但是每次冒险跨越出亚洲的界线时，[3]他们不仅危及帝国安全，甚至祸延自己的存亡。斯巴达人在历经多年争取希腊霸权后，终于如愿，但却仅仅维持十二年未遭受挑战。[4] 马其顿人在欧洲的统治仅及于亚得里亚海沿岸到多瑙河，这似乎仅是欧陆的片段；稍后他们推翻波斯帝国而成为亚洲主宰。[5] 虽然当时他们被认为较之前的任何民族，掌控了更多数量的国家以及疆域，但他们还是让更多人居世界的部分落在他人手中。他们甚至未曾去企图争夺西西里、撒丁或是非洲[6] 的所有权，而且说实在话，他们也未曾见识过西欧最骁勇善战的部落。但另一方面，罗马人不仅将部分世界，甚至可以说是几乎将全世界都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而且远远超越任何现今存在，或（可能）是继承前人所留下的帝国。在我的作品陈述之中，我将会更清楚地解释它如何取得霸业，而且那些好学之人也将可以从研究严肃历史中，得到莫大的益处。

3. 我的《历史》始于第一百四十个奥林匹亚年。[7] 这奥林匹亚年开始即发生了一些事件。在希腊有所谓的同盟战争（Social War），最先由马其顿菲利普五世，德米特里二世之子及佩尔修斯之父，联合亚该亚人对抗伊托利亚人；在亚洲则是为争夺空叙利亚所发动的战争，[8]发生在安条克（Antiochus）三世以及“爱父亲”托勒密四世（Ptolemy Philopator）之间；而在意大利、非洲以及邻近国家则有罗马和迦太基的战事，大多数史家称之为汉尼拔战争（Hannibalic War）。[9] 这些事件是紧随西息温之阿拉托斯（Aratus of Sicyon）[10] 的历史所记录事件之后发生的。在早先的时候，有关世界的历史可以说是由一连串不相干的事

件组合而成，其发生的缘由以及结果之不相关联，有如它们散落四处之地点的相隔。但是从这时开始，历史变成有机的整体。在意大利及非洲的事情与在亚洲及希腊所发生者相系，其中所有事件发生关联，并导致单一结果。这便是我何以选定这个特定时间作为我作品的起点，因为那正是罗马人在汉尼拔战争击败迦太基人之后，开始相信在他们取得世界主宰地位过程中，踏出最关键及最重要的一步，并且因此受到鼓舞，首度将双手伸出去掌握其余的部分，跨海挥军希腊以及亚洲大陆。

假如我们希腊人熟悉这两个争夺世界霸权的国家，那或许我便没必要交代他们之前的历史，或是解释何种目的促使他们或是他们依赖何种资源去进行如此巨大的事业。但实情是我们希腊人对无论是罗马或是迦太基之前的国力或历史知之甚少，所以我相信有必要以此书以及接下来一书作为我整部作品的前导。我殷切希望没有人在开始投入到叙述本身之后，便陷入困顿，不知罗马人在冒险进行那最后让他们成为我们这世界主宰的伟业时，心中是如何思考以及他们究竟掌握哪些武力。但另一方面，我意图以这两书及其中所含的导论，来让我的读者明确了解，罗马人从开始便有足够的理由去怀抱创造世界帝国的意图，而且有足够的资源去实现他们的目标。

4. 我历史作品所具有的特质与我们所生活时代的特殊精神相关。正如命运女神将世界里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引导到相同方向，强迫它们汇聚至相同的目标，所以史学家的任务是将女神在完成这整体规划所历经的过程，置于一综合的观点之下，呈现给他的读者。而尤其正是这现象原先吸引我的注意，鼓舞我进行工作。第二个理由是，在我同时代之人中没有人着手去书写普世史；诚然，假如他们已经着手进行，那对我来说必然会比较没有诱因去尝试此事。但如我所观察到的，虽然有些不同的

史学家去处理个别孤立的战争以及相关议题，但就我所知晓者，尚未有人曾经尝试去检讨所有这些事件的整体及普遍架构：何时发生、从何发生以及何以导致最终结果。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不去忽视这种现象，或让它隐而不彰，因为这种命运所造就的一切，正是最精彩，以及最值得去多加思考的。虽然命运不断创造出新的事情，并且不停地在人生之中进行新的剧目，但它从未在单一例证之中造就出如此的布局，[11] 或曾经展现过我们在自己时代里所见证到的奇观。

我们无法在那些只记录个别孤立事件的历史作品中，得到如此全面性的观点。正如一个人连续去亲访每座最著名的城邦，或去检视个别的城市蓝图，就能对整个世界的形状、布置以及秩序有所印象，因为这样的方法不太可能带来正确的结果。我一直认为那些相信可以借由研读个别及专门的事件报告，而能对历史整体取得公正以及适当见解的人，其行为就像一个人在检视曾经活过的俊美身体在解剖之后的不同部位，却幻想他已经目睹这生物在生前所拥有的优雅举措以及行动。但我们若能在彼时彼地去重建整个生命体，恢复其在拥有生命时所具有的形体以及优雅俊美，并展现给那些人，我相信他们必然会立即承认自己之前的想法远离真实，像在梦中所见。这其中的真相是，我们从一部分事实所能得到的不过是对整体的大致印象，而这绝非透彻的知识或是准确的理解。所以我们必须对此下一结论：单一事件的专门研究对整体知识的掌握以及理解，贡献甚少。相反的，唯有结合整体的不同部分，彼此相互比较，注意相似及相异之处，我们方能获得全貌的观点，因此能获得研读历史所能带来的实际利益以及喜悦。

5. 在本书中我将以罗马人第一次跨海离开意大利作为我的起点。这事件发生在泰密乌斯历史作品结束之时，亦即第一百二十九个奥林匹亚

年。[12] 因此我的任务首先是要描述罗马人如何及何时立足意大利，以及是何种考量迫使他们跨海到西西里——他们首次在意大利海外登陆之地。他们何以跨海的真正理由，我必须述而不论，因为若我去追究其中缘由，我必将无法建立我《历史》的起点或基本原则。所以真正的起点确定在一个众所公认、可经由事件来清楚确定的时刻，即使这么做会需要我回溯一小段时间，并且概括介绍其间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假如历史之起点所赖以为据的事件不为人所知或是受人质疑，那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将会无法得到首肯或信赖。这一点如能得到读者的同意，那叙述的其余部分则将会容易被接受。

6. 我选定标记罗马在意大利建立势力的时刻是落在阿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河口的海战后第十九年，[13] 留克特拉（Leuctra）战役前第十六年。[14] 该年斯巴达人与波斯大王批准所谓的安塔西达斯（Antalcidas）和约；[15] 叙拉古僭主老戴奥尼素（Dionysius the Elder）在伊雷波路斯（Elleporus）河畔击败意大利来的希腊人，之后围攻利吉姆（Rhegium）；高卢人突袭占据罗马，占领除了卫城（Capitol）外的城市其他区域。然而，罗马人协商出一个高卢人愿意接受的和约。然后罗马在众人意料之外，再度掌握自己的祖国，并从那一刻起开始扩张领土，并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与邻国进行一连串的战争。他们因为在战场上的勇武善战以及连战皆捷，因此让所有的拉丁部落俯首称臣。从此之后，他们攻击伊达拉里亚人（Etruscans），接着是凯尔特人，然后则是与拉丁人领土东方及北方接壤的萨莫奈人（Samnites）。数年后，他林敦（Tarentum）人污辱罗马使节，接着他们因为害怕这种行为的后果，便向伊庇鲁斯（Epirus）国王皮洛士（Pyrrhus）求援。这件事发生在高卢人入侵希腊那年之前；这些入侵希腊的高卢人有些在特尔斐（Delphi）被歼

灭，但其他则跨海转进到小亚细亚。如我所述，罗马人已经降伏伊达拉里亚人以及萨莫奈人，并在许多战役中击败在意大利的凯尔特人。他们现在首度对意大利其余的民族宣战，并非因为这些人是外国人，而是因为意大利这国家宛如已经完全属于罗马人的。他们和萨莫奈人以及凯尔特人已经历经武力的较劲，结果罗马人胜出，并成为战争技艺中真正的优胜者；他们在抵挡皮洛士入侵时展现出极大勇气，最后将他及他的军队驱逐离境，但罗马人为了降伏那些站在皮洛士那方的人，仍继续战斗。他们出人意料地成功克服所有劲敌，当他们最后征服除了凯尔特人外的其他意大利民族后，他们开始围攻瑞吉温，而这城邦当时是掌握在一些罗马公民的手中。

7. 我必须解释何以横过西西里海峡、彼此对望的两个城邦——迈萨拿以及瑞吉温，会遭受到怪异但却相似的命运。一群受雇于阿加索克利斯（Agathocles）[16]的坎帕尼亚（Campania）佣兵，对迈萨拿城的富庶及优美垂涎已久，而就在我所描述之事不久之前，他们捉住机会，以诈术占领该地。他们以友谊之名潜入城邦，然后立即占为已有。在这之后，他们驱逐一些公民，并屠杀了部分公民，并将这些被抄家受害者的妻子及家庭据为己有，这些人在当时保有犯下这些恶行时所占有的一切。最后他们瓜分了所有土地以及所剩的财富。一旦他们如此迅速及轻易地占据如此美好的城邦以及邻近领土后，其他人立即起而效尤。当国王皮洛士随后立即从意大利跨海进入西西里岛，瑞吉温人民认为自己受到双重的威胁。他们不仅害怕皮洛士的攻击，也畏惧控制大海之迦太基人的入侵，因此他们请求罗马支援，派遣一支驻军协助。罗马所派遣人员为数四千，由一位坎帕尼亚出身之德西乌斯（Decius）率领，有一段时间由他的军队执行保卫该城的任务。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无法抵挡诱惑，

最后终于效法战神之子（Mamertines）。[17] 他们艳羡瑞吉温地理之美以及居民的繁荣富有，便勾结佣兵成为共犯，他们违背对瑞吉温人民的誓言，开始驱逐或屠杀公民，占据该地，正如战神之子在迈萨拿之所作所为。人民在罗马对自己同胞的行为大感愤怒时，但却无能去加以禁止，因为他们深陷我所提及之战争中。一旦他们得以自由行动，他们便包围该城，进行攻击，如我之前所述。在瑞吉温被攻陷时，[18] 大多数驻军在攻击行动中尽力一搏之后丧命，因为他们了解等待他们的命运为何；最后仍有超过三百人被俘。这些俘虏被送往罗马，执政官命令他们前进广场；根据罗马人习俗，他们在那里先被鞭笞，然后斩首。执行这种惩罚的目的，是要尽其可能地恢复罗马人在盟友中美好的名声。罗马立即归还瑞吉温的城邦及领土给当地居民。

8. 同时，战神之子只要能依靠罗马人和与占领瑞吉温之坎帕尼亚人的联盟，不仅可以安稳占有迈萨拿城邦及领土，而且也能骚扰邻近区域的迦太基人以及叙拉古人，[19] 并且从西西里的许多地方征收贡赋。但是当在瑞吉温为非作歹的罗马驻军被自己罗马同胞紧紧围攻后，战神之子顿失这方面的支持，很快轮到他们被迫躲入自己城市中避难，逃离叙拉古人。事情发生经过如下。当时不久前，叙拉古的军队与国内当局发生冲突，当时军队驻扎在莫干（Mergane）附近，并从军队中自行选出两位司令：其中之一为阿蒂米德鲁斯（Artemidorus），另一则为希洛（Hiero）——此人后来成为叙拉古的统治者。[20] 那时希洛仍然年轻，但天生的领导性格让他显得极适合承担那种崇高地位及政治权威。在接管军队的指挥权后，他利用家族人脉，进入城邦。一旦入主城邦，他在面对敌人时，尽管占有上风，但却仍慷慨宽容地治理政事，因此所有叙拉古人一致拥戴他为将军，尽管他们对军队所选举出来之领导人物一点都

不怀善意。然而从他最初施政起，所有有智之士立即察觉到他的野心将不只是将军的职位。

9. 希洛已经观察到派遣叙拉古军队出国，在最高官员指挥下进行战争，将无可避免地会导致领导阶层内的争执，并爆发某种形态的革命活动。他也了解到在所有的叙拉古公民中，有位叫莱普廷斯（Leptines）的人深孚众望，得到最多支持，特别在平民阶层中受到欢迎。他因此婚娶莱普廷斯的女儿来缔结家族联盟，所以每次他必须离国征战时，他便可以倚赖莱普廷斯留在国内，看守他的利益。同时他也得到结论，认为经验老到的佣兵是军队里不可靠以及潜在作乱的分子。因此希洛率领他们去对付迈萨拿城，佯装对付盘据该地的坎帕尼亚人。他靠近鲜吐律帕（Centuripa）一地，面对敌人扎营，并在靠近赛尔摩苏鲁斯（Cyamosorus）河附近部署军队。他如此布置战局，而由他个人统帅的叙拉古公民所组成之步兵及骑兵，作为预备部队，仿佛他打算从另一个方向来进行攻击。另一方面，佣兵则接受命令前进攻击，被坎帕尼亚人杀得片甲不留。当他们溃散时，希洛立即撤军，与叙拉古人安全地撤退到叙拉古城中。[21] 那时他很有效率地达成目的，将军队中这些难以驾驭的叛乱分子给清除掉后，他开始亲自挑选征募相当数量的佣兵，从此之后安稳地掌握全局。不久后，他注意到战神之子因为此次的成功，行径变得肆无忌惮、倨傲不恭。于是他开始武装他的公民军队，在迈莱（Mylae）[22] 平原的隆卡奴斯（Longanus）河旁与敌人交战，并将他们彻底击败，俘虏他们的领袖。这行动终止了战神之子的侵略行为，所以当希洛回到叙拉古时，所有盟友便拥戴礼敬他为国王。

10. 所以如上所述，战神之子失去来自瑞吉温的支持，接着又因为我刚提及的：在自己领土里遭受到压倒性的挫败。这时候，他们其中有

些人便转而求助迦太基人，将自己的安危及卫城交到他们手中，但另外一派人马则遣使到罗马，以坎帕尼亚人与罗马人有同族关系的身份，请求援助，同样也提议交出城邦。罗马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决定，因为若给予要求的援助，很显然会前后不一致。因为不久之前罗马人才因为自己同胞违背与瑞吉温该有的诚信，而处死一些人。若要现在去协助犯下相同恶行的战神之子，那必将是一件难以辩解的不公不义行为。罗马人在这一点上看得很清楚，但他们也同样看到迦太基人不仅将非洲，而且将很大部分的西班牙纳入统治，并且他们是撒丁海以及提蓝尼亚（Tyrrhenian）海所有岛屿的主人。假若迦太基人进而掌控西西里岛，必将成为最麻烦以及最危险的邻居，因为他们将会从每个方向来包围意大利，威胁这国家的每个地区，而这正是罗马人所畏惧的发展。很显然这将会是西西里的命运，除非他们对战神之子伸出援手：因为迦太基已经征服这岛的大部分区域，而一旦迈萨拿落入他们手中，叙拉古成为禁脔指日可待。罗马人预见所有这些可能性，于是认为绝对不能放弃迈萨拿，以免允许迦太基取得桥头堡，入侵意大利，所以他们进行彻底的辩论。[23]

第一次布匿战争

11. 即使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元老院仍无法同意增援迈萨拿；他们的观点是任何能从解围这地方所得到的利益，必将会被如此前后不一的行为所抵消。但另一方面，深受战争之害的人民虽然才因为刚结束一连串战事，急需种种复原，但反而倾向听从执政官的建议。官员除了强调那些罗马若进行干预，可取得的国家利益之外，也强调每位公民必将从

战利品中得到极大利益，所以人民通过援助的决议。当决议通过时，执政官之一阿匹乌斯·克劳迪乌斯（Appius Claudius）被任命为远征军统帅，并获授权跨海到迈萨拿。在这之后，战神之子半透过威胁，半透过假消息，设法说服已经驻防卫城的迦太基指挥官移出；[24] 然后准备邀请阿匹乌斯进驻，将城市移交给他。迦太基以指挥官擅离卫城时，表现怯懦以及缺乏判断为由，用十字绞刑将他处死。迦太基人接着将舰队停泊在佩洛里亚司海岬（Cape Pelorias）附近，[25] 利用他们的陆战部队从苏尼斯（Suneis）方向积极围攻。希洛认为这时候是一口气将占领迈萨拿之野蛮人逐出西西里岛的好时机，于是和迦太基人缔盟，从叙拉古出兵，进军迈萨拿。他在迦太基军队防线的对面，靠近卡基迪克斯（Chalcidicus）山附近扎营，因此也切断从迈萨拿脱逃的路线。与此同时，罗马执政官阿匹乌斯开始进行在黑夜渡海的危险行动，前往迈萨拿。他发现敌军从各个角度积极围攻，认为若在敌人同时控制海陆时，会让自己身陷围困之势，不仅危险，而且羞辱，所以他设法和叙拉古及迦太基人达成协议，希望将战神之子带离战局。然而两方对于阿匹乌斯的提议同时不予理会，所以单纯迫于情势，他必须冒险一战，首先攻击叙拉古人。他率领部队，摆开交战阵势；那时希洛积极应战，两军交锋。双方交战甚久，至为激烈，但阿匹乌斯最后胜出，将敌军逐回到他们的阵地，之后开始掠夺敌军死者遗物，然后回到迈萨拿。对希洛而言，这次军事行动让他预感到这整个战局将会如何落幕，所以他借黑夜掩护，抽离军队，全速撤退到叙拉古。

12. 第二天阿匹乌斯得知战事结果后，信心大增，不再耽误，直接攻打迦太基人。他下令部队要在很早时候就已预备待命，然后在破晓时刻立即出击。他与敌人交战，杀敌许多，强迫敌军在混乱中撤回到附近

的城镇。这些成功足以解围迈萨拿，进而反攻，摧毁叙拉古人及其盟友的领土，控制乡间，没有任何抵抗。最后他扭转局势，反而在叙拉古之前布军，开始围攻。

这是罗马人第一次领军跨海，而且是因为这些理由及在如此脉络之中，他们有如此作为。我认为这是整个叙述最适合的起点，因此我的主题便以这些事件为根据，而我在综合事件过程时，也会回溯到更过去，这样在阐述事情发生原因时，才不会有所缺漏。对那些有心想理解罗马现今独霸的发展有详尽及全面陈述的人来说，我认为追溯罗马这段早期历史，至为重要。换言之，他们必须熟悉这段罗马人在自己国土遭受挫败后，[26] 渐入佳境的时期及过程，以及熟悉他们在成为意大利主宰后，如何和又在何时致力于去征服更遥远土地的诸多细节。假如我在这作品的叙述中，有时会离题去解释一些最知名国家的早期历史，读者不应该感到惊讶。我做这事是为了给读者一个起点，让他们能够了解这每个国家到达现今状况的缘起以及背景。换句话说，我将会用我已经为罗马人所采取的相同方法来说明。

13. 在做完这些解释之后，现在该是呈现我主题的时候了。但我首先要对在这导论性质的前两书中，所处理的事件做一个简洁的整体说明。在依序论及这些事时，首先要提的是为争夺西西里而发生在罗马及迦太基之间的战争事件。接着是在非洲发生的战争，其后则是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成就，最先由哈密尔卡（Hamilcar），然后由哈斯德鲁巴（Hasdrubal）主导；哈斯德鲁巴在西班牙的征讨，与罗马人首次入侵伊利里亚及那部分欧洲，这两件事件同时发生，然后不久之后便是罗马人在意大利对抗凯尔特人。在此同时，以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命名的战争在希腊爆发。至此我将结束我这部历史的导论以及第二书。

我无须巨细靡遗地陈述所有这些发展，这对读者想必亦无多用处；我的计划并不需要将这些完整照录，而仅是引领进入构成全书主题事件的导论，在经过时提及。因此我所做的不过是依序简洁地重述这些事件，来让我导论一书的结尾，使其密合到我的历史作品本体的起源。依照这种方法，我的叙述将依循一个没有间断的顺序，而读者也将会见到我有很好的理由去触及其中一些事件，即使这些已经被其他人记录过；同时，对学生而言，这样的安排会让处理后来之事变得可以被理解，容易跟进。然后我会设法对这场为了争夺西西里岛，而在罗马及迦太基间爆发的第一次战争，做较为详尽的陈述。这是因为甚难找到有任何其他战争，比它爆发的时间经过更久，交战双方准备更为积极，或一旦开打，更奋战不懈，或是找到有其他战争会涉及更多战役或更是多决定性的命运转折。在那时这两个国家在习俗以及体制方面仍保持原貌，两边从命运女神那里都只得到适度的协助，而且在国力上旗鼓相当。于是我们可以借着比较他们在这次而非之后的战争表现，对双方的民族特质以及国力资源，形成一个较为准确的图像。

14.　尚有一个在影响力上不亚于上述原因的理由，说服我要对这场战争多所着墨的事实：费利纳斯及费边[27]这些号称对此事最为专精的权威史家，在我的评价中却认为他们没有尽责地去报道事实。假如我以这些人的生平及原则来作为判准，我不认为他们是刻意误导读者。但另一方面，就我看来，这两人的行为却像一般人陷入情网时一样。因为由于党派之私以及全心支持一方，所以费利纳斯坚持迦太基人在每个场合中都是以智慧、品德及勇敢行事，而罗马人皆反其道而行。而费边则给我们截然相反的版本。或许我们在人生其他领域之中，无法排除如是的偏颇，一位好人应该爱他的朋友、他的国家，也应该分享他们的仇恨及

忠诚。但一个人一旦扮演史学家的角色时，他就必须扬弃所有这样的考虑。他将会经常说他敌人的好话，若他们的行为有任何值得称许之处时，甚至愿意给予他们最高的赞誉；但另一方面在自己朋友行为上出现错误时，无论他们是如何亲近，也必须要能够批评斥责，这是他的职责。正如一个生命体若是被剥夺视力，就会陷于完全无助，若是史学被剥夺真相，所剩者不过是无聊无用的故事。所以我们不该怯于去指责我们的朋友或是赞美我们的敌人，我们也没必要畏惧在不同时机去赞美或指责相同之人，因为从事公共事务之人不可能永远正确，也不可能一直做错。为了提出他们行为所值得的陈述以及论断，我们因此必须要与故事中的角色保持距离。[28]

15.　我刚才所说之事的真实性，可由这些历史作品所取出的一例来验证。费利纳斯在他的第二书开始之处告诉我们，迦太基人和叙拉古人一起对迈萨拿作战，围攻该城；然后罗马人渡海而来，进入城市，立即突围攻击叙拉古人，但是在遭受重大伤亡之后，退回迈萨拿。接着他们出城攻击迦太基人，但是不仅被击退，而且许多士兵被俘，损失惨重。这便是费利纳斯的陈述。但是他又说，在战后，叙拉古的统治者希洛完全丧失理智，不仅焚毁自己的营区及帐篷，当夜匆忙赶回叙拉古，同时放弃所有用来威胁迈萨拿领土的碉堡工事。同样地，他报道说迦太基人在战后，立即撤出自己阵地，四散到邻近个别城镇之中，不再企图去争取城外开阔的乡间地带。他又告诉我们，迦太基指挥官认知到自己部队士气已经瓦解，决定不让他们接受战争的考验；他还说罗马人紧追在后，侵犯迦太基人及叙拉古人的领土，进而围攻叙拉古。在我看来，这样的陈述是一团矛盾，无须仔细进行检验。对这相同的军队，费利纳斯在开头说正在围攻迈萨拿，而且连战皆捷，却在稍后仓皇败逃，放弃开阔

乡间，最后士气衰竭，反遭围困。另一方面，那些他形容为挫败受困之人却突然被说成已经突围，追杀敌人，控制乡间，最后围攻叙拉古。这两种说法无法自圆其说，所以他之前或是之后的军事行动，其一必然有误。前者的说法不正确。真相是叙拉古人与迦太基人放弃乡间地带，而罗马人立即针对叙拉古进行攻击，也正如他说，同时对依克特拉（Echetla）作战，这是介乎叙拉古及迦太基领土之间的城镇。我们因此必须认知费利纳斯报道的第一部分是错误的，而且这位史学家叙述罗马人在迈萨拿城前战败，但其实他们是胜利的。我们会发现这样的错误在费利纳斯的叙述中不断重复。类似的情形亦发生在费边的作品中；当时机出现时，我会加以指出。无论如何，就这次的离题叙述而言，我已经说出我的要点，现在将再回到原先进行的事情，尽我可能地呈现出这战争的真实图像，截弯取直，将我的叙述严格地限制在事件发生的顺序。

16. 当阿匹乌斯及军团胜利的消息传回罗马，人民推选欧塔西里亚斯（Manius Otacilius）及瓦勒里乌斯（Manius Valerius）为新任执政官，派遣这两位将军以及所有武力[29]到西西里。罗马的四个军团皆是由公民所组成的，而这与盟邦军队的组成有所不同。每个军团皆是每年进行征召，由四千位步兵以及三百位骑兵组成。当这些军队到达西西里时，大多数的城邦皆已起义反抗迦太基人及叙拉古人，并投靠到罗马人那边。希洛注意到，慌张及恐惧的气息已经笼罩在西西里岛人身上，在罗马军队数量及强大战力与眼前的恐慌相对照之下，他的结论是罗马人的前景比迦太基人更为明亮。他的理性敦促他站在罗马人那边，所以他传送消息给执政官，希望缔结和平和建立友谊。罗马人欣然回应他的提议，特别是他们正在考虑要如何补给的问题。因为迦太基人控制海洋，他们担心基本物资的供应，不管从各方向运送，都会被切断。他们记取之

前跨海到西西里的罗马部队，就曾因为这样的短缺，受害甚巨的教训，并判断希洛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很好的协助，所以他们欢迎这友好的提议。

于是他们草拟条约，其中的条件是国王同意交还战俘给罗马人，不要求赎金；此外，支付给罗马人一百泰伦[30]的银钱。罗马人民同意这样的条件，从此看待叙拉古人为朋友及盟邦。就希洛而言，一旦将自己置于罗马人的保护之下，持续为他们提供基本补给，终其余生，他就能够安稳地统治着叙拉古人，并以如此体恤的方式来对待其他希腊人，而从他们那里赢得冠冕以及其他荣耀。平心而论，他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一位最杰出的统治者，就他长期从政所练就的智慧及其结果来看，不仅就个别事情，一般政策也是如此。

17. 协议条款交付到罗马，经过人民批准、确认与希洛的条约，罗马人决定不在西西里岛上维持全部的军队，而是留下两个军团。他们估算，有国王站在他们这边，他们投入的规模就可以降低，军队也会得到比以前更好的补给。另外，当迦太基人了解希洛已经变成敌人，而且罗马人越来越涉入西西里岛，他们的结论是：假如要强大到足以与敌人抗衡，持续控制西西里事务，那他们的军队数量一定要补强。于是他们跨海招募佣兵，其中许多是利古里亚人（Ligurians）及凯尔特人，甚至还有更多是西班牙人，这些都被派遣到西西里。他们注意到，就他们目前的准备来说，阿格里根特拥有最好的自然优势，而且这也是他们行省里最重要的城市，所以在那里集中所有的军队及补给品，决定作为战争基地。

在罗马方面，原先与希洛协商条约的执政官已经离开，而继任的官员波士丢米亚斯（Lucius Postumius）及马米里亚斯（Quintus Mamilius

）则率领军团抵达西西里。[31] 当他们得悉迦太基计划以及在阿格里根特所做的准备，他们决定先发制人，大胆一击。他们停止所有军事行动，集中全力攻击阿格里根特，并在离城约一里的距离驻扎，将迦太基人困在城里。当时正是收获季节，而这次围城预料将会更为冗长，罗马士兵于是开始收割粮草，表现比平常更为鲁莽不智。迦太基人发现敌人分散乡间地带，因此突围而出，攻击这些正在聚集粮草的人。迦太基人轻易地驱散他们，其中一些人进逼并掠夺罗马筑有防御工事的营区，另一些人则攻击卫哨。但就像过去经常发生的状况一样，正是罗马人优良的体制拯救了他们。根据他们的规定，一个人以任何方式擅离职守，或值勤时撤退，皆是极大罪行。所以这次，正如其他许多次一样，他们英勇地坚守岗位，对付数量上远超过他们的敌人；虽然他们失去许多战友，但杀死更多的敌人。最后栅栏正被拆除时，他们成功地围住迦太基人。他们当场杀死许多敌人，并将其他人以边追边将其砍倒的方式，将他们追赶回城市。

18. 在这次行动之后，迦太基人比较不愿贸然突击，而罗马人搜集粮秣也比较严格谨慎。当罗马将军发现迦太基人不再愿意做出超过小型攻击规模的战事，便将军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留在原地，靠近城外的医神（Asclepius）庙旁，另一部分则扎营在面对赫拉克里亚（Heracleia）方向的城外。罗马人加强分居城市两侧营区间的阵地防御：他们在靠城那边挖了一条内壕沟，以防城内军队进行突围，外壕沟则是排除任何来自外方的攻击，也避免人员或物资渗透进入到城内；在围攻时，常会有人尝试这么做。连接两营区的内外壕沟之间的空地则有卫哨巡逻，这些卫哨彼此间又相隔一段距离并在适当地点设立强化工事来给予保护。食物供给以及备用物资则由罗马的西西里盟邦提供，集中在赫别色斯（

Herbesus）。因为这城镇邻近方便，他们可以经常往来，运送牲畜及其他补给到营区，因此物资充足。接着，双方陷入长达五个月的僵局，没有一方占有明显优势；除了小规模攻击所导致的成功外，几乎毫无进展。在这时候，迦太基人开始遭逢到因为饥饿所带来的困境，当时至少有五万人被围困在城内。受命统率这些受困军队的汉尼拔，[32] 对这种处境感到忧心，因此送出一个又一个特使到迦太基去，解释他的困境，恳求增援。迦太基政府当时命令他们新募集到的军队以及战象登船，航向西西里，与岛上另一位将军汉诺（Hanno）[33] 会合。汉诺将人员及物资集中在赫拉克里亚，[34] 而他第一个行动则是对赫别色斯进行突袭；这次行动成功地攻下这座城，切断罗马人的基本物资供应。罗马人因此发现自己既是包围者也是被围者，受迫到如此严重短缺贫乏，他们不只一次考虑是否要停止围攻。事实上，若不是希洛利用种种可能的资源，想出种种计谋，成功提供足够分量的基本补给品，罗马人最后必然会选择停止围城。

19. 这时候汉诺又再度采取主动。他知道罗马军中发生疫情，罗马人因为饥饿及疾病而由强转弱。他自信自己的部队强大到足以一战，于是他动员所有的军力，包括为数五十头左右的战象，迅速从赫拉克里亚出发。他派出他的努米底亚骑兵作为先锋，下令在靠近罗马人强化防御工事的营区时，将罗马骑兵引出交战；一旦成功做到这一点，他们立即撤回到主力军队中。努米底亚人执行这项命令，骑到其中一个营区，那时罗马骑兵立即出击，勇敢交战。这些努米底亚人根据计划撤退，直到汉诺的部队；那时他们回转过来，包围敌军，向他们冲刺，杀死许多人，将其余逐回营区。在这行动之后，汉诺占领叫托鲁斯（Torus）的山丘，在该处扎营，该处距离罗马敌人约十个弗隆（furlong）[35] 的距离

。双方有两个月时间处于相同态势，每天都不愿尝试任何超过小规模行动层级的更具决定性的攻势。但在这期间，汉尼拔以烽火为信，提醒他的同事，城内人民再也无法忍受饥荒，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缺粮已经逃向敌军。最后迦太基指挥官决定冒险一战，而罗马人——因为我已提及之理由——也一样积极备战，所以两军前进到营区之间的空地，开始交锋。战斗僵持不下，但最后罗马人逐退迦太基前线的佣兵，当他们撤退到部署在他们后方的战象及其他单位时，整个军队陷入混乱。全面溃败开始发生，大部分迦太基军队在战场上被杀死，虽然有些人逃到赫拉克里亚。罗马人则掳获了大多数的战象以及随军行李。但在天黑后，罗马人既高兴又疲累，没有像平常一样谨慎。那时汉尼拔一直对自身处境感到绝望，突然看到挽回局势的契机，所以与佣兵在夜半时分一起突围离城。他用紧紧装满麦杆的笼子填满壕沟，设法让部队在不被查觉下安全离去。当白天来临时，罗马人发现发生之事；罗马人与汉尼拔的殿后部队进行短暂零星交战后，全军前进到城门。那里没有人抵抗他们，所以他们冲入城内，开始烧杀掳掠，奴役大量居民，[36] 并且掳获大量形形色色的战利品。

20.　当阿格里根特事件的消息传到罗马，元老院喜不自胜。在这种兴高采烈的情绪下，他们的期望远超过预先的计划，不再只满足于解救战神之子，也不满足于战争所获得的利益。他们现在怀抱希望，要将迦太基人完全逐出西西里，而一旦达成这目标，他们的势力将大为增加。于是他们将这设定为首要目标，全力计划，付诸实现。

就陆战而言，他们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取得所有可能的战果，因为在围攻阿格里根特之后选出的执政官，弗拉库斯（Lucius Valerius Flaccus）以及克雷苏斯（Titus Otacilius Crassus），很干练地处理西西里的军

事行动。但只要迦太基人持续控制海洋，为所欲为，战争结局就仍属未定之天。在接下来的数月中，[37]因为罗马既然已经占有阿格里根特，许多内陆的城邦害怕他们的军队，换边投靠，但同时也有很多沿海城邦因为畏惧迦太基舰队，而背弃罗马。所以当罗马人见到优势的天平，因为这理由在双方之间摇摆不定，以及意大利海岸屡次遭袭破坏，非洲则安然无恙，他们心中极想往海上发展，与迦太基人在那领域一决雌雄。[38]因为这个以及其他许多因素促使我对这场战争做出比原先更多篇幅的叙述。我心中盼望我的读者不该对这类重要的创新举动有所不知：也就是罗马人如何、何时以及为何首度往海上冒险。

因为他们看到战争不断拖延，于是便开始致力建造船只：一百艘五层舰[39]与二十艘三层舰。他们的造船师傅完全没有制作五层舰的经验，加上这些船只未曾在意大利被使用过，所以他们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正是这样的事实最能彰显罗马人在决策上的坚持精神以及冒险奋进。欠缺进行这种冒险事业所需资源对他们来说并不成问题，因为在这方面他们确实一无所有，而且在之前也未曾想过有关海洋之事。但一旦他们有这构想，他们就会大胆奋进地进行，所以不待在海战中学得任何经验，他们就立即与迦太基人交战，而这些迦太基人世世代代都一直在大海上称雄。他们这种特别的勇敢奋进，以及足以证明我所言不虚的例证是：当他们首次冒险运输军队到迈萨拿，他们没有任何装设甲板的船只，不仅没有长型战舰，甚至也没有轻型战舰。他们只不过向他林敦、洛克里以及厄勒亚（Elea）和尼亚坡里（Neapolis）人借用五十桨船以及三层舰，冒险运送军队渡海。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迦太基人出海攻击正在渡海的罗马人，但一艘有甲板的迦太基船舰操之过急，为了赶上这些运兵船，冒险靠近海岸，结果搁浅，落入罗马人手中。罗马人就是用这艘船

作为原型样本，并根据其中的规格制造出整只舰队。从这里可知，若非这个意外，他们或许就会因为纯粹欠缺必需的知识，而无法执行计划。

21. 那些被指派造船工作的人，全心进行造舰工程，而其他人则招募水手集训，教导他们在岸边划船。方法如下。[40] 他们将人员安排在陆地上的划桨板凳上，依序坐定，正如在实际的船舰上，然后将下令划桨节拍的水手长（keleustes）[41] 安排在中间，训练水手将身体一致往后移动时，将双手移近身体，而在身体一致前倾时，双手推到身前，在下节拍者的命令下开始、结束这些动作。当水手学会这些动作，在船舰建造完成后，立即下海。[42] 之后他们其实在海上只有短暂练习，就在执政官命令下开始在意大利海岸巡弋。执政官西庇阿（Gnaeus Cornelius Scipio）受命统领舰队，在几天前已经下令船长，在船只装配完毕后，立即航向迈萨拿海峡。同时，他亲率十七艘船舰提前航向迈萨拿，因为他亟须取得舰队所需要的物资及备料。当他抵达时，便听说了利帕拉（Lipara）[43] 因为被出卖，有被攻占的机会而可能叛变的消息。西庇阿在过度仓促、不够谨慎的状况下，趁着这机会，率领我已提及的舰队出海，在城外下锚。这行动消息传到驻扎在帕诺穆斯（Panormus）的迦太基将领汉尼拔处，他于是派遣一位迦太基元老布得斯（Boodes）率领二十艘船舰前往。布得斯夜航到利帕拉，将西庇阿困在港中。当白天来临，罗马水手弃船逃到岸上，而西庇阿因为事态发展如此，陷入恐慌，而且无论如何都无法行动，因此向敌人投降。这些迦太基人立即航向汉尼拔，带走掳获的船只以及执政官。但是仅仅几天之后，即使西庇阿的重大失误殷鉴不远，汉尼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犯下与西庇阿几乎相同的错误。他听到罗马舰队沿着意大利海岸往前逼近，心中极想知道敌军数量及部署，于是带领五十艘船顺着他们前进的方向航行。当他在绕过意大

利海角（Cape of Italy）[44]时，突然遇见井然有序、部署完成的敌军。交战后，他失去大多数船只，仅能以残余的船只脱身逃命。这结果完全超出他原先所预期的。

22. 很快地，在罗马人靠近西西里海岸时，他们得知发生在西庇阿身上的灾难。他们立即传话给驻西西里的罗马陆军指挥官杜以里亚斯（Gaius Duilius），并等待他来临。他们也得知敌人舰队就在附近，于是开始备战。因为他们的舰队装配不良，难以活动，于是有人建议他们可以使用后来被称为“乌鸦”（raven）的装置在海上作战，以取得上风。其构造如下。一根长约二十四尺、直径十寸的圆木竖立在船首。圆柱顶端有滑轮装置，底部则是由木板交错钉牢所组成的四尺宽、三十六尺长的舷梯。舷梯被安装在船尾底处一个宽十二尺的长方型沟槽，圆柱的底端可以在这边卡住，通道的两侧长边有高及膝盖的护栏。在舷梯远端一侧，固定一个形状如杵的长铁锥，形状尖锐，看起来像是用来捣谷的器具，另一侧则有扣环可以让绳子穿过。绳子穿过铁环扣，然后再通过圆柱顶上的滑轮操控舷梯。当船只往敌人冲刺过去时，“乌鸦”会借着滑轮而升高，然后下降到敌舰甲板上；当两船相撞时，就可借由拖拉滑轮将舷梯转向放下。一旦“乌鸦”插入甲板，便可将两船抓牢固定，士兵就可以经此跳入敌船。假如两船平行时，他们甚至可以跳下自己舰队的船体直接登上对方的船只；但假如是船的首尾冲撞，人们则两两并行借着通道穿过。前锋的两人手持盾牌在前方保护，后边跟随的队伍则靠在栏杆边缘用盾牌保护侧边。在采用这样的装置后，他们等待机会在海上交战。

23. 在听到西庇阿所遭遇的灾难时，杜以里亚斯将西西里罗马军团交给军团的营长指挥，自己加入舰队。他接获情报敌人正掠夺迈莱地区，[45]所以他率领全军航向前去。迦太基人在目击之后，立即积极下海

，全军共一百三十艘船舰。罗马人缺乏经验，迦太基人因此士气高昂，他们心中充满轻蔑之心。他们直接航行，正面切入敌军，认为自己无需保持队形，便可冒险攻击，仿佛认为罗马舰队不过是瓮中之鳖。他们此次同样是由汉尼拔率领：他之前便是借着夜幕掩饰将军队撤离阿格里根特的将军，而现在他的旗舰是七人一排划一巨桨的船舰，这船舰曾经属于国王皮洛士所有。当迦太基人靠近敌人，看到在几艘船上船首举高的“乌鸦”时，迦太基人刚开始时并不清楚这装置有何用途，因为他们对于这个装置完全陌生。然而他们还是鄙视敌人，并且毫不迟疑立即展开攻击。当双方船只开始冲撞，迦太基人发现他们的船只全都被“乌鸦”固定住，罗马人则经由舷梯蜂拥而上，将他们团团围住，并开始在甲板上近身交战。整个海上作战似乎已经转变为陆上战斗，有些迦太基人被砍倒，其他人则对这样的战术不知所措，因此弃械投降。结果是迦太基人最先参与交战的那三十艘船全军覆没，并损失了水手和其他所有东西，其中包括旗舰。汉尼拔本人则以其果敢的行动加上过人的好运，设法利用舰上小艇逃离。迦太基其他船舰靠上前来，好准备攻击，但当他们靠近，发现了前导船只所遭受的事，立即转向航离，以避免碰到“乌鸦”。取而代之的是利用自己的速度，环行敌军，伺机安全地从船侧或是舰尾撞击。但是罗马人随时将舷梯转向，用以应付来自任何方向的攻击，并伺机放下“乌鸦”，任何靠近的船只都会被钉住，发现自己无处可逃。最后迦太基人掉头逃离，因为他们完全被这新的战术弄得信心大失。迦太基人最后总共损失五十艘船舰。

24. 罗马人竟然用这种方法达成他们控制海洋的心愿，让众人大为意外，他们要继续奋战的决心也因此更加坚定。他们再次登陆西西里海岸，缓解赛格斯塔（Segesta）的围城之急，当地居民当时几乎已经可以

说是奄奄一息。罗马人在回程时一鼓作气急攻，拿下马切拉（Macella）。

在海战后，驻扎在帕诺穆斯指挥的迦太基陆军将军哈密尔卡接到报告：罗马人及其战友因为分配战利品以及颁授功勋之事而开始内讧，以及那些罗马盟友远离罗马人扎营，驻扎在帕洛普斯（Paropus）城和希美拉伊·特迈（Himerae Thermae）[46] 两地之间。他趁他们仍在扎营之际，以全军发动突袭，约杀敌四千。在这行动之后，汉尼拔带领那些逃离迈莱的军舰航回迦太基，之后很快带领一只得到充实的舰队航向撒丁，其中包括了迦太基最好的海军军官。但却在没多久后，被罗马人围堵在岛上的一个港口里，并且失去许多船只，他更被存活下来的迦太基人当场逮捕之后，加以绞刑处决。我应该要在这边解释：罗马人在对海洋发生兴趣后，便设法去掌控撒丁。

次年，[47] 罗马军队在西西里无重大进展，但在年末时，下一年接任执政官的阿提里亚斯（Aulus Atilius）以及苏尔皮吉斯（Gaius Sulpicius）抵达后，开始进攻帕诺穆斯——这是迦太基人过冬之处。执政官在城市附近布阵，率领全军叫战，但因为敌人没有应战，他们便行军离去，改为进攻希帕纳（Hippana），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此处。他们也占领地形险恶、久攻不下的米提斯特拉图姆（Myttistratum）以及最近背弃罗马的加马里纳（Camarina）；他们在加马里纳前布置攻城机，打破城墙。他们接着占领恩纳（Enna）以及一些迦太基的要塞。在完成这些军事行动之后，他们包围利帕拉。

25. 接下来一年，执政官雷古鲁斯（Gaius Atilius Regulus）统帅舰队，在丁达里斯（Tyndaris）[48] 下锚，当时他见到迦太基舰队航行经过，没有保持队形。他下令主力部队跟随领先的船只，并且身先士卒，

亲自领航可以以同速前行的十艘船作为前锋。迦太基人见到有些敌人还在登船，其他船只虽已航行，但先锋船只却远远超前，于是立即转向，与他们交战。他们将罗马人包围，击沉其中九艘，几乎就要逮捕执政官跟他的水手。但这艘船不仅快速且装配精良，最后逃离险境，迦太基人无法如愿以偿。在此之际，罗马其他舰队也已抵达，并立即采取密集队形。当舰队列阵完成，向敌军发动攻击，击沉八艘，并掳获十艘及水手。迦太基其他舰队撤退到利帕拉岛。

这场海战的结果是，双方现在认为彼此实力旗鼓相当，于是双方加倍努力建造舰队，来争夺制海权。与此同时，陆军没有重大进展，而是将时间花在偶然出现的次要或零星战役。于是乎，如我已提，一旦罗马人在次年度夏季完成海军备战，罗马人发动三百三十艘[49]设有甲板的船舰，停泊迈萨拿。从那里他们继续航程，保持西西里在他们右侧，绕过帕奇纳斯（Pachynus）海岬，航向埃克诺穆斯（Ecnomus），[50]因为他们的陆军当时驻扎该地。迦太基人派出三百五十艘设有甲板的船舰在利利贝乌姆（Lilybaeum）停泊，从那里往东南方航行，在赫拉克里亚·米诺亚（Heracleia Minoa）下锚。[51]

26. 罗马此时的作战计划是航向非洲，将整个军事行动场景转移到迦太基去；他们希望让迦太基人感觉到战争不再只是威胁西西里，而是他们自己的领土。迦太基人则力求此事不要发生。他们了解非洲极易遭受攻击，人民对成功登岸的敌人势必难以反抗。他们不能容许这局势发生，所以积极在海上冒险一战。既然一方决心强迫登陆，另一方力求阻止，那么双方在目的上势不可免地发生冲突，产生如下的对抗。

罗马为两种结果都预做准备，亦即，在大海交战和登陆入侵敌国。为了第二项目的，他们精选陆战人员，并将入侵部队编组为四个单位。

每个单位都有替代性番号，如第一单位又被称为第一军团或第一纵队，其余如是；但第四单位多了第三个名称——后线部队（triarii），这是原来军团部分部队的名称。[52] 船舰运送的所有作战人员多达十四万，每艘运载三百名水手以及一百二十名陆战队。另外，迦太基几乎将所有准备投入到海上决战这种企图；从船只数量估算，他们的人力必然超过十五万人。[53] 若从人员及船只数量来估算，这些数字想必会让当场见证之人震惊，甚至是读者都会对这次决战的巨大规模以及敌对双方的开销及资源感到惊讶。但现场亲眼见证两军队战的人，必然会更加震慑。

罗马人必须考量两种困难：首先，他们的航道横跨开阔的大海；第二，敌人船速较快。他们因此苦心积虑地设计出一种队形，既可让舰队不致凌乱断裂，又难以受到攻击。两艘由执政官雷古鲁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及曼里亚斯（Lucius Manlius）指挥的旗舰，是每支桨需要六人划动的大船，在护航舰队的前方领航，彼此并排。在每艘船之后则是一列的船舰，以梯形编队展开，所以每接下来的船舰会逐渐地与其相应的另一侧船舰越来越远，但船首指向大海。其舰后的第一纵队及第二纵队依序成为楔形的两侧，第三纵队的两侧与前面两群舰队形成的两侧对齐，其余船只与之对齐，并排一列。全部舰队看起来像是以三角形形式布阵。在三角形底边之后则是载有马匹的运输舰，每艘以两条绳索与之前第三纵队的船只固定。最后在这些船后方则是第四纵队——后线部队。这些船只以直线排列，并往两侧延伸到甚至超过之前船队的行列。当每艘船以我所描述的方式布置妥当，整个战斗队形看起来宛如一个楔子：前端开放，后方则相当紧密扎实；整个队形有效率，容易维持，难以突破。

27. 约莫同一时间，迦太基指挥官对他们的人员发表了简短的演讲

。他向他们解释，假如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胜利，他们之后将会为控制西西里而奋斗，但假如他们被打败，他们将被迫为自己家乡以及自己的财产而战。说完这些，他下令登船。将军的话让他们清楚了解到他们面临的状况，所有水手立即听令，利落上船，士气高昂地出海，充满战斗意志。指挥官一看到敌军的战斗队形时，立即进行调整应付。四分之三的船只以一直线摆开；所有船只皆面对罗马人，但右翼则延伸到大海，越过敌军侧边来进行包围。其余舰队则是排列在左侧，指向岸边，与主力部队形成一个角度，并延伸超过。迦太基的右翼是由汉诺率领，这位将军曾在阿格里根特外的战争受挫。[54] 他的战斗群包括有特殊船首设计的军舰，可以用来撞击敌军，而且最快速的五层舰，拥有攻击船只腹侧所需的速度。统领左翼的军官是在丁达里斯海战中统帅迦太基舰队的哈密尔卡，[55] 他同时也占有中间位置；我稍后将会描述他在这场战役中使用的一种战术。当罗马人见到迦太基的阵线因为战线过长，相当单薄地维持队形，于是针对中间发动攻势，战争于是开始。[56] 在这部分的迦太基船舰所接受到的命令，是遇敌时要让敌人通过，希望借此打散罗马的编队，所以他们以轻快的速度撤退，让罗马人在后面紧追。结果是第一纵队及第二纵队的罗马船舰追击撤退的敌军，第三纵队及第四纵队的船队则与他们分离：第三纵队缓慢是因为它们必须拖曳马匹运输舰，而后线部队必须与它们留在一起，作为预备。当迦太基人判断他们已经将第一及第二纵队与其他罗马船舰引得够远，哈密尔卡的旗舰立即升起旗号，所有迦太基船舰立即回转，与追击它们的敌船交战。接下来的战斗十分激烈。迦太基人优越的速度使得他们可以绕到敌人的腹侧，也可以轻易地接战或迅速脱离。但罗马舰队本身，充满着必胜的自信；只要敌舰一靠近，战斗便成为纯然的力气之争，因为他们的“乌鸦”会在敌舰

进入固定范围内时，将其紧紧扣住。除此之外，他们是在亲自参与战斗的执政官监视下进行激战。至少这是在战线中心的状态。[57]

28. 在此同时，在罗马最初攻击阵线中心时，率领右翼的汉诺先是保持距离，往大海航行，现在则开始攻击后线部队的船队，造成罗马人极大的困难及焦虑。在另一方，迦太基的左翼离开之前在岸边附近停泊的地点，改变原来队形，部署成直线队形，船首面对罗马人，攻击拖曳马匹运输舰的船只；在那当刻，罗马人丢弃缆绳，与敌人交战。战争现在变成在三个地方分别进行，每一处战斗都与其他两处分离甚远。因为双方舰队在开始时布署如此，所以每处的军力旗鼓相当，战斗皆势均力敌。这些交战的结果也大致可以预期，既然彼此对峙的舰队在战力上相当。那最先交战的也是最先分开，因为哈密尔卡的战斗群终于被逐退，开始逃离。曼里亚斯于是开始准备拖走他的战利品，但雷古鲁斯见到后线部队以及马匹运输舰正陷入挣扎，便匆忙带着第二纵队中仍堪战斗的船舰前往救援。一旦他到达汉诺的船舰时，便立即交战，后线部队虽然当时已经受创甚深，却因此大受鼓舞，重新鼓起精神，投入战斗。这次换成迦太基人发现自己受到压迫。他们受到前后包夹，并惊讶地发现自己正被敌方援军包围住，于是最后撤退，航向大海。同时间，曼里亚斯重新返回战场，见到第三纵队被迦太基人进逼困在靠近海岸之处。[58]他和已经让后线部队及马匹运输舰安全脱困的雷古鲁斯，一起全速前往解救深陷险境的战友。这些战友被迦太基人团团包围住，宛如陷入围城，且将在不久之后即将被歼灭，若非迦太基人畏惧“乌鸦”，所以只能将它们圈围在靠近陆地的区域。因为担心会被“乌鸦”勾住，所以他们没尝试撞击。所以当这两位执政官全速前来，反而包围了迦太基人，并成功掳获五十艘军舰和水手。只有少数成功逃离，而且是以紧贴陆地航行逃

离。这是各处战斗如何结束的情形。整体战斗的结果对罗马人有利。他们有二十四艘船舰被击沉，但迦太基舰队方面则超过三十艘。没有任何罗马船舰与水手被掳获，但迦太基却有六十四艘遭受如此的命运。

29. 战后，罗马人重新补给舰队，修复掳获的敌舰，并细心去照顾在战场上为罗马建功的自家船员。然后再度上船，继续航向非洲。一支比主力部队先行的先遣舰队在称为荷密翁（Hermaeum）的海岬下方登陆，这海岬构成迦太基湾的东端，往大海突出，遥指西西里。[59] 他们在那里等待其他舰队来到；当舰队加入，他们沿着海岸一起航行到阿斯匹斯（Aspis），在此登陆上岸，将船只拖上沙滩，挖壕沟及筑栅栏来保护它们。城里的驻军拒绝投降，罗马人开始围攻。在这时候，逃离战场的剩余迦太基舰队返回迦太基。他们确信敌人因为最近的胜利，必然充满信心，将会立即从海上攻击迦太基，所以他们聚集海军以及陆军人员，组织前进的防御系统，护卫通往首都的不同通路。可是当罗马人已经安全登陆，并且正在围攻阿斯匹斯的消息传来，他们便放弃原先以为从舰队攻击首都那方向的戒备。取而代之的是将所有武力集中投入到首都及周围陆路方面的防卫。

在这时候，罗马人已经攻下阿斯匹斯，并安排驻军占领该城以及邻近地带。之后他们送出使节回国报告战役进展，并寻求要如何进行后续行动以及处理迦太基事务的指示。接着他们全军迅速进击，掠夺乡间地带。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们摧毁一些装饰豪华的屋舍，掳获许多牲畜。他们也带回船上约二万名的奴隶。在这时，罗马来使指示一位执政官留下，率领足够强大的军队，而另一位则率舰返国。结果雷古鲁斯留下带兵，掌控四十艘军舰以及一万五千名步兵和五百名骑兵。曼里亚斯带领所有水手及俘虏登船，平安地沿着西西里海岸，顺利返回罗马。

30. 迦太基人此时发现罗马人正准备长期占领他们的国家，因此从公民中选出两位将军，汉诺之子哈斯德鲁巴以及波斯塔，并且派信到在西西里赫拉克里亚的哈密尔卡，训令他立即返国。他被任命为第三名将军，并率领五千名步兵以及五百名骑兵返回迦太基。他和哈斯德鲁巴开会讨论要如何应付目前的危机，决议要去帮助那些在乡间的人，不任凭他们遭受任意掠夺而丝毫无招架之力。几天之后，雷古鲁斯出兵进行掠夺的军事行动，他们对那些有防御工事的地点展开围攻，并在攻下没有城墙保护的城镇后进行洗劫。当他到达阿迪斯（Adys）这个略具规模的城镇，他在附近扎营，并积极以攻城机包围它。迦太基人出动军队努力援救，他们决定要挑战罗马人争夺乡间的控制权。他们占领某处高地，该处具有居高临下、观察敌人的优势，但并不适合自己的部队。他们主要的优势在于骑兵以及战象，一旦放弃平坦乡间，将自己局促在多石以及无法接近的地面，他们就等于是暴露出弱点，让敌人知道要如何最有效地攻击他们，而结果也正是如此。罗马指挥官的作战经验让他知道，敌军因为地形选择错误，其最有效率以及最可怕的武力已经变得无效。所以他们不待迦太基人下山，在平原交战，就先发制人，在刚破晓时，从两侧登上山丘。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战象及骑兵皆无法发挥任何作用，但是他们的佣兵却英勇积极地冲锋陷阵，迫使第一军团败退。但那时佣兵太过前进，反而被从另一侧仰攻的军团包围击溃，于是整个迦太基军队很快就被赶离营区。骑兵及战象则全身而退，抵达平原。罗马人在追赶步兵一段距离后停止行动，返回摧毁迦太基军营。这场战役后，罗马人恣意攻击乡间，毫无顾忌地掠夺城镇，其中，他们占领了叫突尼斯（Tunis）的城镇。此地地理位置极为优越，极适宜作为远征或是突击的根据地，作为对付首都迦太基及邻近地带的根据地也极其合适，所以

罗马人在此处设立司令部。

31. 迦太基人发现自己正面临存亡之秋。他们已历经两次重大挫败，一次在海洋，另一次在陆地，而挫败之所以发生并非其作战人员欠缺勇气，而是因为统帅无能。除了我已经描述的灾难外，迦太基人也必须对抗努米底亚人的入侵。这族群与罗马人同时攻击他们，对迦太基乡间地区带来极大的损害。居民在恐慌中逃到首都，但在那里他们却只发现饥饿与绝望，饥饿导因于过度拥挤，绝望则是因可能被围攻的前景。但另一方面，雷古鲁斯却有另一隐忧。他知道迦太基在海上及陆路都已经蒙受压倒性的挫败，而且他自忖在短时间内便能攻占迦太基城；但是他也担心继任的执政官或许会在城市沦陷前，便已从罗马来到，并剥夺他攻占迦太基的荣耀，所以他邀请敌人开启协商。迦太基人极愿随时聆听提议，并派遣他们最杰出公民的代表团与他会面。然而进入协商之后，代表团非常不愿去接受雷古鲁斯所提的条件；这些条件实在太过严苛，他们根本无法听下去。[60] 雷古鲁斯的态度俨然已经是迦太基城的主人，因此他的任何让步，都被他自视为对迦太基人施恩及慈悲的行为。迦太基人的结论是，即使他们成为罗马人的臣属，也不会比接受雷古鲁斯所提出的要求来得更差，所以他们回去时，不仅不满所提出来的条件，也对他那无可妥协的姿态深感愤怒。所以虽然迦太基元老院几乎已经放弃任何拯救的希望，但当他们听到罗马指挥官所开出的条件时，他们以英勇的尊严采取行动，决定宁可承受任何极端状况，尝试各种方法，也不愿屈就如此卑微、不配他们过去成就的协议。

32. 约在这时，他们之前派遣到希腊招募佣兵的军官回到迦太基。随行带回一大群士兵，其中一位是斯巴达的赞提帕斯。这个人历经斯巴达系统的训练调教，拥有广泛作战经验。当他得知迦太基最近遭受的挫

败以及发生的状况，便针对全国剩余的资源以及他们在骑兵及战象方面的优势战力进行检讨。他很快得到结论，并私底下告诉朋友，认为这些挫败不必归诸罗马人的优秀，而是迦太基人的将领缺乏经验。因为当时逐渐蔓延的危机局势，赞提帕斯言论的要旨很快就在人民中散播开来，亦为将军得知。那时政府决定召他前来进行质问。他在他们面前出席，报告他对局势的见解，解释他们现在何以遭遇如此多挫折。他接着辩论说，假如他们愿意信赖他的建议，利用平坦地形行军、扎营与敌人交战，他们必将发现不仅可以确保己身安全，亦可以击败罗马人。将军接受他的批评，决定遵循他的建议，并立刻移交军队给他指挥。

即使当赞提帕斯对这议题的言论只是刚刚传播出去，其充满希望的言论就已经引起骚动，也激发了人民的信心，而这些印象就在他开始指挥军队时，立即得到印证。他果决地率领军队，在城市前以正规方式布阵，进行不同单位演习，并以准确的军事术语下达命令，和他前任指挥官笨拙的表现，有天壤之别。士兵用雄壮的欢呼表达他们的感受，并且迫不急待想与敌人交锋，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赞提帕斯领军，他们就不会受到伤害。将军注意到这种令人意外的高昂士气，立即捉住时机向他们说出适合该场合的话。几天后，他们向战场前进。军队由一万二千名步兵、四千名骑兵以及将近一百头战象组成。

33. 当罗马人注意到迦太基军队现在经常在平原行军，平地扎营，对此他们深感诧异，并对这种策略上的改变有点警惕，但他们的心愿仍是与敌人交战。所以当两支军队接触时，罗马人在离敌人超过一里之外的地方扎营。第二天，迦太基领导人举行军事会议，决定目前局势该有何作为。在这时候，积极地想冒险一战的士兵，集合成群，开始高喊赞提帕斯之名，毫不迟疑地表明希望他立即率领攻打罗马人。当将军们了

解军队士气高昂，充满斗志，而同时赞提帕斯敦促他们切不可让机会流失，将军下令备战，移交权力给赞提帕斯，以他认为最妥当的方式指挥作战。赞提帕斯立即发号施令。他下令战象往前移动到全军之前，形成一列，随后是迦太基公民[61]组成的重装方阵兵团，保持适当距离。他将一些佣兵布置在右翼，而那些他认为最机动的人则与骑兵组合，在两翼之前前进。罗马人见到敌人已经布阵求战，并积极往前移动交锋。他们对战象的冲刺有所警惕，所以他们将前战部队（velites）[62]摆在前线，之后则是布置军团，有几个连队（maniple）[63]的纵深，而骑兵则分居两翼。这些布局意味着罗马的阵线较短，但较深。这种阵势是设计来抵挡战象，但是却没充分考量到迦太基的骑兵在数量上远超过罗马人。最后两边的布局皆已完成：包括双方的全面性部署以及针对特别作战计划的战术组合，而他们也同时等待有利时机来进行攻击。

34. 赞提帕斯下令控制战象的人员前进，突破敌人阵线，也下令两翼的骑兵进行包抄的动作，开始冲刺，罗马军队亦同时前进，并依照习惯，盾牌与标枪互击，发出战吼。罗马骑兵数量过少，很快就被从两翼包夹的敌军击溃。至于步兵，在左侧的部队部分为了避开战象，部分则是因为鄙视面对他们的佣兵，所以向迦太基右侧冲刺，将其逐离战场，追杀到敌人军营。面对战象部队的其余罗马阵线中，前面的连队在战象冲刺压力下退却，在战象脚下惨死，在战斗中成群死亡，可是军团的主体因为纵深，所以得以挡住一时，保持队形不破。但是最后，后方的连队在各方都被敌方骑兵包围，被迫转向来面对交战。但另一方面那些企图穿越战象往前冲出，并且在战象之后重组的人，却要面对迦太基的重装方阵兵团，而这些新敌人却是体力完全充沛，队形完整，因此他们被杀得七零八落。从这个时候起，罗马人从各方受到极大的压力。多数人

是被战象极大的重量踩死，其余则是在行列之中，被迦太基占有绝对优势数量的骑兵射死。只有小群人设法逃跑，自力救济，而这些人唯一撤退的路线是经过平坦地面。其中一些人被战象及骑兵解决，雷古鲁斯一行五百人进行撤退时，很快被迦太基军队逮捕。

迦太基人在这场战事中约损失八百名佣兵，清一色是迎击罗马左翼部队的人，而另一方面，罗马的两千名生还者则都是左翼部队中的人。如我前述，他们将佣兵一路追杀到营区去，因此离开主要战事范围。其他人，除了雷古鲁斯及与他一起逃跑的人外，其余皆阵亡；而幸存的连队相当幸运地逃到阿司皮斯。迦太基人剥除死者身上的装配，行军返回首都，对他们命运的转折大为兴奋，并随军带回雷古鲁斯和其余的战俘。

35. 这些事对那些可以正确解读，并希望在为人处事上得到引导的人来说，是极为宝贵的一课。[64] 雷古鲁斯所遭逢的灾难，清楚地为我们说明了这个原则：我们切不可依赖命运的恩宠，特别是当我们站在成功的高峰期时。在此我们看见这个在不久之前拒绝给被征服者任何怜悯或慈悲的人，最后却让自己成为阶下之囚，在不久前还是他的受害人面前求情饶命。长久以来被认为公道的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名言：

一个拥有智慧的头脑可以胜过数十支手臂。

在这个例证中再度确认此一事实。一个能人以其智慧征服了之前看似无敌、无所不能的军队，挽救一个几乎已经落入万劫不复的国家，使之回归正轨，并提振起已经坠入绝望深渊的军队士气。我之所以记录这些事情，是希望阅读这本《历史》的读者能从中获益，因为有两种方法

能让所有人借之来改善自己：其一是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另一是从他人曾犯下的错误中学习；前者会做出比较醒目的证明，后者则是则是较不痛苦的证明。因此，若我们可以避免的话，我们绝不要选择前项，因为它会涉及很大的危险和痛苦，而是要经常选择后者，因为它经常会为我们指出最佳的途径，但却不会带来伤害。我在此下一结论：真实人生中的最佳教育，是经由阅读严肃历史所得到的经验。因为唯有历史会在不给我们造成伤害的情况下，让我们有能力在任何状况或处境里，去判断出最佳的途径。这部分在此告一段落。

36. 重振迦太基的希望达成，让迦太基人欣喜若狂，不仅对神明祭献感恩，也为自己庆祝胜利，尽情享乐。这当然归功于赞提帕斯对迦太基命运所带来意想不到的扭转以及复原；在战争之后，他立即返国，因此证明他是智慧卓绝以及深明道理的人物。这个中的道理是：最杰出及最不寻常的事功，往往会引起最强烈的妒忌以及最恶毒的毁谤。一个本土公民若能享有亲友的支持，拥有许多朋友，或许能抗拒这些恶果一段时间，但是一个外国人很快就会屈服在这些恶意之下，立即发现自己地位不保。然而赞提帕斯之所以离去，有时候尚有其他说法，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我历史作品中较适当之处设法解释。

当这个预料之外的大灾难传回罗马人耳中，他们立即装配一支舰队去援救他们在非洲的残余部队。迦太基人在成功后，扎营阿司皮斯外，因为他们极想逮捕战争的幸存者，但是幸存的罗马人以十足的勇气防卫城市，所以迦太基人无法攻下，最后放弃围攻。那时他们听到罗马人正准备舰队，再度航向非洲，迦太基人开始修复他们还拥有的船舰，并且制造新舰，不久后便装配出一支规模达两百艘船的舰队。他们运用这些船舰巡逻海岸，以防敌人来袭。

在夏天来临之际，罗马人出动三百五十艘船舰，[65]由埃米利马斯（Marcus Aemilius）以及弗尔维阿斯（Servius Fulvius）率领，沿西西里海岸航行，前进非洲。他们在荷密翁附近遭遇迦太基舰队，发动攻击，并轻易击溃他们；掳获一百一十四艘船舰以及水手。他们接着从阿斯匹斯接走所有仍滞留在非洲的罗马部队，再航回西西里。

37. 他们平安横渡海峡，但却在加马里纳外的西西里海岸，进入暴风圈，遭受几乎无法用任何字眼形容的大灾难。在三百六十四艘船只中，只有八十艘幸存，其余或是进水沉没，或是被大浪抛掷，撞击上大石以及海岬，船身解体，在岸上留下了成堆尸首以及船只残骸。在所有历史中，没有任何记录记载过海上有发生过任何比这更惨的海难。关于这一点与其要责怪命运，倒不如责怪指挥官本身。他们的舵手一再地告诫他们不要沿西西里南岸，面对利比亚海的方向航行，[66]因为这是布满岩石的海岸，只有极少处可以安全停锚。他们也同时警告，这趟航行是在猎户座及天狼星座升起之间发生的，但那两个预测恶劣天气的星宿，其中之一尚未过去，另一则即将到来。[67]尽管如此，指挥官完全忽略他们的建议：他们选择了一条会受到大海威力威胁的航道，因为他们希望借着他们所赢得的可观胜利，沿途威吓一些城邦，让他们归顺。无论如何，这些指挥官只因为如此微不足道的利益，让他们自己承受如此铺天盖地的大灾难，最后被迫承认他们行动的愚蠢。

大体而言，罗马人依赖他们的武力去执行所有任务，认为一旦为自己设定一件任务，他们便一定要全力完成；而且同样地，一旦他们决定尝试，便没有不可能之事。这种精神会感召他们成功，而确实也经常发生，但有时候则会让他们完全陷入灾难之中，尤其是在海上。其中理由是：在陆上他们是和其他人以及人类努力的成果相对抗，因此他们经常

成功，因为他们是使用力量来对抗在基本上相同性质的力量；即使如此，他们的努力也还是会在少数状态下失灵。但是当他们与大海及天气对抗，设法以武力来征服它们，他们便要遭遇压倒性的挫败。这就是这次事件的结果，而这种过程也将会继续发生，除非他们能够改变他们对于胆识及气力的成见，因为正是这些让他们相信他们无论年内的任一个季节，都可以航海旅行。

38. 当迦太基人得知罗马舰队的毁灭，他们认为根据最近的成功，现在可以在陆路以及——因为这场灾难——在海上与罗马分庭抗礼。于是在深受鼓舞下，迦太基人开始进行更具野心的军事以及海事预备活动。他们立即训令哈斯德鲁巴前往西西里，命令他指挥不仅之前已经经动员的部队，以及从赫拉克里亚前来加入他们的部队之外，另外再加上一百四十头战象。在派遣他出去后，他们开始装配二百艘船舰，为海军远征进行准备。哈斯德鲁巴安全渡海到利利贝乌姆后，立即训练战象以及其他部队，明白表示他打算和罗马人争夺广阔乡间地带的控制权。

当罗马人从幸存者处得知灾难的全部程度，他们将这消息牢记心中，但他们决心无论在任何状况下，绝不言降，并决议再造另外两百二十艘船。这工作在三个月内完成，这几乎可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成就；新执政官阿提里亚斯（Aulus Atilius）和福内里亚斯（Gnaeus Vornelius）在完成船只装配后便再度出海。[68] 当他们通过海峡时，逃过海难的舰队船只在迈萨拿加入。然后以总共三百艘的舰队，抵达迦太基西西里省最强大的城市帕诺穆斯，开始进攻。他们在两个不同地点架设攻城机，并在做完必要准备后，推出破城大槌。竖立在海岸旁的高塔被轻易摧毁，然后士兵利用突破缺口，强行进入，因此现在称做“新城”的区域被急攻取下。很快地，因为罗马人这场胜利威胁到所谓的旧城，居民迅速投

降。执政官占领整座城市，在布署驻军后，航回罗马。

39. 次年[69]初夏，新任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Gnaeus Servilius）及森普罗尼（Gaius Sempronius）再度率领全部舰队出海，并在停泊西西里后，跨海到非洲。他们沿着海岸航行，在许多地点登陆，并无斩获，然后抵达传说中的“吃忘忧果之人”（Lotus-Eater）的岛屿，其名为曼宁克斯（Meninx），与小赛尔提斯（Lesser Syrtes）相距不远。在此因为对当地岸边水文知识不足，结果撞上暗礁；海水退潮后，船只搁浅，整支舰队陷于极大危险中。然而不久之后，潮水突然流回，在将船上所有重物丢弃后，他们好不容易在减轻船重后脱险。幸运地解决了这场危机之后，他们的回航比较像是从灾区逃回。他们到达西西里，在绕过利利贝乌姆海岬后，在帕诺穆斯下锚。但在那时，当他们已经将航向定为罗马时，却又鲁莽地冒险横渡大海，再度遇见大风暴，损失一百五十艘船。

在这个时候，罗马政府尽管一向有为了达成完成所有任务百折不挠的决心，却也因为他们历经巨大规模以及极高频率的灾难，被迫放弃重建另一支舰队。他们决定完全依赖他们的陆军。他们派遣出一支由执政官凯启里亚斯（Lucius Caecilius）和弗里乌斯（Gaius Furius）率领的陆军，装配不超过六十艘的船只，来作为补给军团的运输舰。这些罗马人所遭遇到的挫败，大大改善了迦太基人的前景。因为罗马人几乎已从海洋完全撤离，他们现在对海洋的控制无人可以挑战，对自己的陆军也满怀信心。这些期望并非毫无根据，因为赞提帕斯在非洲的胜利适时传到罗马，那时他们也知道是战象突破他们的战线，并杀死大部分的士兵。这消息引起罗马人对这动物极大的恐惧，接下来两年，罗马人虽然在利利贝乌姆或栖来那斯（Selinus）附近，离敌人不到五或六弗隆[70]距离

远的地方布阵，却从来都不敢发动攻击。事实上，他们甚至不敢到平地来面对敌人的步兵。他们如此畏惧战象的冲锋攻击。这段期间，他们唯一成功的军事行动是以围攻降伏特马（Therma）和利帕拉，而在这些行动中，他们紧靠着多山的乡间地带以及难以横越的地形行动。但罗马并不是没注意到弥漫在军中的怯战以及低迷士气，所以最后他们改变心意，决心再度重回海上试试运气。于是在阿提里亚斯（Gaius Atilius）及曼里亚斯（Lucius Manlius）担任执政官的时期，他们建造五十艘船，全力招募水手，组成舰队。

40. 迦太基总指挥官哈斯德鲁巴这时候也注意到，罗马人在和敌人遭遇时缺乏斗志。他发现两位执政官之一在回到罗马时，带走西西里一半的罗马驻军，而由凯启里亚斯留在帕诺穆斯，并与其他部队去保护盟邦收割谷物，因为现在正是收获的旺季。[71] 哈斯德鲁巴于是从利利贝乌姆出兵，在帕诺穆斯领土的边界驻扎。凯启里亚斯发现哈斯德鲁巴自信满满，于是让自己部队留在城内，希望借此引诱他发动攻击。哈斯德鲁巴见此，大受鼓舞，他的结论是凯启里亚斯因为害怕，所以不出来。于是他大胆全军压境，从隘口进入帕诺穆斯的领土。凯启里亚斯继续坚持自己的计划，允许哈斯德鲁巴大肆破坏收成，近逼城墙，直到他诱敌深入，越过流经城市的河流。一旦迦太基人让战象及其他部队过河后，凯启里亚斯便开始利用轻装武兵去骚扰他们，直到他强迫他们将所有的部队部署出来。当他见到自己的策略奏效，便安排一些轻装武兵在城墙以及城外壕沟之前。命令他们将标枪瞄向进入投射距离的战象；接着在它们被驱散后，跳入壕沟避难，之后当战象冲向他们时，再迅速跳出，射击它们。他也安排那些依赖军营为生的市民从市场将可以投射的任何东西聚集起来，堆在城墙墙角下。同时，他亲自率领编队的罗马士兵，

在面对敌人左翼的城门就位，并经常派出支援人手，协助那些突袭的人。

当迦太基人和轻装武兵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扩散，战象的驾驭者极为冲动地想向哈斯德鲁巴炫耀自己的勇武。他们急于在胜利中扮演主导角色，所以在冲向轻装武兵的前列时，轻易地将其驱离击退，追击到壕沟去。但当战象攻击这些障碍时，它们立即被弓箭手的利箭所伤，同时在壕沟前新加入的部队也集中火力，向它们投射标枪。这些动物身上被标枪插满，遍体麟伤，不久之后便开始失控乱跑。它们转向自己的部队，践踏蹂躏，打乱队形，让全军陷入完全混乱之中。当凯启里亚斯见到这状况，立即率领军队积极从侧面攻击敌人。他的部队精神百倍，纪律精良，但迦太基人在此时却已完全失控。结果他击溃对手，杀敌甚多，并逼迫其他人匆忙逃难。他掳获十头战象以及它们印度裔的驾驭者，并在战后顺利围住其他没有驾驭者的战象，加以掳获。在取得这样的胜利后，众人认为正是他恢复了罗马人战斗的意志，并且重新掌控开阔的乡间地带。

41. 当胜利消息传到罗马，人民喜出望外；并非因为敌人损失战象所受到的挫折，而是他们自己的部队在征服它们后，重新恢复信心。罗马人因此再次受到鼓舞，依照原定计划派遣执政官率领舰队及海军兵力前往远征，因为他们急于利用倾全力的方式来结束战争。当所有必须的预备都完成后，执政官带领两百艘船[72]的舰队前往西西里。那年是战争发生的第十四年。[73]他们在利利贝乌姆下锚，与前去围攻的陆军会合，因为他们认为若将此港口拿下，将战争带到非洲将是弹指之间的事。迦太基与罗马领导人对利利贝乌姆的重要性，倒是英雄所见略同。迦太基人因此放弃所有其他军事活动，将所有努力集中在解围，为了达成

目的，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任何风险或牺牲；他们知道它若沦陷，他们在西西里将没有任何军事基地，因为全岛除了得雷帕纳（Drepana）外，其他已经完全落入罗马人手中。

我对这战役所将做的陈述需要读者对该岛地形有些知识，所以我现在将对地理位置以及我们所关切之地的特别优点，做简短的解释。

42. 西西里对意大利及其最南端之处的关系，类似伯罗奔尼撒与希腊其他地方的关系。其差别是前者为岛屿，后者为半岛，所以与前者的交通是经过海路，后者则是陆路。西西里形状为三角形，三个角的每一点皆为海岬。向南望去，突出到西西里海的海岬，称为帕奇纳斯。北边的海岬形成迈萨拿海峡的西侧界限；它与意大利海岸的距离为一里半，称为佩洛里亚司。第三个海岬面向非洲本身，地理位置适于作为攻击那些保护迦太基之海岬的基地，其间宽度为一百一十五里。这海岬面向西南，将利比亚海与撒丁海分隔，称做利利贝乌姆；在这海岬上建有同名的城市。罗马此时正围攻此城。利利贝乌姆不仅有环城的高耸城墙以及护城河保护，[74] 而且在朝向大海方向有潟湖；要找到适当航道穿过潟湖，进入港口，需要极大技巧以及经常练习。

罗马人建立两个营区，各在城之两侧，然后以壕沟、栅栏以及高墙来加强防卫两营之间的地带。他们接着将攻城机移向在利比亚海方向最靠近大海的一座塔楼。他们每前进一些，就会在结构上增强一些，用这方式设法将攻城机往前及往侧边扩大，直到他们摧毁连接海边塔楼的其他六个塔。同时，他们立即以撞墙大槌来攻击其他塔楼。围攻此时正积极地以惊人的速度进行。每天都可以见到一些塔楼受到撼动，或是化为乱石，而罗马攻城机仍一再地往城中心移动。结果是尽管在城里有约一万名的佣兵，[75] 慌乱恐惧的情绪却笼罩着受困的居民。他们的将军希

米尔科（Himilco）尽其所能，以各种方式来抵抗罗马人，并在被摧毁的塔楼之后，再盖一座新的城墙，并且针对造成他们如此大麻烦的攻城机，挖松其下方的地基。他每天必然会发动突袭，攻击攻城机，设法放火烧毁。这些反制措施日夜进行，激烈战斗，有时候这些损伤会比在一般的激战中所遭受到的还更为惨烈。

43. 大约此时，佣兵里的一些资深军官彼此议论，计划要将城市移交给罗马人。他们相信他们的麾下必然会服从命令，所以在晚上偷偷出城，到达罗马营区，向执政官提出投降的提议。在早先，叙拉古的佣兵曾经预谋背叛阿格里根特的居民，但是一位叫阿列克松（Alexon）的亚该亚人解救了他们。现在这位亚该亚人又再度最先发现这项阴谋，他于是向迦太基将领通报。当希米尔科知道此事，他立即召集其他军官，尽其所能地恳求他们；假如他们能够坚守原来与他的约定，不倒向那些已经离城的人，他承诺丰厚的奖赏及恩惠。军官们热烈响应。那时他下令他们立即回到自己的部队。与这些人谈判的同时，他也派遣汉尼拔去加入凯尔特人的分队；此汉尼拔是在撒丁被处决之汉尼拔的儿子；之所以选择这军官，是因为凯尔特人在他底下服务过，甚为熟悉此人。阿列克松则被派遣到其他的佣兵处，因为他们喜欢他、信赖他。军官们于是召集所有佣兵，向他们呼吁。他们承诺每个人将会得到迦太基指挥官所承诺过的奖赏；最后他们轻易地说服部队保持忠诚。结果那些倒向敌人的军官在公开接近城墙，设法和城内的人们说明他们对罗马人所提供之承诺时，不仅没有效果，城内人们不仅不想听他们说话，甚至还从城墙用连发的石头及其他投掷物来驱离他们。因为这样，原本迦太基人差点因为他们佣兵的叛逆，而失去在利利贝乌姆所有的东西，正是这同一位的阿列克松——之前他的忠诚不仅拯救了阿格里根特人的领土及城市，还

有他们的政体及自由——挽救迦太基人免于彻底的灾难。

44. 迦太基政府当时对这些事件纯然不知。但他们还是思考一座受困之城的需求，所以他们装配五十艘船，装满部队，在交待配合该军事行动的指示之后，立即在哈密尔卡之子汉尼拔的率领下出航，此人同时是三层舰船长以及阿德巴尔（Adherbal）[76]信赖的同事。汉尼拔收到的命令是不可耽误，要捉住第一时机，勇敢出击，解救受困之城。于是他率领一万士兵出海，在利利贝乌姆及迦太基之间的艾基尔特斯（Aegeates）群岛下锚；他在当地等待有利天气。一旦从船后吹来顺风时，他便扬起所有风帆，乘风御浪，直接前往港湾入口，而军队在甲板上全副武装，准备行动。罗马人对他舰队的突然出现大感惊讶，而且也害怕被风的力量扫进敌人港口，深陷敌阵之中，所以没有设法阻挡这支驰援舰队的进入。相反的，罗马人停泊外海，仍对迦太基人的大胆行径感到惊讶。

这时候利利贝乌姆所有人都挤在城墙。他们深陷不知结果将会如何的焦虑之中，对同时出现的毫无预期的救援，感到喜出望外。当舰队驶入港口时，他们高声欢呼、双手鼓掌，表示欢迎。汉尼拔在完成这大胆以及危险进港的奇技之后，放下船锚，部队安全登陆。对市民而言，他们所欢欣的不仅是援助到来，大大提升他们的希望以及战力，更是因为罗马人不敢阻挡迦太基人航行入港。

45. 驻军司令希米尔科看见他所有的部队充满信心，积极求战；对原先驻军这是因为援军来到，而对新到的军队则是因为他们仍然不知正在威胁他们的危险。他急于利用这两股部队来鼓动气势，再度尝试去烧毁敌军的攻城机器。于是他检阅全军，用符合当时气氛的演说向他们呼吁；他对那些表现出英勇行为的个别士兵，承诺丰厚的奖赏，向他们保

证迦太基政府将会优待全军，给予慷慨奖励，士气因此被激发到最高点。部队给他一致的掌声，有人甚至高声呐喊他不该再耽误，而是立即带领他们直接作战。希米尔科对这样的回应，深感满意，赞美他们的精神，然后解散军队，命令提早休息，等待他们军官的指示。稍后他召集各队司令，分配给每人在攻击中的任务，并交代暗语以及详细攻击时刻。他命令所有军官要他们的单位以全部战力预备，并在明天点名时处于战斗位置。

他的命令被准确执行。在天亮时，他率领部队，同时从几个地点攻击攻城机。罗马人预期到他的意图，所以并非没有预备，毫不迟疑地进行回应。他们立即跑去防卫遭受攻击的各点，进行强力抵挡。战斗一发不可收拾，殊死战斗沿着整道城墙发展，因为虽然受困一方投入两万人[77]进行攻击，但罗马人数量更多。双方以非正规的方式交战，没有采用严格编队，而是每个人依据自己判断来使用武器。这使得战斗更加激烈，其中的理由是：即使有如此数量的人交战，但是战斗还是在一对一、单位对单位地展开，就像是某种个人战斗的精神充斥在整个战场。特别在攻城机附近，战斗的噪音特别响亮，行动最为激烈。这是战争的核心，因为攻击者首要的任务正是去将敌人逐离这些攻城的机具，而防御者则力求死守；两边都是以最激烈的情绪及决心来对抗，前者是用上所有利器将敌人赶走，而后者则是不屈不挠地坚守岗位。最后双方陷入僵局，众多人马死在他们最先站立的位置。与此同时，其他战斗人员加入战局，带来火把、火种及拖拉工具，而这些协助的人从各方攻击攻城机，大胆投掷燃烧物，罗马人无法抵挡这种攻击，陷入极危险的处境中。但在这时候，迦太基统帅知道自己这边正蒙受惨重损失，但却还没得到以急攻来摧毁攻城机的目标，所以下令鸣号撤军。罗马人差点完全失

去他们全部的攻城机，但最后他们还是守住阵地，掌握他们的机具。

46. 至于汉尼拔，他在战后带着舰队航离，当时仍是黑夜，因此没被敌人观察到；他航向得雷帕纳，与海军指挥官阿德巴尔会合。得雷帕纳离利利贝乌姆约十五里，而且因为它方便的位置以及港口的优越，迦太基人对它的防卫常多所注意。

迦太基政府急于知道在利利贝乌姆状况究竟如何，但因为他们自己的部队被围困在城里，而罗马人又执行严格的围堵，无法得知消息。一位具有领袖地位的公民——某位叫汉尼拔，别名“罗德岛人”——此时自愿航行进入利利贝乌姆，提出第一手的报告。当局非常愿意聆听他的计划，但怀疑他究竟能否成功，因为罗马人的船只停泊在港湾入口处。可是汉尼拔还是去装配自己的船只，航行到利利贝乌姆外海的一个岛屿。第二天他发现风向正确，约早上十点钟时，他在敌人众目睽睽下直接航行入港，令人对他的胆识惊讶到无以复加。次日，汉尼拔不浪费时间，预备返航。但罗马将领在此同时，决心要更加严格地看守港湾入口，他在夜间装配十艘最快速的船舰来巡逻，而本人则从全军列队的陆上观察，进行戒备。十艘船舰排成一列，尽可能地靠近浅水之处，必要时可以从两侧登船。它们在那里浮动，船桨伸开如翼，准备打水，随时要冲出去逮捕即将航出的船只。“罗德岛人”在敌人环伺下，准备船只，在速度以及大胆灵活的操作上更是技压罗马人，他不仅全身而退，带走自己的船及水手，让敌人呆若木鸡，甚至在航行超前一些距离后，拉起风帆等待，完全不操作船桨，好似在挑衅罗马人。因为他划桨的速度，没有人敢冒险前行去攻击他，所以他在成功地以一条船挑衅所有罗马人之后离去。之后，他又重复几次相同行为，成功地对政府以及受困城市作出很有用的贡献。他让迦太基政府持续知晓最紧急的消息，提高防卫者的士

气，而他的勇敢也让罗马人感到气馁。

47. 让汉尼拔有信心尝试的最大因素，是他从经验中知道如何准确规划在浅滩行经的路线，并且为航线找好地标。在他横跨大海见到港口时，他会驾驶得就好像是从意大利那边来的一样，让他的船首对准海边的塔楼，所以可以在往非洲方向上，以直线横越城市的所有塔楼。唯有行驶这条路线，以尾风航行的船只才可以抵达港湾出口。“罗德岛人”的胆识，鼓舞许多对当地海岸水文熟悉的人以他为榜样进行模仿。这些行为对罗马人格外刺痛，他们设法用填满港湾出口进行反制。但这方面的努力全都徒劳无功：海洋在此处的深度实在太深，他们所投下的物体不是无法固定，就是无法聚集成堆。他们倾倒碎石，在还没到海底时就会被海浪以及海流冲走打散。然而在他们经过极大努力之后，在一个海床较浅处，他们终于堆积出小丘，有一艘五层舰在夜晚离去此处时搁浅，落入罗马人手中。这船只建造地格外精良，罗马人在拥有它之后，即命令精英水手登船操作，特别注意突围的逃跑者，尤其是“罗德岛人”。他恰好在那晚进入港湾，并依照他惯有的刻意公开方式离去。那时他发现那艘五层舰与他同时行动，开始感到害怕。开始时他立即冲刺，努力拉开距离，但当他发现他正在被动力较大的船尾随，最后他被迫转向，开始交战。当对方开始登船时，他的水手根本不是对方陆战队的对手，罗马这一方不仅数量上有优势，而且都是精英，于是他被俘虏。罗马人在掳获他的船只时，发现它的制作也十分精良。他们将它装配好，来进行特殊任务，因此也结束那些胆敢设法突破所有封锁利利贝乌姆的行动。

48. 在这时候，受困的驻军仍然努力建造反制的防御工事，虽然那时他们已经放弃去破坏或摧毁敌人攻城机的希望。当这些努力仍然还在进行时，一阵飓风刮起，激烈强大地扑向那些推动攻城机的装置上，它

将防护屋[78]从基础吹离，将竖立起来遮蔽它的木塔给扫走。当飓风继续吹袭，一些希腊佣兵突然灵机一动，认为这是摧毁攻城机的绝佳时机，并将计划告诉驻军指挥官。迦太基人接受这想法，顷刻之间完成所有必要准备。驻军里较年轻的士兵集合在三个不同地点，然后将点燃的火把丢向攻城机。这些机具如此老旧，极易点燃，而且随着风势将大火直接吹向高塔及攻城机，火势迅速蔓延，效果立现，而罗马人控制火势及拯救机具的努力就显得相对困难，或者说对此几乎无能为力。突然出现的火灾铺天盖地侵袭那些想来救援的人，他们既无法掌握，也无法知道究竟发生何事。他们必须面对火焰、火星以及浓烟，直接吹向他们的脸，让他们目盲；许多人被烟雾呛倒，窒息而死，也无法靠近灭火。所有不利于罗马人控制火场的因素，都结合起来助长火势。所有能够模糊罗马人视线或伤害罗马人的东西都吹向或是丢到他们面前；但是防守者却有很清楚的视线，充分掌握眼前的空间，并准确丢掷武器，瞄准那些跑来援助的人，或投掷火把去摧毁机具，无论他们瞄准的目标是什么，都因为后面风势助长而更具破坏力。最后，这些破坏如此彻底，所有木塔的基础以及撞城大槌的木柱都因为大火，而不堪使用。历经这样的灾难后，罗马人放弃用攻城机去攻打城市的策略，取而代之的是用挖壕沟及筑栅栏的方式来围城。同时他们也用环绕军营的高墙来加强营区的防卫，至于进一步的发展，则留待时间决定。在迦太基这方面，利利贝乌姆的驻军则重建已经被摧毁的城墙，心情轻松地安顿下来，等待围攻的进一步发展。

49. 这个消息及时传到罗马，然后又从其他方面得到确认，许多舰队水手因为大火或在围攻的军事活动中丧命。政府赶忙再招募更多水手，招募到约一万名时，便派送他们到西西里。这些人以船运送过迈萨拿

海峡，然后从那里行军到营区。在他们到来后，执政官普尔凯尔（Publius Claudius Pulcher）召开军团营长的军事会议，告诉部属说，以全部舰队来攻击迦太基人在得雷帕纳军事基地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解释说那边的统帅阿德巴尔完全不知新近抵达的水手，而且以为罗马舰队因为围攻利利贝乌姆时的人员损失，无法出海。营长们热烈支持这项计划，他下令已在舰队服役的人与新进水手一起登船。陆战队则从军队里挑选出最佳人员，他们随时都准备好志愿参加征战，尤其因为这航程较短，而且战争结束后有极佳的机会去抢夺战利品。

在完成这些准备后，他在夜半敌人不注意时出海，并在航程的第一阶段时，以密集队形前进，西西里在船队的右侧。在破晓时，罗马舰队的领航船只已经被发现正朝得雷帕纳前进。最初阿德巴尔极为忧虑不安，因为他们的出现完全出乎意料。但是他很快恢复镇静，掌握敌人策略的意义，立即决定将尽其所能，甘冒各种风险，不让自己的部队受到包围受困的威胁。他立即在海滩聚集水手，派人宣布要从城里召集佣兵部队。当他的武力齐聚时，他向他们演说，努力利用一些话语来影响他们，说若是他们现在冒险一战，会有良机得到胜利，但若畏怯避战，让自己受困包围，结果将会何其艰辛。他的人马立即清楚表明，他们有雄心壮志要在海上一搏，并以呐喊表示赞成，敦促他不要耽误，立即领军作战。阿德巴尔感谢他们的回应，赞美他们的勇气，然后命令立即登船，注意跟紧他的船只，尾随在后。他清楚下完指令后，便全速进行，领导舰队出海，航行紧靠港湾对向的礁石，因为罗马人正往港口的方向前进。

50. 罗马统帅普尔凯尔假设敌人会因为他的出现而灰心丧气，因此会避免任何行动。但当他看到迦太基人反其道而行，决心应战，而那时

他的一些船舰已经航入港湾，其他的仍在入口处，并有其他船舰正准备进入，他下令全军掉头，航向大海。但是因为突然转向，整个运作造成在港内某些船舰和那些正在进入的船只相挤碰撞，这命令在水手间造成很大的混乱，有些船只的船桨和其他船碰撞时折断。当船只全部脱离港湾，船长总算能够将船只重新编队，靠近岸边，船首面向敌人。普尔凯尔本人原先航行在舰队之后，但当军舰仍在移动时，他驶向大海，占据最左侧的位置。但同时阿德巴尔已经有五艘船成功地绕过罗马人左侧，这些都装配撞船的设施，并移动自己的船舰去面对敌人，朝向岸边。当其他四艘的每一艘都加入他时，他透过自己助手下令他们要在其船侧，直到五船成行，同时面对敌人。当他们阵线一致时，他发出预先约定的信号前进，一起撞向罗马船只，而这些罗马船只仍然相当靠近岸边，等待他们的同志从港弯折回。他们靠近岸边的位置，在接下来的军事行动中有很大的不利结果。

51. 当两边舰队越来越靠近时，两边海军将领的旗舰上升起战斗信号，于是船只交战。起先战事不分轩轾，因为两边皆有精选的陆军来担任水兵。但是逐渐地，迦太基人在开始行动时所累积的许多优势渐渐对他们有利。他们制造精良的船身以及训练有素的划桨手，使他们比罗马人快速灵活，而且因为他们是在大海中摆开阵线，所选择的位置也相对有利。这意味着要是他们的任何船只受敌人压迫时，他们可以用较快的速度安全撤离到开阔的水域。在那里他们可以前去攻击追击他们的领头者，无论是从船尾绕过，或是往船侧攻击。但罗马人则被迫必须转向，但立即会出现困难，因为他们船身吃水较深，加上划桨手的经验不足，而迦太基人在那时通常都就会进行冲刺撞击，并予以撞沉。假如有任何迦太基船只处于危险，他们可以没有风险地彼此驰援，因为他们可以在

自己阵线后面的开阔海域航行，不受干扰。但是就罗马人来说，局势恰好相反。太靠近陆地让他们陷入困境，也没有余地撤退，假如他们的船只被敌人从前面压迫，或是往前撞入浅滩，或是航向岸边，结果导致搁浅。在海战中最有效的移动方式是从敌人阵线中间穿过，然后在交战之敌船后方出现，但对罗马人而言，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他们的船身较重以及水手训练也较差。不像迦太基人，他们无法航行绕过自己阵线的后方来协助自己的同志；他们被挤到过于靠近岸边，没有留下任何空间可以作为支援其他船只的航道。罗马舰队发觉自己在这次战争所陷入的困境，有些船在浅滩搁浅，牢牢卡住，其他则撞上陆地。当罗马执政官看见这个状况，便带着最靠近他的三十艘船舰紧贴海岸线开始逃跑。舰队其余的船只共计九十三艘，都连同水手被迦太基人掳获，但这不包括那些将船只往岸上撞去，设法逃跑的人。

52. 因为这次军事行动的关系，阿德巴尔为自己在迦太基赢得极高的名声，因为此战成功归功于他的先见之明以及过人胆识。相形之下，普尔凯尔使罗马蒙羞；他因为主导战争的行为，而遭受各方指责。众人认为他在行动时，没有审慎思考与判断，反而就其一人能力所及之处，为罗马带来极大的灾难。他因此被审判，被严厉地罚款，甚至差点被处死刑。

尽管遭遇这样的灾难性转折，罗马人赢得战争的决心仍旧坚决，他们丝毫没有松懈，反而着手所有必要的措施，继续作战。此时适逢选举时期，当新任执政官被任命时，他们立即派遣普鲁斯（Lucius Junius Pullus）[79] 负责运送谷物给利利贝乌姆的包围者，补给组织军队所需之物资，并装配六十艘船舰去护送这运输船队。在抵达迈萨拿时，他又在舰队里加入一些来自利利贝乌姆以及西西里其他地方的船舰，并从那里沿

岸全速航行到叙拉古。他现在拥有一百二十艘军舰，护卫八百艘运送补给品的运输船。在那里他移交给他的财务官（quaestor）一半的运输船以及一部分的军舰，然后先送他们出航，因为他极希望补给品可以毫无延迟地交给驻军。他自己则留在叙拉古，等待从迈萨拿来的船只，并从罗马在内陆的盟友那里获得更多的补给品。

53. 阿德巴尔在这时候已经将海战中的战俘及掳获船只送到迦太基。他接着任命他的同僚加泰罗（Carthalo）率领一支三十艘船的舰队，以及他带到得雷帕纳的七十艘船舰的舰队，下令突袭停泊在利利贝乌姆外海的罗马舰队，尽可能地拖走所有船只，否则放火烧掉。加泰罗遵循命令，在清晨时执行任务；他放火烧一些船，并开始拖曳其他船只，但在那时他的行为已经在罗马军营造成极大的骚动。当罗马士兵冲出去营救船舰时，希米尔科正在利利贝乌姆里值更戒备，并被噪音吸引。随着天色逐渐转亮，他看见正发生之事，于是派遣佣兵，从陆路方向攻击罗马人。罗马人此时四面楚歌，发现自己陷入不小的麻烦。可是海军将领加泰罗在拖走及破坏一些船之后，很快便航离利利贝乌姆；他往赫拉克里亚方向沿岸航行一段距离，然后停驻下来警戒，他真正的意图是要拦截那些正在途中要去补给军队的运输船。他的侦察人员回报说，有一大群形形色色的船只组成的运输船队正在接近，而且距离已经相当靠近；他立即出海，前往交战，他刚得到的胜利使他骄傲，瞧不起罗马人，他现在很想积极攻击。同样地，迦太基舰队接近的信息也被报告给罗马的财务官，他先行乘坐轻型的巡逻舰，出航离开叙拉古，它们通常都是在舰队之前巡弋。他们认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在海上冒险一搏，所以他们在附近一个归顺罗马并设有防御工事的小城镇附近下锚；这地方没有适宜的港口，但是有突出陆地所环抱的海外停泊处，可以提供一些保

护。他们在这里下船，从碉堡中取得几个投掷器及巨弩，竖立起来应战，等待敌人靠近。当迦太基人靠近这城镇，最先计划围困敌人，因为他们假设罗马人会惊吓到撤退到防御工事之后，届时他们便可以在没有反抗情形下，掳获并拖走船只。然而他们大失所望，因为罗马人积极抵抗，加上该地方的形势为他们带来一些问题，所以迦太基人只拖走一些满载物资的船只，航行到附近河流，在那里下锚，等待敌人重新启航。

54. 留在叙拉古的执政官普鲁斯完成他的任务后，航行出海，绕过帕奇纳斯海岬，航向利利贝乌姆。在这段期间，他完全不知他的先遣船队发生何事。迦太基的侦察部队又再度回报敌人进入视线范围之内。在这个时候，迦太基海军将领加泰罗决定出海，全速航向敌人主力，因为他急于在罗马人离自己同志尽可能远的地方，与他们交战。在此同时，普鲁斯已经从相当远的距离看到迦太基舰队，并注意到它的实力；他不敢迎战，但那时双方已经太靠近，无法逃避。他因此改变航向，航向一个布满暗礁、极为危险的海岸，停泊在那里，因为他甘冒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也不愿他全部的武力以及船只落入敌人手中。迦太基将领见到他所做的事，决定不要冒险靠近如此危险的岸边。相反地，他找到附近一个可以遮蔽风雨的海岬下锚，在两支罗马舰队之间保持警戒，同时监督两边。天气突然变坏，一阵飓风很明显地从大海吹来；在这时候，迦太基的舵手因为熟悉当地的状态以及天气的征象，并预测可能发生之状况，建议加泰罗绕过帕奇纳斯海岬来避开狂风。他很有智慧地听从他们，费尽力气，千辛万苦绕过海岬，终于能够安然下锚。然而，这两只罗马舰队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在一段没有任何可安全避风的海岸，被狂风袭击，遭受摧毁。舰队彻底遭到摧毁，连船只残骸都无法搜救。在这种完全无法预期的状况下，罗马两支舰队完全失去功能。

55.　罗马舰队的毁灭让迦太基人重获信心，再度点燃希望。另外，罗马人虽然之前遇见过不同局部性的灾难，但却未曾遭受过如此全面性的灾难。结果是他们放弃任何海上军事行动的努力，将自己局限在控制岸上的据点，而迦太基人不仅享有完全的制海权，[80] 也未放弃赢回在陆地上的据点。尽管在利利贝乌姆的罗马人民与军队对这些挫折深深感到沮丧，但他们坚决要持续包围；政府毫不迟疑地持续由陆路送来补给，部队也尽其所能进行紧密围堵。在舰队遭受船难后，执政官普鲁斯回到军队；他虽然深受这场灾难折磨，但立即着手规划新的并且有效的冒险计划，尽可能赢回失掉的优势。他捉住眼前的契机，去突袭并占据艾瑞克斯（Eryx），同时占有城镇本身以及维纳斯神庙。

艾瑞克斯是一座西西里面向意大利海岸的山；[81] 它介乎帕诺穆斯和得雷帕纳之间，但比较靠近后者；事实上，它邻接该城的边界，是仅次于伊塔纳（埃特纳）山之外的西西里第二大山。在它平坦的顶端矗立着维纳斯·艾瑞克斯（Venus Erycina）神庙，[82] 这无疑是西西里所有神庙中最富裕也最为金碧辉煌的。城镇依循顶峰之下的斜坡展开，而从各方向通往这城镇的路既长且陡。普鲁斯在顶端以及往得雷帕纳方向下山之路的山脚，安排驻军。他在这两个据点同时设下严密的防护，特别是在后者，因为他相信借此可以同时控制艾瑞克斯城和艾瑞克斯山。

56. 在这之后，迦太基人任命哈密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为指挥官，安排他负责海军行动。他在战争之第十八年开始侵犯意大利海岸。在侵犯意大利南部的洛克里人[83] 以及布鲁提恩（Brutti）人的领土之后，他渡海到西西里，率领全部舰队压境帕诺穆斯的领土。在此他占据靠近赫克特（Hercte）[84] 的要塞：山丘以及要塞皆是同名。它坐落在帕诺穆斯及艾瑞克斯的海岸之间，被认为是在这整个地区中，可以作为

建立保护周全以及永久性军营的最佳地点。此处有一个从周围平原中隆起甚高的山丘，各边皆有陡峭斜坡。山丘顶端周围超过十二里；高耸平台的土壤提供良好的放牧地，也适合农业；它与凄厉的海风隔绝，而且免于危险动物的侵扰。面向海洋及内陆两侧的山坡都极为险峻，无法轻易接近；高原其他方面则仅需稍做防御工事来进行防护；在高原中间还有鼓起的圆丘，可作为卫城以及观测站，提供对邻近地区极佳的视野。赫克特亦控制一个港口，位置良好，可以接纳从得雷帕纳或利利贝乌姆航向意大利的船只，而且有充分水源。到达山丘仅有三条路，两条从陆路方向，一条从海路，但皆难行。所以哈密尔卡在此建立基地。但是选择此地，却需冒一个极大的风险：[85]这附近没有一个可以依赖为友的城邦，亦无从他处获得奥援的机会，而是独自立足在敌阵之中。另一方面，他的出现对罗马人构成严重威胁，最后将把他们卷入一连串的困难以及武力较劲。不久之后，他与他的舰队出航侵略远及库迈（Cumae）的意大利海岸。罗马人在离他阵地约超过一里半处前方的帕诺穆斯，建立一个对付他的营区后，哈密尔卡则持续以不同的攻击以及侵略性的巡逻来骚扰他们，为期几近三年之久。然而我无法在此详细描述这些军事行动。

57. 哈密尔卡在西西里针对罗马人的战争，或许可以比喻成拳击比赛：在比赛中两位拳手都有完美训练，都以勇敢著称，彼此交手争夺奖品。当竞赛开始，两方铁拳互击，毫无休止，战斗双方或是观众都无法预期或计算每次攻击；但是从两位的行动以及他们所展示的决心，我们可以对他们的技术、力气以及勇气得到足够清楚的印象。所以对这两位指挥官亦然。促使他们进行日常军事行动的不同原因，以及这些行动的战略细节，多至超过任何作者能力去加以描绘，而且将会在阅读时令人

觉得无聊以及无益，因为每天一边都会对另一边进行埋伏、突袭以及反击。但是对这两位指挥官的领导统御以及他们敌对行为的结果做一般性的综合，或许能够针对事实提供一个较清楚的图像。他们当然没遗漏掉、没不去尝试任何可能的策略，无论是正规的战术，是因地方或环境所迫而引起的临机应变，还是因为大无畏的主动冒险精神所启发的军事行动类型等。但是有几项原因解释战争何以无法有决定性之结果。

首先，双方武力彼此均等；其次，他们各自的防御固若金汤，近乎牢不可破；最后，这两个军营彼此只相隔一小段的距离。这就是何以这两支军队虽然在某些地方经常发生冲突，但未曾发生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在这些军事行动中的损失仅局限在那些面对面冲突交战的人员。那些被迫退让的部队则习惯借着退避到防线之后来摆脱麻烦，并在稍后再度冲出，恢复攻击。

58. 但是命运女神就像比赛里一位好的裁判，[86] 突然会在竞赛中带来不可预期的变化：军事行动的场所，从我刚才形容的地点移开，而局限在一个更为狭窄的地带，使得征战更为激烈。如我已提，罗马人占据艾瑞克斯山，并在高处以及山脚安置驻军，但哈密尔卡设法占领在这两边阵地之间的城镇。占领顶端之罗马人发现自己被围住，却仍以极大的勇气忍受围攻所带来的痛苦以及危险。同时，迦太基人发现自己也是夹在两支罗马军队之间，亦以几乎难以置信的决心坚持住；他们的补给是在极大困难中取得的，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出海口以及一条连接出海口和他们阵地的路。双方再度施展所有能耐、策略以及围攻所需的努力，忍受种种痛苦，并且诉诸激战以及其他每种战斗方式。最后这竞争结果是和局。然而这并非如费边·匹克拖所呈现的双方已经筋疲力竭或士气尽失，而应该是他们在离开竞赛场时，就像两个没有被击败打倒过的胜

利者一般。真正发生的是在这其中一方征服另一方之前（而这战场上所进行的竞争延续两年之久），整个战事结果是以其他方式以及在其他地点决定的。

就陆军而言，这是在艾瑞克斯的状态。但大体而言，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斗争或许可以比喻为两只斗鸡，战斗至死方休。当两只斗鸡虽然因为单纯的疲惫而无法摆动它们的翅膀，但它们的勇气在死前始终高昂，所以仍是不断相互啄击，直到因为没有外来干预，它们陷入致命的格斗中，一旦进入此种情境，双方必将持续缠斗至死方休，最后其中之一将会当场毙命。[87]

如此便是罗马人与迦太基人的处境。他们被未曾间断过的辛苦激战所带来的压力，弄得疲乏不堪，逼到绝望。他们的力气开始消失，他们的资源因为年复一年的征税以及军事开销而日渐枯竭。

59. 所以就像战胜的斗鸡一样，罗马人用尽全力，准备进行非生即死的最后一搏。因为过去五年他们已经完全远离海军活动，部分是因为他们所遭受到的天然灾难，部分是因为他们坚信可以只借由军团来赢得战争。但他们现在能认知到，主要是因为哈密尔卡具有胆识的领导，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完全依赖陆路来得到应得的战果，他们决定第三次将自己的命运押注在大海。他们相信，假如他们能够对敌人做出致命一击，这个策略会提供唯一成功结束战争的机会。事实上，他们最后做到了。在第一次尝试时，他们单纯因为恶运而被迫放弃海洋。第二次，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得雷帕纳战役的挫败。现在他们第三次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

在艾基尔特斯（Aegeates）群岛的埃古萨（Aegusa）海战中取得胜利，使他们可以切断对艾瑞克斯迦太基军队的补给供应，最后结束战争

。然而这结果是出自罗马人纯粹的决心，而非物质资源。罗马国库里已经没有任何资金来支付战事支出，但尽管如此，由于一些位居领导地位公民的爱国心及慷慨捐输，财源终于有着落。他们根据财富多寡，由个人或者是两三人一组，去承担建造装配一艘五层舰；假如征战顺利的话，国家将会支付他们建造这些船舰的开支。用这种方法，一支依照从“罗德岛人”汉尼拔掳获来的船舰作为原型所打造出的规模达两百艘的舰队很快就准备好。罗马人接着任命卢塔提亚斯（Gaius Lutatius）为将领，命令他在夏天开始时出海。[88] 他在西西里海岸外突然出现，令敌人完全措手不及。所有迦太基舰队已经航回祖国，因此他立即占领得雷帕纳的港口以及靠近利利贝乌姆外海的停泊处。他竖立起攻城机具，围绕得雷帕纳，并做其他准备进行围攻。当他尽其所能以各式方法进行军事行动时，他预见迦太基舰队必然会返回，而且他并没有忘记他远征的首要目标：唯有海上胜利才能决定整个战争。他不允许时间白白浪费，或是他的人马无所事事。他要所有人员每天演练战争中所需要的技能。他特别注意水手的训练及纪律，借此在很短时间内将他们提升到有如训练有素的选手，要参加即将来临的竞赛。

60. 罗马人派遣舰队，准备再度一争海上霸权，大大震惊了迦太基人，他们立即装配自己的船舰，装载谷物及其他补给品，派遣到西西里，因为他们十分关切在艾瑞克斯的部队应该有充分的物资供应。舰队由汉诺率领。他立即从迦太基起航，到达所谓的赫利岛（Holy Isle）。他的计划是要在罗马人不知情的状况下，尽快航行到艾瑞克斯；在那里卸下物资，减轻船体重量，装载那些最适合海上陆战的佣兵，以及哈密尔卡·巴卡本人，然后再与敌人交战。可是卢塔提亚斯已经接获汉诺前来的情报，并预料到他的意图。他同时下令罗马军队里最好的士兵登船，

作为陆战部队，并且航行到利利贝乌姆外海的埃古萨岛。在那里他向部队做适合该场合的演讲，并警告船长说战争可能在第二天发生。次日破晓时，海相已经转为恶劣凶猛，他见到正吹起的强风有利于敌军，而他的军舰则将难以逆风而行。最初他无法决定在这状况下，什么会是最好的途径。但之后他反省，若他在这暴风雨天气中，立刻冒险一战，那么他至少能在对方支援来到前，只要和汉诺及其水手交战就好。但是他若等待天气平静下来，让迦太基人横渡到艾瑞克斯，与当地陆上军队会合，他就必将要对付船身减轻、行动更自如，载有迦太基精锐部队，特别是那最可怕的哈密尔卡（罗马人对他比对其他人更加畏惧）在场的舰船。因为这些理由，他决定不能失去现在的机会。当他看到敌人船舰满帆前来，他立即出海。由于他们的状况极佳，他的人员轻易掌控波涛汹涌的大海，在很短时间内就将舰队移动成为一直线，船首向着敌人。

61. 当迦太基人见到罗马人意图阻止他们航行，他们降下桅杆，每一条船彼此间互相打气，与敌人接近。这一次，两边的预备情形恰好与之前的得雷帕纳战役相反，因为条件相反，所以战争结果也相反。罗马人已经改良了他们的造舰方式，也将所有重装备从他们的船只移走，只留下战斗所需要的装备。他们的划桨手动作整齐划一，表现极佳，而他们的陆战人员更是由他们从军团中拣选出来拥有无比斗志以及身经百战的精英。但就迦太基来说，恰好相反。他们的船舰负载沉重，在行进中难以驾驭，他们的人员是在紧急状况下招募的，因此相当生涩，而他们的海军陆战人员更是刚征召来的生手，这是他们第一次经历艰苦以及危险的任务。迦太基人以为罗马人必将不会再挑战他们的海军优势，所以轻视敌人，忽略自己的海军。结果一旦双方交战，他们立即一点又一点地溃败，很快就被驱离逃跑：有五十艘船被直接击沉，七十艘船及水手

被俘。其余则升起桅杆，顺风航离：很幸运地，风在关键时刻转向，协助他们逃走回赫利岛。罗马执政官航向利利贝乌姆，和当地的部队会师，努力处理已经掳获的船只及人员。这是很大的成就，因为罗马人在战争中掳获将近一万人。

62. 迦太基人得知这出乎意料的挫败，但就他们征服的决心及意志而言，他们仍然要准备作战，然而当他们估算自己的资源时，却发现已经陷入僵局。首先，敌人已经控制海洋，这使得他们无法供应他们在西西里的军队；第二，假如他们要放弃或是背叛这些军队，他们必将没法留下任何人或是任何领导者来继续战争。于是他们立即送信息给哈密尔卡·巴卡，授予他全权处理当地状况，而哈密尔卡则坚持他身为一位优秀及谨慎的将领的一贯行动。只要有任何合理的成功机会，他会尝试任何一种策略，无论这看起来是如何大胆或危险；假如曾有任何将军会彻底尝试任何可能胜利的机会，那便会是他。但是当命运女神与他作对，不给他任何可能的机会去拯救他领导下的部队时，他便展现出智慧以及现实感，屈服于那无法避免的结果，送出特使求和。因为知道何时已经败下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知道何时已经胜出，这是一位指挥官的职责。就卢塔提亚斯而言，当然乐于同意协商，因为他知道罗马这时已经因为战争而筋疲力竭，耗尽资财，所以他很成功地以协约来结束彼此的敌意。协约其中一部分条款如下：

依据以下条件，如能获得罗马人民批准，迦太基人与罗马人将会建立起友谊。迦太基人将撤离整个西西里；不得对希洛作战，不得对叙拉古及其盟友作战。迦太基人必须交还给罗马人所有战俘，不得要求赎金。迦太基人必须支付给罗马人两千两百优卑亚单位（Euboea）泰伦[89]

的银钱，为期共二十年。

63. 然而，当这些条件送抵罗马时，罗马人民不愿接受，而是派遣十人委员会去调查整个问题。在抵达后，他们对条款没有做出任何重要变动，但加入一些小变更，对于迦太基人来说则是更严厉的条件。例如，他们缩短支付赔偿的年限为十年，总数则再加一千泰伦，[90] 并另外要求迦太基人必须从西西里及意大利之间的岛屿撤离。

如此结束了罗马人及迦太基人之间的战争，而这些便是获得和平的条件。战争不间断地延续二十四年之久，这是我们所知最长久、最连续以及最大规模的战争。除了在我历史作品之前章节已提及的所有其他战争以及备战外，在两次海战中，其中一方有超过五百艘船舰参与，另一方则几近七百。[91] 假如我们把这过程中因船难而摧毁的那些船只也给算进来，罗马人损失约七百艘，迦太基人则是五百。对如“独眼”安提柯一世、“救主”托勒密一世或“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 [92] 之属的海战感到印象深刻的人来说，假如他们阅读这战争的叙述，无疑地会诧异于其中所涉及的巨大军事规模。再者，假如我们考虑这些五层舰的大小，和波斯人对付希腊人，以及雅典人对付斯巴达人，所使用过的三层舰相比，我们将会发现在世界史中未曾有如此强大的武力在海上对峙过。这些事实肯定了我在本《历史》之初所提的主题，亦即罗马人的霸权并非如某些希腊作家所以为的是出于偶然，或是胜利者不知自己的所作所为。相反地，因为罗马人刻意地在如此伟大的事业中锻炼自己，所以他们不仅自然地大胆踏上追求世界主宰之途，而且他们在实际上也应该达成他们的目的。

64. 一些读者或许会怀疑：既然罗马人现在是世界主宰，比过去掌

握更多的权力，何以他们在我们的时代不再能够装配如此多的船舰或是派遣如此大的舰队出海？那些被这种表面矛盾所困惑的人，在我们形容罗马政治体制时，将能清楚了解个中理由。这主题构成我作品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不仅不能被作者轻描淡写地处理，而且需要读者全神贯注。它提供了一个高贵的图像，但直到今天却仍然不为人熟悉。这是因为过去尝试这主题作家的无能，其中有些是因为缺乏知识，其他则做出含糊以及相当无用的陈述。至于我们正在陈述的战争，我相信人们将会发觉，就其行动的规模及广度，在追求实现时的崇高精神以及特别是在他们想胜过对方的野心上，这两个国家几乎平分秋色。在个人勇气上，罗马人的确较为优秀，但双方公认在胆识以及天分上最伟大的将军则是哈密尔卡，姓氏为巴卡。也就是那后来对罗马人作战之汉尼拔的父亲。

[1]　这不可预期成分在波里比阿处理历史的方法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概念源自希腊化时代的史学家，而他们又是从希腊悲剧里借用出来；亚里士多德定义它的功能是要引起恐惧及怜悯。在罗马帝国崛起这样的脉络中，这是指那无法预见以及非理性的成分，是由偏爱罗马的命运女神Tyche所掌控。

[2] 从二二〇年（汉尼拔战争开始）到一六七年。

[3]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以及希罗多德同时将这种逾越界线的行为，视为hubris（凡人的僭越傲慢），这会带来nemesis（报复）。这里所涉及之事是大流士（Darius）远征西徐亚（Scythia），以及薛息斯（Xerxes）入侵希腊。

[4]　波里比阿对雅典并不友善，所以没提及雅典在五世纪时的称霸

。斯巴达的霸业从四〇五年算起［赖山德（Lysander）在阿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原意为“羊河”）击败雅典］，到三九四年［雅典人柯农（Conon）得波斯舰队之助，在克尼多斯（Cnidos）击败斯巴达］。

[5] 在大流士三世死于三三〇年后，亚历山大成为大王（Great King），并统治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及波斯帝国的东部行省。

[6] 波里比阿就像古代其他的史家一样，在使用到Africa这个字时，其实是有些弹性，端赖语境来决定。若是提及世界由欧、亚、非三洲，那这里的Africa所指的便是非洲大陆。但也有不少的时候，Africa一词所指的是迦太基最直接统治的本部，包括今日的大部分突尼西亚以及一部分利比亚（古代也叫“昔兰尼亚卡”，Cyrenaica）和小部分阿尔及利亚（古代叫“努米底亚”），这便是罗马的非洲行省范围。当然波里比阿所提的非洲地区尚有埃及、毛里塔尼亚两区，还有他后来航行探险的大西洋非洲海岸。但埃及是埃及，古代史料似乎甚少以非洲来指称埃及。另外，波里比阿有时候会用Africa来泛指迦太基在北非的势力范围，那就稍微模糊一些；所以利比亚人及努米底亚人的军队，会称为迦太基的非洲军队，相对于西班牙军队或凯尔特军队。虽然称呼迦太基在今天非洲的势力范围为“非洲”，容易有以偏概全的印象，但希望此处的提醒，能让读者从语境来决定这词（本书皆译为“非洲”）的范围。——译者注

[7] 二二〇至二一七年。

[8] 第四次叙利亚战争，二一九至二一七年。

[9] 亦即大多数的希腊史学家；他们从亲迦太基的观点写作，将他们的叙述聚焦在汉尼拔这人物上。罗马人提及这冲突时，称之为第二次

布匿战争（Second Punic War）。

[10] 这位希腊政治家写作一系列的回忆录，篇幅超过三十册。

[11] 波里比阿在此对命运（Fortune）概念是认为它是一种在宇宙间的力量，乐于见到变化只因为它是变化，但同时也是以戏剧创造者来行为，从人类命运之中创造出某种规划。

[12] 二六四至二六一年（原为二六四至二六〇——译者注）。有关塔罗明尼昂的泰密乌斯（约三五〇至约二五五年），见导论页9-11、16、19、25。

[13] 在这场战事中，斯巴达人突袭并且完全歼灭雅典舰队，并一口气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四〇五年）。波里比阿所选择的那年是三八七/三八六年。

[14] 这是斯巴达军队被艾帕米农达斯所率领的底比斯人（Thebans）所击溃，而希腊霸权从那刻起转移到底比斯（三七一年）手上。

[15] 这项安排结束了斯巴达一边，以及由雅典、底比斯、阿哥斯及科林斯组成的四国联盟，并获得波斯军援的另一边，所发生的战争。这和约也恢复了波斯大王对小亚细亚的统治（三八七/三八六年）。

[16] 阿加索克利斯从三一七至二八九年期间，以叙拉古僭主（tyrant）的身份进行统治，并在三一五年时占领迈萨拿。他之前将佣兵安顿在叙拉古，他们同意在他过世后离开西西里。但在二八八及二八三年期间，他们占领迈萨拿。

[17] 这是坎帕尼亚佣兵在占领迈萨拿之后，所使用的称号。这源自

于Mamers，这是奥斯肯语（Oscan）中的战神（Mars）。

[18] 在二七〇年。

[19] 在二七〇年时，迦太基人拥有西西里西部及中部，战神之子盘踞东北角，而叙拉古则是从塔罗明尼昂（Tauromenium）到帕奇纳斯（Pachynus）海岬的东部海岸，以及到达阿吉里安（Agyrium）的内地。战神之子比较常与叙拉古人而非迦太基人，发生冲突。

[20] 有关希洛掌权日期的证据彼此冲突：选项是大约二七五/二七四年或二七〇/二六九年。早一点的日期比较可能。

[21] 这战事或许发生在二七四年。

[22] 在西西里北岸，迈萨拿以西数里之外。

[23] 究竟迦太基的势力在这时是否会对罗马造成严重的威胁，很可疑。比较可能的是与皮洛士的交战，让罗马人警觉到外敌干预南意大利的危险，而战神之子刻意挑起这些恐惧，正如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马希利亚（Massilia）人之所为。

[24] 其名为汉诺（Hanno）。

[25] 该城以北数里处。

[26] 四世纪初高卢人之入侵。

[27] 费边·匹克拖（Quintus Fabius Pictor）这位最古老的罗马史学家，生平经历过汉尼拔战争。他的历史将罗马的故事溯及至城邦建立之初，直到他当代；这是以希腊文书写，目的是为了向希腊人辩解罗马的政策。阿格里根特的费利纳斯（Philinus of Agrigentum）则是历经第一次

布匿战争，从一个亲迦太基的观点来书写他的历史。一般人皆认为费边及费利纳斯是波里比阿第一次布匿战争所参照的仅有的史料来源。

[28] 亦即事实的陈述以及在有关意见上的论断。

[29] 这是二六三/二六二年。将两位执政官率领之军力同时派出，显示出局势严重：总计来说，约有四万人被派出。

[30] 二五八六千克。

[31] 在二六二年。

[32] 这位将军接受战神之子的提议，安排军队驻扎迈萨拿，并派遣之后被十字绞刑的汉诺去统帅（见页140）。

[33] 他曾与希洛结盟。

[34] 这港口位居阿格里根特西北约二十里之处。

[35] 约稍超过两公里。

[36]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估计数量为二万五千人。

[37] 二六一年。

[38] 其他证据显示出，虽然罗马人的动机无疑相当复杂，但防卫意大利海岸的需求是最优先的考量。

[39] 这里quinquereme翻译为“五层舰”，值得商榷。一般认为双层舰（bireme）或三层舰（trireme）的船舰桨位，从上到下共有三层以及两层，每人一桨；其作战方式常是以迅速的运动、转向及冲刺，来针对敌

人船身最脆弱的腰侧撞击，以取得战果。迦太基基本上延续这种海战的战术，因为这种战术需要深厚的海军传统以及长时间的练习。但希腊化时代，开始有将船面作为作战平台的趋势，所以需要更宽阔的船身以及更大的动力，所以超过三层以上船舰，变得越来越平常。所以“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以海军攻打罗德岛的城池，便常动用这类船舰；罗马在海战中使用“乌鸦”，也需要作战平台，所以一般而言船身会较大，所以常用超过三层舰以上的船舰设计；在八书中马谢勒斯甚至将两艘船合并起来，形成更大的平台，装载攻城用的“散布卡”，来攻击叙拉古。当然这样的船只也能运载较多的海军陆战人员。相形之下，迦太基则仍较多地使用三层舰设计。但五层舰是否“五层”，虽然不能排除，但现在更流行的看法是这些超过三层以上的多层舰，常是从三层舰以及双层舰变化而来，所以可能桨位的层次没有增加或没大幅增加，甚至只剩一层（如以下原著注释所认为的）。每一支船桨常不再只是由一人来划动，所以所谓的五层舰可能还是三层或其他层数而已，但是因为每支桨可能已经有超过一个人来划动，这一垂直单位的船桨共有“五”人而非三人来划桨，所以动力更大，速度更快，船身也能加大一些。这种说法也可运用在“更多层”的船舰设计中。因此quinquereme的“五”所指的是划桨手人数的动力大小，非关桨位的层次，但因为尚未为quinqureme寻得妥善翻译，故暂以“五层舰”代之。——译者注

[40] 这练习是有必要的，因为划动五层舰（五人一桨）的方法与三层舰不同；后者是罗马人到那时为止所曾经经验过的最大型船舰。

[41] Keleustes负责打拍子，所以可以控制划利帕拉船的速度及节奏。

[42] 根据存在老普林尼的传统，这些在六十天内完成。

[43] 位落在同名之岛屿上，该岛为伊奥里安群岛（Aeolian group）中最大者，当时是在迦太基人手中。

[44] 或许是现在的梵蒂冈海岬（Capo Vaticano），靠近意大利半岛的“脚拇趾”。

[45] 迈莱（Mylae），现今之米拉左（Milazzo），位落在西西里东北角约二十五里处的海岬；海战发生在二六〇年夏天。

[46] 在西西里北岸，帕诺穆斯以东约三十里之处。

[47] 二五九年。

[48] 在迈莱以西十五里之处；日期是二五七年。

[49] 现代的估计是罗马的战力为二百三十艘，迦太基为两百艘。

[50] 在西西里岛南岸中间，约阿格里根特以东二十里。

[51] 阿格里根特以西约二十五里之处。

[52] 罗马军队传统上集合成四个等级的单位：前战部队为进行前哨战的部队，前线部队为青年精英部队，中线部队为壮年部队，而后线部队则是经验丰富的老兵部队。在此后线部队或许是对那些没经历过两栖作战部队的别号，换言之是所谓的“老鸟”。

[53] 波里比阿的估算是根据所出现的船只数量。这将会得出将近十万名划桨手及四万名陆战队。但是因为在西西里只有四个军团，所以其中的精兵数量必然更少，据现在估计约一万八千名。

[54] 见页149。

[55] 见页157。

[56] 埃克诺穆斯的海战被形容是“结果相反的坎尼战役”。在这情况中，迦太基的中间太过脆弱，无法抵挡罗马的冲击。

[57] 这战斗变成是设计来撞击的船舰与登船的船舰之间的竞赛。

[58] 因为在习惯上若是可能的话，尽量往岸边压迫，所以决定性的胜利意味着将敌人逼上岸边。执政官舰队的到临扭转整个迦太基人的局势，所以在掳获的六十四艘船只中，有五十艘是来自这无法逃向大海的迦太基左翼。

[59] 现代的波恩（Bon）海岬。

[60] 根据戴奥（Dio，Frag.43.22-3）的记述，罗马人要求支付赔偿，交还罗马战俘，赎回迦太基战俘，撤出西西里及撒丁，交出所有海军，除了一艘船之外，并承诺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要提供五十艘船舰给罗马。

[61] 只有当迦太基领土被入侵时，迦太基公民是才会被动员征召。

[62] 轻装部队，他们的武器是投掷标枪。

[63] 原先manipulus这个词是指“一把”；然后在早期时是指一根杆子，上有一把麦杆缠绕其上，而成为一支旗帜，所以manipulus开始指这样物件，成为属于同一面旗帜底下的一连部队。

[64] 这是波里比阿在页129所提及之道德教训的主要例证。

[65] 这总数与波里比阿在页158所给之数字相符，这是来自他有关埃克诺穆斯战役的资料，但现代的估算将其降至两百艘。因此若允许有约一百艘的高估，加上留在阿斯匹斯的四十艘，这援救的舰队必然为数在二百五十艘左右。

[66] 波里比阿这么说的意思是逆时钟方向航行，所以要绕过位居西西里东南端的帕奇纳斯海岬。事实上，西西里岛西部的港口都在迦太基人手里，罗马司令官因为古代贴岸航行的做法，所以别无选择。

[67] “升起”是指星宿在东方海平线上可以看见之时，之后升起的太阳会使其消失不见。猎户座（Orion）升起的时间据估计是在七月四日，而天狼星座（Sirius）是在七月二十八日。

[68] 在二五四年夏天。

[69] 二五三年。

[70] 约一公里或一千二百公尺。

[71] 接下来发生战争的时间是二五〇年六月。

[72] 现在的估计是一百二十艘。

[73] 二五〇年。

[74] 根据狄奥多罗斯（Diodorus）《历史》二十四书1.2章，这有九十尺宽及六十尺深。

[75] 佣兵由凯尔特人及希腊人所组成。

[76] 似乎有可能这位Adherbal是远征军的统帅，而他自己前往得雷

帕纳，留下汉尼拔在艾基尔特斯群岛，来解围利利贝乌姆。

[77] 这数字显示迦太基全军出动，亦即原先的一万驻军（见页176），加上汉尼拔带来相同数量的军队。

[78] 这些是具有斜屋顶的屋棚，保护围攻者免于由上往下投出的投掷武器。

[79] 波里比阿的订年不正确。普鲁斯是普尔凯尔在二四九年的同僚，而非其二四八年的接任者。

[80] 然而迦太基人没有利用这样的优势，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资源由于在非洲的内战而削弱。

[81] 现今的艾力切（Erice），靠近特拉帕尼（Trapani）。它约有二二五〇尺高，但在西西里除伊塔纳（埃特纳）山外，它仍既非最高也非最大的山。

[82] 这神殿非常古老，而且维持在神殿卖淫的传统，这显示其来自东方的起源。腓尼基人将其与阿斯塔帖（Astarte）相认同；罗马人则将维纳斯神殿的建立归诸埃涅阿斯（Aeneas）。

[83] 在布鲁提温（Bruttium），现今卡拉布里亚（Calabria）的东南沿岸。

[84] 波里比阿将赫克特形容为位居帕诺穆斯及艾瑞克斯之间是不准确的；现代学者指认这山丘是Monte Castlelaccio，约帕诺穆斯西北方七里处。

[85] 哈密尔卡之抵达标志着战争一个新的及较积极的阶段；他占领

赫克特是回应罗马人占领艾瑞克斯的对策。

[86] 亦即要在两位旗鼓相当的对手中做出决定。

[87] 这比喻准确地写出，斗鸡之双翅失去使用功能，所指的是在陆路上的五年决战，而最后一击是罗马人在战略上的改变，这是以艾基尔特斯群岛海军战役为最高潮。

[88] 二四二年。

[89] 约五六八九二千克。

[90] 约二五八六〇千克。——译者注

[91] 分别是在荷密翁海岬及埃克诺穆斯海岬的战役。

[92] 这些是继承亚历山大帝国之中最杰出的将领，并且进行战争来为自己分割出王国。

第二书

在西班牙之事务

1. 在前书中我已经解释过罗马人征服意大利后，从那一刻起便开始干预意大利外其他国家的事务，然后我形容他们如何跨海进入西西里，以及以何种理由向迦太基宣战，以便占有那岛屿。接着，我陈述了他们如何以及何时最先建立海军；我报道双方从开战到停战间的主要事件；何时迦太基完全撤离西西里，由罗马人接管除由希洛统治区域外的所有地区。在这之后，我叙述迦太基佣兵的兵变，点燃所谓的利比亚战争（Libyan War），在那场战争中所犯下恐怖的残忍行为，以及过程中所发生种种没预料到的事件及命运的转折，直到迦太基最后胜出占得优势，打败佣兵。根据我原来的计划，[1] 我现在将要简洁概述这冲突之后所接续发生的事件。

在迦太基人再度控制非洲的局势后，他们立即聚集一支足够强大的远征军，派遣到西班牙，任命哈密尔卡·巴卡去统帅它。[2] 当哈密尔卡就任这军队的指挥官时，他当时只有九岁大的儿子汉尼拔陪同前往。哈密尔卡立即在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旁渡过海峡，建立迦太基的势力，主宰伊比利亚上的各民族。他在那国家几乎待了九年，[3] 在那期间降伏许多部落，令其归顺迦太基，有些是使用武力，有些则是透过外交。他生涯的结束方式符合他过去一生的成就，以名符

其实的高潮作终。当时他在一场对付最强大、最好战部落的战斗中英勇应敌，完全不顾个人安危，结束生命。迦太基人任命他女婿哈斯德鲁巴继任，其人之前已经统领过哈密尔卡的舰队。

罗马人在伊利里亚

2. 大约在此同时，[4] 罗马人首次入侵伊利里亚（Illyria）以及那部分的欧洲。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值得那些希望掌握我所写《历史》之目的，以及理解罗马帝国形成及成长的人进行详细研究。它的国王阿格隆（Agron）——普列福拉图斯（Plevratos）之子——拥有较之前所有伊利里亚国王更为强大的陆军及海军。[5] 马其顿菲利普五世之父，德米特里二世，曾经雇用过阿格隆去协助梅迪昂（Medion）；[6] 梅迪昂是当时正被伊托利亚人围攻的城镇，因为伊托利亚人无法说服梅迪昂人加入联邦，所以决心强迫他们加入。伊托利亚人于是动员所有军队，环绕该城扎营，并立即发动攻击，同时也带来攻城机加入行动，并用尽一切手段使其就范。这些军事行动恰好与年度选举同时，伊托利亚人必须在那时为下一年选出另一位将军。[7] 因为这受困城市处于极端危急状况下，沦陷指日可待，所以负责围攻军队的将军向伊托利亚人求情，辩称说他在任期时历经所有围攻时的危险艰辛，因此当这地方被攻打下来的时候，他应该享有特权来负责分配战利品，并将自己名字刻写在祭献神明、纪念胜利的盾牌上，这才算公平。有人反对他的主张，特别是那些以候选身份竞选的人。这些人敦促人民不要预先论断这事件，而是将它交给命运女神来决定究竟神明要给谁荣耀。在那时候伊托利亚人通过决议，决定在城市沦陷时，无论谁是将军，将必须与之前这职务的担任

者一起分享战利品分配，以及将名字刻写在盾牌上的荣耀。

3. 这项决议是在选举那天通过，而伊托利亚人的习惯是新任将军必须立即执行指挥权。但就在那晚，一百艘载着五千名伊利里亚人的船只抵达离梅迪昂最近的岸边。他们在那里下锚，趁没人注意到的时候，天一亮立即将人卸下。这些人以他们国家所习惯的方式组队，[8] 以小组人马方式潜入伊托利亚人营区。当伊托利亚人知道敌人出现时，首先对这突如其来的登陆以及他们的大胆感到诧异，因为多年来他们对自己的军事素质相当重视，并且对现有的武力深具信心，因此当时感到相当受挫。他们把骑兵及重装武兵的主体在营区之前的平地排列成阵；接下来他们迅速占领位居更前方之处、容易防守的一些小丘，然后将自己部分的轻装武兵及骑兵安排在该处待命。伊利里亚人向这些武装简陋的步兵冲刺过去，并以其人数优势以及队形所形成的冲击力，成功地将他们从小丘赶走，并强迫骑兵退居到重装武兵之处。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用较高的地点来发动第二波的冲刺，对付在平原展开阵势的伊托利亚人主力部队。伊利里亚人很快地便将敌人驱散赶走。而在这次攻击中他们有梅迪昂人的支持，因为梅迪昂人同时从城内往外突击。他们杀死许多伊托利亚人，掳获更多的战俘，抢夺他们所有的武器及行李车队。伊利里亚人在完成国王命令后，将行李以及其他战利品带回船上，立即返航。

4. 在这个意料之外的救援行动后，梅迪昂人举行公民大会，除了要讨论许多事之外，还辩论要在盾牌上如何刻写适当字句的问题。他们通过决议，决定戏谑伊托利亚人，将铭文表达成：这盾牌是“从”而非“被”伊托利亚统帅与接任下年将军的候选人所夺。当然降临在梅迪昂人身上之事情转折，或许正是由命运女神设计，向吾等凡人证明她的神力；[9] 因为在隔夜之间，她使梅迪昂人加诸伊托利亚人身上，那些梅迪昂人

相信敌人即将加诸他们身上的命运。至于对伊托利亚人而言，他们遭受到那些预料之外的灾难后，应该可引以为戒，切不可在对未来做出规划时，好像它已经是既成事实，而且切不可对那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结果之事，自信满满。我们不过是会死的凡人，因此我们应该随时对不可预期之事多留余地，特别是在发生战争的时候。

国王阿格隆在船只回国及听完军官简报后，对能打败伊托利亚人感到喜出望外，因为这一群人一向自视超高，目中无人。于是国王立即沉溺在酒宴以及其他快乐的庆祝中，结果感染肋膜炎几天后死去。[10] 由寡妇提幽塔（Teuta）继位，她则将政事细节交给由亲信朋友组成的国政顾问团。[11] 她受制于女人典型的弱点，对所有事情都采取短线看法，无法看见比她人民最近所得之胜利更加长远的事，对其他领域的事务都没有见解。首先，她允许在伊利里亚海岸横行的海盗去掠夺任何他们遇见的船只；接下来，她聚集一支舰队以及如之前远征相同规模的军队给派送出去，下令指挥官要视所有国家如同仇敌。

5. 远征军于是出航，选择伊利斯（Elis）和美塞尼亚（Messenia）为最先目标；从不知多久以前开始，伊利里亚人就已经习惯来这些地方掠夺。这是因为两个地方都有很长的海岸线，它们的主要城市却都深居内陆，任何派去保护沿海地区的武力都必须旅行一段距离，所以总是姗姗来迟；因此伊利里亚人经常都可以在这些地区四处流窜，恣意抢劫，无所忌惮。然而这一次，当伊利里亚的船队到达伊庇鲁斯的腓尼企（Phoenice）[12] 入港进行补给时，他们在那里发现一群数量约八百的高卢人，受雇于伊庇鲁斯人；他们接触这些人，建议他们应该背叛这城市。高卢人同意这个阴谋。那时伊利里亚人登陆，攻击城市，高卢人从城内接应，协助占领城市，掳获居民。当消息传到伊庇鲁斯人那里去时，他

们很快地聚集所有军队，前往救援。当他们靠近时，他们在河旁扎营；这条河流经腓尼企，分隔他们及敌人，而且为了保护他们的前方，所以伊庇鲁斯人拆毁横跨河流的桥梁。那时他们接获报告，史可第来达斯（Scerdilaidas）[13] 已经率领五千名伊利里亚人，通过安蒂冈尼亚（Antigoneia）[14] 附近的关口，循着陆路靠近他们，于是伊庇鲁斯人分派一部分军队来保护城市。他们轻松前进，尽情地享受乡间的资源，并疏于去布置卫兵以及安排夜哨。伊利里亚人发现他们的敌人已经将军力分散，且戒备十分松懈，于是在入夜后，借黑暗的遮蔽来发动突袭。他们修复桥面的木板，让人员安全过河，占据有利地点，在剩余的夜晚时间中适当休息。破晓时，两军在城镇前摆开阵势，进行交锋。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伊庇鲁斯人落败，许多人被杀死，更多人被俘。其余的人则向阿丁坦尼人（Atintanes）的乡间逃去。

6. 因为这些不幸，伊庇鲁斯人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于是派遣代表到伊托利亚联邦以及亚该亚联邦要求协助。这些国家同情他们的遭遇，回应他们的诉求，并派遣部队救援，稍后便抵达贺利克拉农（Helicranum）。在这段时间中，伊利里亚人已经占领腓尼企，首先和史可第来达斯的部队会合，然后前进贺利克拉农。他们在那里扎营，面对驰援的军队，他们很想交战。然而却发现地形对他们非常不利，就在那时皇后提幽塔的一位特使抵达，传令他们尽可能快速返国，因为有些伊利里亚人已经分裂，加入到达达尼亚（Dardarnia）人那边。[15] 他们因此侵犯接壤的伊庇鲁斯领土，之后和伊庇鲁斯人签订停战协定。依据协定，他们要归还腓尼企以及释放自由的市民以换取赎金，但是他们已经先以船载走奴隶及其他动产。所以在原先那批伊利里亚人航离回国后，史可第来达斯及他的部队也经由陆路，借道安蒂冈尼亚返国。这次伊利里亚人的

远征，让居住亚得里亚海沿海的希腊人深感沮丧及恐惧。他们见到在伊庇鲁斯中最强大以及最受自然天险保护的城市，却令人意想不到地被劫掠，他们开始感到焦虑，但已经不像过去是为作物担心，而是为了自己城镇以及身家性命的安全而焦虑。

当伊庇鲁斯人在没有料想到的状况中得到解救后，他们非但没有企图对侵略者进行报复以及对拯救者表示感恩，他们接下来的动作竟是派遣代表到皇后提幽塔那里，与伊利里亚人及阿卡那尼亚（Acarnania）人签订共同协议。根据这协议，他们将在未来与伊利里亚人结盟，反对亚该亚及伊托利亚联邦。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不仅表现得对施恩者极度缺乏判断力，[16] 而且从一开始就对自身利益表现出明显愚蠢的忽略。

7. 人性经常会犯错，但若遭受不可预料的灾祸，就不能真算是受害者的过错，而是噩运，或是那些将灾祸加诸其身之人的过错。但是当我们纯粹因为缺乏判断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因为自己所犯下的错而卷入到灾祸中，这时每个人都会同意除了自己外，没人该受责难。因此假如有人失败是出自于噩运，他们会被同情、宽恕以及协助；但假如是由于自己的愚蠢，那么所有有识之士都该指责怪罪犯错的人。当然在这例子中，希腊人有各种理由去批评伊庇鲁斯人。首先，任何知道高卢人风评的人，必然都会相当迟疑是否要将繁荣城镇的安危托付给他们，因为只要有机会又有诱因时，高卢人极有可能会选择背叛。其次，任何人都应该对这群人的名声及行为多加戒备：他们原先是因为背叛自己朋友及亲人，被部分同胞在盛怒之下逐离自己的祖国；后来当迦太基人因为战事急迫，需要并接纳他们，并让其驻扎防守阿格里根特；他们在那里的人数多达三千人。他们利用将军和士兵间的薪资争议作为借口，并且开始掠夺。之后，迦太基人再度于艾瑞克斯雇用他们担任驻军任务；这地方

当时正被罗马人围困，他们企图出卖该地以及和他们一起受困的人。当这阴谋失败后，他们集体投靠敌人。罗马人接着雇用他们去看守维纳斯·艾瑞克斯神庙时，他们又再度抢劫。因为他们邪恶的证据如此昭然若揭，所以罗马人在与迦太基的战争结束之后，首要的关切便是将其解除武装；然后让高卢人登船离去，禁止他们再度踏上意大利任何土地。可是伊庇鲁斯人竟让这些人成为他们共和国 [17] 的护卫者以及他们法律的保障者，并将繁荣城镇托付给他们来守护。所以他们几乎无法避免被指责是自己惹祸上身。我认为有必要详细地处理这一议题，不仅是要证明伊庇鲁斯人的愚蠢，更是要指出：真的聪明的话，是不会有人允许一支比自己武力更强的驻军进驻，尤其是当这支军队是由野蛮人组成的时候。

8. 现在再回到伊利里亚人。这民族之前有段时间习惯去掠夺从意大利航行来的船只；当他们占据腓尼企时，一些脱离伊利里亚舰队自行独立运作的人，跑去攻击意大利的商人；或抢劫，或加以谋杀，还有许多人沦为阶下囚。在过去，罗马政府通常会忽略这些对伊利里亚人的抱怨。但越来越多人开始联络元老院，申诉有关的议题，于是元老院任命两位专员盖亚斯·科伦康尼亚斯及路希亚斯·科伦康尼亚斯（Gaius and Lucius Coruncanius），前去伊利里亚调查究竟发生何事。

在这时候，皇后提幽塔对她的舰队从伊庇鲁斯带回来战利品的数量以及精美程度（因为腓尼企在那时候是该地最繁荣的城镇）感到满意，所以她决心加码，掠夺希腊人。但当时她必须停止类似的冒险活动，因为国内发生了动乱。她很迅速地镇压下伊利里亚人的反叛，但在围攻唯一还在抗拒的城镇伊萨（Issa）时， [18] 罗马专员由海路抵达。他们得到晋见允许，随即抱怨罗马人民所受到的侵犯。提幽塔以傲慢及蔑视的

态度来聆听整个访谈。当他们说完，她说她会注意罗马人不会受到伊利里亚人“官方上”的伤害，但就私人恩怨而言，去阻止她子民在海上进行掠夺，则非伊利里亚国王的习惯。罗马使节中较年轻的一位对如是回答感到愤怒，所以直言不讳，虽然其言词有充分证据支持，但仍是不合时宜。他说：“提幽塔皇后，罗马人一直有项优良传统，亦即国家应该关切去惩罚那些犯下属于私人之罪行者，并且协助那些受害的人。借神明之助，我们将会尽己之能，迅速地让您改革伊利里亚国王对待子民的方式。”在如此直言不讳之后，皇后陷入一阵暴怒，对使者言论的愤怒，让她抛弃对待使节的文明规范，在使节正在登船离开时，她派出杀手暗杀那在言语上冒犯她的人。当消息传到罗马，皇后的罪行引起激烈的公愤，所以权威当局立即征召军团，聚集舰队，准备远征。

9. 当征战季节来临时，提幽塔皇后装配一支比去年更庞大的舰队，派遣它到希腊海岸；[19] 部分船只直接跨海航行到科西拉岛（Corcyra），其他则在耶皮潭纳斯（Epidamnus）登岸。表面上，他们在耶皮潭纳斯停泊的理由是要取水，但其实是要偷袭并占领该城。耶皮潭纳斯人在没有戒心下接待他们，没有事先防范。伊利里亚人登陆之后，穿上短上衣，没有武装，仿佛只是要去取水，但其实是他们将刀剑放在取水瓶之内；然后他们突然砍倒城门守卫，占据城门塔楼。更多的人在安排好的计划下，迅速下船；以这些增援的人手，他们轻易地占领大部分的城墙。耶皮潭纳斯人措手不及，尽管完全没有准备，但是他们却快速聚集，勇敢应战，结果是伊利里亚人在坚持一段时间后，最后被逐出城外。耶皮潭纳斯人因为这疏忽，差点失去自己的城市；但因为勇气，所以最后安然无恙，也被上了有用的一课，以备未来。在这之后，伊利里亚将领匆忙出海，再度和之前已经早先他们出航的其他舰队会合，然后航向科

西拉岛。他们登陆后，在居民大为惊慌的状况下，开始围攻该城。这让科赛拉人陷入绝望深渊，他们和阿波罗尼亚（Apollonia）人及耶皮潭纳斯人一起派特使到亚该亚人及伊托利亚人那里。他们恳求这些国家迅速救援，不要袖手旁观，让他们被伊利里亚人逐出家园。这两个联邦接见特使，决定回应他们的诉求，两边同时联手装配十艘属于亚该亚人的甲板船舰。这支舰队在数日内装配完毕，然后航向科西拉岛，希望能解围城之急。

10. 这时候伊利里亚人也得到阿卡那尼亚人依据协约所派遣出的七艘有甲板船舰的支援。他们以这些船舰出海，在帕克希（Paxi）岛[20]外海和亚该亚舰队相遇。阿卡那尼亚人在那里和被派来去对付他们的亚该亚舰队进行一场不具决定性的战争，阿卡那尼亚人除了几位水手受伤之外，没有任何损害。然而伊利里亚人将他们的轻型船只四艘一组固定在一起，并以这种编组队形和敌人交战。但他们忽略了船只会遭到损害的风险，而将他们的侧面对向敌人，提供给敌人清楚目标去加以撞击。一旦撞击发生，船首便会纠缠在一起，让他们立刻陷入险境，因为撞击部位深深卡入，固定在一起的四艘轻艇则会被船首举起。那时伊利里亚的水兵会立即跳上敌人船舰，以人数优势打败船上水手。他们用这种方式掳获了四艘四层舰，并赤手空拳弄沉一艘五层舰，这艘船载有卡瑞尼亚城的马古斯（Margus of Caryneia），一位终其一生以完全的忠诚来服务亚该亚同盟的人。当与阿卡那尼亚人交战的亚该亚舰队船只见到伊利里亚人胜利，他们决定依靠自己的速度，利用顺风升起风帆，平安返国。在这之后，伊利里亚人欢庆他们的胜利，他们可以不受干扰，以更大的信心继续围攻科西拉岛。但另一方面，科赛拉人在盟友被击败后完全陷入绝望；在坚持一段时间后，他们决定和伊利里亚人和谈，允许法洛

斯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ros）驻军城镇之中。在做完这些安排后，伊利里亚的海军统帅航行离去，在耶皮潭纳斯外下锚，准备再度包围这城市。

11. 大约同时，[21] 执政官弗尔维阿斯（Gnaeus Fulvius）带领两百艘船从罗马航行而来；而另一位波士丢米亚斯（Aulus Postumius）[22] 则带领陆军出发。弗尔维阿斯原来的计划是要航向科西拉岛，因为他预期那里的围攻会持续进行。然而在他得知一切已经太迟时，他还是决定要航行该地。首先，他要确切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何事；以及，其次，要查核德米特里送给他的信息究竟是否正确。伊利里亚人其实已经怀疑德米特里这位军官，而他因为害怕提幽塔皇后可能对他不利，所以开始和罗马人接触，提议将他所控制的城市及其他地方交给他们。科赛拉人民对罗马人的到来感到很高兴，立即依据德米特里的协议，将伊利里亚的驻军交出。他们也一致通过接受罗马人保护，因为他们确信这是面对伊利里亚人那无法无天的劫掠时，唯一可以确保未来安全的方法。罗马人在接纳科赛拉为友好城邦后，航行前往阿波罗尼亚，而德米特里则充当他们接下来征战的向导。同一时间，另一位执政官波士丢米亚斯则从布伦迪希温（Brundisium）运送陆军；人数大约有两万名步兵及两千名骑兵。两支军队在阿波罗尼亚会师，那里的人民同意接受罗马人的保护，但就在这时候，耶皮潭纳斯受围的消息传到，陆军于是立即前往。伊利里亚人一听到罗马人靠近时，立即混乱地放弃围攻，然后撤退。罗马人亦将耶皮潭纳斯置于他们的保护下。他们从那里挥军伊利里亚内陆，在途中臣服阿尔迪安（Ardiaea）部落。

许多代表现在来和罗马人接洽，包括来自帕提尼（Parthini）部落的无条件投降。这部落被纳入罗马人的友邦；同样地还有阿丁坦尼部落。

然后军队前往伊萨岛，伊利里亚人从稍早之前一直围攻它。罗马人强迫敌人停止包围；并将伊萨人纳入保护。舰队在巡行伊利里亚沿岸时，罗马人急攻强取一些城镇，但是在努翠亚（Nutria）时，他们遇到挫折，不仅损失许多士兵，还包括几位军团营长和财物官。但他们同时也掳获装载着伊利里亚从乡间地区抢来的战利品的二十艘船舰。在过去曾围攻伊萨的伊利里亚人中，那些现在属于法洛岛的人被允许留下，不受伤害，作为对德米特里的示惠；[23] 没被逮捕的其他人则落荒而逃，避居在阿波（Arbo）。提幽塔皇后仅由几名侍从陪同，逃到离海有些距离的小城镇——瑞衷（Rhizon），它坐落在同名的河流之上，防御坚强。执政官在完成这些种种不同任务，并将大部分伊利里亚纳进德米特里管辖权威下，让他成为一大片领土的主宰之后，便率领海军及陆军返回耶皮潭纳斯。

12. 弗尔维阿斯接着带领大部分的海陆军返回罗马，[24] 而波士丢米亚斯则带领四十艘船的舰队留下。他从邻近地区城市招募一支军队，在耶皮潭纳斯过冬，护卫着那些将自己托付给罗马人来保护的阿尔迪安及其他部落。然后在早春时，提幽塔派遣使节给罗马人，缔结和约。根据条款，她同意支付罗马人所规定数额的贡赋，[25] 放弃除了少数地方外的整个伊利里亚，以及（这条件对希腊人最为重要）她承诺不会拥有超过两艘船舰，不会航行越过利苏斯（Lissus），而且不会有武装。当签订和约时，波士丢米亚斯派遣使节到伊托利亚联邦及亚该亚联邦去。官员抵达时解释何以导致战争，以及何以罗马要跨越亚得里亚海参战，接着报告在征战中所获得的战果，最后则是宣读他们和伊利里亚人签订的条约。两个联邦亲切有礼地接待使节，之后使者经由海路回到科西拉岛。此条约解除了希腊人的心腹大患，因为伊利里亚人不仅是这一民族

或那一民族的敌人，而且是所有人的共同敌人。这便是罗马人第一次武装干预伊利里亚以及那部分的欧洲，也是第一次为了干预希腊之后如何发展所进行的外交任务。在走出第一步后，他们稍后立即派出其他的使节到雅典及科林斯；科林斯人也是在这场合中，第一次邀请罗马人参加地峡（Isthmia）运动竞赛。

在西班牙的事务

13. 在上述这段期间，我们暂时离开西班牙的事务，现在回归正题。经过这些年，哈斯德鲁巴以他的智慧以及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这行省，表现杰出。他在提倡迦太基整体利益方面，贡献极大，特别是借由建立所谓的迦太基城——或被其他人称之为“新城”（New Town）——巩固了迦太基的利益。因为这城的地点相当适合作为非洲或是伊比利亚的运作基地，我将会在更适合的场合来描绘它的地理状态，并解释它能够对这两个国家提供何种利益。但罗马人突然发现，哈斯德鲁巴已经建立一个远比迦太基所曾拥有的更庞大及更令人畏惧的帝国，所以他们决心插手西班牙事务。他们现在了解到，自己在这几年当中都在熟睡，竟允许迦太基建立并装配一支更强大的军队，所以他们要弥补失去的势力。他们不敢冒险直接对迦太基提出要求或是宣战，因为在这时候罗马人正值凯尔特人入侵的威胁，几乎每天都必须防范攻击。因此他们首先要设法缓和并安抚哈斯德鲁巴，并去攻打凯尔特人，以战争将事情解决，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有像是凯尔特人这样的人在威胁边界，他们不仅无法控制意大利事务，甚至也无法在罗马安身立命。所以他们先派遣使者到哈斯德鲁巴那里签订条约。根据条款，迦太基人承诺不在武装状况下越

过埃布罗（Ebro）河，但并未述及西班牙其他地区。那时之后，罗马人便立即全心投入去对抗意大利的凯尔特人。

罗马与高卢人

14. 假如我依照在序文中所解释的这作品的原先计划，对这些不同民族做一些陈述，但不超过简洁的综合，我想对读者来说是有帮助的。要描述他们的状况，必须回到他们最先占领这些地区的时代。为了让我们了解人的天性以及后来汉尼拔依赖那些地区来摧毁罗马帝国，我想这故事不只值得一说，也值得记住，不仅是因为故事本身有趣，更因为它对我更大的计划也是必要的。首先，我必须处理凯尔特人所居住国家的性质，以及它与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关系，若我们对它不同的部分以及整个地区有清楚的图像，我们将更能掌握战争中的主要事件。

整体来看，意大利状若三角形，东侧首先以爱奥尼亚海峡（Ionian Straits）为界，然后是亚得里亚海，而南侧及西侧则分别是西西里海以及提蓝尼亚海。这三侧汇聚在最南端顶点的意大利海岬，[26] 叫科欣特司（Cocynthus），将爱奥尼亚海与西西里海分开。其余的一侧则由阿尔卑斯山脉构成意大利本身与北方的界线，它连续横过整个国家；这山脉始于马赛 [27] 以及撒丁海北岸，不间断地延续到亚得里亚海湾湾头不远之处。这山脉的山脚我们可将其视为三角形的底部，在山脉南方则是意大利半岛北方最肥沃的平原。这便是我们要处理的地区。这个平原就面积及肥沃程度而言，超过我所熟悉欧洲的其他任何地区。就这区域而言，平原周边的界线形状大致是三角形。构成三角形顶端的是阿尔卑斯山脉与亚平宁山脉在马赛上方交会之处，离撒丁海北方不远。平原北边

，如我已提及，则是由阿尔卑斯山脉本身构成，在长度上绵延二百五十里；南侧则是以亚平宁山脉为界，约四百里；而其三角形底部则是亚得里亚海岸，其长度从先纳（Sena）城到海湾头超过二百八十里。平原三边加起来的总和将近九百二十五里。

15. 这区域的肥沃甚难以笔墨形容。它生产极为丰盛的谷物，所以在我成长的时代，一西西里迈迪温诺斯[28]单位的小麦，价值四欧宝，[29]相同分量之大麦则是两欧宝，而一迈垂特斯[30]单位的葡萄酒，价钱与一迈迪温诺斯的大麦相同。粟[31]及蘼[32]亦有丰富的产量，整个区域橡树森林的橡果数量，可以由这个事实来评估：意大利每年屠宰非常大量的猪，作为家庭食用或军队消耗，有很大比例是在这平原养的。所有种类食物如何物美价廉，或许可以从这事来加以说明：在这区域的旅行者在停驻旅店时，不会去计较每项食物的价钱，而只会问住宿每个人需要多少钱。旅店主人，一般而言，都会以一天半个阿斯（as）为总价，包吃包住；换言之，亦即一个欧宝的四分之一，而且甚少会超过。至于本地居民数量、身高以及姣好面容，和他们战斗时的勇敢，在历史中都有证据足资证明。

部分阿尔卑斯山地区没有太多岩石，而是拥有肥沃的土壤，山的两侧都有人居住：在北侧，山脉斜坡眺望隆河（the Rhne），在南侧则是我已经形容的意大利平原。前者区域系由“阿尔卑斯山脉那边的高卢人”（Transalpine Gauls）居住，而后者则有塔乌里斯契（Taurisci）、阿格尼斯（Agones）及其他野蛮部落定居。但是“阿尔卑斯山脉那边的高卢人”当然不是指称单一族群，而是源自于拉丁文的介系词trans，意谓“越过”，施用在居于阿尔卑斯山脉那边的族群。阿尔卑斯山的顶峰因为它们崎岖嶙峋的性质，以及终年覆盖的深厚冰雪，完全没人居住。

16.　亚平宁山脉从马赛上方和阿尔卑斯山脉交会的斜坡，宜于人居，从亚平宁山脉的两侧斜坡可以分别眺望提蓝尼亚海以及内陆平原。第一个区域是利古里亚人（Ligures）的家乡，他们的领土在靠海那边延伸远达匹赛（Pisae），是西伊特拉里亚（Etruria）的第一个城镇，[33] 在内陆那侧则远至阿雷提乌姆（Arretium）。在他们旁边的是伊达拉里亚人；伊达拉里亚人南边的两侧山坡都居住着翁布里亚（Umbria）人。大部分的亚平宁山脉离亚得里亚海岸约六十里，但在翁布里亚人所居之南，则是突然转向右边，然后穿过意大利中部，远及西西里海。三角形其他较低洼之处，继续面向亚得里亚海海岸的平原，延伸远至先纳·盖利卡（Sena Gallica）。[34] 波河（The Poe），[35] 这条被诗人赞誉为伊庇丹努（Eridanus）者，源起于阿尔卑斯山，靠近三角形顶点之处，在开始时往南流到平原。然后它在这里一转，往东奔流，穿过平原，将河水经由两个河道分别注入亚得里亚海。因此将平原分割为两个部分，其中较大者介于河流及阿尔卑斯山脉间，延伸至亚得里亚海海湾。波河的水量超过意大利其他河流，因为它是由阿尔卑斯山脉及亚平宁山脉许多山间河流汇聚而成，顺流而下到平原地区，又有河流从两侧灌注流入。波河在天狼星升起时 [36] 水位最高，看起来最美，因为那时它被两道山脉的溶雪灌注而成，波涛汹涌。它从称为欧拉纳（Olana）[37] 的河口，可溯流而上约达二百五十里，并且可以行船，而原来单一河道的河流在称为崔加波里（Trigaboli）[38] 之处分隔为两个水道；其中一个出口叫帕多瓦（Padua），另一个则是欧拉纳，后者则提供一个与亚得里亚海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安全的港口。这条河的当地名称是波登克斯（Bodencus）。希腊人记录了许多关于波河的不同神话，我现在所想到的是那些涉及费顿（Phaeton）[39] 和他从天空摔下的故事，以及据说当地居民直到

今天仍穿黑衣，以示对费顿的悼念。所有具有悲剧性格及类似这样的传奇故事，我暂且略而不谈，因为我导论的性质不适合对所谓的“悲剧史学家”进行详细的批判。但我会在更合适的脉络回到这议题，尤其是泰密乌斯[40]对这些区域显示出的无知。

17.　在古代这北方平原先由伊达拉里亚人定居，进驻时间同于他们占有在卡普亚（Capua）及诺拉（Nola）附近的费雷格里恩（Phlegrean）平原。后者平原区域自古拥有肥沃美名，其位居许多民族的通道，也为众人皆知。但是那些有志于理解伊达拉里亚享有霸权那段时间一些东西的人，不应该去研究他们现在定居之处，而应该将注意力放置在北方平原以及他们从中取得的资源。凯尔特人因为是伊达拉里亚人的邻居，与他们多所关联，逐渐将他们嫉妒的眼睛投注在他们的乡村之美，于是突然间以细枝末节的借口，发动大军攻击，将他们从波河河谷赶走，占据这个区域。那些最先定居在靠近波河源头的人是莱费人（Laevi）及列别企人（Lebecii）；在他们之后则来了英苏布里人（Insubres），其中最大部落塞诺马尼人（Cenomani）沿河岸定居。邻近亚得里亚海那部分的平原一直都属于一个非常古老的部落，威尼提人（Veneti）；在习俗及衣着上，他们几乎与凯尔特人甚少有异，但是他们却是操持另一种语言，而悲剧诗人有很多关于他们的精彩故事可说。在波河南岸，较靠近亚平宁山脉的一边，最先的定居者来自西方，他们是阿那瑞斯人（Anares），后来是波伊人（Boii）。在他们往东边方向，朝向亚得里亚海居住着林贡斯人（Lingones），再过去更靠海的是塞农人（Senones）。

这些是占有这区域的主要部落的名称。他们居住在没城墙的村落中，不知任何精致文明。他们睡在稻草、树叶上并且食肉，除了战争与农业外，不知其他事业，他们的生活非常俭朴，不识任何文艺或科学。他

们的财产是由牲畜和黄金构成，因为无论处境为何，只有这些物件是他们可以轻易随身携带，并运送到任何他们所想去的地方。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是拥有随扈，一个人若被认为在周围有最大数量的依附者以及追随者，他便是部落里最受人敬畏以及最强大的一员。

18. 凯尔特人最初抵达意大利时，他们不仅占领北方区域，而且以其胆大妄为或威吓的手段来降服许多邻近民族。他们不久后在一场激战中击败罗马人和他们的盟友，追杀溃逃的敌人，并曾有三天占领除了卫城之外的整个罗马城。[41] 但在那时候，威尼提人入侵他们的领土，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于是他们和罗马签订和约，归还罗马城后回国。后来他们卷入自己境内的战争，因为一些邻近阿尔卑斯山的部落看到他们和自己的处境相比，在波河的凯尔特人显得繁荣，于是经常团结起来以武力对付他们，掠夺他们的领土。在这期间，罗马人得以恢复自己的实力，重新建立他们在拉丁姆区域的权威。在凯尔特人占据罗马三十年后，他们又再度以大军压境，远达阿尔巴（Alba）。[42] 罗马人在这时仍不敢在战场上与他们对战，而且这次入侵又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没有时间去聚集盟友的武力，组织与其对抗的力量。然而十二年后，当凯尔特人再度全力入侵，[43] 这次罗马人事先获得他们发动攻击的情报，因此他们聚集盟友，充满信心地应战，因为他们急于进行决定性的一役。高卢人对敌人的进攻感到惊恐，与此同时在他们自己的行伍之间发生了内讧；最后当夜幕低垂那刻，他们撤军回国，行迳与溃败几乎无异。在经过这种惊吓之后，他们有十三年按兵不动，而当他们见到罗马势力迅速增强，他们与罗马签订正式条约，并且有三十年忠实地遵守其中的条款。

19. 在那段时期结束之后，阿尔卑斯山脉那边的高卢人之中出现了

新的人口移动，[44] 因此凯尔特人担心一场危险的战争正在威胁他们。于是他们借着贿赂以及他们与高卢人是亲属关系，将入侵的部落从他们的领土导离，并怂恿这些同民族之人去攻击罗马人，甚至自己也参加这些征战。当他们行军穿过伊特拉里亚，伊达拉里亚人跟着加入，并在掠夺大量的战利品后，安全撤离罗马人的领土。但是一旦回到家，他们便因为谁该分得较多的战利品而陷入争执，结果反而摧毁了他们大部分的军队，甚至是摧毁掠夺来的战利品。这是高卢人在侵占邻居财产时，常会发生的现象，而这通常源自于他们无节制的酗酒以及暴食的习惯。

四年之后，[45] 高卢人与萨莫奈人结盟，在卡美里诺（Camerinum）与罗马激战，大败罗马，[46] 造成极大损失。罗马人毫无所惧，在面临挫折时，反而展现出胜利的精神；几天之后，他们全军出动，[47] 在山提农（Sentinum）附近攻击高卢人及萨莫奈人。他们歼灭大部分的敌人，逼迫其余落荒而逃，于是这两族群的部队避居回到自己的领土。十年后，高卢人再度尝试入侵，并包围阿雷提乌姆。[48] 罗马人前去协助解围，并在城前攻击敌人，但被击败。在这战争中，他们的副执政凯启里亚斯（Lucius Caecilius）被杀，所以他们任命库吕亚斯（Manius Curius）代替。但是当库吕亚斯派遣使节去协商遣返战俘时，高卢人狡诈地破坏停战协定，屠杀使节，罗马人被此行为激怒，所以他们立即采取攻势，入侵敌人领土，在那里他们面对叫塞农人的高卢部落。[49] 罗马人在激战中大败敌军，大多数的高卢人被杀，其余则被驱离他们的家乡，所有土地由罗马人占领。这是他们在高卢第一个设立的殖民地，依据之前居住此处之高卢部落，名之为先纳。这是我以上所提之城镇，靠近亚得里亚海，北部平原的东南角。[50]

20.　当以波伊之名为人所知的部落，见到塞农人被从自己的家园逐

走，他们担心自己也会面临相同的命运，所以动员所有作战人员，要求伊达拉里亚人协助，然后出兵作战。[51] 这支联合部队在靠近瓦迪蒙（Vadimon）湖[52] 附近与罗马人交战，结果大部分的伊达拉里亚人被消灭殆尽，只有少数的波伊人逃掉。尽管遇到这样的灾难，这两个民族却又于次年再度合作；他们甚至武装一些未成年的人，然后再次于激战中挑战罗马人。他们遭受全面挫败，直到在他们的精神经过彻底洗练而改变后，才促使他们送出特使到罗马求和，订立条约。这些事件发生在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跨海进入意大利三年之前，以及高卢人在特尔斐被歼灭五年之前，而这次几乎看起来命运女神以一种像是侵略性的瘟疫，来折磨整个高卢的族群。[53] 但无论为何，罗马人从这些争斗之中学得两大优势。首先，一旦他们在高卢人手中逐渐习惯蒙受严重损失，从此他们再也不必预期去经验或畏惧任何比这更恐怖的经验。其次，在他们遇见皮洛士之前，他们在这些战斗中已经被训练成身经百战、训练有素的竞赛选手。他们在时间仍有余裕之时，先学会去压制高卢人挑衅的精神；[54] 然后在解决那危机之后，他们能将完全专注的心思首先投注在与皮洛士争夺意大利的霸权，后来是与迦太基作战争夺对西西里的控制。

21. 在遭受这些挫败后，高卢人保持沉寂，与罗马维持四十五年的和平。但随时间推移，那些见证过可怕战争的高卢人逐渐凋零，由年轻一辈取而代之，他们充满着无可救药的好战欲望，完全没有历经民族苦难，更没有在风雨飘摇存亡之间的经验，他们的冲动无疑会摧毁条约所带来的稳定平衡。高卢人视罗马最微细的动作为挑衅，他们也邀请阿尔卑斯山的高卢人加入联盟。最先这些接触是由部落领袖秘密进行，完全不让部落人民知晓；因此当一支阿尔卑斯山那边的高卢人抵达阿里米努姆（Ariminum）时，[55] 波伊人对他们起疑，并与他们领导者及这些陌

生人争吵，杀死他们的国王阿提斯（Atis）及卡拉士斯（Galatus），并且与在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同胞在激战中彼此相残，结果双方蒙受惨重伤亡。罗马人已经对高卢人的进展感到紧张困扰，所以派遣一个军团到北方，但是当他们听到他们自相残杀，他们于是返国。在这种紧张状况后五年，[56] 罗马人在雷比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的执政官任期，将以皮切诺（Picenum）为名的高卢领土分配给他们自己的公民；皮切诺是他们在征服塞农人后，将他们逐离的地方。[57]

这个殖民政策是弗拉米宁（Gaius Flaminius）提议立法，用来讨好、煽动群众的手段，这或许可以说是罗马人民道德败坏的第一步，[58] 并促成后来与高卢人的战争一触即发。个中真相是许多高卢人（特别是波伊人）的领土与罗马接壤；他们之所以参加战争，是因为深信罗马人不再只是因为要建立对高卢人的主宰权而进行战斗，而是要将他们驱逐，最后要将他们完全灭绝。

22. 因此波伊人及英苏布里人这两个最大的部落立即团结起来，派遣特使到住在阿尔卑斯山和靠近隆河的高卢部落。这些民族因为担任佣兵，所以通常被称为盖沙泰（Gaesatae）。[59] 这些特使敦促盖沙泰的领袖——康可利塔纳斯（Concolitanus）和阿内罗斯特斯（Aneroestes）——一起加入攻击罗马人的队伍。特使立即支付他们大量黄金，他们强调罗马人现在所享有的蓬勃繁荣以及假如他们未来取得胜利的话，将会落入他们手中的财富。他们无须费太多心思便赢得这些国王加入，而且除了这些诱因之外，特使们也承诺自己将会是忠诚的盟友，并提醒听众他们祖先过去的丰功伟业。这些英雄不仅在战场上打败罗马人，并且成功攻下罗马城，掳获城中所有财富；并因此曾经担任该城七个月的主人，若非他们自愿放弃，作为恩典赏赐，他们最后满载战利品回家，保持

不败，安然而退。这些辩论引起国王们极为热烈的反应，他们派遣出该地区史无前例的大批人马，其中包括了较以往更多的领导人物以及知名战士。

此时罗马人已经风闻这些备战的消息，并且臆测可能将会发生何事，因此处于持续警戒以及悬疑状态。有时我们发现他们正在招募军团，囤积粮食以及其他物资，在其他时刻则是移动部队到边疆，宛如敌人已经进入他们的领土，但事实上凯尔特人尚未踏出他们自己的疆域。大体上也是因为这些高卢人所造成的骚动，所以迦太基人才得以在不受干扰状况下，在西班牙建立自己的势力。如上所述，罗马人认为来自北方边境的威胁是所有问题中最迫切的，因为它将威胁自己的腹侧，于是被迫忽略西班牙正在发展的局势，转而全力对付凯尔特人。他们因此借由与哈斯德鲁巴订立条约的方式，与迦太基建立关系——其条款我已经交代[60]——然后集中所有资源准备对付在意大利的敌人，因为他们认为对此事做出一个决定性的结果是攸关生死之事。

23. 盖沙泰人在动员强大、装配完备的军队后，跨过阿尔卑斯山，并在皮切诺土地分配后的第八年，[61]降临波河河谷。英苏布里人及波伊人始终坚持他们原来给盟友的承诺，但是罗马特使却成功地说服威尼提人以及切诺曼尼人站在罗马那边。所以凯尔特的领袖必须派遣部分军队来防卫自己的领土，以防这些部落的攻击。他们之后拔营，带领由约五万名步兵、两万名骑兵及战车所构成的主力部队，士气高昂地前进伊特拉里亚。罗马人一旦得知高卢人已经跨越阿尔卑斯山，立即派遣一位执政官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到阿里米努姆，阻挡敌人的路线，另一位副执政则是到伊特拉里亚。另一位执政官阿提里亚斯（Gaius Atilius）[62]已经率领他的军团前往撒丁。此时罗马城内人心惶惶；他

们相信威胁他们的危险既巨大且逼近，会有这些感受十分自然，因为高卢人所激起的长期恐惧，[63]未曾完全驱散。他们的想法经常会绕回到这种可能性，政府当局则是持续忙于招募军团和征召必须服役的盟友来随时应战。所有被罗马臣服的地区通常都要提供服役年龄男子的名册，因为政府当局必须知道他们可用之兵的全部战力，同时进行谷物粮食的收集囤积，矛枪投掷武器和其他作战物资的库存，比记忆所及之任何类似准备，在规模上都更胜以往。意大利其他居民也一样恐惧高卢人的进攻，所有盟邦随时提供协助，他们不再将自己看成是罗马盟邦而已，也不会将这次战争认为只是为了支持罗马霸业而战。相反地，所有人都认为这危险是对他们自己人身、城市及领土的共同威胁。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他们在回应罗马人的命令时，没有迟疑过任何一刻。

24. 在此我应该从这局势的实际状况，来证明汉尼拔后来冒险进攻的这个强权究竟是如何庞大，以及当他差点成功达成目的时，对罗马所施加的极大灾难，他所胆敢面对的帝国是何其强盛。为了让我的重点更加明确，我必须解释罗马的资源，以及在这时候他所能支配的战力究竟有哪些。罗马的每位执政官各会带领两个公民组成的军团，每个军团系由五千两百名步兵以及三百名骑兵构成。除此之外，这两位执政官军团的盟友共计三万名步兵和两千名骑兵。立即靠拢来支持罗马的撒宾（Sabine）人和伊达拉里亚人骑兵共计四千名，步兵五万名。罗马人将这些征召的兵力组成一支军队，并在一位副执政率领下，部署在伊特拉里亚边界。住在亚平宁山区的部落，翁布里亚人和沙欣纳提（Sarsinati）人，募集一支约两万人的军队，而威尼提人和切诺曼尼人另外提供两万人。这些部队部署在高卢人领土的边界，借着入侵波伊人的领土，分散敌军注意力。这些是防卫罗马领土疆界的军力。

罗马城本身则驻扎一支预备部队，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任何紧急状态，数量是两万名步兵及一千五百名骑兵，都从罗马公民团体征召，外加盟邦所提供之三万名步兵和两千名骑兵。盟友提供给权威当局之足以担当军事任务的男子名单，其内容如下。拉丁人，八万步兵及五千骑兵；萨莫奈人，七万步兵及七千骑兵；雅庇吉亚（Iapygia）人和美沙皮亚（Messapia）人，五万步兵及一万六千骑兵；卢坎尼亚（Lucania）人，三万步兵及三千骑兵；马西人（Marsi）、马禄奇尼人（Marrucini）、福连塔那人（Frentani）和威士提尼（Vestini）人，二万步兵及四千骑兵；在西西里及他林敦，有两个预备军团，每个军团各有约四千两百名步兵及两百名骑兵。罗马人及坎帕尼亚人中，所有出现在登陆名册的共有二十五万名步兵及两万三千名骑兵。所以罗马人及其盟友中可以服役的人，共计超过七十万名步兵和七万名骑兵，然而汉尼拔在侵略意大利时，所带领的军队不足两万人。我将会在稍后之处，更详尽地处理这个议题。

25. 那时凯尔特人兵临伊特拉里亚，蹂躏整个区域，随心所欲地烧杀掳掠，然后在没人抵抗下，进军罗马城本身。当他们到达离罗马三天路程的克鲁修姆（Clusium）城时，他们接到消息，罗马驻扎在伊特拉里亚的军队已经从后追赶上来，并逐渐逼近，那时凯尔特人将部队掉头迎战，士气高昂地与敌人交锋。日落时，两军几乎已经相接，他们营区之间仅隔一小段距离。天黑时，凯尔特人点燃营火。他们将骑兵留在该处，命令他们等到日出之时，在可以看见敌人时，他们再循着步兵已经行进的路线移动。在这期间，凯尔特人将他们的主力部队在黑夜中撤离到一个叫费苏莱（Faesulae）的城镇去，[64] 在那里布置阵地。他们的计划是在那里等待骑兵，并同时用出奇不意的方式来扰乱并攻击敌人。

罗马人在日出之时见到骑兵，并发现他们没人支援，他们下结论认为凯尔特人已经逃走，于是依照敌人被认为逃走的路线来追杀骑兵。当他们在接近时，凯尔特的主力部队突然从阵地跳出，向他们冲锋。一场激烈的战斗于是爆发，双方顽强战斗，但是最后凯尔特人因为勇敢及占据优势的人数，占有上风。罗马人损失六千人，其余逃跑，其中大多数都撤退到一个有自然天险可以保护的山丘。凯尔特人最初想进攻取下山丘，但是他们因为昨夜的行军而筋疲力竭，加之因为战斗所承受到的辛劳痛苦，所以他们立即撤退，休养生息。但他们留下一队骑兵来防守山丘，决定假如他们没有投降，便要攻击任何逃跑的人。

26.　在这时候，另一位执政官宝路斯率领靠近亚得里亚海附近的军团，得知凯尔特人已经入侵伊特拉里亚，并且逼近罗马。他匆忙南行驰援，并且很幸运地在关键时刻抵达战场。他在敌人附近驻扎；在山丘上的罗马人看到他的营火时，了解所发生之事，大受鼓舞，于是在黑夜掩饰下，送出没有武装的使者找路穿过森林，向执政官报告。宝路斯在接到消息时，决定除了一战，别无他法，便下令军团营长在破晓时，率领步兵出击，他自己则带骑兵前进到战友正在避难的山丘。高卢指挥官也看到营火，推论敌人已经来到，所以召开军事会议。在这时候国王阿内罗斯特斯辩论说，既然他们已经掠夺到如此大量的战利品（因为战俘及牲畜的数目，以及掠夺品的数量真的极大），他们不应该再继续交战，将所有获得到的物质置于险境，现在就应该以安全地回家为要。在处理完所有掠夺物，摆脱这些阻碍行动的东西后，他们应该行军返回，在未来发展看好的状况下，再与罗马人一决雌雄。军事会议决定，在目前状况下依照阿内罗斯特斯的建议行事。他们在夜间同意此事，所以在天亮前便已拔营，沿着海岸，穿过伊特拉里亚行军离去。宝路斯那时从山丘

援救出剩余的罗马士兵，并与自己部队结合。他决定此时并非激战的时刻，而是要尾随敌人后面，注意任何有利地点或时机来骚扰他们，或是取回一些战利品。

27. 同时，另一位执政官阿提里亚斯已经率领他的军团从撒丁渡海回国，在前往罗马途中抵达匹赛，从相反方向与敌人面对面而来。当凯尔特人在伊特拉里亚的特拉蒙（Telamon）附近时，他们收集粮草的部队遇见阿提里亚斯的前锋，因而被俘。执政官质问他们后，得知在战争中发生何事；他们也透露两支敌对军队的出现，解释说高卢人正在附近，但宝路斯尾随而来。这消息让阿提里亚斯大惊，但也给他很大希望，因为他相信已经让高卢人落入两支军队前后夹击的陷阱中。他下令军团营长准备行动，并在地形允许下，列队以行军速度前进。在幸运的机缘下，他注意到有某个高地可以控制高卢人必经的路线，所以带领骑兵奔驰前去，因为他极希望在高卢人上来前，先占领山丘顶。这样的举动将能使他发动战争，而以这方式他可确定会在战争结果中有比较大的功劳。

凯尔特人最初并不知道阿提里亚斯的到来，并以为宝路斯的骑兵必然会在夜间包抄过来，在他们行军路线之前占领阵地。他们因此立即送出一些骑兵以及轻装部队，去阻挡任何占领山丘的动作。但是他们很快便从一位战俘的口中知道阿提里亚斯已经来到。在这时候他们匆忙部署步兵，所以军队同时朝前及朝后两个方向，因为根据已经收到的两边的情报，以及他们亲眼见到的军事行动，很清楚地显示一支军队已经在后，而且他们将必然会在前方面临另一支军队。

28. 这时候宝路斯已经收到消息，阿提里亚斯的军队已经登陆匹赛，但他未曾想过会与他如此接近。然而当他见到战争已经在山丘进行时

，这很清楚地指出另一支罗马军队就在附近。他立即派出骑兵去协助阿提里亚斯夺得高地；然后将步兵以常用的阵势部署，对付挡住他去路的敌人。凯尔特人用阿尔卑斯山的盖沙泰部落来对付后方，这是他们预期宝路斯将攻打来的方向，而盖沙泰之后的是英苏布里人。他们在前方部署来自波河北岸的塔乌里斯契人及波伊人，面对阿提里亚斯军团展开攻击。他们在两翼的末端部署马车与战车，而掠夺来的战利品则是被聚集看守在一个邻近的山丘上。这种同时面对两方所摆下的阵势，不仅看起来令人畏惧，也同时适合当时局势的需求。

英苏布里人及波伊人穿着长裤[65]以及轻披风，但是站在整个军队最前位置的盖沙泰人则因为渴求荣耀及无畏的精神，完全脱掉这些衣物，赤身裸体，身上除了武器，别无他物。他们相信在这状况下他们的装配比较恰当，因为这地形在有些地方生长有刺的灌木，这或许会钩住他们的衣服，阻碍他们使用武器。最先冲突局限在山丘周围地带，而因为大量骑兵纠缠在战斗中，所以三支军队只得旁观。在这次遭遇中，执政官阿提里亚斯殉职，在最激烈的战斗中豁出全力，他的人头被带到凯尔特国王面前。但是罗马骑兵顽强奋战，最后克服他们的敌人，占领高地。在这时候，步兵几乎已经接战，而整个战场显示出一个怪异、惊奇的景象——不仅对在现场的人，也对那些之后根据报道，在自己想像中画出图像的人。

29.　首先，因为这战争是在三支军队之中进行，所以彼此对峙军队的外观以及行动必然极端奇怪及异常。其次，一位观看者必然会问——正如我们在今天也会，究竟凯尔特人是处于比较危险的状况——因为敌人正从两侧向他们攻击，还是处于比较有利的处境——因为他们同时面对两支军队作战，所以他们的后边可以同时受到保护，尤其是当他们被

打败时，他们已经没有撤退或逃避的可能；因为这正是在同时面临两面作战时所要采取阵式的怪异之处。

就罗马人而言，他们因设计让敌人困入两军之间的局面，感到鼓舞，但是对凯尔特军队的精彩布阵以及制造出来的刺耳噪音，觉得沮丧气馁。在凯尔特的行伍之间有无数的号角和喇叭同时吹出，而且当全军发出战吼，从中响起混杂的音响，听起来不像是来自号角和士兵，而是同时发自周围的乡间地带。除此之外，在阵前裸体战士的样子及动作形成令人害怕的景象。他们都体格极佳，处于英年之时，而那些在引导队伍中的人也大肆地以黄金项链和黄金手镯装饰。光这些人的景象都已足够在罗马人之中引起恐惧，但光想到掠夺这么多战利品的可能性，也让他们加倍好战。

30. 但是当罗马标枪手依据罗马人在战事中的正规战术，[66] 站在军团之前开始密集投掷他们的武器，在后排凯尔特人的披风及长裤给他们一些保护，但是对在前方的裸体战士来说，这情形却非常不同。他们没有预料到这种战术，发觉自己陷于困难且无助的状态。高卢人所使用的盾牌并未遮蔽全身，所以这些裸体军队中较高的人便容易成为这些标枪的目标。在一阵子之后，当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驱散这些不在他们攻击距离内，但却持续发射武器的投掷手，他们的士气在无可忍受的煎熬下终于崩溃。有些人在愤怒下盲目地往前冲，在和敌人接战前，已经将自己性命丢掉，而其他人则撤退，一步步地退回到他们战友那边，但因为他们是从敌人那边退回来的反而给自己的军队制造了混乱。因为这情形，所以盖沙泰在军事上的勇武，就被投掷手的攻击给击溃。然而当投掷手退到步兵的行列间，而罗马整军向敌人前进时，英苏布里人、波伊人以及塔乌里斯契人直接面对他们的冲锋，在激烈的个人对个人的战

斗中守住阵地。虽然这些部落的人被杀的七零八落，然而始终坚守岗位，证明他们就勇气而言，是与敌人不相上下，只在武器装配上屈居下风，但罗马人在这点上拥有的优势，不仅是个人，也在整体上。我应该解释，罗马盾牌对防卫而言，设计的远为周全，同样他们用来攻击用的刀剑亦是如此，因为高卢刀只能用来劈砍，而非击刺。最后的结果是罗马骑兵从高处往敌人腹侧激烈冲刺，攻击凯尔特人；凯尔特骑兵转向逃跑，步兵在他们所站的地方被砍倒阵亡。

31. 约有四万名凯尔特人被杀；至少一万人被俘，其中包括他们的国王康可利塔纳斯。另一位国王阿内罗斯特斯与一些随扈从战场上逃走，后来发现他和所有随扈在避难所集体自杀。生还的执政官宝路斯收集凯尔特人的战利品及掠夺物，送到罗马；同时归还给当地居民那些高卢人从他们那边掠夺来的东西。之后他率领所有军团，沿着利古里亚（Liguria）边界前进，入侵波伊人的领土。在那里他允许士兵大肆掠夺，在几天后带领他们回罗马。[67] 他用高卢人的军旗以及配戴的金项链来装饰卫城；[68] 其余的战利品及战俘则保留下来，用来为他进入罗马之后的胜利大游行，添加光辉。

这是最可怕的凯尔特人入侵，并使得所有意大利人，特别是罗马人，陷于生死攸关的危险，所幸危机在最后被消灭掉。这胜利鼓励罗马人希望见到凯尔特人从整个波河河谷中被驱走，所以在次年 [69] 他们同时派遣执政官弗尔维阿斯（Quintus Fulvius）以及曼里亚斯（Titus Manlius）率领一支强大、装配良好的军队。他们的攻击让波伊人措手不及，使他们惊吓到臣服于罗马之下。这战争其余的部分则没带来实际的结果；部分是因为豪雨的侵袭，部分是因为军队里爆发了疫情。

32. 次年 [70] 执政官弗里乌斯（Publius Furius）和弗拉米宁（Gaius F

laminius）入侵凯尔特领土，这次进军通过了阿那瑞斯人的国家，这些人住在离马希利亚不远之处。[71] 罗马人在同意这部落与罗马建立友好关系后，从靠近波河与阿达（Adda）河汇流之处，进入到英苏布里人的领土。罗马人在越过疆界以及扎营时都受到一些损失。他们占据这地方一段时间，但后来订定和约；根据条款他们必须离开英苏布里人的领土。从那里他们往东北方迂回前进几天，渡过克鲁希亚斯（Clusius）河，进入到切诺曼尼人的领土。这民族是罗马人的盟友，所以联手入侵英苏布里人的领土，但这次是从阿尔卑斯山山脚进入。他们从那里降临平原，开始破坏乡间，掠夺一些英苏布里人的聚落。部落的领袖们见到罗马人决心攻击他们，决定将所有东西都押注下去，与敌人进行决战。他们聚集所有兵力，将那被称为“不可动摇者”的数面黄金军旗，从密纳瓦（Minerva）[72] 的神庙中取下，并且进行所有必须的备战，然后五万人在士气高昂中出发，面对敌人，扎营在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地点。罗马人见到自己在人数上大大不如敌人，很紧急地向他们的凯尔特盟邦求助。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记得高卢人惯常有的背叛行为以及这项事实：他们的盟友与他们的敌人是属于同民族之人，所以他们迟疑是否要诉请忠诚上如此不可捉摸的人来与他们并肩作战，但这战争又如此关键。最后他们还是克服疑虑。他们自己留在河流右侧，派遣其凯尔特盟友到河的另一边，并且摧毁桥梁。他们这么做部分是要提防自己盟友，部分是要破釜沉舟，除非胜利，否则没有安全的机会，因为现在无法横渡位于他们后方的河流。他们在完成这些部署后，待命行动。

33. 罗马人被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展现了极大的技巧——不仅在个人对个人的战斗，还有整体的战术上，这是因为军团营长给士兵所下达的指示。他们已经从之前的战斗中得知，高卢人最危险的是他们第一次的

攻击：当时他们的激情正是高昂，而且如已提及，他们刀剑铸造的方式是只有第一劈才会产生效果。[73] 在这之后，刀锋立即变钝，而刀身在直向及横向都变弯，所以这些人除非有时间以脚对着地，将其弄直，否则第二劈实际上没有效果。于是军团营长发放给在前列的士兵通常由殿后之后线部队所持的刺击长枪，[74] 并命令他们不可使用他们自己的刀剑，除非这些长枪已经做了该做的事。一旦敌人做出第一道对刺击长枪枪身的劈击，使他们的武器无法使用，那时罗马人便近身攻击，让他们没有空间举起双臂来全刀劈击，[75] 这会使得他们陷入无助；这是高卢人独树一帜的劈击，而且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一击，因为他们的刀没有刀尖。另一方面，罗马人并不进行劈击，而只使用刺击，让他们的刀身保持笔直，依赖锐利的刀尖造成伤害，这非常有效果。他们在敌人的胸膛或脸部留下一道又一道的伤痕，因此使用这方法杀死更多的敌人。这种成功必须完全归功于军团营长的远见，因为执政官弗拉米宁被认为在作战部署时犯下严重的错误。将军队部署在河边时，他无法进行特别属于罗马人战术的移动方式，亦即他无法留下空间让连队能在一定范围内撤退。假如他的部队在战斗过程中被迫退让，即使这退让是在最小的程度上，他们必将因为他们的指挥官缺乏远见，而被迫退到河流那边去。但如事情发展的结果，他们由于自身勇敢赢得精彩的胜利，并在回罗马时，满载大量掠夺物以及战利品。

34. 次年，凯尔特人派遣代表团求和，他们愿意在任何条件下接受和平，但新任执政官马谢勒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以及科尔内利马斯（Gnaeus Cornelius）毫不妥协，坚持不给予和平。在努力失败后，他们决定孤注一掷：他们再度接触住在隆河的高卢部落盖沙泰，向他们雇用约三万人的部队；然后在雇用后，使其处于待命状况，等待罗马

人攻击。当征战季节来到，执政官率领部队，进军英苏布里人的领土。他们在一个叫阿克莱（Acerrae）的城镇附近扎营，此地介于波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开始围攻。因为罗马人已经预先占领周围所有居高临下的地点，所以英苏布里人无法协助自己的同胞；但是因为他们决心要让敌人停止围攻，所以他们分派部分军队，横越波河。他们从那里进入阿那瑞斯人的领土，包围一个叫克拉司提迪姆（Clastidium）的城镇。当罗马将军得知此一行动，马谢勒斯与骑兵及小群的步兵一起出发，急行军去拯救被围攻的城镇。当凯尔特人被警告他已经前来，他们停止围攻，将军队排成战斗队形，准备交战。罗马人开始只以骑兵进行积极的冲锋来开启战局：凯尔特人稳守阵地，但不久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侧翼以及后方都受包围，最后他们被打退，在整个战事中，步兵没有参与。许多凯尔特人投入河中，被水流卷走，但大多数人站在原地，力战而死。罗马人接着占领阿克莱，这地方储存大量的谷物粮食；另一方面高卢人则撤退到米迪奥拉努姆（Mediolanum），这是英苏布里人领土中最重要的聚落。科尔内利马斯紧追不舍，突然出现在米迪奥拉努姆之前。最先高卢人停在他们的阵地，但当执政官开始行军到阿克莱时，他们发动突袭，大胆攻击他的后卫部队；行动中，他们杀死他的许多人马，甚至击溃部分部队，直到科尔内利马斯将前锋部队调回，号召军队坚守阵地，与敌人交战。罗马人回应他的命令，重新整顿，激烈反击敌人，在那时凯尔特人虽然为短暂的顺利而雀跃，一时间士气饱满地坚守阵地，但很快便被驱离，四散在山中。科尔内利马斯干扰他们的撤退，一边前进，一边破坏乡间，接着便在急攻之下，占领米迪奥拉努姆。在这之后，英苏布里人的领袖们放弃所有透过自身努力来赢得平安的希望，对罗马完全归顺。

35.　与凯尔特人之间的战争终于结束。假如我们以那些参与者所展现的大胆无畏和必死决心，以及参与战争及死者的人数来考量，这冲突在历史上无出其右；但是从种种攻击行动的规划以及执行时所显示出的判断看，将军领导能力的水准则令人不齿。因为不仅在大多数的行动中，甚至是在个别的例子里，高卢人都是受冲动情绪而非计划思考所左右。不久之后，除了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些地区，这些部落将被完全从波河河谷驱离，所以我认为对他们原来的入侵、之后的行为或是最后被完全驱离，若略而不提，必将是错误的。[76] 因为我相信历史的真正功能是传递给后代那些命运女神戏剧中安排的插曲段落，所以我们的后代不应该因为单纯对事实无知，而被这些野蛮人突然及不可预期入侵所带来的恐怖而慑服，而是应该了解如此的行动是何其短暂以及容易消灭。假如有这样知识的加持，他们在面对入侵者时，才能在做出即使是一丝丝重要利益的退让之前，还能尽其所能地去努力获得任何安全的机会。

我的确认为那些记录并传递波斯人入侵希腊以及高卢人攻击特尔斐的作家，对希腊民族奋战，保存自己的共同自由，贡献良多。只要他能坚定地怀有如此知识：不可预期在这些征战之中经常扮演何其重要角色；并且记得：无论如何有不可胜数的部队，如何庞大的武器装配和不可一世的睥睨自信，经常会被以智慧面对及冷静算计去对付危险的人类决心及能力所击溃。那便没有理由因为敌人在数量、武器、补给上的优势，将一个人惊吓到放弃他最终的希望，放弃为自己的祖国奋战到最后一刻。而这不仅在那遥远过去的时日，甚至在我一生中有超过一次以上，希腊人曾因为高卢人入侵而惊恐。特别是因为这理由，所以我叙述高卢人的事迹，虽然不过是简洁的综合，但却将其历史追溯到开始之初。

在西班牙的事务

36. 在探讨高卢人这主题时，我已经偏离了西班牙事务。在那里迦太基统帅哈斯德鲁巴已经统治该省八年，但却于某晚在自己住处，被某位凯尔特人因为私人恩怨暗杀。他对强化迦太基在这地区的势力，贡献良多；多半不是借由军事征服，而是透过他与地方领袖所建立的友谊关系。迦太基人任命汉尼拔继任为西班牙最高统帅；尽管年轻，[77] 选择汉尼拔是因为他已经显露出他有勇有谋的大将之风。一旦接任统帅，从他所要执行的措施可以很清楚看到，[78] 他的目的是要对罗马宣战，而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一点都不迟疑。从就任开始，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摩擦与猜疑无间断地相随而来。迦太基人不停地设计对付罗马，因为他们期望能为西西里的挫败复仇，而罗马人在发现到这些计划时，越来越不信任他们。对所有长眼睛的人来看，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为期不远。

在希腊的事件：亚该亚联邦

37. 大约同时，亚该亚人和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加上他们的盟友，开始对伊托利亚人作战，这被称为“同盟战争”（Social War）。[79] 我们已经追查了在西西里及非洲事务的轮廓以及之后的发展；于是根据我在导论里所描绘之事件顺序，接下来便是“同盟战争”的开始以及罗马人与迦太基人的第二次战争，这后者通常被称为汉尼拔战争。如我在之前开头的章节里所云，[80] 正是在这一点，我计划要开始我的普世史的叙述。我因此暂时离开罗马及迦太基事务，回到希腊世界里的事件，所以才

能够把我导论中所有的段落都带到同一个时间点，从那之后开启我详细的历史。[81] 我不会像之前的史学家一样，只将自己局限在单一国家的历史上，例如希腊或波斯，而是让自己努力同时去形容发生在所有已知世界的事情。在我们时代的性质中，确实有某种东西对我目前的目的特别有利，[82] 而我将会在我历史作品的其他地方更加明白地发展开来。所以着眼于我所审视之广度，我应该在进入主题之前，去处理一下这世界里最重要及最知名的民族和国家。至于就亚洲及埃及而言，我没有必要回溯到超过我史书起点之外的事件。已经有许多作家对他们较早期的事件做过描述，并为众人知晓，但是在我们的时代里，命运女神并未给他们的处境带来任何戏剧性的变化，使得我们必须要去回顾他们的过去。

但是就亚该亚民族以及马其顿王室而言，[83] 对他们的事件进行简单的重点叙述却相当符合我的计划，因为在我们的时日里，马其顿王朝已经灭绝，而亚该亚人，如我以上所述，势力多所增长，而且内部政治和谐，两者皆是可观。在过去曾有许多人尝试去说服伯罗奔尼撒人为共同利益来采取相同的政策，但没有一次成功，其理由是每个这种联合的提倡者，所努力奋斗的通常不是共同的自由，而是自己的霸业。然而在我们今日，这些理想已经大有进展，完成到如此的程度，所以不仅亚该亚人创造出一个联邦以及友善的共同社区，他们也分享相同的法律、度量衡以及货币，除此之外，还有相同的官员、议会以及法庭。几乎涵盖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联邦，与单一城邦国家处境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其居民并非由单独一道的城墙围绕着；但在其他方面，无论是以这区域为一个整体来看，或是就单一个别城邦来考量，其体制几乎完全相同。

38. 首先，“亚该亚人”这名称最先如何使用在伯罗奔尼撒人，并且后来被所有人采用，值得调查。最先拥有这古老名称的族群在所有人之中，并不以其土地广袤、城邦数量众多、财富雄厚或战场英勇，而显得特别突出。阿卡狄亚人及拉空尼亚（Laconia）人的民族在土地面积及人口数量上远超过他们，而且他们当然无法同意有任何其他希腊民族在战场上的英勇会在他们之上。那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两个族群[84]以及其他伯罗奔尼撒人，不仅愿意把他们的政治体制，甚至是他们的名称交换为亚该亚人的呢？很明显地，我们不该说这纯粹是偶然的结果，因为那必将是极不恰当的解释。我们更应该去寻找出一个原因，因为没有一连串的事件[85]——无论是可预期与否——会发展到如此结果，不可能没有原因。而这原因在我意见中大概如此：要在任何其他地方发现一个比亚该亚联邦政治体制或指导方针更能够允许有更多平等以及言论自由，或是更能真实地代表真正民主政治，那必定是不可能的。

一些伯罗奔尼撒人根据自由意志准备选择这样的政体；许多其他人是经过说服及辩论而被引导去接受；那些当时机来临，经由武力而被迫接受者，很快便能欣赏其益处。因为这社区并没有为最先的成员保留特殊权益，而是所有国家在加入后，都被赋予相同的权力；而且因为这方式，它很快便取得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因为它有两个最强大盟友的支持：人性以及平等。我们必须认为，正是这个系统形成现在伯罗奔尼撒普遍和谐和繁荣的基础及主因。

这些原则及这个政体，从早期便已经以其独特的地方形态存在于亚该亚一地。这点有许多证据，但为了目前的目的，引用一两个例证就已足够。

39. 当属于毕达哥拉斯派系的集会结社被消灭焚毁的时候，接着又

发生普遍革命带来的动荡。因为每个市民城邦里最杰出的成员在没预期下被屠杀殆尽，所以这种动乱现象是很自然的。当时南意大利地区 [86] 的希腊社区充满谋杀、革命战争和种种内乱的情景。希腊许多地区派遣出代表，纷纷提供仲裁调解的服务，但这些国家还是最信赖亚该亚人，因此也将解决纷乱之道的任务托付给他们。他们在这时候不仅对亚该亚政治体制有所偏好，在几年之后，他们也决定采用亚该亚的宪法，作为他们自己宪法的模范。 [87] 最先主动采用的是克罗敦（Croton）、赛巴利斯（Sybaris）以及高隆尼亚（Caulonia）。他们召集会议，形成联邦，开始建立供奉“团结者”宙斯（Zeus Homarios） [88] 宙斯神的别号意为“那联合起来的”。的共同神庙及祭祀中心，他们在此处举行会议，进行辩论；之后他们采行亚该亚人的法律，决议要根据这些原则来经营政府。这情形一直要等到他们落入叙拉古僭主戴奥尼素（Dionysius）一世的主宰之下， [89] 并受迫于邻近野蛮人的攻击时，他们的目的才遭受挫折，被迫放弃这种体制，但那时他们也是在违反自己意志之下才如此做。后来当斯巴达在众人意料之外，受挫于留克特拉， [90] 而底比斯人，同样也在预期外，声称握有希腊霸权，所有其他国家都陷入不确定的状态中，特别是直接涉入这争霸的两个族群，因为斯巴达人拒绝承认他们已经输掉，而底比斯人仍未完全确信他们已经胜出。亚该亚人再度成为希腊世界中唯一的这两方希望邀请出面仲裁争议的国家。这不可能是因为亚该亚人的强大——因为当时他们在希腊是最弱小的国家——而是基于普遍认可他们是值得信赖以及坚持崇高原则，而这种对亚该亚人的看法，无疑地被普遍接受。

然而直到那时，这些政治原则充其量只不过存在于亚该亚人之中而已，尚未能实际运用这些原则，亦无明显的企图想去增加国家的实力，

这是因为亚该亚迄今都尚未出现过值得与这系统相配的政治家；无论何时有任何人显示出迹象能够担任这角色时，他或是被斯巴达政府，或更有效率地，被马其顿政府推到幕后，加以阻挠。

40. 但在适当时候，这国家的确出现具有足够分量的领导者，这些政治原则所能带来的潜力，立即由那最光荣的目标，亦即伯罗奔尼撒之联合，来加以彰显。这计划的原创者及创造者是西息温的阿拉托斯（Aratus of Sicyon）。[91] 迈加洛波利斯的菲洛波义曼（Philopoemen）支持它，最后完成它；而莱可塔斯及其派系之人维持它很长一段时间。我将会设法形容每位政治家如何以及何时对这结果作出贡献，偶尔会以如此方式引介他们，所以不会和这作品的架构相互冲突。至于阿拉托斯所执行的措施，我将只会在此以及之后略微触及，因为他自己有发表一本诚恳清晰的回忆录；但我将会以比较多的篇幅和更详尽的细节来处理另外两位政治家的成就。我认为对我而言最易采用以及读者最易了解的方法，是从亚该亚联邦被马其顿国王强迫解散后，联邦中的各个城邦为了恢复它，开始彼此接触。从那刻之后，联邦持续成长，一直到我所生活的时代，它已经到达我刚刚才形容的完美状态。

41. 第一步是由帕特莱（Patrae）及戴亩（Dyme）两个城邦踏出，它们在第一百二十四个奥林匹亚年形成联邦；[92] 期间见证了拉哥斯（Largus）之子托勒密一世、[93] 莱西马克斯（Lysimachus）、塞琉西一世以及“雷霆”托勒密（Ptolemy Ceraunus）等人之死。亚该亚民族在此之前的状态，可以简述如下。他们第一位国王是奥瑞斯提斯（Orestes）之子提沙迈纳斯（Tisamenus），他在赫拉克勒斯子孙（Heraclidae）回归时，被逐出斯巴达，后来占据亚该亚。亚该亚人持续由他的子孙统治，直到欧居格司（Ogygus）的时代，他的儿子们因为以僭越以及违宪的

方式统治，在人民中引起敌意，所以革命爆发，建立民主政治。[94] 在这之后，直到马其顿菲利普二世及亚历山大三世建立他们的霸业，亚该亚的命运根据局势不断变化，但他们经常在联邦中努力维持民主政治。[95]

他们的联邦由十二个城邦组成，除了欧勒奴斯（Olenus）和海利切（Helice）在留克特拉战役不久前被大海吞食，其他城邦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这些城邦其名为：帕特莱、戴亩、法瑞（Pharae）、粹泰亚（Tritaea）、莱昂提乌姆（Leontium）、埃基提翁、埃基拉（Aegira）、培林尼（Pellene）、布拉（Bura）以及卡瑞尼亚（Caryneia）。在亚历山大三世结束统治以及第一百二十四个的奥林匹亚年间，主要因为马其顿国王的作梗，彼此互不相容，甚至敌视，所以他们脱离联邦，彼此开始公开作对。结果是有些城邦先被“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96] 和卡山德（Cassander），后来被“勾那塔斯”安提柯二世（Antigonus Gonatas）派设驻军，而其他甚至接受他扶植的僭主，因为没有人比安提柯二世在希腊培植了更多的极权统治者。然而如我之前所提，在约第一百二十四个奥林匹亚年时，城邦回心转意，自己又开始重组联邦。这发生在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入侵意大利之时。[97] 首先行动的城邦是戴亩、帕特莱、粹泰亚以及法瑞，而且因为它们并非由外面加入联邦，而是最先组成联邦的国家，所以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碑铭记录有个联邦已经形成。约五年之后，埃基提翁人民驱走马其顿驻军，加入联邦，而布拉人民在杀死其僭主后，亦追随邻居的榜样；下一个几乎同时加入联邦的是卡瑞尼亚。它的僭主伊希亚斯（Iseas）见到埃基提翁驱逐驻军，以及布拉的僭主被马古斯和亚该亚人所杀，而且认知到所有邻近的城邦即将对他宣战，所以他放弃权位。他从亚该亚人那里得到他人身安全的保证，所以正式同

意卡瑞尼亚加入联邦。

42. 现在读者或许会问，我何以要重述这段历史？第一，我的目的是要解释是哪些亚该亚城邦主动来重新建立联邦，以及是在何时；第二，是为显示出我对于联邦政治原则所做的主张，是可由事实来加以验证。其中的关键点是亚该亚人经常遵守一致的原则：邀请其他城邦来分享他们的平等以及言论自由，并且对抗且战胜所有那些——或是以自己之力，或是借国王协助[98]——去奴役任何它们邻国的人。接着，他们用这种方式，追求这样的理想，最后达成目的，部分是因为自身的努力，部分是盟邦的协助，但是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还是要将所有的成果归诸这亚该亚人决意采行的政治原则，后来他们的盟友对这些成果继续有所贡献。虽然亚该亚人在其他人的事业中扮演突出的角色，特别是那些许多由罗马人所进行而特别成功者，然而他们却未曾有任何欲望要去利用任何这些成功来为任何单一国家谋利；他们在给予盟邦所有热情的支持后，所要求回报者，不过是所有国家都能自由，以及伯罗奔尼撒人能团结一致。当我们检视联邦在行动时的努力，所有这些将会被更清楚了解。

43. 我所提及之城邦再度组成联邦后的二十五年，[99]每个城邦依序选出一位秘书长及两位将军。但之后，他们决定只选出一位将军，[100]并把经营所有联邦业务的大权托付给他。[101]第一位接受到这样荣誉的人是卡瑞尼亚城的马古斯。然后在马古斯将军任期后的第四年，当时年仅二十的西息温阿拉托斯，透过他过人的勇敢以及胆识，将他的城邦从僭主手中解放出来。他一直热情崇拜亚该亚政治系统，现在则引进自己的城邦加入，成为联邦成员。八年后，在他第二次担任联邦将军时，阿拉托斯成功规划了一次军事行动，占领科林斯卫城阿克罗科林斯（Acrocorinth）——当时是由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二世派人镇守。借此大功

，阿拉托斯不仅让所有伯罗奔尼撒的居民免于极大的恐惧，而且也说服刚刚被解放的科林斯加入联邦。接着在同一任期内，他设法以相似的方法将麦加拉（Megara）引进联邦。这些事情发生在迦太基人在艾基尔特斯群岛附近遭受挫败之前；迦太基人因为该战役而撤出西西里，并且首度向罗马人称臣缴交贡赋。[102]

阿拉托斯在短期内即在目标上取得极为可观的进展；之后他继续领导联邦事务。他的蓝图与计划都是关切同一个目的：将马其顿人逐出伯罗奔尼撒，扫除僭主政治，重建联邦自由，这是每个城邦成员之社区集体的权利，以及祖先所传下的权利。[103] 只要"勾那塔斯"安提柯二世在世，阿拉托斯便反对马其顿对希腊事务的干预，并且强力抗拒伊托利亚人那永不休止的掠夺欲望；他坚定地坚持这两项政策，尽管这两个强权肆无忌惮，且又挑衅好战，他们彼此甚至达成协议，公然要瓦解亚该亚联邦。[104]

44. 然而安提柯二世过世时，亚该亚人已经和伊托利亚人缔结联盟，毫无保留地对抗马其顿国王德米特里二世。[105] 所以一时之间，他们彼此的疏远及敌意暂时缓解，因此在这两个族群之间产生一种多少较有来往及较为亲善的感情。德米特里二世仅统治十年。他过世时是罗马人首度远征伊利里亚。[106] 在这之后，发展态势似乎有一阵子是倾向于亚该亚人一直所致力的政策。伯罗奔尼撒各地僭主对一直扮演他们保护主及金主的德米特里二世之死，普遍感到绝望，也对阿拉托斯现在加诸他们身上的压力感觉沉重。阿拉托斯要求僭主们必须放弃他们的权势，但提供给那些同意放弃僭主位置的人丰厚的奖励及荣耀，而对那些仍然拒绝的，他则施以其必将遭受亚该亚人伤害的恐惧。所以他们之中普遍有同意阿拉托斯要求的趋势，放弃自己的权位，因此解放了不同城市，并

加入联邦。德米特里二世在世时，迈加洛波利斯的僭主莱狄亚迪斯（Lydiades）展现难得的远见及现实感，预期到何事将会发生，因此自愿放下权势，向联邦输诚。后来阿哥斯（Argos）僭主阿里斯托马科斯（Aristomachus）、赫迈俄尼（Hermione）僭主谢浓（Xenon）和夫利阿斯（Phlius）僭主克里奥尼马斯（Cleonymus）都同样放下权力，加入联邦。

45. 这些发展大大地增加了联邦的规模及实力，但也引起伊托利亚人的怨恨。这个民族天生工于算计，对占有他人财物有不知节制的欲望，或许是出自对邻居的嫉妒，但是更可能的是想去分化联邦里的城邦，[107] 因为他们曾经和亚历山大[108] 瓜分阿卡那尼亚的城邦，而且当时正计划要和“勾那塔斯”安提柯二世针对亚该亚进行相同的事。他们厚颜地同时与马其顿摄政兼幼王菲利普监护人，“多森”安提柯三世（Antigonus Doson），以及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109] 协商联手。伊托利亚人见到安提柯三世已经在马其顿建立稳定的政权，而且也是亚该亚人公开及宣誓的敌人，因为后者曾经突击占领科林斯卫城阿克罗科林斯。伊托利亚人计算：假如他们可以先诱使斯巴达人对亚该亚同盟采取敌意行动，取得他们对伊托利亚人计划的支持，他们可以借着选定一个有利时机并从各方向同时发动攻击，就可以轻易征服亚该亚人。他们其实非常有可能成功地完成计划，若不是一个他们没列入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他们没有计算到他们的对手将是阿拉托斯，而且他们将会发现此人能够掌握任何局势状况。所以尽管他们精心策划的计谋，以及不择手段的侵略，最终结果是他们不仅无法取得任何一个目标，反而在实际上增强了联邦的实力以及阿拉托斯的权威；当时阿拉托斯是联邦的将军，巧妙地躲开并阻挠他们所有的企图。以下的陈述将会显示出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46.　阿拉托斯已经注意到伊托利亚人愧于公开宣战，因为亚该亚人直到最近还曾支持他们进行对德米特里二世的战争。但阿拉托斯也注意到伊托利亚人和斯巴达人勾结如此之深，对亚该亚人嫉妒如此恶毒，所以当克里奥米尼斯对提基亚、曼提尼亚及欧可曼奴斯（Orchomenus）进行突击时，他们没表现出任何愤慨，甚至承认他占领这些地方，而这些地方不仅是伊托利亚人的盟友，甚至是他们自己联邦的成员。在过去，因为他们对掠夺的欲望，伊托利亚人认为任何借口都是好借口，用来辩护他们攻击那些没有触犯他们的国家。但现在他们甚至允许条约被破坏，自身受到攻击，他们联邦中一些最强大的城邦从他们手中被夺走，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因为要见到克里奥米尼斯变成亚该亚人危险的对手。阿拉托斯和联邦官员观察所有发展，决定不要跟任何强权主动发生冲突，而是要保卫自己，以防斯巴达人的攻击。至少那是他们最初的决定，但是之后很快克里奥米尼斯便做出更挑衅的动作，在迈加洛波利斯领土内的雅典娜（Athenaeum）加强要塞，专门对付亚该亚人，开始对他们表现出尖锐、毫不掩饰的敌意。在那时阿拉托斯与同僚召集亚该亚人的特别大会，通过决议公开对斯巴达宣战。这便是所谓“克里奥米尼斯战争”（Cleomenean War）的缘起，而这天便是战争开始的日期。[110]

47.　最初亚该亚人决心要完全由自己来面对斯巴达人。首先，他们认为不去求助他人来关心己身安全，较为荣耀；他们应该用自己的双手来保卫城邦及领土；其次，他们急于维持和埃及国王托勒密三世的友谊；他们已经在之前得到某些协助，而有所亏欠，所以他们不希望制造出他们现在求助他人的印象。

当斯巴达国王突然对自己国家政治体制进行革命，将立宪王政转变为僭主政治时，这两国已经处于战争状况一段时间。进行革命的同时，

克里奥米尼斯显示自己在战场上也是位大胆积极的统帅。此时阿拉托斯预见何事可能发生，因为畏惧伊托利亚人不择手段的胆大妄为，于是决心要先发制人，阻挠其计划。他个人肯定马其顿摄政安提柯三世是位有活力及有智慧的人，而且看起来也是位信守承诺、有荣誉感的人。但他也深深知晓国王不会因其个人因素，而看待任何人为盟友或是敌人。于是他决定要和安提柯三世进行对话，与他建立信赖的关系，并且用这种方法向他解释目前事态的进程，所可能带来的结果。但是因为种种不同理由，他认为若公开进行此事，属不智之举。第一，他必将引起克里奥米尼斯和伊托利亚人对其所要从事之事的不满；第二，假如他给别人的印象是他现在要转向要求敌人协助，必将动摇亚该亚绝大多数人的勇气，从而完全放弃他对亚该亚人所加诸的希望，这是他所最不想要他们浮现的想法。于是他在构想整个计划后，他决定要秘密协商。他于是经常被迫在公开情形下说出及做出不符合他真正意图的话或事；换言之，他只能借由造成相反的印象来维持他的秘密计划。因为这理由，他并没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这时期的一些细节。

48. 阿拉托斯知道迈加洛波利斯的人民受害于战争甚多。他们国家邻近斯巴达的事实，使他们比其他国家更易暴露在攻击之下，而亚该亚人则是受迫于自己要面对的困难以及危险，所以无法提供给盟友所有应该的协助。他也理解迈加洛波利斯人自从从亚历山大父亲菲利普二世那里得到益处之后，[111] 一直对马其顿王室怀有好感，所以他的结论是：他们必将随时求助于安提柯三世，把保全自己的希望交到马其顿人手中。所以他开始接触迈加洛波利斯的尼可法奈司（Nicophanes）和科吉达斯（Cercidas）。他要他们发誓保守秘密后，向他们透露计划。这些人是自己家族的友人，有资格去进行如此任务，并且在他们协助之下，他

将会没有困难地去说服迈加洛波利斯人民送出代表团到联邦来，目标是要邀请安提柯三世前来协助。迈加洛波利斯人选择尼可法奈司和他的同事，立即去晋见马其顿国王。对有关迈加洛波利斯的问题，他们不过加以略述，但是对希腊的一般局势，却是长篇大论，而他们这正是根据阿拉托斯的指示来进行。

49. 这些长篇大论是要强调伊托利亚人和克里奥米尼斯共同行动的范围和重要性，并且强调亚该亚人，特别是安提柯三世，必须警觉提防。所有人应该都很清楚：亚该亚人无法同时抵抗来自两方的攻击。但对任何有识之人而言应该更清楚的是：假如伊托利亚人和克里奥米尼斯胜利的话，他们将不会仅局限于这次的收获。伊托利亚人的贪婪并不受限于伯罗奔尼撒的界线，或甚至是希腊的界线；至于克里奥米尼斯的个人野心，他目前所有的努力都是集中在使自自己成为伯罗奔尼撒的霸主，但一旦他达到目标，他下一个目标便是希腊本身的霸业，但若他没有首先摧毁马其顿的优势，他无法取得这奖品。[112] 所以特使们敦促国王要看向未来，考虑最有利的途径：和亚该亚人及彼奥提亚人在伯罗奔尼撒联手，反对克里奥米尼斯，角逐希腊世界的主宰地位，或是放弃希腊最伟大的国家，[113] 来让命运摆布，然后在色萨利（Thessaly）的战斗中，同时面对斯巴达人、伊托利亚人、彼奥提亚人和亚该亚人，因而撼摇马其顿的主宰。假如伊托利亚人做出维持和平的假象，正如他们因为亚该亚人在他们与德米特里二世作战时曾表达过的善意，所以现在也正对其表达出善意，[114] 那么亚该亚人必然可以独自去与克里奥米尼斯战斗，而且假如命运女神在他们那方，他们将不需进一步的援助。但假如运气对他们不利，而且假如他们受到伊托利亚人的攻击，那他们恳求国王要谨慎关注事件的发展，不要让事态过度恶化，而是在伯罗奔尼撒仍可

拯救之际，加以援助。至于亚该亚人值得信赖以及他们对他所提供之协助的回报，他可以多加放心；一旦亚该亚人的需求得到满足，他们承诺阿拉托斯将保证会令双方满意，而且他也将清楚表示何时有协助之必要。

50.　在聆听这些辩论后，安提柯三世的结论是阿拉托斯已经对局势提供准确以及现实的观点。他仔细考虑该采取何种行动。他的第一个动作便是修书一封给迈加洛波利斯的人民；信中承诺他将会协助他们，假如这也是亚该亚人所希望的。[115] 当尼可法奈司和科吉达斯回国后，将国王书信交出，同时报告他的善意及乐于协助，人民大受鼓舞；他们宣布要接洽亚该亚人的大会，要求安提柯三世前来协助，并且将战争的指挥权托付给他，不要延误。与此同时，阿拉托斯已经私下被尼可法奈司告知，国王对联邦及他本人都有善意；他自己则大为放松，见到自己的计划被正面看待，而且国王对他没有敌意，因为伊托利亚人原本希望安提柯三世必然会继续怀有敌意。阿拉托斯认为迈加洛波利斯人准备透过亚该亚人来和安提柯三世打交道，正是有利于他计划的重点。如我所说，他认为最好是不要去要求任何协助，但若出于单纯的必要而使他必须做出诉求的话，他急切希望这种呼吁是来自整个联邦，而非他本人。他担心假如安提柯三世真的来到伯罗奔尼撒，然后在战场上打败克里奥米尼斯及斯巴达人后，若采取任何违背联邦意愿的措施，那时他自己将会因为这结果而成为众矢之的；那时必有人辩称说，国王这边有理，错在阿拉托斯，因为当他占领科林斯卫城时，他已经冒犯了马其顿王室。

来自迈加洛波利斯的特使适时地在联邦议会厅现身，呈递国王书信，确定他的善意，接着诉请亚该亚人邀请国王立即干预。当阿拉托斯见到议会的气氛有利于这路线，他起立发言，首先表达他对国王愿意协助

感到高兴，以及他同意议会里合作的氛围。接着他进行长篇大论，敦促亚该亚人若可能的话，要以一己之力，使用种种方式来解救城邦以及自己的领土，因为这是最有荣誉以及最实际的方法。但是假如命运女神对他们不利的话，那只有在竭尽己力及所有可能之后，他们才能诉诸朋友的协助。

51.　人们对他的发言鼓掌，通过决议，他们应该坚持目前的任务，继续在没有援助下进行战争。但之后他们遭受一连串不幸。首先国王托勒密三世放弃联邦，反而开始提供克里奥米尼斯财政协助，目标是鼓励他攻击安提柯三世。托勒密三世估计，斯巴达人较之亚该亚人更能约束马其顿国王的野心，所以会是更有效率的盟友。接下来亚该亚人在克里奥米尼斯手中连吃三次败仗：第一次是他们在莱凯温山附近前进时；第二次是在一个叫拉多凯亚（Ladocea）的地方[116]附近的激战，而最后一次则是在戴亩境内的赫卡通迈温（Hecatomaeum），[117]整个亚该亚的军队蒙受决定性的挫败。这局面让亚该亚人无法有喘息的机会，所以他们被迫同声一致向安提柯三世求援。阿拉托斯在危机之中，派遣自己儿子作为特使去晋见国王，确认援助的详细内容。然而有个特别棘手的问题造成他们很大的困难，也带来不确定。一般相信安提柯三世不会出兵协助，除非有这样的条件：阿克罗科林斯必须归还给他，而这将使他可以利用科林斯城作为战争的基地。但另一方面，亚该亚人却无法同意在违反科林斯人意志下，将其交给马其顿。亚该亚人最先因为这理由被迫延迟讨论，所以他们可以先讨论他们究竟可以提供给国王哪些保证。

52.　我所形容克里奥米尼斯在战事的成功，已经让整个伯罗奔尼撒充满沮丧气馁，因此国王持续在城邦间如入无人之境地前进，有些以说服赢得，其他则以胁迫。他以这些方式占领了卡费耶（Caphyae）、培

林尼、福尼亚斯（Pheneus）、阿哥斯、夫利阿斯、克列欧奈（Cleonae）、艾匹达罗斯（Epidaurus）、赫迈俄尼、特罗曾（Troezen）以及最后的科林斯。[118] 接下来他又包围西息温，[119] 亲自指挥军事活动，但是在这征战中，他却也为亚该亚人解决了他们最大的问题。科林斯人命令亚该亚驻军及其指挥官阿拉托斯[120] 离开城邦，然后送信给克里奥米尼斯，邀请他前来；这反而给阿拉托斯提供了一个机会去交出阿克罗科林斯给安提柯，以及一个充分的理由去如此做。阿拉托斯把握良机，他以这方法不仅弥补之前对马其顿王室的冒犯行为，也为他们未来的合作提出一个足够的担保，并给安提柯三世提供了对斯巴达人作战的根据地。

当克里奥米尼斯发现安提柯三世与亚该亚人之间已经达成协议，他离开西息温，在科林斯地峡附近扎营。他挖壕沟、筑栅栏，将阿克罗科林斯与一个称做驴背（Ass’s Back）的防御工事连接起来，充满自信地认为从这时开始，整个伯罗奔尼撒已经臣服在他的统治下。对安提柯三世而言，他已经如阿拉托斯所建议，一直准备等待适当时机出击。他从事件的进展做出结论：克里奥米尼斯正准备进入色萨利；安提柯三世因此派遣特使到阿拉托斯及亚该亚人处，提出联手的条件。接着他带领部队经由优卑亚（Euboea）岛[121] 到达地峡。他之所以依循此路，是因为伊托利亚人除了企图阻挡他协助亚该亚人，禁止他率军越过温泉关，而且还威胁说，假如他前进，他们必将阻挡。于是安提柯三世和克里奥米尼斯的军队现在是面对面，其中之一决心要进入伯罗奔尼撒，另一则极力阻挡。

53. 在这期间，亚该亚人尽管已经承受严重的挫败，却不放弃他们的目的，也没有背离他们自助人助的原则。所以当阿哥斯的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反叛，对抗克里奥米尼斯的支持者，亚该亚人还是送出一支由将军提摩赞诺斯（Timoxenus）[122] 所率领的联邦军队去协助，而这些部队进行突袭，成功占领城市。这项成功的努力应该被视为亚该亚接下来运气由坏转好的主要原因，因为后来的事件明确显示：正是在阿哥斯的失败，顿挫了克里奥米尼斯的锐气，震撼了他部队的士气。虽然他较之安提柯三世有更强势的地理位置，及更优良的补给供应，而且就个性而言，有更强烈勇气及野心的驱使，然而就在阿哥斯已经被亚该亚人攻下的消息传来时，他立即停止与敌人接战，放弃原有的优势，仓皇从地峡撤出，担心被敌人从各方向包围。他攻击阿哥斯，占据部分城市，但是亚该亚人激烈反抗，并得到阿哥斯人坚定的协助；阿哥斯人尽管换边，却仍以相同的勇气作战。所以当克里奥米尼斯夺回阿哥斯的企图也失败时，他们借道曼提尼亚，行军返回斯巴达。

54. 这时，安提柯三世无人阻挡地进入伯罗奔尼撒，占领阿克罗科林斯，没有耽误地推进到阿哥斯。在那里他赞美阿哥斯人所给予的协助，然后在安排好城市的安全之后，立即出发到阿卡狄亚。他驱离一些防御据点上的斯巴达驻军，这些据点是克里奥米尼斯在埃吉斯（Aegys）及倍尔比那（Belbina）两地所设立的，[123] 并将这些据点交还迈加洛波利斯人，然后回到埃基提翁，亚该亚人在此召开大会。安提柯三世向议会报告他所进行的军事活动，并且与他们协商，安排战争行动。议会任命他为所有盟军的总指挥官，然后他前进到西息温及科林斯附近的营区过冬。

次年早春，[124] 安提柯率军南移，三天抵达提基亚；在那里他与亚该亚人会师、扎营，并且开始围攻该城。马其顿人积极进行围城，特别是挖地道，因此提基亚人很快对继续死守感到绝望，决定投降。在做完

城市必要的安全安排后，安提柯继续前进到他作战计划的下一个目标，全速前往拉空尼亚。安提柯发现克里奥米尼斯的军队在边界展开布局，防御领土；他利用一些小型攻击战术来测试克里奥米尼斯的兵力。但当他的侦察人员报告说，欧可曼奴斯的驻军已经前去加入克里奥米尼斯；他立即拔营，急行军前往该城。他的行动让该城措手不及。他以强攻将之占领。在那之后，他包围并攻击曼提尼亚。这城市同样因惊恐而迅速屈服。那时他又再度拔营，前进赫里亚（Heraea）和泰尔富沙（Telphusa），当地居民自愿投降。这时，冬天迫近，安提柯行进到埃基提翁，参加亚该亚联邦全员大会。他解散马其顿部队，允许他们回家过冬，但自己留在伯罗奔尼撒，与亚该亚人讨论目前局势，并且为未来协调计划。

55. 这时克里奥米尼斯注意到安提柯已经解散他的马其顿军队；安提柯停留在埃基提翁时，只保留佣兵武装备战，这地方离迈加洛波利斯有三天的路程。他知道因为迈加洛波利斯的规模以及它的市民散居在很大的空间，所以该城难以防守，而且因为安提柯三世出现在伯罗奔尼撒，所以当时防守也非常松懈，而且更特别的是，他大多数的役龄公民都已经在莱凯温及拉多凯亚战役中丧生。克里奥米尼斯与一些当时恰好住在迈加洛波利斯的美塞尼亚流亡者接触，希望凭借他们的协助，他可以在夜间入城，不被发现。然而，当破晓天明时，迈加洛波利斯人勇敢回击，克里奥米尼斯不仅身陷被逐出城的危险，甚至他所有部队几乎被全部歼灭。事实上三个月前，城市里的人在他强行进入一个叫科来温（Colaeum）的区域时，他们将他击败，并驱走他。但在目前状况下，他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以及事先占领居高临下的位置，所以他的计划成功，最后赶走迈加洛波利斯人，占领城市。一旦这城落入他手中，他以野蛮

以及报复的方式将其摧毁，不想留下它未来再度被定居的可能性。我相信他这么做是因为迈加洛波利斯和史汀发莱亚（Stymphalaia）在它们所经历的命运浮沉中，克里奥米尼斯从未成功地收买过其中任何一位公民，或是找到支持者或伙伴来参与他的阴谋。在克来拖人民的例子中，他们追求自由的热情只被一个人污染过——狄尔色斯（Thearces）——而如可预期的一样，克来拖人拒绝承认他是城邦里的成员，坚持他是偷抱来的，是一位当时在欧可曼奴斯外国驻军的儿子。

56. 有一位生活在阿拉托斯时代叫费拉克司（Phylarchus）的作家。他对事件的陈述经常自相矛盾，他的意见也与那些亚该亚的政治家不同，但是他仍被一些读者认为是可靠的见证。于是乎，既然我已经选择依据阿拉托斯的叙述作为根据，来陈述克里奥米尼斯战争的历史，所以我想将这两位作家相对的可信度作一检讨，将会有用，而且确实是必须的；我们用这种方法将可确保在他们的个别作品中，错误不至于和真相拥有相同的权威。普遍而言，散落在费拉克司作品中的许多言论未经慎思明辨，是恣意妄为。在目前状况下，我无需批评他在作品其他部分所发生的错误，或是仔细追究，但有必要去详细检验那些与我现在正在形容的时代，亦即克里奥米尼斯战争相关的部分。事实上，如此之检验将相当足以让我们去论断他作品的一般目的和性质。

例如，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强调安提柯三世与马其顿人，以及阿拉托斯与亚该亚人的残酷，他告诉我们说，曼提尼亚人在落入敌人之手时，蒙受恐怖的苦难，以及降临在阿卡狄亚最古老及人口最多城市的灾难是如此地骇人，以致惊吓了所有希腊人，使他们痛哭流涕。他透过故事急于想激起读者的悲悯之心并引起他们同情时，他用逼真如画的手法描绘女性彼此紧抱一起、撕扯头发、袒胸露乳，以及男男女女与相伴随行之

稚龄幼童和年迈双亲，被强行俘虏的泪水悲鸣，在每个场合中，设法在我们眼前重现这些恐怖情景。让我们姑且暂时忽略他处理这主题的卑劣和怯懦的方式，而来考虑一下历史本身的性质及用途。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要用耸人听闻的描绘来惊吓读者，也不该如悲剧诗人一样，去呈现那些或许曾经被说过的演讲，或是一一罗列正在考量之事件的所有可能结果。他首先及最重要的任务是去忠实地记录实际上所发生过的以及被说出来的，无论那些是如何的平常。悲剧与历史的目的绝不相同，恰好相反。悲剧诗人透过他的角色将最可能说得通的话语说出，借此来惊悚或是迷惑他的读者，但是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借由他所呈现之话语及行动的真实性，来教化和说服严肃的学生，但这效果并非短暂即兴，而是永恒。因此在悲剧这第一种情形下，最高目标是“可能性”（probability）；即使所说的并非真实，其目的是要欺骗观众；但在第二种情形——历史——下则是真相，其目的是要有利于读者。除了这些考量之外，费拉克司只不过是叙述他历史里出现的大多数的灾难，却没说出事情何以被做或是因何而做，所以在没见到如是之分析下，不可能感受到符合实际状况的悲悯或是愤怒。例如，每个人都认为自由之人受到殴打令人气愤，但假如有人是因为他先诉诸暴力，因而引起行动，那他被认为是受到正确的处罚。再者，假如处罚之实施是为了矫正或纪律的目的，那些殴打所谓自由之人的人，则被认为是值得赞美以及感激。又或，杀死一位公民被认为是恶中之恶，因此是种会带来最高惩罚的罪行，但是这也是众人所知：一位杀死窃贼或是通奸者的人，是不用去处罚他，而且杀死叛徒或僭主之人，在每个国家都会以各种赏赐及殊荣来奖励。所以我们对于正确或错误的论断，在每种情形中并非在于行动本身而已，而是由那些执行之人的不同动机及目的来决定。

64. 在克里奥米尼斯占领迈加洛波利斯之后的早春时，[125] 他开始聚集部队，但安提柯仍在阿哥斯的冬营过冬。克里奥米尼斯对部队发表适合当时场合的演讲，然后率领人马入侵阿哥斯人的领土。许多人认为这是没必要的冒险，甚至是愚蠢冲动的一步，因为进入阿哥斯的通道都被坚强地防守着；但对有资格的观察者而言，这是既安全又明智的举动。克里奥米尼斯发现对手已将部队送回国，[126] 所以对他而言，很明显将不会有反击的危险，而且假如他把乡村摧残到靠近城墙时，阿哥斯人必然对这种景象感到愤怒，怪罪安提柯。假如马其顿国王无法忍受平民责怪，然后轻易出击，与克里奥米尼斯所率领的部队冒险一战，当然克里奥米尼斯比较会轻易得胜。另一方面，假如安提柯持续执行他的计划，按兵不动，那克里奥米尼斯不仅将成功地恫吓敌人，也鼓舞他自己的部队，在那之后，他如是估算，他仍可以安全撤退到拉空尼亚。结果这正是所发生之事。当阿哥斯的乡间地区被破坏摧毁，难民涌入城内，辱骂安提柯。但是安提柯同时扮演将军以及国王的角色，所以不让任何考量干扰他，偏离进行战争的理性途径，于是继续采取守势。克里奥米尼斯则执行破坏乡村的计划，让敌人心生恐惧，提高自己军队士气，以备即将来临的战斗。最后，他在不受骚扰下回国。

65. 早夏之时，回家过冬的马其顿人及亚该亚人再度回到岗位，强化安提柯的军队。他率领他们以及盟友前进拉空尼亚。他的马其顿军队由一万名用于方阵战术的步兵、三千名轻装部队（peltasts）[127] 以及三百名的骑兵组成。除此之外，他尚有一千名的阿吉里亚尼亚（Agriania）人、[128] 一千名高卢人，[129] 人数共计三千名步兵和三百名骑兵的佣兵分遣队，一支有三千名精选步兵及三百名骑兵的亚该亚分遣队，以及来自迈加洛波利斯的一千名马其顿装配的步兵，[130] 由科吉达斯率领

。盟友的部队包括彼奥提亚二千名步兵和二百名骑兵、一千名伊庇鲁斯步兵及五十名骑兵，相同数量的阿卡那尼亚人和由法洛斯的德米特里所率领的一千六百名的伊利里亚人。安提柯的部队加起来共计二万八千名步兵以及一千两百名骑兵。

克里奥米尼斯预料到了这次入侵，所以以安排驻军、挖壕沟以及修筑树木做成的栅栏，来堵住通往拉空尼亚的其他通道。他自己率领由两万人组成的部队，在一个叫塞拉希亚（Sellasia）的地点布起阵势，因为他估算这是入侵者最可能选择的路径，而这正是发生的结果。有两个山丘眺望这条通道，一名为伊发斯（Evas）山丘，另一为奥林匹斯（Olympus）山丘，而在它们之间是前往斯巴达之路，沿着欧易诺斯（Oenous）河而行。克里奥米尼斯同时以壕沟及栅栏加强这两个山丘的防御。在伊发斯山丘他布置“边居民”（Perioeci）[131] 以及联军，由他的弟弟攸克雷达斯（Eucleidas）来率领，[132] 而他亲自率领斯巴达人以及佣兵来控制奥林匹斯山丘。[133] 在河岸平坦处、道路两侧，他部署骑兵及部分佣兵。当安提柯到达时，他立即了解阵地的强大以及克里奥米尼斯将不同部队单位安置在地形上最有利的位置，所以整个布局的外观看起来像是一位训练有素之战士随时应战之姿。无论就进攻或防守，在准备上皆已不遗余力，所以斯巴达的布局在同一时间既是准备行动之战线，也是难以接近之强化营区。

66.　安提柯因此反对仓促与敌人交战，强攻阵地。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在离敌人一小段距离处扎营，前方有苟垓勒斯（Gorgylus）河保护。他在那里等待数日，利用时间来勘查乡间地区的特征，以及与自己对峙之敌军部队的性质，他也进行几次佯攻，来引诱敌人露出底细。但是他未曾发现有弱点或是没防守之处，因为每一次克里奥米尼斯总是以

反击来阻挡他的突击。所以安提柯放弃这些战术。最后这两位国王同意事情的结局将以战争来决定。[134] 命运女神捉对厮杀的这两名军事统帅，确实都极具天赋，并且旗鼓相当。面对部署在伊发斯山丘的敌人左侧，安提柯安排装配铜盾的马其顿步兵和伊利里亚人，这两个军队里的单位交互排列，[135] 这一翼是由阿克迈吐斯（Acmetus）之子亚历山大以及法洛斯之德米特里领军。在这些人之后是阿卡那尼亚人和伊庇鲁斯人，以及两千名亚该亚人作为殿后的预备部队。[136] 他的骑兵则面对敌人，由亚历山大率领，由一千名亚该亚人以及相同数量之迈加洛波利斯人支援。安提柯决定自己亲率佣兵以及其他马其顿军队，来对付克里奥米尼斯在奥林匹斯山丘的阵地。佣兵部署在前，之后则是排成两倍厚度方阵的马其顿步兵，两个单位之间没有间隙；[137] 他被迫采取这种布局，是因为他前方通道狭窄。大家约定好，伊利里亚人一旦看到从奥林匹斯山丘方向有亚麻布旗挥动时，立即仰攻伊发斯山丘，开启战事。他们已经在前夜晚于苟垓勒斯河的伊发斯山坡脚下，攻下一席之地。[138] 迈加洛波利斯人以及骑兵的开战信号是红旗，将由国王高举。

67. 当攻击时刻来临，伊利里亚人接到信号，军官将话传下，交代各尽其职，那时所有的伊利里亚人立即在敌人眼前出现，在山丘发动攻击。在这时候，部署在山谷里支持斯巴达骑兵的轻装佣兵，注意到亚该亚人的后面没有任何其他部队掩护，于是他们立即从后方进行冲锋。行动威胁整个安提柯的右翼，这一翼的人马正面对上方的攸克雷达斯部队，准备仰攻伊发斯山丘，但是却有佣兵从他们后方和下方攻击。就在这紧急时刻，迈加洛波利斯的菲洛波义曼看清正发生何事以及将可能发生之事。刚开始时，他设法向资深军官指出危险，但因为当时他仍相当年轻，[139] 未曾有指挥的经验，所以没人理会他。最后他号召同胞聚集身

边，勇敢向斯巴达骑兵冲刺。他的行动立即转移了注意力。原来在攻击向伊发斯山丘仰攻的部队的后方佣兵，在听到混乱的声音时，见到他们的骑兵已经交战，所以立即中断原来的行动，跑回原先的位置去支援骑兵。在同一时间伊利里亚人、马其顿人以及其他的攻击部队，发现已经摆脱来自后方的攻击，无后顾之忧，所以重新鼓起勇气，再度冲向敌人。之后我们很清楚看出，正是菲洛波义曼的行动成为成功攻下攸克雷达斯阵地的主因。

68. 故事这么说：在战争后，一向喜欢开骑兵指挥官亚历山大玩笑的安提柯问他说：何以他在信号发出前，下令攻击。亚历山大否认这指控，回说这攻击是由一位来自迈加洛波利斯的男孩下达的，这违反他的命令。国王的回应是这男孩掌握局势，行动像个优秀的将军；反倒是亚历山大所谓的将军，却是行动如男孩。

无论如何，攸克雷达斯的部队在看到敌人向他们逼进时，放弃他们强大阵地的优点。他们所该做的是，在敌人仍在山坡下方时，立即发动冲刺。用这方式必然可以打破他们的队形，让他们陷入混乱，在那时之后他们可以再逐步缓慢撤退，安全地重回到较高处的阵地。假如他们从一开始便先声夺人，从敌人处夺走伊利里亚人因为武装及密集队形所拥有的优势，他们必然可以因为在山丘所占有的优势地形，轻易驱走他们。然而，实际上是他们的行为就像是已经胜券在握，所以做出恰恰相反之事，亦即，攸克雷达斯的部队停留在原先丘顶的阵地，目标变成敌人在山丘尽可能高的地方时，才和敌人交战，当敌人被击退时，敌人要逃跑的路途必将更长，必会经过陡峭及险峻的地形。但如可能被预料到的：相反的情形恰好发生。斯巴达人没留给自己后退的空间，而在他们面临精神相对饱满以及秩序良好的马其顿人冲刺时，他们发现自己落入不

利状况中，但必须局限在沿着山脊而战。从此时开始，斯巴达人每次都由于敌军武装以及紧密队形所具有的冲力，而被迫退让，伊利里亚人则立即占领他们之前曾据有的地方。攸克雷达斯的人马每退一步，他们就会往更低的地方挤去，因为他们没有预留可供撤退的空间，重组队型。结局并没有耽搁许久，他们便被迫转向，开始撤军。因为撤退距离相当长，而且要经过困难以及崎岖的地形，导致灾难式的结局。[140]

69. 同时，骑兵的军事行动也刚好有了结局；在此菲洛波义曼以及亚该亚的骑兵贡献杰出。菲洛波义曼的马匹在他骑乘时被杀，那时他继续徒步战斗，并被锐利地一刺，两腿同时贯穿，伤势严重。同时，两位国王的军队在奥林匹斯山丘附近交战，而这里的战争是以他们的轻装步兵与佣兵的冲突开始，双方各有五千人。有些战斗发生在单位与单位之间，其他则是沿着战线发展，双方都英勇奋战，而且因为战斗发生在两位国王以及对战的军队眼前，因此单位及个别敌对者相互竞赛来表现勇气，战斗益加激烈。最后克里奥米尼斯看见他兄弟的部队溃败，而且他在低地的骑兵也即将后退。他担心自己会同时遭受多方攻击，所以被迫取下部分保护栅栏，率领自己的全部军队在他防御工事的一侧排成一列。在这时，两军统帅命令吹起号角，下令轻装部队撤离两军之间，那时重装方阵兵团叫起战吼，将长矛往前对齐平举，正面对撞。激烈一战接踵而来。在某点马其顿方阵被迫让步，在斯巴达人坚决的攻击之下后退相当的距离，但在另一点马其顿方阵的极大冲力强迫他们的敌手后退。最后安提柯命令长枪手以密集队形聚集，利用加倍厚度的特殊阵式所具有的优点，进行冲刺，最后将斯巴达人从他们的阵地驱离。整个斯巴达的军队溃败，部队在逃跑时被砍倒，克里奥米尼斯则在一小队骑兵周围保护之下，安全抵达斯巴达。[141] 后来在夜晚来临时，他南下盖提姆（

Gythium），之前在那里已准备多时，假如有必要时，让他借海路逃离，与他的朋友一起航向亚历山大。

70. 安提柯三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为斯巴达的主人后，即以慷慨及人性的方式对待斯巴达人。他恢复传统政体，[142] 几天之后率军离去，因为他接到消息，伊利里亚人已经入侵马其顿，正在蹂躏国家。命运女神经常以一种武断的方式来决定人间最大的事件。在这例子中，假如克里奥米尼斯将战争拖延几天，或甚至在回到斯巴达时，再等待几天，利用局势变化，他必然可以挽回他的王位。

但事实是安提柯三世前进到提基亚时，他同样在那里恢复传统的政体；两天之后，他抵达阿哥斯，当时正值庆祝尼米亚（Nemea）庆典竞赛。在那里他获得亚该亚联邦以及个别国家各式各样的荣耀以及勋功，让他名声永垂不朽。之后他匆忙回到马其顿，在那里发现伊利里亚人入侵。他强迫双方进行激战，并且得到胜利，但当他在鼓励战争中的部队时，用力过度，口吐鲜血，陷入垂死致命的昏迷之中，而吐血正是其征兆之一。之后很快死去。他为所有希腊人激发希望，不仅因为他在战场上为他们所作的贡献，更是因为他崇高的原则以及行事的标准。他在马其顿王位的继任者是菲利普五世，德米特里二世之子。[143]

71. 何以我会如此详尽地书写克里奥米尼斯战争，我欠读者一个解释。这段历史时期是紧邻我主要历史主题之前，我因此认为对马其顿人及希腊人那时候的关系进行描述，将会是有用的，而的确我作品的原先计划也需要我如此去做。我现在所正提及之时代的同时，亦见证“造福者”托勒密三世（Ptolemy Euergetes）生病过世，由绰号“爱父亲”（Philopator）的托勒密四世继任。[144] 绰号“美好胜利者”（Callinicus）或“蓄胡”（Pogon）的塞琉西二世之子，塞琉西三世，亦在此时过世，[145] 由

他的弟弟安条克三世[146]继任叙利亚王位。相同情形发生在安提柯三世、托勒密三世以及塞琉西三世身上。正如三位亚历山大大帝的最初继任者，亦即他们的过世都落在同一个奥林匹亚年之中，在前者是第一百二十四，后者则为第一百三十九。

我已经完成我历史作品的介绍或引论。在其中我首先显示罗马人在何时、如何以及为何首度涉足国外事务，挑战迦太基对海洋的控制。其次，我已经描绘希腊、马其顿以及迦太基在那时的状况。我已经根据我的目的抵达那一点：希腊人在“同盟战争”，罗马人在汉尼拔战争，以及亚洲国王在争夺空叙利亚（Coele Syria）的战争的前夕。我以上所描写事件的结束，正是紧邻这些战争的开始，所以直到此时，主导事件的三位国王陆续死亡，可以算是本书适当的终点。

[1] 如在页133所陈述。

[2] 在本书中波里比阿以三章触及西班牙里迦太基帝国的重建：1.为哈密尔卡；13.为哈斯德鲁巴；36.为汉尼拔，这提供了一个编年的架构。

[3] 二三八至二二九年。

[4] 罗马干预伊利里亚发生在二二九年春天。哈密尔卡是在二二九/二二八年的冬天被杀。

[5] 他统治一群在斯寇得拉（Scodra）及瑞衷（Rhizon）湾（今日之寇塔，Kotor）附近的部落，他们以轻艇进行海盗行为谋生。

[6] 一个在中阿卡那尼亚边界的城镇。

[7] 可能是在二三一年的秋天。

[8]　这些或许是以亲属关系为根据的组合，这样的情形在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或更晚近地在阿尔巴尼亚人之中，亦可见到。

[9] 这里的譬喻用语持续波里比阿在页133所用的比喻，认为命运女神是在创造剧情。

[10] 在二三一年秋天。

[11] 提幽塔透过亲信朋友所组成之议会来运作，是依循希腊化时代王国中很常采用的方式。

[12]　在凯奥尼亚（Chaonia）的城镇，靠近今日之莎兰达（Saranda）。

[13] 或许是国王阿格隆之兄弟。

[14] 离现在阿尔巴尼亚之特普列尼（Tepleni）南方约二十里处。

[15] 邻近的部落，其领土在阿克希亚斯（Axios）河（即今日之Vardar河）上游。

[16] 波里比阿对这种行为特别地义愤填膺，因为他是亚该亚人。

[17] 这是指伊庇鲁斯的民主联邦，类似亚该亚及伊托利亚的联邦。

[18] 今日之维斯（Vis），在南达尔马提亚（Dalmatia）海岸外的一座岛屿。

[19] 在二二九年春天。

[20] 在科西拉岛东南方数里外。

[21] 二二九年春天。

[22] 这是Lucius Postumius之误。

[23] 这是德米特里的家乡。

[24] 他在二二八年在罗马庆祝海军的胜利大游行。

[25] 这可能是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的赔偿金。

[26] 这是一个牵强、不自然的描述。三十四书显示出波里比阿对这半岛的真正形状其实知道更多。

[27] 波里比阿显然认为波河平原延伸至马赛上方那地方。

[28] 一迈迪温诺斯（medimnos）约一点五浦式尔或五一点五公升。

[29] 欧宝（obol）为希腊钱币及重量单位；钱币系以银币为主，其不同单位之间的关系为：一泰伦（talent）（二五.八六千克）＝六〇米纳（mina）＝六千德拉克马（drachma）＝三万六千欧宝。在希腊古典时期，一位工匠一日所得约一德拉克马，即六欧宝，可养活一家四口。

[30] 一迈垂特斯（metretes）约八.五加仑或三十八公升。

[31] 所使用之希腊文为elymos，这是指意大利小米。

[32] 所使用之希腊文为kenchros，这是指一般小米。

[33] 是指第一个到达、而非首要的城镇。

[34] 今日之Sinigaglia，安科纳（Ancona）以北数里。

[35] 接下来之描述是最早对波河的准确描述。伊庇丹努之名最先在希罗多德《历史》III.115发觉，在那里这是指北欧地区出产琥珀的神奇

河流。实际上，这平原里的几条河流各有个别的出口，但是波里比阿是要给对此地区相当不熟悉的希腊人呈现一幅简化的图像。

[36] 在七月末。

[37] 北河口。

[38] 直到约公元一一五〇年，波河经由两个水道流入亚得里亚海，河流是在费拉拉（Ferrara）附近分流。

[39] 太阳神黑利欧斯（Helios）之子，因无法驾驭其父的太阳马车，几乎要摧毁地球，所以被宙斯神以雷电击毙，以避免危机。

[40] 塔罗明尼昂的泰密乌斯曾写作一部西方希腊人、罗马及迦太基的历史；虽然算是一位谨慎的史学家，但他显得过于轻信以及迷信。

[41] 在三八六年。

[42] 在三五六年。

[43] 在三四四年。

[44] 在二九九年。

[45] 在二九五年。

[46] 罗马人分割自己的武力，而正是前锋部队被击败。

[47] 这意味着两支执政官军队，为数超过三万人。

[48] 在二八四年。

[49] 正是这部落围攻阿雷提乌姆。

[50] 今日之Sinigaglia，安科纳（Ancona）以北数里。

[51] 在二八三年。

[52] 罗马北方约四十二里处，今日之Lago di Bassano。

[53] 波里比阿经常提出如此的同时性来支持其所得的广泛结论。皮洛士在二八〇年五月跨海到意大利；在特尔斐的挫败发生在二七九年。

[54] 这里提及压制高卢人的说法，呼应并反转波里比阿在页218时，用来描绘早期高卢人入侵时的字眼。

[55] 今日的吕米尼（Rimini）。

[56] 在二三七年。

[57] 见页220。

[58] 弗拉米宁是平民（plebian）出身以及政治上的“新人”（novus homo）。他的规划设计是要提供罗马无产阶级的人民去分享土地，元老院对此极力反对，因为其成员从占有征服夺来的土地中获利许多，所以弗拉米宁最后是以护民官的身份，在平民会议通过这项措施。波里比阿对道德败坏这种一竿子打倒一船人的说法，所指的是在这特定阶段的民主坚持，与弗拉米宁的政治生涯恰好同时。在波里比阿的元老朋友眼中，国内的民主改革与这些群众煽动家的候选人，如弗拉米宁和米努基乌斯（Minucius），被选出担任军事指挥要职无法切割，而这最后导致特雷西米尼湖及坎尼的灾难。

[59] 错误的陈述；这名字源自于gaesum，投掷用的标枪。

[60] 见页212。

[61] 在二二五年。

[62] 他便是第一次布匿战争知名的雷古鲁斯之子（见页163至169）。这防卫撒丁的举动有可能是为了阻挡可能的迦太基攻击。

[63] 即在三八七年的入侵。

[64] 费苏莱（Faesulae，今日之Fiesoli）离克鲁修姆（Clusium，今日之Chiusi）约八十里：显然高卢人并没在夜间行进到该地，而只是往那方向而已。

[65] 图拉真（Trajan）在罗马的胜利圆柱上的浮雕，野蛮人的服饰。裤子是宽松的，但在脚踝处束紧。

[66] 罗马军团包括三千名重装步兵，以三种主要等级的行列应战：在前方的是前线部队（一千两百人），接下来是中线部队（一千两百人）以及最后的后线部队（六百人），作为预备部队。这些不同等级的是以十个相隔开的单位（称为连队，maniple），一个连队一百二十人（但后线部队则为六十人），每个连队中间的空地，由后方的连队来占有掩护。前战部队的标枪手（velites）经常前进到重装步兵之前，投射出他们的武器来开启战争，投掷完后，撤退到各级连队间的空地。

[67] 埃米利马斯·宝路斯的征战费时较这所言更久：他直到二二五年秋天才回罗马。

[68] 根据戴奥，frag.50-4，高卢人发誓直到他们攻占卫城之前（他们在三八七年并未完成），绝不取下他们身上的配刀带或是胸甲。但这誓言却由于那些出现在埃米利马斯胜利大游行之中的高卢战俘（因为游行到卫城——译者注），反而以戏剧性反讽的方式实践诺言。

[69] 二二四年。

[70] 二二三年。

[71] 这地理上的错误可以由波里比阿相信阿尔卑斯山是在马赛稍稍北方之处开始；因此他才将阿那瑞斯人的领土认定在那城市附近。其实它是在靠近普拉仙提亚（Placentia），今日之皮亚仙查（Piacenza）。

[72] 凯尔特人崇拜一位战争及胜利的女神，相当于罗马人的密纳瓦（Minerva）；这座神殿或许在英苏布里人的首府米迪奥拉努姆（Mediolanum，今日之米兰）。英苏布里人拿下军旗，以作为神明庇佑的来源。

[73] 相同关于高卢刀刀锋质软的细节也见诸普鲁塔克有关卡密勒斯（Camillus）在三七七年战胜高卢的陈述中；或许这已经是传统的故事。

[74] 见230注，有关罗马军团之战争人员部署。前线部队及中线部队通常配备pilum，一种短的标枪，以及一把刀；后线部队则是配备hasta，一种较长刺击用的枪。

[75] 罗马人如此贴近，所以敌人没有空间来挥动他们的刀具。

[76] 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Cisapline Gaul）是在二〇〇至一八〇年被平定的。

[77] 他当时二十五岁（二二一年）。

[78] 这种主张并没有被汉尼拔接下来直接采取的行动所证实，但是在分析战争的因果时，波里比阿强调汉尼拔所属之巴卡家族的愤怒，以

及他们决心要洗刷第一次布匿战争后之结果的羞辱。

[79] 在二二〇年春末。

[80] 于页132。

[81] 亦即包括证据及论证的历史，不同于只是事件单纯的主张或综合，如在他导论两书之中所包含的。

[82] 见页133—134，在那里波里比阿辩论要以综观来论历史，以及真相存在于对事件之全面性而非局部性，这些观点的重要性；换言之，“只要将其关联起来！”

[83] 波里比阿正在将叙利亚及埃及统治王朝的幸存与马其顿安提柯王朝的消失做比较。

[84] 阿卡狄亚人在二三五年加入亚该亚联邦。斯巴达人在一九二年被菲洛波义曼强迫加入，之后退出，在一八二至一八一年又再度加入。

[85] 波里比阿对亚该亚同盟那种充满爱国心的自负，在此被证明超过了他对历史哲学所要求的一致性。在《历史》一书中有许多段落，在那里偶然或是机运的效力被认可，如以上之页236，在那里他详细论述运气在打败野蛮人入侵中所扮演的角色。

[86] 毕达哥拉斯在南意大利地区的影响力始于哲学家在约五三〇年从萨摩斯（Samos）岛移居到克罗敦时；他的门生逐渐在许多城邦取得具有影响力的地位。有关他们政治影响力的性质，其实甚少任何积极的证据，但是在波里比阿所提及之暴动起义之时，这大约在五世纪中叶发生，这些人已被认为是反动势力。

[87] 戴奥尼素一世入侵意大利，在伊雷波路斯河的胜利（三八九年）结束了克罗敦的影响力以及以亚该亚为模范所组成的联邦。

[88] 在三七一年。

[89] 三八九年。

[90] 三七一年。

[91] 西息温的阿拉托斯（二七一至二一三年）建立了亚该亚联邦在三世纪及二世纪扮演重要角色的联邦形态。菲洛波义曼（二五二至一八二）改革亚该亚的军队，在二〇六年打败斯巴达，成为二世纪最知名的亚该亚政治家。迈加洛波利斯的莱可塔斯（Lycortas of Megalopolis）是波里比阿的父亲，支持对罗马保持中立以及与埃及托勒密王朝和帕加马之阿塔罗斯王朝结盟的政策。

[92] 二八四至二八一年。

[93] 托勒密一世（他成为埃及国王）、塞琉西一世以及莱西马克斯都是马其顿王国的将领，在亚历山大麾下服务，并成为他帝国直接的继承人。塞琉西一世在二八一年击败并杀死莱西马克斯，但自己也在同年被“雷霆”托勒密暗杀。“雷霆”托勒密死亡之年并不确定。如此将事情同时化（synchronism），经常出现在希腊化时代的史学家中，用来阐明命运女神的运作。

[94] 在希腊始终甚少有民主政治会不经过贵族统治，直接接续王权政治而来。欧居格司的年代不详。

[95] 在五世纪时亚该亚的城邦是实行民主政治，但是证据显示在四

世纪期间，它们的政治体制是由斯巴达或底比斯政府所控制。

[96] “攻城者”迪垂亚斯一世在四世纪末时断断续续入主希腊及马其顿，并且从二九四至二八七年统治马其顿。卡山德是亚历山大首相安提帕特（Antipater）之子，从三一七年起统治马其顿，直到死于二九七年。“勾那塔斯”安提柯二世（Antigonus Gonatas），德米特里一世之子，二八三至二四〇为马其顿国王。

[97] 二八〇年。

[98] 从四世纪中开始，希腊以民主政治统治的国家经常会受到威胁，最先是来自马其顿王国，后来则或是来自地方性的僭主，或是“国王”（亦即如埃及托勒密王朝，或其他亚历山大帝国之继承者）所任命的人。

[99] 从二八〇到二五五年。

[100] 每年轮流选出，或许每一位从一个城邦选出。

[101] 这变化意味着秘书长重要性的降低。

[102] 二四二年。

[103] 这些代表阿拉托斯在“同盟战争”发生之前的政策目标。在那之后他被迫改弦易辙，而当因为受克里奥米尼斯之迫而必须一战时，他开始重新将马其顿人找回伯罗奔尼撒，并交出阿克罗科林斯以为条件。

[104] 在二四五年，安提柯二世重新占领科林斯，而伊托利亚人入侵伯罗奔尼撒。

[105] 德米特里二世是安提柯二世的儿子及继承人。伊托利亚人正

设法兼并属于伊庇鲁斯人的那部分阿卡那尼亚，在那时德米特里兵援他的岳母伊庇鲁斯皇后奥林皮雅丝（Olympias）。

[106] 二二九年。

[107] 这些主张并没事实来证明：波里比阿所给的是阿拉托斯对战争起源的说法。

[108] 这所提之人是指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二世，他在二八二年继承伊庇鲁斯为国王，并非指亚历山大大帝。

[109] 他在二三五年继承其父列奥尼达二世（Leonidas）。

[110] 在二二七年，克里奥米尼斯完成其前任艾吉士四世（Agis IV）没有成功启动的反贵族革命；艾吉士四世在二四一年被处死。在他所发动的政变中，克里奥米尼斯立即处死四位监政官（ephors），取消监政官制度，并流放八十位他主要的政敌。一次“莱克格斯式”（Lycurgan）的社会改革计划被通过执行，这包括取消债务，将私人资产移转到共同国库，恢复传统严格的青年教育方式，以及重新组织公民团体为许多的“聚餐团体”。“僭主政治”（tyranny）公平来说，只能施用在废除双王制以及使用暴力进行改革这些事；大体而言，克里奥米尼斯的改革计划一点都不像僭主所为。普鲁塔克在他的《克里奥米尼斯传》中对改革显示出比波里比阿更多的热情。

[111] 这是在凯洛尼亚战役（Chaeroneia）（三三八年）以及之后马其顿人入侵伯罗奔尼撒扩大他们的领土。

[112] 似乎这种说法是对这次谈话事后（ex post facto）的说法。在实际上，斯巴达主宰伯罗奔尼撒的可能性不应该会对马其顿造成任何严

重的威胁。

[113] 所提的自然是亚该亚联邦。

[114]　在此波里比阿透露出实际状况，亦即伊托利亚人在此时仍然维持中立。

[115]　很重要的是这邀请必须出自整个联邦，而非仅来自于迈加洛波利斯。

[116] 皆于二二七年。

[117] 于二二六年。

[118] 在二二五年的夏天。

[119] 或许在二二四年一月。

[120]　这显然是阿拉托斯的特别任命。联邦正式的将军是提摩赞诺斯（见P255页下注2）。

[121] 这路径避开了色萨利，这时在伊托利亚人的控制中。

[122] 提摩赞诺斯是二二五/二二四年或是二二四/二二三年的将军。阿拉托斯仍然是最高指挥官，但或许所关注的是战略而非战术的指挥。

[123]　在迈加洛波利斯以南靠近拉空尼亚及美塞尼亚的边界之处，在这些据点中有雅典娜要塞。

[124] 二二三年。

[125] 二二二年。迈加洛波利斯在前一年的秋天时沦陷。

[126]　马其顿的部队在冬天时要回国去耕作田地，这是希腊军事生

活的正常特征，特别是在马其顿。

[127] 马其顿机动步兵的精锐部队，装配较小型的盾牌，但仍有足够的重型装配来和方阵兵团协同作战。

[128] 这部落居住在罗多培（Rhodope）山及史垂蒙（Strymon）河源头附近。他们的武器是标枪、投石器以及弓箭，所以他们是支多种能力的部队，经常用于特殊作战任务。

[129] 或许是来自欧洲的高卢步兵，而非小亚细亚的加拉太（Galatia）地区。

[130] 安提柯三世装备了迈加洛波利斯人，因为他们失去了所有资产。他们的武器必然会包括sarissa，二十一尺长的步兵长矛。

[131] Perioeci（“边居民”）原先是拉空尼亚山丘及海岸地带的斯巴达殖民者，拥有自由身份，并形成斯巴达阶层中第二级市民，在斯巴达公民（Spartiates）之下。在斯巴达国内只有后者才享有公民权，但是在对外关系上，边居民亦被视为斯巴达人，也负有持武器捍卫国家的责任。在他二二七年的政变后，克里奥米尼斯创造出一支四千名边居民组成的特别部队，并以马其顿配备来加以武装。

[132] 克里奥米尼斯政变的另一项特色是他任命自己兄弟为共同统治的国王。到目前为止，未曾有两位斯巴达国王是出自同一王室。

[133] 这些斯巴达人构成六千人的方阵兵团；佣兵队伍或许人数约五千名。

[134] 比较页266。克里奥米尼斯决定一战无疑地是受到消息影响：

十天前他得知埃及的军援已经停止。

[135] 这比方阵兵团是更具弹性的组合，可以与罗马的连队（maniple）相比。

[136]　亚该亚人在阿卡那尼亚人之后形成第二条战线，显然是用来在左翼仰攻山丘时，填补右翼及中间部队间的空隙。

[137]　这为数一万人的方阵兵团通常厚度是十六排深；在此方阵兵团的宽度减半，而厚度加厚到三十二排。

[138]　波里比阿很一致地忽略阿卡那尼亚人在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根据普鲁塔克的陈述，他们必然会和伊利里亚人一起组合，参与仰攻山丘的行动。这些部队躲藏在河床，而且数量足够到从侧边包操斯巴达的左翼。

[139]　菲洛波义曼将成为亚该亚同盟中最为杰出的将领之一。在这时候他年三十一，在亚历山大麾下的亚该亚骑兵服役。

[140]　如经常所见，波里比阿在此引进一个戏剧性反讽的注脚：这是当初攸克雷达斯为敌人所设计的命运。

[141]　当最后突破到来时，呈现一边倒的现象，因为安提柯三世的重装武兵密集到相当不寻常的程度。双重方阵（double phalanx）将一万人集中在只有三百码的正面。根据普鲁塔克的陈述，除了两百人之外，组成方阵的所有斯巴达公民，皆战殁沙场。这种斯巴达部队遭受屠杀与国王逃离战场的反差对比，与斯巴达传统如此格格不入，这是波里比阿故意为之的。

[142] 安提柯三世恢复监政官及废除克里奥米尼斯的“莱克格斯式”改革计划。就这意义而言，他是将时钟往后拨回到贵族政治，而非鼓励民主政权。

[143] 菲利普五世，德米特里二世之子，出生于二三八年，十七岁时即位。

[144] 托勒密三世，以“造福者一世”（Euergetes I）为人所知，在二四六至二二一年时统治；“爱父亲”托勒密四世，从二二一到二〇四年在位。

[145] 塞琉西三世，“拯救者”（Soter），在二二七至二二三年统治；他在军营里被暗杀身亡。

[146] 安条克三世，以“大帝”之名为人所知，在二二三至一八七年统治，后来在这部《历史》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第三书

导论

1. 我在第一书中解释，将以在希腊发生的同盟战争、汉尼拔战争以及为争夺空叙利亚的战争，作为起点。[1] 在同书中我也陈述理由，解释我何以会将前二书用来审视这些事件之前的时代。现在我要对这些战争、它们的缘由以及何以会以如此宏大规模来进行的理由，做出完整的陈述，但是首先对于整部作品，我必须说一些话。

我现在所处理的题目，亦即所有已知世界的各部分如何、何时以及何以会落入罗马的主宰之下，应该被视为有单一行动和单一场景，有可被指认出之起点、可确定之过程以及公认之终点。[2] 我提议在此对这过程做个序言，简短地审视其中自始至终的主要阶段，因为我相信用此方式最能传达给历史研究者我对计划的明确概念。对整体有初步掌握会对我们了解细节大有助益，而同时，对于细节有预先的认识，能协助我们去了解整体。基于如此信念——将这两种取向相结合的初步审视是最佳预备——所以我将以这原则来安排本作品的简洁导论。我已经解释了主题的大致范围以及限制。至于其中所涉的个别事件，将以上述之战争开始，以马其顿王国被消灭为止。我所选定之时代自始至终，共计五十三年之久，这比过去历史中大致相同长度的年代里，包括了更多数量的战争。在叙述这些时，我将始于第一百四十个奥林匹亚年，并以如下顺

序来安排我的叙述。

2. 首先，我将指出上面所提，罗马与迦太基之间战争的源由，也就是众人皆知的汉尼拔战争，并叙述迦太基人如何进攻意大利，打破罗马对整个国家的主宰，导致罗马为图自己的存亡安危，以及保有祖国领土，而陷落到极大恐慌之中，及汉尼拔出人意表地胸怀攻占罗马的雄心壮志。

接下来我要设法解释，在同时期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在结束与伊托利亚人的战争，安顿希腊事务之后，何以会构想出与迦太基结盟的计划。[3] 然后我会描绘安条克三世和“爱父亲”托勒密四世如何发生争执，最后诉诸战争来争夺空叙利亚，还有罗德岛人民与比提尼亚统治者普鲁席亚斯一世（Prusias）联手向拜占庭人宣战，强迫他们停止对航行前往黑海之船只征收通行费。

在此处，我将会中断叙述，来介绍罗马政体。然后延续这研究，我会叙述此一宪政的特殊性质不仅使罗马恢复统治意大利及西西里，也对占领西班牙、光复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最后成功结束与迦太基人的战争，和达成称霸全世界，皆贡献极大。

再接下来，我将再引进一个离题的叙述，叙述叙拉古之希洛二世权力的瓦解，从这里我将会过渡到发生于埃及的动乱。此处我会报道在托勒密三世过世后，安条克与马其顿的菲利普决定瓜分托勒密幼龄继任者领土的协议，而且我将会叙述在这过程中菲利普着手兼并埃及、萨摩斯及卡里亚（Caria）地区，而安条克要占领空叙利亚及腓尼基，这些不公不义的行为。

3. 我计划的下个阶段将完整交代罗马人与迦太基人在西班牙、非洲以及西西里的交战，然后依据那时候事情发生的形态，转移我叙述的场

景，全心集中到希腊及邻近地区。在那里我会报道帕加马阿塔罗斯王朝和罗德岛人对马其顿菲利普发动的海战，然后处理菲利普与罗马人的战争，[4] 叙述这何以发生以及结果为何。从这点我将转到伊托利亚人所怀之怨恨冤屈，以及因这缘故他们从亚洲召唤安条克的协助，因此点燃亚洲与亚该亚人及罗马人的战争。然后在解释这战争的原因以及安条克如何渡海进入欧洲后的发展时，我首先会叙述他如何被驱离希腊，接着是他在战争中失败后，被迫放弃整个陶鲁斯（Taurus）山脉以外的所有亚洲领土，然后是，罗马人在压制加拉太（Galatia）高卢部落的侵略后，罗马人如何在亚洲建立无人质疑的统治，以及让所有在陶鲁斯山以西的居民免于野蛮人略侵的恐惧，压制高卢人无法无天的行为。

在这之后，我将引领读者去注意伊托利亚和克法利尼亚（Cephalennia）人所遭遇之不幸，并触及欧迈尼斯（Eumenes）二世针对普鲁席亚斯一世和高卢人，以及阿里亚拉提斯四世（Ariarathes）和帕尔那凯斯一世（Pharnaces）彼此间所发动的战争，我也要描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统一以及安定，叙述罗德岛这岛国的成长。最后我将会以“神显灵”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Epiphanes）出兵埃及，罗马人和佩尔修斯之间的战争，以及马其顿之灭亡，作为我整个叙事的结论。所有这些事件是要用来说明，罗马人在危机出现时如何处理，因此建立他们对全世界的统治。

4. 如果只以成败为依据，来适当判断究竟哪些国家及个人值得赞美或责难，我应该就此打住，对我的叙述以及所有的历史研究，以对这些刚提及之事件做一陈述，下定结论，而这其实正是我原先的意图。这五十三年的时段是以此告终，而罗马势力的成长及崛起在那时已经完成。[5] 在那时已经众所公认，整个世界必须接受罗马的权威，服从它的命令。但是若只根据战争结果来对胜利者及失败者所下论断，可能不

会是最后的论断；因为看起来像是最惊人的胜利，假如没有适当使用的话，铺天盖地的灾难也会接踵而来；但反过来说，假如能勇敢地承受最可怕的灾祸，实际上会转而有利于那原先受害的人。我因此深感有必要在我刚提及的陈述之外，再加上征服者在胜利后所进行的政策，他们如何执行世界霸权，以及其他人对他们的主宰者有何观感和评断。除此之外，我也必须形容相关之不同民族里，于公于私，所具有的驱动力量以及最主要关切之事。以这种方式我们同时代之人可以看清：罗马的统治究竟是否受欢迎，抑或要不计代价来加以避免，以及未来世代会如何判断，究竟是要赞美崇拜它或是定罪谴责它。我的作品特别是在这方面，对现在以及对未来皆会被认为是有用的书。因为无论是统治者，或是论断他们的史学家，皆不可视征服行为本身，或使他人屈服于自己权威下，是政策的唯一目的；正如有识之人不会只为了要打倒他的对手而进行战争，抑或不会只为了跨海而行，因此飘洋过海。事实上，不会有人致力于工匠技艺只不过为了学习，而是每个人进行这些活动时，是为了从中获得愉悦、荣耀或是利益。

因此本书最后的成就将会是去确认每个民族在被征服，进入罗马统治之下，直到之后所发生之普遍动乱及剧变那段时间，他们的处境究竟如何。因为这些后来事件的重要性以及不可预测的性质，以及特别是因为我不仅亲身见证大多数这些事件，并且参与其中一些，甚至还主导另一些其他事件，我因此说服自己将它们写下，让这些陈述成为几乎是另一部新历史作品的起点。[6]

5. 这时期的动乱包括了罗马人对凯尔特-伊比利亚人（Celtiberians）人以及瓦凯伊（Vaccaei）人的战争，[7] 迦太基人对利比亚国王马西尼沙的战争，以及帕加马阿塔罗斯（Attalus）二世对比提尼亚之普鲁席亚

斯一世在亚洲的战争。与此同时，欧洛福尼斯（Orophernes）借由叙利亚国王德米特里一世之助，将卡帕多西亚国王阿里亚拉提斯四世（Ariarathes）逐离国家，但后者因阿塔罗斯王朝协助而复国，取回王位；之后塞琉西四世之子德米特里一世，在叙利亚掌权十二年，当时其他国王联手对付他，他不仅因此失去王位，也失去性命。[8] 在这最后一件事不久前，罗马人澄清那些在对佩尔修斯战争中，被指控涉及阴谋而蒙受毁谤之人，允许这些流亡者返回家乡。[9]

在不久之后，[10] 罗马人将武力指向迦太基。原先他们的意图是要将这城市移往他处，但后来决心要将其彻底摧毁。我会在适当时候交代个中缘由。与此同时，马其顿人放弃他们与罗马人的友好协定，斯巴达人则退出亚该亚同盟，而这些事件导致那最后笼罩全希腊之灾难的开始与结束。

这便是我作品的大致计划。它的完成必须依赖究竟命运女神能否恩赐我足够的寿命。但是即使共同于人类的命运降临我身，我相信我的主题不会因为缺乏有能力延续的人而凋零萎缩；将会有许多人承诺来延续这个工作，完成预定的结论。

所以我既然已经对最重要之事件提供摘要，给予读者对整个作品的印象以及内容细节，现在该是我重新恢复原先计划，并回到作品要开始的那个时候。

第二次布匿战争

6. 一些记录汉尼拔及他时代的历史，以及设法指认出罗马与布匿战争发生原因的史学家，提及其发生的第一原因，是因为迦太基人包围萨

贡托（Saguntum）的行为，第二则是他们跨过埃布罗河，违反他们与罗马人的条约。我可以认可这些事件或许可以被形容为战争之“起始”，但是决无法同意这些事件构成其“原因”。若依据相同类比，我们会有理由说亚历山大大帝渡海进入亚洲是他对波斯作战的原因，以及“大帝”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the Great）在迪米特利亚斯（Demetrias）港一地登陆是他对罗马作战的原因，但这两个说法不正确，甚至不合道理。何以有人会认为这些行动是相关战争之原因？因为就远征波斯的战争而言，有许多计划以及准备都是由亚历山大进行，甚至有一些是在他父亲菲利普二世生前时就已进行；而且对罗马人来说，战争在安条克三世来临之前，伊托利亚人已经进行。如此理论是由那些无法掌握“起始”“原因”以及“借口”之间区隔（遑论其重要性）的人所提出，因此忽略这事实：原因是在一连串事件中最为优先的，而起始则是最后的。我将会使用“起始”这个词来指涉最先将已经决定之计划付诸实现的动作；而“原因”是指涉那些事先影响我们目的及决定的事件，亦即我们对事情的概念、我们的心态、我们对它们的评估，以及整个我们赖以做出决定和承诺的整个思虑推理过程。

这些因素的性质可以由上面所引用的例证清楚地看出。任何人对波斯战争的真正原因以及起源都可以轻易辨识。这些原因中最先发生的是希腊人佣兵在色诺芬（Xenophon）领导下[11]安全撤离波斯帝国亚洲内陆的行省（Upper Satrapies），在这支军队行进中，他们横越整个亚洲，经常穿过敌人领土，但没有野蛮人敢去挡下他们的路线。其次，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入侵亚洲；他在整个过程的任何战役中，都没遇到值得一提的反对力量，而只因为希腊本土发生困难，他才被迫返国，因此没有达成他原来的目的。[12]这些事件使菲利普二世相信

，波斯人在与他自己及马其顿军队的军事效率相较，是懦弱以及懒散的；这些事件也打开了他的眼界，看到从战争中所能够获得奖赏的规模如此精彩。于是在他得到希腊人对他远征计划的公开支持后，他立即找了一个适当的借口：他迫切希望报复波斯人曾经加诸希腊的伤害行径，之后他随即决定发动战争，并为这目的进行所有需要的准备。我们因此必须认为第一组的因素为对波斯战争的“原因”，第二组为“借口”，而亚历山大之渡海进入亚洲为“起始”。

7. 依相同之法，很明显地，安条克三世与罗马人之间的战争是因为伊托利亚人感受到的愤怒：他们认为在对付菲利普五世的战争中，在许多方面被罗马人轻视。所以他们不仅邀请安条克前来希腊，而且因为当时这事件在心中所引起的愤恨，随时愿意做出并忍受任何事情。而战争的借口是所谓的解放希腊，这是伊托利亚人在与安条克逐一造访各城邦时，所声明的主张，但其实这完全违背理性与真相。最后，战争的起始则是安条克登陆迪米特利亚斯。

我对这议题多所着墨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批评之前的作家，而更是为了让有志历史的学生走上正途。医生若不知道身体某些状况的原因，便无法协助病患，政客若无法掌握每件事是如何、何以和依据何种过程发展，便无法协助其公民同胞。前者几乎不可能为身体设想出适当的治疗，而后者则无法应付突发的状况，除非他拥有如我对每件发生之事所描述的知识。因此没有其他事情更需要我们关注或更需要小心去搜寻出每件事情的原因，因为最重大的结果经常源自细微之处，而正是这最初之念头和决定最容易去进行修正。

8.　罗马史学家费边·匹克拖认为，除了加诸萨贡托人的伤害外，战争的原因之一是哈斯德鲁巴野心勃勃以及爱好权力。他陈述说，哈斯德

鲁巴在西班牙取得重要的统帅权后，返抵非洲，设法解散迦太基政体，将政府改为王政。然而其他政治领袖预料到他的计划，团结起来反对他，哈斯德鲁巴那时怀疑他们的意图，所以离开非洲。从那时起，他便依一己之意来统领西班牙，不理会迦太基的元老院。汉尼拔从小时候，就接受并且崇拜哈斯德鲁巴的原则及政策，所以在他继任哈斯德鲁巴的西班牙统帅权时，他也以相同方式来处理事务。于是根据费边的说法，汉尼拔是自己违背迦太基的意见，主动向罗马发动战争；迦太基领导阶层中无人支持他对萨贡托的行动。费边又接着说，在城市沦陷之后，罗马提出要求，迦太基人或者交出汉尼拔，或者接受战争。现在假设这位作家被问到如下的问题：迦太基人能否有更好的机会去得到他们所想要的？或是，除了答应罗马人要求外，他们如何能做出既符合正义，且同时又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根据费边自己的证据，他们从一开始便不认同汉尼拔的行为。迦太基人只要交出犯下这行为的人，不仅是以合理的借口除掉国家共同的敌人，而且无需背负亲自动手的恶名，还能够确保他们领土的安全，停止即将发生的战争，并让罗马人满意：所有这些都可以仅凭通过一个决议就可达成。如是的问题当然是无法回答的。因为迦太基人非但没有做这任何其中一件，他们还根据汉尼拔的政策，持续进行战争达十七年，而且他们从没有放弃这次的斗争，直到最后在可能成功的希望都试过，但都失败后，使他们自己的城邦以及人员陷入立即毁灭的危险之中。

9. 或许有人会问，我何以提及费边以及他的理论？这当然并非出于担心有读者或许会认为这理论说得过去，所以接受：这理论内在的不可能性，对任何研究它的人都昭然若揭，无须由我来评论。我真正的关切是要提醒那些或许去阅读该书的人，不可被作者姓名所具有的权威性所

误导，而是要去关注事实。因为有些人老是停留在作者人格上打转，而非其所写作品。他们会顾及费边乃汉尼拔同时代之人，且为元老院一员这事实，于是立即相信他所写每件事是必然可信。我个人的意见是我们固然不可对其权威等闲视之，但同样地也不可视为定论，以及在大多数的情形下，读者应该以参照事实，来测试他的主张是否正确。

但我必须回到罗马及迦太基之间的战争，这次的离题叙述已经将我远远带离。战争的第一个原因，我们必须认知到，是汉尼拔父亲哈密尔卡（姓氏巴卡）的愤怒。[13] 他的气慨未曾被西西里战事的结局所打倒：他似乎一直维持在他驻扎于艾瑞克斯的部队时，洋溢在全身的那股勇武气慨；在迦太基舰队于艾基尔特斯群岛被歼灭后，[14] 他迫于局势才同意和平，所以未曾在决心上有任何削弱，反而随时等待时机反击。若非战后的佣兵叛乱，他就其能力之所及，必然会很快地去寻找其他场合，创造资源，重启战争。但如事件后来发展，他完全忙碌于镇压那时的佣兵动乱，必须将全力投注在那些事情上。

10. 迦太基人镇压住叛乱后，罗马人宣布要对他们宣战的意图。刚开始迦太基愿意在所有点上协商，相信道理是在他们那边，他们国家的利益仅凭目的的正当性，便会胜出。这题目已经在本作品稍早的书中提及，读者必须加以参考来了解我现在所说，以及接下来要发生之事。[15]

然而因为罗马人拒绝讨论，所以迦太基人别无选择，只能屈于情势；他们对这种不公不义深恶痛绝，却又无能为力，所以他们撤离撒丁，并且同意在原来要求赔偿的金额外，再另外支付一千两百泰伦，[16] 以免当时就要面临战争。我们在此得到了这次战争第二个及最重要的原因。对哈密尔卡而言，最近这次不公不义所激起的愤怒，让所有国人亦同

感愤慨，再加上原来的积怨。所以就在他镇压佣兵之乱，确保国家安全后，他立即将所有的精力投注到征服西班牙，目的是要利用这些新的资源，来准备对罗马的战争。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开发成功，必须被认为是第三个原因，因为正是他们在实力上增长所带来的保证，促使他们有信心进行新的战争。

要提出哈密尔卡在导致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相关证据，相当容易，尽管他在战事爆发前十年已经过世，但是以下故事将足以来确定这些辩论。[17]

11. 汉尼拔最后败于罗马人之手后，离开祖国，停留在国王安条克三世的宫廷里。在那时候，罗马人已经知晓伊托利亚人的计划，派遣使节到安条克那里，要弄清楚国王可能采取的政策。罗马人见到国王礼遇伊托利亚人，似乎倾向于和罗马人作战，于是他们刻意表现出对汉尼拔的友好及关照，希望借此在国王心中留下对他的疑心，而这其实正是他们所得到的结果。时间越久，国王益发不信赖汉尼拔，然后两人相见，坦白讨论彼此间越来越不信任的时刻来临。在对话中，汉尼拔彻底地为自己辩护，然后当最后再也无法再提出更多辩论时，他说了如下的故事。

当他父亲准备率领军队远征西班牙时，汉尼拔约九岁，站在他父亲准备向宙斯神献祭的祭坛旁。占卜的征兆呈现吉祥，哈密尔卡倾倒祭酒献神，执行一贯的礼仪，之后他下令所有出现在祭祀场合的人，往后退离祭坛。他叫汉尼拔靠近，很亲切地问他是否希望随军远征。汉尼拔喜出望外，然后像个小孩子一样，恳求前去。他父亲握着他的手，引领他到祭坛，命令他将手放在牲品上，发誓他绝不会成为罗马人的朋友。

他那时让安条克印象十分深刻，而既然国王知道这些事实，所以只

要国王的政策是要与罗马人为敌时，便可以毫无疑问地信赖汉尼拔，认定他是最全心全意的支持者。但假如国王和罗马人妥协或订立和约的话，那国王不需等待风闻任何对这迦太基人的诋毁，而应该立即不要再信赖他，反而要提防他，因为汉尼拔会倾其所有来伤害罗马人。

12.　当安条克听了这故事，他相信汉尼拔是真诚地在表达真正感受，所以完全搁置之前的怀疑。就我们而言，我们应该认为这是哈密尔卡对罗马向来所具有的敌意以及态度，而这一点确实也被这些事实所肯定：他成功地给自己女婿哈斯德鲁巴以及儿子汉尼拔灌输了对罗马那种无人可比的仇恨。哈斯德鲁巴这些意图在可以得到明证之前，便已去世，但事件的发展给汉尼拔机会去清楚地证明这种他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仇恨。因为这缘故，政治家要确认他们了解何以宿敌会和解，或新友谊会形成的真正理由，至为重要。他们必须观察当人们愿意妥协和解释是因为迫于情势，还是因为士气土崩瓦解之故。就前者的例子而言，他们必须思考，如此之人不过是在等待有利时机，于是要对他们多加警戒；然而对于后者的情形，他们必须视其为真正的朋友以及臣服之子民，在情势有需要时，无须迟疑地去要求他们提供服务。所以我们现在或许可以宣布汉尼拔战争发生的“原因”是那些我已经陈述的。至于其“起始”则如下。

13.　如我所述，迦太基人对在争夺西西里所遭受到的挫败感到深恶痛绝，更进一步被撒丁事件，以及最后被迫要支付增额的赔偿所激怒。于是在他们征服大部分的西班牙后，他们急于抓住出现在眼前的机会，来对罗马进行报复。哈斯德鲁巴，这位继承哈密尔卡、被全军托付西班牙最高统帅权的人过世后，最初迦太基本土在等待在西班牙的军队会如何回应。稍后当军队同心拥戴汉尼拔为统帅的消息传来，他们便匆忙召

开人民大会，一致同意军队的决定。汉尼拔在接收统帅权后，立即出发征服被称为欧凯兹（Olcades）的部落。[18] 他抵达这部落最重要的城镇阿帖以亚（Althaea），就地扎营，并且在一连串让敌人深为惊吓的积极攻击下，迅速占领该地，结果部落其他人都饱受威胁，所以向迦太基人臣服。汉尼拔对各城镇征收贡赋，取得一大笔钱后，他撤退到新迦太基（New Carthage）过冬。他很慷慨地对待他的部队，立即给予丰厚的犒赏，并承诺之后会有更多的奖励；用这方法他建立大家对他极大的善意，也鼓舞他们对未来有很高的期望。

14. 在接下来的夏天，[19] 他再度出发，对瓦凯伊部落 [20] 进行攻击，在第一次行动中占领荷曼迪卡（Hermandica）。然而阿伯卡拉（Arbocala）是座大城，且因为规模以及人民的勇敢，他被迫采取围攻。在经过许多困难之后，他才得以急攻取下。后来在返程中，他突然身陷很大的危机。卡佩塔尼人（Carpetani）[21] 是邻近地区最强大的部落，他们团结起来攻击他，并有邻近其他部落加入。这是在欧凯兹之流亡者煽动，加上逃离荷曼迪卡之人推波助澜下促成。[22] 假如迦太基人被迫要面对这些联合的军队，在战场上一决雌雄，那他们必定失败。但事实是汉尼拔结合技巧与谨慎，调头撤军，直到他使自己与敌人沿着塔古斯（Tagus）河，隔河对峙。在那里他停下来阻止敌人渡河，同时利用河川障碍以及为数约四十头的战象部队优势，进行布阵，结果整个军事行动如他所算计地发展。当野蛮人设法在不同点强渡河川，大多数离开河流的挣扎登岸者，立即被沿着河岸攻击的战象所歼灭。许多人也在河流中被骑兵队砍倒，因为马匹在水流中比较能保持立足点的平衡，而且骑兵对他们所攻击之步兵有高度上的优势。最后汉尼拔转守为攻，渡过河流，攻击野蛮人，驱离一支约十万人的大军。在这次挫败后，在埃布罗河以

南的其他部落，除了萨贡托人外，不再敢贸然挑战迦太基。就他自己而言，汉尼拔尽其可能地不去染指这城市。他谨慎行事，不给罗马人任何明显借口来进行战争，除非等到他已经确切控制这国家的其他地区。在这一点上他是依循父亲哈密尔卡的告诫及建议来行事的。

15. 在这期间萨贡托派出一个又一个使节团到罗马，部分是因为他们预见将发生之事，部分是因为他们很希望告知罗马人，迦太基人在西班牙逐渐发展出的势力。罗马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忽视他们的诉求，但这次他们派遣一些专员来调查萨贡托人的报告。在同一时间，当汉尼拔已经完成当季应该完成的征战，率领部队回到新迦太基过冬，[23] 这座城市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帝国中，最光彩的城市以及政治中枢。他在那里发现来自罗马的代表团，接见并聆听他们要传达的信息。罗马人要求汉尼拔不要插手萨贡托，他们主张这是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并且根据与哈斯德鲁巴所订立协议中的承诺，不可渡过埃布罗河。[24] 对此汉尼拔回应的方式正如一位年轻有为、[25] 充满勇武精神、对事业深具信心，并长久以来受到仇恨罗马刺激的人。在回应代表团时，他声称是在保护萨贡托人的利益。不久之前萨贡托城发生党派之争，罗马人被召唤来仲裁，但汉尼拔现在指控他们不公平地处死一些领导公民。他警告他们，迦太基人绝不会漠视这种任意滥杀滥捕的叛逆行为，因为迦太基人自古以来的传统是要支持因不公不义而受害者的立场。与此同时，他也遣人回迦太基去征询要如何行动的指示，其理由是因为萨贡托人依赖与罗马人的结盟，要伤害那些臣服于迦太基的人。

在与罗马人打交道时，他处于不理性以及激烈愤怒情绪中，所以并没有说出所发生之事的真正理由，而是诉诸一些没根据的借口，而这经常发生在一些因受激情迷惑，忽略正常行事方式的人身上。假如他要求

罗马人应该归还撒丁，同时取消罗马人趁着迦太基落入不幸内战之际，被强迫接受最后通牒，否则以战争胁迫，因而勒索来的赔偿金，就会显得合理。但事实是他没说任何这些自己国家含冤的理由，反而捏造一个关于萨贡托的假理由，给人印象是他违背理性，甚至在违背正义下进行战争。罗马代表团做出结论，认为战争显然势不可免，所以航向迦太基，向该地权威当局传达相同的抗议。他们假设必然会在西班牙作战，并以萨贡托为军事根据地，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战争竟然发生在意大利。

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

16. 罗马元老院根据如此的假设来拟定计划，决定他们首先必须巩固他们在伊利里亚的地位，因为他们认为与迦太基的战争将是一场艰困的持久战。碰巧在这时候，[26]法洛斯的德米特里正在掠夺及摧毁伊利里亚地区臣服于罗马的城镇，并且有五十艘船航行越过利苏斯以南，劫掠在爱琴海赛克拉迪斯群岛（Cyclades）中的许多岛屿，明显违反与罗马共和国的条约。他已经将罗马人曾经为他所做过的种种事，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在见到罗马最先受高卢，然后受迦太基威胁后，开始轻视它的实力。他将所有的希望放在马其顿王朝，因为他在对克里奥米尼斯的战役中，携手并肩站在安提柯三世那边。因为这些事以及马其顿王国国势蒸蒸日上，罗马人急于巩固意大利以东的地位。他们深具信心会有时间来遏止伊利里亚人那种冲动的愚蠢，并且惩罚德米特里的胆大妄为以及忘恩负义。然而在这些算计中，他们被蒙骗，因为汉尼拔攻占萨贡托的速度快过他们的计划，结果是战争不在西班牙打，而是在罗马门前以

及整个意大利开打。但正是因为有这些考量在心中，所以罗马人就在第一百四十个奥林匹亚年的第一年夏天前，[27] 派出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28] 领军，攻打伊利里亚。

第二次布匿战争

17. 在同一时间汉尼拔已经与军队从新迦太基出发，行军前往萨贡托。这城市坐落在连接伊比利亚及凯尔特-伊比利亚山脉向海的一侧，[29] 离海约不到一里处。居民所垦殖的土地，生产各式各样的作物，是整个西班牙最肥沃的地方。汉尼拔在城市之前扎营，积极地进行围攻，因为他预见到在攻占该城后所能获得的许多利益。第一，他相信用这方式他将剥夺罗马人任何在西班牙作战的机会；第二，以此军事行动他必将在伊比利亚整个地区引起恐惧，所以已经臣服者，将会更加顺服，其他仍然独立者，势必更加谨慎；但最为重要的是，他将能够安全地进军意大利，无后顾之忧。除这些利益外，他认为攻占这城市会对即将预定之远征，提供充足的资金以及物资补给，以分配到军队中的奖赏，来提升军队的士气，并且以运送战利品回国，博得迦太基人的善意。[30] 在这些考虑下，他倾全力围攻。有时候他会亲自冒险加入操作攻城机，为下属立下榜样，其他时候则是为自己的人马加油打气，毫无顾忌地将自己暴露在战争的危险中。最后在忍受过种种的艰辛及焦虑后，在围攻的第八个月，他成功占领该处。钱币、奴隶及财富等不同形式的大量战利品落入他手中。他将钱财留置用于远征，如之前已经决定的，奴隶则根据战功分配到他的部队，其他种种财富则立即完全运送回迦太基。这次军事行动一点都没出乎他的期望；相反地，原先计划已经充分达成。他

已经顺利地使他的人马对未来的行动更加热忱，迦太基人也更愿意答应他的请求，而他现在自己掌握如此丰富的资源，所以他能够采取许多步骤，来促成他的远征。

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

18. 当这些事件依序发生时，法洛斯的德米特里已经得知罗马人出兵计划的情报，他立即派遣一支强大的驻军到迪马莱（Dimale）城，[31] 并准备必需的军需品来维持这样的军队。在其他伊利里亚的城镇中，他处死那些反对他政策的人，并且安排支持者当权。与此同时，他亲自精选最勇敢的六千名士兵，驻扎在法洛斯岛（Pharos）。[32] 当罗马执政官率军到达伊利里亚时，发现敌军士气高昂，对迪马莱的自然天险以及为防御所做的安排自信满满。他所得到的印象是此地一向被认为牢不可破，于是决定排除其他事情，优先攻击此地，借此让敌人心生恐惧。接着他对军官下达必要指示，将攻城机竖立在不同地点，包围城镇。七天之后，他强攻取下该城，仅凭一击便彻底瓦解所有敌人的士气，结果是使者从所有邻近城镇前来，愿意无条件地将自己交给罗马人保护。执政官在接受他们的投降，加诸适合个别状况的条件后，航行去攻击德米特里本人。在那里他得知法洛斯岛首都的防御坚强，有一支庞大的精选部队聚集其中，而且军需武器弹药充足。所以当他开始担心这次围攻将会冗长以及困难时，他构想出如下策略。他在晚上率全军航向该岛，并在一处茂密森林卸下大部分部队，然后在日出时，以为数二十艘的舰队公开航向最靠近城镇的港口。当德米特里看见海军部队时，轻视他们明显薄弱的武力，所以从城中往港口率军突袭，避免敌人登陆。

19.　两军开始交战便陷入激战，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军队从城中抽调出来，直到所有的驻军都倾巢而出，参加战斗。那时在晚上登陆的罗马军队，已经沿着一条有遮掩的路径，在关键时刻参加战斗，他们占据城镇与港口间的一道斜坡，砍倒冲出的部队。当德米特里发现这件事，他立即停止攻击正在登陆的部队；然后聚集人马，向他们说话，领导向前，并与已经占领斜坡的敌军进行激战。罗马人看到伊利里亚人坚定、秩序井然地向他们前进，攻击他们的队形，但在同一时间，他们刚下船登陆的同志，看到战事的发展，立即从敌人后方向前冲刺。伊利里亚人于是各方受敌，完全陷入失控及混乱中。最后当德米特里的部队发现自己前后同时受到压力，他们转身逃走，其中有些人逃回城镇，但大多数人则散落在岛屿的乡间地带。德米特里本人已经在海岸一个偏僻地点准备一些船只，作为紧急应变之用，所以前往该处登船，在黑夜掩护下航行，不其然地出现在马其顿国王菲利普的宫廷中，并在那儿度过余生。他是位有大胆冒险精神的人，但完全缺乏理性思索以及判断能力，而这些弱点所带给他的结果，完全符合其余剩的生涯。他在菲利普的首肯下，进行一个构想不周、大胆冒进的计划，要去攻占麦瑟纳（Messene），结果在战争中被杀死。当我们到达这时期时，将会详细叙述。罗马执政官宝路斯紧接他的胜利后，以强攻取下法洛斯城，将其夷为平地。他继续征服伊利里亚其他地区，而且在以他认为最佳的方式妥善安顿这一行省的事务，在夏天结束时返回罗马。他在众人欢呼下庆祝胜利大游行，因为他被认为极有技巧甚至是更有勇气地处理这次战争。

第二次布匿战争

20.　当萨贡托沦陷的消息传到罗马，对是否宣布战争，并无辩论。有些史学家主张辩论的确发生过，甚至大费周章地将两方可能表达的演说给写下来。罗马人已经在一年前给过警告，假如迦太基人进入到萨贡托领土，将被视为战争行为。现在城市已经被攻占，他们怎有可能聚会辩论，究竟是否要宣布战争？但何以这些作家会对元老院那低抑的气氛描绘出如此戏剧化的图像，而同时也以同样的口吻告诉我们，这些元老将他们十二岁以上的儿子带到元老院会议厅去，以及这些孩童参加辩论，但却没透露任何支言片语给最亲近的亲属？这些是不可能的，正如其不会是真的，除非我们要去相信命运女神在她所颁赐的福祉之外，还恩赐给罗马人自摇篮起便有智慧的大礼。我无须再花费任何口舌，在如凯瑞亚斯（Chaereas）或索赛勒斯（Sosylus of Lacedaemon）等那些人的作品上：[33] 他们毫不具有历史所应有的规矩或权威成分，而是将自己定调在美容院里闲言闲语的八卦层次上。

在听闻降临萨贡托的灾难时，罗马人所做的是任命使节，火速派遣到迦太基。[34] 他们受到指示要给迦太基人两个选项，其中之一是，假如接受的话，会羞辱以及伤害迦太基这国家，而另一个则是会成为一次大规模对抗以及极大危险的开端。简言之，他们必须交出汉尼拔及其顾问，或者宣布战争。当罗马使节到达，现身元老院之前，传达他们的信息，迦太基人在愤慨中聆听这两种选项，要从中择一，但是他们还是选出他们能力最强的演说家来发言反驳，以如下方式来护卫他们的行为。

21.　他们拒绝讨论哈斯德鲁巴及罗马人之间的协议，理由是这未曾被签订，或即或如此，这协议对他们没有约束力，因为这是在没有得到他们允许之下签订的。他们声称此点是依循罗马人自己所立下的前例，因为在卢塔提亚斯领军时，在争夺西西里战争期间所签订下的条约，已

经为卢塔提亚斯所接受，后来却被罗马人所否认，理由是条约是在没得到他们同意下签订的。迦太基人在陈述他们的立场时，自头至尾都将他们的辩论立基于，甚至坚持在西西里战争结束后所签订的最后条约。他们指出条约中没有任何条款与西班牙相关，但却有一条明白指出每个交战强权的盟友，都必须免于另一方的攻击。他们辩称在条约完成时，萨贡托人并非罗马盟友，而且为了证明他们的重点，他们有几次高声朗诵出条约内的条款。

罗马人这边断然拒绝讨论迦太基人对在萨贡托行为的辩护。他们辩称，只要萨贡托人没有受到伤害，整个局势仍然允许进行辩解，并可经由讨论来摆平争执，但现在条约已经因为攻占这城市而被破坏无遗，迦太基人或是交出罪人，这么做会让所有人了解迦太基人并没参与这次犯罪，以及这犯罪并没有得到他们的首肯；或者是，假如他们拒绝如此做，便是承认他们自己涉及阴谋，那他们必须接受战争。

在辩论中，罗马与迦太基之间条约的问题，多少仅以一般性的方式处理，但是对我而言，却有必要以深入细节的方式来研究。对实际参政的政治家，其责任及利益是要对这些事情拥有准确的信息，可以在关键性的辩论中避免错误，[35] 而对研究历史的学生，则可避免被历史学家的无知或偏见所误导，所以这样深入的研究都是有用的，因此要对罗马及迦太基之间，从最早到今天，[36] 所缔结的各个条约进行一般认为是正确的审视。

22. 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一个条约是在布鲁图斯[37]（Lucius Junius Brutus）与豪拉提乌斯（Marcus Horatius）担任执政官之时签订。他们是在伊达拉里亚国王被驱离后，所选出的第一任执政官，并且奉献了朱庇特·卫城（Jupiter Capitolinus）的神殿，而这些事情发生在波斯大王薛息

斯（Xerxes）入侵希腊之前二十八年。我在以下会尽我所能准确地翻译这条约，但现代语言已经和古代语言之间发展出如此多的差异，所以罗马最杰出的学者在诠释某些点上，即使经过许多研究，仍感到极大的困难。这条约其文句大致如下：

罗马人和其盟友以及迦太基人和其盟友，将根据这些条件而建立友谊：

罗马人及其盟友不得超越波恩海岬（Fair Promontory）[38]航行，除非他们受制于暴风雨或敌对行为，而被迫如此。假如他们其中任何人因为受制于外力，而超过该线，他不可买下或带走任何超过需要用来修船或祭祀的东西，而且必须在五日内离境。[39]

那些前来进行贸易的人，除非在传令官或城镇公务人员前，否则不得进行交易。假如交易发生在非洲或撒丁，在这些官员前所贩卖之价钱，必须由政府保证支付给贩卖人。[40]

假如有任何罗马人到西西里岛的迦太基行省，他将与其他人一样享有平等权利。迦太基人不得伤害在阿狄亚（Ardea）、昂提马姆（Antium）、劳伦特斯（Laurentes）之人以及舌切易（Circeii）和特腊契纳（Tarracina）民族，或是那些臣服于罗马之任何其他拉丁人城市。

关于那些并未臣服于罗马人之拉丁民族，迦太基人不得干预任何这些城邦，而假如他们攻占任何之一，他们必须无损害地交出。他们不得在拉丁人领土，建立防御工事。假如他们携带武器进入该地区，他们不得在那里过夜。”

23. 条约中所提及之波恩海岬是迦太基面海正北方最靠近的海岬。

迦太基人禁止罗马人的战舰南行越过此线，[41] 对我来说其理由是他们不希望罗马人熟悉拜占庭（Byzancium）或小赛尔提斯（Lesser Syrtes）附近的海湾，这地区迦太基人称为恩波利亚（Emporia，“货栈”），因为该地区相当富庶。[42] 假如有任何人被飓风，或因为敌对行为而带至此处，或是因为必须祭神或修船而需要任何东西，他可以取得所需物质，但不得更多，而那些到达此地者，必须在五日内离境。罗马人被允许因贸易目的而来到迦太基本身、波恩海岬这侧之非洲所有地区、[43] 撒丁以及西西里岛里迦太基行省的所有地方，而迦太基政府将会担保支付他们的合法债务。

这条约的措辞显示出迦太基人认为撒丁及非洲完全属于他们；就西西里而言，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来定义他们的利益，并在条约中仅提及那些在他们统治下的部分。以相同方法，罗马人做出关于拉丁姆的规范，而不提及意大利其他地方，因为它们并非在其权威之下。

24. 后来双方又签订第二个条约，迦太基人在其中包括了泰尔（Tyre）及乌提卡（Utica），而且除了波恩海岬外，还提及马斯提亚（Mastia）和塔西恩（Tarsium）的地点，罗马人不得越界去进行掠夺的征战或建立城市。这条约其文大致如下：

罗马人与其个别盟友，以及迦太基人、泰尔人、乌提卡人民及其个别盟友之间，根据以下之条件，将会友好相处。罗马人不得在波恩海岬、马斯提亚和塔西恩[44] 那侧进行掠夺或贸易或建立城市。

假如迦太基人掳获拉丁姆上任何不臣服于罗马的城市，它们将可保留财务及人员，但要交出城市。

假如有任何迦太基人掳获任何与罗马有签订和约，但并非臣服于罗

马之民族的人，[45] 它们不得将其带至罗马的港口，但假如有人被带进，而有罗马人主张拥有此人，则他将被释放自由。[46] 罗马人同样不可如此做。

假如罗马人从迦太基人所统治之任何地方，取得水和物资，他将不可用这些补给来伤害任何与迦太基人享有和平及友谊的人民。同样迦太基人亦不可如此做。假如任何一方如此做，受害一方不得采取私人报复，而假如他如此做，他的错误将成为公共罪行。

罗马人不得在撒丁或非洲建立城市，或是停留在撒丁或非洲超过他必须取得补给或修船的时间。假如他被飓风吹来，他必须在五天内离境。

在西西里的迦太基行省以及在迦太基城，他可以进行交易，贩卖任何允许公民贩卖之物。迦太基人在罗马亦是如此。

在条约中迦太基人再度强调拥有非洲以及撒丁；他们严肃地坚持这主张，禁止任何罗马人接近。然而他们以不同词语来提及西西里，仅提及臣服于他们的部分。罗马人在提及拉丁姆时，亦以相同方式禁止迦太基人侵犯阿狄亚、舌切易以及特腊契纳人民。这些是拉丁人领土中濒临海岸的城邦，这些是条约所涉及者。

25. 罗马人与迦太基所签订的第三个以及最后一个条约，是在皮洛士入侵意大利时，迦太基发动战争占有西西里之前。[47] 这条约保留之前所有的协定，但加上下列条款：

假如罗马人与迦太基人签订一个写下的联盟协约，来对付皮洛士，他们必须以如是方式签订，所以他们能在他当时进行战争所在之领土那

方，给予彼此协助。

无论何方需要协助，迦太基人必须提供船只来进行运输及军事行动，但各方必需支付己方之人。

迦太基人在有必要时，必须协助罗马人，但没人可以强迫水手下船，违反其意志。

在这些不同条约中所宣誓之誓言如下。在第一个条约中，迦太基人以其先祖之神明起誓，而罗马人根据古老习俗，以朱庇特·圣石（Jupiter Lapis）起誓，而在第二个条约则以战神（Mars）和逵律纳斯神（Qurinus）起誓。以朱庇特·圣石起誓之誓词如下。对条约进行宣誓之人在手中拿一块石头，然后以他自己国家之名发誓。他说：

假如我遵守誓言，愿所有美好之事皆为我有：但假如我在思想或行动上并非如此时，且让所有其他人在他们土地上安居乐业，受自己法律管理，拥有自己的资产财富、神殿庙宇以及祖宗坟茔，但唯独我有如此石，被抛弃不顾。

说完这些话，他从手中将石头丢弃。

26. 因为如此条约确实存在，直到今日保存于铜碑之上，典藏于朱庇特·卫城神庙旁市政官的国库里，所以我们在阅读史学家费利纳斯关于这议题的作品时，心中只有惊讶。并非其无知令人惊讶，因为即使在今日，那些在年龄上与有关时代最为接近之罗马人和迦太基人，且对公共事务最为娴熟，也不知晓这些记录。令人惊讶的是，他如何以及根据何种权威来坚持相反之事，亦即，罗马和迦太基有条约，根据条约罗马人必须避开整个西西里，而迦太基人则远离整个意大利，接着罗马在他

们首次渡海到西西里时，破坏条约及誓言，但其实在当时或在之后，并没有如是文件存在过。但是费利纳斯在他的第二书之中花费篇幅谈论。我在本书导论处曾提及这议题，但是保留较详细的讨论到这地方；[48] 我的理由是因为许多读者依赖费利纳斯对此议题的处理，因此恐被误导。至于罗马人渡海进入西西里一事，假如有人打算因为他们结交、之后协助那些奸诈地占有迈萨拿及瑞吉温的战神之子，而去责备他们，那他的确有道理去谴责罗马人的行为；但假如他认为他们在前往该处时，就已经违背誓言或协定，那显然他不清楚其中的真相。

27. 在争夺西西里的战争结束后，又签订一条约，其条款如下：

迦太基人必须撤离西西里以及意大利与西西里之间所有的岛屿。[49]

双方盟友都必须免于另一方的攻击。

任何一方皆不可在另一方之领域内强加贡赋，或建立公共建物，或是招募士兵，亦不得和另一方的盟友结盟。

迦太基人必须在十年之内支付两千二百泰伦[50] 银钱给罗马人，其中一千泰伦须立即支付。[51]

迦太基人必须交还给罗马人所有的战俘，不得要求赎金。

后来非洲内战结束，罗马人大张旗鼓通过决议，对迦太基宣战后，以下条款又加入已经提及的条约中：“迦太基人必须撤离撒丁，并缴纳另一笔一千两百泰伦[52] 的数额。”

在上述所有条约后的最后一次协议，是由西班牙的哈斯德鲁巴所订，其规定如下：“迦太基人不得武装跨越埃布罗河。”这些是从最早到汉尼拔时代为止，罗马人与迦太基人之间曾存在的双边责任条约。

28. 根据以上资料，虽然我们或许可以说罗马人跨海进入西西里，没有违反任何条约，但关于后来强加撒丁条款，最后导致第二次战争，则无法为罗马的行为找到任何合理的根据或借口。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事件上，在违反所有正义下，迦太基人迫于自己处境的必要性，因此撤离撒丁，如我已说，并支付增额的赔偿金。

罗马人为了辩护他们自己的要求，声称说在非洲的内战过程中，迦太基人伤害来自罗马船只的船员，但是他们在接回所有被带到迦太基的罗马船员时，其实已经开脱对迦太基人这样的指控，而且他们也以不要求赎金，释放所有迦太基的战俘，作为表示恩惠的回报。在之前的一书中我已经叙述过这些事。

在确认这些事实后，我们仍须彻底调查，究竟这两个国家的哪一个要被视为汉尼拔战争的始作俑者。

29. 我已经记录下迦太基人在辩护时应该要说的话，现在则要陈述罗马人的答复。当时萨贡托的沦陷激起普遍愤慨，而他们确实在当时并未使用这些辩论，但是这些辩论后来在罗马的许多场合中，被许多不同的人提出，作为诉求。首先，迦太基人胆敢提出其中没有包括如当时卢塔提亚斯所提出条约里的“本条约若被罗马人民所接受，将会生效”的但书，但罗马人仍坚持与哈斯德鲁巴的协议不能被视为不存在。相反地，哈斯德鲁巴已经断然无条件地承诺：“迦太基人不得武装越过埃布罗河”。再者，有关西西里的条约包括这条款——如迦太基人自己承认的——“每方的盟邦免于另一方的攻击”，而这不仅只适用于——如迦太基人所诠释——那些在当时为盟邦者。假如这是实情，那进一步的条款应该再加入，或是排除双方与当时既存之盟友外的其他结盟，或是规定那些之后被接纳为盟邦者，不该享有该条约之益处。然而，既然没有加上这样

的条款，很明显地每方皆保证另一方所有的盟友，无论是当时已存在的，以及之后被接纳的，都应该免于受到攻击。这听起来十分合理，因为双方当机会发生时，当然不会签订条约来限制他们去接纳任何似乎对其有利的盟邦；同样地，假如他们已经接纳任何民族在他们的保护之下，也当然不会去忽视任何其他国家对盟邦造成的伤害。相反地，当双方在订定条约时，心中的要点是去避免攻击另一方既有的盟友，以及绝不接纳其为盟友。至于后来的结盟，对此这条款特别适合，他们承诺不会在彼此的行省，或是与其结盟的领土内，招募士兵或征收贡赋，以及双方所有盟友都必须免于受到另一方的攻击。

30.　既然事实如此，萨贡托人在汉尼拔之前许多年，已经将自己置于罗马人的保护之下，则是不容争议的事实。[53] 这点最重要的证明，而且也被迦太基人接受，是当萨贡托发生政治动乱时，人民并非求助迦太基人来出面仲裁，即使他们近在咫尺，也在西班牙扮演积极角色，反而是转往求助罗马人，并在他们协助下，恢复政治局势的秩序。于是乎，若我们认为萨贡托的毁灭是汉尼拔战争发生的原因，那迦太基人应该被论断在发动这冲突时，是错误的一方，这不仅是卢塔提亚斯条约的观点：规定每一强权的的盟友都免于另一方的攻击；也是哈斯德鲁巴协议的观点：迦太基人承诺不会武装渡过埃布罗河。但另一方面，假如我们认定战争原因是罗马人兼并撒丁以及向迦太基人勒索增额的赔偿，那我们必须同意后者有好的理由来进行战争。正如之前他们受制于环境，所以他们现在善用局势，来反击报复那些曾经伤害他们的人。

31.　有些缺乏批判能力之人或许会认为我无须以如此细节来考量这些。我的答复是：如果有任何人自认如此自给自足，足以应付任何事件，那我必须接受有关过去的知识虽然美好，但对他并非必要。但假如我

们没有发现任何人在进行私事或公事时，可以自认能如此全知全能（因为没有有识之士，即使现在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可以完全确定未来之事），我仍将坚持对过去事件的知识，如我现在所描述者，不仅只是美好之事，而是绝对根本必要的。

且让我们思考三种想必经常发生的状况。让我们想像一位政治家，因为个人处境或是因为国家蒙受不公不义而被伤害；或是一位急于去获得某些财产，或是等待敌人攻击；或是最后一位，对现状满足之人。在这每一种情形中，都可从过去的历史收到指示：在第一个状况下，要如何寻找支持者及盟友；在第二个则是要如何激发他希望合作之人采取行动；而最后一项则是给予其他人适当的刺激，来确保自己原则的成功，以维持现状。因为所有人都倾向于将自己调整来适合眼前的状况，并且采用当时环境所必须之任何特性，所以甚难辨识出每个人真正的原则为何，因此真相经常就被模糊。但是人类过去的行为，可以被实际发生的事实加以测试，透露出他们政策及意图的真正性质，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从何处去寻求感激、友善以及希望，但在什么地方却只有相反的东西。依这方法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学习到谁可能在我们沮丧时来安慰我们，与我们同仇敌慨，与我们并肩作战对付敌人。在我们一生中，所有这些都是大有助益，无论于公或于私皆然。因此可从这里引伸得知，历史的作者或读者皆不该将注意力只集中在事件的叙述上，而是必须思虑之前、现在以及之后的事件。因为假如我们从历史中移除掉何以、如何以及为何每件事会被进行，以及这结果是否我们可以合理期待，那我们所剩下的不过是描写技巧的单纯展现，而非道德教训；这些技巧虽然可以暂时讨好读者，但对未来却没有永恒的价值。

32. 因为这理由我希望去更正那些因为本书所包括之书数，认为我

的作品难以取得，以及难以阅读的误解。去阅读四十册，册册相连贯，宛如在一块完整的布匹中，针针线线紧密缝织一起，借由从斯巴达克里奥米尼斯流亡埃及，到罗马人和亚该亚人在科林斯地峡发生战争的连续性陈述，呈现出一幅清晰图像，清楚描绘发生在意大利、西西里、非洲等地，从皮洛士到迦太基沦陷，以及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件，这比起去阅读或收购那些处理个别事件之作品，是件远远更为简单之事。除了将它们加起来，会是我作品的许多倍外，读者也无法从那些作品中确知任何事实。这其中的理由是：第一，因为它们大多数都对相同之事，提供不同的叙述；第二，它们省略了那些“同时发生”的事件。因为我们可以借由比较，来评估这些事件，这比将每件事孤立看待，更能得到一个远远更为可靠的普遍图像；以及最后，因为许多最重要的因素明显地超出它们所能掌握的。这是我的论点：历史作品最重要之处在于考量事件之结果，伴随它们的环境以及特别是它们所有原因。于是我认为罗马与安条克三世的战争源自罗马与菲利普五世的战争，而与菲利普的战争，源自汉尼拔的战争，而汉尼拔的战争源自为争夺西西里的战争，而其他之间的事，无论其如何繁多与不同，皆可回溯汇聚到相同的基础上。[54] 所有这些倾向皆可以从全面的历史来加以辨识与理解，但对处理个别战争的历史，如只针对佩尔修斯或菲利普的战争，则无法如此，除非有人认为仅需阅读包含在那些书中的战事报告，便可以清楚了解整个战争之规划以及执行。但这绝非如此；我认为我的作品远远优于这些个别事件的历史，正如学问之优于纯然的道听途说。

33. 我是在罗马特使在迦太基被接待这一点，从原来的叙述开始离题。当他们听完迦太基人对自己立场的陈述后，特使回应时不发一语，但代表团中的资深成员指向他身为罗马公民所穿长袍（toga）的怀中，

向元老院宣布说：在他的怀里，他同时带来了和平与战争，而他们究竟要他留下哪项，他便会让那项落下。迦太基执政官（Suffete）回应说，他应该拿出来任何他认为最好的，而当特使回答说这将是战争时，许多迦太基元老立即喊出“我们接受它！”在这样的言词交锋下，迦太基元老院和罗马特使分道扬镳。

这时，汉尼拔正在新迦太基过冬。他首先解散西班牙部队，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城镇，希望借此让他们随时准备以及乐意接受下一次的征战。他接着指示他的弟弟哈斯德鲁巴，万一他恰巧不在国内时，要如何治理西班牙以及需做何准备来对付罗马人，防卫行省。除此之外，他也为非洲安全预作安排。在这点上他采取有效且具有远见的措施：他将西班牙军队驻扎在非洲，也以非洲军队驻扎在西班牙，以这种方式来巩固两边对彼此的信赖及忠诚。前往非洲之军队系来自特西台人（Thersitae）、[55] 马斯提亚尼人（Mastiani）、[56] 伊比利亚种的奥瑞特斯人（Oretes）[57] 和欧凯兹人，[58] 人数共计一千两百名骑兵以及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名步兵。除了这些外，尚有八百名巴利阿里（Baleria）人。他们以意味“投掷手”（slingers）的字眼来称呼他们，而根据他们的这种技巧，他们也用来称呼这民族以及他们世居的岛屿。大多数这些部队被安排驻扎在北非海岸迈塔冈尼亚（Metagonium）地区，一些则是在迦太基城。

四千名步兵从迈塔冈尼亚被派送到迦太基，加强首都防御，同时作为人质。在海军部队，他留给他的弟弟哈斯德鲁巴五十艘五层舰、两艘四层舰及五艘三层舰，其中三十二艘五层舰及所有的三层舰皆有足编的人员配置。他也提供给他一支骑兵队，系由四百五十名利比亚以及利比亚-腓尼基人、三百名伊勒盖特斯（Ilergetes）人和一千八百名努米底亚人组成，后者是由居住非洲沿海地区之马赛利人（Massyli）、马色赛利

人（Masaesyli）、马凯伊人（Maccaei）以及摩如希人（Maurusii）所构成。哈斯德鲁巴的步兵武力由一万一千八百五十名利比亚人、三百名利古里亚人和五百名巴利阿里人所构成，外加二十一头战象。

关于汉尼拔有关战争布局之细节的准确性，读者不应诧异，虽然任何实际负责动员部队之人必然也会觉得难以提出准确数字。但同时，若我看起来好像在模仿那些设法让他们欠缺准确的数字看起来可信的史学家，我也不应该被责怪。这个中事实是，我自己在拉辛尼安（Cape Lacinium）[59] 发现一个铜碑，这是汉尼拔在意大利时，自己将这些细节刻写下来，而因为我认为这是件绝对可信之证据，我因此毫不迟疑地采用它。

34.　在汉尼拔准备好所有确保非洲及西班牙安全的必要措施后，他仍然焦虑地等待从凯尔特民族回来的使者。他充分理解在阿尔卑斯山脚下以及靠近波河等地区的物产富饶、人口稠密、人民作战时的勇武，以及特别是他们对罗马的仇恨，这仇恨自从稍早的战争后一直持续下来，而我在上一书中已经形容过这些战争，以便让我的读者可以掌握我现在即将要叙述的。因此汉尼拔对这些部落怀抱极大希望，费尽心思，派遣特使，给凯尔特部落领导人慷慨的承诺，不仅是对那些居住在阿尔卑斯山以南之地，也包括那些住在山中的。他相信假如在克服长征路途的艰辛后，他能抵达凯尔特人的领土，与他们成为征战的盟友及伙伴，他才能够将与罗马人的战争带进意大利。

最后他的使者回报：凯尔特人愿意合作，并热切等待他的到来；他们也报告说阿尔卑斯山的路途极为辛苦艰难，但并非无法通过。于是在春天来临时，他从各地过冬地区号召部队。同时，他也听闻罗马使节在迦太基之事，这结果提振了他的士气，并且相信他已经得到国内群众热

情的支持后，他公开呼吁人们要加入对罗马的战争。[60]他提醒他们罗马人是如何要求迦太基将他及所有军队里的资深军官都交给罗马，但同时他也告诉他们，他们即将要入侵之国的富有繁荣，以及高卢人的善意和积极支持。当他见到士兵如他一样急于出动，他赞美他们的精神，命令他们准备在指定之日出发，然后说完后解散集会。

35. 他已经在冬天完成我形容的准备工作，也安排好非洲及西班牙的安全，他在指定之日，开始率领约九万步兵及一万两千骑兵的军队出发。在横渡埃布罗河后，他开始降服远至比利牛斯（Pyrenees）的伊勒盖特斯、巴股希（Bargusii）、艾瑞诺希（Aerenosii）和安多西尼（Andosini）部落。他成为所有这些领土的主人，以强攻取下数城，并以极惊人的速度完成征战；但他也涉入几场激烈战斗，蒙受一些严重损失。他留下汉诺来统领埃布罗河以北的领土，并将巴股希人置于他弟弟全面的统治之下；因为他们对罗马人友善的态度，是汉尼拔最不能信赖的部落。他从自己的部队中，分出一万名步兵及一千名骑兵交由汉诺统领，并托付他远征军所有的重型辎重补给。这么做他有两个目的：首先是留在后方一些对他怀有善意的人以及，其次，向其他西班牙人显示他们有很好的机会回家，不仅是那些与他一起服役的人，还有那些留守后方的人，所以假如他需要增援，他们所有人必将热烈响应。他率领已经摆脱重型装配的其他部队，人数约五万步兵及九千骑兵，强行通过比利牛斯山，前往横渡隆河。他所率领的部队令人敬畏，并非其数量上之强大，而是其高度的效率，因为这军队在西班牙部落的连续战役中，已经获得相当多的训练及锻炼。

39. 在我们现在所提及的时代，迦太基人所统治的非洲系从大赛尔提斯（Greater Syrtes）的费莱纳斯（Altar of Philaenus）祭坛[61]起，到

达赫拉克勒斯之柱。这海岸线的长度超过一万六千史台德（stade，约等于三〇七二公里）长。他们也跨过赫拉克勒斯之柱旁的海峡，成为远及地中海海岸线中被称为恩波利亚（Emporiae）那地区海岬的西班牙主宰者；分隔凯尔特人与西班牙人的比利牛斯山在那地方与地中海相遇。这地点与地中海出口的赫拉克勒斯之柱距离约八千史台德（约一五三六公里）。构成这海岸线的各段距离分别为：从赫拉克勒斯之柱到汉尼拔出发远征意大利的新迦太基有三千史台德（五七六公里）；从那里到埃布罗河，二千六百史台德（一〇八九公里）；从埃布罗河到恩波利亚约一千六百史台德（三〇七公里），以及从恩波利亚到隆河渡口，约一千六百史台德（三〇七公里）。这整条路的最后一段现在已经由罗马人详细测量过，每隔八个史台德（一点五二三六公里）即有里程碑作为标记。从隆河渡口，假如我们沿河溯流而上，远达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之通道关口的山脚下，距离是一千四百史台德（二六九公里）。汉尼拔即将穿越之通道会带到波河平原，全长约一千二百史台德（二三〇公里）。因此从新迦太基出发，他总计必须行军约九千史台德（一七二八公里）的距离。[62] 当他到达比利牛斯山时，就里程数来说，他已将近完成一半的行程，但是就困难度而言，他任务的更大一部分，仍然横阻在面前。

40. 汉尼拔设法越过比利牛斯山，凯尔特人因为在那里占据通道的自然天险，让他十分担忧。与此同时，罗马人从他们派遣到迦太基的特使口中，得知双方在那里表达的言论以及做出的决定。而汉尼拔及他的军队已经横渡埃布罗河的消息，[63] 比他们预想的来得更快；那时他们决定要派出执政官及军团到战场上，决定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到西班牙，而隆古斯（Tiberius Sempronius Longus）则到非洲。[64]

当他们正招募军团以及进行其他准备时，他们也计划在公民大会提案通过要在阿尔卑斯山这侧的高卢建立两个殖民地。他们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强化城镇的防御，命令殖民者要在三十天内报到；每个殖民城市各分派六千人入驻。其中之一建立在波河以南，名为普拉仙提亚（Placentia）；另一则在河的北侧，叫克里孟纳（Cremona）。这两个殖民地在高卢波伊部落反叛时，几乎尚未成立。波伊人一直在等待机会来摆脱对罗马的效忠，但都未发现有适当的时机。现在受到他们所接到的信息的鼓励，因为这等于告诉他们迦太基人已经近在眼前，所以他们可以脱离罗马，决定要放弃他们在战争结束时（这我在上书已经描述）所交出的人质。他们向英苏布里部落呼吁；后者对罗马人的怨恨亦是其来有自，所以欣然答应；然后这两个部落入侵划分给这两个殖民城市的土地，而当殖民者落荒而逃，他们追杀他们到另一个罗马殖民城市穆提纳（Mutina），并且围攻它。

在那些被包围之人中，有三位高阶官员，他们以专员身份被派遣来监督土地分配：前任执政官卢塔提亚斯（Gaius Lutatius）以及两位前任副执政。这三人要求和谈，波伊人答应；但当这三位官员离开城镇前来谈判，部落的人却奸诈地逮捕他们，希望利用他们来换回自己的人质。副执政曼里亚斯（Lucius Manlius）率领一队人马，占有防卫这地区的前进基地，在听到所发生之事时，前来救援。然而波伊人已经风闻他的接近，便在他行军路线会经过的森林安排埋伏；在他一进入树林时，立即从各方起而攻之，杀死许多罗马人。幸存者最先是逃亡，但当他们抵达较高地形时，他们重组队伍，足够到使他们可以有秩序地进行撤退。但波伊人紧随而来，也在一个叫塔尼司（Tannes）的村落，将这支军队困住。当消息抵达罗马，第四军团已经被波伊人紧紧包围攻击，人民立

即通过派出已经分配给西庇阿的军团，前往解围，由一位副执政负责统领，并命令执政官从盟友中再招募另一个军团。

41.　我已经在第二及第三书，从最早时候到汉尼拔来临之间的事务以及结果审视过凯尔特人。

罗马执政官在这时候已经完成他们个别任务的必要准备工作，在夏天时[65]启航，执行已经规划好的军事行动。西庇阿率领六十艘船前往西班牙，而隆古斯则率一百六十艘五层舰前往非洲。后者看起来似乎准备一支规模宏伟的大舰队：他从各处聚集兵力，在利利贝乌姆进行如此有野心的准备工作，所以给人印象是他将航向迦太基，立即展开围攻。在同一时间，西庇阿则在五天内，沿着海岸航行到利古里亚，从匹赛（Pisae）横渡到马希利亚（Massilia）附近地带，在隆河第一个出海口处下锚，这被称为马希利亚河口，然后卸下部队。他得知汉尼拔正在通过比利牛斯山，但因为路途所经国家的地形困难和之间凯尔特部落的数量，所以他确定迦太基人仍然有许多里路要走。

可是汉尼拔已经贿赂一些凯尔特人让他通过，并以武力强行通过其他人的领土。然后他持续行军，保持撒丁海在其右侧，突然他与他的军队出现在隆河的渡口，远远在任何人可以预期到的时间之前。当他抵达的消息通报给西庇阿，这位将军几乎无法置信敌人前进的速度竟然如此快，但他急于发现真相。他因此派出由最勇敢之三百名骑兵组成的侦察队，与一些凯尔特人同行；这些凯尔特人曾以佣兵身份和与罗马友好的马赛人并肩作战，现在则作为向导以及辅助部队。他自己留在后方，让他的部队在旅途困顿后，得以喘息，并和军团营长商议最佳地形来与敌人交战。

42.　与此同时汉尼拔已经抵达隆河附近，他立即设法在隆河仍是单

流、距离大海有四天行军路程的地点渡河。他使用各种资源来和当地居住于河边的居民结交友好，并且买下他们所有的独木舟及木筏，数量极多，因为隆河河谷许多居民从事海上交易。他也从他们那里取得许多圆木，适合制作独木舟，所以在两天之内他已经聚集了数不胜数的小型渡船，因为在这种状况下，每个士兵都急于不去拖累旁边的人，以一己之力来寻求横渡的机会。但同时也有一大群野蛮人聚集在河对岸，阻止迦太基人渡河。汉尼拔注意到这一点，认为他无法在如此庞大数量的敌人之前强行渡河，但也不能停留原处，因为担心各面受敌。于是在第三夜，他分派出部分军队，给他们当地向导，由迦太基执政官波密卡（Bomilcar）之子汉诺率领出发。

这支分遣部队沿着河岸溯流上行约两百史台德（约三点八四公里），在那里隆河分流，形成小岛。他们在那里停留。他们发现四处有许多木材可用，于是将这些木头捆绑或是钉在一起，很快就制造出许多木筏，这些对现在的目的而言算是足够坚固；他们借着这些木筏安然渡河，没有阻碍。他们占据一处地形险要的阵地，休息一天，部分是在消耗如此多体力后，需要恢复气力，但部分是要准备他们受命要执行的任务。汉尼拔在同一时间也全心为主力军队投入类似准备；如何让三十七头战象可以过河，是他最大的问题。

43.　在第五夜，[66] 汉诺的部队在日出稍早前已先行出发，在河的另一岸顺着河流流向，往野蛮人的军队方向前进。这时候汉尼拔已经准备好部队，等待渡河的时机。他的船只装满轻骑兵，独木舟则是载着他最轻装的步兵。大型船只被安置在比较上游的地方，直接面对水流，较轻型的则在其下游的地方，这些较重的船只可以减缓水流的力量，而使得独木舟在横渡时比较不容易暴露于危险中。关于马匹的计划则是它们

应该在船后方游泳，在船后两侧各有一人，每人握住韁绳，引导三或四匹马前进；以此方法，有许多动物与第一波部队被带过河。当野蛮人看到敌人正企图要做的事，倾巢而出，散乱无章，因为他们确信可以轻易地阻止迦太基人登陆。

当汉尼拔看见预先安排的一缕缕烟雾信号，这代表汉诺的部队就在附近，他命令所有控制渡船的人登船，面对水流推进。这立即完成，结果一个非常戏剧以及惊悚的场面接着发生。在船上的人彼此打气吆喝，设法胜过彼此，全力对抗水流的力量。在这时候，两军在岸边对峙：迦太基人随着船只的进展，大声呐喊，同样陷入他们同伴那种与水流对抗、悬疑不决的痛苦，而野蛮人则发出战吼，挑战敌人一决雌雄。在这时候野蛮人已经完全离开他们的营区，汉诺在对岸的部队突然发动攻击。有些人放火烧营，主力部队则攻击那些阻碍渡河的人。野蛮人完全措手不及；有些人冲回营区去抢救他们的帐篷，其他人则抵抗来自后方的攻击。汉尼拔见到战争完全依照他的意图进行，立即在部队登陆后，组成第一部分，向他们说几句话，然后立刻与野蛮人交战。凯尔特人没有时间去整顿队伍，再度被这阵式弄得不知所措，于是开始转头逃命。

44. 迦太基统帅因此控制桥头堡，击败敌人，并立即着手将还留在对岸的人马运送过来。在很短时间内，他运送全军过河，当晚在河边扎营。次日早晨他得知罗马舰队在隆河口外停泊。那时他挑选五百名努米底亚的骑兵，命令他们侦察地形以及敌军数量，并观察他们的活动。他同时下令那些负责要将战象渡河的人开始工作。接着，他检阅士兵，将从波河平原来访的马吉勒斯（Magilus）及其他凯尔特部落的人介绍给军队；他们依据他们领导人所说，借着翻译向迦太基部队解释凯尔特部落的决定为何。对汉尼拔人马鼓励最大的是，第一，特使真正地现身，

邀请他们前往，并承诺他们会并肩作战来对付罗马人；第二，迦太基人对高卢人承诺要引导他们行走一条路径，不仅有丰富补给品，而且会迅速及安全地到达意大利。此外，高卢特使对他们即将前去之国家的规模及财富，以及并肩作战对抗罗马人的积极精神，着墨甚多。

在他们向军队说出像是这样的话之后，凯尔特人退出，汉尼拔向前对他的人马说话。他以回忆他们过去的成就开始，提醒他们说，虽然他们已经参加过许多危险军事行动，参加过许多战争，当他们依照他的计划以及建议时，他们从未输过。接着他敦促他们要充满士气，因为他们已经强渡大河，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中最困难的部分，并且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盟军的善意及随时的协助。他呼吁他们要有信心，将细节留给他，因为这是他的职责，并且要服从命令，表现出自己是有勇气的人，配得上他们过去的纪录。军队以高度热情及热烈掌声来接受他的演说。那时汉尼拔称赞他的人马，为所有人向神明祷告，然后解散。他下令他们要充分休息，以全速做好准备，因为次日便要行军出发。

45. 在散会后，前往侦察的努米底亚骑兵回到营区；大多数人已经被杀，其他则仓皇逃回。在相当靠近罗马营区时，他们遇见西庇阿所派遣出来进行相同任务的罗马骑兵。他们以如此勇气以及愤怒交战，所以罗马人及凯尔特人约损失一百四十名，但努米底亚人则超过两百名。在这行动后，罗马人骑马紧追，直到迦太基营区；他们做番观察后，扬长而去，警告他们的将军，敌人已经到达。他们平安抵达罗马营区，进行报告，在那时西庇阿立即将军队的辎重全数上船，然后率领全军沿河而上，希望遇见迦太基人。

在举行集会之次日凌晨，汉尼拔派出他所有的骑兵往大海方向前进，作为掩护部队，并且命令步兵离营，开始行军，但是他自己则等待战

象以及看守它们的人过河。战象被运送过河的方式如下。

46. 他们制作一些坚固的木筏，然后将其中两个捆绑在一起，牢固地固定在木筏下水之处，[67]这两个木筏加起来的宽度约为五十尺。其他木筏则在河面上固定，所以形成一座突向河心的浮桥。浮桥面向河流上游的那端固定在岸边的树木上，所以整个结构在定位上应该牢靠，不会因水流而移位。当整座浮桥延伸至约二百尺的长度时，他们以两座构造坚固的木筏来联接浮桥远端；它们之间牢固地捆绑在一起，但却以如此方式联接，所以绳索固定之处可轻易砍断。它们以数条缆绳将中间的木筏固定；这些缆绳是由拖动木筏的拖船所牵动，避免它们被带往下游，所以要面对水流将它们固定，然后将在上面的战象运送过河。接着他们在串连在一起的木筏所形成的堤道上堆积许多土，直到表面与河岸等高，让它看起来像是道路，可用来过河。战象习惯听从印度驯象师，但是在它们到达岸边则绝不肯冒险下水。这次他们引导战象走上这覆土堤道，前有两头母象引路，其他则服从地随后。在它们站在最后的几个木筏时，固定它们的绳索突然被砍断，船只立即接受拖曳缆绳的拉力，立即从堤道拉离战象所占的木筏。在这时，这些动物变得惊恐，最先是转身，开始往各方向移动，但是在那时它们已经在各方向被水包围，恐惧最后强迫它们保持安静。用这方式以及不断地在浮桥末端加上新的木筏，他们设法让大多数的动物走过这些木筏，但一些动物是如此害怕，所以在过河到一半时，跳入河流。这些动物的驯兽师都淹死，但是战象却得救，这是因为透过象鼻的力量及长度，它们可以使象鼻保持在水面上，透过它呼吸，并且将由口进入的水给吐出来。因为这方式，所以它们大多数都存活下来，以步行渡河。

47. 在战象被以如是的方法运送过河后，汉尼拔将战象与骑兵组成

押阵的部队，沿着河流往上移动，往东离开海岸而行，宛如他在向欧洲中心内陆前进。隆河源头是在越过亚得里亚海湾，[68] 在阿尔卑斯山北坡向西之处，然后往西南流，注入撒丁海。在它的流经过程中，它穿过一座深谷，在其北侧住有阿戴耶斯（Ardyes）的凯尔特部落，而其南侧完全被阿尔卑斯山北坡围住。我在之前段落中详细描绘的波河平原，被一系列始于马赛、延伸至亚得里亚海这山脉的高峰所阻绝，而与隆河河谷隔离。汉尼拔现在要经由隆河河谷，横越这山脉，进入意大利。

有些作家在报道这次攀越阿尔卑斯山时，因为希望要以对这些高山奇景的描述取胜，来让读者印象深刻，于是落入两种最违反历史精神的罪恶；我的意思是这些是扭曲事实以及自我矛盾的陈述。例如，他们呈现汉尼拔为一位有无比勇气及远见的统帅，但同时又显示他完全欠缺判断力。然后在其他地方，他们发现自己无法由他们所陷入错误迷宫之中脱身，他们于是引进神明以及神明儿子进入到那被认为属于事实的历史。他们向我们显示阿尔卑斯山是如何地崎岖难行以及无法接近，所以最灵活的步兵亦难以通过；与此同时，他们又将这国家呈现地如此荒凉，所以若没有某神明或英雄遇见汉尼拔，向他指路，全军必然覆灭，没人幸存。这类的报道是我所提及两项罪恶中的典型：它们是既错误又自我矛盾。

48.　首先，有任何人可以想像出比汉尼拔更欠缺先见之明或更笨拙的将军？发现自己统领一支庞大军队，并将所有远征成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此，但却如这些作家所认为的，完全不熟悉这国家的道路及形貌，丝毫不知他现在行军何处或对付何敌，或甚至是究竟整个远征究竟是否可行？换言之，这些作家所认为的是：汉尼拔因为未曾经历过败战，来顿挫他追求胜利的高远希望，必然会投入到一位曾经遭受全面挫败、无

计可施的将军绝对不会采取的计划，亦即将军队带到完全陌生的国度去。以相同的方法，他们描述这国家的荒凉萧条以及路途的陡峭和无法出入，但这些都是明显地不正确。他们没有说明住在隆河的凯尔特人在汉尼拔到达之前，不止一次或两次，而是在许多次的情形下，而且不是在遥远的过去，而是相当近来之事，出动大军，横越阿尔卑斯山，与波河的凯尔特人并肩作战，对抗罗马人，这些我在之前一书已有提及。这些作家甚至没发觉到，其实有相当多人居住在阿尔卑斯山，但因为昧于所有这些事实，所以他们报道说有某位英雄显灵现身，向汉尼拔指点迷津。这种说法的自然结果是他们陷入与悲剧作家相同的困境，他们所有人都要用“从剧场道具出现的神明”（deus ex machina）来化解因为他们是基于错误或不可能的假设，而造成的故事情节。同样地，这些史学家必须诉诸神明或英雄显灵，因为他们叙述的基础是不正确或没说服力的。因为要将理性的结尾建立在非理性的开始，那如何可能呢？

当然，汉尼拔并不是以这些作家所影射的方式来行动，而是以健全的常识来进行计划。他费尽心力了解他所计划要进入地区的天然财富，以及当地人民对罗马人所怀的仇恨；而且为了克服路途困难，他雇用即将加入他欲讨伐国家的凯尔特人，作为他的向导以及斥候。我有信心地说出这些事，是因为我曾质问过实际现身在这些场合的人，有关环境的问题；而且为了取得一手资讯及证据，我也曾亲身探索这国度，横越阿尔卑斯山。

49. 汉尼拔渡河后，再度行军前进三天之后，执政官西庇阿抵达迦太基人横渡隆河之处。他对于敌人已经往前推进深感惊讶，因为他过去相当确定他们永远不会经由这条路冒险进入意大利；部分是因为他们的人数，部分是因为居住这地区的野蛮人反复无常的天性。然而当他得知

，他们已经甘冒这个风险，于是他匆忙折回到他的船舰，立即登上他的部队。接着派遣他的兄长到西班牙继续进行战争，自己折返航回意大利。他的计划是以全速通过伊特拉里亚，首先抵达迦太基人从阿尔卑斯山下来时所经过通道的山脚，来阻止敌人。

在这时候，汉尼拔在渡过隆河后前进的第四天，到达一个叫“岛屿”（The Island）的地方。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盛产谷物，以其自然孤立而得其名的地区。它形状呈三角：隆河及以色蕊（Isre）河形成这形状的两边，汇聚在其顶点。这三角形地带的面积与形状，与尼罗河三角洲类似，除了后者的底部是由大海形成，而尼罗河支流灌注其中；然而在此底部是由一系列难以到达或穿过（甚至，或许可说，确实无法接近）之高山群所组成。当汉尼拔到达时，他发现有两位兄弟争执王位，双方军队待命对峙。两位中之较长者接触汉尼拔，恳求他协助取得王位，汉尼拔答应请求，因为在目前的局势中，他很清楚如此行动会对自己有利。的确在与这位王子联手，驱走他的敌手后，汉尼拔从胜利者那里得到一些宝贵的协助。新统治者不仅提供军队、大量谷物及其他补给，而且也以新的来替换老旧及磨损的武器，因此就在正确的时机，全部军队重新武装。他也为汉尼拔大多数的军队提供新衣及新鞋，这对他们横越阿尔卑斯山，带来极大助益。但他更提供一项比这更重要的协助：因为迦太基人对通过阿洛布罗克斯（Allobroges）人的领土充满顾虑，国王利用他的部队来守护他们的后方，因此以这方式使他们得以安全地抵达通道的山脚。

50. 沿着河流[69]行军十天，这段路程大约一百里，汉尼拔开始登上阿尔卑斯山，而且很快地发现自己四周充满危机。只要迦太基人在平原时，阿洛布罗克斯不同的领导人让他们自行其是，因为他们畏惧迦太

基的骑兵以及陪同他们的野蛮人。但就在后者返家离去，而汉尼拔的部队开始进入崎岖难行的地形，阿洛布罗克斯的领导人便聚集一支大军，沿着迦太基人必须攀行的路径，占领居高临下的地点。[70]假如他们对计划保密，必会完全消灭迦太基的军队，但结果他们的计划被知道；虽然他们对汉尼拔的军队造成严重伤害，但是他们自己一样伤亡惨重。汉尼拔得到情报，野蛮人已经占领那些有利地点，于是他在通道的山脚扎营。在那边停留时，他派遣一些高卢的向导去侦察地形，并且报告敌人布置以及一般状况。他们执行命令，发现敌人习惯日间在阵地值勤时武装待命，小心看守，但在夜间则撤退到附近城镇。所以汉尼拔根据这样的报告，修改计划，规划出如下的策略。他相当公开地与全军前进，并且当靠近那再往前一步，便会受到威胁的道路时，他就在仅离敌人一小段距离扎营。当夜晚来到，他立即下令点燃营火，并让大部分的部队留在营区。接着率领精选的轻装部队，通过隘口，根据敌人撤回到城镇时的习惯，去占领他们弃守的阵地。

51. 在破晓时，野蛮人发现已经发生的事，最初并没做任何行动来进逼攻击。但后来他们看到长串的负重驮兽及马匹队伍，缓慢且困难地沿着羊肠小径往上行走，他们被这样的机会诱惑，于是决定要去骚扰他们的前进。凯尔特人开始行动，从不同点立即进行攻击；迦太基人蒙受惨重损失，特别是马匹与背负行李的骡子，而这并非出自敌人之手，而是地形所致。前往山间通道的路径不仅狭窄崎岖，而且两侧有断崖绝壁，所以行进中最小的动作或失序，便会造成许多驮兽被迫与它们身上的负重一起掉落山谷。主要是马匹，因为当它们受伤时，便会带来这样的混乱：其中一些因为疼痛发狂，便会打转，与背负行李的骡子相撞，而其他则往前冲刺，将所有挡在窄路上的任何东西扫到旁边，让整队陷入

混乱。当汉尼拔见到这状况，他了解即使那些可以从埋伏中幸存下来的人，假如在行李补给被摧毁殆尽后，也必将没有安全的机会，所以他率领一队前夜已经占据敌人阵地的人马，匆忙去拯救在队伍前头的那些人。他杀死许多阿洛布罗克斯人，因为他占有从较高地势攻击的优势，但是他自己部队的损失，仍是一样惨重，因为他主力部队的混乱失序已大大增加，而现在这些是同时来自于敌我两边人马，因为那些在较高斜坡上战斗的人制造出呐喊以及挣扎。唯独在他杀死大部分的阿洛布罗克斯人，并将其击溃，仓皇逃离回到自己领土后，残存的马匹及骡子队伍才得以在这段危险路途上，继续缓慢以及相当困难地前进。在这军事行动后，汉尼拔尽可能地聚集许多部队，去攻打进行突袭的敌人城镇。他发觉这城镇几乎空无一人，因为所有居民都被可以轻松掠夺的机会吸引，倾巢而出，于是他立即占据城镇。占领这地方带给他一些立即以及未来的好处：他找回一些背负行李的骡子及马匹，而且还有一起与驮兽被逮捕的许多人；他也发现可让他们食用两或三天的谷物以及牲畜。但一个更重要的收获是，这个胜利在附近部落中引起极大恐惧，所以那些住在靠近上坡路段的人，不敢再攻击他们。

52. 他在当地扎营，休息一天，然后继续行程。接下来三天，他平安地率领军队继续下一阶段的路程；但在第四天，他又再度发现身陷险境。住在通路旁的部落联起手来，针对他设计出狡诈的阴谋。他们携带树枝、花圈来迎接他，这些是在所有野蛮民族中，被认为友谊的象征，正如希腊人是用使者的权杖。然而汉尼拔一向怀疑这些人的信用，特别花费心思去发现他们的意图，以及这次接触的意义究竟为何。高卢人告诉他，他们都知道城镇被攻占，以及那些设法攻击他的人被歼灭之事。他们解释这正是何以他们前来会见他，因为他们不希望伤害他，也不想

自己受到任何伤害，而且承诺从自己的族群中交出人质。汉尼拔不愿相信这些人的保证，迟疑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他决定，假如他接受交涉，那或许可以让他们和平一些，比较不会攻击他；但假如他拒绝，必将只会刺激他们公开为敌。那时野蛮人交出人质，提供给他大量牲畜，而且甚至毫无保留地任由他来处置，在那时汉尼拔相信他们，雇用他们为向导，来进行下一阶段困难的旅程。他们带路两天，但那时同一个部落已经聚集他们的武力，从迦太基人背后尾随而来，在他们通过一个险峻陡峭的隘口时，开始攻击他们。

53. 若非他的顾虑未曾平息过，而且对可能发生之事有所预感，这次汉尼拔的军队必然会被全部消灭；他已经先将他的骡子以及骑兵安置在队伍前头，而重装武兵则在后押阵。押后的步兵掩护他的主力部队，并能压制野蛮人的攻击，所以损失没有比可能发生的还严重。但即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员、驮兽及马匹在攻击中死亡。敌人占领较高地形，可以沿斜坡移动，而有些人从那里推滚巨石，而其他人则近距离地以石块击倒他们的敌人。迦太基人陷入混乱，被这些战术弄得倍感威胁，所以汉尼拔与他一半的军队被迫在一块裸露的巨岩旁过夜，这提供了些许的保护。他在这里与自己的骑兵及骡队分开，等待去掩护他们前进的时机；在经过整夜的挣扎后，他们在极大困难下缓慢地脱离隘口。次日早晨，敌人已经消失，没有接触，所以汉尼拔得以再加入骑兵以及负重的驮兽队伍，前往通道的顶端。他不再受任何野蛮人集中的威胁，但在路途中的一些点，他还是受到零散团体的骚扰，他们利用地形来对他的前方以及后方发动攻击，并且抢走一些驮兽。他在这状况中，最好用的资源是战象，因为敌人被它们怪异的样子弄得十分惊恐，从未敢接近它们所在的那部分队伍。在行军第九天，汉尼拔到达通道顶端，在那里扎营

，停留两天来让他存活下来的部队休养生息，并等待落后脱队的人。当他在那里时，许多惊吓逃走的马匹以及甩下负重的骡子，意外地再加入队伍；它们跟着行军队伍的痕迹，在四处游荡后，回到营区。

54. 这时是靠近昴宿星团（Pleiades）落下的时候，[71] 而且冰雪已经开始在山峰凝聚。汉尼拔见到他的人马因为经历过的苦难及相信横阻在未来的艰辛，士气委靡不振。他召集部队，设法提振他们的精神，而为了这目的，他特别依赖实际上就在他们眼前展开的意大利；因为这国家在这些山脉下是如此靠近，所以当同时对这山脉两侧以全景观看时，阿尔卑斯山似乎在其他地表景观中，突然高耸崛起，就像座城墙环绕的堡垒，在城市中突出一般。汉尼拔因此将他人马的视线转向波河平原，提醒他们将会有居住在那里的高卢人欢迎他们。同时，他也指向罗马城本身，以这方法用心去恢复他们的士气。次日他开始拔营下山。在这部分的行军中，除了一些伺机而动的强盗外，他没遇见敌人，但因为冰雪以及路径的危险，他丧失了几乎与上山时一样多的人马。往山下的路径既窄且陡，而人员及动物都因为冰雪，无法确定是否踏稳脚步，任何人只要偏离路径，或是失去平衡跌倒，便会从绝壁悬崖滚落下去。他们可以忍受这些危险，因为到这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了如此的不幸，但是最后他们抵达一个地方，那里的路径对战象，甚至对驮兽都实在太窄，无法过去。之前的山崩又已经流失约三百码的坡面，而最近的一次山崩，则让状况更糟。士兵在这时候又再度灰心丧志，变得近乎绝望。汉尼拔第一个想法是做出一条绕过的便道，避开断路，但一场新雪让任何进展都不可行，他被迫放弃这想法。

55. 这些状况如此不寻常，几近怪异。新雪覆盖在原先就已积存的旧雪之上，所以极易地松垮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它刚降下，所以松软，

也因为它仍不够深，所以当人及驼兽踩过去时，穿透到底下冰冻的雪时，他们不再陷下去，但却发现双腿在泥雪上滑动，就像人走在覆盖一层泥浆的平地。接下来的事让情况更加危殆。就人而言，他们发觉无法在较下层的冻雪上，找到稳定的立足点，他们于是滑倒，而在他们用手及膝挣扎站起时，无论他们在沿途捉住什么，因为斜坡的角度是如此地陡峭，他们甚至更快滑倒。

至于动物，当它们跌下并设法站起来时，它们会打破下层的冰雪，然后它们和负重便会卡住，黏在地上，好像结冻，这是因为它们的重量以及旧雪的凝结状态。汉尼拔被迫放弃另辟绕行便道的想法，而是从山脊清除冰雪后，在那里扎营。接着他下令部队开始进行沿着峭壁开辟路径的繁重工作。然而在一天内，他已经开辟出宽度足以让骡队及马匹可以通行的道路；他立即将这些带过，在雪线之下扎营，并让动物觅食。接着他带领努米底亚人开始轮流修筑路径的工作。经过三天令人疲惫不堪的努力后，他成功让战象通过，但这些动物因为饥饿，所以状况相当可怜。阿尔卑斯山脉的山顶，以及靠近通道顶端的区域，完全没有树木，也没有植栽，这是因为从冬天到夏天终年不溶的冰雪；但是面向意大利的斜坡半途中，则是花草茂盛，密林覆盖，普遍相当适合人居。

56. 在重新聚集所有军队后，汉尼拔再度下山，在离开我已经形容过的峭壁三天后，到达平原。他已经在敌人手中、在横渡不同河流以及行军过程中，损失许多人员，然而阿尔卑斯山的悬崖绝壁，以及难以通行的通道，不仅让部队损失许多人命，甚至更多的马匹以及骡子。从新迦太基出发的行军已经耗时五个月，而实际跨越阿尔卑斯山则是十五天，现在他则大胆地降临在波河河谷的平原，以及英苏布里部落的领土上。他所剩余的军队有一万两千名非洲步兵及八千名西班牙步兵，总共不

超过六千名的骑兵；他自己在拉辛尼安记录他兵力的碑铭上，提及这些数字。

如我已提，大约同时，执政官西庇阿已经将大部分的部队交由其兄长葛耐尔斯（Gnaeus）·西庇阿，前去进行西班牙的征战，攻击哈斯德鲁巴，而他自己则带一小群人返航回匹赛。他接着通过伊特拉里亚，从副执政手中接收驻扎边界、正与波伊人作战的军团。从那里他前进波河平原，扎营，等待敌军，迫不及待地希望进行一战。

57. 既然我已经将我的叙述、两方将军以及战争本身带到意大利，我希望在开始形容军事行动之前，说一些我相信适合我所写之历史的原始史料。

有些读者或许会问，既然我所叙述之事多关于非洲及西班牙，何以我没多说一些在赫拉克勒斯之柱附近的地中海出口，或关于外海（Outer Sea）及其特色，或关于不列颠诸岛以及那里采锡的过程，或是有关西班牙本身的金矿及银矿，因为其他作家都对所有这些议题提供了长篇但彼此抵触的报道。我略过这些议题，并非我认为它们在我的历史中毫无一席之地，而是首先因为我希望避免经常打断我的叙述，将我的读者岔离全书的主题；其次，是因为我决定不要以任意的方式来提及它们，或仅是顺便一提，而是在我的规划中分配给它们适当的位置，因此提供我能力之内尽可能为真的形容。于是假如当我在我历史中到达如此位置时，我因为已经给的理由，却不去形容它们，那需要惊讶。但那些坚持要在每一点都要有有关地形的离题叙述，是无法了解他们其实像在晚宴中出席的美食家，浅尝桌面上的每样菜色，所以既没在品尝的时刻，享受到任何一道菜，也没有完全消化，从中得到任何好处。那些以如此方式来对待他们的历史研究的人，也不会在阅读时感受到真正的喜悦，或有

关未来的道德教训。

58. 历史写作中没有一个领域会比这一点更需要研究或修正。[72]有许多证据支持这样的结论，但我或许特别能引用如下证据。几乎每位作家，或至少绝大多数的，会设法去形容位于已知世界里最极端的国家，它们的状况以及特征，但大多数都在许多地方犯下明显的错误。我们当然不可忽略他们的错误，而且我们要以适当的系统及方法来进行评论，而非任意为之或轻易带过；同时我们不该吹毛求疵，或是责怪他们，而是去认知他们的成就，但同时修正其不完美之处；我们要经常牢记在心，假如他们活在我们的时代，他们也必然会修正及调整许多他们自己的陈述及声明。的确，在遥远的过去，甚难发现希腊人会去调查这些偏远的地区；这是因为在实际上无法做到。海洋具有如此多难以预测的危险，而陆路上则就更多。即或有人因为规划详细或是因为环境力量，而到达世界最遥远的界限，并不必然意味着他将能够达成其目的。这些区域中有些是如此野蛮，其他则如此荒凉，因此经常难以直接去观察现象，甚至因为语言差异，更难以取得实际上所观察到现象的资讯。再者，即或一个人能亲自目睹，做出见证，但他也难以做出节制有度的陈述，更难轻视旅行者所喜欢的奇人奇事，也更难因真相之故而选择真相，以及告诉我们不超过真相的东西。

59. 在古代，这些问题让人不仅难以，甚至不可能对我提及之区域做出可靠的描述，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有所缺漏以及不准确，而疵议这些作家，及虑及他们写作的时代，而要因为关于这些议题，他们至少发现某样东西，对人类知识有所增长，来赞美敬佩他们。但在我们的时代，部分是因为亚历山大在亚洲，以及罗马人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帝国，几乎所有区域都已经可由海洋或陆路到达。与此同时，在希腊富于行动

能力的人，在摆脱政治及军事野心的压力后有许多机会去进行探索或研究；从这里得知，我们应该能够获取关于之前不为人所知地区，一个更为真实及准确的图像。当在我作品中适当之处，引进议题时，这至少是我将会为读者建立，而对那些对如此之属感到好奇的人，详细地给予教诲，亦将是我的目标。事实上，正是怀着这明确的目的，我历经千辛万苦，穿越非洲、西班牙以及高卢，并在连接这三个地区之大海上，贴近它们西侧海岸航行；换言之，这是为了要修正之前作家不完整的知识，并使得这些地区亦为希腊人所知。[73]

在做完这离题叙述之后，我将返回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即将在意大利进行的激烈战斗。

60. 关于汉尼拔在进入意大利后的兵力规模我已描述。在抵达后，他立即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扎营，[74] 因为他的首要关切是让部队休养生息。全军不仅从攀爬、下山以及行走山区崎岖路径的疲累中，受苦甚多，也因为缺乏物质供应及最基本的身体需求，而历经极大的困难，在持续的肉体负荷及欠缺食物的压力下，许多士兵已经陷入完全的绝望。因为要携带数以千计士兵足够食用的粮秣，是不可能的，而当失去驮兽时，大部分的补给也随之失去。结果是汉尼拔以三万八千名步兵及超过八千名骑兵渡过隆河后，他在通过山顶通道时，失去近半的兵力，如我所描述，而幸存者因为承受无止境的匮乏，最后从他们的外表以及一般状况来看，比较像是野兽而非人类。

汉尼拔于是把所有注意力投注在照料士兵以及他们的马匹上，直到他们在肉体及精神上都彻底恢复。稍后当他的军队已经复原，他得知居住阿尔卑斯山脚的陶律尼（Taurini）部落和英苏布里部落有争执，所以倾向于怀疑迦太基人。汉尼拔首先去接触他们，争取他们的友谊及联盟

，但当他们拒绝交涉，他便在他们主要城镇之前扎营，并在三天内攻占它。他接着将所有抵抗的人全部杀死，而这动作在邻近部落引起极大恐惧，于是他们立即蜂拥向他输诚。其他住在这些平原的凯尔特部落已经从一开始时，便积极加入迦太基人，但是罗马军团已经前进越过他们大多数人的领土，现在处在他们以及自称为罗马盟友的人之间；他们因此保持沉默，而有些人甚至必须与罗马人一起服役。这因素说服汉尼拔不可再耽误，而是往前进军，采取行动来鼓励那些愿意与他冒险的人。

61. 当他得知西庇阿已经与他的军队渡过波河，而且近在咫尺，这是汉尼拔心中所想到的计谋。首先他不愿相信这报告，因为他记得他在隆河渡河处才离开罗马统帅几天，但从马希利亚到伊特拉里亚的航程既难且长；此外，他也被告知意大利内从提蓝尼亚海到阿尔卑斯山的陆路同样相当长，需要辛苦的行军。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信差到来，都越来越详细地确认这项情报，他因此对西庇阿进兵的计划以及执行的方式，既惊恐又折服。西庇阿的感觉也非常类似，[75] 因为他最初未曾预料到汉尼拔竟然会率领一支外国军队横越阿尔卑斯山，而且还假设汉尼拔若冒险进行的话，这远征注定失败。但在做完这些假设后，他发现汉尼拔平安，并且已经在围攻意大利的城镇。他对敌人的胆识及勇气至为震惊折服。

这些消息在罗马也造成相同的效果。他们最后知道迦太基人的消息是他们在攻占萨贡托，而这事件所引起的震撼才刚刚淡化。那时对付这局势所采取的步骤是派遣一位执政官到非洲，围攻迦太基城本身，并派遣另一位到西班牙，在那里对付汉尼拔。现在传来的消息却是汉尼拔和他的军队已经就在附近，而且实际上已经在包围意大利的城镇。事情的转变完全让权威当局不知所措，而在警觉之下，他们立即训令给利利贝

乌姆的隆古斯，告知敌人已经抵达意大利，立即终止正进行的军事行动，全速返回，参加保护国家的防卫工作。隆古斯立即召集他舰队的所有船员，下令返航意大利。至于陆军，军团营长被训令要士兵进行宣示，规定他们要在某约定之日入眠前，[76]亲自到阿里米努姆报到。这是在亚得里亚海岸旁，波河平原南边的城镇。因此大家在各方面都相当紧张，充满骚动，因为这状况是罗马人及迦太基人都没预料到的，使得双方对未来都感到极大焦虑。

【西庇阿在横渡波河后，决定要前进越过提契诺河（Ticinus），而双方军队在河的北侧彼此靠近。】

65. 次日，双方统帅都沿着最靠近阿尔卑斯山的那段波河，将他们的军队往前推进；河流在罗马人左侧，迦太基人右侧。又次日，他们从收集粮草的人那里得知两军几乎已经接触；在那时双方开始扎营，停留在阵地中。在接下来的一天，两位将军率领出所有骑兵，然而西庇阿也另外带领标枪手，然后双方迅速横越平原前进，观察对方军力。每次一方前进，看到另一方因为移动所激起的烟尘，便立即形成作战队形。西庇阿将他的标枪手及辅助的高卢骑兵安置在前锋，并将其余部队列成阵式，以缓慢步伐向前移动。汉尼拔将有上韁的骑兵以及所有重装骑兵单位布置在前方，直接率领他们往前到敌人处，在他两侧安排努米底亚骑兵，随时要做从侧边包夹的动作。

两位将军及两边骑兵因为如此急于交战，所以当双方阵线交锋时，标枪手竟然完全没时间投射出第一击。他们立即转头并从人缝中撤退到骑兵后的位置，害怕被往他们这边冲刺的骑兵践踏在铁蹄之下。骑兵队

伍直接碰撞，有一阵子两边势均力敌；因为在战斗过程中，下马的人数甚多，所以变成骑兵与步兵的混合作战。但最后努米底亚骑兵成功从侧边包抄罗马人，并从后方攻击他们；而步行的标枪手，虽然最初逃离骑兵的冲刺，现在却被努米底亚人的数量优势，以及激烈进攻压制践踏。在这时候，从一开始就和迦太基中央交战的罗马骑兵，损失许多人，但却也能对敌方造成更大的伤害，不过现在却发现被努米底亚人从后方攻击。在这时候他们的队形瓦解四散，许多人往不同方向离去；只有一些人重新组队，留在他们执政官身旁。

66. 在这行动之后，西庇阿撤军拔营，行军越过平原，到达一座横跨波河的桥梁，尽可能快速移动，好让他的军团在迦太基人到达前，先行过河。他观察到整个乡间地势平坦，而因为敌人在骑兵上占有优势，自己本人又受伤严重，他决定要将部队撤退到一个安全之所。就汉尼拔而言，他最先预计罗马人会以步兵来冒险一战，但当他看见他们已经放弃营区，便尾随在后，直到在提契诺河上的桥梁。他发现桥梁上的木板多已被拆除，但那些被留下来防守的人仍在他河流这侧的岗位上。他逮捕这支分队，约有六百人强。当他得知罗马的主力部队在那时已经远远在前，他立即掉头，以相反方向前进到波河，寻找出一个最容易在河上搭桥之处。在行军两天之后，他停下来，建造一条由船只组成的浮桥。他命令哈斯德鲁巴监督部队过河，但他自己立即先行过河，前去会见从附近地区前来的使者。在赢得骑兵的交战后，所有附近的凯尔特部落风闻结果，如汉尼拔从一开始便希望的，急忙宣布他们支持迦太基人，提供补给，并送出部队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汉尼拔热情地接受所有这些依附的人，而在他的部队从河另一边过来与他会合后，他率领人马，沿着波河，但以与之前相反方向的路线前进；这次是顺流而下，刻意要找

出敌人。

在这期间，西庇阿已经渡过波河，扎营在罗马殖民地普拉仙提亚；在此他努力照顾受伤的士兵，并调养自己的伤势。因为他相信已经将军队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不做任何移动。但在西庇阿过河两天后，汉尼拔在近处出现，次日则在罗马人清楚视线下摆出作战队形。那时没人出来攻击他，所以汉尼拔就在距离约六里处扎营。

67. 在这时候，在罗马军队中服役的凯尔特部队，认为迦太基人的前景的确比较看好，于是在他们自己之中协调出一个计谋，但暂时在他们在营区内保持沉默，等待时机攻击罗马人。在这设有防御工事营区之内的所有阶层都用完晚餐后，他们退出休息。在夜晚大部分时间里凯尔特人等待着，但约在清晨哨兵值勤时，拿起武器攻击驻守在附近的罗马人。他们直接杀掉许多人，也伤害不少人，然后再砍掉他们杀死之人的头颅，投靠迦太基人。汉尼拔热情地欢迎他们：他向他们说了鼓励的话，然后在承诺他们适当的奖赏后，他派遣他们回到自己的城镇去，告诉同胞他们做了何事，敦促其他人加入，因为在这时候，他觉得一旦其他高卢人若得知他们自己国人对罗马人所犯下的叛逆行为，他们必然都会站在他们那边。与此同时，有个波伊人的代表团来拜访他，交出三位被派遣来分割他们土地的罗马专员，而如前所述，这些人是他们以诈术捉来的。汉尼拔感激他们的善意，对这些特使正式承诺他的友谊以及联盟。然而他则交还给他们这三位罗马人，建议他们小心看守，与罗马协商，换回自己的人质，正如他们原来的意图。

西庇阿深深关切这次叛逆性的攻击。他看得出其中危险，因为凯尔特人已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很不满，这新的举动或许会影响这邻近地带所有高卢部落去投靠迦太基人，所以他决定要防范于未然。接下来

的夜晚，他在清晨值更前拔营，行军前往特雷比亚河以及附近的高地，在那里他觉得可以依赖地形的天险以及邻近盟友的忠诚。

68. 就在汉尼拔发现西庇阿已经离开，他先派遣努米底亚骑兵前去追杀，然后很快地也派出其他的骑兵，而他自己及其他主力部队，紧随在后。努米底亚人发现罗马军营空无一物，停下来将之焚毁，但这次耽误却对罗马人大有益处，因为假如努米底亚人立即跟上，并追上行李队伍，许多随行之人必定会被杀害，因为他们所行经之地形十分平坦。但事实是，虽然较多人成功地横渡特雷比亚河，但那些被安排在队伍后端的人，不是被迦太基人砍倒，就是被逮捕。

西庇阿带领他的人马渡过特雷比亚河后，扎营在第一个发现的山丘，用壕沟以及栅栏来强化阵地，在那里等待隆古斯和他的军队；同时，他特别注意自己伤口的治疗，因为他急于参加即将发生的战争。汉尼拔这一方在距离四、五里之处扎营；同时，附近的凯尔特人认为迦太基人的未来看好，提供给他们丰富的补给，并且随时准备在任何汉尼拔的军事行动或战役中，扮演他们的角色。

当骑兵军事行动的消息传到罗马，人民得知事情发展不如他们预期时，变得惊慌失措，但是不乏借口来说服自己这并非真正挫败。有些人责怪执政官操之过急，但其他人怪罪凯尔特人的恶意，这可由他们之后的弃逃证明。但一般而言，只要他们的步兵仍然完整无缺，人民对罗马军队最后胜利的信心，丝毫不会动摇。因此当隆古斯及其军团到达罗马，并行军穿过城市时，人民仍然相信只要这些部队在战场上现身，便可决定战事的成功。

隆古斯的人马完成他们的誓言，依约集合在阿里米努姆，而将军率领他们全速前去与西庇阿会师。这两支军队适时接触；隆古斯在西庇阿

附近扎营，但在这之后，他必须让部队休息，因为他们已经从利利贝乌姆到阿里米努姆连续行军四十天。在同一时间，他准备部队应战，与西庇阿举行多次军事会议，在那期间也让自己熟悉近来的事件，并与同事讨论在目前局势下应该采取的措施。

69. 大约在这时候，汉尼拔占领克拉司提迪姆，同时掳获驻军以及储存的谷物，因为罗马把此城的防卫交给了一位原籍为布伦迪希温的人负责，但他却选择背叛，将城交给汉尼拔。汉尼拔为眼前的目的，立即使用这些谷物，但却大费周章地不去伤害战俘，而是无论到达何处，都展示这个行为。他的目的是要提供他的政策范例，让那些自认是因为战争所迫的人，不要惊慌或放弃希望，因为汉尼拔会宽恕他们。他重重地奖赏那背叛罗马，将城交出的人，因为他希望去吸引那些位居高位的人到迦太基这边。

但是，他发现有些居住在特雷比亚河和与波河河谷之间的凯尔特部落，虽已经和他签订和约，却同时与罗马打交道，因为他们相信这样一来，他们必将同时从罗马人及迦太基人那里得到安全。所以他派遣一支两千名步兵及一千名凯尔特和努米底亚骑兵组成的部队，去掠夺这地区。他们执行命令，搜刮大量战利品，那时凯尔特人立即出现在罗马人营区，要求协助。隆古斯长久以来一直想找机会来采取攻势，所以他立即捉住这机会，派出一支包括他的大部分骑兵以及一千名步行的标枪手在内的部队。他们迅速行军，为的是要在特雷比亚河那端赶上这些掠夺者；他在那里与敌人交手，争夺战利品，并强迫凯尔特及努米底亚人退到他们加强防御的营区。那些正在迦太基营区之前占据前面位置的人，理解何事发生，便召唤预备部队来支援他们受到压迫的同志，那时罗马人接着就被击溃，撤退到他们自己的营区。当隆古斯见此，便聚集所有剩

下的骑兵以及标枪手，以这些部队增援，这次轮到凯尔特人被击败，并退回到安全的地带。迦太基统帅不打算进行全面的战争，而且立下一个原则：除非是经过刻意的选择，绝不被卷入到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当然也不可以出于冲动而任意发动。在这场合，汉尼拔的行动犹如一位优秀将军所该为的：他制止撤退的部队，强迫他们停下，在靠近营区时转身稳住，然后才逐步撤退。他不允许他们追逐敌人以及交战，而是派遣军官以及号手去召回他们。罗马人暂时停留，然后撤军；他们损失一些人马，但对迦太基人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70. 隆古斯在这次成功的喜悦中，被一股要尽快强迫敌人决战的野心所淹没。因为西庇阿受伤，所以他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处理局势，但由于他希望知道同事的意见，所以就这议题向他征询。然而西庇阿却对局势采取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相信军团将会从冬训中获益许多，而且凯尔特人反复无常、叛逆成性，只要迦太基人一旦不再赢得战争，被迫按兵不动，就不会继续保持忠诚，而是再次与他们最近的盟友决裂。他也希望在伤势治愈后，可以与同事携手，真正效劳。因为这些理由，他因此敦促隆古斯让局势保持原样。隆古斯深知这些辩论的每一项都是真实的，且无可避免。但却又立即被自己的野心，以及对好运有盲目的信心所驱使，盼望自己在战事中施予敌人致命一击。他急切希望战争可以在西庇阿能够现身战场之前，或是在新任执政官接任指挥权之前，便能发生，而这时机几乎已经来到。既然他所选择的交战时间不是由局势之事实来指定，而是出自个人动机，所以他的判断必然会出现问题。

汉尼拔对事态的看法非常类似于西庇阿，但却基于完全相反的理由：他急于引诱敌人进入战场，首先是为了利用凯尔特人的好战精神仍然旺盛；其次，则是要在罗马军团仍是生涩新兵，没有作战经验时，来和

军团交战；再次，是要在西庇阿康复前，便已经解决这问题。然而最急迫之考量是他希望维持主动，不要让时间消逝，却没得到成功，因为当一位将军领军进入陌生国度，进行一场充满危险的战争时，他唯一安全的机会在于借着持续进行一连串新的攻击，来保持盟友的希望。这是汉尼拔的目的，而他会有这样的目的是因为他知道隆古斯性情冲动，即将要采取攻势。

71. 汉尼拔在之前一段时间便已知道两边军营间有块平地，虽然平坦无树，却相当适合埋伏；此处被一条水道划过，高悬的两侧岸边，绵密地长满荊棘与刺藤，而在此处他要为敌人设下陷阱。他有很好的机会出其不意，让罗马人不知所措；罗马人会怀疑有树林的地点，因为凯尔特人惯于选择如此地形来进行突袭，但对无树的空间则无所畏惧。但他们忽略了以下事实：后者或许能较之森林更能有效地提供隐蔽及安全，来进行突袭，因为隐藏等待的人能有良好的远距离视线，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形下能有足够的掩护。一条有高悬岸边的水道，中间长有一定数量的芒草、蕨类，或某种荊棘植物，不仅能够遮掩步兵，假如能够有简单的谨慎安排，让有队徽的盾牌平放地上，并将头盔隐藏其下，甚至骑兵亦可得到遮掩。

汉尼拔将他对即将发生战争的计划，透露给他的弟弟马哥（Mago）以及幕僚中的其他军官。他们都同意这计划。所以汉尼拔在部队用完晚餐后，召来马哥；其人相当年轻，充满勇武好战精神，而且从孩童时期便开始锻炼士兵的战技；汉尼拔命令这年轻人率领一百名步兵及一百名骑兵的分队。在稍早之时，他自己已经亲自从军队中挑出这些最勇敢的士兵，并告诉他们在晚餐后到他帐篷报到。在那里他向他们说话，激发他们这场合所需的精神，并命令每个人再从他们的连队中挑选出十个

最勇敢的人，并到营区一个他们知道的特定地点报到集合。他们执行他的命令；汉尼拔在夜里派出整支队伍，人数达一千名骑兵以及相同数量的步兵，在选定的地点埋伏。他提供这支分遣队向导，并指示他弟弟攻击的时机。在破晓时，汉尼拔亲自检阅努米底亚骑兵，队中所有的人都具有非比寻常的忍耐力；他向他们说话，承诺奖赏那些表现突出的人，然后命令他们前进到敌人的壕沟附近。他们要奔驰越过河道，设法丢掷枪矛引出罗马人，目的是要在罗马人吃早餐或任何战斗准备之前，即已经受到引诱而开始行动。他那时召集其他军官，激发他们的精神来迎接即将来临的冲突，并且下令全军吃早餐，并为军事行动准备好武器以及马匹。

72.　当隆古斯见到努米底亚骑兵接近，他首先派出他自己的骑兵回应，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下令要与敌人接战。接着他派出一队约六千名的标枪手，然后继续从营区出动全军。他在数量上的优势，以及前天在骑兵行动中的成功，让他充满信心，他想像只要他的军队一出现，便能决定战局。但是时序已经进入十二月，气候变得酷冷，偶尔会有风雪，而且几乎所有人马在离营时都没吃早餐。最先他们有天生的高昂士气以及作战勇气来支撑，但他们必须渡过特雷比亚河，而这条河才因为昨夜在营区上方高地所下的雨，成为洪流，因为水深及胸，步兵难以横渡。结果是当这天持续下去时，整支军队就因为寒冷以及缺乏食物而开始深受其害。相形之下，迦太基人在帐篷里吃喝，为马匹梳毛整理，并围绕着营火，并为武器进行涂油以及武装。汉尼拔已经在注意他的机会，所以当他看到罗马人在横渡特雷比亚河时，他将长枪部队以及投掷部队，人数约八千，往前移动作为掩护，然后带出自己的军队。他前进约一里，然后将步兵以一列散开，有两万人强，由西班牙人、凯尔特人及非

洲人所组成；至于骑兵，再加上凯尔特盟友所提供的，共超过一万人，分为两翼。他也将战象的武力分组，将它们安置在步兵方阵之两侧前，所以他的侧翼可以有双层的保护。在这时候隆古斯见到他们无法有效对付敌人时，召回他的骑兵，因为努米底亚骑兵以四散及撤退的方式轻易地避开他们的攻击，但之后他们又突然立即转身，以极大冲力来冲刺，这是他们特别擅长的独特战术。隆古斯的步兵是以正规的罗马阵势来布阵，[77] 数量约为一万六千名罗马人及两万盟军，这是只有在重要战役时，当状况需要两位执政官同时将部队结合在一起动员，所组成的一支完整罗马军队的军力。他接着将总数四千名的骑兵安排在两翼，以节制有度的决心，缓步、有秩序地前进。

73. 当这两军到达交战距离之内，行动由前方位置的轻装部队开始。[78] 在此阶段，罗马人已受制于许多不利之处，迦太基人则证明他们是更有效率的部队：罗马标枪手从日出之时，已经和不利的环境斗争，在对付努米底亚的突袭中，几乎用尽大多数的标枪，而其余的则已因暴露在湿气及水中太久，变得无效。骑兵及其他步兵也同样处于不利状态，但迦太基人的状况恰恰相反。他们在行伍之间等待，精神饱满、蓄势待发，在需要时随时都可去援助。所以当进行小规模战斗的人从队伍间空隙退回时，换成重装步兵上场，迦太基的骑兵立即攻击敌人两侧；他们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加上人员及马匹完全清新饱满——如我已经解释。罗马骑兵在迦太基人的冲击下后退，让步兵的侧边完全暴露出来。在那时迦太基的长枪手以及努米底亚的主力部队跑过他们之前的部队，从罗马人两侧攻击，造成严重损失，并且暂时阻止他们与前方部队交战。之后构成两军的前锋及中锋的重装步兵进行激烈的战斗。双方有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显示出任何明显优势。

74. 在这时候，马哥所率领的努米底亚步兵和骑兵从躲藏之处冒出，突然从后方攻击敌人中心，这举动让所有罗马人陷入混乱失序中。最后隆古斯步兵的两侧在遭受到来自前方战象以及来自侧边轻装部队的攻击后，便开始退让，被攻击者挤回到在他们身后的河边。在这之后，虽然罗马中心的后方被埋伏的努米底亚人所攻击，而承受极大损伤，那些在前方的重装部队仍继续往前推进，克服凯尔特人以及一队的非洲人，杀死许多人，并突破迦太基阵线。但当他们见到他们的两翼同时都已经被驱离战场，他们放弃恢复局面或是回到营区的想法；他们被迫禁止如此行动，部分是因为他们惧怕敌人的骑兵，部分是因为暴雨继续狂泻，增加了重渡特雷比亚河的困难。这支军队，人数不少于一万人，因此重组队型，安全退到普拉仙提亚。其余大多数罗马军队不是被战象踩死，就是被骑兵杀死；步兵中的残存者以及大多数骑兵，设法加入我所提及之重组部队，与他们一起到达普拉仙提亚。迦太基人追杀他们到特雷比亚河，但受制于风雨，无法再前进，随后返营。他们对战争结果欢欣鼓舞，认为这是决定性的胜利；西班牙及非洲部队的损伤极轻，大多数的伤亡多落在凯尔特人身上。然而全军被倾泻而下的暴雨以及随之而来的降雪所影响，结果是除了一头战象外，其余皆死去，也有大量人员及马匹因受冻而死。

75. 隆古斯对真正发生何事，非常清楚，但急于尽可能地不让罗马权威当局知道其中细节，因此他派遣使者报告，说战事爆发，但风雨夺去军队的胜利。罗马人最先接受这种说法，但之后很快地便知道迦太基人仍然占据自己的营区，以及所有凯尔特人都加入那边，但他们自己的部队却放弃营区，从战场撤离，现在在邻近城镇避难，并且从海上及波河取得补给。这些事实为人知晓后，他们心知肚明战争的结果。这消息

让他们大吃一惊，迫使他们着手更多战争的准备，特别是去保护敌人前进路线会经过的据点。他们派遣军团到撒丁及西西里，驻军他林敦以及其他重要战略要地，而且除了这些措施外，他们装配了一支六十艘五层舰的舰队。执政官当选人塞尔维利乌斯（Gnaeus Servilius）和弗拉米宁（Gaius Flaminius）开始动员盟军，从罗马公民中征召军团，并在阿里米努姆及伊特拉里亚内建立仓储据点。他们亦向西西里统治者希洛二世请求协助；希洛送去五百名克里特岛人及一千名轻装步兵。简言之，他们在各方面都进行准备。正是当罗马人陷于危险之秋时，最令敌人恐惧，而这原则同时适用于他们的公共事务以及私人生活。

77. 在接下来的初春，[79] 弗拉米宁行军进入伊特拉里亚，在阿雷提乌姆（Arretium）之前扎营，而塞尔维利乌斯在东海岸，沿海岸北行，直到阿里米努姆，以阻挡敌人从那方向前进。这时，汉尼拔在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过冬，将在战争中所掳获的罗马人加以看管监禁，只给他们足够维生的口粮；但从罗马盟友逮捕来的俘虏，他则相当亲切地对待，并召集他们说话，指出他并非来与他们作战，而是为了他们才与罗马人为敌；假如他们知道自己利益所在，他们必然会回应他所提出的友谊，因为他特别是要交还给意大利人自由，来协助他们收复罗马人从他们手中抢走的城镇及领土。说完这些话，他送他们所有人回家，不要求任何赎金；其目的是要赢得意大利居民到他的旗帜之下，让他们从对罗马的依附中脱离出来，并让那些相信他们港口或城镇是因为罗马统治而败落的人，引发叛乱。

78. 在这年冬天，汉尼拔也尝试一个典型的腓尼基骗局。他深知凯尔特人的反复无常，而且因为只在最近的时候才和他们建立友好的关系，所以他要提防任何谋取他性命的企图。他因此订做许多假发，每一顶

都会产生不同年龄的印象，而他经常进行更换，同时配合假发有不同的穿着形态。以这方法他让别人难以认出他，不仅是那些不过只有惊鸿一瞥的人，甚至对他熟识的人，亦是如此。

在这时候他注意到凯尔特人对战争仍然发生在他们的疆界之内，变得有些焦躁，迫不急待地想入侵敌人领土。他们声称这是因为对罗马人的仇恨使然，但是真正的理由是他们对战利品的贪婪。无论如何，汉尼拔决定要尽快重新继续前进，来满足他部队的期望。于是在天气变得较暖和时，他开始质问那些最了解这国家的人，发现其他入侵罗马领土的道路不仅漫长，而且敌人彻底熟悉，然而通过沼泽到伊特拉里亚的道路不仅短，而且可让弗拉米宁出其不意。汉尼拔在个性上一向偏好出其不意的解决方式，于是他便选择这个行军路线。但是当消息在部队中流传，说他们的将军将要率领他们通过沼泽地带时，刚开始时大家兴趣寥寥，因为每个人都想像到即将要穿过深深的沼泽及泥坑。

79. 然而汉尼拔花费心血去探索地形特色，确定他们要通过的地面积水是浅的，地是坚实的。当他拔营，开始行军时，他安排非洲人、西班牙人以及所有最好的部队在队伍前方位置，之中穿插行李辎重队伍，借此确定保有所有军队短期内的未来所需。他更往未来看，他决定不再维持驮兽，因为他估算，一旦在敌人疆域内，他若被击败，它们对他没有用处，但假如他控制开放的乡间，那他将没有补给的问题。凯尔特人被安排在我所提及之队伍的后方，而骑兵则负责殿后押阵，后卫的指挥则交给他的弟弟马哥。他做这些布置有一些道理，但主要是凯尔特人欠缺忍耐力，以及不喜欢辛苦的体力操劳。他的想法是，因为行军辛苦，所以假如凯尔特人要掉头回去，马哥可以用骑兵拦截，禁止任何此种企图发生。西班牙人及非洲人在土地仍是坚实时，通过沼泽，因为他们已

经习于如此操劳的磨练，他们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任何伤害。另一方面，凯尔特人只能在费尽全力之后通过，因为不仅沼泽土地已经被之前行走过的人踏松，而且走路之人自己也发现这整个行军的努力实在令人疲惫及折磨士气，他们并不习惯如此艰苦。但他们被后方的骑兵防止掉头离去。整支军队尤其受到缺乏睡眠的影响，因为他们必须连续行军四天三夜，在那段时间他们不断涉水而行。但是凯尔特人比其他人受到的伤害更大，损失更多人。大多数的驮兽都已经倒下，在泥巴中死去，而它们在死后所能提供的唯一的服务是倒下之后，人们将行李堆到它们的尸体上，用这方法可以暂时离开水面，在夜间捉住片刻休息。同样因为在泥中的长途跋涉，许多马匹也瘸脚。汉尼拔自己坐在唯一幸存的战象上，相当难行：他因为眼疾的侵袭而感到强烈痛苦，但情势无法使他停下接受治疗。

80.　在完全出人意料之外地完成横越沼泽后，汉尼拔发现弗拉米宁在伊特拉里亚的阿雷提乌姆之前驻扎。汉尼拔第一个动作是在沼泽旁扎营，目的是先让部队休息，也重新侦察在他之前的这整个区域，并且搜集有关敌人情报。首先，他知道周围乡间地带提供了获取大量战利品的机会，而其次，弗拉米宁拥有煽动群众之演说技术以及讨好观众的特有才艺，对实际如何进行战争则知之甚少，但对自己的才能智慧又有荒谬的自信心。汉尼拔估算，若他行军越过敌人军队，进入到敌人前方地区，弗拉米宁必然会对行伍士兵的嘲笑极为敏感，绝不袖手旁观，让乡间地带任人摧残；同时，他必然会被这景象刺激，所以会跟随到任何他被引领的地方去，也会被自己独力赢得战争的机会所诱惑，而不等待同事来到。所有这些因素导致汉尼拔得到这结论：弗拉米宁必然会给迦太基人许多攻击的机会。

81. 汉尼拔这些推理既有远见，而且策略正确。对一位将军来说，没有一项资产比了解敌手之指导方针及人格特质更加宝贵；任何不以为然的人，都是既盲且蠢。当个人或行列士兵彼此对峙时，希望征服之人必须不计代价地寻找出如何达成目标，特别是他的敌人最为脆弱或最没保护之处。依相同之理，指挥官必须训练自己的眼睛去看到他敌人防卫的弱点，不仅只是身体，也包括心灵。有许多人因为自己懒散以及缺乏精力，不仅让自己国家的福祉，甚至个人的财富，皆毁于一旦。有些人如此沉溺于酒，除非将自己弄得酩酊大醉，否则无法入睡，而其他人则耽溺于性爱，因此削弱他们的判断力，不仅摧毁他们的国家以及个人生涯，还让自己的一生以耻辱结束。当一个人显示自己是个懦夫或是蠢人，这羞辱至少只是个人或私人，但是当一个将军显示出这样的特质时，其影响却是普遍的，并且产生最严重的公共结果，因为不仅他让那些在其手下的人变得无能，而且经常将那些信赖他的人，也卷入最大的危险之中。

另一方面，轻率躁进、过度鲁莽、盲目冲动、自矜自夸或是无知的野心，都容易被敌人利用，对任何盟友皆最是危险；一位有这些人格特质弱点的人，自然会成为所有类型谋略、埋伏以及诡计的受害人。最能够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领导人，是那些能够辨识出敌人错误，并且准确选择，充分利用敌对统帅的弱点，来攻击那致命之点的人。正如一艘船，一旦被剥夺其掌舵者，将会与全船水手落入敌人手中，所以将军能够以智慧胜过或谋略赢过他的对手，便容易掳获对手全部的军队。在这次场合，因为汉尼拔已经正确地理解并预测了弗拉米宁的行动，他的计划于是乎取得他想要的结果。

82. 汉尼拔几乎还没离开费苏莱地区，只越过罗马营区一小段距离

，并且对邻近区域只做一次掠夺，弗拉米宁立即暴跳如雷，开始想像敌人已经在蔑视践踏他。又稍后，当迦太基人开始掠夺乡村，四处缕缕升起的火烟成了这些破坏的证据，执政官因此变得更加愤慨，认为这是无法再加以容忍的羞辱。有些军官劝告他不要冒险，冲动追逐他的敌人，企图上战场一决雌雄，认为他应该采取守势，并注意敌人在骑兵上的优势；尤其是，他们敦促他要等待他同事的到来，不要交战，直到两军结合起来后，他们才能开战。但弗拉米宁不仅忽视这规劝，甚至无法忍受提出如此辩论的军官；他问他们在罗马的人们会如何说？假如军队在敌人后方，却留在军营内，然而整个意大利的乡间地带却被蹂躏到几乎抵达首都的城墙。这是当他拔营，开始移动军队时，所持有的观点。他并没注意行军的方向以及时机，只是盲目往前推进，唯独想要要遇见敌军，好像胜利毫无疑问地已经属于他。的确，他甚至在人民之中创造出如此的自信心，所以士兵甚至那些数量远远多过战士的随营非战斗人员，随身手持铁链、镣铐以及其他道具，希望找到掠夺的战利品。

与此同时，汉尼拔持续进军罗马，穿过伊特拉里亚，保持科托纳（Cortona）及山丘在其左侧，特雷西米尼湖在右侧。他一边前进，一边放火，破坏乡间，心中经常想到要引诱敌人采取行动。当他见到弗拉米宁几乎要与他接触，这迦太基人已经选好最适合他目的的地形，布好阵势，准备作战。

83. 道路在此处通过一个既平且窄的山谷，两侧有绵延不断的高丘环顾。隘口的东端一个陡峭高耸地形崛起，其坡地几近垂直，难以攀爬；在西侧则是湖泊，在那里唯一可以进入山谷的是一条沿着山丘脚下的小径。汉尼拔率领部队经过湖泊边缘，然后穿过山谷。他自己以非洲及西班牙军队占据东端的山丘。投掷手及长枪队则被命令要绕路，从隘口

前面绕过，以山丘作为掩护，然后以延伸的阵势布置在山谷右侧。[80] 凯尔特人及骑兵移动绕过到左侧，同样地也在山丘之下以延伸的阵势待命，其余的人被安排在山丘及湖泊之间，进入隘道的开口处。

所有这些布置都是在夜间完成，他的部队环绕整个山谷，待命偷袭，汉尼拔不再做进一步的行动。在这同时弗拉米宁紧追在后，迫不及待要赶上敌人。他在极晚的时候，在靠近湖泊的前方扎营；在第二天，他因为急于交战，于是天一亮，便带领他的前锋部队，沿着湖泊进入隘道的入口处。这我已经描述过。

84. 那早晨湖边浓雾笼罩。然后在罗马大部分军队已经进入隘口，并开始接触迦太基人后，汉尼拔发出信号开战，告知埋伏的人，立即从各方向攻击罗马人。敌人突然出现，完全让弗拉米宁措手不及。雾气遮蔽所有的能见度，攻击同时从高处与四面八方多点出现，百夫长及营长不仅无法发出必要的命令，甚至也无法掌握发生何事。他们发现自己同时被从前方、侧边以及后方攻击。结果是他们虽然还保持行进队形，但大多数的部队已经被砍死，毫无机会防卫自己，可以说是在他们统帅缺乏判断力下，送出去就死；简言之，在他们仍怀疑究竟要如何做时，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取走生命。弗拉米宁本人对所发生之事，感到士气崩溃，陷入彻底绝望，被一群凯尔特人攻击杀死。约有一万五千名罗马人命丧山谷之中。在这局面下，他们无法做任何事来协助自己，然而也不愿向环境投降；他们认为至高无上的职责，如他们在所有训练所教导的，是绝不逃走或离开岗位。至于那些在后方，受困于山丘及湖泊者，他们遭受甚至更羞辱或更可悲的命运。他们发现自己被赶入湖泊，而在那里一些人丧命，一些设法身着装备游泳，却溺水毙命，而其他人则涉水，尽可能地走远；他们站在那里，只有头部冒出水面。

那时骑兵骑马追赶而来，死亡瞪着他们的脸，他们举起双手，口念最可怜的求情，恳求慈悲，饶恕一命。结果不是被骑兵杀死，便是自己勇敢面对毁灭。在山谷中有六千人成功击败直接面对的敌人，但虽然他们或许会提供很大的协助，但却无法前去解救他们的同志，或是绕到敌人后方，因为他们完全无法看到所发生之事。他们持续往前推进，相信他们迟早会遇见敌人，直到他们发现，但却没注意到，他们其实已经突破到较高的地形。当他们到达山脊时，雾气消散，并且可以看清完整的灾难程度，但那时去提供任何协助已经太迟，因为敌人已经在所有方向得到胜利，完全掌握战场。他们因此重组队伍，撤退到某个伊达拉里亚村落去。在战争后，汉尼拔派遣马哈巴（Maharbal）带领西班牙人和长枪队去包围。在那时罗马人见到在每边都有威胁，放下武器投降，条件是他们的性命能被饶恕。

如此便是在罗马人与迦太基人在伊特拉里亚进行战斗的最后结果。

85.　当投降的士兵被带到汉尼拔及其他人面前时，他命令所有犯人被集合起来，总数超过一万五千人。他开始时告诉他们，说马哈巴并没征询他授权去饶恕他们的性命，然后他接着攻诘罗马人。最后，他将罗马人分布在他的军队中来加以看守，但释放罗马盟邦的俘虏，送所有人返家，如在之前场合一样，提醒他们：他来此不是要和意大利人作战，而是为了意大利人而和罗马人作战。然后他让自己的部队休息，埋葬那些最高阶的战死者，共计三十人，而他整体的损失为一千五百人，多数是凯尔特人。在这之后，他和自己的弟弟及朋友开始讨论在何处以及如何进行下一场攻击，因为在这时候，他对自己最后将会成功，深具信心。

当战败消息抵达罗马，单单灾难的规模就已经无法让国家领导人去

掩盖或淡化事实，他们必须召开人民大会，加以公布。所以当副执政从市民广场的发言台（Rostra）宣布“我们在一场大战中战败”，这几个字让他的听众如此震惊，所以对那些在这之前两次战败场合出现的人来说，这次灾难在那时比在战斗的时候似乎还要更严重，但这不令人惊讶。因为许多年来，人民一直没有经历过任何公开承认战败的报道或事实，所以他们现在无法以平常心，或有尊严地去接受如此的失败。然而对元老院，情形则不然，它持续做出适当的判断，为未来设想，思考所有阶层的人该做什么，以及要如何去进行此事。

86. 在战争进行时，另位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在阿里米努姆地区的岗位上，此地位于亚得里亚海海岸，阿尔卑斯山这边高卢的平原与意大利其他部分在此地相会，靠近波河河口。当他知道汉尼拔已经入侵伊特拉里亚，在弗拉米宁附近扎营，他的意图是要和他的同事会师，将两军结合。但因为他军队的规模使他无法办到，所以他立即派出山塔尼乌斯（Gaius Centenius）率领四千名骑兵，这些部队在主力部队之前先行，并在局势危急时支援弗拉米宁。但在战争结束后，汉尼拔接到报告说这援军正在接近，他派遣马哈巴率领长枪队和一队骑兵去迎战。马哈巴发现山塔尼乌斯，在第一波攻击时，消灭他一半的武力；然后追杀其他人到附近一个山丘；第二天他成功地逮捕所有人。

特雷西米尼湖之战的噩耗不过三天，所以在整个罗马城所造成的动荡情绪尚在高点，但新的灾难消息又接着传来；这次不仅人民，甚至元老院，都相当沮丧失志。决议于是通过，要搁置透过年度选出官员的正常政府程序，同时采取较激进的措施来应付危机；当时一般人的感觉是，罗马现在的局势以及正威胁人民的处境是需要任命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统帅。

在与此同时，汉尼拔这时对成功有充分自信，决定暂时不进军罗马，而开始边走边摧毁乡间地带。他通过翁布里亚及皮切诺，在行军第十天到达亚得里亚海海岸。[81] 在他前进过程中，他搜集如此多的战利品，结果他的部队既推不动，也带不走，而且他也在沿途中杀死一些居民。他已经下令，而且这成为惯例，当急攻取下城镇时，部队发现到的所有成年男子都必须被杀，而他如何做这事，是因为他与生俱来对罗马人根深蒂固的仇恨。

87. 他于是在靠近亚得里亚海一个地区扎营，该地物产极为丰富，种类繁多，而他的第一要务是让部队休息，加上恢复人员及马匹的健康。因为在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历经过冬时所暴露的风寒，缺乏他们习惯的涂油按摩，以及之后通过沼泽行军的艰辛，所有人员以及马匹都苦于坏血病以及其后遗症。所以现在他既然拥有一片丰腴乡间，他逐渐让马匹回到良好的状况，让他的人员在肉体及心灵上都恢复健康。他以罗马的装配来重新武装他的非洲部队，为了这目的他挑选最好的武器，因为他现在拥有大量掳获的军械。同时他也送出使者，航海送信给国内迦太基人，详细报告发生之事，因为自从入侵意大利后，这是他第一次到达海洋。迦太基听闻这消息，举国欢腾，而政府当局不浪费任何时间，立即采取步骤，提供每种可能的支持，来协助意大利及西班牙战争的进行。

罗马人民任命费边（Quintus Fabius）为他们的独裁官（dictator），此人天赋极高，以极判断稳健著称，即使在我所生的时代，这家族后代成员因为他的功积成就，而仍以“最伟大”（Maximi）为人所知。一位独裁官与两位执政官的差别如下：亦即，每位执政官有十二位仪仗队（lictors）伴随，但独裁官有二十四位；执政官在许多场合必须征询元老院

来执行他们的计划，但独裁官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将军。因此当他被任命时，罗马其他官员停止执行权力，唯一除外的是人民的护民官。[82] 我将会在稍后的一书，更详细地回到这主题。[83] 在同时间，人民任命米努启亚斯（Marcus Minucius）为骑兵长（master of the horse）。骑兵长是独裁官的下属；若独裁官忙于其他事务时，他便成为其权威的继承人。

88. 现在汉尼拔经常移动营区，但始终靠近亚得里亚海。在这段期间他借着他可以大量取得的老酒来浸洗他的马匹，成功地让它们的皮肤恢复到良好的状况。同时他也确定要让伤者得到治疗，部队其他人恢复健康及精神，以应付未来的任务。他行军经过普来吐提亚（Praetuttia）、哈德里安纳（Hadriana）、马鲁启纳（Marrucina）及扶列他纳（Fretana），并且摧毁这些地区，然后前进到雅庇吉亚。这个行省有三支民族居住，分别给予其区域名字，亦即道尼亚人（Daunii）、皮攸切替人（Peucetii）以及美沙皮亚人（Messapii），而汉尼拔所最先入侵的是道尼人[84] 的区域。他首要目标是罗马殖民地卢切利亚（Luceria），他在那里摧毁周围区域，接着在菲比农（Vibinum）附近扎营，侵略阿匹人（Arpi）的区域，然后掠夺道尼亚（Daunia）全区，没遭遇任何抵抗。

在此同时，费边被任命，向神明进行献祭，也率领他的副手以及四个军团，领军上战场，这些士兵都是在紧急状态下招募。他在靠近纳尼亚（Narnia）的地方，与原来从阿里米努姆前去支援弗拉米宁的军队会师，在那里他解除现任将军塞尔维利乌斯在陆上的兵权，然后派人陪同他到罗马，命令假如迦太基人企图想从海上进行军事活动时，他必要时要随时提供支援来对付。他与骑兵长接管全军统帅权，在离面对迦太基人约六里处扎营。这地方称为阿耶凯（Aecae）。

89. 当汉尼拔听闻费边来临时，他决定立即采取攻击，来顿挫敌人锐气，他立刻领军接近罗马营区，将人马以作战阵势摆开。他在那里等待一些时候，但没人回应，他最后又退回自己营区。就费边而言，他决定不冒任何风险，更不愿涉险激战，一决雌雄，而是以人员安全为他第一及首要原则，而既然选定这策略，他坚决地遵守它。最初他因此而被鄙视，而他的行动让人民有借口说这完全出自于懦弱胆小，以及他害怕进行交战。但当时间继续往前推移时，他迫使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没有人可以在目前既有的状况中行动地更为谨慎。不久之后，事件发展见证他所采取政策的智慧，而这是很自然的。

这个中的事实是，敌人武力已经在战争中持续磨炼，而这磨炼其实是从他们最早的青年时期即已开始；他们有位一起与他们接受养成教育的将军，而且从孩提时期便已经习惯在战场上的活动；他们已经在西班牙赢得许多战争，而且连续两次击溃罗马人与他们的盟友；特别是他们已经放弃其他军事选项的活动，所以他们唯一存活的希望就是胜利。在罗马这方，情形恰好相反：他的军队普遍欠缺经验。这使费边无法在激战中面对敌人，所以在考量后，他决定退而求其次，诉诸罗马人占优势的地方：他们拥有无法耗竭的补给及人员，而他则紧紧抓牢这些优势，并且据之来设计他的策略。

90. 在接下来的数月，他持续与敌人保持平行线来进行移动，但他会根据他对乡区的经验，事先去占领最有利的地点。因为他可以依靠后方丰富的补给，所以他未曾在任何借口下，允许他的士兵离开营区去收集粮秣。相反的，他的军力始终集中一起，然而会仔细注意任何时间或地点可能提供的时机。他用这些方法设法去杀死或俘虏任何脱离营区，去进行收集粮秣的许多敌人团体。在依循这种战略时，他有两个目的：

第一，要持续降低敌人有限的人力资源；第二，借着这些次要的胜利，来重建他自己部队的士气，因为他们的信心已经被之前的连番挫败严重撼动。至于他敌人所想要的激战，绝对没有任何事情会诱惑他去接受如此挑战。但是他的政策一点都不能让他的副手命米努启亚斯满意，而后者的看法却是众人的意见。命米努启亚斯经常数落费边主导战争时的示弱，以及他拖延的行为，这与他自己积极勇于采取攻势以及甘冒一战，形成对比。

在迦太基人蹂躏我已提及之地区后，他们横跨亚平宁山，下降到萨莫奈人的领土。这些土地十分肥沃，而且在过去多年没有战事波及，他们在此处发现可以坐拥用之不尽的补给，也就不去摧毁它。他们也侵略罗马殖民地贝尼温敦（Beneventum），并占领极为富裕的威奴希亚（Venusia）。罗马人在这所有时候，都尾随迦太基人的后卫，保持一或两天的行军距离，但从来都不愿更靠近些，来与敌人交战。汉尼拔从这些军事活动，了解到费边虽然有明显的决心避战，但却一点都不打算放弃开阔的乡间，他大胆地前进到卡普亚平原一个叫法乐农（Falernum）的地方。他相信这举动会带来两个结果：或者强迫敌人应战，或是他将证明自己是乡间的主宰，而罗马人选择放弃该地。他希望这样的证明会在罗马盟友间带来警惕，说服他们摆脱对罗马的忠诚。因为直到那时刻，即使罗马已经在两次战役中大败，但没有一个意大利城邦投靠到迦太基人这边；它们都维持与罗马的信诺，虽然它们其中有一些已经严重受害。盟邦是以如此敬畏与尊重来看待罗马这国家。

91.　尽管如此，汉尼拔有很好的理由进行算计。环绕卡普亚的平原，在整个意大利是以其肥沃、美丽、近海、有许多港口提供交通，并且是来自世界各地之游客造访意大利时的出入处，而广为人知。这区域亦

包括意大利内最美好及最出名的城市。在沿海有锡纽萨（Sinuessa）、库迈及迪凯阿启亚（Dicaearchia），[85] 在往南有尼尔波利斯最后则有努切里亚（Nuceria）。在内陆以及其北有卡雷（Cales）和提亚农（Teanum），在东方及南方是道尼亚及诺拉的领土。在平原中心有卡普亚，这曾是这区域最为富庶的城市。在所有神话中没有比关于这地方的神话来得更有可信度，而这地方就像其他因美丽而著称的其他平原一样，都称为费雷格里恩平原，而在所有这些之中，这里是最有道理被如此称呼的，因为她以其美丽及肥沃，而成为众神争夺的特别例子。这看起来似乎是完全自然。

除了这些优点外，这平原也受自然保护，难以接近。一侧为大海，其余则被高耸且绵延不断之山峦所阻绝，那里只有三条路可以出入，所有通路皆既窄又难行：其中之一是由萨莫奈人地区（Samnium），第二是从拉丁姆，第三则是从赫彼奈（Hirpini）人的乡间。所以迦太基人将营区建立在这平原上，将其转化为战争的舞台：他们因没被预料的出现在那里，而让所有居民惊吓，但也让罗马这敌人的怯懦变成大家都看到的景象，证明了迦太基人不容置疑是乡间的主宰。

92.　汉尼拔心中正是以这些作为考量，离开萨莫奈人地区，越过靠近叫艾瑞毕安努斯（Eribianus）山丘附近的通道，然后在福吞纳斯（Volturnus）河旁扎营，这条河将坎帕尼亚平原正好一切为二。他的营区在较靠近罗马的一方，但他却能够以收集粮秣的队伍来侵略整个平原，没遇见任何阻挡。虽然费边极为惊讶这种大胆的举动，他却更加严格地遵守已经选定的作战计划。可是他的同僚命米努启亚斯以及所有军队里的百夫长和营长都坚信敌人已经真正地、完全地被困住，敦促他尽快到达平原，不要让国家里最精华的部分被摧残。费边的确倾其全力赶到那里

，假装与那些比较挑衅及冒险精神的人一样积极。但当他靠近法乐农时，他却将军事行动局限于现身山丘，保持与敌人平行移动。他的用意，是为了避免给意大利盟友他已经放弃开阔乡间的印象，但是他并没有将军队带下山丘，而是继续避免公开交战，其理由如我已经提及的；另外，还因为迦太基人在骑兵上具有优势。

汉尼拔极为用力，蹂躏整个平原来引诱罗马人采取行动，但他也已经聚集极大数量的战利品。他因此决定撤退，因为他不愿意浪费战利品，而是将其储存在一个地方，方便他设立冬营时使用，他的军队不仅现在过得好，而且可以确保在整个冬天都不虞匮乏。费边猜测他的对手打算依照他进入平原时的路线折回。他知道通道狭窄，这一出口提供了一个埋伏攻击的绝佳机会，因此他在通道布置四千人，交代他们要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在适当时机来临时，积极地加以攻击。他自己与主力部队扎营在一个山丘上，面对通道，可以居高临下。

93. 当迦太基人抵达，并在这些高处之下的平地扎营，费边希望他至少可以不费力气地将战利品带回；他甚至能够利用他现在所占有的居高临下的位置，来结束整个战争。结果他把全部的心思集中去思索要在何处、如何善用地貌轮廓，以及利用何种部队来攻击敌人。当罗马人致力于这些准备，汉尼拔之前或许已经预料到他们可能如何行动，所以决定不给他们时间和喘息的机会来让他们协调计划。他请负责军队前锋的哈斯德鲁巴过来，命令他尽可能收集尽可能多的干柴，并从掠夺来的牲畜中，选出约两千头最强壮的耕牛，将它们聚集在营区之前。当准备完成，汉尼拔聚集前锋部队，向他们指向一座位于军营后方的山丘的丘脊，然后再指向他意图经过的通道。当他们接到命令时，他们要尽量快速及用力地将牛赶往高处，直到丘顶。接着他下令全军食用晚餐，及早休

息。在夜里第三更时，他率领前锋离营，命令他们将干柴绑在牛角上。因为人手充足，所以任务迅速完成；之后他下令点燃所有干柴，将牛赶往山脊。紧接着他在后方部署轻装的长枪队，命令他们要协助驱牛者走一段上坡路。一旦动物开始移动时，士兵必须在后陪跑，让它们在往较高处去时，仍然聚集一起。那时他们要占据山脊，所以假如罗马人要前进到山脊任何一部分，他们要接战，并且攻击。与此同时，汉尼拔自己与他的主力部队往通道的狭隘处前进；他的行进队伍是重装步兵在前，接着是骑兵，最后是西班牙人及凯尔特人。

94. 防守隘口的罗马人看到燃烧火炬往高处移动时，结论是汉尼拔正在快速往那个方向前进，所以他们放弃通道口，行军到山丘去攻击敌人。但当他们靠近牛群时，他们完全被移动的火光所困惑，想象他们即将要面对某种比真实情形更可怕的东西。当长枪队抵达现场时，两军交锋一小段时间，而当牛群在他们之中冲过，他们停止交战，停留在高地，等待日出。费边本人因为也对局势感到困惑，而且，依据荷马诗句，“怀疑有某种更高深的计谋”，[86] 加之他坚决依照普遍拒绝交战的原订计划，所以留在营中，没有任何举动，同样也在等待日出。在这时候，汉尼拔的计划已经在每个细节都执行成功，将他的军队以及战利品安全带过隘口，因为原来驻扎留守该处的罗马武力已经离开岗位。当白天来临时，汉尼拔看见罗马人已经摆开阵势，与他的轻装长枪队对峙，所以派出一队西班牙人去增援。这些部队攻击罗马人，杀死约一千人，轻易地将自己的轻装部队救出，与主力部队会合。

在成功完成从法乐农撤出后，汉尼拔安全地扎营，开始思考在何处以及如何建立冬营，[87] 因为他在这时候已经在意大利所有城市及民族激起极大的恐惧以及不确定性。费边在此期间被群众责怪软弱，允许敌

人从一个显然无解的受困状态中逃走，但费边仍然拒绝在任何方面背离他原先的政策。然而几天之后，他必须前往罗马去执行某些祭祀，而将指挥权交给他的骑兵长。当他道别时，他严格指示米努启亚斯不要想去伤害敌人，而是要自己避免灾祸。然而米努启亚斯没在意这些警告，即使当费边在耳提面命时，他心中已经完全投入到要进行一场决定性战争的计划。

100. 这是在西班牙的状态。在意大利，我们留下汉尼拔从法乐农平原撤出，要寻找冬营过冬。他这时候已经从侦察人员那里得知，卢切利亚以及杰如尼温（Gerunium）附近地区拥有丰富作物，而且杰如尼温是收集及储存的最好地方。他决定用它来作为冬营，于是向该地区前进，经由里本奴斯（Liburnus）山行进。当他抵达杰如尼温——此地与卢切利亚约有二十四里远——时，他首先向居民呼吁与他结盟，并对他能够给的利益提出保证；当他们拒绝交涉，他围攻该城并很快攻占它，接着将全城居民杀死，但小心不去破坏城墙或绝大多数房舍，因为他打算使用它们来做冬天时的谷仓。他接着将军队安排在城前扎营，以壕沟及栅栏来防卫这一地点。当工作完成时，他派遣两部分的军队去取回谷物；每一部分要遵守负责补给的官员所指定每日所需带回的数量。其余的第三部分军队则受令防卫营区，掩护收集粮秣人员所进行的区域性征战。因为大部分周围乡村平坦以及容易到达，而收集粮秣人员不可胜数，气候又适合收获谷物。结果是每天都收集到极大的数量。

101. 当米努启亚斯从费边手中接管过指挥权，他最先沿着山丘形成的路线来尾随迦太基人，因为他相信在他们企图横跨时，他们必定会相遇。但当他得知汉尼拔已经占领杰如尼温，正在该地收集粮秣，并且已经在城市之前驻扎在一个加强防御工事的营区时，他于是改变行进路线

，经由一个斜向杰如尼温的山脊，从山丘上下来。他下定决心，无论任何条件下，都要和敌人交战，而当他到达一座在拉瑞农（Larinum）地区的卡林（Calene）山时，他在那里扎营。汉尼拔现在注意到了敌人的接近。他留下三分之一的部队去收集粮秣，带领其他两部分军队在高地扎营；他的目的是同时要保护收集粮草的人和威吓罗马人。在这两方军队中间有一座山丘；汉尼拔观察到这山丘不仅较靠近罗马营区，而且居高临下，所以在天黑后，他派遣两千人的长枪队去占领。当天亮时，米努启亚斯见到敌军这支武装后，带出自己的轻装部队，攻击这阵地。他们有短暂的冲突，罗马人得胜，所以后来他们将整个营区迁到这个山丘。有一段时间汉尼拔将大部分的部队维持在他们原来的界限内，因为敌人如此靠近；但在几天后，他被迫送出一些人，去给掳获来的牲畜寻找放牧的地方，而其他人则带回粮秣。根据他原先的计划，他急于让他掳获的牛群存活下来，去收获尽可能多的谷物，用以确保有足够补给来支持整个冬天；这不仅要喂食他的人员，还有他的马匹及驮兽，因为骑兵是他最依赖的武装。

102. 米努启亚斯注意到有许多迦太基人四散在乡间各地，执行这些任务，所以他选择太阳在头顶的时候出动军队。当他靠近敌人营区时，他将重装步兵排成战斗队形，将骑兵及轻装步兵分为数队，派遣他们去攻击收集粮秣的人，并下令不留活口。这个举动让汉尼拔陷入困境，因为他部署在营区外的主力部队并不足够强大到去接受挑战，但他也不能出发去拯救散落在乡间的人。罗马送出去猎杀收集粮秣的人，成功杀死许多敌人，因此在汉尼拔防御工事之前布阵的罗马部队，开始变得轻敌，他们甚至开始拆下栅栏，几乎冲向汉尼拔的营区。这是汉尼拔危急的时刻，但尽管这重重麻烦降临在他身上，他还是设法击退攻击者，并且

经过很大努力稳住营区。最后因为哈斯德鲁巴所带来的约四千人，他的局面才解围：这四千人是从收集粮草之乡间地带逃回的人，并在杰如尼温附近防线避难。这一增援恢复了汉尼拔一些信心，于是汉尼拔突围，将部队带离营区，往前一段距离来重组，并发动攻击；在历经困难的战斗后，终于缓解了防线的压力。米努启亚斯攻击城前营区，但更是要攻击收集粮草的人，这对迦太基人造成了严重的损伤，所以米努启亚斯在离开战场时，对未来怀着极大希望。次日，迦太基人撤出杰如尼温周围的防线，而米努启亚斯则立即占领。这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汉尼拔警觉到罗马人或许会利用夜晚来接近在杰如尼温的营区，发现它没人防守，而掳获行李以及储藏品，所以他决定撤退回来，重新建立。在这之后，迦太基人显得更远为小心，对收集粮草的征战采取更严格的防备，然而罗马人却越来越有信心，并敢冒更大的风险。

103. 米努启亚斯的成功被传回罗马，所用的语言远远超过实际事实，所以让人民雀跃不已；他们的信心回升，首先是因为终于有转机，可以纾解他们之前对战争的悲观；其次则是他们现在可以相信，之前在军中盛行的缺乏行动及士气低迷，其实并非出自士兵在勇气上有任何不足，而是他们统帅的过度谨慎。于是乎每个人都联合起来责怪费边，指责他怠惰地让敌人溜走。另一方面，米努启亚斯的名气因为这次成就变得如此之高，以至于人民作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他们同时将绝对权力颁赠给骑兵长以及独裁官，相信前者必然可以快速结束战争。于是实际上有两位独裁官被任命去进行相同的战争，这在罗马史里前所未见。当米努启亚斯被告知他在人民中如何受欢迎，以及因为这命令所颁赠给他的权威，他于是想对敌人进行冒险行动，大胆先发制人的欲望更是加倍。

另一方面，费边回到军中，一点都不因近来状况而有丝毫改变，反而更加相信他原先判断的正确性。然而这一点也没逃过他的眼睛：米努启亚斯现在充满傲气，嫉妒地处处反对他，全心全意只想冒险一战。费边因此提供他的同事两种选项：或是隔日指挥全军，或是一分为二，并且以认为最好的方式来使用军团。米努启亚斯乐于答应将军队分割为二；这样的安排立即执行，所以军队的两半，在相距约一里半之处分开扎营。

104. 在这期间汉尼拔已经取得这两位将军彼此不和，以及米努启亚斯野心勃勃和冲动行事的情报，这部分是透过战俘所提供的资讯，部分则是透过自己观察正在发生之事。他的结论是这些因素会有利于他，他因此将注意力转移到米努启亚斯，因为他急于去压制后者挑衅的倾向，预期他的攻击。在他的营区与米努启亚斯之间有座小丘，可被用来对付对方，于是他决定占领这优势之点。他充分了解，米努启亚斯因为之前的成功，将立即冲出来反制这一行动，所以他设计了以下策略。环绕山丘的乡间地带空无一树，但有许多碎裂地形以及各种凹洞。他因此在天黑之后，送出一支五百人的骑兵以及约五千人的轻装和其他种类的步兵。部队分为每组两百人或三百人，命令他们占据最有利于埋伏突袭的地点；然后为了确保这些部队在早晨不会被罗马人收集粮秣的部队所见，汉尼拔在破晓时亲自派出轻装部队占领山丘。一旦米努启亚斯见到这一举动，必定会认为这是进行反攻的绝佳机会，所以立即送出他的轻装步兵，下令要与敌人交战，力图占领山丘。在这之后，他又派出骑兵，后面接着是军团，这由他亲自率领，以密集队形前进，意图重复之前相同的策略。

105. 日刚破晓，罗马人的眼睛及注意力集中在山丘上的战斗，毫不

怀疑那里已经有埋伏等待的迦太基部队。汉尼拔不断增援山丘上的人马，很快他与骑兵出现，之后随着其余军队，两方的骑兵随即进入行动。这一冲突的结果是罗马轻装部队因为迦太基骑兵的人数优势而撤退，退回到军团，造成他们队形陷入混乱。同时汉尼拔也发出信号给埋伏的待命部队；他们立即从各方向一起出现，进行攻击，结果是不仅轻装部队，甚至整个米努启亚斯的部队都发现自己陷入危急状态。就在此时，一直观察战事进展的费边，严重担忧罗马人或许会遭受全面战败，便匆忙将他的部队前移，来拯救他的同事。罗马人在他靠近时，重拾信心，虽然整个战斗的布阵已经被打乱，但他们聚集在军旗周围，并在费边的掩护下撤退，成功抵达到安全地带。然而在此期间，许多轻装部队人员已经被杀，而军团损失甚至更重，包括许多他们最勇敢的部队。

援救部队的精神焕发以及完美纪律，使得汉尼拔心生警惕。他立即放弃追杀，结束战斗。对那些从事于军事行动的人而言，毫无疑问，米努启亚斯的冲动几乎导致全面性的战败；而且正如之前，整个局面只有在费边的现身后才得以挽回。另一方面，这给了那些在罗马的人一个清楚的证明：一位将军所具有的前瞻之见、逻辑思考及冷静计算，与一位单纯士兵的冲动鲁莽及虚张声势，两者是何其不同。无论如何，罗马士兵习得了一次实用的教训，于是他们现在开始去强化单一的军营，将军力在里面团结起来。从此他们对费边马首是瞻。迦太基人则修筑栅栏环绕山丘，此处现在已经在他们手上，并且在山丘及自己的军营间挖了一道壕沟。他们驻扎山丘，然后在不受侵扰之下准备过冬。

106. 执政官选举的季节逼近。罗马人选择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及瓦罗（Gaius Terentius Varro）为执政官。当他们就任时，独裁官放下权力，而之前的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Gnaeus Servilius）及雷

古鲁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被宝路斯授予行执政官（proconsular）之权的权威。这些官员在战场上依据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来指挥军队的行动。在征询元老院之后，宝路斯立即开始征召士兵；这些人是要让军团回到足额编制及所必须具有的战斗水准，然后才再将他们送往战场。他严格命令塞尔维利乌斯，绝不可被吸引去参加大规模激战，而必须去寻找经常发生以及有战斗机会的小型军事活动，借以训练新兵，增强他们参加主要战役的信心，因为元老院相信他们最近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使用新征召没经过训练的士兵。执政官亦将一支军队置于副执政波士丟米亚斯（Lucius Postumius）的统领之下，并派遣他到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去转移注意力。

同时，他们召回正在利利贝乌姆过冬的舰队，并且运送必要物资到西班牙将军那里，以供应那个战区的征战。这些以及其他备战的工作是执政官全心投入的职责，而塞尔维利乌斯在接到命令后，开始执行他们所要求的小规模军事活动。因为没有决定性或值得一提的结果发生，就不再赘述了，部分是因为当时的状况，部分是因为这些命令的性质。其间所发生的是数量很多的小规模接战或冲突。罗马指挥官在这方面表现优异，常常被认为是以有勇气及有见识的方式来进行战争。

107. 经过整个冬天以及春天，两军仍然彼此对望地扎营，而只有在季节已经进展到允许将去年作物收割，来收集补给品，[88] 汉尼拔才开始移动，离开在杰如尼温的营区。在那时候，他认为要倾所有之力来强迫敌人作战，才会对他有利，所以他占领坎尼的卫城，当时罗马人已经在那儿堆积从卡奴西（Canusium）地区周围所收集到的谷物及其他补给。这个城镇虽然之前已经化为废墟，但是其卫城以及仓储被占领，仍造成罗马军队的恐慌。它的沦陷是个打击，不仅只是丧失仓储，而且因其

位置掌控周围地区。将军因此不断送信息回到罗马要求指示，指出假如他们靠近敌人，那将无法避免激战，因为这乡间地区已经被掠夺过，而盟军的态度已经开始动摇。

元老院决定军队应该一战，但他们下令塞尔维利乌斯等待，并同时派遣执政官到前线。所有人都仰望宝路斯：所有最具信心的希望都奠基在他的能力及经验之上，因为他在早期生涯中所获得的崇高名声，以及在几年之前他在伊利里亚战役中展现的勇气，对国家贡献良多。[89] 现在元老院决定派出八个军团到战场上，这是罗马人未曾采取的步骤，每个军团人数五千，不计盟友。如我之前所解释，[90] 罗马人通常使用四个军团，每个军团约四千名步兵及两百名骑兵，但在例外需求下，他们会将每个军团战力提升到五千名步兵及三百名骑兵。他们会让盟军步兵数量等于在军团里的罗马公民步兵，但骑兵在惯例上则是罗马人的三倍之多。当他们将军队派到战场时，他们分配每位执政官两个军团以及盟军总数的一半。他们大多数的战争是由一位执政官来指挥一支两个军团及一般配额的盟军，只有在极少的场合他们才会使用所有的兵力。但这次他们如此担心警惕，所以他们决定不仅要派四个，而且要派八个军团来行动。

110. 次日，执政官拔营，率领部队前往他们听闻敌人已经建立的地点。在第二天，他们到达迦太基人视线范围内，在约五里处扎营。宝路斯注意到周围乡间地形平坦无树，他的观点是因为迦太基人在骑兵上的优势，不宜在此处攻击敌人，而是要引诱他们到一个战争结果可由步兵来决定的地形去。瓦罗却因为囿于有限的军事经验，不以为然，结果是两位统帅的争执及不同观点公开化，这是可能发生的最危险状况。当有两位执政官在场时，惯例是每位执政官轮流统兵，而因为瓦罗恰好是第

二天要统领，所以他拔营，命令前进，目的是要去接近敌人；尽管宝路斯激烈抗议、积极反对，瓦罗执意要做。汉尼拔出动他的轻装部队以及骑兵来对付他，在他行军时出其不意地突袭，让罗马队形陷入混乱。然而他们成功地挡住迦太基人的第一波冲击。稍后，当瓦罗出动标枪手以及骑兵时，他们在战斗上开始占有上风。这是因为迦太基人没有充足的后备部队，而在罗马人这边，有些轻装部队得到来自军团单位的补强，与他们一起参加战斗。

黑夜来临强迫他们停止战斗，迦太基人在这次冲突中没有如原先希望的成功。第二天，宝路斯仍然不认为局势有利于战斗，但却不能安全撤出他的军队，所以与他三分之二的部队扎营在奥菲狄亚斯（Aufidius）河边。这是唯一穿过亚平宁山的河流，这座绵延不绝的山脉形成所有意大利河流的分水岭，那些在西侧的河流流进提蓝尼亚海，在东侧则注入亚得里亚海。但是奥菲狄亚斯河其源头来自提蓝尼亚海那边，却穿过山脉，流入亚得里亚海。宝路斯以其余三分之一部队来防御津渡以东、[91]河流远侧的一个阵地。离其主要营区几乎一又四分之一里远，但又更远离敌人的营区；他的目的是要保护来自河流以西，主要营区所派出之收集粮秣的部队，同时也可以骚扰迦太基人。

112. 次日，汉尼拔命令所有部队装配准备妥当，以利行动；又次日，他将军队沿河摆开阵势，清楚表明要立即作战。然而，宝路斯仍然不满他所在的地形；他见到迦太基人必将移动军营，来取得补给，所以除了以增加守卫来强化军营外，没有任何动静。汉尼拔等待一些时间，发现罗马方面没有回应，他带部队回到原来防御的地方，但他送出他努米底亚的骑兵去攻击敌人的取水队，禁止他们取水。这动作对瓦罗来说不仅是一项侮辱，而且士兵也积极想战，对任何耽误变得越来越没耐心。

一般而言，没有事会比不断延宕的悬疑更难以忍受，但一旦下达决定，人们就会想办法去忍受即使是所能发生者中最糟的事。

当消息传到罗马，说两军扎营相望及前哨冲突日日发生，整城的情绪变得极度激动及恐惧。大多数人害怕结果，因为他们已经不止一次遭受挫败，他们在自己心中，开始绘出完全战败的结果。所有曾经向他们发布过的神谕，都挂在人们嘴上，每间庙宇及每间家舍都被征兆及异象所包围；城市出现祈愿游行以及祷告的盛大场景。罗马人在危险时刻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安抚神明以及人类，这类的典礼没有一项他们会认为不恰当或是配不上他们的尊贵。

113. 次日，瓦罗接管指挥权，在日出后立即同时从两个营区出动他的军队。他带领从主军营出发的军队跨河，[92] 立即摆出作战队形，另一个营区的部队则随之而来，布置在旁边，形成一线，全军朝南。罗马骑兵位居右翼，在河流旁，接过来维持同一阵线的则是步兵。在此军团连队以较平常更为密集的队形编组，每连队单位的深度为其宽度的几倍长。[93] 盟军的骑兵则置于左侧，而轻装部队则是在全军稍前之处。罗马军队的全部战斗力量，包括盟军，多达八万名步兵以及超过六千名骑兵。与此同时，汉尼拔将标枪手以及长枪队带过河来，将他们安置在前进位置。然后他将全军由营区带出，在两个地点过河，直接面对敌人。在左侧靠河之处，他安排西班牙及凯尔特骑兵来对付罗马骑兵。较靠近中央则布置一半非洲重装步兵，然后是西班牙以及凯尔特的步兵，在他们右边则是另一半非洲重装步兵，最右侧是他的努米底亚骑兵。在这一阶段他的全军是以一直线排开，但他接着将中间的西班牙籍凯尔特人往前移动，但让他们与两翼维持联系，以符合他的计划；这一队形产生突出的弯月，随着它往两侧延伸的队伍则逐渐单薄。这一安排的目的是要

以西班牙及凯尔特部队开始接战。利用非洲部队作为预备部队来支持他们。

114. 非洲部队配有罗马武装以及武器，因为汉尼拔用之前掳获装备中最佳者来装配他们。西班牙人及凯尔特人所使用的盾牌十分相似，但刀剑则相当不同。西班牙刀的刀尖与刀锋在杀伤威力上不相上下，然而高卢刀却只有用来劈扫时才有用，而且需要大动作的劈扫才能达到目的。部队是以交替队形方式安排，所以凯尔特人的赤身裸体加上西班牙人的亚麻短衣（配紫色边，他们的传统服饰）呈现一个怪异骇人的景象。

迦太基的骑兵约一万人强，而他们的步兵，包括凯尔特人，刚刚超过四万人。罗马右翼由宝路斯统帅，左翼则是瓦罗，而中间则由以前的执政官指挥，亦即雷古鲁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和塞尔维利乌斯（Gnaeus Servilius）。哈斯德鲁巴统领迦太基左翼，汉诺右翼，而汉尼拔及其弟马哥则在中间。罗马人，如我已述，朝南。迦太基人朝北，所以没有一方会因为升起太阳的逆光而处于劣势。

115. 战斗始于双方前锋的冲突。最先只有轻装步兵涉入，战斗平分秋色。但一旦左翼的西班牙及凯尔特骑兵与罗马骑兵接触，行动就变得如火如荼，战斗变得野蛮。关于这次遭遇没有通常见到的正式前进或后退：一旦两军相遇，他们立即下马，人对人步行战斗。在此迦太基人最后得胜，虽然罗马人以豁出去的勇气抗拒，但他们多数人还是在对战中死去。罗马的敌人毫不留情地沿着河岸推去，罗马人边退、迦太基人边杀，而就在这时重装步兵取代轻装步兵的位置，开始近身接战。有一阵子西班牙人及凯尔特人稳住队形，极为勇敢地战斗，但接着他们落败，被军团单纯的重大推力往后推去，所以迦太基战线弯月的中心开始凹陷。罗马军团的连队胜利地往前推进，轻易地穿过敌人前线，因为凯尔特

人是以厚度有限的阵线展开，而罗马人是由两翼向中央挤去，而那里是作战最激烈之处。迦太基部队中央与两翼并没同时行动，而是中间部分先行接战，因为凯尔特人是以往外凸出的弯月形状队形布阵，所以突出于两翼之前，因此弯月突出的弧线最靠近敌人。然而因为罗马人追杀凯尔特人，针对敌军前锋已经退让的部分往前推进，穿透敌人阵线如此之深，所以那时他们腹侧同时面临非洲重装步兵的威胁。在这时候，右翼的非洲重装步兵向内转身，所以现在面左，然后从右翼冲刺敌人的腹侧，而在左翼的，亦同样往内，以相同方式攻击；每个情形的行动都符合当时的需求。但这结果正是汉尼拔所计划的：罗马人因为追逐凯尔特人推进过前，所以陷入两边的非洲人之间。他们再也无法维持连队队形，而被迫单独或一行列一行列地转身来防卫自己，对付正攻击他们腹侧的敌人。

116. 这时候的宝路斯虽然自战争开始就已经在右翼，而且参加骑兵军事行动，但仍然平安无伤。但他希望能将他在战前对士兵所说的话，转化为行动，所以参与战斗。他见到战斗结果可能由军团来决定，所以他骑行到阵线中央，将自己投身到最激烈的地方，和敌人对打，并给自己的人马鼓舞打气。汉尼拔自从战斗开始一直在战场的这个位置，在这时候也做相同之事。

当这些都在进行时，在迦太基右翼的努米底亚人攻击罗马左翼骑兵部队；然而他们并未给敌人造成许多伤亡，自己也没受到严重损失，这是因为他们所采取的独特作战方式。但是他们借着将罗马骑兵吸引走，先从一个方向攻击他们，接着又从另一个方向攻击，实际上让罗马骑兵完全脱离战局。在这时候哈斯德鲁巴已经几乎在河旁消灭所有敌军的骑兵，于是回过来协助努米底亚人。意大利盟邦的骑兵见到他即将向他们

冲刺，溃散逃走。在这一点上，哈斯德鲁巴似乎以少见的技巧及判断力来运用他的武力。他知道努米底亚人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知道他们最有效率的时候是当他们追击敌人时。他因此留给他们去对付撤退的罗马人，而自己率领部队前去步兵正在酣战的地方，奔驰去支援迦太基人。他从后方攻击罗马人，借着从许多方向反复冲刺，他立即为非洲人添增了士气，也对罗马人消沉的士气做出另一次重击。在此宝路斯于激战中承受了几个致命的伤害后阵亡。这个人终其一生，为他的国家尽忠尽职，在其人生终点更是如此。

只要罗马人能够维持没有崩溃的前线，并且转身对付一波波来自环绕四方之敌人的攻击，他们便能够坚持下去。但随着他们外围的士兵被一一砍倒，而幸存者被迫后退，挤在一起，他们最后在所站立的地方一起战死。在他们之中有雷古鲁斯和塞尔维利乌斯，前任的执政官；两人在战争中行为勇敢，无愧于罗马公民的身份。

当这种人和人近身接战及杀戮仍在进行时，努米底亚人追杀逃跑的罗马骑兵，杀死许多人，并将他们从马上扯下。一小群人逃到威奴希亚，其中包括执政官瓦罗，他因此用一样令人不耻的逃亡，来搭配他在任时为国家所制造的灾难。

117. 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在坎尼的战争结束了。在这场斗争中胜利者与被征服者皆以不屈不挠、绝不认输的勇气战斗。这一情形的证明，是在罗马一方六千名的骑兵中，只有七十名与瓦罗逃到威奴希亚，而有三百名盟邦骑兵四散地避难于不同城镇。在步兵中，约有一万人被俘，虽然这些人并不是在真正的战斗里被俘，而只有三千名逃到邻近的城镇去。其他人，多达约七万名，则是英勇战死。在坎尼，如同之前的遭遇，正是优势的迦太基骑兵对胜利贡献最多，而这场战争为后代证明一事：

宁可只有对手一半的步兵，但在骑兵上要有压倒性的优势，也比与对手在各方面皆为相同数量，来彼此较劲，更为有效。汉尼拔那方约有四千凯尔特人与一千五百名西班牙人和非洲人被杀，另外还有约两百名骑兵丧生。

这一万名罗马战俘没有参加战争，其理由如下。宝路斯留下一万名预备部队在营区，意图是假如汉尼拔忘了保护自己的营区，而将所有部队投入战场，这些人或许可以在战争期间强行进入，掳获敌军行李。另一方面，假如汉尼拔已经预见这危险，留下足够的部队防守，那时他的战斗力便会相形减弱。这些罗马人是在以下状况中被俘。汉尼拔留下一支足够强大的分队来防守营区，而且在主要战斗发生时，这些罗马人也执行他们的命令，并攻击这支迦太基留守的武力。最初防守者挡住，但当他们开始感受到压力，汉尼拔却在此时在战场上各处都占上风，前来支援，将罗马人打跑，把他们关在自己营区。他杀死约两千人，俘虏其余人。努米底亚人同样地猛攻这一地区里庇护逃跑敌人的不同据点，围捕逃跑者，共计掳获两千名骑兵。

118. 在战争如我所述地被决定后，双方预期的结果很快便发生。迦太基人因为他们的胜利，几乎成为海岸其余部分的主宰。他林敦人立即向他们投降，阿匹人（Arpi）以及一些坎帕尼亚的城镇，邀请汉尼拔到他们那里，所以现在所有目光都在迦太基人身上。他们自己也怀抱极大希望：他们终将攻占罗马。至于罗马人，在这次战败后，放弃所有维持他们对意大利人霸权的希望，开始为自己祖国担心，甚至为自己的生存害怕，因为他们预期汉尼拔随时会出现。事实上，因为接下来发生之事，使得命运女神在他们的挣扎中，好像已经选边来对付他们，灌注他们的复仇之杯，满溢而流。就在几天之后，当罗马城仍对坎尼的消息诧异

不止，他们派往阿尔卑斯山这边高卢的将军波士丢米亚斯（Lucius Postumius），中了凯尔特人的埋伏，全军被一扫而空。尽管有这些打击，元老院还是尽其所能去做其能力所及之事。它鼓励人民士气，强化城市防御，以勇敢负责的精神及男性气慨，来考虑局势的各种事实；接着而来的事件见证它的坚定沉稳。虽然毫无疑问地，罗马人最后是在战场上被击败，军事上的声望完全幻灭，然而因为他们宪法的独特优点以及他们能够继续抬起头来，不仅为他们赢回他们在意大利的霸权，后来也打败迦太基，甚至在几年内使自己成为已知世界的主宰。

因为我已经描述了在第一百四十个奥林匹亚年发生在意大利及西班牙的事务，我现在要将此书做一结束。然后在我陈述同一奥林匹亚年相同时间里希腊的事务后，我会对罗马宪法做一番个别的介绍，之后才会继续进行我其余的故事。我相信对这一议题的描述，不仅对我作品整个规划有重要的关系，也将对学习历史的学生，以及对进行改革或草拟其他宪法之实际参政政治家，都会带来极大的助益。

[1] “空叙利亚”这名词所指的是起于黎巴嫩及相对的东黎巴嫩（Anti-Lebanon）两道山脉间，经由利塔尼（Litani）山谷、约旦、死海，直到今日的阿克巴（Aqaba）及红海的狭长凹陷之地；这后来与腓尼基的土地相关联，所以包括了介乎西里西亚（Cilicia）与埃及之间的整个区域。

[2] 《历史》在此使用亚里士多德对一部“戏剧”作品所需具有之完整性的学说中曾使用过的关键术语。

[3] 见页389至390。

[4]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二〇〇至一九七年。

[5] 这其实一点都非实情，但是波里比阿完全接受罗马势力在一六七年后已经完全停止扩张这样的理论。

[6] 波里比阿原先计划他的历史会涵盖五十三年（二二〇至一六七年），但他在之前的章节中辩论说，对征服者以及被征服者要做出适当的论断，只有在对他们之后的关系及行为加以研究才能做成。因此他决定将他的历史延伸到至少一四六年。这引起一些问题：关于波里比阿何时做出这一决定，他修改后计划的范围为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这会涉及对之前完成之诸书的修改。我们所拥有的证据显示出，波里比阿是在一四六年之后才构想出他的新计划，而这部分是由于他希望记录下来他自己在其中曾扮演过相当分量角色的事件。这些包括，例如，他在第三次布匿战争出现在迦太基城（三十一及三十六两书），还有他参与亚该亚事件发生后的安排。

[7] 这些战争并没有如波里比阿所提及之顺序发生。凯尔特-伊比利亚战争是一五三至一五一年；第三次布匿战争始于一五一年；阿里亚拉提斯五世（Ariarathes）在一五八年被驱离，在一五六年复位；阿塔罗斯和普鲁席亚斯的战争从一五六年延续到一五四年；德米特里从一六二年到一五〇年统治叙利亚；希腊流放者回归祖国是在一五一年发生。

[8] 他与一位由阿塔罗斯及托勒密所支持之僭位者亚历山大·巴拉斯（Alexander Balas）交战后阵亡。

[9] 这些是一千名自从皮得纳（Pydna）战役（一六八年）后，被拘留在意大利，没有受到任何审判的亚该亚幸存者。

[10] 第三次布匿战争是从一四九年延续到一四六年。

[11] 这是著名的从波斯撤退的“万名战士”（Ten Thousand），在色诺芬的《长征记》（Anabasis）中有所描述。这件事发生在四〇一至四〇〇年。

[12] 在三九六年，阿格西劳斯入侵小亚细亚，在长达两年时间中与波斯帝国西部行省的总督交战。他在一个由底比斯、雅典、科林斯及阿哥斯所组成的联盟向斯巴达宣战时，被征召返国应战。

[13] 这理论变成被接受为罗马的传统说法，但是并不能解释哈密尔卡在这相关一段期间，并没有任何对罗马敌意行为的记录，也没有他允许迦太基舰队在这两次战争中退化到危险的状态。

[14] 见页195。

[15] 实际上只有在页296时有简短触及。

[16] 约三一〇三二千克。——译者注

[17] 这故事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哈密尔卡的作战计划，而只不过是汉尼拔对罗马人仇恨的这一事实而已。

[18] 这是居住在现在称为拉·曼查（La Mancha）地区的部落。

[19] 二二〇年。

[20] 居住在杜罗（Douro）河中游，里翁（Leon）及旧卡司提尔（Castile）王国间边界的部落。

[21] 他们居住在塔古斯河以北山区之中，现今的西耶拉·迪·杜达拉

玛（Sierra di Duardarrama）。

[22] 现今之撒拉曼加（Salamanca）。

[23] 在二二〇年至二一九年冬天。

[24] 汉尼拔仍远远地在埃布罗河以南；波里比阿在此或许是在此引用罗马人的警告，而非抗议。

[25] 他现在年二十七。

[26] 这部分的编年有些不确定之处。因为使节从迦太基回来所促成之元老院决议不会在二二〇年至二一九年冬天之前完成。法洛斯的德米特里在二二〇年夏天驶入爱琴海赛克拉迪斯群岛。

[27] 二一九年夏天。

[28] 原为Lucius Aemilius。——译者注

[29] 连接新卡斯提尔（New Castile）及阿拉贡（Aragon）的山脉。

[30] 这些战利品由各种物资构成；给军队的奖赏系来自贩卖奴隶所得。

[31] 这座城现在已经被指认是克罗提纳（Krotina），在贝拉特（Berat）西北的山丘。

[32] 现今的史达瑞格拉得（Starigrad）城镇，在赫发（Hvar）岛上。

[33] 对这位凯瑞亚斯，我们一无所知。斯巴达的索赛勒斯陪同汉尼拔远征，并教他希腊文。

[34] 在得知汉尼拔已经渡过埃布罗河时，这一代表团在二一八年三月之前可能无法离开罗马，而且有可能要一直等到六月时。

[35] 这里提及的“关键性的辩论”或许是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之前几年，在元老院里所进行的辩论。

[36] 事实上是直到二一八年。

[37] 这是共和国的第一年，五〇九年至五〇八年。波里比阿记录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的三个条约。第二个条约（页293）并无日期；第三个则是与皮洛士入侵意大利时同时（公元前二八〇年）（原为二一八年——译者注）。

[38] 波里比阿认为这是现今的波恩海岬（C.Bon），或许正确；但也可能是法玲纳海岬（C.Farina），在那情形下，罗马人被排除的区域必然是在那海岬之西，而非如波里比阿所相信之赛尔提斯（Syrtes）。

[39] 约在同时的埃及瑙克拉提司（Naucratis），亦有类似限制。一般来说，迦太基在这时候所关切的是他们商业上的利益以及规范贸易行为，罗马人则是欲建立他人对其控制拉丁姆平原的认可。

[40] 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会担下债务，而只是它会强迫没付款之人去支付，假如它有能力如此做的话。

[41] 波里比阿将这限制在战舰似乎是错误的。

[42] 迦太基以南约两百里的海岸线，包括了今日的Gulf of Hammamet以及Gulf of Gabes（小赛尔提斯）。

[43] 这是模糊的词语。假如波里比阿“美好海岬”（Fair Promontory

）是波恩海岬（C.Bon）的话，那必然是意味着以西的地方，但若是法玲纳海岬（C.Farina），则是意味着“以东”。波里比阿认为是前者。

[44] 这些地点不详。虽然波里比阿似乎认为它们是靠近波恩海岬，它们或许在西班牙。

[45] 特别是提布尔（Tibur）及普莱涅斯特（Praeneste）的城镇，罗马与这些城镇有个别的条约。

[46] 这一条款显示出类似于罗马解放奴隶的仪式，在仪式中奴隶被主人碰触，然后得到解放。

[47] 这一条约的历史脉络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迦太基人担心这样的可能性：罗马人在二八〇年于阿斯库伦（Asculum）击败皮洛士后，会签订合约；而迦太基人宁可战争继续在意大利进行。皮洛士据闻怀有入侵非洲的野心。

[48] 罗马人到达迈萨拿在页141之处提及，而费利纳斯之不可靠在页143—144提及，但并没有提及任何这所谓的条约。

[49] 亦即艾基尔特斯及利帕拉岛。

[50] 约五六八九二千克。——译者注

[51] 约二五八六〇千克。——译者注

[52] 约三一〇三二千克。——译者注

[53] 这日期不确定，但或许是在《埃布罗条约》之前（二二五年）：或许是在二三〇年至二二八年之间。然而萨贡托是在埃布罗河以南，因此其与罗马结盟（假如这结盟意味着在最后会提供武力协助），便与

《埃布罗条约》互相矛盾。

[54] 波里比阿认为针对菲利普五世与安条克三世所发动的战争，是罗马在汉尼拔战争之后的扩张。而汉尼拔战争有些时候被视为是罗马进行主宰世界计划的第一步（页132），有些时候则被认为是让罗马人开始有如此构想的事件（页133）。

[55] 这个民族的来历并不清楚。

[56] 一个来自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部落。

[57] 他们的领土在瓜达尔基维尔（Guadalquivir）河旁，靠近卡司吐罗（Castulo）。

[58] 见页282。

[59] 在意大利最东南之海岬，靠近克罗敦，现今之克罗纳海岬（Cape Colonna）。

[60] 罗马的最后通牒一直要等到最早二一八年三月才会递交到迦太基，但或许迟至六月，所以这个演说或许是想像的。

[61] 这原先标记迦太基及昔兰尼（Cyrene）的疆界；它们靠近今日之艾尔·阿吉拉（El Agheila），班加西（Benghazi）之西南。

[62] 这是一个整数的总数：实际所提及之距离加起来是八千四百史台德，大约达一千罗马里。

[63] 不甚确定这消息是在特使返回罗马前就已经先到罗马；甚至这消息还早于他们出使迦太基。

[64] 西庇阿率领一支八千名军团士兵，一万四千名盟军步兵，六百名罗马骑兵及一千六百名盟军骑兵，前往马希利亚（Massilia，今日马赛），从那里入侵西班牙。隆古斯则率领另一支八千六百名军团士兵，一万六千名盟军步兵以及一千八百名骑兵，在西西里建立根据地，准备最终入侵非洲。

[65] 实际上是在二一八年秋天。

[66] 亦即在军队最初抵达隆河后。

[67] 亦即最先的两个木筏完全靠在岸上。

[68] 这是波里比阿最惊人的地理错误之一。因为他相信阿尔卑斯山山脉横亘东西，而隆河源起于其北侧，所以河流必然被认为会是往西的方向流动。

[69] 文本仅提及河流，但是行进路线强烈显示是以色蕊（Isere）河。

[70] 波里比阿对横越阿尔卑斯山的陈述在许多重要细节上与李维的不同，因为这两位作家使用不同的史料。李维的描述最能合理地诠释为是军队经由较南的路径，通过Mont Genevre的通道越过山脉，而波里比阿则是较北，经过Mont Cenis。

[71] 如按照表面意思，这必然意味着十一月初，但汉尼拔在这通道上有可能是在九月第三周，所以星宿的这个阶段一般使用的意义是指天候不良季节的开始。

[72] 亦即地理资讯及其在历史写作的位置。

[73] 这一段落很显然是在波里比阿旅行过高卢、西班牙及非洲后所写的，其时大约在一五一年到一四六年间。

[74] 或许是现今之都灵（Turin）。

[75] 这些论断是彻底的臆测。西庇阿或许对汉尼拔到来的速度感到诧异，但若汉尼拔在敌人北方疆界之处“尚未”遇见敌军，那必然更是惊人。

[76] 在四十天之后（见页330）。

[77] 亦即以三列的前线部队、中线部队以及后线部队来布局。见页412至页413。

[78] 这是罗马的标枪手，他们面对汉尼拔的长枪手以及投掷部队。

[79] 二一七年。

[80] 这里的右侧及左侧是以汉尼拔行进时的观点来看。因此投掷手及长枪队被布置在罗马纵队的南方及西南方，凯尔特人及骑兵则在北方，除了罗马没进入的最后部队。弗拉米宁的处境在越深入山湖之间的隘道时，越显得困难。他的军队以纵队前进，绵延六、七里之长，很容易在攻击时被切成数段，而他的人马与湖泊间的狭隘地形提供甚小空间来进行撤退或重组部队，而突起的地形阻碍往北突破的机会。这场战役提供历史里少见的例证：一位将军以一整支庞大的军队来进行埋伏，同时面对几乎敌对的全军。

[81] 特雷西米尼湖之战发生在六月二十一日；汉尼拔在大约两周之后抵达海岸边。

[82] 这一陈述是错误的，就任的官员，包括执政官，是在独裁官的命令下行事。

[83] 这些并没留存下来。

[84] 道尼亚是从加尔干诺山（Mount Garganus）往南延伸的地区。皮攸切替人居住在巴律（Bari）往内陆延伸的地区，美沙皮亚人则是居住在布伦迪希温及他林敦后方的内地。

[85] 亦以普提欧里（Puteoli）为人所知，现今之普左里（Puzzuoli）。

[86] 《奥德赛》十书二三二行。

[87] 这日期可能是九月初。

[88] 日期是六月初。

[89] 见页285、287至288。

[90] 见页145。

[91] 亦即在奥菲狄亚斯河的右岸。

[92] 瓦罗横渡到右岸，在坎尼之下，而是在那里战争爆发，罗马人是背海应战。

[93] 这种组队的目的是要突破敌人中央，并在迦太基骑兵可以决定战局之前，便先赢得战争。

第四书

在希腊之事务：谷奈塔（**Cynaetha**）的内战

【这段落所描述之事件发生在第一百四十个奥林匹亚年（二二〇年至二一六年）。谷奈塔是阿卡狄亚地区的一个城市，在今日卡拉福列塔（Kalavryta）之地点。在约二四〇年，这城市被当时阿拉托斯担任将军的亚该亚人占领，之后由一亲亚该亚派系的人主政。后来那里爆发的阶级冲突，与克里奥米尼斯三世在二二七年斯巴达夺权，引发的社会改革有关；事实上，在斯巴达所实施的土地充公、重新分配，对整个伯罗奔尼撒的群众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伊托利亚人当时正与亚该亚人作战，他们捉住机会，鼓励亚该亚联邦中这些爆发的革命情绪。】

17. 谷奈塔的人民是阿卡狄亚人，多年来他们的城市被未曾停歇、毫不妥协的政治派系斗争所撕裂。这两个派系一再以屠杀、放逐、没收充公财产及重新分配土地来彼此报复；而在我现在写作这部分所提的时期中，一个亲亚该亚的派系占有上风，占据城市，而亚该亚人派出军事总督以及驻军，来防守城池。这是当时的状态。但就在伊托利亚人入侵不久前，被放逐的派系诉诸国人，要求应该有普遍和解，所以他们应该被允许回家。当权的派系答应如此要求，派出代表去亚该亚联邦，因为他们希望联邦同意他们达成的任何协议。亚该亚人乐于接受这一提议，相信双方必然会以善意看待他们，因为当时那些当权者将所有希望寄托

在亚该亚人，而那些即将回国的人，则会将他们得以平安回国，归诸联邦的同意。谷奈塔人于是解散亚该亚总督及驻军，人数共计约三百；这是当权者首先得到对方做出通常所有人绝不可反悔的承诺之后才解散的。回归之流放人士在被允许返国后，应该没有理由或借口让他们认为会有进一步的斗争要发生；但就他们而言，从他们回归的那一刻起，他们便开始阴谋对付城邦以及他们的造福者。我认为甚至有可能，当他们在祭祀中彼此交换誓言以及承诺时，他们的思想已经集中在那邪恶神明的阴谋，去破坏对神的信赖以及那些相信他们的人。因为一旦他们与政府重新建立关系后，他们便开始秘密接触伊托利亚人，便提议将城市出卖给他们，并迫不及待地去摧毁那些曾经拯救他们的人，或曾经养育他们的城邦。

18. 他们计划去进行的大胆一击是这样的。一些流放之人被任命去担任“普列马”（polemarch）的职务。这些官员的职责是关闭城门，在城门仍是关闭时，看守钥匙，以及白天时则在城门守卫室警戒。伊托利亚人已经为自己准备攀爬的长梯，隐身起来，等待预定时刻发动攻击。属于流放之人那派系的“普列马”在城门守卫室中杀死同事，然后开启城门，一些伊托利亚人在那时经由入口冲进来，其他人则将长梯靠放城墙，攻占防御工事。全城的人对事情的变化深感恐慌以及混乱，不知所措。他们无法完全将注意力放在从城门蜂拥而入的攻击者上，因为攻击行动同时也发生在城墙上，但因为那些从城门强行进入的人，他们也无法有效对付在城墙上的攻击。在这状况下，伊托利亚人迅速占领城市，然后在犯下其他犯罪行为后，开始进行即审即判，旋即处决。他们首先杀死那些让他们进城之人，掠夺他们的财产，然后以相同方式屠杀其他所有公民。最后他们占据、入住受害人家室，系统性地掠夺所有财富，酷刑

虐待许多他们怀疑有隐藏金钱、贵重器皿或其他珍宝的谷奈塔人。

在对谷奈塔人犯下这些罪行后，伊托利亚人移出他们的部队，留下驻军看守城墙，然后前往卢西（Lusi）城。当他们抵达位居克来拖及谷奈塔之间、希腊人视为神圣的狩猎女神阿蒂米斯神庙时，他们威胁要驱走在神庙范围内蓄养的圣兽以及掠夺庙产。但是卢西人民以极具见识的方式行动。他们给予伊托利亚人一些神庙的家具，说服他们亵渎神明的行为，避免任何犯罪。伊托利亚人接受这些礼物后，立即离开，并在克来拖前扎营。

19. 在这时候亚该亚联邦将军阿拉托斯送信给马其顿菲利普，要求协助。他也采取措施来动员那些服役的亚该亚人，要求与亚该亚订有协议的美塞尼亚及斯巴达这两个国家派出军队。

伊托利亚人最先敦促克来拖人民放弃他们与亚该亚人的联盟，转而与他们缔盟。当克来拖人断然拒绝这提议时，他们开始攻击城市，设法以攻击城墙来直接占领。然而居民勇敢以及激烈地抗拒，伊托利亚人迫于局势压力，拔营离开，再度前往谷奈塔。在途中他们掠夺并且带走在卢西的圣兽，尽管他们之前承诺要尊重它们。最初他们提议要将谷奈塔交给伊利斯人，但当伊利斯人民拒绝接受时，伊托利亚人决定要自己占有，并任命欧里庇得斯（Euripidas）为军事总督。后来他们惊恐地得知情报，一支马其顿的援军正在途中，所以他们将城焚毁后放弃。他们接着前往位居科林斯湾的港口流温（Rhium），意图从那里航行到对岸大陆去。

20. 谷奈塔人民在伊托利亚人手中历经这些残酷的灾难后，却仍然被认为罪有应得。然而这也是事实：阿卡狄亚民族整体而言，在希腊人之中享有美好品德的名声，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民族在个性及习俗上，展

现出好客及人性，而且特别是他们对神明的虔诚。因此这里似乎值得暂时先离题一下，来探讨谷奈塔人野蛮的个性，并问我们自己：虽然他们无疑的是属于阿卡狄亚人，何以他们却在残酷以及无法无天的行为上，远超过那个时代所有的希腊人。

我个人的意见是，谷奈塔人是在所有阿卡狄亚人之中最先，甚至是唯一放弃他们先祖高贵构想出——而且就阿卡狄亚居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来说，都会加以深究——的一种体制。我所指的是对一般音乐教育的特别重视，而且我这里所要指出的是真正的音乐。[1] 音乐对其他所有人是种祝福，但对阿卡狄亚人来说却是必要的。我们切不可以接受埃福罗斯[2] 的建议：他在他历史的序言中，说出一句颇不得宜的话，亦即音乐被介绍到人类之中，其目的是为了彼此欺瞒诈骗。我们也不可误认，以为克里特人及斯巴达人没有理由用笛子以及韵律性的运动，来取代在军事行动中的号角。[3] 依据相同道理，早期阿卡狄亚人当他们给予音乐在公共生活中如此重要地位时，是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的。所以不仅男孩，而且直到三十岁的年轻男性，都必须经常练习，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都是在最节衣缩食的状态下生活。这是一个许多人都可以作证以及众所周知的事实：阿卡狄亚人几乎是唯一会要求小孩从最稚龄时候起，便开始以富于节奏的方式来咏唱纪念（根据他们的传统）特定地点神明和英雄的赞美诗歌的民族。后来他们学习菲罗玄（Philoxenus）[4] 以及提摩泰乌斯（Timotheus）[5] 的旋律，而每年在剧场都有配合专业笛手伴奏的合唱激烈竞赛，男孩参加适合他们年纪的赛事，而男人则在所谓的男人庆典中参加。除了这些场合外，他们终其一生的习惯是在宴会中自娱娱人：他们不会去聆听雇用来的歌手，而是创造出自己的音乐，每个人都会被要求轮流唱一首歌。他们一点都不会羞于承认，他们对其他

学问完全无知，但是在歌唱方面，没有人可以声称没被教过，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学习；也没人可以说知道如何唱歌，但却婉拒表演，因为这在他们之中会被认为是耻辱。除此之外，年轻人在游行时，会以笛子演奏进行曲，会让自己精于舞蹈，会在剧场中进行年度表演。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国家赞助以及在公家支付下进行。

21. 在引进这些作为时，我不相信阿卡狄亚人的祖先会认为它们是奢侈或多余的。相反的，他们了解身体操劳是普遍命运；人类生命生而辛勤艰苦，以及因为这地区寒冷阴沉的天气，以至于居民个性普遍相对粗鲁不文。这个中事实是我们身为凡人，纯粹出于自然需要，必须自我调适来配合天气影响，而只因为这理由而非其他，造成彼此相隔遥远之个别国家及民族在他们的环境、体态和外观以及大多数习惯上，有如此明显不同。所以为了缓和及调节自然所导致的顽固粗鲁，最早的阿卡狄亚人引进我已经描述的行为。除此之外，他们也同样灌输男性以及女性要经常举行社交聚会、祭祀牺牲以及由少男少女所表演的舞蹈，还有以各种方式透过如此体制所带来的缓和及文明教化，来努力让民族个性中的粗鲁不文变得人性化。

但另一方面，谷奈塔人却完全忽略这些努力，虽然他们比其同民族之人更需要这些，因为他们的国土较之阿卡狄亚其他部分更加崎岖不平，气候更加严峻。所以他们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内部问题及政治斗争，最后变成如此野蛮，在希腊没有一个城邦会常犯下如此残酷或是如此频繁的罪行。我提以下之事件来说明谷奈塔人在这方面已经沉沦的深度，以及其他阿卡狄亚人对他们行为的深恶痛绝。在他们人民遭受大屠杀之后，谷奈塔人送出代表团到斯巴达，但在前往途中，凡特使所经过之阿卡狄亚城市，都立即公开下令他们离境，而曼提尼亚人在访客离

开后，还进行正式仪式、献祭牲品，以及高抬祭品游行城市和国内诸多祭坛，来净化这次他们带来的污染。

拜占庭与黑海

38. 海洋对于拜占庭而言，为它的安全及繁荣提供比我们这部分世界所有其他城市，都还要更多的优势，但是就陆路而言，局面恰恰相反。在向海一方，他如此彻底地控制黑海出入，所以没人可以在没得到拜占庭同意下，自由航入航出。结果是他们对世界其他地区日常所需，但黑海特别盛产的物品，施展绝对的控制权。有关生活所需，没有人会去争议环绕黑海周围的土地提供最大数量以及最高品质的牲畜及奴隶；至于奢侈品，这相同的区域不仅提供我们很大数量的蜜糖、蜜蜡、腌鱼，这地区的人也吸收我们国家所生产的多余物质，亦即橄榄油及各种类的酒品。就谷物来说，这是双向交易，因此当我们需要时，他们提供，但有时从我们这里进口。假如拜占庭人对希腊人采取刻意敌对的态度，或假如他们在过去与高卢人结盟，或特别是现在，和色雷斯人结盟，或干脆放弃与希腊城市的合作，希腊人必然会完全无法进行贸易，或是贸易变得十分没利润。这其中理由是因为海峡航道狭窄，以及沿着海岸居住的野蛮人数量特别多，希腊船只将必然无法航入黑海。无疑地，拜占庭人本身从他们城市的位置而获利最多，因为他们可以轻易以有利于自己的利润，输出所有多余物品以及进口任何他们所需的，而且如我所说，对其他人做出许多的服务。所以，既然他们是整个希腊的共同造福者，他们不仅应该得到感恩，也在无论何时受野蛮人威胁时，应该得到希腊人民普遍的支持。但绝大多数的希腊人并不十分了解拜占庭位置独特的

自然优势，因为它远离那些人们最常造访的那部分世界。但是我们却又都对类似事情亟欲知晓，并且亟欲亲访特殊或非寻常可见的有趣之地，或是假如它们并非在我们能力可及之处，就尽我们可能地去对它们有准确的印象或想法。既然如此，我应该在此记录这案例的事实，解释究竟什么使这城市如此非凡地繁荣。

39. 我们所知之黑海（Pontus）其周围约超过两千五百里，而且有两个开口，彼此遥相对立。其中之一是开向前普罗滂提斯海峡（Propontis），另一则是向迈奥提克湖（Maeotic Lake），[6] 此湖周围约九百三十里。从亚洲方面许多大河灌注其中这两个盆地，但那些在欧洲方面则是更大的河流；因此，当河流注满迈奥提克湖，则溢流到黑海，而由黑海又注入前黑海。迈奥提克湖的开口称为希摩利亚的博斯普鲁斯（Cimmerian Bosporus），约有三里半宽，七里长，而这片水面从头到尾都是浅的。黑海的开口称为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Thracian Bosporus），约有十五里长，但是其宽度则不一致。在其末端导入前黑海，亦即所谓南端，是拜占庭与卡希洞（Chalcedon）之间的海峡，约一又四分之三里宽。黑海之口是始于所谓的“神圣之地”（Holy Place）；[7] 根据传奇故事，杰孙（Jason）在从考曲斯（Colchis）回航时，[8] 最先在那里向奥林匹亚十二神献祭。这“神圣之地”位居亚洲那侧，与对岸色雷斯的相对点有约一里半的距离，对岸那点以撒拉匹斯（Sarapis）神庙为人所知。

造成迈奥提克湖及黑海之间经常的水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对众人来说，较为明显的是有许多河流都将水灌注到这有限的范围内，水量持续增加，而假如没有出口，那必将不断升高，在盆地中填满一个较大的区域。而出口确实存在，多余的水便会流出，并且经常是由那些接受这些水的水道承接流走。第二个原因是，在大雨之后，河流冲刷

到这些盆地里各种类的大量冲积物；海中的水因此被沉积物所造成的堤岸所取代，因此水位被迫更为升高，最后以相同方法透过既存之出口流出。正如从河流流出之水会挟带冲积物是个持续的过程，所以透过出口进行外流，也必然会持续进行。

因此这是何以水流会流经黑海的两个理由，而它们的可信度并非奠基在旅行者的故事，而是自然科学的原则；不容易发现会有比这更正确的方法。

40. 然而，既然我已经将这议题进行到如此的程度，我不可以如许多作家的习惯，留下任何一点没被加以解释，或只是做单纯的声明而已；而是要去呈现一个可以适当提出有凭有据的描述，所以不会让读者心中留下疑问。这是我们现在世界的特殊之处，因为旅行者已经可以去造访每个海洋及每处陆地，所以我们不再能够待我们不知的议题时，还是只提出诗人或神话编撰者的证词而已，如我们前辈对大多数的议题所曾做过的一样，或像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如是说，“对争执的事实做出不值得信赖的证词”。相反的，我必须尽我所能，摊开在读者之前，一个仅凭其优点便能够取信于读者的陈述。

我的论点是黑海的淤塞从远古以来便一直进行着，至今仍在进行，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假设地方因素维持不变，而产生冲积物的因素持续运作，黑海以及迈奥提克湖将会完全填满。[9] 因为时间是无限的，而这些盆地的容积无疑是有限的，所以即使流入的数量是相当微不足道，这两个海迟早还是会填满的。根据自然法则，假如有限的量在无限的时间中不断增加或减少，那即使增加或减少是极小（因为这是我现在所预设的），那这假设必然需要这过程最终会完成。但是如目前情形，这流入量绝非极小，而是有大量的泥沙被冲积下来，很明显地，我所预测的

转变不会是在遥远的时日发生，而是在不久的将来。事实上，这现在已经可见到其正在发生中。迈奥提克湖已经是如此的淤塞，所以其大多数的部分都没超过五㖊或七㖊（fathom，约九点六公尺或十三点四四公尺）深，所以较大船只若无引水人引航，不再能够航入。且如古代权威人士都同意的，这曾经一度是延续到黑海的海洋，但现在则成为淡水湖。[10] 原因是咸水已经被底部的淤积所挤走，而从河流流入的水取代它的位置。相同之事亦发生在黑海，这转变确实已经发生。因为这个盆地的规模虽然对大多数观察者而言并不明显，但对那些比较小心求证的人，很明显这已经正在发生中。

41. 例如，在多瑙河流离欧洲，经由多处河口流入黑海之处，已经有一个由多个河流释放之冲积物所堆积的堤岸，已经在面对河流之处形成；这有将近一百二十里之长，而距离需约航行一日，所以远离海岸而在黑海航行的船只，航行稍有不慎，很容易在这浅水处搁浅，这些地方水手称之为“胸部”（the Breasts）。这些冲积物并非在靠近岸边处形成，而是被推向远离陆路之处的事实，必须以如下方式解释：河流的水流较海洋水流更为强劲，并且从中推出一条路，将河流所冲下之泥土及其他物质持续往前推，而且不允许停下或沉淀。但是当水流的冲力已经在海水逐渐加深以及海水量增中耗尽，泥土会因其自然重量而下沉集结。这是何以在流量大以及流速急的河流，而且附近海域深，沉积物会在一段距离的地方累积，但对流量小且流速慢的河流，沙岸则是在河口处形成。这事实容易证明：每当豪雨发生，因为在这时候即使是相当小的河流，在克服河口的波浪后，根据当时它们流量的强度，会强将泥土往海推去一段距离。我们不该不相信由多瑙河所形成的沙岸的范围，或从其他河流所冲刷下来的石头、树木及泥土的庞大数量；的确，拒绝相信是

必然的愚蠢，因为我们经常亲眼看到某些不起眼的冬天洪流，强行经过高地，夹杂各类木头、泥土和石头冲刷而下，并形成具有规模的冲积物，在短时间内会如此改变地形外观，以至于无法辨识出原来的地貌。

42. 所以我们不该惊讶，假如如此庞大之河流的持续流动会产生我所形容的效果，最后终于将黑海填满；事实上，逻辑似乎也会使这一过程不仅只是可能，而且是必然。以下是这可能发生之一个征兆。迈奥提克湖之水现在较之黑海更为甜美，而黑海又比地中海明显甜美。从这里很清楚得知，用来填满迈奥提克湖所需的时间，将会随着黑海盆地规模之超过迈奥提克湖的比例而延长，以来填满黑海，届时黑海同样地会变成浅水的淡水湖。[11] 事实上，我们或许有理由去期待这一过程将会发生的更快一些，因为注入黑海的河流，既更大也更多。

我以上所说的是针对那些倾向于不信黑海正在淤积，而且会持续淤积，或者如此广大之海将会变成湖泊或沼泽的人士。除此之外，我心中还想到一些回来的商人向我传述的异象以及谣言。我的目的是，我们不应该只因为受限于单纯无知，而被迫以小孩易信之心去聆听我们所被告知之任何事，但是在拥有几分真相后，我们或许可以用它们来测试凡是所有告诉我们的东西是否可信或相反。

43. 我现在回去形容拜占庭处境的特殊过人之处。如我已述，连接黑海及前黑海之通道共计约十五里长。所谓的“神圣之地”标记着北端，而拜占庭海峡则是南端，在这两点之中，欧洲那边是荷密翁（Hermaeum）；[12] 它坐落在一个突出到海峡中的海岬上，标记出其最狭窄之点，离亚洲几乎不到半里。大流士（Darius）当初要过海攻击西徐亚（Scythia）人时，便是在此处下令建造他的船桥。在此处，来自黑海的水流强度一致，因为海峡两侧岸边状况差异不大。但当它到达欧洲那侧的荷

密翁时，即我所说最窄之处，水量因此受到局限，强力地往海岬冲刷，宛如在一击之后回弹，将自己往对面亚洲岸边撞去。在那里它又回弹，击中欧洲海岸的海岬，这里以是“炉灶”（the Hearths）为人所知，而从这里它的力量又被引导到亚洲那边称为“母牛”（the Cow）之处，因为根据传说伊欧（Io）在游泳过海峡之后，最先脚踏于此。最后，水流迅速从“母牛”流到拜占庭本身；在城市之前，它分为两股水流，较小的进入称为“号角”（the Horn）的海湾入口，[13] 而后者又再度被转向。到这时候它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到达对岸，那里便是卡希洞。水流现在已经多次跨越及折返海峡，而在此处海峡明显较宽，所以水流变缓，不再以锐利角度从一岸弹回另一岸，而是以钝的角度回弹，没击中卡希洞，而从海峡中间流走。

44. 正是这个事实，使拜占庭有如此有利的状况，而卡希洞恰好相反。初看之下，我们或许会认为两边都有一样方便的位置，但事实上，假如您想要的话，航行到卡希洞不容易；水流会将您带到拜占庭，无论您要或不要，如我已经解释。这件事之证明是要从卡希洞航向拜占庭，是无法以直线航道航行，因为水流将这两地隔开。相反的，他们得要斜角地航向亚洲那侧“母牛”以及称做克利索波利斯（Chrysopolis）的地方。[14] 雅典人当他们企图要向航入黑海的船只征收关税，在亚西比得（Alcibiades）建议下所占领的正是这个城镇。从这地方乘客将自己随波逐流，无论是要或不要，水流都会将他们带往拜占庭。从海峡另一端前进到拜占庭，从两方都一样便利。无论一艘船来自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借南风而北行，或借北风（Etesian wind）从黑海到赫勒斯滂海峡，从拜占庭沿着欧洲海岸到黑海峡窄开始之处，赛斯拖斯（Sestos）及阿比多斯（Abydos），是条直接以及容易之通道，同样回程到拜占庭

，亦复如此。但从卡希洞沿着亚洲海岸的路线却恰好相反，因为海岸线被几个深邃的港湾所打断，而赛济克斯（Cyzicus）领土所形成的海岬又深入海洋。再者，一艘从赫勒斯滂海峡前往卡希洞的船只，会沿着欧洲海岸先到拜占庭附近，然后再利用风向来航向卡希洞，因为水流以及其他因素，使离开卡希洞直接航行到色雷斯是不可能之事，因为不仅其中干扰的水流，而且北风及南风都会阻碍这种往返的努力：南风会将船带往黑海，北风则是带离，而这些风是在行离卡希洞前往赫勒斯滂海峡以及折返时，皆必须利用的。这些是拜占庭有关大海所享有的优势：我现在将描绘它在陆路的不利之处。

45.　这些不利之点源自陆路方面，拜占庭被色雷斯领土从海到海围住，以及拜占庭一直以来和色雷斯人进行永久而且无法解决的战争。因为色雷斯的部落领导人以及其随从人数众多，所以拜占庭无法做任何周全准备的攻击，来赢得决定性的胜利，终结战斗。假如拜占庭人征服一位领导人，会有另外三个更可怕的（领导人）入侵它的领土。而假如他们让步，同意谈和及缴交贡赋，对事情亦毫无改善，因为如果他们向一位部落领导人让步，这会带来五倍的敌人来攻击他们。结果，如我所解释的，他们发现自己卷入一场格外困难以及无限延长的战争，因为有什么会比与居住在你边界的野蛮人作战，是更危险及更令人惊恐之事？

广泛来说，这些是拜占庭人必须在陆路去对抗的考验以及承受的风险，但除了与战争相随的其他恶事之外，他们注定要承受类似如荷马史诗所形容折磨坦塔罗斯（Tantalus）的命运。[15] 他们发现自己是一块最富庶沃土的主人，投注劳力在他们的土地上，也有极优厚丰收的奖赏，但野蛮人在收获时却扑扫过来，将一些谷物焚毁，带走其他，所以除了白费的操劳和开销外，他们在见到这些在他们眼前被毫无异议地摧毁时

，收获时的美好却反而加强了他们感受到的辛酸悲哀。

[1]　这包括配乐演唱的诗歌，但不是指柏拉图所谓那种更广泛的教育脉络的音乐。

[2]　在伊奥利斯（Aeolis）地区库默（Cyme）城邦出身的埃福罗斯（Ephorus）是四世纪有领导地位的史学家。他内含三十书的历史结束于三六五年。在所提及的引句中，埃福罗斯或许是在将音乐与历史做对比，声称其中之一是提供刺激，另一则是要提供教导。

[3]　号角主要是要用来传递信息，所以不适用于在行进中调整步伐。

[4] 基西拉的菲罗玄（Philoxenus of Cythera，四三五年至三八〇年），是酒神颂诗歌（dithyramb）的作家，居住在戴奥尼素一世（原为Dionysius the younger——译者注）统治下的叙拉古。

[5] 米利都的提摩泰乌斯（Timotheus of Miletus，四五〇年至三六〇年）以在原来的七弦琴之上，再加上新的四弦而著称。

[6] 现在在地理上等于黑海（Pontus）、马尔马拉海或前黑海（Sea of Marmara，Propontis）以及亚速海或迈奥提克湖（Azov Sea，Maeotic Lake）。

[7] 一座奉献给宙斯神的庙宇。

[8] 这是指杰孙王子到黑海东岸取金羊毛回色萨利的故事，所谓的“阿戈号航海记”（Argonautica）。——译者注

[9] 这个预言并没实现的实情，无疑是因为波里比阿低估水流经常性地从黑海迅速流出的速度，因为这强大到足以将冲刷下来的淤积给带走。

[10] 这说法是不正确的。

[11] 这可用来阐明波里比阿复杂的论点：假如黑海盆地是迈奥提克湖的三倍大，而填满后者需要一千年时间，那经过三千年时间，黑海亦必然成为淡水湖。

[12] 现在是由穆罕默德二世（Mohammed II）所建之奥斯曼土耳其Roumeli Hisar城堡的地点。

[13] 这是所谓的“黄金角”（Golden Horn），这长条的河道在今天分隔了伊斯坦布尔以及甲拉塔（Galata）区。

[14] 现今之斯库塔里（Scutari）。

[15] 坦塔罗斯被惩罚要永远站在水中，口渴却不能喝它，以及在其头顶处，生出无法触及的果树。

第五书

在埃及之事务：克里奥米尼斯之死

【年轻的“爱父亲”托勒密四世在二二一年掌控埃及王位。叙利亚国王塞琉西三世在二二三年过世，而安提柯三世在二二一年夏天亦身故；他们的继任者安条克三世及菲利普五世分别为十九岁及十七岁。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三世被马其顿人于二二二年夏季，在塞拉希亚战役中击败（见页170至175）。】

34. 在他父亲“造福者”托勒密三世过世后，托勒密四世——别号“爱父亲”——将他的王弟马斯（Magas）及支持他的人给处决，亲自掌控埃及王位。他认为借着这方法将其对手除去，他因此已经除掉国内的危险，而且命运之神也解除了他国外的危机，因为这时安提柯三世及塞琉西三世也都恰好过世，而他们的继任者菲利普五世及安条克三世都相当年轻，甚至还只是男孩。无论如何，这些考量让他对局势感到安心，而他也刚开始进行自己的统治，但这统治好像这是一场永不止息的庆典。他忽略国家大事，并拉高自己的姿态，几乎不愿纡尊屈就来接见宫廷大臣或负责国内事务的官员，并且以轻蔑、漠不关心的态度看待那些在海外处理国家利益的人员，但其他前任国王对这些都会给予甚至比治理埃及本土更多的关切。因为他们控制了空叙利亚（Coele Syria）[1] 以及塞浦路斯，前任诸位托勒密国王经常能够在大海及陆路对叙利亚国王施加压

力。他们控制的范围包括所有沿东地中海海岸，从潘费里亚（Pamphylia）到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和莱西马奇亚（Lysimacheia）周围附近的主要城市、要塞以及港口，这给托勒密王朝对小亚细亚岛屿及较小王国一种主宰性的影响力；他们占据伊纳斯（Aenus）、马洛尼亚（Maroneia）以及其他更深入色雷斯的城镇，使他们可以对色雷斯及马其顿事务进行有效的注意。因为他们已经将势力延伸到如此遥远的区域，并在很早之前就已建立广泛的藩国系统来保护自己，加上埃及国王又未曾担忧过国内的统治，反而很自然地会对处理国外事务极为看重。然而“爱父亲”忽略他王权所辖的所有领域，反而全心全意进行令人鄙视的爱情追求，耗费在无谓浪费以及终年不断的宴饮上。所以不出所料，不久后便逐渐发生针对国王性命及王位的阴谋。第一桩是来自克里奥米尼斯三世，流亡该地的斯巴达国王。

35. “造福者”托勒密三世在世时，克里奥米尼斯保持沉默；他已经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国王，对埃及国王宣示效忠，而且始终活在这想法中：他终将被给予必要的协助，去收复斯巴达祖国。但在“造福者”过世后，[2] 随着时间流逝，希腊的局势似乎在呼唤着克里奥米尼斯回国。安提柯三世已死，亚该亚联邦陷入战争，而斯巴达人在这时候——如克里奥米尼斯从一开始所规划以及所图——与伊托利亚人一样，抱持着对亚该亚和马其顿人的仇视。因为这些理由，克里奥米尼斯觉得时机到了，需要立即行动，于是尽其所能来离开亚历山大。他首先晋见国王，在不止一次场合中要求提供给他足够的部队以及补给，去征战斯巴达。但因为托勒密四世不想听到这些，他于是做出殷切的恳求，希望能够被允许与他自己的家属离开埃及，因为局势提供了够良好的前景，让他恢复祖先的王位。但托勒密因为我上述的理由，显示出他完全无心于此，对

未来也未曾思索，而且持续以出人意料的无知及愚蠢，对克里奥米尼斯充耳不闻。

这时，当时对国事握有主要影响力的索西比乌斯（Sosibius）及朋友一起商议，针对克里奥米尼斯得到如下的结论。他们的决定是反对派他率领舰队及补给出去，这是因为在“多森”安提柯三世过世后，外交事务对埃及不再重要，进行如此冒险的开销，无疑是浪费钱财。此外，既然安提柯已经不在，他们认为现存的国外君王没有一位是克里奥米尼斯的对手，他们因此担心他必将不需费太多力气，便使自己成为希腊主宰，反而成为一个极为可怕的对手。这看起来似乎更为可能，因为克里奥米尼斯现正处于可以仔细观察埃及事务的位置，已经开始轻视国王，而且发现这王国内有许多地方控制松散，远离政府核心的区域因此可以提供许多进行革命阴谋的空间。例如，有许多军舰以萨摩斯为基地，以及有相当数量军队驻扎在以弗所（Ephesus）。这些理由使托勒密的顾问拒绝给克里奥米尼斯远征军及补给品。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羞辱如此杰出之人，然后让他离去，绝非他们的利益所在：如此做法确定会使他为敌。另一选项则是违反克里奥米尼斯的意志，强行将他留在埃及，但是他们没经讨论，立即排除这一点，其原则是将狮子与绵羊关在相同牢笼里，绝不安全。正是索西比乌斯本人特别反对这样的可能性。其理由如下。

36. 当权臣索西比乌斯及其支持者正计划要谋杀马佳斯（Magas）和贝蕾妮丝（Berenice）时，[3] 他们对计划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心生恐惧，倍感煎熬，主要理由是贝蕾妮丝有过人的勇气。在这局势下，他们必须要讨好所有的廷臣，假如阴谋成功，那大家将都会有好处的前景，便会引诱他们。就在那时，索西比乌斯因为知道克里奥米尼斯需要国王的

协助，加上他是位有判断力的人，对局势能有真正掌握，于是将整个阴谋向这个斯巴达人吐露，并提出克里奥米尼斯或许能从中获益的极大希望。克里奥米尼斯见到索西比乌斯陷于极大焦虑，而且特别担心外籍佣兵的态度，所以他敦促索西比乌斯鼓起勇气，承诺说他们不仅不会伤害他，甚至将会支持他。当索西比乌斯对这些保证倍感惊讶时，克里奥米尼斯回应说："难道您没见到这些人之中，有三千名是来自伯罗奔尼撒，[4] 以及一千名来自克里特岛？我只需向他们点头示意，他们便会一起向您靠拢。有这些部队团结一致，您何需恐惧？不太可能会是那些叙利亚人或卡里亚人让您担心吧。"在那时候索西比乌斯听到这些话大喜过望，信心加倍地回来重新进行对贝蕾妮丝的阴谋。但后来，当索西比乌斯观察到国王所展现出来的彻底被动及堕落，克里奥米尼斯的话反而在他心中回响着，而且回忆到这位斯巴达人的勇气及在佣兵中受到的欢迎，都一再地折磨他。所以这次他带头敦促国王及其朋友要囚禁克里奥米尼斯，以免太迟。那时为了让他的建议看起来更为紧急，他利用了以下的情势。

37. 在美塞尼亚有位公民叫尼卡哥拉斯（Nicagoras），他是斯巴达国王阿启达马斯（Archidamas）的世交。在阿启达马斯生前稍早之时，他们甚少相遇，但是当国王因为害怕克里奥米尼斯，被迫逃离斯巴达，来到美塞尼亚时，尼卡哥拉斯不仅立即接受他到家里，提供所有需求，而且在他们后来的密切往来中，他们之间发生了温暖的感情以及善意。所以当克里奥米尼斯在后来对阿启达马斯提出他可以回国，以及两人之间的歧见可以化解时，尼卡哥拉斯在两人之间奔波，进行协商及达成协议。当事情确定后，相信透过尼卡哥拉斯协调出的条件，阿启达马斯于是前往斯巴达；但克里奥米尼斯出来见他们时，却将阿启达马斯处

死，[5] 虽然他饶恕尼卡哥拉斯及其他的伙伴。尼卡哥拉斯对外面的世界假装他感恩性命被饶恕，但在心中却由于所发生之事，对克里奥米尼斯怀着很尖锐的恨意，因为所有的迹象都显示是克里奥米尼斯要为国王之死负责。

在我所形容之事件不久前，这位尼卡哥拉斯带着一船的马匹抵达亚历山大；当他下船时，他遇见克里奥米尼斯以及他的朋友潘提亚斯（Panteus）和希皮塔斯（Hipptas），他们正在码头散步。当克里奥米尼斯看见尼卡哥拉斯时，他上前亲切致意，询问他为何事前来。当尼卡哥拉斯回答说他带来一船的马匹要卖，克里奥米尼斯说："您如果带来妓男和妓女，那就更好，因为这才是讨好国王的货品！"那时尼卡哥拉斯微笑，不发一语。几天之后，当他因为马匹生意，而和索西比乌斯见了几次面，他引用克里奥米尼斯所说的话，希望对克里奥米尼斯造成不利。他发现索西比乌斯很满意地听他正在说的，所以在那时候，他告知怨恨克里奥米尼斯的所有故事。

38. 当索西比乌斯了解到这个人对克里奥米尼斯心怀恨意，他当场贿赂并承诺未来给他一笔钱，说服他写信指控克里奥米尼斯，并将其缄封；几天之后尼卡哥拉斯离开，他的仆人带给索西比乌斯这封信，好像是由他主人亲自送达的。尼卡哥拉斯在这计划中扮演他该扮的角色，所以当他离去，这封信如期送到，索西比乌斯立即将信及仆人带到国王那里。仆人说尼卡哥拉斯留下这封信，指示他要交给索西比乌斯，而写信的人在信中坚称说，假如克里奥米尼斯没被提供一支装配完整的远征军，他意图叛变国王。索西比乌斯立即利用这机会，敦促国王及他的朋友，切不可再耽误，而是采取将克里奥米尼斯软禁的预防措施。这措施于是被执行。于是克里奥米尼斯被发配到一间很大的房子，在受监视中度

过时间；他的情势与其他犯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比较大的监牢居住。这种情况下，他除了对未来的前景感到黯淡，别无其他，所以克里奥米尼斯决心孤注一掷，争取自由；他并非真正相信他能够重新获得自由，因为他手上完全没有成功的机会去进行如此企图，但他决心要死得有尊严，不屈服于任何不值得他过去表现出的男性勇敢气概。或许那些赫克妥（Hector）在跟阿喀琉斯（Achilles）最后决战之前所说的，而那些有大无畏精神的人时常会想到的这些话，在此时进入他心中，协助鼓励他：

> 且让我至少是珍贵地牺牲生命，而非卑屈地毁灭；
> 在勇敢的奋斗中死去，所以未生之人将会传颂纪念。[6]

39. 克里奥米尼斯因此等待托勒密四世前往卡诺普司（Canopus）那天。那时他在看管他的守卫中散布谣言，说国王即将要释放他，并利用这为借口来宴请自己的随从，并赠送肉、酒以及花圈给他的守卫。士兵没有怀疑，慷慨地享用他的招待，然后不久后醉酒。克里奥米尼斯那时聚集自己的朋友及仆人，在大约日中时分，在守卫没注意下，身上佩带匕首，溜出房子。前进到街上时，他们遇见总督托勒密，他是国王指定来管理整个亚历山大城的人；他们开始攻击时，那纯然的勇气如此震慑总督的奴仆，所以他们轻易把他从马车上拖下来，将其囚禁。那时他们外出，开始鼓动人们起义，要掌握自己的自由。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全城没人响应他们的呼吁，或显示出要加入叛变的迹象。那时他们转身，往卫城冲去，希望突破城门，说服囚犯加入他们。但这次的企图又失败，因为监狱里的狱卒已经被警告他们的意图，所以将门锁住。最后这些

人将武器指向自己，就像有勇气之人以及像斯巴达人一样地死去。这是克里奥米尼斯生命的结束，一位在进行社会改革以及成就大事上有杰出天赋之人；换言之，一位天生具有领导统治能力之人。

在希腊之事务：菲利普及希腊人

【这一段落描述二一七年夏天在希腊之事件。波里比阿强调罗马人在当年六月于特雷西米尼湖遭受压倒性挫败的消息传开后，所产生的影响。】

101. 在菲利普五世围攻底比斯时，[7] 罗马人被汉尼拔在特雷西米尼湖打败，但这战争的消息尚未传来希腊。菲利普抵达太晚，来不及攻击在马里亚（Malea）海岬 [8] 的伊利里亚船只，所以他在坎克里埃（Cenchreae）港口 [9] 下锚，派出他有甲板的船只，命令它们航行绕过伯罗奔尼撒，前往埃基提翁和帕特莱。同时，他下令将其他船只拖过科林斯地峡，命令船只停泊在科林斯湾的勒卡埃乌姆（Lechaeum）港口，而他自己则与朋友匆促前往阿哥斯，去参加尼米亚（Nemea）庆典竞赛的开幕。就在他坐下来观赏典礼时，一位使者从马其顿带来消息，说罗马人在一场大战中大败，而汉尼拔已经控制了广阔的乡间。唯一让他告知这一信息的人是法洛斯的德米特里，并命令他不可外传。德米特里捉住这机会，敦促菲利普要尽快摆脱伊托利亚战争：首先，全力集中征服伊利里亚，然后入侵意大利。他告诉菲利普，“整个希腊现在正等待您的吩咐，它将在未来服从您。亚该亚人无论如何都已经倾向去支持马其顿，而伊托利亚人因为最近战争失利，已经灰心丧志。但超越希腊以及入侵

罗马，是朝向征服全世界的第一步，而没有人比您更有资格去进行。当罗马人遭受到灾难性的挫败时，这正是出马一击的时刻”。

102. 德米特里以诸如此类的辩论，很容易就激起菲利普的野心，而这在一位如此年轻的国王是相当自然之事，因为到目前为止他的事业都是一帆风顺，已经享有大胆进取的名气，而且除这些品德之外，还声称是出自一个比其他都更容易有拥抱统治世界之雄心壮志的家族。

首先，如我所说，菲利普除了德米特里外，没将信息内容告诉他人，而接下来他召开由他朋友所组成的国政顾问咨议会，来讨论与伊托利亚人和平的问题。阿拉托斯倾向支持开启协商的想法：他认为这是讨论协定的良机，因为马其顿已经在战争中占有上风。菲利普因此等不及去接待已经在讨论和平协议的联合代表团，立即派遣诺帕克都的克里欧尼可斯（Cleonicus of Naupactus）到伊托利亚去；但菲利普发现这位政治家在被亚该亚海军将领逮捕后，还在等待亚该亚联邦大会的决定。于是菲利普从科林斯率领船舰及陆军出发，远至埃基提翁。从那里他往北行军到拉西翁（Lasion），攻占佩律皮亚（Perippia）要塞，而且为了要让自己不被发现太想要结束战争，所以他放出风声，计划要入侵伊利斯。在那个时候克里欧尼可斯已经造访伊托利亚两三次，而伊托利亚人也恳求国王亲自在会议中接见他们。菲利普同意此事，然后下令停止所有敌意行为，并派遣廷臣到所有联邦的国家去，邀请他们送出代表参与协商。他本人则率军前往，在位居伯罗奔尼撒北岸的港口帕诺穆斯（Panormus）扎营，与诺帕克都（Naupactus）正好遥遥相望，在那里他等待伊托利亚联邦代表到来。当他们正在聚集时，他航行到札欣特斯（Zacynthus），主动安顿该岛事务，然后再回到帕诺穆斯。

103. 当代表团完全聚集时，菲利普派出阿拉托斯、陶律翁（Taurion

）以及一些人陪伴去造访伊托利亚人。他们发现后者正在诺帕克都召开联邦大会，在进行一次简短的讨论后，他们不怀疑伊托利亚人是希望和平，于是他们回航报告菲利普。就伊托利亚人自己而言，非常急于结束战争，送出特使到菲利普，敦促他航行横越科林斯湾，率领军队与他们会面；他们可以安排私人会议，使争执之点得到满意的解决。国王同意所请，率军渡湾，在所谓的“诺帕克都凹地”（Hollows of Naupactus）之处——这是在城镇以西约两里半之处登陆。他在那里扎营，以栅栏环绕船舰和军队，等待会议开始。伊托利亚人全军到达，但没有武装，在离菲利普营区约四分之一里处停止，然后送出消息，开启讨论。国王第一个动作是将所有联邦的代表送出，他指示这些人向伊托利亚人提出和平，条件是双方保有他们在那时所占有的。伊托利亚人乐于接受这些条件。之后双方对于种种事务细节持续讨论。我将会略过大部分这些事，但我打算报道阿格拉俄斯（Agelaus of Naupactus）在第一次会议时，对国王及盟军之前所做的演说。他所说如下。

104. “假如希腊人从未彼此开战，假如他们认为神明最大之恩赐是所有人以同一信念，能够像人过河时手牵手一样，这将是最好的。用这方法他们能够团结起来，去抵抗野蛮人入侵，保全自己人身以及城邦。但假如我们没有希望在整个国家有如此程度的团结，那我必须让你们了解，我们至少要能够彼此协商，维持警戒，这在现今会是如何地重要，因为西方动员了庞大的军队，正进行着浩大的战争。对即使那些对现在事态最不关注的人，这都已经很明显：无论迦太基人击败罗马人，或罗马人击败迦太基人，胜利者绝不会只满足于意大利及西西里的霸权而已，而是将会波及这里，会越过公理正义的疆界，把武力及野心都推到这里。我因此恳求你们所有人都要提高警觉来应付这危险。但我要特别呼

吁国王菲利普，因为对您而言，最安全之政策并非让希腊人疲累困顿，成为入侵者的轻松猎物，而是要照顾他们，正如您照顾自己的身体一样，来保护希腊每一个地区，宛如他是您自己领域的一部分。如果您依循这样的政策，在有人攻击时，希腊人将会是您的朋友及盟军，外国人将比较不会去觊觎谋夺您的王位，因为他们会被希腊人对您的效忠所阻挠。但假如您期盼一个让您行动的空间，那请将您的注意力转向西方，锁住在意大利的战争，并等待时机，所以当时刻来临时，您能够进入竞赛，争夺世界霸权。现今时刻绝非不利于如此之希望。但我请求您，请务必搁置您和希腊人的歧见以及您对他们的战争，直到世局变得更为稳定；所以，最优先的是您要关切我刚才所提及世局的那个面向，保持实力，根据您认为最好的情形来宣战或媾和。因为假如您一直等到现在已经聚集在西方的乌云飘到希腊时，我非常担心这些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休战、开战以及这样的游戏，将会从我们手中应声完全被夺走；所以我们必须向神明祷告，仍然赐予我们力量，随我们所喜来彼此战斗以及缔和，换言之，留给我们摆平自己纷争的能力。”

105. 阿格拉俄斯这场演说强烈地撼动所有联盟去赞成和平，而菲利普更是如此，因为演讲者的辩论强化了他之前因为德米特里建议，已经成形的倾向。于是双方在所有细节都达成及批准协议后，解散会议。每位代表带回家的是和平，而非战争。

所有这些是发生在第一百四十个奥林匹亚年的第三年，亦即是在伊达拉里亚的特雷西米尼湖战役，以及安条克三世在空叙利亚的战役，以及菲利普和伊托利亚人以及亚该亚人签订条约的那一年。

就是在这个会议的同时，[10] 希腊、意大利及非洲的事务第一次彼此纠结在一起。从此刻起，菲利普和希腊主要的政治家，单就希腊事务

，彼此停止交战、签订休战协定和条约，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意大利正在发生的事件上。但很快之后，相同的过程亦在爱琴海岛民及小亚细亚的居民中发生影响。那些不满菲利普以及其他对帕加马阿塔罗斯国王不满的对手，不再往南或向东，亦即向托勒密或安条克求助，而是向西求助；其中有些派出外交人员到迦太基，另一些则到罗马。罗马人如法炮制，派遣使节到希腊，因为他们对菲利普大胆冒进的性格，感到困扰，而现在既然自己身陷麻烦，所以希望采取预防措施，来应付他的攻击。

如我所承诺，我相信我已经做出清晰的叙述，说明希腊事务如何、何时及为何会和意大利与非洲事务彼此纠结在一起。我将继续我的希腊历史，直到罗马人在坎尼战役被迦太基人击败之日为止。这场灾难标记着我对意大利战争叙述所达之处，而我将在此处结束本书。

[1] “空叙利亚”这名词所指的是起于黎巴嫩及相对的东黎巴嫩（Anti-Lebanon）两道山脉间，经由利塔尼（Litani）山谷、约旦、死海，直到今日的阿克巴（Aqaba）及红海的狭长凹陷之地；这后来与腓尼基的土地相关联，所以包括了介乎西里西亚（Cilicia）与埃及之间的整个区域。

[2] 新王在二二一年即位。

[3] 贝蕾妮丝是“造福者”托勒密三世的遗孀，以及马佳斯及“爱父亲”的母亲。

[4] 这个词句“来自伯罗奔尼撒”，或许是指在半岛极南端台那伦（Taenarum）的佣兵招募中心，而斯巴达无疑控制着这一地点。

[5] 普鲁塔克在他的《艾吉士和克里奥米尼斯传》（*Life of Agis and Cleomenes*）将克里奥米尼斯呈现为对阿启达马斯的谋杀知情，但不需为此负责。

[6] 《伊里亚特》二十二书三〇四至三〇五行。

[7] 这是指在色萨利的否提尔提斯·底比斯（Phthiotic Thebes），并非指在彼奥提亚（Boeotia）平原的底比斯城。

[8] 这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端的海岬。

[9] 科林斯在萨罗尼加湾（Saronic Gulf）的港口。

[10] 特雷西米尼湖战役以及空叙利亚的拉非亚（Raphia）战役发生在二一七年六月，而诺帕克都会议是在八月。然而在将这些事件同时发生来诠释为地中海历史的转捩点，波里比阿是在强行扭曲证据。爱琴海岛屿居民或是小亚细亚希腊人尚待许多年才会有向罗马请求的记录，没有任何阿塔罗斯的敌人被报道曾向迦太基进行接触，也没有罗马特使团曾在二〇〇年横跨爱琴海。

第六书

来自序文

2. 我知道有些读者会怀疑，何以我拖延到这时才谈对罗马宪政的研究，因此打断原来叙述的流畅性。然而我已经在许多地方清楚表达，我始终认为这宪政分析是整个规划中的一个根本部分。我在开头以及本书初步导论中特别触及这点。我在那里说，历史最好及最有用的目标是能够向我的读者解释：究竟是以何种方法和凭借何种政体，让几乎整个世界都落入一个强权，亦即罗马的统治之下，这绝对史无前例。以这作为目的后，我无法找到比现在这时候更适合的场合，来将注意力引导到我即将要说的，并且测试其真实性。在私生活里，假如您想对好人或坏人的人格做出论断，而且假设您的意见会被真正检验，您不会只在无风无雨的宁静时期去检查他们的言行，而是在大起大落的时候。一个人真正品德的考验，在于他可以以勇气及尊严的方式去承受最彻底的命运转折。因此依照相同原则，这亦适用于我们对国家的论断。所以既然在我们的时代里，我无法发现比降临在罗马人身上规模更宏大或状况更惨烈的命运转折，那么在本书中，我就保留这地方来研究他们的宪政。

历史中对原因的追查，以及因之而来在每种情形下做出最好政策的能力，是同时能够吸引及有利于读者的特别面向，这是这种研究所带来的奖赏。我们必须理解，对于所有政治局势，造成成功或失败的主要因

素是这个国家宪政的形式。正是来自这一源头，就如水来自水源一样，所有行动的设计及计划不仅由之而起，也在其中完成。

论国家之形态

3. 在那些能够再度崛起，变得伟大，然后历经命运完全转折的希腊国家中，将它们的过去写出编年记录，并且对其未来做出论断，是件相当简单之事。要报道已知事实并无困难，而且从之前发生何事的知识来推测未来将会如何，亦非难事。然而就罗马人之情形，因为他们政体的复杂性质，要解释现在状况，则绝不容易，而因为我们对其在过去之私人以及公共生活典型特色相当无知，所以要去预测未来，更非易事。假如我们要对他们的政体有清楚掌握，这议题需要非比寻常的谨慎以及研究探索。

大多数那些设法对政治体制做出权威性描述的作家，[1] 会分辨出他们分别称之为“国王政治”（kingship）、“贵族政治”以及“民主政治”这三种类型。我想我们有权去质问他们，究竟他们所呈现给我们的这三种是唯有，还是最好的三种政体类型，因为无论哪种，我相信他们都是错的。很明显的，我们要认为“最好”的政体是包括所有这三种类型中的成分；这不仅在理论上，甚至在实践上都已经由莱克格斯（Lycurgus）加以证明，因为他是第一位以这种原则来建立政体——斯巴达政体——的人。但是我们也不能承认这是独有的三种政体类型，因为我们已经见过强人（monarchical）政府及僭主（tyrannical）政府的例证，仍与国王政治大有不同，[2] 即使它们与它有相似之点，所以这是何以一人独强的统治，就其能力所及，会僭越使用“国王”头衔。有一些寡头政体和贵族

政治具有表面上类同之点，虽然再次地，此间的差异是可能的大；相同之概括说法亦适用于民主政治。

4. 我刚才所说之事的真实性，或许可由如下辩论来说明。我们不能说每个一人统治的例证都必然是王政，而是只有那些子民自愿接受他来统治他们，而这自愿是诉诸理性而非恐惧或暴力。同样我们也不能说每个寡头统治都是贵族政治，而是只有那些权力由最正直及最有智慧的人来施行的，而这些人是依照其优点而被选出。依相同道理，在一个国家内公民团体可以自由去做其所喜或是所想之事，但这并非一定是民主政治。但凡是其传统及习惯是去崇拜神明、照料双亲、尊敬长者、遵守法律以及在如此之社区中确保大多数人的意志能被普遍接受时，形容这种情形为民主政治，则是恰当的。

我们于是可以列出六种政体：三种是我们已经提及，以及那些与它们有某些共通之处的政体，而我在这里所说的是指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以及暴民统治。这些里面最先存在的是一人统治：这是无需外力，而是在自然中自己发生的。在一人统治后，由之发展而出，并且得到技艺协助以及修正缺失后，出现了国王政治。后者会恶化成其堕落但仍有关的形态，也就是我所谓的僭主政治，在废除这两者之后，产生了贵族政治。贵族政治因其性质而堕落为寡头政治，而当群众在愤怒中崛起，为了要报复其统治者所犯下的不公不义行为后，民主政治于焉发生；在适当之时，由于这类政权会滋生出的放纵以及为非作歹，暴民统治于是开始出现，因此完成整个循环。任何对这每种政府形态所应有之开始、起源以及变化做过研究的人，将会十分明了我方才说话的真实性。因为唯独透过观察这每种政体如何出现，我们才可以知道这些政体会在何时、如何及往何处来成长、完美、变化和结束。我相信罗马政体较之于其他

政体更适合这种分析方法，因为其起源及成长从一开始时，便是依照自然的原因而来。

5. 不同政体形态如何在彼此之间自然演化为另一种政体的过程，已经有柏拉图及其他哲学家详细讨论过。但是因为这些复杂的分析以及论证的精细，超过一般人的理解——除了一些人外。我因此会就我认为可以施用在严肃的历史研究以及可诉诸人类共同智慧之处，来对理论作一简洁的综合。因为我是以概论方式来讨论，所以假如在阐释中有遗漏某些因素，接着下来的详细讨论，应该足够弥补读者那些我留下来没解决的难题。

所以，什么是政治社会的起源以及它最先如何出现呢？有些时候，因为洪水、瘟疫、农作物歉收以及其他缘故，灾难性的毁灭会降临人类，所有有关技艺及社会体制的知识都会丧失。传统告诉我们，如此灾难经常发生在人类中，因此必须合理预期这还会再发生。然后在一段时间后，人类由浩劫后幸存下来之人，再度重新繁殖，有如植物种子，人类在数量上再度增加，而且如兽群一样，开始形成团体。因为人类先天上的脆弱，所以可以想见他们会与同类相聚成群，而在这种状况下，免不了那在身体气力以及勇气见识上高人一等的，会出来领导及统治其他人。这种现象可以在那些没有理性的动物上见到运作，如牛群、猪群、鸡群以及其他类似者，其中最强大者无可争议地便成为其领袖。我们必须认为这是在最真正之意义上，自然所给予我们的教诲。人类在原先之时可能以这种方式生存，如野兽群聚，追随其最强壮及最勇敢者为其领袖；在这种状况下，领导者之统治是由其气力来加以定义，而我们应该施用于这种系统的名称便是强人政权（monarchy）。但是随时间流逝，家庭及社会关系开始在这社区里发展，亲属关系的概念于是出现，然后人

类首度会去构思美善、正义以及其他与之相反的概念。

6. 这些概念之起源及演化的方式如下。两性之交合是自然界普遍的本能，生育孩子为其结果。假如其中之一被养育成人，可是非但没有对那抚养他为成人者表达感恩或加以协助，反而刻意用言语或行动去伤害他们，他必会让所有那些与其双亲交往、见证养育时耗尽心力去照料及喂食孩子的人，对这个人心生不满，感到冒犯。人与其他野兽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唯一具有理性能力的动物，所以这种行为上的差异，当然不会像其他动物，会不受众人的注意；他们会记下做了什么，并对此感到不悦，因为我们会看向未来，反思他们自己有朝一日或许会得到相同的待遇。再者，一个人若受人帮忙，或因受助而从困难中脱身，没有对其施恩之人表达感激，反而竟然去伤害他，那些听闻此事之人自然会对这种行为感到不喜以及愤怒，会和邻居同仇敌忾，并且会设身处地去想。以这种方式每个人会开始形成有关责任的理论和意义，这是正义的开始以及目的。

相同道理，当一个人在所有同伴中，会挺身而出，去保护他们免于危险，以及有勇气去面对最强大野兽的攻击，很自然他理当从人民那里得到敬爱，并视其为人中之杰，而一个人若是做出相反之事，将会遭遇非议及蔑视。在此，可以很合理地去假设，在人群之中会对有关何者高贵和何者鄙贱，以及什么构成它们之间的差异，发展出一些理论，结果是有些类型的行为会因为其有利之处而被赞美效法，但另一种则会被避免。所以当人民中最杰出及最强大之人，在我上述提及之事上，经常会使用他权威的力量去支持大多数人的观点，并且依据他子民的意见以及根据行为优劣，去奖赏或惩罚每个人，那他们会因为支持他而遵照他的命令，而非因为对暴力的恐惧。无论他有多老，他们将会加入来支持他

的统治，并且会团结一致拥戴他，抗拒所有对他的统治进行阴谋篡夺的人。在理性比暴力或残酷更为强大时，这强人（monarch）会以这种方式，几乎不着痕迹地发展为国王（king）。

7. 于是最初的美善和正义概念以及相反的概念，就以这样的方式就在人们之中自然形成，这便是真正国王政治的起源及诞生。人民确保至高无上的权力会留在不仅是最初的领导者手中，而且在其后代手中，因为人们相信那些出自他们、由他们所教育抚养的人，将会珍惜与他们类似的原则。但假如人们不满这些后代，人们便不再因为他们身强体壮来选择他们的国王及统治者，而是根据他们判断力的优点及他们理性的能力，因为他们已经从实际经验了解到这一套特征与另一套有何不同。

在古代，那些因为国王般的权威而被拣选出来的人，会持续执行他们的功能，直到老迈为止；他们建造壮观的要塞，并以高墙强化；并且取得领土来提供给他们的子民安居乐业，让生活供应无缺。当他们在追求这些目标时，他们未曾是嫉妒或是被指控滥权的对象，因为他们并不牺牲他人，来使自己沉溺于异于他人的衣着、食物或宴饮，而是和其他子民以相同方式过生活，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与人民密切接触。但当统治者因为继承而取得权力，发现他们的安全无虞，而食物超出一般所需，他们的余裕会诱惑他们去沉溺于一己私欲。他们以为统治者要以特殊服饰与子民区隔，他们必须享受食物烹调及进餐时，那额外的奢侈与多样，以及他们不该被否认任何在爱情上的追求，无论那些追求是否非法。这些罪恶首先会引起嫉妒及愤慨，接着是怒气及恨意的爆发，结果是国王政治变成僭主政治。因为这样，开始了瓦解的第一步。于是阴谋颠覆开始成形。这些并非始于国家里最邪恶之人，反而来自最高贵、心志高尚以及最勇敢之人，因为如此之人发觉自己最难以忍受他们统治者的傲

慢。

8. 一旦人民发现新的领导者后，人民会支持他们，来对付原来的主宰者，其理由如我已述。结果是强人政权及国王政治皆被扫除，取而代之的是贵族政治体制的出现及发展。人民仿佛对那些推翻王政之人有所亏欠，所以为了表达感激，经常接受那些有功之人占有权威的位置，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们。最初贵族乐意接受这种托付，视服务大众利益为他们最高的关怀，并以最谨慎及最贴心的态度来同时处理人民的私人事务及公共事务。但当下一代继承他们父亲的权位，他们没经历过不幸的遭遇和市民平等及言论自由的传统，因为从襁褓起，他们已经沉浸在权威及特权的氛围中，所以他们放弃崇高的责任，有些人偏向贪婪、肆无忌惮地捞钱，其他则沉浸于饮酒以及相关的纵欲行为，而其他人则专门侵犯女人及强暴男孩。他们以这种方式将贵族政治转变为寡头政治，所以很快人民怨恨沸腾，达到高点——类似于我已经形容过的——结果是他们的政权同样遭受到降临在僭主身上的灾难，一切又再度重演。

9. 这其中的真相是：无论何时，任何人观察到公民对僭主产生恨意及嫉妒，能够鼓起勇气针对权威当局以言语或行动反对，他会发现所有人民随时会支持他。但在他们杀死或是罢黜寡头政治人物后，人民不再冒险设立一位国王，因为他们对之前国王所施行的不公不义，仍然心有畏惧，他们也不会将政府托付给有限范围的阶级，因为他们最近的错误仍然历历在目。在这一点上仍然未受污染的唯一希望是他们自己，于是他们就转往这方向：将国家转变为民主政治，而非寡头政治，由他们自己来掌握对事务的监督及管理。只要那些从寡头邪恶统治下存活的人还在世，他们会认为他们现在的政府形式是种祝福，并且珍惜平等及言论自由的特权。但一旦新世代继承以及民主政治落入其建立者的子孙辈时

，他们此时已如此习惯于平等以及言论自由，所以不再珍惜，开始设法将自己抬举超过公民同侪之上，而且很明显的是，其中的富人最容易受到这种诱惑。所以当他们开始追求官职，发现他们透过自己的努力或依据自己的优点无法取得时，他们开始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利诱并腐化人民，弄得自己倾家荡产。整个结果是由于他们非理性的追求高人一等，刺激、增大群众去索求、收受贿赂的胃口，民主政治的统治便转变为由暴力及强制统治的政府。在这时候，人民已经习惯慷他人之慨，他谋求生计的方法是去觊觎邻居的财富：一旦他们发现一位领导者有足够的野心以及胆识，但却因为贫穷而被排除在权位之外，他们将会引进一个以暴力为基础的政权。在这之后他们会凝聚武装力量，对他们的敌人进行屠杀、放逐以及掠夺，最后沦落到野兽般的状况。[3] 之后他们会重新再度找到一位主宰及主人。

如此便是政治革命的循环，如此便是政体演变、转化以及最后回归到原先形态的自然法则。任何对这一过程有清晰掌握的人，在提及国家未来时，他在预测需要多少时间来让变化过程发生，或许会出些差错，但只要他的判断没有被敌意或是嫉妒所扭曲，对于一个社区已经到达之成长或衰落阶段，或是它将会演变成何种形态，他甚少会发生错误。尤其是在罗马国家这个例子上，这种检视的方法将会给我们最清楚的洞见，去洞察它赖以形成、成长、到达最高成就之点，以及继之而来由盛转衰的过程。因为这个国家（假如还有任何其他国家也曾如此的话，如我已经指出）是因为自然因素而起源及成长，而且将会透过自然演化而步入衰退。无论如何，读者将最能从以下的叙述中，去判断这句声明的真实性。

10. 在这一点上我打算对莱克格斯的立法做一番简单的陈述，因为

它与我目前的议题有重要关联。莱克格斯充分了解我所形容的变化是根据不可动摇的自然法则来发展的，而且他接受这种观点，即认为任何一种政体，只要是单纯且只奠基在一个原则上，会是不稳定的，因为它会迅速恶化到独特于它，而且内在于它的腐化形式。正如铁锈会腐蚀铁，蛀虫或凿船虫会吃掉木头，而这些材质即使逃掉外来的伤害，也会被在其内部所产生的过程摧毁，每种政体具有自己内在、不可分离的缺失。在国王政治上，其内在缺失便是独裁，在贵族政治是寡头，而在民主政治则为暴力的残酷统治，而且如我已经说过，这每一种政体都无法不堕入其本身会堕落的形态。莱克格斯预见到这一点，于是没有将他的政体设计为单纯或单一，而是结合所有最好政府形态中的优点以及特征，所以没有一种原则会独占，并转变成它相关的缺失；反而是它们之中的每一成分都会被其他的成分来相互平衡，所以它们之中没有一项政体的形态会不恰当地倾向或沦落到与其对应的另一方。换言之，政体由于互惠或制衡原则，在长期来说应该处于平衡的状态。所以国王政治要因为畏惧在政府运作时有一席重要之地的人民，以免沦为傲慢，而人民依次又因为他们对元老院的敬畏，所以也能克制自己，不去蔑视国王。元老院这一团体的成员，则因为其优点而被选任，而且可以在所有时候皆可被信赖能一致站在正义那一方。因为这方法，所以国家中的一部分人会因为对传统习惯之尊重，而处于不利之地位，但却经由元老院之支持及影响，终于能够取得权力以及分量。因为那样的理由，所以根据这些原则所草拟之宪政的实施结果，便是斯巴达人比其他我们有记录记载之其他人，保有更为长期的自由。

莱克格斯凭借他理性的能力，可以预见事件自然发展的方向以及使它们何以如此的因素，于是得以建构他的宪法，而无需去学习不幸遭遇

所带来的教训。另一方面，罗马人虽然就其政府形态也得到相同的结果，但并非以抽象理性而得到结果，反而是从许多斗争以及困难中所习得之经验及教训而来。最后，借助从灾祸中所学习到的经验，他们经常选择较好的路径，他们与莱克格斯一样到达相同之终点，亦即所有现存之政体中最优良的。

论成熟的罗马宪政

11. 从薛息斯跨海到希腊，特别是那件事之后的三十二年，罗马政治系统历经越来越令人满意的修正，并且在汉尼拔战争时，到达其最优良及最完美的状态。

我有理由相信，对那些生活在罗马共和下的人，我的陈述或许因为省略了细节，看起来多少会不完整。……

主导罗马宪政的成分有三，这些我在之前都已提过；而在执行上面如果分开来看，是极为公平以及恰当地透过这三个成分的运作而分配及规范，以至于对罗马人来说，要他们清楚宣布整个系统究竟是贵族政治，或是民主政治，或是王权政治，甚至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假如只将注意力放在执政官的权力上，这政体或许给人一种完全是国王政治及王权的印象；又假如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元老院，这似乎看起来是贵族政治；但假如我们集中在人民的权利，这似乎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明显范例。对于国家所拥有不同权力，这三个成分过去是——而且在经过一些调整后——现在仍然是如下所述。

12. 执政官，除非他们必须率领军团出征，[4] 否则会留在罗马，对所有公共事务拥有最高权威。所有官员，除了护民官外，[5] 都是他们

的下属，必须服从他们，而且是由他们引进外国使节，介绍给元老院。[6] 除了这些职责外，他们会将紧急事件提交元老院进行讨论，而且必须完全负责执行它的决定。监督所有由人民所执行之国家事务，亦是他们的职责；在如此情况下，他们会召开公民大会，提出议案，执行人民议决。在有关战争准备以及战场上军事活动的一般执行上，他们的权力近乎绝对性。他们有权对盟友提出任何合理的要求，[7] 任命军团里的营长，[8] 征召士兵以及选任那些适合服役之人。他们在执行勤务时，可以对任何在他们统领之下的人进行惩罚，并且有权从公库动用任何他们认为适合的金额；在财政事务上，他们有位财务官（quaestor）作为助手，完全配合执政官的指示行事。所以假如有任何人只思考宪政里的这个成分，他可以合理地说这是一个国王政治或王权的纯粹范例。在此我或许可以附加一点：在我所描述或即将描述的功能中，在现在或未来若有任何变化，并不会变更我所做之分析的真实性。

13. 现在且让我们思考元老院。这一机构控制国家财政，规范所有收支出入；财务官需要得到元老院命令的授权，来进行任何计划的开销，唯一例外是已经拨给执政官的款项。元老院亦控制所有开销中最巨额及最重要的项目，亦即监察官（censors）每五年对公共建筑物所提供之维修及新建计划，但这是由元老院拨款来完成的。同样的，任何在意大利所犯下罪刑，需要公开调查者，如叛国、阴谋、下毒及暗杀，亦落入元老院之司法审判权限内。[9] 再者，如果意大利内有任何私人或社区需要仲裁纠纷，或是需要加以正式谴责，或是寻求协助或保护，正是元老院处理所有此类案件。它亦负责派遣使节团或委员会到意大利以外的国家，或是去弭平纷争、提供建议、提出要求、接受投降，或是宣布战争；依相同之理，无论何时有外国使节到达罗马，它决定他们要被如何

接待，以及要回复他们什么答案。所有这些事务都在元老院手中，而人民无法与闻其事。

因此对任何恰巧居住在罗马的人士，当执政官离城时，罗马宪政或许有道理被认为是完全的贵族政治；而在许多希腊城邦以及其他国家的国王那里，正是这种印象流行着，因为元老院几乎处理所有与罗马人相关的国家大事。

14. 所以当我们考量元老院执行我形容之所有详细功能的权威，而且最重要的，对开销以及收支有完全的掌控，并且也考量过执政官在有关军事准备以及战场上的绝对行动权力，我们很自然会想去问：在宪法中还有什么空间留给人民？毫无疑问，答案是：仍然有角色让人民扮演，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唯有人民才有权利奖赏以及惩罚，[10] 而这些是唯一可以凝聚王国、国家以及一般人类社会的力量。个中事实是：在赏罚不明，或只在理论上如此，但在实际上却执行失误的国家中，没有任何事务可以被恰当执行，因为假如优秀者和邪恶者都被相同看待，那这该如何进行呢？所以人民被授权去审判那些可以罚刑的案件，对犯行者施加严厉的惩罚，特别是被指控之人若享有国家最崇高职位时；他们亦是唯一有权审判生死重罪的法庭。关于后一项，他们有一个特别值得赞美、值得一提的习俗。只要宣布判决结果的部落中，尚有任何一个仍未投票，这习俗允许那些性命正在受审之人，在审判定罪过程中可以公开离国，因此加诸己身自愿流放之刑。如此流放之人可以在尼尔波利斯、普莱涅斯特、提布尔以及其他有条约协定之城镇的领土避难。

依据相同原则，正是人民授予官职给那些值得之人，而这是国家对品德所能提供的最高奖赏。此外，人民亦有权通过或拒绝法律，而且最

重要的，他们考虑及决定有关宣战及媾和之事。更进一步，在结束敌对状态以及订定条约上，人民有权批准或拒绝。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合理地做结论，人民在政府里拥有最大的一份权力，所以这种政体是民主政治。

15. 我已经叙述了在国家之中，政治权力要如何分割为三个成分，而我现在将要解释它们三个其中之一——假如要的话——将会如何与另外一个合作或牵制。当执政官与军队出国时，他被赋予如我所描述的权力，似乎为了执行他的目的，而拥有绝对之权，但在实际上他需要人民与元老院的支持，而且没有他们，执政官便无法让军事活动有完美的结果。例如，很清楚地，军团需要经常性的补给供应，但若无元老院同意，则没有食物、衣服或是薪资的提供，所以若是与元老院格格不入或元老院刻意阻挠，那统帅的计划便会遭遇完全的挫折。而且元老院亦有权利决定究竟一位将军能否完全执行他的设计及规划，因为它有权在执政官任职期满后，派遣另一位将军取代他，或是继续留任他。再者，元老院有权决定是否让一位将军以盛大排场来庆祝胜利或大胜利，借此抬举他，或是藐视他。他们称之为胜利大游行者，是将他们在战场上所成就的场景，搬到公民同侪之前，而除非元老院同意提拨必要的经费，否则并无法适当地呈现，甚至在一些情形下无法进行。至于人民，执政官无论离开国家有多远，要考虑到人民的利益始终是首要之事，因为如我以上解释，正是这最高主权所在之人民批准或拒绝停止敌意行为以及订定条约。但最重要的是，当执政官卸任时，他们必须向人民报告任内作为；所以忽略运作元老院及人民的善意，在任何状况下对执政官都是不安全的。

16. 接着，元老院虽然拥有如此庞大权力，但首先必须在公共事务

上注意到人民的观点以及尊重他们的心愿。除这之外，它无法调查危害国家最严重及最广泛的罪行，如那些涉及死罪者，并采取步骤来加以控制，除非它的命令被人民所确认。对那些直接关切到元老院本身之事务，亦如此。假如有任何人提案，目的是要剥夺元老院一些传统性的权威或是要取消元老的一些特权或其他的尊严，或甚至减少他们一些财产，[11]所有这些情形中，唯独人民才有权去通过或是拒绝提案。这亦是事实：假如有一位护民官介入，加以否决，元老院不仅无法对任何议题达成最后决定，甚至无法聚会及开会。护民官经常必须执行人民的议决，尤其是要注意他们的心愿。因为这些理由，元老院敬畏人民，而且重视人民的意志。

17. 然而依相同的道理，人民对元老院亦有义务，必须将其意愿列入考虑，无论这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在整个意大利，有相当庞大数量的契约，多到不可胜数，是由监察官发包出去，以进行公共建筑之修建及维护，除此之外，尚有河流通航、港口、花园、矿区、土地之收入的征收，换言之，每一项在罗马政府控制下之交易，都发包给承包商承揽。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由人民执行，而我们或许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从这些契约以及利润中获得一些利益。一些人事实上向监察官买下契约，另一些人则成为他们的投资伙伴，又有其他人则为承揽契约的人提供担保，或是有人为契约而将他们的财产抵押给国库。所有这些交易都列入元老院的权力之下。它有权在一些无可预见的意外下，允许将契约时间延长，减少承包商损失，或是在无法履行契约时，让其完全解套，安然脱身。因为在实际上，元老院有许多方法来对那些承揽经营公共建设之人，或是施加极大困难，或是减轻负担，因为所有案件都需上诉元老院。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多数的民事审判中，凡是其中涉及庞大利益

者，承审法官是从元老院选出。[12] 结果是所有公民，因为可以得到保护而与元老关系密切，以及因为不确定以及担心他们是否需要它的协助，所以在阻挠或抗拒元老院的意志时，都非常谨慎。依相同道理，人民在反对执政官的计划时，都会一再三思，因为他们就个人以及就整体而言，都会在征战时落在他们的权威之下。

18. 这些是系统里三个成分中每一项所享有的权利，能够彼此协助或互相伤害；其结果是联手时，其强大足以抵挡所有的紧急状况，所以不可能发现比这一系统更佳的宪政体制。因为无论何时有共同外敌威胁时，都会强迫这三者团结起来，同心合作，那时国家所发展出的力量变得格外强大。没有任何要求会被忽略掉，因为所有各派系的人都争相去发现符合当时需求的方式，而且每个决定一旦被采用，会立即实施，因为所有的人于公于私都会互相合作，来完成手上的任务。

其结果是这独特的宪政体制具有无可抗拒的力量，来完成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当人们从外来威胁中得到解脱后，开始收获胜利为他们所赢得的好运及繁荣，但在他们享受这种富足时，他们会被阿谀奉承及懒散怠惰所腐化，变得倨傲无理，目中无人。这经常发生，但尤其是在这时刻，宪政会展现能力，修正如此的滥权。无论何时这三种成分中任何之一，膨胀自己的重要性，变成野心过度，容易侵犯其他；因为上述理由，这情形将会变得很明显：没有成分能完全独立，而是任何一个的计划都有可能会被其他的妨碍或阻止，结果是没人可以主宰或以轻蔑态度来对待其他。于是整个局势又恢复并维持平衡，因为侵略挑衅的冲动被克制约束，每个成分会因为其他两个成分开始谴责时，便会深自警惕。

罗马的军事系统

19.　在他们选出执政官后，人民继续任命军团营长；十四位是从那些已经服役五年之人中选出，而十位是从那些服役十年之人中选出。至于其他人，骑兵被要求服役十年，步兵在四十六岁之前要服役十六年；但这些是排除那些财产价值被估算少于四百德拉克马（drachma）的人，而这些人会被分配到海军服役。在国家紧急状况期间，步兵会被要求服役二十年。除非他已经完成十年的役期，否则没有人会被允许去担任任何政治职务。[13]

当执政官准备要征召士兵时，他们会在公民大会中宣布何时所有役龄的罗马公民必须报到服役，而这每年都做。在指定之日，那些有兵役责任的人抵达罗马，聚集在卫城山丘（Capitoline Hill）上，十四位资浅的军团营长会将自己分为四群，所根据之顺序是依照人民拣选或执政官任命他们时的顺序；这是罗马兵力最主要、也是最初的分法。最先四位被任命的营长被分派到第一个军团，接下来三个到第二，接下来四个到第三，以及最后三个到第四。十位资深营长中，前两位被分配到第一个军团，接下来三位到第二，在接下来两位到第三，以及最后三位到第四。

20.　营长被以如此方式分派后，每个军团会拥有相同数量的军官，每一军团的军官则各据一个位置，彼此分开，一一抽签挑选部落，依照抽签结果呼叫出每一部落之名。从这部落他们首先挑选出四名青年，在年龄及体格上尽量相似。当这四位被带向前，第一个军团的军官优先挑选，第二军团第二顺位，第三则次之，第四则殿后。当下一群四位青年被带向前，第二军团的军官有权优先挑选，第一军团则殿后。再下来四

人，则是第三军团之军官优先挑选，第二军团则殿后，以及如此等等。用这方法每个军团依序都有优先顺位挑选，所以所有军团接收大约相同水准的人。在他们选择所需要的数量，亦即当每个军团的战斗力到达四千两百人，或在特别危急的时刻，达到五千人时，在以前的习惯是开始选择骑兵，但在我们的时代，骑兵会先被征召。监察官根据财产的基础来选择骑兵，每一军团分配三百名。

21. 当以这种方式进行征召工作时，被分配到这一职责的营长于是检阅这些征召的士兵，而每位营长都会从所有人之中挑出他们认为最适合之人；这些人被命令要宣誓服从长官，并尽其所能来执行命令。然后其他征召的士兵一起向前，每个人宣誓他会如那第一人所宣誓的去做。

与此同时，执政官会发布命令给意大利盟邦城市的官员，希望从那些地方征召部队；他们会表示所需的部队数量，以及这些被选来服役的人必须在何时及何地出现报到。相关之权威当局会以类似程序来选择人员，执行宣誓，任命一位指挥官及财务人员，并将部队送到罗马。

在征召的士兵宣誓后，在罗马的营长会向各个军团宣布在哪一天以及哪一地点他们不需携带武装报到，然后解散他们。当他们在指定之日报到时，最年轻及在财产等级上最低者，被分派到前战部队（velites），第二群为前线部队（hastati），那些在壮年的则是到中线部队（principes），最年长则是到后线部队（triarii）。这些是罗马人给他们军团中四个战术群的名称，他们彼此以年纪及装配来加以区隔。他们如此划分，所以资深的后线部队有六百人，中线部队有一千两百人，前线部队有一千两百人，其余则构成前战部队。假如军团的战斗力量超过四千人，这每一群人的数量依比例增加，但后线部队除外，它的战力仍维持在六百人。

22. 最年轻的前战部队士兵被命令要佩戴刀剑、标枪以及小盾牌。最后一项是圆形，直径三尺，制作坚固，大到足以保护人身。他们戴上一般的头盔，[14] 有时上面披有一片狼皮或类似之物，用来保护以及辨识该名士兵；这使得军官可以认出这个人，并观察他在面对危险时是否勇敢。他们所携带的标枪木柄身长三尺，直径一指宽。其头部约一指幅之长，[15] 被敲薄，而且如此锐利，所以在经过第一击之后，必定弯曲，使敌人无法回掷；否则这武器对双方都会有用。

23. 下一个以前线部队为人所知的年龄群，则受令要全副武装。罗马全副武装之组成，首先是一面长盾（scutum）。其外表为凸面状；它宽度为二尺半，长度四尺，其厚度在边缘处为一手掌厚。它有两层木板，由牛皮胶黏住固定：其外层首先由布包覆，然后是小牛皮。上缘及下缘又有铁加以包覆，来保护盾牌免于刀具劈击所带来的破坏，当靠在地面时，可免于磨损，在中间则是铁制的突出物，可以转移石头、长枪以及一般大重量投掷物所带来的重大冲击。除了盾牌外，他们亦携带一把长刀，置于右侧，被称为西班牙刀。[16] 这刀有锐利的刀尖，而且刀刃两边都可以带来有效的打击，因为每边刀锋都很坚固，不会弯曲。

除此之外，前线部队携带两支投掷用的标枪（pila），一顶铜盔以及护胫。标枪有两种，较细及较粗。其中较粗的一种，有些是圆的，在直径上有手掌宽，其他则是方的。[17] 他们所携带之较细及较粗的标枪都像是中型大小的狩猎用标枪，木制柄身长约四尺半。其铁制头部有弯勾，与枪身长度一样。他们借着将铁制头部牢牢附在柄身上，尽心尽力去确保武器的用处。铁制头部插入柄身固定，深达柄身一半的长度，并以一连串环扣来加以固定，所以在战斗时，它击中目标时，会裂开而非仅松掉；铁制头部插入木柄身时，其厚度只有一只半手指的宽度。[18]

最后，前线部队佩戴以三根紫色或黑色羽毛作为头饰，直立约有一尺半的高度。这些被插在头盔上，其一般效果，加上其他武装，是要使人看起来像是实际高度的两倍，让他有个可让敌人心生恐惧的外表。除了这些装配外，士兵还会挂一块胸牌，约手掌张开的幅宽，放在心脏部位，称做护心片（pectorale）。这些项目构成他们全副的武装，但那些财产被估算有一万德拉克马的人，则是穿锁子甲的外套（lorica）。中线部队与后线部队有相同武器配备，除了投掷用的标枪外，后线部队是携带长型的刺枪（hastae）。

24. 每种前线部队、中线部队以及后线部队战术群，根据个人优点各选出十位百夫长（centurion），然后又再选出十位。[19] 所有这些人都有百夫长的官衔，而且第一位被选出的亦是军事会议的成员。这些百夫长又依序任命相同数量的低阶补给官（optiones）。[20] 除了前战部队外，这些百夫长将与另外三种战术群的人，各分为十个连队（maniples），每个连队分配到两个百夫长及两位补给官。前战部队亦分为相同数量之连队，每连队一百二十人。所有这些连队可称为“团队”（orders，ordines）、“连队”（maniples，manipuli）[21] 或是“旗帜”（standards，signa），而他们里边的军官则是百夫长（ordinum ductores）。这些军官又从行伍之间选出两位最勇敢及最具男性气概的人，成为每一个连队的掌旗人（signiferi）。每一个连队任命两位百夫长并无不合理之处，因为无法确定这个连队的指挥官会被要求做什么，或什么事会发生在他身上。因为战争的紧急状况并不允许任何借口，所以他们极不希望连队没有领导人及指挥官。当两位百夫长都在时，资深的率领连队的右半部，资浅的为左半部；否则由在场的那一人来指挥全部。在选择他们的百夫长时，罗马人看中的不是冲锋陷阵或是火爆霹雳那样类型的人，而是那些

天生的领导者，具有稳定沉着的个性，非只会开启战端、发动攻击，而是那些即使陷入颓势或受压迫时，仍然能够稳住阵脚以及能死守岗位的人。

25. 他们以相同原则将骑兵分为十骑队（turmae），他们从这每一队选出三位骑兵官（decuriones），又依序任命三位补给官。第一位被选上者，率领这一骑兵队，其他两名则带有骑兵官的官衔，事实上这三位都有相同的官衔。假如第一位不在职，第二位接任骑兵队指挥权。骑兵之武装非常类似现在希腊所使用的。在早期他们没有胸甲，而是身着短衣作战，这在上下马时，极为容易及灵活，但在近身交战时却暴露在极大危险中，因为身体几乎没有保护。除此之外，他们的长枪亦在两处不合使用：第一，他们将武器制作的如此细长柔软，所以无法做出稳定的瞄准，而且马匹运动时所带来武器的震动，造成许多武器在铁端固定住任何东西前，便已经断裂。第二，尾端并未附上尖刺，所以只能以尖端做出第一击，而假如武器断裂，长枪则变得无用。骑兵盾牌是由牛皮制成，在形状上有些类似用于祭祀之圆形糕饼，中间有突出物，这些盾牌在作战时实无甚用处，因为它们不够坚实，而且暴露雨中时，牛皮外层会脱落以及腐蚀，它们不仅看起来怪异，如同之前一样，而且现在则已完全不用。既然这装配证明在使用上如此不理想，罗马人立即变更去使用希腊人用的类型。希腊类型的优点是：在长枪上，骑兵可以稳定以及准确地做出第一击，因为这武器在设计上力求稳定，不在手中震动，而且也可以将其转向，以尖锐尾端做出用力的一击。希腊盾牌情形亦同，因为它们是坚固扎实地制作，在做投掷进攻[22]及冲锋陷阵时都能提供良好的保护。当罗马人发现这些优点，立即模仿希腊武器，而这正是他们的强项之一：没有民族比他们更愿意去采用新的习惯，以及效法别

人做更好的东西。

26. 军团营长将征召的士兵组成这些单位，命令他们以这种方式武装，然后将他们解散回家。当他们宣誓过要在执政官所宣布之地点以及报到的日期到来时，所有那些登录在册的人都无一失误地报到，因为除了恶兆或是某种意外使得报到完全不可能外，没有任何其他理由可被接受。在这些场合，执政官们通常会指定不同地点让他所指挥之部队报到，因为每位执政官都将分配到两个罗马军团以及他应有之数量的盟军。

在同一时间，盟友亦与罗马公民一起集合，他们单位的组织及统帅都由执政官所指定之军官来监督；这些军官共计十二位，称为盟军长官（prefects）。这些人为执政官所动员的盟军中，挑选出那些最适合服役的步兵及骑兵，而这些人以“特选”（extraordinarii）为人所知，亦即精选之部队。盟军步兵之数量通常等于罗马人的步兵，但骑兵则多达三倍。从这些人之中，他们大约拣选出三分之一的骑兵及五分之一的步兵来担任“特选”。其他的他们则分为两团，其中之一为右翼，另一则为左翼。

在做完这些安排之后，军团营长会带领罗马人及盟军前去扎营。无论是在何地进行扎营，他们都使用有关军营的一个简单公式，而这适用于所有时间及地点。我认为这正是恰当的时机来让我来向读者解释——至少就文字上可以做到的——罗马人在行军、扎营以及行动时，是如何地部署他们的部队。当然不会有人会对这些能完美执行，漠不关心，因此拒绝忍受一些额外的麻烦来了解这类的事情；一旦他读过这些技术性的介绍，他将会对一个当然值得他注意的题目有许多知识。

27. 罗马人布置军营的方法如下。一旦选定基地后，能够对整个地区提供最佳视野，而且最方便发号施令的位置，保留给将军的公署（pr

aetorium）。他们在打算竖起帐篷之处，插下军旗，以这点为中心量出一块正方形的土地，这方形每边离军旗一百尺远，所以整个区域有四个普列特拉大。[23] 沿着这方形的一侧——而那是能提供最佳取水及收集粮秣设施的一侧——罗马军团会以如下方式来被安顿。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在每个军团中有六位营长，而因为每位执政官通常率领两个军团，所以在一支执政官的军队中会有十二位营长。他们将这些军官的帐篷沿着直线搭建起来，与方形地区所选定之一侧相互平行，相距五十尺，所以预留空间给营长的马匹、骡子以及行李。这些帐篷在搭建时是背对执政官公署所在之区域，所以面对营区外面，这个面对的方向我自此将以前方提及之。营长之帐篷以彼此等距安置，所以他们沿着军团所占有之空间的全部宽度，一字排列开。

28. 他们接着又在这些帐篷前方丈量出一百尺的距离。在那样的距离，他们又画出一条与帐篷平行的线，而在此处他们开始标记出军团的不同区域，这些安排如下。他们将最后提及之线对分，从那点又拉出与之垂直的线。沿着这条线，在其两侧，并且彼此相对望，他们驻扎每个军团的骑兵。在两侧之中有五十尺的空间，恰好被最后提及之线对分。驻扎步兵的方式类似于用于骑兵的。分配的空间形成一个完整的方形，对连队或骑兵队皆然。这个方形面对主要道路（viae）中的一条，它穿过营区；面对路的那一方是固定的一百尺长度，而且他们通常会设法让宽度也一样，但盟军不同的状况除外。当他们必须容纳兵力较强之军团，他们依比例增加方形的长度及宽度。

29. 骑兵营区布置则是好像占据始自营长帐篷中间一条道路的两侧，并与之成直角，而且沿着道路搭建起这些帐篷，而且也跟他们之前的通道成直角。这些道路及通道的整个设计，事实上类似一个十字路的系

统，道路在帐篷所形成的区域的两侧通过，骑兵营区的是一侧，步兵的则是另一侧。每一军团中分配给骑兵以及后线部队的空间是背对背：部队相连，但却面朝相反方向，而且中间没有空间。给予每一连队后线部队之深度为其正面的一半，因为就一般而言，一后线部队连队的兵力是其他群体的一半。可是，连队或许会有不同的兵力，但是分配给他们的正面长度都是一样，这是因为他们的营区会有缩减的深度。接着而来，并和分配给后线部队空间相平行的是中线部队，与他们相对望，中间有五十尺的距离。因为这两个群体皆面对中间的空间，所以有两条道路与一百尺宽之通道成为直角，通道是从营长帐篷前通过，两条道路都道向与营长营区相反方向的军营另一方，而这我们之前同意称为前方。在中线部队之后——与之背对背，中间没有空间——他们驻扎前线部队。根据军队原先的建制，每一种战术群都是由十个连队所构成，道路在长度上皆相等，而且都在军营之前方以直线结束，所以线上的最后一个连队，便是直接面对军营前方。

30. 在前线部队之外，且又再度被五十尺距离所隔，他们驻扎盟邦的骑兵，而这始于相同之线，亦即经过营长帐篷之前的通道，结束于相同之线，但在军营的前方。如我以上所述，盟邦步兵单位的兵力与罗马人的相同，但盟邦骑兵单位的兵力，在减去送到“特选”的骑兵后，是罗马骑兵的两倍。因此在规划营区时，他们也依比例增加分配给盟邦骑兵空间的深度，所以让他们每个人占有与罗马军团相等的空间。在这时，已经有五条道路完成，所以接着它们安置盟军的步兵，依据他们较大的数量来增加他们位置的深度。[24] 他们与骑兵背对背，中间没有多余空间，所以步兵会面对环绕军营外部的栅栏。在每个连队里，每一列两端的第一个帐篷是由百夫长居住。在以这方式布置军营时，他们通常在第

五及第六单位间会留下五十尺的空间，因此这形成贯穿整个营区的另一通道。这通道和营长的营区互相平行，并与其他道路形成直角，这称为“第五道路”（via Quintana），因为他紧邻第五骑兵队和第五连队。

31. 在营长营区之后的空间使用方法如下。在执政官公署（praetorium）之右侧是广场，左侧则是财务官之办公室以及其所负责之补给品。在营长营区之最两侧，而且或多或少与其成为直角的是特选的骑兵以及那些因为与执政官之情谊而参军的自愿军，[25] 这些人的扎营之处与环绕整个营区的栅栏相平行，其中一个营区面对财务官之营区，而另一个则面对广场。在大多数时候，这些部队不仅在扎营时靠近执政官，而且在行军及其他场合，他们都与执政官及财务官常相左右。与他们背对背，往外朝向栅栏驻扎着特选的步兵，他们执行与我刚形容之特选骑兵相同的任务。在这些区域之外，尚留有另一空间，有一百尺宽，与营长之帐篷相平行，越过执政官公署、广场以及财物官办公室，从一侧栅栏延伸到另一侧栅栏。在这通道之远方，安置其他特选骑兵，所以会面对执政官公署、广场以及财物官办公室（quaestorium）。在这些骑兵营区之间，而且恰好面对执政官办公室的是一条约五十尺的通道，通到营区后面的栅栏，并与执政官办公室之后一百尺宽的通道形成直角。与这些骑兵营区背对背，并且面向栅栏，以及处于营区之后端的是其他特选之步兵。最后这些营区之左或之右的空间，紧邻营区之栅栏，则是分配给外国部队以及任何被允许进入营区之联盟部队。

这些布置的结果是整个营区以一个方形展开，而街道及营区蓝图给军营一种城镇的样貌。四周之栅栏是在离营区两百尺的距离挖掘固定，而这空无一物的空间有一些重要用途。首先，它提供适当以及必须的设施来领军出营或入营；它确保所有人都可以经由通过他们营区之路进入

这空间，因此不会一堆人挤进同一条道路，彼此催促推挤。还有，所有带进营区之牲畜以及从敌人掠夺来之战利品都收集在这区域，在夜间被安全地看守着。但这空间最重要的用途是，假如营区在夜间遭受攻击，他可以避免营区被纵火，而且可以使士兵在敌人投掷武器的距离外，或是假如其中一些确实飞得够远，但因为帐篷之前所留下的距离以及空地，它们几乎已经变得无害。

32. 既然已知骑兵及步兵的数量，而且假设每个军团的兵力为四千或五千人，而且同样已知的是连队及骑兵队的深度、长度及数量，此外还有道路及通道和其他细节，所以任何想要去计算的人，都可以估算出营区的面积及周长。假如有不太常见的大数量盟军，这或是那些依照原来之兵力部署，或是因为特别场合而依附之部队。对于后者可以借由将执政官公署两侧的广场和财务官之仓储面积降到最小，仍然可以应付紧急需求；而对前者，假如超过正常数量太多，他们在罗马军团区域之两侧加上两条道路，面对营区栅栏。

偶尔当两位执政官以及他们四个军团联合驻扎在一个营区之内，我们必只要去想象这两个营区会类似我方才所描述的，但是背对背，两营区交接之处是在特选部队步兵驻扎的地区，这些部队我们形容过是面对整个营区后方之栅栏。在这情形下，营区的形状会成为长方形，它的面积加倍，整个新营区的周长再增加半倍。任何两位执政官恰好一起联合扎营时，这是他们所采取的形态；当他们分开扎营时，唯一的差别是广场、财务官区域以及执政官办公室会安置在这两个军团中间之处。

33. 在营区被布置好后，军团营长会检阅所有在场者，要求个人，无论是自由或奴隶，要执行宣誓。每个人都要发誓他将不会在营区偷窃，假如他发现任何东西，他都会带给营长。接下来他们发布命令给每个

军团的前线部队以及中线部队的各个连队，交代这些连队要负责营长帐篷前的空地。这些营区在日间是许多事务进行的地方，所以要确定这地方经常用心打扫洒水。其他十八个连队，每三个抽签分配给每位营长，而每军团有六位，而这三个连队每个依序轮流待命，服务营长。以下是他们提供的一些服务。当军队扎营时，他们为他搭建帐篷，将周围地面铲平，而且假如有必要采取特别预防措施来隔离他的行李时，他们会照办。他们也提供两班的卫哨，每哨四人，一人在他的帐篷前，另一在后，马匹之旁。每位营长分配到三个连队，而每个连队超过一百人，这不包括后线部队及前战部队，这些人没有这种勤务负担；这些勤务是轻松的，因为每个连队三天才轮一次。这些安排为营长提供必要的福利，而且维护他职务上的严正及尊贵。后线部队的连队可以免除对营长的这种个人服务，但每个连队每天都要提供一位卫兵给与其营区相连的骑兵队。这卫兵除了维持一般警戒外，特别注意马匹，以免它们因为纠缠的韁绳，伤害自己或是变成失能，或是松脱走散，在营区里和其他马匹横冲直撞，造成混乱骚动。最后，每个连队要依序在执政官帐篷之前每日站卫兵，要保护他免于阴谋伤害以及提升他职务上的严正及尊贵。

34. 关于环绕营区之壕沟及栅栏的建造，[26] 这工作是由盟邦来建造他们两翼所驻扎之两侧的全部长度；其他两端则交由罗马人，一个军团一侧。营区每侧依据连队的数量来分割为段落，而百夫长在旁监督每个连队的工作；同时有两位营长监督整侧的全部工程，确保工作实在，而且也是这些军官要监督与营区有关之所有其他工程。他们两人一组，每组轮流值勤六个月中的两个月。他们以抽签决定顺序，中签那组要负责监督所有战场军事活动。盟军的长官以相同系统来划分职责。每天在破晓时，罗马骑兵要在营长营区前阅兵，然后由营长向执政官报告。他

会对营长下达必要命令，而他们又对骑兵官以及百夫长下达，而这些人在适当时机又将命令传达给行伍的士兵。

确保在夜间可以安全地交代暗号的程序如下。从每一战术群步兵及骑兵的第十连队中选出一位，这个连队位居帐篷间的道路末端，最靠近营区前端。这个士兵可以免除卫哨之责，但必须每天在日落之时，到值勤的营长帐篷报到；在那里他会被给予暗号，亦即一块木板上面刻有写字板，然后离开。在回到他的营区后，他在证人面前将暗号及写字板交给下一个连队的指挥官，他又依序交给下一个连队等。所有连队都重复这程序，直到这写字板到达靠近营长的帐篷的第一个连队，这些人必须将写字板在黑夜来临前交还给营长。假如所有发出之写字板都交回，值勤的营长知道暗号已经在写字板交回过程中，交代给所有的连队。假如有任何写字板遗失，他立即调查此事，因为从写字板上的标记，他可以得知是在哪一部分的营区，遗失的写字板没交回，以及谁要为这遗失负责任，并因为遗失会被适当地惩罚。

35. 夜间卫哨安排如下。执政官帐篷是由值勤之连队负责看守，那些营长及骑兵队的帐篷，则由我已经形容过的系统所轮流连队的指定士兵来守卫。每个单位，无论是连队或骑兵队，亦会从自己人之中安排守卫，保障自身安全。其他卫哨则由执政官来指派。一般而言，财物官公署有三个卫哨，每位军团司令（legate）以及军事会议成员的帐篷则各有两个。营区外围地带是由前战部队防守，他们在沿着栅栏的地方每日驻守。这是他们特别的职责，而且他们也看守营区出入，每处十人。那些要值勤卫哨的人之中，每个连队的第一班会在夜间时，由补给官从单位带到营长那里。营长会交代一个书写板给每个人，一个人一处哨站；这板子甚小，上面书写符号，在接收到这板子后，每个人回到指派给他

的哨站。

巡逻的责任则交付给骑兵。每军团第一骑兵队的第一位骑兵官必须在早上发布命令给他的补给官，在早餐之前通知骑兵队里四位年轻人，他们已经被选派去巡逻。相同之人亦必须在夜晚时通知下一队之骑兵官，要在接下来一天安排巡逻的职责。在接到这种指示时，骑兵官必须在次日执行相同的程序。在所有骑兵中，依此类推。第一骑兵队中由补给官所选出的四个人，抽签选择他们要进行的夜间巡逻。那时他们向营长报告，从他那里接受到书面命令，规定哪些哨站他们要去查访以及在何时。接下来，所有四个人必须进驻夜间值勤的位置，这在后线部队第一个连队旁边，因为这个连队百夫长的职责是要在每一夜哨开始时，吹响号角。

36.　当指定时间到时，抽签到第一夜哨的人要开始巡逻，并带一些同伴同行，作为见证。他会去查访他命令中所指定的哨站，不仅有沿着栅栏以及出入门禁的哨站，而且包括所有步兵连队以及骑兵队的哨站。假如他发现第一哨班的卫兵是清醒的，他拿走他的小书写板，但假如他发现有任何一位睡着或是擅离卫哨，他会叫那些同行之人做见证，然后持续巡逻。那些在不同哨班时段进行巡逻的人要重复相同的程序。在每班夜哨之前吹响号角，那些要去巡逻的人则会在正确时间去查访不同哨站，这职责，如我已提，是属于每军团第一个后线部队的连队百夫长的职责，每个人轮值一天负责。

每个巡逻的人会在日出之时，将小书写板交还给营长。假如所有都交还，则全部都解散，没有问题。但假如其中之一交还比他所查访之哨站数量少的小书写板，书写板的符号会被查对，并查出这板子是属于哪个哨站。当这被确定之后，营长会请来连队的百夫长；他会带来那些值

勤的人，而他们与巡逻的人对质。假如错误是在哨站，巡逻者可以请来陪伴的证人作证，澄清事件，其实他必须如此做。但是假如没有这样的事发生，那罪责则落在巡逻的人身上。

37.　由营长组成的军事法庭立即成立来进行审判；假如发现有罪，他会被以杖刑（fustuarium）处罚。其执行如下。营长会拿出一根棒棍，以它轻触被定罪之人，那时所有士兵开始以棒棍及石头攻击他，通常会在营区之内杀死他。但那些设法逃避的，也没有更好的下场。因为他们又能如何？他们不被允许回到家中，没有家人敢接纳如此之人回家。那些人一旦落入如此这种不幸，会注定毁灭。如果补给官及骑兵官没有在适当时候传递适当命令给下一个骑兵队巡逻的人以及其骑兵官，他们亦会遭受相同处罚。这种极端严厉以及绝无法逃避的惩罚，所带来的结果是罗马军队的夜哨完美无缺地被执行。

普通士兵要向营长负责，百夫长向执政官负责。营长以及在盟军中的长官，有权施加刑罚、扣押物品以及下令鞭打。鞭打致死的惩罚亦加诸那些在营区偷窃、作伪证、已成年时却犯下同性恋罪行，以及那些已经因为相同罪行被处罚三次者。以下行为被认为在士兵中是缺乏男性气概以及不荣誉的：为赢得奖励，出人头地，对营长做出在战场上英勇的假报告；被命令到进行掩护的部队中，因为害怕而擅离被指派的位置；以及相类似的，因为害怕而将武器丢弃在战场。由于这理由，那被指派到掩护部队的人经常都会注定等死。这是因为虽然有排山倒海般数量上的悬殊，但因为害怕等待他们的死刑惩罚，所以他们将会留在岗位，坚持到底。再者，那些在战场上遗失盾牌或刀剑或任何武器的人，经常会奋不顾身冲向敌人，希望或是因此取回他们失去的武器，或是以死亡来逃避他们在国内无可避免的羞耻及屈辱。

38. 假如曾经发生大量人员以这种方式弃职逃跑，以及整个连队在极大压力下离开岗位，军官会拒绝将所有罪人全数打死或处决，但是他们所采取的解决方法之有效，正如其之可怕。营长会检阅军团，将那些擅离职守犯罪的人叫到前面。他严厉责备他们，最后以抽签方式选择五位、八位或二十位的犯错之人，这数字是经过计算，所以它代表的是所有那些证明自己胆小怯懦之人数量的十分之一左右。那些抽到的，便会被以我已经描述过之方式来加以毒打致死。其余之人则关禁闭，只能食用大麦而非小麦的配给，并被命令要驻扎在营区外没有防御的地方。抽到这致命之签的危险及恐惧同样威胁每个人，因为没有办法确定会落到谁身上，而关禁闭，被配给大麦的公共羞辱，同样都是大家会面对的，所以罗马人采用了最好的可能方式来激起恐惧，并且修复任何骁勇善战精神遭到削弱后所带来的伤害。

39. 罗马人亦拥有极佳办法来鼓励年轻士兵面对危险。无论何时有任何人在战场上特别出色，将军会召集所有部队，叫那些他认为非常勇敢之人出列。他赞美他们在行动中的英勇，以及表现中任何特别值得一提之事，然后颁发如下的奖赏：杀伤一位敌人士兵，一支枪矛；杀死并掠夺一位敌人，假如他是步兵，一个杯子，或如果是骑兵，则是马匹装饰（原先的奖品是一支刺击的长枪）。这些颁奖并非颁给那些在激战或是攻下城池之中杀伤或掠夺敌人的士兵，而是给那些在小型遭遇战或类似情形下，在那时并无与敌人进行近身交战之必要，而是自愿以及刻意地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的士兵。

在攻占城池时，第一位登上城墙的人会被奖赏一顶金冠。依相同之理，那些护卫以及拯救一位公民同胞或是盟友的人，会得到执政官颁奖赏识，而那些其性命因他们而获救的人，会自愿呈献给他们金冠；如果

没有，他们会被对此事进行论断的营长强迫去做。此外，一位因这方式而获救之人，终其余生会尊敬其拯救者有如自己父亲，视他如再造父母。借由如此鼓励的诱因，甚至那些停留家中的人，也会有冲动在战场上模仿如此成就，就如那些在场亲眼目睹发生之事的人一样。那些接受奖励的人，不仅在军队中享有极大声望，而且很快地在家乡亦然：当他们回家时，他们会被推举出来带头领导宗教游行。除了那些因为勇敢被执政官奖励之人外，在这些场合没有人可以佩戴奖章；而且他们习惯于将赢得的奖赏安置在家中最显眼之处，视它们为勇敢的证明及象征。所以当我们思考这民族几乎着迷般地关切军事奖励和惩罚，以及他们赋予它们极大的重要性时，他们会在每一场进行的战争中都光辉得胜，也就不足为奇。

步兵每天有两个欧宝的薪资，百夫长两倍于此，而骑兵则是一个德拉克马。步兵每个月接受到小麦配给，约等于一个雅典迈迪温诺斯的三分之二，骑兵则是七个迈迪温诺斯的大麦及两个迈迪温诺斯的小麦。[27] 在盟军中，步兵接受相同的配给，骑兵则是一又三分之一迈迪温诺斯的小麦以及五个迈迪温诺斯的大麦。这些配给免费提供给盟军，但在罗马部队中，财务官会从他们的薪资中扣掉小麦、衣服以及任何他们所需要之额外武器的价钱。

40.　罗马人无论何时拔营，其所采取程序如下。一旦信号发出后，人们开始收下帐篷以及打包背包，但是没有士兵可以先行取下或搭建帐篷，除非已经先为营长及执政官做完。在第二道信号时，他们将背包放在驮兽上，而第三个信号发出时，带队的连队必须出发，让整个营区开始移动。一般而言，特选部队会排在队伍前面；在他们之后则是盟邦的右翼，之后是他们的驮兽。接下来的顺序是罗马的第一个军团，其随行

行李在后，再接着是第二个军团，后面跟着驮兽以及盟邦的行李车队，这是在队伍后段，盟军左翼则为后卫，提供保护。骑兵有时候会在他们所属个别单位的后面，有时与驮兽共行，将它们聚集一起，保护它们。当攻击被认为会从后方来时，会维持相同的大致部署，但是盟军的特选部队会后退，形成后卫，而非前锋。这两个军团及盟军两翼，每部分在不同天会依序占领前方或后方的位置；变化队形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士兵都有相同机会去发现干净的水源以及新的收集粮秣地区。

假如有不寻常的危险局势威胁时，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行军秩序，但前提是有足够开放的地形来进行。在这情形下，军队是以三种战术群纵队平行前进，由前线部队、中线部队以及后线部队组成。带队之连队的行李车队被安置在前面，第二的紧接其后以及诸如此类，行李车队被安插在战斗队伍之间。以这种队形，假如有一列受到威胁，军队会面向右边或左边，端赖攻击所来自的方向，所以那时可以很快地摆脱行李，面对敌人。因此步兵可以很快地及以一次动作采取这种战斗队形，除了它或许需要将前线部队回转穿过其他战术群，[28] 而驮兽及其驾驭人在战斗中会在适当位置，由一排部队来加以掩护。

41.　当军队行军到靠近扎营地点时，一位营长以及被依序选定担任这职责的数位百夫长，会先行前往勘查要安置营区的地形。他们以决定执政官公署帐篷需要在何处搭建来开始（所根据的考量我已经在上面提及），以及以此为据要往哪个方向来布置军团营区。在决定这一点后，他们首先丈量出执政官公署的区域，接下来他们拉出一条直线，沿着它搭建营长的帐篷，然后再拉出与此线平行的一条线，这标记军队主要营区的开始。依照相同方式，他们在执政官办公室另一侧拉出其他的线，这是根据如我已经详细描述的蓝图进行。所有这些在极短时间内完成，

而做标线是件容易的差事，因为所有的距离都有规定，并且熟悉。他们接着去插旗：首先是在执政官公署所立之点，第二是在那已经选定为营区之处，第三是在营长帐篷所在之线的中心点，而第四则是在军团扎营所沿着的平行线。这后者的旗帜是红色，但执政官是白色。在执政官办公室另一侧的线，有些时候是以其他颜色旗帜来标记，有些则是单纯以标枪来标记。在这之后，他们会去将不同区域之间的道路及通道规划出，并用标枪来标记出每一条路。结果是在军团行军到足够靠近时，可以对基地有清楚视野时，每个人都已经对整个规划了然于心，因为他们可以从执政官旗帜的位置来计算，从那里得到方位的概念。每个人都准确地知道他的帐篷在哪一条街道以及街道哪一块，因为每位士兵都一成不变地占有军营中的相同位置，所以搭建帐篷的过程相当类似士兵回到自己的城镇。当那发生时，士兵在城门口离开他们的队伍，每个人从那里径自回家，毫无困难地抵达，因为他知道他的家所在的区域及确切地点。所以相同之事亦发生在罗马军营中。

42. 因为罗马人在规划营区时，特别重视行动方便，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在我来看恰好与希腊人相反。后者在选择营区时，特别会考虑到借着利用自然地形之优势，以求安全。首先，这是因为他们懒于劳动去挖掘壕沟；其次，因为他们认为人为的防御工事劣于地形自然特征所能提供的。所以整体而言，他们在军营规划上会被迫去采用所有形状，为的是要迁就地貌，于是会把军队的不同部分移到不适当的地点去，结果是每个人都不太确定军营的细节以及他在之中的位置。但罗马人宁可历经挖掘以及准备其他防御工事的操劳，为的是要有一个一致及统一，而且每个人都熟悉的军营规划。这些是关于罗马军事理论最重要的事实，特别是关于他们如何驻军扎营的方法。

罗马共和与其他共和的比较

43.　几乎所有史学家都向我们推荐斯巴达、克里特、曼提尼亚以及迦太基政体的优秀，而有些人则提及雅典和底比斯。我可以同意对前一类的赞美，但我想对于雅典及底比斯的系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这两个国家的崛起都是异常的；两者在权力极盛时期，都没维持长久，而它们所经历的衰落却非同小可。它们是借由命运之突然转折而取得壮观之极盛，但接着在它们显然仍在蓬勃发展，而且可能维持下去时，却又遭受到命运完全的逆转。当他们在攻击斯巴达人时，底比斯人利用的是对手犯下毫无道理的错误，以及斯巴达在自己盟友中所引起的仇恨意识；除此之外，底比斯人在希腊人之中所得到的优越名声，是基于一人或最多两人的胆识，而他们已经观察到敌人这些弱点。命运女神的确很快证明底比斯人在当时所得到的成功，是基于它的领导人所具有之英雄气概，而非由于宪政形态。众所皆知，底比斯在政治上之领导的起源、极盛以及终止，皆与沛洛皮达斯（Pelopidas）和艾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之生命同期，所以我们必须下结论说，它在那时所享有之霸权是其公民的成果，而非其政府系统的成就。

44.　极为相同之判决亦适用于雅典的宪政上。雅典人享有较多的成功，这确为实情，但所有之中最光荣者，则是与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令人激赏的领导力有关。[29] 在那之后，经历了彻底的命运转折，这归之于其不稳定的民族个性，因为雅典人民经常或多或少像是搭乘一艘大船，却没有船长。当对海洋的状态或是暴风雨的出现感到恐惧时，水手行为合理，遵守船长命令，完美地执行他们的职责；但不久之后

，他们变得过度自信，开始以鄙视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长官，并且彼此闹开。有些人急于继续航行，其他人则催促船长将船只下锚停泊，有些人张开船帆，其他人则阻止他们，并命令要将船帆收起；他们分裂、争吵的整个景象不仅令旁观者感到羞耻，而且对所有参与相同航行的人，是件绝对危险之事。常发生之结果是，在逃离最凶恶大海及最猛烈暴风的危险后，他们在船舰入港以及在海岸可及之处，却成功地将船给搁浅触礁，给破坏掉。

这正是不止一次降临在雅典政府系统的命运。因为人民及其领导人的英勇行为，抵挡住最浩大及最恐怖的危险后，国家进入无风无浪的宁静时代，然后却相当无端无故以及毫无理性地经历全面崩溃。因为这理由，我没必要再对这政体[30]或是底比斯的政体多做发言，因为这两个国家是由群众根据他们随意而来的冲动做出所有决定。在雅典的情形是人民莽撞冲动以及心怀怨恨，而在底比斯的情形，则是人民被训练以暴力及残酷的习惯来成长。

45. 当我们讨论克里特的宪政时，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何以之前时代作家中最博学者，亦即埃福罗斯、色诺芬、凯利斯尼兹及柏拉图等，首先会声称它与斯巴达的政体类似？以及，第二，它真的值得尊崇赞许？我并不认为这两个声明有任何一个是对的，而我的意见是基于以下之事实。且让我以它与斯巴达政体不同之处来作为开始。我们或许可以说出后者的三个明显特征。首先，它有相关土地的法律：据此法律，没有公民可以拥有较之其他公民更多的土地，而是所有人都对公地拥有均等的持份。其次则是关于金钱之取得：因为钱币在斯巴达人之中是相当不受信赖之通货，结果是任何可能因为拥有较多或较少金钱所导致的纠纷，都完全从宪法中移除。再次是：整个行政工作必须赖以执行或是需

要其合作的官员中，国王一职是永久性的职务，而元老院成员则在任命后，成为终身职务。

46.　但这些事情的实践在克里特人中恰好相反。他们的法律允许公民可以无限制地取得土地——如俗语所说：天空是唯一界限——而且金钱在他们之中被如此高尚看待，所以拥有它不仅只是必要而已，而几乎也是件最荣誉的事。的确，贪婪及欲念在克里特人性格上如此根深蒂固，所以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会认为没有任何形态的利润是值得羞耻之事的民族。再者，他们的公共职务是年度性的，而且透过民主选举产生。着眼所有这些，我常百思不得其解，何以上述作家会声称这两个呈现出如此截然对立属性的政体，却会拥有共同的外观，彼此关系密切。除了忽略如此的差异外，这些作家还另外对莱克格斯的作品做出冗长的评论，声称他是唯一的立法者，掌握到问题的根本。

现在，每个国家在自我保存上会依赖两项根本的特质：在面对敌人时的勇敢，以及公民之间的和谐。莱克格斯在除去对财富的欲望时，也同时除去城邦的不和及斗争。所以斯巴达人在从这些邪恶中得到解放后，在国内事务的作为以及团结精神上，都胜过所有其他希腊人。在做出这样声明后，这些作家同时也观察到克里特人因为个性上对财富的追求，所以无论公开及私下，都涉及频繁的叛逆、谋杀、屠杀以及内战；然而他们对这些事实却视若无睹，仍还胆敢辩称说这两个政治系统有许多共通之处。的确，除了两者名称不同之外，埃福罗斯是使用相同的词语来解释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面貌，所以假如一个人没有注意到这两个国家专有的称呼，必然没办法知道他究竟在形容哪一个。

以上是我认为这两个政治系统不同之点，我现在将解释何以我认为克里特的宪政并不值得赞美或模仿。

47. 我个人认为，在每个政治系统中有两个基本成分，而根据它们，政治系统的真正形态及品质因此才会是值得欲求，或是恰好相反。我意思所指的是习俗及法律。值得欲求的是那些让人民的私生活有品德及有纪律，而国家之公共性质是文明的以及正义的；不可欲的是那些具有相反之影响者。所以当我们见到任何民族之习俗及法律时，我们可以有信心地下结论说，这些公民及他们的政体是同样优秀的；依据相同原则，当我们见到一个社区，其中私人生活充满贪婪及欲念，公共行为便会是不公不义，那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宣布他们的法律、独特的习俗以及一般政体是不良的。所以除了一些少数例外，几乎不可能会有比克里特岛中盛行的私人行为更加虚伪，公共政策更不正义的了。于是乎，既然我无法认为克里特的宪法或是与斯巴达的相似，或是本身有值得任何赞美或模仿，所以我将它从我所提议要进行的比较中移除。

至于柏拉图著名的共和国，有一些哲学家相当赞赏，但我不认为应该将它带进有关宪政的讨论之中。因为正如我们不允许没有适当注册[31]的艺术家或运动选手参加庆典或竞赛，所以我们不该允许柏拉图的政体进入这竞赛之中，来竞争奖品，除非有例证可以证明它在实际上运行过。但无论如何，直到现在，将它与斯巴达、罗马及迦太基宪政相比，就像拿出某件雕像来和活生生的真人相比。因为即使雕像的雕工再完美，但是这没有生命的物件和有生命的人相比，必然会让旁观者感觉相当不恰当以及不协调。

48. 我因此将省略这一类政体，并且继续我对斯巴达政体的陈述。对我而言，若从确保公民间的和谐、保存斯巴达领土完整和国家自由这些观点来看，莱克格斯的立法以及其中所展现出的远见，是如此令人敬佩，我们可以认为他的智慧有如神明，非凡人能有。他所设置的土地财

产平均分配、简单饮食以及团体聚餐，规划如此之好，所以创造出一个节制及有纪律的私人生活，并且保护整个社区免于纷争及内战，正如其训练人民忍受艰辛及危险，来产生高贵及勇敢的人民。当勇敢及自律这两种品德结合在一个灵魂或国家之中，邪恶将不容易在如此土地中滋生，同样，如此之人亦不容易被邻居征服。以这种精神以及从这些成分来建构他的政体，莱克格斯确保斯巴达整个领土的安全，留给斯巴达人他们的自由，作为永恒的财产。至于兼并邻国领土，或是坚持在希腊拥有霸权，或是追求更广泛的扩张政策，莱克格斯无论是就个别的法律或是国家的整体宪法，似乎没有做出任何规定。他仍然需要做的是加诸国人某种必要的或是既定的原则，据此他使他们在私生活上俭朴以及满足，城邦精神能够在公共政策上同样地变成节制以及满足。但如其所然的是，他在使斯巴达人在个人活动及国内体制上，变得不自私自利和明辨事理时，却也使斯巴达人在对其他希腊人的态度上，变得最富有野心、积极争权以及侵略占有。

49. 例如，斯巴达人是希腊人中最早觊觎邻国领土，并且是因为贪婪而向美塞尼亚人宣战，目的是要奴役他们，这是恶名昭彰的事实。除此之外，所有史学家都一致记录到他们纯粹由于顽固，让自己受到自己誓言的束缚，绝不停止围攻麦瑟纳，直到他们占领该地。[32] 最后这成为人尽皆知的事实：斯巴达人因为渴求霸权，所以被迫从他们在战争中所征服之人那里接受命令。当波斯人入侵希腊，斯巴达人以希腊自由的领导者征服他们，然而在入侵者撤退逃跑之后，斯巴达人由于安塔西达斯和平条约之故，背弃小亚细亚希腊城邦，以换取金钱，使他们可以建立起对其他希腊人的霸权。[33] 在那时，他们的宪法显露出一个重要的缺失。

只要他们的野心只扩及统治邻国以及伯罗奔尼撒的居民，他们发现自己国家所提供的补给及资源是足够的，因为所有他们征战所需之供应都在手边，所以他们可以很快回家，再度补给或是送出补给给出征的军队。

但一旦他们开始跨海远征，或是在伯罗奔尼撒之外进行征战，很显然，只要他们还是受制于莱克格斯的经济立法，以他们的铁币或以农作物来交换缺乏的商品时，都还是无法提供他们所需，因为这些活动需要普遍流通的通货，以及来自国外的物品供应。结果是斯巴达人被迫向波斯人求情，向希腊岛屿居民征收贡赋，并且向其他希腊人勒索捐献。他们被迫承认，假如他们仍保留莱克格斯的系统，他们无法对局势施加任何影响，更遑论取得希腊霸权。

50.　那么我们这离题叙述的目的为何？我希望在历史事实的观照下，去显示出就稳固护卫国家领土，并维持自由而言，莱克格斯的宪法对这样的任务是充分足够的。因此从那些认为这便是宪法最终目的的观点来看，我们必须承认没有，也未曾有更值得选择的政体或政治系统。假如一位政治家有超越这些成就的更大野心，以及追求更崇高的威望及名声，想将自己置于众人之首，成为浩瀚地区与众多人口的领袖，成为全世界众所注目的焦点，那我们必须承认斯巴达的政体确实有所不足；罗马的政体则是更加优越、设计更适合用来获取权力。这点的证明是当斯巴达人企图在希腊赢得霸权时，不久自己便落入失去自由的危险中，然而罗马人他们首先仅以在意大利建立霸权为目标，但在极短时间内将整个世界纳入他们的统治下，在这成就中，他们所能掌控的丰富资源扮演了不小的角色。

51.　迦太基的宪法对我而言，在最重要的特征上刚开始时，设计良

好。迦太基人有国王，元老所组成之会议有贵族的权力，而人民在那些适合他们的事情上，则是至高无上，所以整个国家一般架构与罗马及斯巴达相似。但在汉尼拔战争开始时，迦太基的政治状况陷入衰退，罗马则日渐增强。每个有机体、每个国家以及每种活动，都会经历自然的循环：首先是成长，然后是成熟，最后则是衰落，因为当它到达顶峰时，每个组成成分是在最强的时候，正因为这个理由，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别在这时显示出来。迦太基的势力及繁荣，比罗马发展的远远为早，至少就其政府系统而言，因此与这一点相称的便是在它国势已经衰颓时，罗马正处于其高点。于是在迦太基，人民的影响力已经可以主导国事会议，而在罗马元老院则仍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这意味着在其中之一，国家大事之思虑议决是由群众来进行，而在另一则是由最杰出之人来定夺，结果是罗马人对公共政策的决定显得较为优秀。换言之，虽然他们在战场上遭受几场一面倒的灾难性挫败，他们决策的智慧最后使他们能在战争中胜出，征服迦太基人。

52. 且让我们现在思考其中细节上的差异。例如，首先在战争的进行。在此我们发现就海上军事活动而言，正如可以预期的，迦太基人是有比较好的训练和装配，因为航海技术长久以来就是他们国家的专长，而且他们较之于其他人都更专注海洋发展；但在军事征战上，罗马人则是把自己训练到更高的水准。事实上，他们将所有精力都投注在战争这方面，而迦太基大体而言，则忽略了他们的步兵，虽然他们对骑兵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兴趣。这其中的理由是他们雇用外国军队及雇佣军，然而罗马则是使用他们自己的市民及本国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同样必须判断说：罗马的政治系统较迦太基人更为优越。迦太基人在所有时候都是依赖佣兵的勇敢来护卫他们自由的机会，但是罗马人则是仰仗自己市民

以及盟邦的协助。结果是假如罗马人在开始时恰好被打败，他们仍然可以运用所有的资源来继续战争，但这对迦太基人则不可能。就罗马人来说，知道自己是为自己国家以及子孙来奋战时，在激烈的战斗中是不会松懈，反而全心全意坚持奋战，直到敌人被征服为止。结果是如我已经提及，虽然罗马人不善于使用他们的海军力量，他们却在最后取得成功，这是因为他们人员的英勇；因为虽然航海的技术在海军作战中极为重要，但水兵们的勇气却是最后赢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一般而言，意大利人在身体力气以及个人勇敢方面先天地优于腓尼基人及非洲人，这诚为事实，但同时罗马人的体制在培养年轻人勇武的精神方面，也作出很大的贡献。我仅需引用一例来说明罗马国家如何花费心思及气力，来培育能够忍受任何考验的国民，为的是让自己在国内赢得勇武的美名。

53. 无论何时他们有知名人士过世，在丧礼游行过程中，他的尸体会被以各种尊荣的方式抬进市民广场（Forum），到所谓发言台的地方，有时候是以直立的方式呈现，所以可以变得显著，或是比较少见地以平躺的方式呈现给大家。所有民众会围绕观礼；而他若有留下成年儿子可以在场出席，那便是他的儿子，如果没有，则是某位亲戚，会登台进行演说，细述死者生前成就的品德及事功。以这些方法，所有群众——不仅是那些在这些丰功伟绩中扮演某些角色的人，还有那些没参与其中的人——都参加这典礼，当死者生平事迹在他们心中重新被追忆思念，再度呈现眼前，他们的同情心是如此深刻地投入，所以损失不只局限在悲伤之人，而是成为公共的损失，影响所有的人。然后在埋葬尸体以及执行习俗的礼仪之后，他们将死者的遗容放在家中最显著之处，安放在木制的小神龛内。这遗容是一副面具，在脸形及五官上皆以分外忠实逼真的程度来制作，以呈献死者的生前特征。偶尔在进行公共祭祀后，这

些面具会被以极为谨慎的方式来装饰及展示。当任何家族里之显赫成员过世时，这些面具会被带到丧礼场合，由那些被认为与原来本人最相似（身高以及一般外表及姿态）的人佩戴。[34] 这些替代之人根据死者之阶级来穿着：绣有紫色宽边的公民长袍，代表执政官或副执政，完全紫色之公民长袍代表监察官，镶有金边则代表曾庆祝过胜利大游行，或是执行过类似丰功伟绩的人。

他们所有人皆乘坐马车，在他们之前有手执法西斯（fasces）、斧镰以及其他配章印绶的仪仗队先行，这是依据死者生前所享有的国家职务尊荣，而且当他们抵达发言台时，他们所有人皆端坐在一排象牙坐椅上。甚难想象对一位盼望赢得名声以及力行品德的年轻人，会有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有谁在目睹所有这些在生前享有功名，现在死后齐聚一堂，仿佛再度复活、重新拥有气息的面具时，竟然会无动于衷？有什么景象会比这更为荣耀？

54. 除此之外，在针对即将下葬之人发表演说的讲者，会继续陈述面具所代表之人，他们生前所有的丰功伟业。借由经常重复这些勇敢人物的美好传闻，那些已经成就高贵行为之人的名气，因此永垂不朽，那些曾尽心尽力服侍国家之人的声望，众所皆知，成为后人永远的遗绪。但是典礼的最重要的效果是，它会鼓舞年轻人为了国家共同利益，去忍受极端的艰苦，希望能够赢取那伴随勇者而来的荣耀。而我方才所说的都被事实验证。许多罗马人自愿从事单打独斗，借此决定一场战事，而且不少人选择必然的死亡，有些人在战争中，为了去拯救他们同胞的性命而牺牲，其他则在承平时代要确保共和国的安全。除此之外，有些例子则是在位之人，愿意将自己儿子处死，因为他们违反法律及习俗；[35] 因为他们认为国家的利益比血肉之亲的关系还要珍贵。罗马历史中有

许多人有许多这类的故事可说，尤其有一个可作为我所提之议论的范例及明证。

55. 这故事是如此。当豪拉提乌斯·寇可勒斯（Horatius Cocles）[36]在台伯河桥的远端与两位敌人交战，这桥可以从西方进城，他那时见到一群敌军增援部队前来。他担心他们会强行过桥，进入城市，于是转身，向后面的人呐喊立即撤退，迅速将桥拆毁。他的同志遵命，而在他们拆桥的过程中，豪拉提乌斯·寇可勒斯坚守岗位。他身受许多创伤，但挡住敌人的攻击，让他们深感惊讶，这并非由于他的体力，而是他的勇气及坚忍。一旦桥被砍断，敌人的前进也被阻挡，在那时候豪拉提乌斯·寇可勒斯跳进河中，身上仍然武装、手持武器。他刻意牺牲自己，因为他认为国家安全，以及之后将会依附在他姓名的荣耀，比他目前的存在以及仍然留给他的人生岁月，还要来得更加珍贵。对我而言，这是要效法及有野心执行英勇行为之精神的典型范例，这正是罗马人灌输到他们年轻人心中的东西。

56.　再者，罗马有关金钱交易的法律及习俗优于迦太基。在后者之中，没有任何导致利润的行为会被视为是值得谴责的原因，但对罗马人而言，没有事情会比以不正当手法去接受贿赂或追求利益，来得更加可耻。正如他们会全心赞成取得金钱，若方法是光明磊落；所以若其来源是要被禁止的，他们也会断然谴责。这样的事实可以说明：在迦太基人中，官职候选人是可以公然贿赂的，但在罗马这是重罪。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对优良表现给予的奖赏是恰好相反，很自然地去取得奖赏的方法，也就应该一样地不同。

但是罗马共和国在一个领域里彻底地展现出其优越：宗教信仰。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种现象：在其他民族[37]会被视为值得谴责的对象—

—迷信——其实是将罗马国家团结在一起的要素。这些事件被如此严肃地对待，并且如此频繁地引进到公共及私人生活中，所以没有事情会比它们来得更为重要。许多人或许会觉得这着实令人惊讶，但我的观点是罗马人采取这些作为，是为了普通的民众。假如有去建立一个国家完全由有智慧之人所组成的，这种处理方法或许没有必要，但因为群众随时反复无常、充满不法的欲望、不讲理的愤怒以及猛烈的激情，所以他们只能借由神秘力量的恐怖，或将这主题做出其他戏剧性的表现，来加以约束。因为这个理由，所以我相信古人绝非愚蠢行事或恣意妄为，引进到人民之中种种关于神明的概念以及对地狱（Hades）惩罚的信仰；反而是现代人愚蠢，甘冒极大风险来拒绝这些。无论如何，其结果是在希腊人之中，在其他事之外，担任官职的人无法被信赖去保管甚至仅仅只是一泰伦的银钱，即或他们有十位审核会计、同样数量的核章以及二十位见证人；然而在罗马人之中，他们的官员经手大量钱财，谨慎执行公务，因为他们已经发誓，做出承诺。在其他国家中，甚少发现有人能不擅动公款，而且在这方面的记录是清白无瑕的；然而在罗马人之中，发现一个人犯下如此行为，那是相当例外。

结论

57. 所有既存的东西都会历经衰落，这是个几乎无须证明的命题，因为自然界无法违逆的过程，便足以让我们接受这原则。我们或许可以说，每类国家会从两个来源而面临衰落，其一是外来的，另一则是国家内部演化。对于第一项我们不能列出任何固定的原则，但是第二项，则是会依循规则的顺序。我已经指出哪一种国家政体是最先演化出，何者

会继之而来，以及每一种会如何转化到下一个，所以那些可以将我论证开头及结论联结在一起的人，便能够对于未来做出他们自己的预测。在我看来这是很清楚的。当一个国家在抵挡如此多的大灾难，获得绝对优势，以及无可争议的宰制，很明显地在长久以来的繁荣影响下，生活将变得越来越奢侈，而公民对官职的竞逐以及其他领域的活动，会比应有的情形还要越来越激烈。当这些征象变得益加明显时，对官职的欲求争取，以及因为默默无名所带来的羞辱，加上炫耀及铺张的流行，将会导致普遍衰落时期的来临。这变化主要的始作俑者将会是群众，他们有些时候会认为，因为社会其他成员的贪婪，使他们感到委屈，但在其他时候却被那些期盼官职的人阿谀奉承，而感到自负。在这阶段时，他们会被刺激而愤怒，他们的思虑会经常受到激情的左右，所以他们将不会同意去服从他们的领导人，甚至拒绝与他们平起平坐，而是会去要求所有事情，或是将最大的一份留给他们自己。当这发生时，这宪体已经改变其名称，而成为那听起来最壮观的——自由与民主，但其性质却是所有政体之中最恶劣者，亦即暴民统治。

我既然已经形容过罗马国家的形成、崛起、巅峰以及目前的处境，而且我也同样描述它和其他政体之间的差异，无论是较好或较坏，我现在要将这研究做一结束。

58. 我要回归到我开始这离题叙述的日期之后，立即接下来的时代，但首先我要提议挑出一个事件来稍做陈述。我做此事的原因，是要给一个不是理论上而是实践上的说明，说明罗马政体如其所真正存在的完美及长处，仿佛我正在展示的作品是件范本，会透露出来一位工艺优良匠师的精致技术。

汉尼拔在坎尼胜利后，掳获八千名罗马士兵，这些都是当初被罗马

执政官留下来守卫营区的人，但汉尼拔允许他们派出代表到罗马，去商讨赎身及释放事宜。部队选出十位领导人，这些人在汉尼拔要求他们宣誓一定会再回来后，被送到罗马。这其中一人在刚离开军营的栅栏时，说他忘记某物，所以在拿到他留在后面的东西后，再度出发，心想既然他已经回到营区，所以他已经信守承诺，从誓言的束缚中解除。当他们到达罗马时，代表团恳求拜托元老院不要吝于给这些战俘释放的机会，而是允许每人缴纳三个米纳（minae）[38]后，再回到自己的人民当中，因为他们说汉尼拔已经给予这种让步。他们进一步求情，说他们这些人值得释放，因为他们并未在战斗中犯下怯懦的行为，也没做出任何不配罗马的事情。他们被留下来看守营区，而在所有其他军队都已经牺牲后，他们受迫于环境，才向敌人投降。虽然罗马人在战争中遭遇到一面倒的挫败，几乎丧失所有的盟军，而且每日担心他们城市本身将受威胁，但他们在灾难的压力下，仍然没有忘记自尊，也不允许自己忽视什么是该做的事。他们认识到汉尼拔的目标是要掌握一些钱财，同时也要削弱凡是与他为敌之军队的作战精神，要告诉他们即使在被打败之后，他们仍然有平安获救的机会。因此元老院非但没有准许这要求，更拒绝因为对同胞的怜悯，或是考量这些人在未来或许会作出贡献，来说服自己。所以他们拒绝赎回战俘，阻挠汉尼拔的算计，以及他建立在这些算计之上的所有希望。同时，他们为自己人民建立规范：他们或是征服，或是死在战场；因为假如他们被打败，他们便没留有任何安全的希望。在他们通过决议后，他们将九位代表解散；他们因为受誓言束缚，自愿回到汉尼拔那里去。至于那位设法以欺骗来给自己自由的人，他们则另外加上锁链送回给敌人。当汉尼拔见到罗马人在决议中展现出不可动摇的决心和崇高的精神时，他大为惊讶；因为这样子，他在胜利中经验到的喜

悦，反而不如他感受到的失望。

[1]　波里比阿在此所指这主题的古典作家，并不必然是如希罗多德、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之属，而更可能是比较靠近波里比阿时代进行写作的二流作家。

[2]　例如波里比阿提及斯巴达的克里奥米尼斯时，指称他为僭主以及独裁者。

[3] 这过程由谷奈塔的例子得到明证（见页368至370）。

[4]　在波里比阿所写的时代，执政官就任他们一年一任的职务时，通常不久便会离开罗马，执行军事任务。

[5]　护民官之制度是特别设计来限制执政官的权力，所以由护民官在元老院里提出的动议，执政官不得否决。护民官的权力逐渐扩大到可以在司法上控制所有官员，所以他们成为国家追究行政机关的刑事责任时所拥有的主要工具。换言之，护民官可以起诉犯错之官员。

[6]　他们是在执政官任期初，在执政官前往他们被指派之行省前，被接见的。

[7]　每个盟友的责任义务是在它们个别的联盟条约中规定下来，每个盟邦都被要求记录它有效的兵力。在紧急状况下，特别的要求或许会被提出。

[8] 每年所征召的前四个军团的营长（tribunes）是由部落会议（tribal assembly）选出，共计二十四名。其他军团的营长则是由执政官任命

。

[9] 意大利盟邦在名义上以及原先都是独立的国家，而元老院之所以有权干预，是出自它在外交事务上的角色，特别是巩固联盟的责任。许多叛逆及阴谋的案件发生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因为汉尼拔鼓励罗马盟邦退出或是反叛：例如，在坎帕尼亚地区以及他林敦和布鲁提恩等

。

[10] 换言之，人民控制法庭以及公职人员的选举。

[11] 这或许是指涉由弗拉米宁（Gaius Flaminius）动议，有关在高卢之公地的问题（见页221）。

[12] 比较小型的诉讼案件，或许经由双方协议，省去寻求元老院加入裁判。

[13] 年轻贵族通常会服役的军种是骑兵；这意味着无人可以竞选任何政治职务，直到他过完二十七岁。

[14] 亦即没有头盔上的装饰。

[15] 约九寸。

[16] 波里比阿提及它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被使用，但有可能是在第一次战争中，从为迦太基人作战之西班牙战士那里引进采用的。

[17] 亦即有些是圆形的、有些是方形的切面。

[18] 木柄的宽度约三寸，而插入木柄的铁制头部宽度则约一寸。

[19] 先选出的十位军官称做“前百夫长”（centuriones priores），第

二次选出的则是“后百夫长”（posteriores）。

[20] Optio（单数，复数为Optiones）可以分担百夫长种种行政上的职责，或许可以被形容为某种补给官或军需官（quartermaster）。

[21] 所以每个营队（cohort，corhors，复数cohortes）（原为maniple，连队——译者注）平均由四百二十人所构成，军团的十分之一。

[22] “进攻”或许是指从远距离投掷出标枪。

[23] 一个普列特拉（plethra）是一万平方尺。

[24] 这是因为扣掉占有五分之一步兵的精选部队后，盟军有两千四百人要挤进去十个单位的空间，而不是罗马军团三十个单位的空间。

[25] 这些是老兵，他们以特别条件重新接受征召，形成执政官的贴身卫队。

[26] 在罗马的军事术语中，agger是指栅栏，而vallum则为栅栏上的护栏。波里比阿经常使用的字眼是charax及charakoma来代表整个结构。

[27] 步兵每月领到约半个蒲式耳（一个蒲式耳约三十六多公升——译者注）的小麦，罗马骑兵则是一又二分之一的蒲式耳小麦及六个蒲式耳大麦，而盟军骑兵则是四个蒲式耳的大麦及一个蒲式耳的小麦。

[28] 假如前线是在右边纵队前进，但攻击是来自右边，那作战部队会转向左边，形成三列；那时前线将会是在后列，所以必然需要绕过其他部队，来占有前方的位置。

[29] 特密斯托克里斯的领导期是从四八九年到四八〇年，而以在撒拉米斯（Salamis）岛附近战胜波斯舰队为最高潮。

[30] 在与罗马政体相比之下，波里比阿谴责雅典政体的两个理由是：首先，它并非“混合”政体，所以没包括适当的约束及平衡；其次，它没有成功地维持帝国。但是由特密斯托克里斯所立下基础的雅典势力，无论如何在现代人眼中，是由伯里克利（Pericles）继续巩固。因此波里比阿似乎对现代读者会认为是黄金时代的那段时间，反而认为雅典衰落，亦即，在第二次波斯战争及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的那段时间（四八〇年至四三一年）（原为四八〇年至四三四——译者注）。他对民主政治的批评所指的主要是五世纪末及四世纪。

[31] 这里所指的是参加如节庆场合的表演者行会或基尔特（guild），特别是演员以及歌手。

[32] 或许是在靠近八世纪末的时候。

[33] 由于斯巴达海军将领赖山德与波斯王子小居流士（Cyrus）在四〇七年的协议，波斯提供金钱给斯巴达，协助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来对付雅典。安塔西达斯和平条约是在三八七年协商，而原来由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在入侵波斯领土时，所解放的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再次回归到波斯的统治之下。

[34] 被选定之人通常是家庭成员，但是有些例子则是死者由演员来代替。

[35] 例如布鲁图斯（Junius Julius Brutus）因为阴谋（李维《罗马早期历史》二书5章）以及托夸特斯（Titus Manlius Torquatus）因为不守纪律（李维《罗马早期历史》八书7章）。

[36] 波里比阿将这出名的传奇故事视为历史事件，并且可能将其定

位在与拉斯·波赛纳（Lars Porsenna）以及塔克文家族（the Tarquins）的脉络之中。根据李维的说法（《罗马早期历史》二书10章）——而这是英国史家麦考莱（Macaulay）诗歌的来源——豪拉提乌斯后来游泳安然登岸。

[37] 特别是在希腊人之中。

[38] 约一点二九公斤的银钱。——译者注

第七书

在西西里之事务

2. 在针对叙拉古国王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1] 所进行的阴谋，以及在特拉索（Thraso）离开后，年轻国王的叔舅左伊帕斯（Zoippus）及阿德拉诺多路斯（Adranodorus）说服国王立即派特使到汉尼拔那里。他于是选择昔兰尼的波利克里托斯（Polycleitus of Cyrene）和阿哥斯的菲洛德谟（Philodemus of Argos），派送他们到意大利，带着训令和迦太基人商讨联合行动计划。与此同时，他派遣他的弟弟到亚历山大。汉尼拔热情地接待波利克里托斯和菲洛德谟，向年轻国王提出令人鼓舞的前景，并且立即由同名的汉尼拔——在意大利的迦太基三层舰舰队的指挥官——陪同特使回去；陪同之人尚有叙拉古人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及其兄弟埃皮库代斯（Epicydes）。这两个人恰好都在汉尼拔麾下服务过一段时间；自从其祖父被认为暗杀阿加索克利斯的一位儿子阿加塔库斯（Agatharchus），被判放逐海外后，他们已经接受迦太基为自己的祖国。这些特使如期返回叙拉古；波利克里托斯提出报告，而迦太基代表则传达汉尼拔托付他的信息，国王在那时候立即表达他有意和迦太基人订立协议。他敦促这位叫汉尼拔的特使应该立即前往迦太基，并承诺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去和迦太基人协商。

3. 同时，驻扎在利利贝乌姆的罗马副执政已经收到这一事件的进展

报告，并且派遣特使到希罗尼穆斯，希望重新恢复曾和国王祖先所订立过的条约。在迦太基代表之前，希罗尼穆斯宣布说，他为罗马人在意大利战争中，惨败在迦太基人手上之事，感到惋惜。罗马特使对他如此不识大体，震惊地无言以对，但仍然去询问他的资讯从何而来；国王那时指向在场的迦太基人，并邀请罗马人去反驳这报道，假如它不是真的话。罗马人反唇回应说，他们没习惯去接受敌人的说辞，并且劝告他不要做出任何违反目前协议之事；如此的政策不仅本身正确，而且最有利于他。希罗尼穆斯回应说，他会考虑此事，并通知代表团；但他也询问：何以在他祖父过世之前，有一支五十艘的罗马船队航行远至帕奇纳斯海岬，然后又再度回去。当时的状况是：在不久之前，罗马人接到报告说希洛已经过世。他们担心有些人在叙拉古会利用他继任者的年幼无知，来推翻政府，所以下令这次巡航，但当他们听到希洛仍然活着，舰队便回航到利利贝乌姆。罗马人承认的确有船舰出航，他们的目的是因为国王的年轻，所以要保护他，协助他保住权势，但在收到他的祖父仍然健在的消息时，立即返航。在讲到这点时，这年轻人喊出说："那么也允许我，我的罗马朋友们，用'返航'来维持我的权威，看我可以从迦太基得到什么！"罗马人清楚看出他的立场是偏向何方，所以没有再延长讨论；他们回到利利贝乌姆，在那里向派遣他们出使的副执政报告会谈结果。从那时开始，罗马便盯着国王，视他为敌人。

4. 希罗尼穆斯接着挑选阿加塔库斯、欧内希坚尼斯（Onesigenes）以及希波斯特涅斯（Hipposthenes）为特使，一起与汉尼拔到迦太基，训令他们要以如下条件为基础，订立条约：迦太基人将以海军及陆军，协助他将罗马人逐出西西里，之后他们将瓜分这岛，他们各自领域的疆界是在希美拉（Himera）河，恰好将这岛对分。在抵达迦太基后，代表

团开始协商，进行讨论，在会中他们发现迦太基人愿意在每一点上对他们让步。但同时希波克拉底及其兄弟也让希罗尼穆斯落入他们的影响之下。他们开始使用汉尼拔在意大利的行军、战略以及激战，来激发他的想象力，然后持续告诉他说，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力去统治整个西西里。首先，他是国王皮洛士之女奈瑞丝（Nereis）的儿子，这皮洛士是所有西西里人出自于自由选择以及因为对他的敬爱，唯一愿意接受为领袖及国王的人；其次，他是其祖父希洛所握有之主权的继承人。结果这两位借着言词，迅速说服这年轻人，所以他不再去注意其他人的意见；这部分是出自于他天生不稳定的性格，但更因为他们已经将他的野心抬高到令人晕头的高度。所以当阿加塔库斯及其同事仍然还在迦太基依据原来训令进行协商时，希罗尼穆斯已经又派送出另一个代表团，声称在权力上，整个西西里的主权是属于他的，要求迦太基人应该协助他收复整个岛屿，但承诺会在迦太基人的意大利征战中协助他们。迦太基人现在了解到这年轻人欠缺持重稳定，以及反复无常的彻底程度，但他们仍然认为放弃西西里事务，将在许多方面会对他们有所不利。因此他们还是同意希罗尼穆斯的所有要求，而且在之前已经准备了一些船只和部队，着手安排运送他们的军队到西西里。

5. 当罗马人得知此点，他们派遣特使到希罗尼穆斯，去抗议他违反他祖先所订定的条约。国王于是召开国政顾问会议，询问他们的意见，究竟应该采取何种行动。西西里人的成员保持缄默，因为他们担心统治者欠缺判断力，但是阿里斯托马科斯（Aristomachus of Corinth）、达米帕斯（Damippus of Lacedaemon）以及奥图诺斯（Autonous of Thessaly）都建议他要遵守与罗马人的条约。唯有阿德拉诺多路斯独排众议，敦促他不可让机会流失，理由是这是他建立西西里全岛主权的唯一机会。

在他说完后，国王询问希波克拉底以及其兄弟的意见，当他们回答说与阿德拉诺多路斯意见一致，顾问会议于是结束。

这是叙拉古如何决定对罗马宣战的经过。希罗尼穆斯急于留给人他很有技巧地对付罗马特使的印象，但结果是他处理这次会面如此拙劣，他不仅没有安抚，反而大大地触怒了他们。他宣布说，他将会遵守条约，但有一些条件：首先，罗马人归还所有从他祖父希洛所收取到的黄金；其次，他们归还希洛统治期间内，所收到的谷物及其他物品；再次，他们承认所有在希美拉河以东的城镇及乡村都属于叙拉古。正是在提出这些条件后，罗马特使与叙拉古的国政顾问会议分道扬镳，而且从那时刻开始，希罗尼穆斯开始积极备战，动员以及武装部队，准备其他的补给物资。

7. 一些史学家在叙述希罗尼穆斯如何垮台时，写得长篇累牍，并且引进超自然的成分到故事之中，报道在他就任之前的种种异象，以及降临在叙拉古人身上的厄运。他们以戏剧性的色彩来描绘他个性上的残酷以及他行为冲动的特质，最后则是伴随他死亡时的怪异及恐怖情状，从他们的叙述来判断，法拉吕斯（Phalaris）[2]或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3]或是其他僭主看起来都没有他来得更加残暴。然而实情是，他上台掌权时，仍然只是男孩，而他继位后活着的时间也没超过十三个月。在这样的时间范围内，可能会有一两位会遭受酷刑，以及一些他的朋友或是其他叙拉古人被处决，但是他的统治几乎不可能会如此夸张的邪恶或是他的邪恶会触怒众生。我们必须承认他的人格十分古怪不定、充满暴戾，但还是无法与我已经提到的其他僭主相提并论。这事情的真相，对我而言，是那些专门写作特定事件历史的人，无论何时，他们需要去处理一个在意趣上相当有限的主题时，因为纯粹地欠缺主题素材，被

迫去夸张微不足道事件的重要性，对那些几乎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反而写得十分冗长。也有一些其他人因为纯粹是欠缺判断力，而犯下相同的错误。假如将那些由如是作家浪费在这些主题的空间——这些只是用来充填以及拉长故事而已——转而投入到他祖父希洛二世以及父亲盖洛（Gelo）的统治期内，甚至根本无需提及希罗尼穆斯，那更将中肯及得体！这同时会对好奇的读者来说变得更有趣，对研究历史的人会更有用。

8. 首先，希洛二世是更有趣的主题，因为他自立为叙拉古及其盟友的统治者，完全是透过一己能力做到的，并未亏欠命运女神财富、名声或是任何东西。最可观者是，他完全凭借自己奋斗来取得他的地位，却没有杀戮、放逐或伤害任何一位市民，而且不仅取得，甚至还以相同方式维持他的权力。在五十四年统治期间，他保持国家和平，自己的权威未曾受阴谋动摇，甚至成功地没引起他人嫉妒，而这一点经常属于那些有高超能力之人；的确，他在不止一个场合中，想放下自己的权力，但却被市民联合起来的行动阻止。他不仅恩赐极大的福祉给希腊人，而且全力地去赢得他们的好评，这在最后为他留下一个极美好的名声，以及大家普遍对叙拉古人怀有善意的遗绪。虽然在整个统治期间内，他在富裕、豪奢以及铺张浪费中生活，然而他却活到超过九十岁，仍是耳聪目明，机能健全，身体无恙，对我而言这是他一生均衡及节制生活的最佳见证。

他的儿子盖洛活到超过五十岁，他人生最高的目标是要服从父亲，不认为财富或是王权或任何其他东西，会比对他自己双亲的感情与忠诚来得重要。

在希腊之事务：汉尼拔与马其顿菲利普之间的条约

9. 一方是将军汉尼拔、马哥、迈尔干（Myrcan）、巴莫卡（Barmocar）与其在场之迦太基元老院其他成员，以及所有他麾下的迦太基人，另一方是马其顿国王德米特里二世之子菲利普五世的代表，雅典人色诺芬尼斯，克里欧马克斯之子（Xenophanes，son of Cleomachus），被派到我们这里来代表他、所有马其顿人以及他们的盟友，彼此之间宣誓的条约。

这誓言是在宙斯、赫拉以及阿波罗之前；在迦太基神明、赫拉克勒斯以及伊奥雷乌斯（Iolaus）之前；在战神（Ares）、特莱顿（Triton）以及海神（Poseidon）之前；在那些站在我方这边作战之众神以及太阳、月亮以及大地之前；在河流、港湾以及水域之前；在所有统治迦太基众神之前；在所有统治马其顿以及其他希腊众神之前；在管辖这誓言的所有战争之神之前宣誓。

将军汉尼拔，那些与他一起之人，与他一起之所有迦太基元老院元老，以及所有在他军中服役之迦太基人提议：就那对你们及我们看起来是好的事，我们应该缔结这宣誓的友好及善意条约，根据以下之条件成为朋友、亲属以及弟兄。

第一，国王菲利普、马其顿人以及其他希腊盟友，应该保护迦太基人这有主权的人民、他们将军汉尼拔以及生活在迦太基统治下和遵守相同法律的所有民族；同样的，所有乌提卡及所有臣服于迦太基之所有城邦及部落，还有我们的士兵及盟友；以及所有在意大利及阿尔卑斯山这侧的高卢和利古里亚地区，与我们有联盟的所有城邦及部落，以及与任何在这国家之内，稍后我们会将之列入联盟关系者。

第二，国王菲利普、马其顿人以及其他希腊的盟友，必须被下列这些人保护：为我们服役的迦太基人；乌提卡人民以及所有臣服于迦太基之城邦及部落；在意大利及阿尔卑斯山这侧的高卢和利古里亚地区，与我们有联盟的所有城邦及部落；以及被任何在意大利及邻近地区内，稍后我们将会列入联盟关系者。

第三，我们绝不设下阴谋，也不安排埋伏来对付彼此，而是以所有诚心及善意，也没有遁词或秘密计划，我们必将是那些与迦太基人作战者的敌人，但通常会排除那些我们有已经共同宣誓过之条约及友好关系的国王、城邦以及国家。

第四，我们必将是那些与国王菲利普作战者的敌人，但通常会排除那些我们已经共同宣誓过之条约及友好关系的国王、城邦以及国家。

第五，你们将是我们现在针对罗马人所进行之战争的盟友，直到神明恩赐给我们及你们胜利为止，而你们将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协助，或如我们双方所预定的。

第六，当神明恩赐给我们对罗马及其盟友战争胜利之时，假如罗马人要求迦太基人谈和，我们必将做出包括你们的协议，而且根据以下之条件：

罗马人将不被允许对你们作战；

罗马人将不得统治科赛拉、阿波罗尼亚、耶皮潭纳斯、法洛斯、迪马莱、帕提尼人或阿丁坦尼人，[4] 而且他们必须归还给法洛斯的德米特里那些在罗马统治领域里他朋友的领土。

第七，假如罗马人竟会对你们或我们作战，我们将在这冲突中，如每一方所需要，给予彼此协助。

第八，假如有任何其他国家对你们或我们作战，也同样给予彼此协

助但排除那些我们已经有宣誓过条约的国王、城邦或民族。

第九，假如我们决定要对这誓约做任何移除或是添加，我们必将只会移除或添加我们彼此决定要移除或添加的条款。

菲利普的个性

11. 我打算在此中断我的叙述，说几句有关菲利普五世的事，因为这时正是在他生涯中，出现个性上的变化以及堕落的开始。这对我而言似乎是最令人惊讶的例证，值得任何希望从研读历史中获益的实际政治家所注意，无论获益多么的小。他地位崇高及才华洋溢，促使这位国王的良善及邪恶的冲动都同样显著，而且在希腊广为人知；同样的，当这些冲动在互相对照下，它们所带来的现实结果亦是人尽皆知。在他继任王位时，色萨利和马其顿行省，以及他王国所有其他部分，的确对他都比对任何前任国王还要来得更为忠诚以及更具善意，即使他是在如此年轻时继承王位。而这事实可以轻易由以下证据来证明。虽然他经常因为斯巴达人及伊托利亚人之间的战争，而必须到其他地方，但不仅这些民族没有人叛变，甚至居住在边疆地区的野蛮部落，也没有人胆敢冒险进犯马其顿。

再者，甚难恰当地去说明亚历山大、克吕梭勾纳斯（Chrysogonus）以及其他的朋友是如何地对他表示喜爱以及忠诚奉献，而且毫无疑问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伯罗奔尼撒人、彼奥提亚人、伊庇鲁斯人以及阿卡纳尼亚人，都从他的行动中获益良多。的确，用一个多少有些夸张的词语来说，我们提到菲利普时，可以很恰当地说他那些有益众生的宽大为怀政策，使他成为希腊的宠儿。例如，在这事实中有一个非常显著及惊

人的明证，证明其崇高原则及良好信用的价值：克里特岛人在彼此之间达成理解，并且形成广泛联盟后，接着决定选择菲利普作为全岛的保护人，而这样的安排并没有诉诸战争或暴力便已达成，这在整个希腊史中，甚难找到前例。然而，在他攻击美塞尼亚人后，所有这些良善的倾向却遭到完全的逆转，而这转变其实是相当合乎逻辑的：因为当他彻底改变自己的原则时，免不了他也应该会改变人们对他的意见，所以他会在种种不同的行动中，遇见截然不同的结果。无论如何，这些是发生的事，而我即将陈述的事件会让那些谨慎跟着我叙述的人，相当清楚这样的转变。

12. 当菲利普打算占领麦瑟纳的卫城时，他告诉该城的官员说，他希望拜访该地，向宙斯神进行献祭。他与随从登上卫城，如往昔一样，当他被提供宰杀后牲品的内脏时，他将内脏接过来，站在一旁展示给阿拉托斯以及那些与他一起的人，然后问："这祭祀意谓为何？我应该从卫城撤出，或是留下占有它？"法洛斯的德米特里在当时立即回应："从解读征兆的观点，这信息是要立即撤出；从一位实际统治者的观点，是要占有它，所以您不要让这机会流失，之后却徒劳无功地去寻找更好的机会。记得，唯有将公牛的两只犄角捉住，您才能制服它。"所谓的犄角是指在美塞尼亚的伊托美（Ithome）山和科林斯卫城阿克罗科林斯，而公牛是指伯罗奔尼撒。菲利普接着转向阿拉托斯，问他："您的建议是否相同？"当时阿拉托斯没有回答，菲利普问他真正在想什么；这人迟疑一下，然后回答："假如您在不破坏对美塞尼亚人的承诺下，而占领此地，那我建议您去占有它。但是假如因为攻占及驻扎它，您将使自己丧失您从安提柯三世手中继承您的王国时，所有随之继承而来的其他卫城以及驻扎卫城的驻军——阿拉托斯的意思是希腊人对马其顿国王信

用的信心——那请好好想一下，究竟此时将您的部队送走是否较好，并留给人民对您的信心，来为您守护美塞尼亚人以及其他人。”但此时菲利普个人的倾向是想违背诺言，如他之后的行为所清楚显示者；但在不久之前，他才被小阿拉托斯严厉责怪无端造成如此多性命的损失，所以现在当老阿拉托斯坦白且权威性地说出，敦促国王不要忽略他的意见时，国王深觉羞愧，握住他的手，说：“且让我们从我们所来之路走回去。”

13. 当阿拉托斯见到菲利普现在刻意与罗马人进行战争，而且完全改变他对盟友的政策，他甚难说服国王不如此做，而只能让国王知道他将要面对重重的困难，另外做出一些恳求。

在这里我希望提醒读者一个我在第五书时所做的声明，这在那时无甚根据，但现在则被事实所确定；我这样做是为了不让我任何的提议没被证明或是被别人质疑。在我陈述伊托利亚战争时，我说菲利普在摧毁特蒙（Thermum）的柱廊，以及其他圣物时，行为过度野蛮，但我同时说着眼于当时国王在那时的年轻，我们不应过度苛求国王，而是要指责那些他当时所交往的朋友。[5] 我又接着说，若是就阿拉托斯终其一生的行为，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他会做出如菲利普这样的建议，所以这种建议比较属于法洛斯之德米特里那类型。我当时承诺将在后续补足这样的声明，所以我在叙述中将这证明保留到现在的时刻。如我在形容菲利普如何对待美塞尼亚人时所做的解释。国王正是在美塞尼亚这一点，第一次犯下他严重的罪行；而所有这些都是发生在某日当天德米特里恰巧在场，但阿拉托斯却迟来的偶发事件中。从那时刻起，菲利普仿佛首度尝到人血，以及经验过屠杀和背叛盟友；他并没如柏拉图所引用之阿卡狄亚故事所言，[6] 从人变成狼，而是从一位国王变成残酷的僭主。德米

特里及阿拉托斯彼此相对立态度的另一个更惊人证明，是由他们每人对麦瑟纳卫城所提出的建议，这我已经刚引用过：所以对有关他在伊托利亚所做之犯行，亦即摧毁特蒙，德米特里应负责一事，这并没留下任何质疑的空间。

14. 一旦承认这一点，我们便很容易去判断他们在原则上的差异是到如何的程度。正如菲利普在之前有关卫城命运的场合，会采取阿拉托斯的建议，遵守他自己对美塞尼亚人的承诺，因此如谚语所说，为可怕的伤口带来一些香膏，但这伤口是他原先的屠杀所造成；所以在伊托利亚时，他接受德米特里的建议，他不仅因为破坏奉献给神的物品，而邪恶神明，并且也因为显示出对所有反对他的人来说，他是位暴烈且无法安抚的敌人。相同情形亦可用来说明他在克里特之行为：他在那里只要是使用阿拉托斯为他主要顾问，他不仅公平对待所有克里特人，而且不曾对任何一人做出不义之事；他以这种方式让所有克里特人皆接受其领导，并因为他统治正直，所以赢得所有希腊人的善意。但相反的，在他接受德米特里给他的引导时，加诸美塞尼亚人我以上所形容的痛苦，他同时失去盟友的善意以及其他希腊人对他的信赖。年轻统治者必须善选环绕他四周的朋友，有如此大的重要性，因为这或许会导致灾难，或是导致他稳固的统治，然而这却是一件大多数人都没有加以注意的事，反而以不可思议的漠然来看待之。

[1] 希罗尼穆斯在二六一年继承其祖父希洛二世，此人与罗马订有结盟的条约。

[2] 法拉吕斯是阿格里根特五七一年至五五五年的僭主，以其残酷

而恶名昭彰，据说将其敌人关在铜制牛里头，活活烤死。

[3] 阿波罗多洛斯是希腊北方卡尔希迪司半岛（Chalcidice）上卡山德里亚（Cassandreia）城市（在修昔底德时代这地方名为波提达以亚，Potidaea）的民主派系领导人。他借由高卢佣兵之助控制政权，约在二七九年至二七六年进行统治。

[4] 所有这些在亚得里亚海岸旁的城镇及岛屿，在法洛斯之德米特里被罗马人逐出前，曾是由他来统治。见页287。

[5] 这所提之处是第五书五章九节之处，并没包括在本节录之中。这事件发生在二一八年，当时马其顿人摧毁伊托利亚特蒙一地的廊柱、雕像以及奉献神明的祭品，这是为了报复伊托利亚人邪恶摧毁迪温（Dium）及多多那（Dodona）的行为。

[6] 《理想国》第八书565d。

第八书

在西西里之事务：围攻叙拉古

【在二一四年夏天，希罗尼穆斯在列安提尼（Leontini）中伏被暗杀。杀死国王的人是亲罗马的派系，他们也同时杀死希罗尼穆斯之叔舅阿德拉诺多路斯，但在接下来的选举中，亲迦太基的领导者埃皮库代斯和希波克拉底被选为将军。之后罗马人占领并掠夺邻近城市列安提尼，这使得埃皮库代斯及希波克拉底可以凝聚群众力量来支持迦太基的目的。】

3. 埃皮库代斯及希波克拉底在叙拉古掌权后，他们设法将之前国人对罗马人保有的友谊及忠诚，转移到迦太基这边。与此同时，罗马人已经得知叙拉古僭主希罗尼穆斯所遭遇到的命运，所以任命普尔凯尔（Appius Claudius Pulcher）行副执政（propraetor）之职，率领陆军，而马谢勒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则负责舰队。这些官员在离城不远之处占领阵地，决定以陆军攻击名为“六门”（Hexapyli）的区域；[1] 舰队则攻击在阿克拉丁那（Achradina）地区所谓的史凯提斯门（Portico of Scytice），在那里城墙延伸至堤岸处。罗马人都已事先备妥以柳条编织的遮蔽、投掷武器以及其他攻城机具，而且他们有信心能以他们掌握的人数，在五天之内将攻城计划准备到他们在面对敌军时，可以占有优势。但此处他们没有算进阿基米德（Archimedes）的天才，或是预见到在

某些情形中，一个人的天分，会比数量上的优势更远为有效。他们现在将从经验中学到这教训。

叙拉古防御强处在于这个事实：城墙沿着高地建筑，围成一圈，具有悬空断崖，除了在某些特定点外，是难以攀爬的峭壁，即使没有人干涉其出入。于是阿基米德以如是之方法来设计城市的防御：不仅在陆路方面，而且也同时抵抗来自海上的攻击，所以防守者没必要去忙于临时应变；相反的，他们必然万事俱备，可以反击，来回应敌人的任何攻势。而在普尔凯尔那边，他配备了高耸塔楼及登墙云梯，运作这些来攻击联结“六门”城门之东的那部分城墙。

4. 与此同时马谢勒斯正以六十艘五层舰从海上攻击阿克拉丁那，每艘船配有弓箭手、武器投掷手及标枪手，他们的任务是要将防守者从城垛赶走。除此之外，他让八艘船两两结合成对。每对移除一半的船桨，一艘是右舷，另一艘为左舷，而两艘船在这两侧则捆扎固定在一起。它们现在则由在外侧的划桨手来划动，并将称为“散布卡”（sambuca）[2]的攻城机移到城墙来。这些攻城机制作如下。云梯宽四尺，高度从其立足之处足以抵达城墙上端。每侧以有高度的保护性胸墙围起，而且这器具在上方还有柳条编织之头部防护。它被平放在船只结合起来处的两侧，其一端突出船首相当的距离。在船舰上桅杆的顶部固定有滑轮以及绳索，当准备使用“散布卡”时，绳索会捆绑在云梯一端，人们则在船之尾端一起以滑轮将这攻城机拉起，而其他人则是站在船首以长杆支撑，确保它会被安全竖立起来。在这之后，两侧之划桨手会将船划近靠岸，那时水手会设法将“散布卡”靠在城墙上。在云梯顶端有一个木制的平台，三侧具有柳条编织的防护；四个人会被安置此处来对付城墙防卫者，而防守者反而在同一时间要努力避免“散布卡”卡向城垛。一旦攻击者让它

就位之后，因此站在比城墙更高的地方，它们会取下两侧柳条编织的防护，冲向城垛或是塔楼。他们的同志会随后登上“散布卡”，而云梯则以固定在两侧船上的绳索紧紧捉住。这设计命名适当，因为在它被高举时，船只与云梯之结合看起来相当像所提及名为“散布卡”的乐器。

5. 这是罗马人计划用来攻击城墙塔楼的攻城机具。但阿基米德已经设计好大炮，可以涵盖所有不同距离，所以当攻击的船舰仍然在一段距离时，他以投射器以及投石机打到敌方多次，足够造成它们极大的损害，干扰它们前进。然后在距离变短时，这些武器的投射开始越过敌人头部，他于是诉诸越来越小的武器，让罗马人士气大挫，于是他们停止攻击前进。最后马谢勒斯陷入绝望，于是在夜晚的遮蔽下偷偷将船驶近。当他们几乎要到达岸边时，因为太近，所以不再会被投掷器击中，阿基米德于是设计另一种武器来打退这些从甲板作战的水兵。他在城墙上穿过许多长洞，在外墙上有一人高，一掌幅宽，在每个洞之后，以及城墙内侧，站着弓箭手，配备一排排所谓的“毒蝎”，一种小型的投掷器，可以发射飞镖，经过这些射击孔，他们让许多水兵无法行动。因为这些战略，他不仅避开所有敌人的攻击，包括那些长距离以及近身交战，而且也造成他们许多损失。

无论何时敌人设法运作他们的“散布卡”时，他立即会有其他机具沿着城墙随时备用。在正常的时候，这些会移开视线之外，但一旦要被使用时，它们会立即升高到城墙之上，横杆伸出城垛之外许多，有一些会装载石块，重量多达十泰伦，[3] 其他则是大型的铅块。一旦“散布卡”靠近时，这些横杆会以一个共用的支点回转，然后借由一个发射机具或是扳机，将重物砸到“散布卡”上；这不仅砸碎登墙的云梯，而且会危及船只及水手的安危。

6. 其他由阿基米德所发明的机具，则是针对攻击部队。当他们在防护遮蔽下，免于从城缝所射飞镖的攻击，可以安然前进。针对这些攻击者，他设计的机具可以释放石头，重量重到足以将水手从船首赶走；同时，一支挂在铁链上，可以抓住东西的铁爪，会从城墙垂放下来，控制横杆的人可以用它抓紧船只。一旦船首被牢牢固定，城墙内机具的横杆会被下压。当操作者将船首以这种方式举高，让它以船尾站立，他将机具的底部固定，所以船只不会移动，最后以绳索及滑轮，立即将铁制抓手以及铁链松开。结果是一些船只倾斜，以侧边落水，其他则翻覆；然而绝大部分是当船首被从高处放开时，会插入水中，进水沉没，然后陷入混乱。马谢勒斯的军事行动因此完全被阿基米德的发明阻挠。而当他见到守军不仅打退他的攻击，造成严重损失，而且还嘲笑他的努力，他对这些失败深深在意。同时他也没办法不对自己开玩笑："阿基米德使用我的船只来舀取海水，灌入我的酒杯，但我的'散布卡'乐队却被鞭打赶走，像是不请自来、参加宴会的人！"所以就这样结束了企图从海上占领叙拉古的尝试。

7. 在同一时间，普尔凯尔发现自己在从陆路攻击时，也陷入相同的困难，最后也放弃尝试。当他的部队离城墙一段距离的时候，他们已经从敌军投石器及投掷机的攻击中，遭受许多伤亡。这炮火在火力上的数量上及强度上，都特别有效，这是希洛慷慨提供资金，而阿基米德精心设计种种机具时，就已经可以预料到的。那时即使在士兵都已经靠近城墙时，它们仍是受到由城墙缝隙中倾泻而出的袭击，如上所述，所以他们的前进也很有效地被阻止。另一种方式是，假如他们在移动塔楼的掩护下进行攻击，他们会被掉落在头顶上的石头及横木压到。防守者会以起重机垂下的铁制抓钩杀死许多人，这我在之前已述：这些被用来将人

、武器以及其他器具举起，然后再丢下它们。最后普尔凯尔退回营区，召集营长，召开军事会议，在那里大家一致决定，无论使用任何其他方法，也不要再坚持以急攻方式，来取下叙拉古。而这决议未曾被改变过，因为在接下来围城的八个月中，虽然他们没有放弃去尝试任何一样策略或是大胆的实验冒险，但他们再也没有进行全面性的攻击。所以这是非常真实：假如被适当地运用在某些问题上，一个人的天才会成为一项极大，甚至是奇迹般的资产。无论如何，在这例子上，罗马人带来如此多的军力，包括陆军及海军，原来希望会立即占领这城市，只要可以除掉叙拉古的这位老人就好；可是只要他仍然在场，他们甚至不敢用任何阿基米德可能反制的方法去进行攻击。相反的，他们的结论是，着眼于这城市庞大的人口，最好降服它的方式是利用饥荒。他们于是以舰队切断来自海上的补给，并以陆军切断陆路的供应，而且将希望放在这样的解决方式上。但因为他们急于在外边取得某些有效的成果，而不是把所有的时间浪费在围困叙拉古上，这两位统帅于是分散他们的军力。普尔凯尔率领三分之二，继续围困城市，而马谢勒斯则以其余三分之一，去攻略那些西西里内支持迦太基的区域。

在希腊之事务：马其顿之菲利普

8. 当他抵达麦瑟纳城时，菲利普开始恶意蹂躏这个地方，这显示他是在发泄愤怒，而非理性行事，因为他似乎已经期待，无论他造成多少伤害，他的受害者必然不会对他感到怨恨或仇视。现在，我除了之前所提及理由，亦即，我前辈在处理这议题的不恰当外，我还因为另一个理由，而被迫在此书及之前的书中，对这些事件给予更加详尽的叙述。我

们史学家中，有一些完全没提及这时候在美塞尼亚的事件；其他人，或许受到他们对这国王较好的评价，或是出于对他的恐惧，辩称说：菲利普在违反神圣及人类的法律下，对美塞尼亚人犯下的恶行，非仅没有被视为是错误的，而且相反竟然被赞美及辩护为配得上他的行为。的确，菲利普的编年史家不仅只就美塞尼亚人以这种方式书写，他们在其他的例子上也做相同之事，结果是他们的作品与历史甚少有相像之处，反而更像是赞颂辞。我个人的意见是：在没有对真相有适当的重视之前——这常发生——我们不该赞美或是责怪国王，而是应该根据我们之前的声明以及根据他们的行为及政策，前后一致地来书写他们。或许有人会辩称说，这谈起来容易，却是极难实践，因为人生的处境及状况是如此多样及多变，人们有些时候必须对这些让步，因此被迫无法诉说出或书写出他们所真正相信的。在考量所有这些后，我们或许可以在一些情形下谅解某些作者，但这谅解并不及所有其他人。

9.　在这方面，我认为最应该被责怪的人是迪奥庞普斯。[4] 在他有关阿明塔斯（Amyntas）之子菲利普二世[5] 的历史中，他说会促使他去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考量是以下事实：欧洲从来没有出现过如这菲利普二世一般的人物。然而，在此之后的序言以及整本书中，他首先描写菲利普与女人的关系是如此混乱，他因为在这方面冲动及夸张的欲求，所以尽其所能地毁灭自己的家室；其次，他描写菲利普以最不正义及最毫无顾忌的行为，来建立友谊以及联盟；再次，他以欺骗以及暴力的方式，叛逆地占有并奴役许多城邦；最后，他沉溺于烈酒，常被朋友见到即使在白天时，也公开宴饮酗酒。任何决定去读他的第四十九书开始的人，将会惊讶这作家的夸大其词。他除了其他声明外，也大胆地以如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我引用他自己写下的相关章节：

任何人在希腊或在野蛮人中，其人格若是彻底淫乱或恬不知耻，都会被吸引到菲利普在马其顿的宫殿去，在那里他会赢得“国王朋友”的头衔。菲利普习惯将有美好名声、善加管理家产的人给踢走，反而去荣耀、提拔那些挥霍无度，将人生浪费在宴饮豪赌中的人，结果是他不仅使他们在弱点上更为冥顽不灵，甚至使他们成为每一种邪恶及罪过的个中高手。的确，他们会欠缺任何羞愧或不名誉的特色，或者他们会拥有任何美好或诚实的品行吗？他们虽然是男人，但有些人却在身体上剃毛除毛，而其他人则是向其伴侣求爱，虽然他们都是长胡须的。他们习惯随身带着满足性欲的两三位喽啰，而且自己也会为别人提供相同的服务，所以称呼他们为艺妓而非廷臣，或称为男性娼妓而不是配刀配剑的男人，应该相当公允；所以以这种方式，本性嗜血的男人，现在则因习惯，而成为淫荡的男性。

迪奥庞普斯继续写道：“换言之——而且我不想将这话题拖出来说，特别是因为我有一大堆其他题目要处理——我认为那些自诩为菲利普朋友及伴侣的人，就其本性以及人格，比居住在珀隆（Pelion）山的人头马（Centaurs）或是比居住在列安提尼平原的雷斯特利哥尼斯食人兽（Laestrygones），或是其他任何怪物，都还要野蛮、更像野兽。”

10. 每个人当然都会加入去谴责这位作家，竟以如此尖锐刻薄的感情以及毫无节制的语言书写。他之所以值得谴责，不仅是因为他完全抵触他史书所明言的目的，也因为错误地指控国王及其朋友，特别是以如此粗俗及厌恶的语言来陈述他的指控。即使他是在写撒达那帕鲁斯（Sardanapalus）[6]或是他的廷臣，他必然也不敢写下如此淫秽不堪的东西

。但我们仍然保有刻写在他坟墓上的碑铭，来证验那位统治者好色的个性以及荒诞的生活。其内容如下：

所有我餐桌的快乐，床笫的喜悦
我仍然享受……

但当我们谈到菲利普及其朋友时，这问题不仅是在我们指控他们懦弱、阴柔以及无耻之不道德时，理应迟疑，而更应是，我们要给予自己任务去荣耀他们的成就；我们或许会无法找到适当字眼来形容他们的勇敢、坚毅，以及简言之，他们人格中男性化的英勇品德。因为毫无疑问地，正是凭借他们不屈不挠的活力以及勇武，他们将马其顿从蕞尔小国的地位，高举到世界上最伟大及最荣耀的王国。而且除了菲利普生前所成就的之外，亚历山大在他父亲逝世后所得到的成功，也为他们赢取勇敢的美名，这已经被后世普遍认可。尽管亚历山大极为年轻，我们应该给予身为远征统帅的他大部分的功绩，但我们也应该给予他的朋友及同志一样多的认可，这些人在许多战役中出人意表地征服敌人，并且忍受许多辛苦、危险及艰难。后来，即使他们拥有庞大财富，并享有无止尽的机会来满足每种欲望，却没有一个人因为上述那些理由，而经历体能上的衰退，也没有人做出任何不公不义或是好色淫荡的行为，来满足激情的需求。相反的，所有那些与菲利普，以及稍后与亚历山大交往的人，都以他们的宽宏大度、他们的勇敢以及他们的自我纪律，来显示自己是真正的国王。我们无需以点名方式来提及这些人。但是在亚历山大过世后，当他们为了拥有涵盖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帝国，因此成为对手，但他们成就的光荣如此之高，在一部接一部的编年史中，充满了他们的成

就。

在此作一总结。我们或许可以允许史学家泰密乌斯对西西里僭主阿加索克利斯提出尖锐的攻击，无论这看起来是如何过度，但却拥有某种根据，因为这些是针对一位他个人的敌人、一位恶人以及一位僭主，但迪奥庞普斯的攻击却不值得任何严肃的考虑。

11. 后者在开始时宣布说意图去写作一位最具天赋，拥有各种能成为美德之特质的国王后，却进而指控他犯下每件令人羞耻以及鄙视之事。结果是作者以开头所说的话，来证明自己其实是位说谎及阿谀奉承的人，或是在整个作品中所做声明，证明自己是位愚蠢以及头脑简单之人。若是他想象他可以借着沉浸在那些毫无道理以及夸张不实的滥骂，以提升自己的声望，但同时信守他对菲利普热情、积极的评价，我们又能如何去猜想？再者，我们甚难对迪奥庞普斯所采取的全面架构表示苟同。因为在写作一部从修昔底德所停笔之处开始的希腊史后，但就在靠近留克特拉战役日期以及希腊史最精彩的一段时期时，他却突然在作品之中放弃希腊以及它种种不同的大业，径自改变主题，而决定要写一部菲利普的历史。显然将菲利普的成就包括在一部希腊通史之内，会比将希腊史置于菲利普历史之内，来得更有尊严及更为中肯。对一位完全将自己投入到王朝历史之中的人，假如他有能力及被给予机会的话，似乎完全难以想象他会有任何迟疑去将作品中主要角色及头衔转移到希腊；或是任何有理性之人，已经在写作希腊史，并有所进展时，竟会将这换成充满炫耀排场的国王传记。是什么能诱使迪奥庞普斯去忽略如此刺目的前后矛盾？其中的解释显然是在写作第一部分的历史时，他的动机是纯粹追求理想，但在第二部分则是追求利益。假如有人质疑他关于更动历史架构一事，他有可能会提出某种辩护，但是关于他对国王朋友所使用

的那些令人羞愧的语言，我不认为他可以为自己找到借口开脱，而是必须承认他自己已经严重地违反适度节制的原则。

12. 虽然菲利普五世现在公开视美塞尼亚人为敌人，[7] 而且尽管他企图去抢夺他们的土地，他并未成功地对他们造成任何严重伤害，但是他却反而以最令人憎恨的残酷，来对待一些曾经是他最亲近的朋友。例如，当西息温的阿拉托斯对菲利普如何对待美塞尼亚人一事，表达无法赞成时，国王在不久之后设法透过他在伯罗奔尼撒的代表陶律翁来毒杀他。这件事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因为所施用之药物并非那种会立即杀死受害者，而是一种慢性毒药，让身体产生一种生病的状态。但是阿拉托斯本人知晓国王的罪责，如以下状况所显示。虽然他会掩饰他的情形，不让外界知道，但是他无法不透露给他一位仆人克法龙（Cephalon）知道，因为此人甚了解他。这个人在阿拉托斯生病时，十分照顾他，而在一个场合中向他主人指出留在墙上一些染有血迹的痰液。在这时候阿拉托斯告诉他："克法龙，那是我从与菲利普友谊所得到的奖赏。"这种自我节制是如此伟大高贵的特质，这罪行的受害者实际上却比施害者更觉得羞愧，在参与如此多对菲利普有利的伟业后，他竟然会从对他的忠诚得到如此邪恶的回报。

在过世后，阿拉托斯因为如此频繁地担任总指挥官一职，[8] 以及因为他为民族成就了如此伟大功业，所以他从自己的祖国以及亚该亚联邦整体得到他应得的荣耀。他们投票给他那些对英雄才会给的祭祀及荣耀，简言之，任何可以让其名声永垂不朽者。假如死者可以体会到任何感受，那我们有道理相信阿拉托斯一定会深深满意亚该亚人的感激，以及满意地回想起他一生所承受过的危险及艰苦。

在意大利之事务：围攻他林敦

【这章开头的段落是对政治所做的一般反省，而在这段落以及接下来的叙述之间有个缺口。皮洛士原先是由当时（二八一年）在他林敦城邦主政的民主政权召唤前来。但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的局势则相当不同。罗马人已经从他林敦带走一些人质，但他们在二一二年设法逃离罗马；这些人被逮捕，立即处决。这个行为刺激他们国内的一些朋友及亲属，共计十三位高贵出身的年轻人，决定进行以下章节所形容的阴谋。】

24.　正是因为繁荣所带来的傲慢，说服他林敦人召唤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前来协助。因为每个民主政权在享受权利一段时间之后，首先会因为其性质会发展出对既存秩序不满的态度，然后四处观望，寻找一位主人。当它发现时，很快就会厌恶他，所以再度很清楚地显示这系统是往越来越差的方向变化。这正是他林敦人在这场合中所经历的……

决定要去接触汉尼拔的他林敦人离开城市，仿佛他们要去进行一场收集粮秣的征战，并在黑夜掩护下到达汉尼拔营区附近。这群人大部分都躲在路旁的树林中，但费勒迈纳斯（Philemenus）及尼孔（Nicon）前去营区。他们在那里被守卫捉住，带到汉尼拔面前，因为他们没有说自己是谁或从何而来，而只是很单纯地宣布希望见到将军。他们很快就被带到汉尼拔面前，在那时表达希望和他私下会谈。汉尼拔立即给他们机会，而这两人解释他们是谁以及他林敦的局势如何；同时，他们也倾泻出一连串对罗马的指控，因为他们不希望给人在没有好理由之下来执行任务的印象。汉尼拔感谢他们，有礼地聆听提议，然后解散他们，并同时安排要在不久的未来，再度造访他。就目前而言，他告诉他们，一旦

他们离开营区一段距离，他们最先会看到放牧的牛群，然后加以圈围带走，也将牧者一起带离。他们那时无需感到恐惧，可径自回家，因为他会确保他们的安全。汉尼拔这样做，首先是为了争取时间，可以测试这些年轻人所说之事是否可靠；其次，他要在这些他林敦人中营造信心，让这些阴谋者看起来确实是离城去进行集粮的征战。尼孔及其同伴准确依照指示去执行他们收受到的命令。紧随而来的结果是汉尼拔非常高兴地想到方法，要去执行占领城市的计划；另外，费勒迈纳斯及其他人就他们那方来说，当他们反省第一次的会面已经圆满完成，见到汉尼拔从善如流，以及带回去掠夺牲畜的数量，变得益发积极去进行他们的企图，确实地建立他们在他林敦市民中的信用。他们贩售一些掳获的牲畜，有些则自行宰杀，用来邀宴，所以以这方式他们不仅赢得他林敦人的信赖，也鼓励更多人来追随他们的榜样……

25. 在这之后，他们又进行第二次出征，到达汉尼拔的地盘，这也以相同的方式安排。这次他们向他宣誓，也得到汉尼拔承诺：迦太基人既不会向他们索求任何贡赋，也不会强加任何负担；迦太基人则被允许在攻占城市后，去掠夺罗马人的房舍及住处作为回报。他们也安排好暗号，让迦太基的卫哨在他们到达时，不必耽误地进入营区。他们以这种方法得以和汉尼拔有更多次的会面。有些时候他们是假装要去收集粮秣，有时候则是进行狩猎的活动。

一旦他们开始为未来安排这些计划，绝大多数的阴谋者都愿意静待时机，直到行动时刻到来，让费勒迈纳斯继续扮演猎人的角色。这运动是他最主要的嗜好，而且他也以认为狩猎是人生里最重要活动而变为全城所知。于是他被告知要利用他所猎杀到的猎物来广结善缘，首先是城市里的军事指挥官李维（Gaius Livius），还有塔楼的守卫，这些塔楼被

称为泰曼诺斯城门。[9] 费勒迈纳斯进行这样任务时，设法以固定的周期带进猎物，这些或是他亲自猎杀，或是从汉尼拔之处取来。这些有的他呈上给李维，有的则送给塔楼的卫兵，让他们习惯在任何时段随时为他开门。他习惯在夜晚后进行狩猎活动以及返回；这被认为是因为害怕敌人，但实际上是要为他所准备的企图铺路。他以这种方式逐渐形成一种安排的方式；根据这安排，城门上的卫兵，无论何时在他靠近城墙吹出口哨时，会在夜晚时分立即为他打开侧门，不去质问他。最后，阴谋者得知罗马指挥官在某天会在一场大型的欢宴中出席，这是在一座靠近市民广场叫演艺厅（Museum）的建筑中，在白天早些时候举行；他们和汉尼拔达成协议，阴谋将在那天进行。

26. 汉尼拔在这段时间放出风声说他生病，所以当他们得知他在相同地方耽误如此之久，罗马人的好奇心才不会被激起，而现在他假装病况变得更加严重。他的营区离他林敦有三天行军距离，而在预定之日靠近时，他准备好一支精选士兵的军队，约一万人。这些人是从他的步兵及骑兵中，以其奋战精神而挑选出，而且也因为他们能够快速行军。他们被命令要携带四天军粮，在凌晨出发，以最快速度前进。一群约八十名的努米底亚骑兵在四里之前领先前行，而且沿着道路两旁散开。这行动的目的是要避免敌人瞧见主力军队。汉尼拔估算任何他们遇见之人，或是会被逮捕为俘虏，或是假如逃走，将会向城市回报说，有群努米底亚人正在掠夺这一地区。当努米底亚人约离他林敦十五里，汉尼拔停止部队前进，在河旁食用晚餐，这条河流过山谷，在这地点提供极佳的掩护，所以在那里他召开军官军事会议。他并没向他们解释他计划的细节，而只是强调三点。首先，他呼吁他们要英勇作战，因为成功的奖励未曾比这次来得更大；其次，他们每个人要保持其所率领之人，是以密集

队形前进，并且严厉惩罚无论以何借口，任何离开河岸之人；最后，他们必须彻底执行命令，绝不可依个人主动，来尝试任何其他事。在说完这些话后，他解散军官，在天黑后恢复行军，他的目标是要在半夜时分到达城墙。他有费勒迈纳斯带路，而且也为他取得一只野猪来让他继续扮演猎人的角色。

27.　这些年轻的阴谋者消息灵通：李维从早晨就与他的朋友在一起公开庆祝。约太阳下山时，宴会正酒酣耳热，有人报告说努米底亚的骑兵正在附近搜索。李维采取行动去应付这次入侵，但除此外，不及其他。他召集一些军官，命令他们率领一半的骑兵，出城去防止敌军掠夺乡间；在做完这决定后，他对任何其他更严重之事，更放下戒心。在此期间尼孔、特拉吉斯克斯（Tragiscus）和其他盟友，在夜晚时聚集于城内，躲避起来，等待回家的李维。参加酒宴的人在夜晚稍早时已离开会场，因为宴饮是从下午就开始。大多数阴谋者都撤退到一个选定的地点等候，但有些年轻人则外出去找李维及他的朋友，而且以喧闹的行进和彼此间高声的玩笑，给人印象他们也正从酒宴回来。当李维及其朋友因继续饮酒而更加酩酊大醉时，他们两边很快就打成一片，大声分享笑闹以及恶作剧。最后他们转身回家，陪同李维入屋，他在那里躺下休息，完全不省人事，这对如此之早就开始的酒宴，是可预料之事。他不知道任何不寻常或令人担心之事正在靠近，反而完全放松躺下歇息，满心惬意。

在这时候，当尼孔及特拉吉斯克斯再度和朋友会合，他们分为三组，在街道上占据让他们最容易接近市民广场的位置。他们在那里保持警戒，可以最先知道任何来自城外发生的消息或是城内任何的动静。有人停驻在李维家附近，因为他们知道要是有任何人怀疑有事发生，他必将

是第一个收到消息的人，而且无论有任何措施要进行的话，必然由他下令。最后，这些返家客人所制造的喧嚣逐渐散去，所有其他类似的噪音也消失无踪，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已回家就寝。与此同时，夜晚逐渐深沉，所以没有任何发生的事会去摧毁阴谋者成功的希望。所以年轻人再度聚集，开始执行他们那部分的计划。

28. 他林敦年轻人和汉尼拔的安排如下。汉尼拔将从东边的方向接近城市，亦即抵达面向内陆的区域。他将前进到泰曼诺斯门，在一些人称为海尔金特斯（Hyacinthus）墓地，而其他人称为阿波罗墓地的地方，点燃火焰。特拉吉斯克斯一旦看到这信号，会从城墙内点火回应。在交换信息后，汉尼拔会扑灭火焰，缓慢接近城门。执行这计划后，年轻人会越过城内人居之处，到达墓地。我应该在此解释整个他林敦东部地区其实满布坟墓，因为直到今天居民还是将死者葬在城内，遵守一则古代神谕所下的命令。这传奇如是说。神明给他林敦人这样的回复：假如他们将居住地与大多数人分享，他们将更为发达繁荣。他们诠释这神谕的意思是假如他们同时让已逝之人和自己同时居住城墙之内。他们将会过得更好，所以他林敦人直到今天还是在城门内埋葬他们的死者。

年轻人抵达排提翁尼可斯（Pythionicus）的墓地，在那里他们等待，静观其变。汉尼拔军队立即接近，发出期待的信号。在他们看见火焰的那刻，尼孔、特拉吉斯克斯以及他们的伙伴都感觉到勇气涌上，所以他们也点火回应。一旦汉尼拔的信号扑灭后，他们全速跑到城门的塔楼；他们必须及时到达那里，突袭并杀害守卫，因为之前已经达成协议要迦太基人缓慢前进。所有一切皆依计划行事。守卫完全出乎意料：有些阴谋者将他们砍死，另一些则以弩箭击杀。城门迅速打开，而汉尼拔军队在约定时候到达；他以极为准确的速度前进，没有在前往城市的路上

有任何耽误。

29. 汉尼拔根据预先安排的计划将军队送进城里，不仅无需冒险，连一点声音也都没发出；他觉得已经完成他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充满信心地沿着街道往市民广场前去，这条街道从那时起被称之为“巴帖亚”（Batheia）街或是“深街”（Deep Street）。他在城外留下为数两千的骑兵部队，作为预备，来保护他免于敌人从城外发动的攻击，并且预防任何未曾预见的突发事件，诸如那些在这类军事行动中经常发生的。当靠近市民广场时，他让部队以行军队形停下，等待费勒迈纳斯出现，因为他也极想知道他那部分计划是否成功。当他最先点燃火炬信号，并即将前往泰曼诺斯门时，他已经先行派遣费勒迈纳斯，挑起担架上的野猪，后随一千名非洲人到下一个城门，因为他急切希望，根据他原先计划，他军事行动的成功不仅依赖一个，而是数个机会。

费勒迈纳斯走到城墙，以习惯方式吹口哨，那时守卫立即出现，走到侧门。费勒迈纳斯从外边向他呼叫赶快开门，因为他们正抬着野猪，相当疲倦。守卫听到后很高兴，立即开门，希望费勒迈纳斯的袋子中会有东西给他，因为他常会得到一份任何带进来的猎物。费勒迈纳斯于是首先进入，抬着担架的前方；与他一起的是位衣着像是来自乡间的牧者，之后又有两位在后面带着死去猎物的人。当这四个人都通过侧门时，他们首先杀死没有戒心、正检查野猪的守卫，然后很安静、不疾不徐地让下一批的三十位非洲人进入，这些人是随着那四人之后，但在其他部队之前。接着，他们破坏门闩，其他人则是去杀死其他守卫，还有人则是发出预先安排的信号，召唤其他等在城墙外的非洲人。当这些人通过城门时，全部的军队依序进入市民广场。他们与汉尼拔在此会师；他高兴整个行动完全依照他所预期的来进行，所以继续下一阶段。

30. 他派遣一支两千名凯尔特人的部队，将他们分做三群，并各指派两名加入阴谋的他林敦人，去指挥每一群。他自己也送出一些军官与这些部队随行，并下令他们占据最能通往市民广场的所有街道。当这事完成时，他告诉年轻的他林敦人去找出，并拯救任何他们或许会遇到的公民同胞，并从远处呐喊他林敦的公民应该留在原处，因为他们不会有危险。同时，迦太基及凯尔特的军官收到命令，去杀死所有他们遇见的罗马人。这三群士兵于是散开去执行这些任务。

一旦他林敦人知道敌军已经在城内，各式不同的叫声爆发出来，到处充满混乱。至于李维当他知道迦太基人已经突破入内时，他理解到在目前酣醉的状况下，他无法处理这种局势，所以从家中冲出，与随从一起前往港口的城门。守卫在那里替他们开了侧门，逃过危险，他与仆人立即登上下锚该处的一艘船，沿着岸边，到达卫城。与此同时，费勒迈纳斯以及他的伙伴找来一些罗马号角以及一些知道如何吹响的人，站在剧场中，吹响号角要大家武装。罗马人听到召唤，携带武器集合，而且根据以往习惯跑向卫城，而这正是迦太基人意图要他们做的。他们一组组地到达街道，零零散散，人数过少，无法组成战线。他们在那里遇见迦太基人及凯尔特人，结果有很多人遇害。

当天空开始破晓时，他林敦人安静停留在家，因为他们对究竟正发生何事没有明确的资讯。因为号角的声音以及在城内并没抢夺或暴力行为发生，他们想象这些骚动是由罗马人自己造成的。但当他们见到许多罗马人死在街道上，以及高卢人正在掠夺他们的尸身，他们开始怀疑迦太基人已经进城了。

31. 汉尼拔此时已经将军队驻扎在市民广场，而罗马人则撤退到卫城去，他们在那里一直维持着驻军。因为当时已经天亮，他于是借由司

仪将所有他林敦人在没有武装下，聚集在市民广场。这些阴谋者也四处巡回城内，要求人民呼应并支持自由的目的，并且要有信心，因为正是为了他们，迦太基人才前来此地。支持罗马人的他林敦人在知道何事发生时，立即撤退到卫城，但是其他人则遵从这样的召唤，在没有武装下抵达市民广场，在那里汉尼拔善意地向他们说话。他林敦人对每句话都大大鼓掌，因为他们很高兴这未预料到的转折，在那之后汉尼拔解散大家，命令每个人迅速回家，并在门口上写着“这是他林敦人的家”。然而他警告，任何人将这些字写在罗马人的家门时，会被处死。他接着挑选出最适合的军官，下令他们去掳掠那些属于罗马人的房子。所有没书写这些字的房子都将被视为敌人财产。而在同一时间，他将其他人马作为预备部队，在必要时来支持这些掠夺者。

32. 他们以这种方式搜刮种类繁多、数量极大的财产，而这些掠夺品不少于迦太基人原先所预期的。他们当晚武装过夜，汉尼拔在次日召开公民大会，参加的人包括所有的他林敦人。在这场合他决定要建筑一道城墙，把卫城与城市其他部分给隔离开来，所以他林敦人无需再害怕占据卫城的罗马驻军。他第一个措施是建筑一道栅栏，与卫城的城墙及之前的壕沟相互平行。他当然清楚敌人不会被动地静观这些活动，必然会做出某种抗拒。所以为了对抗这情形，他安排一些最好的部队随时待命，因为他认为激起罗马人的恐惧以及他林敦人的信心，对未来是最为重要的。

而的确，一旦建筑栅栏的工程一开始，罗马人立即对它发动大胆、激烈的攻击。在抵抗一段时间之后，汉尼拔下令自己的人马撤退，以引诱敌军前进，然后在他们越过壕沟时，下令调动预备部队反攻，全面反击敌人。一场搏命之战接着发生，因为战斗发生在两座城墙间有限的空

间里，但最后罗马人被击退溃散。许多人在战斗处阵亡，但也有很大数量的人在被击退时，被迫坠入壕沟时身亡。

33. 在他们安全完成栅栏后，汉尼拔有段时间按兵不动，因为他的计划已经达到预期效果。他已经将敌人关闭起来，限制他们留在城墙内，让他们担心性命以及卫城的安全；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使市民如此自信，所以他们现在认为即使没有迦太基人的协助，自己也是罗马人的对手。他接下来的计划是要修筑一条与栅栏以及卫城城墙平行的壕沟，但这壕沟挖得有些远离栅栏之后，而比较靠近城市。在这状况下，所有从壕沟挖出来的土方，被堆积在靠近城市这边，然后在上面又竖立第二道栅栏，因此创造出一个和城墙一样有效的防御工事。在这之后他开始修建一座城墙，与第二道栅栏有适当距离，但是仍比较靠近城市，从名为“拯救者”的街道延伸到“深街”，这些防御工事因为足够强大，所以即使没有人去防卫它们，也足以适当地保护他林敦人。他那时留下一支驻军，足够用来防御城市及城墙，并且还有一队骑兵支援他们。他自己在他林敦城外约五里处，在一条有人称为莱色斯（Galaesus），但更被普遍称为欧罗塔斯（Eurotas）的河流旁扎营，这名字取自于流经斯巴达的河流。他林敦人有许多源自于斯巴达的名字，包括城内以及邻近周围乡间，因为他们自认是由斯巴达人所建立的殖民地，与他们有血缘关系。因为他林敦人的活力及热心，加上迦太基人所给予的协助，这城墙很快就完工，而汉尼拔接下来则将心思转到如何攻占卫城的问题上。

34. 在这些工程的准备完成之后，罗马人经由海路，从麦达蓬坦（Metapontum）得到一些援助。这缓解的措施的确对恢复士气有所贡献；他们对围城的工程做了夜间突击，成功地摧毁所有汉尼拔的机具及装置。在这挫败后，汉尼拔放弃以急攻方式攻占卫城，但在新城墙结束时，

他召开所有他林敦人的会议，指出目前状况下，最重要的措施是控制海洋。如我已经提及，卫城控制出入海港，而这意味着他林敦人无法再航入港内或驶出港外，然而罗马人却可以安全地从海上接受到他们所需的供应；因此只要这情形维持如此，这城市无法让新近取得的自由能够稳固安定。

汉尼拔很清楚这一点，并向他林敦人解释说，假如罗马驻军被剥夺海上运补的便利，他们必然很快就会自动妥协，放弃防卫，交出卫城。他林敦人聆听并见到他辩论的力道，但无法想到将其付诸实现的方法，除非从迦太基来支舰队，但这在那时是不可能的。他们因此回答说，他们不了解汉尼拔在提出这问题时，究竟是要说什么。当他继续说，很明显地他们即使在没有迦太基人协助时，那时都几乎掌握海洋；这使他们更加诧异，相当不解他的意思。但汉尼拔已经注意到一条恰好与阻隔之城墙相平行的街道，从港湾延伸到外海；他了解这条通道可以轻易地来达成他的目的，这便是将船只沿着这条街道，从港湾拖行到城市的南端。一旦他将这计划透露给他林敦人，他们不仅完全同意他所说的，而且立即对汉尼拔这个人感到一种无限的敬意，因为他们相信他的勇气及智慧已经超过每一道的神谕。他们于是很快地建造有轮的拖车，所以整个行动在提出来时，立即付诸实现，因为这里有无限的劳力以及热忱来进行这项工作。一旦他们将船只运送到大海，他林敦人便力足以在没危险下围堵罗马人，并切断他们来自外界的补给。汉尼拔那时撤出他的军队，在城里留下驻军，在三天后回到旧的营区，在那里他停留了整个冬天。……

[1] 艾皮波来（Epibolae）台地北侧上所修筑之城墙的一座城门。

[2] “散布卡”，sambucae（单数sambuca）是种乐器名称，一种多弦及三角形状的竖琴。

[3] 约二百五十八点六千克。——译者注

[4] 希俄斯岛的迪奥庞普斯（Theopompus of Chios）出生于三七八年。他是斯巴达的仰慕者，并且书写了一部以斯巴达霸权时代为中心的希腊史。这历史承接修昔底德所记录的事件，持续到三九四年。

[5] 这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

[6] 被认为是亚述帝国最后一位君王，以荒诞淫乱著称。——译者注

[7] 二一三年。

[8] 这是亚该亚联邦的首席官员。

[9] 费勒迈纳斯所使用的城门在泰曼诺斯（Temenid）门稍南的地方；但汉尼拔是经由泰曼诺斯门而进入城市。

第九书

导论

1. 在撰写本书时，我刻意遵守前后一致的计划，而这点我知道会给整个作品某种严正性，但结果却是只会有一种类型的读者会给予好评，并发现这正适合他的品位。大多数其他的作家——虽非每一位——会在他们作品中包括所有不同形态的历史写作，以诉求一个宽广以及多样的公众。因此那些喜欢狭义历史的人会被以系谱方式来处理历史所吸引；好奇及好古者则钟情于殖民地建立、城邦奠基以及之间亲属关系的陈述；政治家则对国家、城邦及统治者的行动感兴趣。我现在因为集中在最后一类别，使其成为我整部历史编写的独一无二目标，所以如我所解释，这作品之形态是为了诉诸某一类的读者，因此对绝大多数的读者将不会是具有吸引力的阅读。我在其他地方已经陈列出促使我排除其他类型的历史论述，以及将自己限制在将行动完整记录的各项因素，但是没有理由我不该在此再略述一次，所以将这其中的原则印烙在我读者的心目中。

2. 系谱及神话、殖民地建立、城邦奠基和城邦之间的亲属关系，这些类型的主题已经有许多作家以许多不同的形态处理过。所以如果一位作家在今日要写作这样题材，必然会犯下冒称别人作品为自己作品那种不名誉的行为，否则便是在白白浪费自己力气，因为我们不能否认他所

研究写作的素材，已经被前人适当地记录，并传递下来。因为这些及其他理由，我决定要对如此主题略而不论；而要去写作一部实际发生的历史。我之所以如此做，首先是因为经常发生新的事情，需要新的处理方法，因为古人很显然无法描述在自己时间之后的事件；其次，因为如此的历史最具实用价值。这在过去一直如此，而当今日文艺及科学进展如此迅速，所以研究历史之人已经配备着——我们或许可以说——科学方式，来处理任何可能出现的偶发事件时，那在今天则更是明显如此。因此我的目的不是要给我的读者愉悦，而是要对那些将注意力投注在历史的人带来利益，因此我略过其他议题，而被引导去编写这种类型的历史。我的读者在阅读时全心全意地投入，将能提供我所言为真的最佳证明。

在意大利之事务：围攻卡普亚

【其年为二一一。他林敦已经在二一三年及二一二年之交的冬天，沦陷在迦太基人之手，并且随着图里伊（Thurii）、麦达蓬坦以及赫拉克里亚的占领，汉尼拔已经控制除了利吉姆外，所有南部的希腊城市。在二一二年，普尔凯尔（Appius Claudius Pulcher）和弗拉科斯（Quintus Fulvius Flaccus）计划围攻卡普亚，而在那年夏天汉诺在企图解卡普亚之围时，被弗拉科斯重重地击败。】

3. 汉尼拔现在包围普尔凯尔修筑在卡普亚外围的栅栏，开始进行一系列骚扰性的小规模攻击，希望借此刺激他的对手出来进行战斗。当罗马人没有回应这些动作时，汉尼拔的攻击逐渐加强，像是要攻占整个据

点。骑兵以分队出击，在大声呐喊中将标枪投到罗马的防御工事中去，步兵则是以正规队形，设法拆卸栅栏。但即使以这些方法，他还是无法让罗马人改变战略。他们利用轻装部队来击退迦太基人对栅栏的攻击，将重装步兵聚集在他们的军旗附近，在那里他们以盾牌来保护自己，抵挡多如雪花的标枪。

汉尼拔的努力因此受挫，因为他既无法突破进入卡普亚，也无法引诱罗马人出营一战，所以他开始想，在这状况下什么是最好的行动方式。而的确，就我个人看法而言，那时的局势发展如此，所以不仅让迦太基陷入困惑中，也让其他听闻此事的人不得其解。这看起来几乎有些不可思议：罗马人在之前如此多的激战中被迦太基人打败，而且即使现在也不敢贸然在战场上与他们交手；但同时，罗马人却也拒绝撤军或放弃对开放的乡间地区的控制权。在此之前，罗马人所做的不过是沿着山丘，尾随敌人行动，但现在却在意大利最富庶地区的平原有立足之地，而且还正在围攻其中最强大的城市；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却也被他们连想都不敢去面对的敌人所包围攻击；但另一方面，迦太基人尽管已经赢得未曾中断的胜利，有时候却发现自己处于比他们所击败之部队更为艰难的境地。对我而言，双方现在都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各方都了解汉尼拔的骑兵是迦太基胜利以及罗马败仗的原因。因此早期罗马军队在遭遇连续挫败后，所采用与敌人平行前进的策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那时当他们在乡间前进时，敌人毫无机会去伤害他们，因此现在同样的，双方在卡普亚城之前的行动，正是可以预料到的。

4. 所以这状况是：罗马军队不敢离开营区，进行交战，因为他们畏惧敌人的骑兵，但是他们若留在防御工事之后，则保有信心，觉得安稳，知道这些之前击败他们的骑兵无法在那里碰触到他们。另外，迦太基

人无法在那种状况下与他们的骑兵停驻扎营，因为周围乡间地带的所有粮草，都已经被罗马人因为同样目的而系统地摧毁，而且要行军如此遥远距离，运送足够的粮草、大麦来喂食如此多的马匹及骡子，是做不到的事。迦太基因为相同理由，若没有骑兵协助，也不敢去攻击一个受到壕沟及栅栏保护的敌人，因为如果他们缺乏这支决定性的武装力量，而以相同条件来与罗马人交战，结果势必难以预料，而且是危险的冒险举动。此外，他们也同样担心新任执政官[1]或许会突然到达，在他们后方建立基地，切断补给线，这会带来极大的麻烦。因为这些理由，汉尼拔的结论是无法发动直接进攻来解围城之急，因此他改变计划。他突然想到，假如他可以秘密行军，突然出现在罗马之前，他或许能够因为突袭以及引起的恐慌，而得到某些有价值的利益；即使达不到这个目的，他至少可以对普尔凯尔施压，强迫他放弃卡普亚，匆忙前来解救自己祖国的首都，或是分割出部分的兵力。在这种形势下，分派去解围罗马的军队以及所留下的兵力，对他而言都比较容易击败。

5. 他怀着这样的目的，派人带信到卡普亚。他说服自己军中的一位利比亚人，让他假装成逃兵，逃到罗马阵营，而从那里再继续潜逃进入城内，来安排此事。他特别费心来确保书信的安全，因为他十分担心卡普亚人在见到汉尼拔离开时，或许会以为他正放弃他们，所以绝望之余，或许会向罗马人投降。他因此写信解释他拔营的真正目的，并且送出这位利比亚人告知他们，所以他们在得知他离去时，应该如往常般地坚决，忍受围攻。

当罗马城得知汉尼拔已经沿着罗马人包围卡普亚的防线扎营，反过来包围攻击罗马人，市民心中充满惊奇以及警惕，因为他们意识到这即将来临的决定，对整个战局将是个关键。于是乎人民所有的注意力集中

在备战以及将资源运送到那地区。至于卡普亚人，一旦他们收到由利比亚人所带来的书信，理解迦太基人的计划，他们持续抗拒罗马人的包围，决心将得救的希望付之一试。所以汉尼拔在他抵达卡普亚城外的第五天，安排他的人马进用晚餐，让营火继续燃烧，设法在敌人毫不知情下将军队撤离。他做了一连串的急行军，穿过萨莫奈人的领土，每日派遣先锋先行，进行侦察，占领路旁的阵地；他让罗马人脑中还是只有发生在卡普亚的事件，所以利用这些方法，在没被察觉到的情形下横渡阿尼奥（Anio）河，最后到达距离罗马城墙不到五里的地点。在那里他建立自己的营区。

6. 当汉尼拔军队抵达罗马的消息传开，一股恐惧及惊慌的浪潮袭遍整个城市：这发展何其突然以及意外，因为汉尼拔之前未曾如此靠近过首都。除此之外，罗马人心中亦开始怀疑，敌人到目前无法如此接近，也未曾展示过如此胆识，除非在卡普亚的军队已经被歼灭掉。人们于是立即登城守卫，占据城外居高临下的阵地，而女人则巡回各个庙宇，祈求神明保佑，用她们的长发来清扫神殿路面，这是当极端危险威胁她们国家时，她们所采用的习俗。但就在汉尼拔已经扎营，正准备在次日攻城时，好运干预，解救了罗马。

执政官森图马鲁斯（Gnaeus Fulvius Centumalus）以及尔巴（Publius Sulpicius Galba）已经完成征召一个军团，并且以誓言来约束他们要携带武器，在汉尼拔决定攻城之日到罗马报到；此外，他们也正挑选及招募第二个军团的士兵。结果是有一大群人恰巧在那他们被需要的时刻聚集在一起。[2] 执政官于是大胆地率领这些部队，以战斗队形在城前部署，因此制止了汉尼拔原来进行攻击的意图。迦太基人原先积极向前进攻，怀着诱人的希望：他们或许会攻打下罗马。但当他们见到敌人已经

以战斗队形摆好阵势，而且很快从一位俘虏那里得知发生何事，他们于是放弃要进行直接攻击的计划，转而去掠夺周围乡村，放火烧房。在这些最初的掠夺中，他们围起并带回营区极大数量的牲畜，因为他们现在在一个没人预料过敌人会入侵的地区。但后来当执政官冒险在离开他不到一里半的地方扎营后，汉尼拔决定撤军。

7. 他这么做有三个理由。首先，他现在已经聚集极大数量的战利品；其次，他已经完全放弃攻占罗马的希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根据原先的计划，估算在这时候普尔凯尔必然已经风闻他对罗马的威胁，所以那时便会放弃围攻卡普亚，或是留下一部分部队，而自己率领主力部队赶来救援。无论哪一种发展，他认为他都已经达到他的目的，所以他立即拔营，在天亮前离去。

在这期间尔巴已经摧毁阿尼奥河的桥梁，迫使汉尼拔利用津渡将部队运送过河；他于是在迦太基人企图过河时来攻击他们，造成他们极大的麻烦。他这攻击无法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敌军有庞大数量的骑兵，而努米底亚人能轻而易举地驰骋在战地的每个地方。但他成功地从敌军那里抢回很大比例的战利品，然后在杀死约三百人后，撤回军营。后来他开始有这种想法：认为迦太基人是因为恐惧而匆忙撤离，所以他尾随在后，沿着山丘路线而行。汉尼拔刚开始时以极快速度行军，因为他急于抵达他的目的地。[3] 但在第五天结束时，他收到情报说普尔凯尔仍然在进行围攻卡普亚。在这时他停止下来，等待尾随的敌军赶上；然后他对罗马人发动一场夜袭，杀死许多人，并将其他人逐离营区。然而当天亮后，他见到罗马人撤退，并在一座陡峭的山丘占据强大的阵地，他决定不再继续进行攻击。取而代之的是他行军转向，穿过道尼亚以及布鲁提恩（Bruttium），然后出其不意地降临利吉姆，几乎攻占该城。结

果是他拦截了所有那些要离开城市、前往乡间避难的居民，虏获大量的人。

8. 我想应该在这场合指出罗马人及迦太基人在这场战役中所表现出的勇敢及果决，并且加以称赞。在这里有件类似底比斯之艾帕米农达斯因之而赢得普世赞美的事情。

当艾帕米农达斯与盟军到提基亚时，[4] 他发现斯巴达人已经全军抵达曼提尼亚，并已经聚集他们所有的联军，准备和底比斯人一战。他那时命令军队提早进用晚餐，然后在天黑不久后，率军出营，借口是他急于在战争即将来临之前，占领一些有利的据点。他让军队的士兵行伍中有这样的印象，但是接着却继续前进，直接前往斯巴达，约在第二天白天的第三时到达。[5] 他做到完全的奇袭，发觉没人守城，直接强行进入市民广场，占领所有面向河流的区域。但在此处他就没那么幸运。有名逃兵在夜里逃向曼提尼亚，告知国王阿格西劳斯发生何事，所以一支斯巴达的援军恰好在斯巴达即将全被占领之际到达，阻挠艾帕米农达斯的希望。然而艾帕米农达斯在让他的人马于欧罗塔斯河畔吃早餐，并允许其在历经强行军后，做些休息后，他立即循原路回去，因为他估算既然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匆匆前来救援斯巴达，曼提尼亚必然是无人防守，而这证明确为实情。所以他要求底比斯人再度努力，以彻夜强行军方式前进，在日中时抵达曼提尼亚，发现它几乎无人防守。但是就在那时，当时正积极支持斯巴达人对抗底比斯人的雅典军队，根据条约里的协议，抵达来协助前者。所以就在底比斯军队的前锋到达海神庙时——这离城市不到一里处——事情发生了：雅典军队好像在刻意安排下，突然出现在俯瞰曼提尼亚的山丘上。当他们见到这些部队，那极少数被留下来的曼提尼亚人，鼓起足够的勇气，登墙防卫，逐走底比斯人的攻击。

所以在论断这些军事活动失败的责任时，那些史学家是对的，他们认为统帅已经做到一位好将军所应该做的，以及艾帕米农达斯战胜他的对手，但自己却被命运女神所击败，这是正确的分析。

9. 在这情形下来论断汉尼拔，或许也可以做出相当一样的判决，因为我们几乎无法对一位做到所有他所能做到的将军，不去加以赞美或是尊崇。他以对敌人采取攻击开始，设法以一连串骚扰性的攻击，来缓解卡普亚围城之危。当他的企图失败后，他直接前往罗马本身；当他攻占城市的计划被人类计算之外的转折所阻挠，终告失败后，他转向并吸引追击的敌军，但也同时保持警戒，所以在围攻卡普亚的罗马军队采取行动的可能下，他能够趁机取利。最后，在仍然还在进行他原先的计划时，他仍致力于摧毁敌人，而且几乎让利吉姆人口牺牲殆尽。[6]

至于罗马人，我们必须下结论说他们比斯巴达人在面临危机时，处理得更好。后者在风闻消息后，立即蜂拥去拯救自己的城市，但就他们所能做到的，却是将曼提尼亚弃之不顾。另外，罗马人不仅拯救他们自己的城市，而且非但没有放松对卡普亚人施压，他们仍始终坚定不移地坚守自己的目的，并且在之后以比之前更大的决心来进行围城。

我的这些言论，并非要对罗马人或迦太基人歌功颂德；我已经在许多其他场合中赞誉过他们的素质。这么做是为了这些民族的领导者，以及为了所有那些未来的工作是要指导国事发展的人，[7] 所以当他们为自己回想起或勾画出这些事件时，他们或许能够得到启发，加以效法。我希望他们以这种方式将能够拥有勇气去进行那些或许看起来充满危机及风险的计划，而那些计划虽是十分大胆，但却不冲动躁进，在构想上令人钦佩，并且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将值得保存在人类的记忆中。但这根本的条件还是：无论所从事为何，都应该以健全的理性为基础。

论将军之领导统御

【这讨论所出现之脉络并不清楚，但通常被认为是波里比阿已佚失之书《论战术》（On Tactics）的补充。】

12. 对那些与军事行动无法分割的风险，我们需要极大的警觉，但在这样任何一个状况中，假如执行既定计划时，所采取的措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仍然可以获得成功。从之前战争的历史中很容易推论出，在进行军事活动时，公开运用和直接使用武力，其实是远远少于利用策略以及善用时机。另外，经验也显示出那些需要依赖选择正确时机的行动中，失败会较成功更为频繁。但毫无疑问，这些失败中的绝大多数是因为统帅所犯的错误或是疏失。我们或许可以考虑一下我在上面所提及之能力要如何取得。

首先，我相信所有那些发生在战争中，但落在人类计算范围之外的所有事件，不应该被形容为“行动”，而应该是“意外”或“巧合”。于是乎，既然它们没有固定法则，也没形成系统，我建议将它们搁置一旁。我的主题是根据既定计划来执行一场战役，下面我将开始描绘。

每场战役需要固定时间来开始，以及一段时间和一个地点来执行。它也需要秘密性、事先预定的信号和是由谁负责及透过谁来加以执行，以及一个详细的计划。很清楚地，一位正确提供所有这些因素的人，最后不会失败；但另一方面，忽略任何其中一项，可能会毁坏整个计划。自然会让单一微不足道的失误毁坏了整个规划大局，这诚然为真，但即使在每项细节上绝对准确，亦几乎不能够保证一定成功。

13.　这也就是说在任何类似的努力中，统帅不能忽略任何项目。最优先以及最根本的要求是守口如瓶。一个人绝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透露他的计划给任何不相干的人，也不能在有未曾预期的希望，竟然获得实现，而得意忘形，透露机密；亦不可由于恐惧，或与某人关系熟稔，或对某人亲爱而透露出；他必须只能将相关知识透露给那些若没有他们协助，则无法进行计划的人，而且即使如此，也不能比必要的时刻更早，而是只有在需要其中之人的贡献时，才能如此。此外，我们有必要记得，不仅要能约束我们的口舌，甚至更重要的是约束我们的心思，因为许多人没有打开他们的嘴，却因为其脸部表情或是因为其行径，仍然还是透露出他们的心思。

第二个必需之要求是对日夜行动之可能性的广泛经验。换言之，行军或旅行要花多少时间，包括陆路及海上，皆需有准确知识。第三以及最重要的是，能够从仰观天时星辰而知道时间，并为了自己的计划来善加使用。

再者，为行动选择地形是件极为紧要之事，因为这经常使得那显然不可能之事变为可能，或是相反情形。最后，我们亦必须留意有关预先已经同意的信号以及回应的信号，并且慎择人选，因为要靠他们或是在其陪同下来执行计划。

在这些基本项目中，有些是因为重复练习，有些则是借由探索，又有些是以科学方法所获得的经验而得知。理想上，统帅应该对他即将行进路线、前往地点、地形特色以及他打算借之来执行并合作之民族，都能有第一手的知识。当无法如此时，次佳的方法是他应该做仔细调查，而非依赖随机提供资讯的人；同样根本的是向导所提供的诚信担保，必须一直掌握在那些他所引导的人手中。

14.　军队统帅在之前担任士兵的一般经验过程中，或许就能得到这些或是类似事务的必要知识，部分是借由练习，部分是进行探索。但是涉及科学原则问题的种种类型，则需要科学的教育，特别是在天文学及几何学方面，而虽然涉及的作品难称广泛，但至少就军事目的而言，这些研究是重要的，而且对我们正讨论的军事活动，有潜在的用途。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天文学最重要的面向是有关规范日夜长短的原则。明显地，若日夜都一直一样长，就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麻烦，所涉及之知识亦将为大家所共有。但是日夜彼此不仅长短不一，而且就个别日夜而言，也是长短不一，所以很清楚地我们必须要让自己熟悉日夜如何增减；因为若不知道日与夜的不同长短，则不可能准确估算每日之行军距离。事实上，若无此知识，亦不可能在时间上准确安排军事行动：它将无可避免地发生过早或过晚。而在此且让我加上：唯独在战争性质的事情上，过早比过晚是更大的错误。因为一名统帅抵达地比预定时间晚，只不过错失机会，因为在他抵达前，他已经知晓这事实，可以安全脱身；但是过早来到，接近敌人，被发现踪迹，不仅在行动上失败，而且冒着被完全歼灭的风险。

15.　正确时机的选择控制所有人类活动，尤其是所有战争的运作。这意味着一名将军必须要有对夏至、冬至以及春分、秋分之日期，以及之间日夜如何消长的准确知识，因为唯有这种方法，他才能够依照比例来估算他能够在海上或陆路前进的距离。他亦必须熟悉白天与夜晚下的细分，所以能够知道何时要叫醒集合军队或何时行军前进，因为除非一个人知道如何正确地开始战役，才能够将军事活动成功地结束。白天时间可借由对物件阴影、太阳行进或在空中位置的观察而得知。然而在夜间则甚难确定时间，除非熟悉黄道带的十二个星座，以及它们在可见天

空中的系统以及秩序；这知识可借由研究星宿而轻易学到。夜间自然长短不一，但每次黑夜过程中，无论是长是短，黄道带十二个星座中，有六个都必须升到水平面上：结果是每个夜晚的时辰，会相应于十二星座中的相同比例出现的星座。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太阳在每日于黄道带所占据的位置，所以很清楚地在日落西山后，与之对立的那部分黄道带必然在东方地平线升起。于是乎将夜间所做之细分，会跟随与太阳相反之星宿的升起，呼应不同星座依序之升起以及横越天空。[8] 然而在多云的夜晚，我们必须依赖对月亮的观察，因为一般而言，因为月亮的大面积，所以无论它在天空哪一部分，都是经常可见的。所以假如我们有足够知识去了解它的起落，每天所历经的变化，我们借由记录它升起或落下的时间，可以猜测时辰。在这情形下，观察的方法还是同样地简单，因为月亮周期的范围是一个月，而所有月份在观察上都是一样的。

16. 我们因此可以赞美荷马所做的判断，因为他呈现奥德修斯（Odysseus）这位超越群伦、最适合担任领导的人，在仰观星座，不仅用来引导大海的航行，而且也引导陆路的冒险。这里的事实是：那些在预期之外发生、而且无法准确预测的意外，例如突然降雨及洪水、异常寒霜及降雪、多雾或阴霾天气，以及诸如此类等等，都足以为我们带来极大及常见的困难。但是我们假如略而不谈那些可以被预见到的，那我们注定会在绝大多数的事业中失败，而且只能责怪自己。所以假如我们要避免许多其他将军被认为曾犯下的错误，并且避免我即将引述的几个个别范例，那这些因素中没有一项能够被忽略。[9]

汉尼拔的人格特质

22.　所有降临在罗马及迦太基这两个民族的大事，都源自同一个有效的原因：一个人及一颗心。我所指的是汉尼拔。毫无疑问地，正是他在主导意大利的战争，也在西班牙主导，最先是透过他年纪较长的弟弟哈斯德鲁巴，后来是透过马哥；这些人在那国家杀死两位罗马将军普布里亚斯·西庇阿及格尼亚斯·西庇阿。除此之外，他亦掌控西西里事务，最先是透过希波克拉底，[10] 后来则是非洲人迈拖尼斯。[11] 他同时也活跃于希腊及伊利里亚，透过与马其顿菲利普签订的协约，他成功地在那里掀起骚动，造成罗马人紧张，制造出具有威胁性的注意力转移。这个人是如此伟大及超凡的自然产物，拥有一颗在天生的构成上，便足以执行任何人类能力所及之计划的心灵。[12]

然而因为事件的过程会引导我们去思考汉尼拔的人格，所以我想应该表达一下有关那些引起如此争议之特质的看法。在此，我特别想提的是针对他过度残酷及极端贪婪的指控。然而要陈述有关汉尼拔这个人或一般参与公共事务之人的真相，并非简单之事。有些人认为环境的力量会测试人的天性，因此有些人在当他们拥有权力时——即使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设法加以隐藏——或是当他们遭受不幸时，他们才透露出真正的人格。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样的论断有合理根据，对我来说，人们常发现自己被迫在所说所做上，抵触自己真正的原则，而这或许是因为局势复杂或朋友建议而加诸其身，但这些其实并非例外，而是常态。

23.　过去的历史提供了我现在所说之事许多的例证。首先考虑西西里之阿加索克利斯的例子。所有史学家都同意他以极残酷的手段来执行他早期事业，因而建立权力，但是后来就在他认为他对西西里人的权威已经稳固后，他被认为是所有人之中最温和及最具人性者。难道斯巴达之克里奥米尼斯不同时是一位最杰出国王、最严厉的僭主，以及——在

私人交往中——最体贴有礼的人？然而认为如此完全互相抵触之气质，可以在相同天性中同时并存，并非合理之事。这应该是有些统治者有必要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合环境的需求，并对他人展现出一种与他们自己天性相反的倾向，所以非但人们的人格特质会在如此处境中透露出，它们反而更常因此而被掩饰。相同印象也经常出于朋友所做建议而产生，而这不仅适用于将军、统治者和国王，也适用于国家。所以，例如说，我们发现亚里斯泰德及伯里克利在雅典掌权时，国家甚少涉及残酷的行为，然而当克里昂和查瑞斯握有影响力时，局面恰好相反。[13] 再者，当斯巴达成为希腊最强大的国家时，国王克莱奥姆波洛图斯[14] 始终以友好结盟政策的精神来行动，但他同期的国王阿格西劳斯，行为恰好相反。从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国家本身的性质容易与其统治者的人格特质一起变化。所以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15] 亦然，他在陶律翁及德米特里为其执行者时，行为最为乖张及邪恶，但是在与阿拉托斯和克吕梭勾纳斯交往时，则是以远较为人性的方式来进行。

24. 对我而言，汉尼拔面临极为类似的处境。他所要处理的环境既非比寻常，又瞬息万变；此外，他最亲近的朋友在个性上又如此殊异，以他在意大利所执行之行动作为证据，极难用来判断他真正的人格。至于他在环境压力下的作为，从我已经写作的以及即将继续写作的，则是甚易进行追踪，但是我们绝不可忽略他朋友的影响，特别是我们有一道资料可以给我们在这方面足够的证据。当汉尼拔正在思考从西班牙挥军入侵意大利时，人们预料到他必将在军队粮秣的固定补给上，面临特别的困难。事实上，因为行军距离以及两国之间野蛮民族的数量及凶残天性，行军的困难看起来几乎无法克服。这些问题似乎在汉尼拔战争会议的多次场合中被讨论过。而他一位叫汉尼拔的朋友，绰号“竞技斗士”（

Monomarchus）——提到说，就他个人所能见到的，他们只有一条通往意大利的路。当汉尼拔请他解释他所指为何时，“竞技斗士”回答说：他们必须训练军队去吃人肉，并且习惯此事。汉尼拔无法反驳这种大胆以及怪异的想法，但是他也无法说服自己或他的朋友去接受它。据说在这些归诸汉尼拔在意大利所犯下的残酷行为，其实是此人之作为，但当时环境的压力当然扮演相同重要的角色。[16]

25.　但汉尼拔确实似乎特别喜爱金钱，正如他在布鲁提恩担任指挥官的朋友马哥。我首先是从迦太基人自己那边取得这样的说法，因为当地居民不仅最清楚风往哪边吹，如俗语所言，也知道自己国人同胞的性质。我亦从马西尼沙[17]处听到更详细的故事：他长篇大论地谈爱好金钱，认为这是迦太基人的通性，但在汉尼拔及其朋友马哥（亦以“萨莫奈人”为人所知）的情形上，则是特别显著。其他事情之外，他向我透露这两个人从他们最年轻时，彼此便从所有的军事活动中慷慨分享。他们每个人都攻占过在西班牙及意大利的许多城镇，有些是以武力攻取，有些则是以诈术获得，但他们实际上未曾参加过相同的活动。的确，他们花费更多的心血要胜过对方，而非胜过敌人。这使得在一个人攻占城镇时，另一个人不该在场，避免掉在如此场合中——他们彼此间的任何利益冲突，或是分享战利品所引起的问题——因为他们是属于相同等级的。

26.　然而不仅仅只是朋友的建议改变并且破坏汉尼拔天生的个性。环境的压力扮演一个甚至更重要的角色，如我的叙述将清楚显示者——不仅在之前的章节，也包括之后的。当卡普亚城落入罗马人手中，不令人意外地，所有其他城市对迦太基的忠诚也开始发生动摇，所以开始四处寻找机会以及借口，来回归到对罗马的效忠。在这危机中，汉尼拔很

显然地落入最进退维谷的困难中。假如他自己集中全力，立足一个地点，他或许会被想拦截他行动的数支敌军一起威胁，而且他势将无法照顾到所有这些彼此相距遥远的城市；另一方面，他也无法分割他的军队，因为在那种状况下，他必将成为敌人的囊中物，因为他无法同时在许多地方亲自指挥，而他每一支分遣部队在人数上都必定被敌军超过。他因此被迫相当公开地放弃一些城市，并将驻军撤离其他地方，担心假如这些城市转而反对他，他亦必将失去这些军队。在一些情形下，他自己破坏了缔结的条约，将居民迁移到其他城镇，没收他们的财产，加以掠夺，而因为这点他引起极大的气愤，所以一些人指责他邪恶，另一些则控诉他残酷。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都会伴随着窃取钱财、谋杀以及借口使用暴力，这是离开以及进驻的部队都会犯下的事，因为每个人都是依据留下的居民将会投靠敌军这种假设来行动。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特别难以对汉尼拔的真正性格做出论断，因为我们必须允许他朋友的影响力以及环境的力量。无论如何，对他所流行的印象是：对迦太基人来说，他以喜好金钱而恶名昭彰，对罗马人则是因为他残酷的行为。

[1] 二一一年的执政官是森图马鲁斯（Gnaius Fulvius Centumalus）以及尔巴（Publius Sulpicius Galba）。

[2] 根据李维《汉尼拔之战》二十六书，汉尼拔接近的消息已经传到罗马。费边（Fabius Maximus）认为在罗马的军力以足敷城市防御使用，而从卡普亚召回部分的军队，必将落入汉尼拔的圈套中。根据李维的说法，元老院将决定留给在卡普亚的将领裁夺，而在那状况下，千图马鲁斯率领一万五千名步兵及一万名骑兵回到罗马。

[3] 亦即抵达卡普亚，他希望大多数的罗马军队已经从这里撤走。

[4] 在三六二年。

[5] 这其中距离约三十八里。据估计艾帕米农达斯在靠近下午七点时离开，而在第二天上午八到九点之间到达斯巴达。

[6] 波里比阿关于卡普亚沦陷的陈述，并没留存下来。故事的结局记录在李维《汉尼拔之战》二十六书十二至十六章之中。同年（二一一）卡普亚沦陷，汉尼拔失去迦太基在当地的驻军以及领军的汉诺及波士塔。支持卡普亚脱离罗马的卡普亚元老中，有二十七位自杀，约七十位被罗马人处决。

[7] 这句子的措辞显示出，这书是在迦太基于一四六年最终被灭之前写成的。

[8] 这公式的重要之点是不同黄道面的星座会以不同速度升起，因此在夏季短的夜晚，会很迅速的升起，而在冬季长的夜晚，可见到六个较缓上升的星座。

[9] 接下来是由阿拉托斯、克里奥米尼斯、尼西亚斯（Nicias）及其他人所犯下这类错误的例证。这些已经从这本选文中省略。

[10] 见页445至447。

[11] 迈拖尼斯（Myttones）是汉尼拔在叙拉古沦陷后派到西西里去的。以骑兵统帅在早期获得一些胜利后，他和罗马人最后达成协议。

[12] 与使用在阿基米德之词语相比较，页461。

[13] 亚里斯泰德（Aristides）影响的时代是四九〇年至四七九年之

间，虽然他在四八三/四八二年至四八〇年遭到放逐。伯里克利（Pericles）从四七一年至四二九年在职。他的敌人克里昂（Cleon）于四二九年至四二二年权力到达高点。查瑞斯（Chares）的政治生涯始于三六六年，长达三十年，当时他积极反对马其顿的势力。

[14] 在这期间斯巴达的两位国王，克莱奥姆波洛图斯（Cleombrotus）代表阿基尔得（Agiad）王朝，从三八〇年开始统治，直到他战殁于三七一年的留克特拉战役。另一王朝的国王阿格西劳斯则在三九九年至三六〇年统治。

[15] 见页454（阿拉托斯）及页467（陶律翁）。

[16] 波里比阿将在意大利所犯下的残酷行为归诸“竞技斗士”汉尼拔的行径——难道汉尼拔没授权他们？——或是归诸环境的力量，而对这点汉尼拔认可默许。波里比阿并未讨论这些行为会否是宣传上所虚构的。

[17] 在波里比阿时代努米底亚的统治者。他属于努米底亚的马赛利（Massyli）部落，在二一二年至二〇六年在西班牙指挥努米底亚的骑兵队。后来他加入西庇阿，与他在非洲并肩作战。罗马人承认他是位国王，并以牺牲迦太基来扩大他的领土。

第十书

西庇阿的人格

2. 既然我即将要描述“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在西班牙的成就，以及甚至是他整个生涯作为的完整记录，我想我首先必须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的人格及特质上。他赢得的名声超过几乎所有前人，这样的事实让全世界都很好奇，想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的自然天赋以及后天调教为何，使他能够在如此多的伟业中，功成圆满。然而大部分人几乎无法避免被误导，去对这些事情形成错误的意见，因为那些写他的人所提供的描述是如此偏离事实。对所有能够透过我的叙述去欣赏他最灿烂及最冒险事功的人，我所做主张的正确性，将会最为清晰明确。现在所有其他作家都将他呈现为是位受命运女神恩宠眷爱的人，经常在面对所有不利状况下，却因为纯然机遇的协助，终于成就正在着手的事业，他们显然认为比那些经常依据理性计算来行动的人，如此之人更像神明，更值得我们的崇拜。他们似乎没有认知到这其实是两种相当不同的成就类型，其中之一只不过令人羡慕嫉妒，而另一则是值得最高程度的赞美。前者通常在普通之人中即可遇到，而后者却只能由那些有正确判断力及心智才能的人，方可完成，而正是这些我们应该认为更具神性，所以更受神明所钟爱。

我个人认为西庇阿的人格及原则，与斯巴达立法者莱克格斯相当类

似。在这样的类比上，我并没假设莱克格斯不当地受到迷信影响，同样也不假设他在草拟斯巴达的宪法时，[1]是不断受到特尔斐神殿女祭司催促而去做的。在西庇阿的例子上，他并非遵循梦境以及征兆的引导，而为他的国家赢得如此庞大的帝国。两个人无疑都清楚看到，绝大多数的人类不会被任何他们觉得奇怪的东西所说服，也不会在没有某种神明协助的希望之下，去承受大规模的风险。因此莱克格斯其实是为了他自己的理念，经常祭起特尔斐神谕的协助，使他的计划让整个社会看起来比较可信以及能够接受，而西庇阿同样也灌输他们这样的信仰，说他的计划是受到神明启示，来增强他所统帅之人的信心，以及愿意随时去面对危险行动的准备。然而个中事实还是他的行动一直是由评估计算及先知远见来主导，而这从我即将要说的话中，便可见分晓。

3. 众所承认，西庇阿具有高尚以及慷慨的性格，但有关他的精明、谨慎以及拥有一颗能专注在眼前目标的心灵，这些证据却只能来自那些与他亲密交往的人，对他们来说，他的人格宛如朗朗白天，昭然若揭。这些朋友之一是莱伊利乌斯（Gaius Laelius），[2]他几乎是西庇阿从孩提以来，直到生命终点时，所有言行的见证人，而他以证据说服我他所说之事的真实性，因为他所说的不仅本身可能，而且符合西庇阿成就的记录。他告诉我说，西庇阿在战场上的第一件功绩，是在他父亲的骑兵与汉尼拔的骑兵在波河附近交锋时发生的。[3]他那时只有十七岁，[4]而且是他第一次参加征战。执政官西庇阿命令他儿子指挥一支精选的骑兵，确保孩子的安全，但是当后者见到他父亲在酣战中被敌军包围，危险负伤，只有两三名骑兵在旁，他最先敦促他其他部队驰往救援。那时他见到他们怯战不前，因为在他们周围有压倒性的敌军人数，据说他自己毫无畏惧地往包围的骑兵冲去。在这之后，他的同志觉得必须去协助

攻击，所以在那时敌军陷入混乱，队形破碎；将军发现自己意外获救，首先向他的儿子致意，在全军之前向他的拯救者敬礼。这件功绩为他赢得勇敢的名声后，这所有人都必须承认；但后来当国家的全部希望都维系在他的安全时，他会小心避免让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如此的行径不是一位凭借运气，而是富于智慧之将军的特色。

在西班牙之事务：攻占新迦太基

【这些事件发生在二〇九年春天。西庇阿的父亲普布里亚斯・西庇阿及伯父格尼亚斯・西庇阿在二一二年皆战败身亡。在接下来一年，西庇阿虽然只有二十四岁，但在罗马自愿到西班牙参军，并且立即被任命为指挥官。】

6. 我在此恢复原来的叙述。在我现在即将描述的场合中，“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在横渡埃布罗河前，召集他的人马，向他们演说。他敦促他们切不可因为近来的挫败而灰心丧志。他告诉他们：“罗马人未曾在以勇敢较劲的战争中被迦太基人击败过。我们这最近一次的失败是因为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背叛以及我们将军的冲动行事，因为他们过度信赖与这些部落之人的联盟，让自己的军队彼此分散。[5] 但现在我们的敌人正陷于这相同的不利之处：他们军队的营区彼此远离，而且因为他们对待盟友的倨傲态度，所以已经彼此疏离，即将变成敌人。结果是，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和我们协商，而其他的只要鼓起勇气，并且见到我们已经渡河，将乐于站在我们这边，而这些并非出自于对我们的喜好，而是因为他们长久以来想对所受到的欺凌侮辱，来报复迦太基人。但最

重要的是敌人的指挥官们自己彼此争吵，不愿团结成一支军队来作战，而假如他们个别来攻击我们，我们将更轻易地将其打败。”

他要求他的士兵要记住所有这些事实，然后充满自信渡河。在那之后，决定下一步为何便是他以及其他指挥官的任务。当他结束演说后，他留下同僚希拉奴斯（Marcus Silanus）率领三千步兵及五百骑兵防守津渡，保护在河流北方的盟友，而他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过河。与此同时，他并未将计划透露给任何人；这其中真相是他决定不做任何他在公开场合所说出的事，而是要突然去围攻敌人名之为“新迦太基”的城市。

我想这次的行动是我稍早所表达之意见最早以及最强的证据。西庇阿在那时年仅二十七，然而他不只先去掌握住因为最近大规模的挫败，所以已经被认为无望的局势，而且是既然已经为自己设定这任务，他拒绝那些简单及——对众人而言——明显的解决方式，反而去设计出一个让他的朋友及敌人都同样诧异的计划。没有任何完成之事不是经过最深思熟虑的计算。

7. 这事实是西庇阿在最初以及还在罗马时，其实已经详细探索有关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叛逆行为，以及有关两支罗马军队的异地分离；他得到结论，认为这些正是他父亲败战的原因。结果是他并没有像其他同胞那样因对迦太基人的恐惧或是被普遍的沮丧感所重压而感觉沉重。所以当他得知罗马在埃布罗河以北的联盟仍然忠诚，而迦太基的将领彼此争执，以压榨的方式对待西班牙人，他于是对他远征的前景逐渐有信心，这并非因为他信赖命运女神，而是出自于精心计算。无论如何，在他抵达西班牙时，他开始询问每个人，探索所有资讯的来源，所以他得知敌军分为三群。他听闻马哥正占领赫拉克勒斯之柱以东的地带，在被那称为康尼（Conii）部落的国家；[6] 基斯哥之子哈斯德鲁巴（Hasdrub

al son of Gisco）在卢西塔尼亚（Lusitania），靠近塔古斯（Targus）河口之处；[7] 另一位哈斯德鲁巴[8] 正在卡佩塔尼的领土围攻城市；最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都离新迦太基十天行军路程之外。于是西庇阿的理解是：假如他决定与敌人交战，若与三者同时进行一场战争，必将极度危险，因为他心中想到他们已经击败过他的前任，而且在总人数上大大超过他自己的军队。另一方面，假如他以强行军方式前去攻击三者之一，而敌人拒战，或假如其他军队前来帮忙，他或许会发现自己反被包围，在那情形下，他也担心降临在他父亲及伯父身上的灾难，将再度重演。

8. 他因此排除这些选项。当他接到情报说，新迦太基是敌军补给最重要的基地，以及在目前战争中构成对他最大危险的来源，他于是在冬天时，向最熟悉该城之人搜集情报。他首先发现，它几乎是所有西班牙城市中唯一拥有港口，可容纳舰队及海军武装力量，且又位置方便，让迦太基人可以直接渡海到非洲。他还得知迦太基人保存在该地大部分的钱财，军队及佣兵的所有行李和辎重补给，以及他们从整个西班牙所得到的人质。还有最为关键的：驻守卫城的战斗部队仅有一千人强。这其中理由是因为只要迦太基人几乎控制整个西班牙，那任何人会想围攻该城的可能性便不会在意料之中。新迦太基的其余人口虽然数量庞大，但多由工匠、商人以及水手组成，他们没有任何作战经验。西庇阿考虑假如他突然出现在该城之前，所有这些因素必然会不利于这城市的安全。除此之外，他已经熟悉新迦太基的地形环境、城市整体规划以及环城潟湖的水文资料。特别是他从一些在当地交易的渔夫处得知，整个潟湖水浅，可以在许多地点渡过，而且覆盖的海潮在每晚会退得够远，这使横渡成为可能。在衡量所有这些因素后，他得到的结论是：假如他可以完

成计划，那他会给敌人带来相当大的打击，为罗马夺得决定性的优势。除此之外，即使他的计划失败，一旦他巩固营区，他仍然可以确保他人员的安全，因为他掌控了海洋；这计划本身不会构成问题，因为所有敌人的军力都仍在遥远之处。因此西庇阿搁置所有其他计划，在冬营休息期间，将所有时间投入去准备这军事行动。

9. 虽然他已经构想出如此有野心的计划，而且如我已提，当时他只有二十八岁；但除了莱伊利乌斯外，他隐瞒所有计划细节，直到他认为适合将其计划公开的时刻来临。虽然其他作家都同意西庇阿确实做了这些算计，但当他们在描述整个计划如何执行时，他们却没将其中功绩归诸这个人以及他的远见，反而是归诸神明以及命运女神。尽管所有的可能性，尽管所有那些与西庇阿生活在一起的人所做的见证，以及尽管他曾写信给马其顿国王菲利普解释说，只有在经过我所提及之计算后，他才开始一般性的西班牙征战，特别是这次新迦太基的军事行动，这些作家仍始终坚持如此。

无论如何，他接着发布秘密命令给统帅海军的莱伊利乌斯——我已经解释是唯一知道计划细节的人——要他航向新迦太基，而西庇阿本人自己则带着二万五千名步兵以及两千五百名骑兵强行军前进。他在行军第七天抵达新迦太基，[9] 并在城市北方扎营；这城市由从海洋延伸到潟湖的一条壕沟，以及双层栅栏保护着。西庇阿自己并没在面对城市的方向修筑任何防御工事，因为他的地点受到地形轮廓的充分保护。但既然我即将要形容围攻及占领这城市，所以我必须先给我的读者有关此城地理及周遭环境的概要介绍。

10. 新迦太基在西班牙东海岸大约中间之处，位居面向西南，约长二里半、宽一里的海湾。这海湾因为如下理由可以作为港口。在它出口

处有个岛屿，在两边都只有狭窄的通道，这有防波的效果，所以整个港湾内十分平静，除了西南风有时会吹过通道，激起波浪，这也是唯一会骚动海面的海风，因为从其他方向，这海湾完全被陆地封锁。在它最内部的角落有一半岛突出，一座山丘覆盖其上，城市屹立在山丘顶端。城市在东侧及南侧被海洋所包围，在西侧则是潟湖。后者延伸如此之远，直到北侧，所以半岛的其余部分除了被海洋环绕外，与大陆相连部分的宽度只有四分之一里。这城市本身在中央有一凹陷，在南端前往海洋的陆地与海平面同高。另外一侧则是山丘环绕，其中有两座高耸并崎岖，其他三座虽然较低，却是嶙峋多石，难以攀爬。这两座中最高大的往城东耸起，突入海洋，上面建有医神庙。另一座山丘则在西侧占据相呼应的位置，在上面有座豪华宫殿，这据说是哈斯德鲁巴意图建立其国王般威权时所起造的。

其他三座较小的山丘则位居城市北方，其中最东的称为火神（Vulcan）之丘，过来的是阿列帖斯（Aletes，根据传说，他因为发现银矿，所以被给予神圣的荣耀）之丘，而第三座则称做农神（Saturn）之丘。潟湖与周围海洋之间有一条运河，方便船运，在运河上建有一桥，所以驮兽及货车可以从乡间运来补给。

11. 这是城市及其周围环境的概况。罗马营区在其内侧受到潟湖以及海洋的保护，所以在这一点无需建筑防御工事。连接城市及大陆的半岛这中间的段落亦没有防护，即使这部分突入到营区中央。他如此做或许是为了要威胁敌人，或是调整整个营区的规划，来适合他自己的目的，例如说，在军队通行时没有障碍，无论是要出击或是撤退入营。新迦太基城周围全长在那时候不到二里半。我知道有些权威人士形容它为五里左右，但这并不正确，因为这是就我个人亲自观察而知的，非仅道听

途说而已，而且现在它又进一步地缩小。

当舰队在约定之日到达位置，西庇阿决定要聚集陆军，向他们说话；他意图以那些他说服自己的相同辩论——我这已经描述——来鼓励他们。他开始先证明这军事行动是完全有道理的。简洁综合说：它若成功，会带给敌人何种伤害，以及罗马人将会获得何种利益。接着又承诺会颁赠金冠给最先登城的人，还有一般奖品给那些表现出特殊勇敢的人。最后他告诉他们，是海神最先向他建议这样的计划：他在梦中对他显灵，承诺要在行动时机来临时，给罗马人如此壮观的协助，所以他的协助会毫无疑问地让全军见到。他这种精明地结合准确计算、承诺金冠和上天保证协助，在年轻士兵中激发出极大的热忱，提高了他们的士气。

次日，莱伊利乌斯的船舰装配许多不同种类的投掷武器，从面海的方向包围城市；西庇阿在陆路方面派出他最强的两千名人员与携带攀城云梯的队伍。迦太基指挥官马哥将一千名驻军分为两群，一群驻守卫城，另一群则在东丘。至于其他的居民，他以城里能找到的武器武装两千名最身强体健的人，将他们驻扎在靠近面对地峡以及敌军军营的城门；他下令其他人要尽其全力，防守城墙。一旦西庇阿军队的号角发出攻击的信号，马哥打开城门，以武装民兵进行冲锋；他相信以这种方式，他可以在敌人中制造慌乱，扰乱他们的攻击计划。这些市民充满斗志地攻击布置在地峡营区外的罗马军队，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发展，在城里其他人和军营的人一起呐喊打气，鼓励他们的同志；但是两边的战力一点都不平衡：迦太基人从单一城门出现，必须要涵盖将近四分之一里的宽度，而罗马人有预备部队随时待命，能够从不同角度加入战局，所以这差距对罗马人是大为有利。

就西庇阿而言，他刻意在靠近营区处部署人马，为的是要尽量吸引

敌人出来，因为他很了解，假如他摧毁这些代表市民人口中的精锐分子，必然会打击其他人的士气，所以没有人会有勇气冒险跨出城门。然而在目前，这战斗仍然顽强地进行着，因为双方都挑选出精锐之士加入战局。但最后因为罗马增援部队持续从营区源源而来，迦太基被单纯的人数压力逼迫后退，最后瓦解逃逸。他们有许多人在战斗以及溃逃中被杀，但更多的人是被挤回城门，在慌乱中彼此践踏而死。在这时候，城中居民陷入如此沮丧，所以即使城墙守卫也弃职潜逃。罗马人几乎与逃难者一起强行挤入城门，但同时，他们也已经将攀城的云梯固定就位，没有遇见任何阻碍。

13.　在这时候，西庇阿本身绝没远离战局，但也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来保护己身的安全。他有三位手持大盾的人随侍在侧，他们在面向城墙那边举起这些盾牌，保护西庇阿免于投掷武器的攻击。他以这种方式得以在阵线中来回穿梭，或是从较高处观察战斗，所以对时时刻刻所需要的措施，都能作出极大贡献，因为他不仅能看到战争如何发展，而且他完全在他人马的视线之内，而这鼓舞他们以加倍的精神战斗。结果是任何能为罗马军力带来成功的事，没有不去做的，而且一旦局势显示出必须有某种新的措施，这样的需求会立即有效达成。

当罗马前锋队伍大胆往前登上云梯，他们发现行动的危险并非来自于守卫的数量，而是城墙的高度。那时防守者开始鼓起勇气，因为他们见到威胁敌人的困难为何。有些云梯因为城墙高度，在如此多人同时攀爬的重量下折断，而其他则是因为领导攻击的人感到晕眩，而且已经攀爬如此之高，所以受包围的守卫只需极小力气，就将他们推下云梯。再者，无论何时守卫从城垛丢掷木柱或其他投掷物来进行反击，所有攀附在云梯的人都必然会被扫下，坠落地面。尽管有这些挫败，没有东西可

以制止罗马人攻击的热忱，而且领导的攻击者无论何时倒下，他们的位置会立即由后面的人补上。但在这时候，白天已经经过许久，士兵过度疲劳，所以西庇阿下令召回攻击部队。

14. 驻军认为自己已经打退攻击，所以士气高扬。另一方面西庇阿现在则等待海潮退去。他已经聚集五百名携带云梯的人在潟湖岸边，同时又再度带来新的预备军到地峡东门之前。在向军队发展演说后，他发给他们比以前更多的云梯，城墙全段会覆盖着攀墙的人。当攻击信号再度响起，攻击者竖立云梯靠在城墙，以无畏的勇气蜂拥登墙，城墙守卫心中有股沮丧的感觉，士气下沉。他们原来想象自己已经从严峻考验中获得解脱，但现在却正又遭遇新一波攻击。除此外，他们手边开始没有投掷武器，而且因为自己已经损失的人手，弄得灰心丧志。虽然他们竭尽所能，鼓起勇气，坚持到底，但他们是在极大困难下面对攻击。

正当沿着城墙上的争斗进入最白热的状况，海水开始退潮。海水开始离开潟湖的边缘，外流的海水通过水道，迅速流向附近大海；对那些不熟悉这景象的人，这看起来不可思议。在这同时，西庇阿准备好向导，命令所有他为这行动而挑选的人，不要畏惧踏入水中，而无论何时他需要他们的时候，他的确拥有特殊天赋来灌输信心、传送热忱到他的手下。在这时刻，他们遵守命令，跑过浅水滩，全军心中充满着这行动必然是某位神明所造成的想法。他们记得西庇阿有关海神的话，以及他在演说时所做的承诺，他们热情加倍。他们将盾牌连扣起来，举在头上，强行前进城门，设法以战斧及手斧砍出一条通路来。

在这期间，横跨潟湖的军队已经到达城墙。他们发现城墙已经弃守，所以他们竖立云梯，不费吹灰之力攻占城墙，因为守卫已经被召唤到其他地方，特别是到地峡及东门。没人想到有敌人可能从潟湖那侧到达

城墙，但最令人觉得混乱的还是到处嘈杂各种语言叫声及如此混乱场景，所以新迦太基里的人无法真正听到或看到什么。

15.　一旦他们占据城墙，罗马人开始沿着顶端缓慢前进，将所有途中遇见的敌人抛下，他们的武器特别适合在这类战斗中使用。当他们到达城门，有些人爬下来，将门闩破坏，那时他们外面的同志开始强行进入。同时，那些在地峡攻击城墙的人已经克服守卫，在城垛占有一席之地。最后当他们以这种方式占据城墙后，部队向城门方向打过去，将东丘防守者驱离，并且攻占它。

西庇阿判断进入城内的部队已经够多，便根据罗马传统，放纵他们绝大多数人去对付居民；他们的命令是要消灭他们所遇见的每一种形态的生命，毫不留情，但是不可开始掠夺，除非下令如此做。这做法是用来激起战败者的恐惧，所以当城市被罗马人攻占的时候，您或许不仅会见到人类尸首而已，还有狗被砍成两段，以及其他动物被肢解的肢体，但在这场合的屠杀特别惊悚，因为这里原来有众多的人口。

西庇阿自己带领一千人压迫到卫城。马哥在此最初有些抵抗，但一旦得知城市已经沦陷，他送出信息为自己的安全求情，并交出卫城。在这发生时，信号立即发出，杀戮停止，军队开始掠夺。当黑夜降临时，那些被指示去守卫营区的人留在原处，而西庇阿以他的一千人扎营卫城。他那时也将他其余部队从城市里的民房召回，命令他们经由营长指示，将所有的战利品聚集在市民广场，每个连队都带进来属于它的那一份，然后安排卫哨看守它，并在旁边休息睡觉。他也从营区召唤前战部队，部署他们去防守东丘。

16.　这是罗马人占领西班牙的新迦太基城的经过。次日，那些与迦太基人一起服役军队所拥有的行李，以及城镇居民及工匠所拥有的家产

，都被集中在市民广场，在那里军团营长根据罗马习惯，将其分配给他们个别的军团。在一个城镇被攻占后，罗马人对战利品采取如下的处理程序。有些时候每个连队中一定比例的士兵或甚至整个连队（正确人数端赖城市大小来决定），会被下令去收集战利品。他们从未用超过一半以上的兵力去进行此事；而其他人则留在队伍中，这些人或在城内或在城外搜刮，如状况所需。军队通常会被分为两个罗马公民的军团及两个盟军的军团，而只有在极少状况下，会有四个军团被聚集在一起。所有那些被下令去搜集的人会带回战利品，每个人再回到自己所属的军团，在这些战利品被贩卖后，营长将所得平均分配给所有人，不仅是那些被留下来保护的部队，也有那些守卫帐篷或照料伤病的人，或是因为任何特殊任务而不在场的人。

西庇阿及西班牙人

【现在是二一〇年冬，是西庇阿攻占新迦太基的那年。他已经因为慷慨地对待他发现在该地的人质，而让西班牙人印象深刻，而他现在将以这些为基础，继续发展。】

在西班牙，罗马统帅西庇阿在塔拉寇（Tarraco）过冬，他在那里的第一个成就是归还人质给他们不同的家庭，借此赢得西班牙人的信赖及友谊。在从事这项工作时，他因为机缘而得到埃德塔尼（Edetani）部落领导人艾得科（Edeco）的协助。这位君王在得知新迦太基已经被攻占，他妻子儿女落在西庇阿手中，他立即预见西班牙人即将换边，所以急于在任何类似行动之中捷足先登。他相信如此行事不仅会有最好的机会

取回妻子儿女，而他也必然看起来是自己主动，而非迫于情势来投靠罗马人。所以就在军队被解散回冬营休息时，他与亲戚朋友出现在塔拉寇。他在那里得到与西庇阿会面的机会。他说他虔诚地感谢神明，因为他是去拜见罗马统帅的第一位西班牙部落领导人。他解释说，其他人仍然派遣特使去迦太基求取援助，即使他们也同时向罗马人伸出触角，但他来此不仅要将自己，也将朋友亲戚托付给罗马人。假如他被视为一位朋友及盟友，他必能为罗马人——在现在及未来——提供最大的服务。但一旦西班牙人看见他已经被接纳到罗马将军的友谊之中，而且他的请求被允许，他们必将心怀相同目标，齐聚到西庇阿处：让他们的亲戚归还给他们，并与罗马人联盟。假如他们能有如此光荣及体贴的对待，他们的忠诚必然会更加巩固，他们会在整个军事行动中，给予西庇阿完全的支持。他要求妻子儿女归还给他，以及在回到自己国度之前，他被宣布为罗马盟友。他要求这两项让步来给他机会，所以他将以其所能来表现出他及朋友们对罗马人所争取之目标的诚意。

35.　这些是艾得科要求的重点。当他结束谈话后，西庇阿一直沿着类似路线思考，倾向于应允他的请求，决定归还艾得科的妻子儿女，并宣布他为朋友。的确，他做得比这些还多，所以在谈话过程中，他以许多方式让这西班牙人深为着迷：他让所有那些与艾得科交好之人，对未来所能享有的利益，有很高的希望；西庇阿最后送他们回家。这会晤的结果很快传得既远且广，而所有在埃布罗河以北的西班牙部落，在此之前未曾与罗马人处于友好关系，现在好像同心一志，完全投靠过来这边。

西庇阿的事务现在发展的如他所能希望地一样好，在西班牙使节回去后，他解散海军，因为现在没有任何人能挑战他对海洋的控制。他挑

选出水手中最精锐的，将他们分配到连队中，以这方式他加强他陆军的战力。在这时，两位西班牙最强大的部落领导人安多贝勒斯（Andobales）及曼多尼亚斯（Mandonius），一向被认为是迦太基人最忠诚的支持者。但实情是他们有很长时间一直处于不满，只是在等待适当时机反叛。如我以上章节所述，之所以如此，是自从哈斯德鲁巴要求他们必须支付一大笔金额，交出妻子女儿为人质，而所有这些做法的借口是因为他不能信赖他们。他们觉得现在正是良机，所以聚集所有部队，在夜里离开迦太基营区，撤退到某处高地，这里有坚强的地形来保护他们的安全。其他大部分西班牙人在那时候也抛弃哈斯德鲁巴。他们长久以来就怨恨迦太基人的傲慢行为，所以他们捉住第一次出现的机会，来表达他们的感受。

36. 相同的事情过去也发生在许多其他人民身上。如我之前已有机会谈及，主导一项政策让它成功或是在战役中征服敌人，都是伟大的功绩，但是要如何善用却需要更多技巧以及谨慎。因此我们发现那些赢得成功的人，远比那些善用他们的人来得更多，而这正是那时发生在迦太基人身上的情况。他们打败罗马军队，并杀死两位统帅普布里亚斯·西庇阿及格尼亚斯·西庇阿后，想象他们在西班牙的地位已经毫无疑问地巩固。他们接着以傲慢的态度来对待当地原住民，结果他们的臣服者，非但不是他们的盟友及朋友，反而成为他们的敌人。这过程非常自然，因为迦太基人认为以权力取得，与维持所取得的方式，是相当不同；还有他们没有认识到那些保存霸权最佳的人，正是那些坚持原先赢得霸权之原则的人。然而这点非常清楚，而且一再地被观察到：人们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对待邻居，去提出未来会有更佳生活之希望的人，会赢得权力。但假如在他们已经取得所要的霸权之后，却接着虐待臣服的子民，

以暴政统治他们，很自然当统治者的政策改变之后，他们子民的态度也随之改变。这正是现在发生在迦太基人身上的情况。

37.　在这状况下，哈斯德鲁巴面对威胁他的危险，陷入重重焦虑。他首先很震惊、很苦恼安多贝勒斯的叛变，其次则是其他将领的反对及敌意，而再次则是西庇阿正在附近，因为他预计这罗马人与其军队会迅速来到。所以当他发现自己被西班牙人抛弃，并有志一同投靠到罗马，他决定了如下的计划。他将准备齐全，然后与敌人进行一战。假如命运女神愿给他胜利，他才能够去思考下一步为何，但假如被打败，他将与残部撤退进入高卢；在那里他将征召尽可能多的当地原住民，然后再进军意大利，与他的兄长汉尼拔同舟共济。

在决定这行动方式后，哈斯德鲁巴继续准备。与此同时，西庇阿与莱伊利乌斯会合；[10] 莱伊利乌斯向他报告元老院的指示。西庇阿聚集他的部队，从冬营出发；沿途西班牙人热烈欢迎他，并且在两军会面时加入他。安多贝勒斯已经和西庇阿保持联系一段时间，所以当后者接近他正在扎营的地区时，他聚集朋友，前去拜访罗马统帅。当两人相见，安多贝勒斯解释他何以一度与迦太基人交好，并且针对他为迦太基人所作的贡献以及他对于迦太基人所追求的目标的忠诚，多所着墨；然后继续形容在他们手中所遭受到的诸种不正义对待。他因此向西庇阿诉求，由西庇阿自己来判断所说的话是否属实。若他不公平地指控迦太基人，那西庇阿很清楚，他便不会对罗马信守约定。但假如所有他经历过的冤屈，证明他别无选择，除了放弃与迦太基人的友谊，那西庇阿可以放心，一旦他选择站在罗马人这边，他必定会对他们贯彻始终。

38.　安多贝勒斯对这议题还有更多要说的事。当他结束时，西庇阿回答说，他完全接受所有这西班牙人告诉他的。他本人对迦太基行为的

傲慢有非常清楚的证据，特别是他们非礼、淫乱地对待部落领导人的妻子与女儿和他们的朋友；他发现这些人比较像是俘虏和奴隶，而非人质。他又说，他谨慎遵守对待他们的责任，其严格连他们自己的父亲都几乎无法相比。安多贝勒斯及朋友承认他们知道此事，所以所有人向西庇阿表达敬意，并如国王一般看待他，对他顶礼膜拜。在场之人都对他们所说的话鼓掌；此时西庇阿受到感动，告诉他们要有信心，因为他们在罗马人手中只会遇到和善的对待。西庇阿那时立即归还西班牙人的女儿，次日与他们缔结条约；协议的主要条件是他们必须追随罗马指挥官，服从他们的命令。在这些安排结束后，西班牙人回到自己营区，聚集部队，再回到西庇阿处。在那里他们被安置在罗马营区中，[11] 加入对付哈斯德鲁巴的进攻行动。

迦太基指挥官那时驻扎在卡斯塔隆（Castalon）的地区，靠近倍库拉（Baecula）的城镇，离银矿不远。当他得知罗马人来到，他将营区移到新地点，在那里背后有条河流保护，前面则是一片平坦地形：这片地大到足够让他部署部队，但是周边却仍有足够陡峭的山脊，可做有效防卫。他在此停驻，将掩护部队安排在山脊，在主力部队之前。当西庇阿上来时，原先急于一战，但看到敌人所选择地形的强大及优势时，对要如何进行，感到不甚确定。在等待两天之后，他对马哥以及基斯哥之子哈斯德鲁巴或许会前来的可能性，心生警惕，在那时他会发现自己被敌人从所有方向包围，因此他还是决心先冒险一战，测试敌人的实力。

39. 在准备好军队作战后，他将主力部队留在营区，派遣出前战部队以及特选盟军的一支步兵，下令他们爬上山脊，攻击敌人的掩护部队。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去执行命令，而最初迦太基指挥官并无动静，只是等待行动的结果；然而当哈斯德鲁巴见到自己的人马备受压迫，在罗马

人猛攻下，损失惨重，所以他领出军队，沿着山脊的边缘部署，仰赖地形的自然优势。西庇阿则派遣轻装部队作为回应，命令他们增援已经开始战斗的前战部队：[12] 那时西庇阿已经准备好其他部队进行攻击；他带领一半的主力部队，逐步前进到山脊，从左侧攻击迦太基人。另外一半由莱伊利乌斯率领，则被命令以相同方式前进，从右侧攻击。当行动仍然进行时，哈斯德鲁巴仍然还在率领军队出营。他在那里等待这个时刻，信赖地形的自然优势，有信心敌人不会来攻击他，所以这最后的攻击反而让他措手不及，来不及去部署部队迎战。罗马人现在正在攻击迦太基阵地的两侧，而他们的敌人尚未站稳队形，占据阵地。罗马人不仅没有人员伤亡，成功攀登山脊，反而在敌人逐渐就位过程中，开始冲锋，攻击暴露出来的翼侧，杀死一些人，强迫其他人转向逃跑，而那时敌人还正在设法形成战线。

当哈斯德鲁巴见到自己部队溃逃，陷入混乱，他回归原来的计划，决定不要战斗到死。取而代之的计划是聚集战象及作战基金，网罗尽可能多的逃亡之人，沿着塔谷斯（Tagus）河谷撤退，转进到那越过比利牛斯山的通道，前往居住该处的高卢部落。西庇阿认为尾随哈斯德鲁巴并非良策，因为担心被迦太基其他将领攻击；所以他让士兵去掠夺敌人军营。

40. 次日他聚集战俘——这些战俘包括一万步兵及超过两千骑兵——[13] 他忙于对他们做必要的安排。所有居住在我已形容之区域的西班牙人，[14] 之前是迦太基盟友者，但现在向罗马人称臣；当他们遇见西庇阿，他们以国王之礼向他礼敬。艾得科是第一位向他行礼服从的，后来安多贝勒斯亦如法炮制。在过去场合中西庇阿忽略这些礼敬，没特别注意，但在这次战争之后，所有部落都拥戴他为王，他开始对此事关切

。他因此召集西班牙人聚会，告诉他们他愿意被他们以“如国王般”来提及，而且他的确也如国王般地行事，但他不希望是位“国王”，或是从任何人手中接受这样的头衔。[15] 在他解释这点之后，他告诉他们称呼他为“胜利大将军”（imperator）。

换言之，即使在他生涯的早期阶段，我们应该去注意西庇阿高尚的伟大心灵（megalopsychia）。关于这一点的证据是，虽然他当时还相当年轻，而且明显地受命运女神祝福，所有那些在他权威之下的人，都是自动自发向他致意，称他为王，但他却仍然保持自制，节制这种群众的冲动，以及相随而展现出的尊贵。这种心灵之超凡伟大，在他人生结尾的场景中更是令人钦佩，当时他除了西班牙的功绩外，他还击败迦太基人，为罗马绥靖从赫拉克勒斯之柱到费莱纳斯祭坛这非洲区域中最广大富庶的地区，征服亚洲，并推翻叙利亚国王，将已知世界最广大及最丰饶的区域带入罗马统治之下，并且在任何地方，只要他伸手去要的话，便享有执行国王权威的机会。如此成就确实不仅会诱惑世俗凡人，甚至——假如如此表达被允许的话——诱惑神明去睥睨世人；然而西庇阿在慷慨大方上超越所有其他人，所以虽然王权这奖品，这凡人胆敢向神明祈求的最大祝福，经常被命运女神置于他掌握之中，但他拒绝它；他珍惜他的国家，并对它奉献效忠，认为这比普世所尊崇及嫉妒的王权，有更崇高的价值。

西庇阿接着从他的战俘中挑出所有西班牙人，释放他们回到家乡，无需赎金。他亦下令安多贝勒斯可以为自己挑选三百匹掳获的马匹；其他的他则分送给那些没马的人。在这之后，他将军队迁移到迦太基营区，因其状况甚佳。他自己停留在该处，静待观察其他迦太基将领将如何动作，但他也派遣一些人去那前往越过比利牛斯山的通道，所以可以监

督哈斯德鲁巴的行动。最后，因为季节已晚，他与军队撤到塔拉寇，在那地区过冬。

[1] 对莱克格斯所设立的体制源自特尔斐神殿，或至少得到神殿之允准这样的说法，色诺芬及柏拉图皆贡献良多。波里比阿赞美莱克格斯有洞见认知出“政治循环”，并设计出他的混合政体来阻止它的发生（见页395）。

[2] 他是一九〇年的执政官，而且必然还比西庇阿多活约二十年，所以能提供资讯给波里比阿。

[3] 这是提契诺河战役，在第三书64章形容。

[4] 李维说十八岁，而他可能是正确的。

[5] 迦太基人贿赂担任罗马辅助部队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逃离战场。

[6] 在葡萄牙南部。

[7] 亦即在葡萄牙的大西洋沿岸。

[8] 汉尼拔的弟弟。

[9] 因为从埃布罗河到新迦太基的距离几乎有五百里之遥，所以这对他行进速度的估计几乎是不可能的。

[10] 在二〇八年三月。莱伊利乌斯刚从罗马回来。

[11] 盟邦通常不会驻扎在罗马营区。但着眼于之前西庇阿父亲被西班牙部落击败，这或许代表一种特别具有信心的姿态。

[12] 这些战术的显著特色是由轻装部队在中央来牵制敌人的攻击，而利用重装部队来攻击敌人的侧翼。

[13] 这些数字似乎夸大，因为哈斯德鲁巴的军队总数约二万五千人左右。

[14] 亦即靠近卡斯吐罗（Castulo），在现在利那雷斯（Linares）城镇周围附近。

[15] 西庇阿当然不会忘记“国王”一词在罗马是以如何的恨意来被提及。波里比阿显然是以希腊化时代的意义来使用这头衔，这是指一个人具有如国王般的品德，以及拥有军事、道德及知识的特质。这里同时也许是将军被其部队以imperator来欢呼的最早记录下来的例子。

第十一书

在意大利之事务：迈托如斯河之役

【哈斯德鲁巴于二〇八年至二〇七年在高卢过冬，在二〇七年春横跨阿尔卑斯山，或许在五月时抵达波河河谷。罗马为防止他的军队与汉尼拔的会师，一位执政官尼禄（Gaius Claudius Nero）被派遣去南方监视后者，另一位塞林纳托尔（Marcus Livius Salinator）在北方对付哈斯德鲁巴。哈斯德鲁巴给他兄长的信息被拦截，并透露出两支军队预计在翁布里亚（Umbria）会师。塞林纳托尔已经靠近哈斯德鲁巴的扎营地点，而尼禄留下一支掩护部队，继续监视汉尼拔后，派出六千名步兵及一千名骑兵的分遣队，成功地和塞林纳托尔会师。当哈斯德鲁巴得知与他对峙的执政官军队得到增援，他设法往北撤退，但是错过道路，被罗马人在迈托如斯（Metaurus）河赶上。】

1. 哈斯德鲁巴抵达意大利比预期来得简单许多，而且更为快速。

在人民正等待着战争的结果期间，罗马未曾如此充满紧张、激动以及恐惧。……

这些因素没有一项让哈斯德鲁巴满意，但局势已经无法让他继续耽误，因为他可以看到罗马人已经组成战斗队形，正往他这里前进；他因此被迫开始部署一起服役的西班牙人及高卢人。他接着将十头战象安排在他阵线前方，并且增加队伍的厚度，整支军队只涵盖一个狭窄的正面

。然后他自己坐镇在战象后的中央位置，攻击敌人左翼；他已经决定在这场战役中，不是征服就是阵亡。与此同时，塞林纳托尔及部队以自信、有节奏的步伐往敌人方向前进，而当两军交锋，他的部队十分勇敢地战斗。另一位执政官尼禄位居右翼，因为前面地形困难，无法前进包抄敌军，所以哈斯德鲁巴会攻击罗马左翼。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最开始执政官因为动弹不得，大为困扰，但突然之间，状况向他透露了什么是必须做的事。他重组自己人马，将一些人从右翼后侧调出，越过罗马战线到达左翼，在迦太基人右侧进行攻击，在那里迦太基人部署了战象。直到那时，双方战况势均力敌，两边士兵都搏命战斗，因为罗马人要是败战，便要少了安全的希望，这对西班牙人及高卢人亦然。战象同样证明对任何一方都无甚助益，因为它们夹在两支军队之中，暴露在如白雪纷飞的标枪下，它们同时让罗马人及西班牙人的队伍陷入混乱。但一旦尼禄的部队绕过来，从敌人后方冲锋，整个平衡发生变化，因为西班牙人现在发现自己被前后夹攻，而它们大多数都在战场上被砍杀死亡。有六头战象与驯象师一起被杀，四头强行突出战线，后来被单独捕捉，因为它们的驾驭者放弃了它们。

2. 哈斯德鲁巴终其整个人生，都显示出自己是位勇敢的人；在人生最后一刻，他是死于酣战之中，而我在还没对他表达他应得的敬意前，我不应该离开他。我已经提及他是汉尼拔的弟弟，在他离开西班牙时，被安排统领该省。我已经形容过在他与罗马人的许多战争，以及因为由迦太基派来与他一起统治的将军，彼此个性不合，所以他必须面对种种困难，他以配得上作为伟大巴卡之子的坚强及高贵心灵，忍受所有这些挫折以及命运的变化。我现在将解释在他最后一役中，他如何树立榜样，这在我个人意见中，同时值得关注以及效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

多数将军及国王在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时，在所有时间都在心中怀着假如他们成功，他们会赢得的光荣及利益。他们所有注意力会集中在假如每件事都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展，他们将如何处理，但是从没预料到失败的可能性，或在结果是失败时，他们并没计划该做什么或如何做。事实是，第一个途径甚少问题，而第二个途径则需要极大远见。结果是他们多数人，因为在如此结果下，欠缺勇气或资源，使得他们的挫败变成确切的羞辱。如此的指挥官，虽然他们的人马为他们英勇奋战，却玷污了他们之前功绩的纪录，使他们在余生成为责难的对象。因为历史提供给我们许多这类事实的例证，所以很容易看出有许多指挥官都落入这种错误，在这里便是一名指挥官与另一名在素质上最重大的差异。相形之下，哈斯德鲁巴只要在仍有合理希望，仍可以完成某些值得他过去成就的事情，会在战场上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但当命运女神剥夺他所有对未来的希望，将他推到最后边缘时，那时虽然他会在准备战争及在战场上如何利用种种资源来取得胜利，他也一样思考若在完全失败下，他该如何面对那最终结果，他绝计不愿遭受任何配不上他过去生涯之事。

这些话语或许可作为警告给那些主导公共事务之人，既不可肆无忌惮地将自己暴露于险地，背叛那些信赖他们之人的希望，也不可当责任向他们指出另一条路时，还留恋生命，为已经降临在他们身上的灾难，再添加羞耻及侮辱。

3. 罗马人在赢得战争后，继续掠夺敌人营区。他们发现许多凯尔特人酩酊大醉，睡在他们茅草堆出的床上，于是像对待许多祭祀用的牲品一样，将他们屠杀。他们接着圈围其他的战俘，而这部分的战利品为他们赚到超过三百泰伦 [1] 的钱给国库。有不止一万名的迦太基人及高卢人在战场上被杀； [2] 罗马人损失达两千。有些高阶的迦太基人被逮捕

，其他则被杀死。当胜利的消息传回罗马，人们最初不敢相信，其中理由是因为他们一直如此急于希望它这样发生。但当越来越多使者到达，不仅宣布这事实，而且还在细节上加油添醋，那时整个城市陷入热烈的狂欢。每个神龛都被装饰，每座寺庙都盛载着祭祀供品或牲畜。罗马人怀有如此充满希望及信心的情绪，就好像汉尼拔——这位他们直到现在如此惧怕之人——已经完全不在意大利了。

汉尼拔的人格

19.　当我们考虑对汉尼拔作战时间的长度，包含关注大大小小不同战役、围攻城市、从一方变节投靠一方、在不同时间所遇到的困难，以及简而言之，他计划及执行的规模，对他的领导，对他在战场上的勇敢及能力，实在难以不表示钦佩。他对罗马人在意大利作战长达十六年，在那整段时间，他从未让他的部队在战场上除役，像是位优秀的舵手，让那在他领导下的庞大数量人物，对他自己或其他人没有任何不满。尽管他所使用的部队不仅来自不同国家，甚至是不同民族，但他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他随行有非洲人、西班牙人、利古里亚人、凯尔特人、腓尼基人、意大利人以及希腊人，这些人在天生上没有共同之处，不管在法律、习俗语言或是在任何其他方面都没有。然而他们统帅的技巧是如此高超，所以他能以一己声音及一己意志的权威，加诸如此不同起源之人。所有这些他都在无法始终如一，反而是瞬息万变，有时命运之风对他有力地吹拂，但另一些时候他却在逆风而行的状况下达成。因此这些都是极佳的理由，让我们钦佩汉尼拔在这些方面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只要假如他先征服世界的其他部分后，然后接着再来与罗马

一较长短，他的计划没有一项会落空。但事实是，因为他将注意力最先转向他应该最后处理的，所以他的生涯始于罗马人，但也终于罗马人。

[1] 约七七五八千克。——译者注

[2] 波里比阿的数字比李维的更为可靠；李维给的数字是迦太基死亡五万六千人，罗马八千人。现代学者估计哈斯德鲁巴的战力约为三万至三万五千，约与塞林纳托尔的部队相当。这些人之中有些逃兵，或从未上战场；战俘估计约一万人。李维在《汉尼拔之战》二十七书51章结束之处说这故事：汉尼拔最先知道这灾难的消息是他弟弟的头颅被丢在他卫哨前方的空地上。

第十二书

对泰密乌斯及其历史方法的批评：非洲及科西嘉动物志的错误

3. 没有人会对非洲土壤之肥沃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我们想批评泰密乌斯所做的陈述是：他既不熟悉非洲，而且极为幼稚，判断力不足，拘泥于古代传统。传统认为整个非洲都是沙地、干燥和贫瘠。对其中的动物，情形亦同，因为居住该地之马匹牛只、羊群以及山羊是如此众多，所以我怀疑究竟相同的数量，是否能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这其中的理由是非洲部落不食用谷物，而是生活在牛群羊群之中，并食用它们的肉。再者，有谁没读过非洲庞大数量的大象、狮子以及野豹，还有它们的威力，或是羚羊的美丽或是鸵鸟的身形？这些动物在欧洲完全不存，然而非洲却充满它们。泰密乌斯没有探究这事实，反而像是刻意去记录与真实状况相反的事。

就科西嘉的情形，他给我们与对非洲一样不负责任的陈述。在他包括在第二书的形容中，他说这岛屿包含许多野生山羊、羊群以及牛群，还有野鹿、野兔、野狼及一些其他动物，以及居民花费时间在捕猎这些动物，而且这是他们唯一的行业。但事实是，非但岛上没有一只野山羊或是野牛，而且也没野兔、野狼、野鹿和野羊。这里的挖洞兔子若从一段距离来看，像是一只小野兔，但当您捕捉到它，却跟野兔大不相同，不仅在外观，还有在味道上，它们大部分生活在地底下。

4. 所有岛上的动物都是野生的这种印象，源自于以下的原因。这岛屿森林茂密，乡间十分崎岖及险峻；在让他们的牲畜及牧群吃草觅食时，牧人无法四处追寻。所以无论何时他们希望去召回牧群时，他们会在显著突出的地形上，占好位置；在那地方他们以号角来呼唤召集它们，而所有动物都会无误地回应这它们所熟悉的乐声。现在假如有旅行者登陆该岛，看见山羊和牛群吃草，却没人照料看管，而去设法捕捉它们，动物不会靠近他们，因为它们不习惯这些人，所以会奔逃。因为这理由，所以动物给人像是野生的样子，但泰密乌斯在做完一些不严谨以及草率随意的调查后，恣意妄为写下这些说法。

动物会辨识、听从号角的声音，并没令人惊讶之处，因为在意大利那些在从事牧猪的人，正是运用相同的方法。牧猪人并未如在希腊般地跟着动物走，而是在之前引导，隔段时间发出声音，动物持续在后，回应这声音。的确，猪如此习惯于回应属于它牧群的特定乐器，所以那些首次见证这种做法的人，都大感惊讶，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猪群众多以及食物丰盛，所以在意大利的猪群都是非常庞大，特别是在塔斯坎尼（Tuscany）的居民及在高卢人之中，因为一只母猪可以生产多达千只或更多的小猪。农夫因此将它们从晚上睡觉的猪舍赶出，依照年纪及猪舍来喂养它们。假如有许多群被带往相同之地，他们会无法让这些不同群分开，在外出时、喂食时候或是回家时候，会混淆一起。所以牧猪人发明号角的声音作为最简单的工具，在不同猪舍的猪混在一起时，不费力气和麻烦地将它们分开。实际上，每当一位牧猪人吹响号角，往一个方向引导，另一位则往另一方向，动物会自动分开，急切地追随个别号角的声音，这它们都知道，所以那时会无法制止它们离开或让它们转向。

另外，在希腊，假如不同牧者的不同牧群于橡树林相遇，寻找橡子食用，无论哪位牧者带有最多助手随行，以及有最好的机会，容易将自己的牧群带离时，也会将他邻居的猪带走。另外，小偷会躲藏等待机会，在牧猪人不知情下，将一些动物偷走；这是因为猪在橡子开始掉落时，急于寻找橡子，很容易四处长途游荡，远离主人。

有关西西里的错误

4c. 从我引用的这些证据来看，很清楚地，泰密乌斯对非洲、撒丁，以及特别是，意大利做了许多不可信的描述，而且就一般而言，相当忽略去做第一手的调查，但这正是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既然有许多事同时发生在不同地方，同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在许多不同地点出现，同样他不可能去以自己眼睛去看到世界上所有不同地方以及观察它们不同的特色，那史学家唯一剩余的途径便是要去询问尽可能多的人，去相信那些可信的见证，并且证明自己对那些他手中的报告有优秀判断的判断力。

4d. 虽然泰密乌斯花上许多口舌来强调准确的必要性，但对我而言，他似乎离真相有段非常远的距离。他非但没有询问他人，来对事实彻底调查，他甚至对亲眼所见之事物，或是亲自造访之地，也无法给我们可靠的资讯。假如我们能够证明在他有关西西里所做的声明中，他对一些事实无知的错误，便足以清楚证明这点。假如我们发现在即使是他所诞生及成长的国家中，有关最知名之地，他甚至无知或资讯错误，那当然无需更多有关他作品不正确的证据。他告诉我们说，叙拉古的阿瑞突莎（Arethusa）泉水，其源头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尔菲奥斯（Alpheus

）河水，这流经阿卡狄亚和流过奥林匹亚，然后他说这条河流潜入地下，在西西里海下流动将近五百里[1]，然后在叙拉古再度浮现。他坚持说这可由如下事实证明：在奥林匹亚庆典中，曾经有次下过豪雨，河流淹没当地神庙，后来阿瑞突莎的泉水抛出许多在节庆中被祭祀牺牲之牲品的排泄物，甚至有金碗，而叙拉古人辨认出是在奥林匹亚所使用的器皿之一，因此为自己留下，善加保存。

蓄意及非蓄意的错误

11a. 泰密乌斯说历史写作中最大的罪行是曲解造假；他因此认为他所指控的那些人做出错误陈述，要为他们的书另取一些其他名字，可以称呼它们为任何东西，就是不要称为历史。

12. 他以木匠之量尺的例子来作为类比，辩称说就一个人的目的，这支尺或许过短或过窄，但是只要它保有尺的基本属性，亦即笔直，它仍然可以称做尺。另一方面，假如他不够笔直，或是一点都无法符合那性质，它就不能是被称为尺的东西。相同原则亦适用于历史作品：那些在文体上，或在处理上，或在其他个别之处有缺失，但是仍然设法捕捉住真相的，有资格被称为历史，但是那些不及真相者，则不可再以该名来称呼之。我必须同意他，真相在这类作品中扮演主宰性的角色，我在这作品中也做过类似的声明，[2] 其大旨是生命体一旦被剥夺视觉，就会变得完全无助，所以假如历史被剥夺真相，我们所剩无他，只有空洞及无益的故事而已。

然而我亦提及有两类错误，其中之一是无知而为，另一则是蓄意为之，以及我们应该宽恕那因为无知而远离真相的人，但毫无保留地谴责

那些刻意说谎者。我们双方所同意就如此之多，但是我认为那源自无知的错误类型，以及那源自蓄意的，是有很大差异。其中之一可以原谅，值得加以善意改正，其他则值得断然的谴责，而我们将见到泰密乌斯本身是属于后者的主要犯行者，我将会证明此点。

泰密乌斯论凯利斯尼兹、雅典之德谟卡瑞斯、西西里之阿加索克利斯

12b. 我们当然有权去批评及嘲笑那些做梦、写的像是神鬼附体的作家。但那些自己出产如此多胡说八道的人，不仅不该攻击他人，而且如果能躲开责备，就应该认为自己很幸运。这确实是泰密乌斯自己的立场。他谴责凯利斯尼兹写作的风格，因为他是位阿谀奉承之人，并且辩论说他一点都不像哲学家，因为他如此注意乌鸦[3]以及口吐呓语的女人，所以泰密乌斯的结论是亚历山大有充分的道理去惩罚他，因为他尽己所能去腐化这年轻国王的心灵。他赞美德摩斯梯尼斯（Demosthenes）以及当时活跃的其他政论演说家，并说他们是配得上希腊的人，因为他们发言反对颁发神圣荣誉给亚历山大；另一方面，他辩称凯利斯尼兹这哲学家值得降临到他身上的命运，因为他赋予一介凡人宙斯神的神盾及雷电，所以很应该地受到天谴。

13. 泰密乌斯在其他地方声称德谟卡瑞斯（Demochares）[4]犯下不自然性欲之罪，他因此不配去吹熄圣火，以及就性爱行为而言，德谟卡瑞斯远超过玻吹斯（Botrys）、费来尼斯（Philaenis）及其他情色春宫作家的作品。的确泰密乌斯曾经口吐粗鄙下流的指责及谩骂，一些人们甚至很少从常出入妓院的人口中听闻到，更不用说是有文化教养之人。

而泰密乌斯为了让自己所提出的恶劣指控以及完全缺乏格调的习惯更有可信度，他进一步毁谤德谟卡瑞斯，扯进来一位默默无名喜剧作家的证据。你们将会问，我是以何为根据，来下结论说这指控是错的？首先是因为德谟卡瑞斯是一个出身良好及教养优秀的人，因为他是德摩斯梯尼斯的外甥；其次，因为雅典人认为他不仅值得被选为将军，[5] 而且还担任其他官职；若是他要面对如此羞耻的行为的话，那他不会拥有其中任何一项。所以泰密乌斯对我来说，所指控的不是德谟卡瑞斯这个人，而是雅典人民，因为他们晋用如此之人，将自己生命及国家托付给他。所以这其中没有一项为真。假如是，那不仅是喜剧诗人阿盖迪可斯（Archedicus）必然在提及德谟卡瑞斯时会说到此事，如泰密乌斯自己所声称；他也必然会被安提帕特的许多朋友所重复，因为德谟卡瑞斯甘冒直言不讳，肆无忌惮地反对他，说了许多话，不仅惹恼马其顿将军，[6] 而且还有他的继承人及朋友，其中之一是法勒隆的德米特里。[7] 相同的指控亦必定会被德谟卡瑞斯的政敌所利用，这又再度包括法勒隆的德米特里。在他的历史里，德谟卡瑞斯对德米特里做了一些有分量的指控，辩称说德米特里作为国家领导人以及其所引以为豪的成就，不过是一名小小税吏或许该自夸的；根据德谟卡瑞斯，他的自矜自是充其量不过就是这事实：城市有很丰盛供应，生活花费很低，以及每个人都可低价取得民生必需品。他亦在回忆德米特里时，提及一只机器蜗牛，在游行队伍之前爬行时，同时会释放出黏液，随后有一长列的驴子会随行到剧场。[8] 这些仿佛是要显示出雅典已经将那希腊所有的荣耀退让给其他国家，而只知服从卡山德的命令。但是根据德谟卡瑞斯，德米特里无须为此感到羞愧。尽管如此的挑衅，德米特里或是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提出像是泰密乌斯的指控，来对付德谟卡瑞斯。

14.　于是乎，因为我认为德谟卡瑞斯自己国家所提供的证据，会比泰密乌斯的恶毒更值得信赖，所以我宣布德谟卡瑞斯的人生从这些泰密乌斯的指控中无罪开释。但即使假设他犯下任何如此的羞耻行为，那到底是哪种场合或是什么事件迫使泰密乌斯在其历史里将其记录起来？有识之人在决定反击他们的对手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另一方值得受到什么，而是他们自己要如何做，才算是行事得宜。依相同之法，当我们使用责难的语言时，最先的考虑应该不是我们的敌人是否值得被如此称呼，而是我们说什么才适合。假如作家根据他们自己的愤怒和嫉妒来形成他们所有的判断，我们不免会怀疑他们的陈述，所以我们要提防、对抗他们的夸大其词。在目前的例子里，我可以声称说，我有很好的理由去拒绝泰密乌斯对德谟卡瑞斯的毁谤；另一方面泰密乌斯不能从任何人那里要求原谅或要求赞誉，因为在他充分发挥自己天生的恶毒，谩骂他的目标时，他已经让自己越过了体面的尺度。

15. 他对西西里之阿加索克利斯的诋毁，我也一样不能苟同，[9] 即使我承认这统治者是人类中最邪恶的。我在此所提的是指泰密乌斯在历史结尾之处的章节。在那里他声称阿加索克利斯年轻时是位一般的男妓，愿意与最淫乱人物交往，是位小偷、贪婪卑鄙的小人，随时见风转舵。除此之外，泰密乌斯说当阿加索克利斯死去时，他的妻子为他悲悼哭喊出：“啊！有什么我没为您做的！有什么您没对我做过的！”在这例子中，我们或许可以重复在德谟卡瑞斯例子中已经说过的，但是仍然一样惊讶地发现泰密乌斯会以如此异常的愤恨说出。然而泰密乌斯对阿加索克利斯的描述很清楚显示出，这个人必然具有某些相当可观的自然天赋。且思考一下此人的生涯：他如何在十八岁时逃离陶匠的辘轳、烧窑以及黏土，自行前往叙拉古，如何在短暂时间内从卑微的开始，使自己成

为西西里的主宰，成为迦太基人的恐惧，最后在王位上终老，以国王头衔过世。所有这些事实都确实证明此人身上有伟大及惊人的特质，以及他对公共事务的天赋异禀，才气过人。着眼于所有这些，史学家的职责是不仅要为后代记录那些往往用来去确认毁谤的细节，还有所有那些协助阿加索克利斯获得荣誉之事，因为那才是历史的功能。既然泰密乌斯被自己的恶意所蒙蔽，他给我们一个针对所有阿加索克利斯缺失的充满敌意及夸张的报道，但却没有提及任何优点。他显然在历史写作上没了解到这一点：一位作者在掩饰实际上所发生的，正如去报道那些没发生的事，都是一样的误导。我个人已经设法避免那些会让泰密乌斯为人厌恶的过度批评，但没有省略掉任何与我目的有关的任何东西。

泰密乌斯对其他作家的批评

23. 泰密乌斯猛烈批评埃福罗斯，但自己却犯下两个严重的错误：首先，他尖锐地批评他人那些他自己也犯下的相同错误，其次，他在作品中发表这些指控以及设法将这些想法深植在他读者心中，显示出他完全缺乏道德意识。因为假如我们承认凯利斯尼兹该死，正如他实际是受酷刑而死，那泰密乌斯该受什么惩罚，因为神明愤怒降临在他身上，远比降在凯利斯尼兹上更来得符合正义？后者希望让亚历山大为神，但泰密乌斯推崇提莫立昂（Timoleon）到超过最显赫的神明之上。凯利斯尼兹赞美一个人，而根据共识，此人的精神具有某种超凡性质。相形之下，泰密乌斯尊崇提莫立昂，但此人似乎不仅没有完成过任何伟大的事业，而且也未曾尝试过。在他整个生涯中，他仅完成一个举动，[10] 而且在考量过那世界的大小，亦即从科林斯到叙拉古的航程，[11] 那也并非

极为重要的。就我个人意见，这真相是泰密乌斯所相信的：假如提莫立昂在一个如西西里的浅碟（a mere saucer）地方，求取名声，证明可与世界英雄史上最知名英雄相提并论，那他自己虽然只写作意大利及西西里事务，便可以和那些处理世界级事件及世界史的作家，平起平坐。这些说法应足以来护卫亚里士多德、提奥弗拉斯托（Theophrastus）、凯利斯尼兹、埃福罗斯以及德谟卡瑞斯等人，来对抗泰密乌斯的攻击。这些说法也是要针对那些相信泰密乌斯是忠于历史事实、没有偏见的人。

24. 且让我们根据泰密乌斯自己的原则，来思索一下他的人格。他告诉我们说诗人及散文作家借着不断地重复某些主题，在他们的作品中透露出他们真正的性质。例如，他说荷马一直经常在形容宴会的场景，这显示诗人是位老饕。相同之理，亚里士多德因为时常形容丰富的食物，必然也是位美食家，热爱佳肴。依照相同类比，他认为僭主戴奥尼素爱好奢侈，因为他有兴趣去装饰他进餐用的卧床，并且经常注意到不同布料的种类及特殊性质。因此我们免不了要在泰密乌斯身上使用相同的原则，并对他的人格做出不利的判决。因为在他显示出极大的机巧以及胆识来攻击他人时，他自己的陈述却一直使用梦境、异象及不可能的故事；简言之，他容易掉入低俗迷信及老太婆的故事中。无论如何，根据我刚刚所说的，现在可以很明显地浮现出：有许多人虽然自己会出现在某件事情中，但也一样可能等于不在现场，而且也可能会是见证者，但却视若无睹。这种事实是来自他们的无知以及有缺陷的判断，而泰密乌斯正是如此一例。

泰密乌斯论法拉吕斯之铜牛

25. 且让我述说出名的铜牛故事，其内容如下。这铜牛是由法拉吕斯在阿格里根特所做，他是该地之僭主；他的习惯是将人关在里面，并在下面点火，来惩罚他的子民。当铜变成红热时，在里面的人被烫伤、烤熟，因为这器具的结构如此，所以哀嚎的声音传到那些在场者的耳朵时，像是吼叫的牛。在迦太基征服阿格里根特时，[12] 这铜牛被带到迦太基。活动门是在肩胛骨的关节处，受害者从这地方被放入到铜牛中，这活动门仍然留着；何以如此之牛竟会在迦太基被制造出，不可能会有任何其他理由去解释。然而泰密乌斯着手去摧毁大家所熟悉的故事，反驳诗人及史学家所做的陈述。他坚持说这只在迦太基的铜牛并非来自阿格里根特，而且没有任何如此装置曾经存在于该地，而且他在这议题上已经投入冗长时间去探索。[13]

在我们提及泰密乌斯时，要使用哪种语言？我们该用什么名字来说他呢？我个人的意见是，他为自己博得那些他用在别人身上的严厉批评。根据我已经说的话，已经很清楚地证明他是位爱争执、误导以及不负责的作家，而且从我即将要再加上的，也很清楚地证明他缺乏哲学的知识，而且，说得直截了当些，他相当没学养。例如在第二十一书靠近结束的地方时，他让提莫立昂在对部队演讲的过程说："在天空以下的大地分为三部分，称为亚洲、非洲及欧洲……"。[14] 即使是由出名的马垓提斯（Margites）说出，[15] 更遑论提莫立昂，如此词语在这类场合中说出会是可信的吗？

泰密乌斯编写演说词的方法

25a. 有道谚语告诉我们说，单单一滴液体，即使是从最大的容器中

取来，都足够透露给我们整个内容的性质；这相同的原则或许可以施用在我们现在正要讨论的议题。于是当我们在一本书中发现一句或两句错误的陈述，而他们被证明是刻意为之时，我们再也不能看待如此作家所说的任何事是可靠或值得信赖。然而假如我要说服那些一向比较挑剔的人，我则必须要说一些泰密乌斯运用在编写政客演说、将军演讲以及使节陈述所会用到的原则，简言之，即那些所有类似的公共论述。这些综合事件，将整部历史胶合起来。有任何泰密乌斯的读者会没观察到，他在做这些声明时会忽略实情，而且这是刻意为之的？这其中真相是，他既没将所真正说过的内容，也没将真正的意思[16]给记录下来。相反的，在他心中做出应该要说什么的最初决定之后，他将所有这些想象中的演说以及伴随而来的细节给分门别类，好像他是在学校里针对特定一套议题在做练习；换言之，他设法展示他的修辞功力，但却没提供实际上所说的内容。

25b. 历史的特别功能，尤其是有关演说时，首先是要去发现实际所说的话语，无论这些为何；然后接下来是要建立何以特定行动或辩论会失败或成功的理由。单纯将一件事实做出陈述，虽然可能引起兴趣，但对我们并无助益，但是当有关原因的知识再加上去时，历史研究便会丰富。因为正是在对过去及我们现在相似的状况，进行类比，使得我们可以预言即将发生之事：于是在某些情形下，一旦某项既定的行动已经失败，我们被迫要谨慎预防，以免重蹈覆辙；在其他状况下，我们则可再次使用之前成功的解决方式，比较有信心地处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一位作家若略而不谈实际发生之事，以及实际发生之事的因果，反而引进虚构的修辞演练和演说论述来取代，那会摧毁历史的独特优点。这方面泰密乌斯是位累犯，而我们都知道他的书籍中充满这类的

错误。

25c. 我或许现在会被问到说，假如他是我现在所证明的那种作家，那他为何已经被一些读者如此乐意接受以及信赖。这个中理由是他的作品充满如此多对他的竞争者的批评以及谩骂，所以读者并非以泰密乌斯自己所处理的历史，或是以他自己所做的陈述来论断他，而是以他攻击别人的能耐；就这点而言，我觉得他似乎显示出一种非凡的勤快以及特殊的天分。的确，在这一方面，他非常像一位叫蓝帕斯克斯的斯特拉波（Strabo of Lampsacus）的自然科学作家。他同样在进行阐释以及批驳他人理论时，最是光彩四射，但当自己提出任何原创的提议，或解释自己的想法时，在研究科学之人看起来，远比他们所预期的还要愚蠢以及鲁钝。就我个人，我认为相同原则适用于文学及一般人类生活，因为去挑剔别人都是一样容易，但自己却难以毫无瑕疵。当然，我们经常见识到那些最想随时挑出别人错误的人，正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最该被责难之人。

历史与医学的比较

25d. 除了以上我所处理的问题外，关于泰密乌斯尚有一点要提。因为他在雅典居住将近五十年之久，[17] 在那里他可以去参考之前的作家，所以可以假设他已经掌握历史写作的最重要资源。但就我的意见而言，他在此处亦是大错特错。历史与医疗科学在这方面相似，亦即每一项广泛来说，或许可以被再分为三个部门，这呼应那些从事这项行业之人所具有的不同倾向。首先是医学的三个部门：其一是关乎疾病的理论，其二为摄食养生，而其三则是手术及药学。研究疾病理论起源于亚历山

大之希洛费勒斯（Herophilus）[18] 及卡利马克斯（Callimachus）所成立的学派，这当然是医药科学里应该有的部门，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某种卖弄炫耀的习气；其操作者常装腔作势，给自己如此优越感的气势，以至于认为没有其他人可以成为这学科的大师。但是当您带位病人去见他们，来测试实际状况，您将发现他们没有能力处理这状况的需求，其表现得完全如那些未曾读过任何医学论文的人。的确，有一些病人本身并没有严重疾病，但却因为单单只是他们的夸饰语言，而印象深刻，受到影响，之后反而在将自己交付给如此的医生的照顾时，危及性命，因为这些人就像依赖书本来导航的舵手一样。可是他们却拥有高知名度，从一城旅行到另一城，而当他们吸引一群观众聚集时，他们常将当地医生弄得混淆，让观众嘲笑鄙视他们，虽然当地医生在实际行医时，已经证明过他们的医术。但尽管如此，这些人口若悬河的说服力量还是胜过了实际经验所能做出的见证。

医学的第三部门所关切的是要在对不同病例进行专业治疗时，产生真正的能力，这不仅本身稀有，而且经常因为一般大众欠缺判断力，而在单纯口舌以及厚颜无耻相比之下，黯然失色，落居下风。

泰密乌斯欠缺政治及军事经验以及不愿旅行

25e. 政治史亦以相同方式，由三个部分所组成。其一是由辛勤研究以及文献搜集所构成；其二是地形上的，包括对城市、地点、河流、港湾，以及一般而言，陆海特征等的审视，还有任何两地的距离；其三则是关乎政治活动。正如医学的情形一样，许多人期盼去写作历史，因为政治史被赋予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大多数进行这任务时，除了不负责

任、肆无忌惮以及作恶欺骗外，却没有东西来证验他们可以写作历史的主张。他们像卖药郎中，设法讨人欢心，经常会说出场面所需要的话，为的是以这方式来求得糊口。对这样的作者我无需再说更多。

然而有另一类的作者，他们看起来似乎有道理去进行历史写作，但其实他们正像专讲理论的医生。他们徘徊于图书馆，彻底专精回忆录及各种记录，然后说服自己已经配备妥当来从事这项任务；[19] 虽然对外人而言，他们似乎已经备妥所有政治史写作所需要的东西，然而在我个人意见中，这些准备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当然，研读过去的回忆录，对发现古人所信为何，人们面对状况、地方、民族、国家及事件所具有的想法，以及了解每个民族在早期必须面对的处境和可能发生之事，都有所价值。而且假如作家在每个案子中，对实际所发生的事实进行探索，那过去事件当然能使我们去注意未来，这亦有所关联。但要如泰密乌斯一样去说服人说，单独文件史料资源便足够让人准备去适当地书写最近事件的历史，那就无可言喻地幼稚。这宛如一个人去想象自己仅凭看过过去的作品，便是位足以胜利的画家，或甚至是位艺术大师。[20]

25f. 透过我提议要讨论的篇章，特别是那些取自埃福罗斯历史中的某些部分，我能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当这位史学家写作有关战争之事时，对我而言他似乎了解一些海军行动，但是对陆路战争则纯然无知。因此假如我们细细地阅读他对塞浦路斯以及克尼多斯（Cnidos）岛附近海战的描述，波斯大王的统帅在战争中先针对伊伐哥拉斯（Evagoras of Salamis），然后再针对斯巴达人作战，[21] 我们必须要佩服这位作家的描绘能力以及他对战略的知识，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些战争中得到许多类似状况的有用资讯。但当他报道底比斯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的留克特拉战役，或是相同对手对峙的曼提尼亚战役（艾帕米农达斯在这战役中阵亡

），[22] 显然不是如此。假如我们检查这些交战细节，作战队形以及实际战争中的变化，埃福罗斯只不过会激起吾人的嘲笑，因为他给人的印象是对这些事物完全没有经验，没有观看过一场战争。诚然，留克特拉战役是个简单的军事行动，而且只有双方敌对力量中的一部分交锋，所以作者的无知没有昭然若揭地被完全暴露出来。但是另一方面，他对曼提尼亚作战的说法给人一种幻觉，这战争是场全由丰富的精湛战术技能所组成，但是这形容其实是相当想象性的，而且作者完全没了解到战场所发生之事。假如我们能对地形建立一个精确的图像，然后对比他对战场地表上所进行之军事行动的形容，这将变得十分清楚。相同的批评亦适用于迪奥庞普斯以及——特别是——泰密乌斯，此人正是现在辩论的议题。当这些作家对如此事件，仅提供结论性的说法，他们的错误避开了注意，但无论何时他们提供详尽以及细节性的形容，则暴露出他们与埃福罗斯是同属一个等级。

25g. 一个没有战场行动经验的人要将战争行动写好，一样是不可能的，正如一位未曾经验或从事政治事务以及伴随而来的状况的人，不可能写好这些议题。因为单纯书虫的作品缺乏第一手经验和任何逼真的呈现，他们的作品对读者完全没有价值。假如您将实际教诲的成分从历史中移除，所剩余者对读者是没有意义及帮助的。再者，作者若设法提供城市及地点的细节，但却缺乏这类的一手经验，其结果注定会非常类似，因为他们会遗漏许多该被提及之事，而且会过度冗长地处理不值得费心的细节。泰密乌斯经常落入这样的错误中，因为他并没有依靠他自己眼睛所观察到的证据。

25h. 泰密乌斯在第三十四书里说到，他五十年来一直以外国侨民的身份定居雅典，自承没有作战经验，也没有造访他地，更没做第一手观

察。于是当他必须在历史里处理如此事情时，他犯下许多错误及不实陈述，而且假如他曾接近事实，他比较像是那些根据填充动物来写生，画出轮廓的动物画家。在这情形中，画家有时会捕捉到正确轮廓，但还是没有任何真正活生动物所具有的逼真及动感，而这正是绘画要捕捉到的特殊功能。这就是泰密乌斯的状况，而且一般而言，也就是那些以这种学究方法为出发点之所有人的处境。这里所缺乏的是对真实对象的逼真显现，因为这成分只能从作家之亲身经验中才能创造出来，于是那些未曾亲自参与公共生活的人，无法引起读者的兴趣。

因为这理由，过去作家相信历史回忆录应该保有如此的逼真，所以无论何时这些叙述在处理政治事件时，它们能够让读者呐喊出：这作者必然参与过政治，有公共事务的经验；而当处理战争时，作者已经历经积极参与服役，出生入死；或当他回到居家事务，他与妻子一起生活，抚养孩子；相同情形也发生在生活其他不同的面向。现在，这样的特质只能存在于那些亲自参与事件并让历史的这一面向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的人身上。当然，要亲自投入，并且在每种事件中都扮演积极角色，实属不易，但是当然有必要对最重要及最常发生之事有所经验。

25i. 荷马提供我所说之事并非不可能达成的证明，因为我们在他的史诗中发现许多这类逼真的描述。无论如何，我认为根据之前的辩论我们可以同意：研究文献只是对历史有所贡献之三个成分之一，而且在重要性上只位居第三。这命题的真实性可以从泰密乌斯所介绍之不同种类的公共论述来看：亦即，政客的辩论演说、统帅的鼓舞军心的演说和使节所做的陈述。在历史中甚少出现让每种可能辩论都充分发挥的场合，而大多数都只留有空间给那些极少自然出现的简短声明。但即使在这些之中，也只有一些是适合现在，而其他适合过去；一些适合伊托利亚人

，一些适合伯罗奔尼撒人，另一些则适合雅典人。但除了充满矫揉造作以及炫耀博学外，对事实都相当不忠实，并且没重点或没缘由地将演说辞拉长，强将每种可能的辩论都包括进去，这些正是泰密乌斯以他发明辩论的机巧，会针对每个议题都去做的。这种作为的确曾让许多政客身败名裂，受人轻视，然而相反的，这其中根本的原则是要选出那些攸关宏旨以及适合场合的辩论。但因为针对某一特定状况下，必须使用哪几种或是多少样的可能辩论，从未有固定的规则去规范，所以假如史学家的意图是要造福而非误导读者，那就必须需要相当高程度的专注力以及清晰的原则；要准确规定出何种场合需要什么，这从未是容易之事，但并非不可能透过个人经验及实践所得到的信条来作为引导。[23] 就目前而言，以下是传达我所言为何的最好方法。假如史学家最先清楚地描述那些正进行讨论之人的状况、目标以及环境，然后报道实际所说的，接着最后解释何以演说人会成功或失败的理由，我们将可以对所发生的事有真正的图像。我们也将借着分辨出成功及与其相反者，从中找出可资类比的，所以我们以后在处理任何或许会面对到的处境时，会有成功的希望。然而在我的看法中，要追踪出真正因果是困难之事，但是要将词句串联起来则非常简单。依相同之法，只需给书中一些人简短演说，符合要旨，且发现出规范这技巧的规则即可；相反的，毫无重点及目的，拉杂冗长地写作，的确是常见的成果。

泰密乌斯作品缺失的原因以及优秀史家的特质

27a. 泰密乌斯历史作品中政治的部分结合了他写作的所有缺点。我现在来解释他缺失的主要原因，这很多人会发现应该不可能出现，然而

它将最能真正解释我们针对他所提出的指责。对我而言，他似乎发展出详细研究的才能，加上以探讨资料为根据的能力；简而言之，他以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去从事历史写作，然而在某些方面我却没办法想到有任何史学家会更没经验，或是更不愿面对麻烦。以下考量会解释我所说的要点。自然提供给我们所谓的两项工具，依据它们的协助我们可以进行探索，取得我们所要的资讯。我所指的是听的能力以及看的能力；而在这两项之中，根据赫拉克利特，视觉能力更远为可靠。他告诉我们说"眼睛较耳朵是更准确的见证"。现在泰密乌斯进行他的探索是透过那完全较为宜人但却较低劣的媒介，也就是他完全避免去使用他的眼睛，而是偏好使用他的耳朵。[24] 除此之外，耳朵或许会以两种方式来接收它的资讯，或是借由阅读，或是检验证词，而对这里的第二项，如我以上所指出的，泰密乌斯甚少花费力气。

他偏好的理由很容易理解。您可以在书堆中忙碌，完全没有风险或辛苦；只要您花些心血去接近一个资料记录充足的城市，[25] 或是附近有座图书馆。在那之后，您只要斜躺在卧榻上进行研究，而且您可以比较之前史学家的错误，无需历经任何辛苦。另一方面，个人进行调查需要较多的努力及花费，但这却有最大的重要性，对所有历史研究能作出最大贡献。这一点可以从史学家自己所使用的表达中，清楚见到。例如，埃福罗斯宣布说，假如作家本人可以出现在所有事件发生的时候，这必然会是各种经验中最佳的。迪奥庞普斯说最好的军事史家是在最多数战场上出现过，而最好的演说词作家是曾经参与过最多辩论的人，因此相同原则亦适用于医疗及航海的学问。而荷马较之其他人更是强调这样的主题。当他希望呈现在我们面前那行动之人该拥有的特质时，他以这些文字来呈现奥德修斯的形象：

缪思神，且让我吟唱足智多谋之人，远及各地海陆的流浪者……

以及在稍后一些：

他观察过许多人的城市，他注意风俗民情，
他在漂泊浪迹大海，历经千辛万苦。[26]

再者，

一位历经战场及风暴冲击的人。[27]

28. 在我来看，那属于历史科学所享有的尊荣正是需要这类型之人。柏拉图辩称说，若哲学家能成为国王或国王成为哲学家，人类事务将会一帆风顺；但对我而言，我们应该说：假如这两条件中任何一项能达成的话，对历史会是好的，那这工作应该是由行动派的人来进行。在那种情形下，他们断不可以以现在这时代的方式来处理历史，因为现在仍然视历史为次要的东西；反而是必须怀着信念，认为这是他们最必要及最荣耀的志业，终其一生专心一致地投入其中。或者那些要有志写作历史的人必须了解到，对他们来说，对事务的亲身经验是根本的资格。除非那天来到，否则历史学家所犯下的错误不会歇止。

泰密乌斯从未思索任何这些考量。他终其一生耗在同一个地方，他甚至不是该地的公民，而且几乎刻意将自己隔绝于任何积极的战争或政治参与，或是从旅游或观察得到的个人经验；然而因为某些不知的原因，他却得到杰出史家的名声。这样说泰密乌斯是给他做了公平的描述，而所需的证据可以从他自己所说的话中找到，因为他在其第六书的序言

中说，有些人认为要写作修辞性的演说会比写作历史更需天分、勤劳以及训练。他指出埃福罗斯在他自己的时代曾对这观点无法苟同，但因为他无法对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做出适当回应，所以泰密乌斯自己对历史与修辞作品进行比较。但这其实是相当不恰当，因为首先他对埃福罗斯的说法便不正确。埃福罗斯从头到尾在他的作品中，就辩论的言语修辞、处理及发展，值得赞美钦佩；他在离题进行穿插叙述以及表达个人反省沉思，简而言之，无论何时他想要扩大任何议题时，他最是流畅；除此之外，他对史学家以及演说词作家之间的差异，所做的评论，特别具有说服力以及可信度。然而泰密乌斯急于去避免给人以他自己其实正是呼应埃福罗斯的印象，所以除了对他做出不正确的陈述外，他还谴责所有其他史学家。所以当他在以长篇巨牍以及混乱方式讨论其他人处理相当正确的议题时，他想象没有任何在世的人会去注意他所做的事。

28a. 他在这段落的目的是要去荣耀历史，所以他说历史与演讲式作品之间的差异，大的如真正建筑物与家具，如实际地表景观，与我们所绘之风景画构图之间的差异。

第二，他说，写作历史时所需要的资料搜集，较之演讲术整个学问而言是更辛苦的工作。他说，他本人从泰尔搜集资料[28]以及对凯尔特人、利古里亚人和伊比利亚人的习俗进行研究，所经历的辛苦和所花费的开销如此巨大，所以他几乎无法期望他或其他人所做的见证会被人相信。我们很想问这位作家，究竟哪种研究计划他认为比较辛苦：安静呆坐在城市之中，搜集笔记以及询问利古里亚人和凯尔特人之风尚习俗，或是去大多数地方及人民中取得亲身田野经验，并且做出第一手见证？或再者，哪一项需要更多努力：去质问那些在不同战役出现之人有关战争布局、海战和围攻的形态，或是出现在实际现场，历经真正发生危险

和命运转折的军事行动？我个人的观点是，真正建筑物和那些舞台布景上所绘画的，或是编写历史和编写演说词，在所有历史作品中的差异，都没有比根据亲自参与或第一手经验为基础的叙述，以及源自道听途说及他人故事所完成的叙述，彼此之间的差异来得更大。

然而泰密乌斯因为没有前一类写作的经验，自然会以为这工作是真正不重要以及最容易进行，亦即，搜集记录及质问那些对不同事件有知识之人乃是最重要及最困难的事。但即使在这领域里，没有第一手经验之人还是注定会犯下严重错误，因为若一个人没有对这议题有清楚的概念，要如何对战争、围攻或海军行动，或是有效掌握见证者叙述的细节来进行检验？这其中事实是诘问者对叙述之贡献，正如资讯提供者一样的重要，因为对有关细节的回忆会将叙述者从一点带到另一点。另一方面，一位缺乏行动经验之人，没有资格去质问那些参与其中之人，或即使他自己亲自在现场出现，也无法了解正在发生何事：因此即使他在现场，他或许就正如不在场一样。

[1] 事实上约三三〇里。

[2] 见页144。

[3] 三三一年凯利斯尼兹陪同亚历山大横越利比亚沙漠去造访在西洼（Siwa）绿洲的宙斯·阿蒙（Zeus Ammon）神庙。因此此处提及乌鸦：这些鸟据说在横越沙漠的路线完全被风沙覆盖之后，出现来引导整个行进。根据凯利斯尼兹，“所有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假如这队伍之中有任何人在夜里走偏走丢，这些鸟会在他们上方呱呱地叫，直到他们发现回到行进的路线”。泰密乌斯声称，凯利斯尼兹在亚历山大造访神谕

之后，将他呈现为神之子，来奉承讨好他。见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Life of Alexander*），27。后来凯利斯尼兹失宠，因为他批评亚历山大采取一些波斯的习俗，特别是要求马其顿人行跪拜之礼的做法。他因为是希洛雷乌斯（Herolaus）的教师，所以牵涉皇家侍从的阴谋，而且据说是在三二七年被处决或是死于狱中。见《亚历山大传》，55。

[4] 德谟卡瑞斯（Demochares of Leuconoe，约三五〇年至二七五年），德摩斯梯尼斯之妹的儿子，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家，以他直言敢言性质的演说词而知名。卡山德所扶植的法勒隆之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亲马其顿政权于三〇七年垮台后，他变得活跃。雅典从马其顿的占领者手中获得解放是因为“独眼”安提柯一世的儿子“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突然入侵所致。

[5] 或许是在三〇六年期间及之后，当他在雅典对抗马其顿国王卡山德扮演积极角色时。

[6] 安提帕特殁于三一九年。当亚历山大前往波斯，他留下安提帕特来管理马其顿及希腊。

[7] 这位哲学家由卡山德指定为雅典的总督。他从三一七年到三〇七年担任此职务，后来因为“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的入侵而被推翻。

[8] 这经济情势及游行庆典被拿出来象征德米特里的行政：一个面包及马戏的政权。这游行是在公元前三〇九/八年酒神祭（Dionysia）的戏剧庆典中举行。但德谟卡瑞斯将驴子以及其他细节诠释为代表雅典的堕落；它们只不过是这些表演的部分，就本身来说没有特别的重要性。

[9] 阿加索克利斯是泰密乌斯特别厌恶的对象。

[10] 直译为“一条线”，这意象所指的是叫“五条线”的游戏，在古代希腊是在一个台面上进行的游戏，以骰子及筹码进行，有点像双陆的游戏（backgammon）。

[11] 提莫立昂在三四四年时从科林斯航行到西西里，时年六十七；他将叙拉古从戴奥尼素二世的僭主统治之下解放。在三四一年，他决定性地击败迦太基，并且解放一大部分的西西里。见普鲁塔克的《提莫立昂传》（*Life of Timoleon*）。

[12] 迦太基将领希米尔科（Himilco）在四〇六/四〇五年攻占阿格里根特。

[13] 根据品达（Pindar）之《派提安颂第一篇》（*Pythian Ode I*）的一个注释，泰密乌斯说阿格里根特人在法拉吕斯过世后，将铜牛投入大海，而城邦在他时代所展示的牛，所代表的是盖拉（Gela）河。西西里之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的《历史》十三书九十章四节报道说，在四〇六年这城市沦陷时，有只铜牛被运送到迦太基去。在一四六年迦太基沦陷时，有只铜牛被发现，小西庇阿将他送回阿格里根特。这想必是波里比阿自己在迦太基亲自见证，看到有活动门的铜牛。就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知识，泰密乌斯或波里比阿都无法被证明是错误的。

[14] 这是相当熟悉的地理学陈述。波里比阿批评的重点是，在一场战前的演说中，提及如此炫学的说法，是完全不合时宜的。

[15] 俗谚中傻瓜的名字，同时也是同名之喜剧性史诗的英雄，这史诗传统上归诸荷马。

[16] 亦即既非逐字记录，亦非摘要。

[17] 泰密乌斯在雅典停留的期间不甚确定，或是约三三九年至二八九年或是三一五年至二六五年。

[18] 原来自卡希洞之希洛费勒斯（Herophilus of Chalcedon，活跃于三世纪初）发现脉搏的节奏，并特别对疾病发生原因有兴趣；他及之后的追随者后来被认为比较关心疾病的发生学，而非疾病的治疗。他们倾向于与斯多葛哲学联手。但另一方面医学里的“经验学派”（empiricists）则更关切疾病之治愈，往往倾向于怀疑主义的哲学。波里比阿相信我们就治愈疾病所必须的程度，一定要研究疾病的原因，但并非只是为了要展现炫耀自己的理论知识。

[19] 波里比阿正是将泰密乌斯归于此类，与江湖郎中术士不同。

[20] 波里比阿的重点是关于最近发生之历史，特别需要某种对公共事务的经验。

[21] 波斯人于三八一年在息提昂姆（Citium）外海打败塞浦路斯国王伊伐哥拉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击败雅典所建立的海上霸权，在三九四年的克尼多斯战役中被终结掉：在那战役中斯巴达人被雅典人柯农所率领波斯拥有但由希腊人操作的舰队击溃。

[22] 留克特拉战役发生在三七一年七月，结束斯巴达在希腊大陆的霸权。曼提尼亚战役是在三六二年早夏时爆发。

[23] 亦即史学家提供给那些阅读其作品之政治家的信条；这些信条是基于史学家之个人经验以及实践而来的。

[24] 亦即借着阅读，在此阅读是种耳朵的功能，而非眼睛。

[25] 泰密乌斯研究的地点，雅典，对有关西地中海国家所能够提供的资料甚是稀少。

[26] 《奥德赛》一书一至三行。

[27] 《奥德赛》八书一八三行。

[28] 用于他对迦太基之写作。

第十四书

在非洲之事务：西庇阿的征战

【本章开始的日期为二〇四年至二〇三年冬。西庇阿在二〇六年从西班牙返回罗马，二〇五年被选为执政官，二〇四年以行执政官（proconsul）之职，横渡到非洲。在二〇三年开始时，他的统帅权被延长，直到他结束整个战争。在意大利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凯皮欧（Gnaeus Servilius Caepio）和塞尔维利乌斯·基米努斯（Gaius Servilius Geminus），分别在伊达拉里亚以及布鲁提恩的战区。】

1. 当两位执政官在意大利从事军事活动时，当时在非洲冬营中过冬的西庇阿[1]得到情报说，迦太基人正在装配一支舰队。他也因此着手准备自己的海军，但与此同时围攻乌提卡。他仍然怀抱说服西法克斯（Syphax）来投靠的些许希望，[2]所以捎给他一连串的信息，因为这两支军队相隔不远，而且西庇阿相信他可以离间这位君王，放弃与迦太基的联盟。他怀疑西法克斯是否已经厌倦他当初之所以选择站在迦太基这边的那位女人，他与迦太基人热络的友谊是否已经逐渐失温，因为西庇阿深切理解努米底亚人天性上容易满足任何取悦他们的东西，而因为这理由，对神明及对人类都一样反复无常。在这一时刻，西庇阿的因为对未来有许多焦虑而心烦意乱。由于敌人在数量上的优势，他担心在开阔的战场冒险一战，所以他立即捉住以下恰好出现在眼前的机会。有一些

他送到西法克斯的使者回报说，迦太基人已经在他们的冬营里建造由不同种类木头及枝干，但没有使用泥土的小屋；在努米底亚人的情形则是，最初到达的部队是用茅草建屋，但从各城镇后续不断来增援的部队，在目前则只是用树干搭建。后者有些是在壕沟及栅栏内扎营，但大多数是在营外。西庇阿因此得出结论：最能让敌人彻底措手不及的攻击营区方式将是纵火烧营，所以他开始实施这样的计划。现在西法克斯在和西庇阿进行沟通时，不断高谈阔论迦太基人应该撤离意大利，罗马人则相应离开非洲，以及每方持续占有两地之间原来所占有的领土。西庇阿到目前为止一直断然拒绝聆听这种建议，但他现在开始丢给这位努米底亚君王一些暗示，认为他所希望见到采用的方式并非完全不可能。西法克斯的心情大为喜悦，结果是他与西庇阿的交通来往比之前都更为大胆。这意味着双方来往的使者越来越多，造访越来越频繁，所以在一些场合，每方都会在他们对手的营区中待上数日，对使者的行动没有预先提防。为了这些使命，西庇阿派出到对方营区的人中包括一些见过场面的历练之人，另一些则是有军事能力之人；他们必然衣着卑微简陋，事实上是以奴隶装扮来伪装，但他们的任务是在不受干扰下，调查摸索出入敌人营区的方式。这里有两个军营，其中之一是由哈斯德鲁巴占据，包括三万名步兵及三千名骑兵，另一个营区则在一里半之遥，属于努米底亚人，容纳五万步兵及一万名骑兵。[3] 后者较易接近，而且它的营舍也特别易燃，因为努米底亚人——如我所述——不是用木头或泥土为建材，而是只用茅草及草席。

2. 在春天开始时，西庇阿已经进行所有需要的侦察工作，来实施对付敌人的计划。他也出动船只，建造在船上使用的攻城机，好像他即将从海上围攻乌提卡。他再度以步兵占领乌提卡城之上的一处高地，人数

约两千，不遗余力去加强防御这阵地，并在周围挖出一条护城河。他希望给敌人印象，所有这些准备是为了围城，但其实他真正的意图是要在他实施火攻的行动时，可以保护自己，以应付当时突然冒出的风险。他担心一旦军团离开营区，在乌提卡的驻军或许会鼓起勇气来进行突围，攻击靠近城镇的栅栏，并包围他留下来防卫营区的部队。

当他正做这些准备时，他也送一道信息给西法克斯，问他说假设西庇阿同意君王的提议，那迦太基人究竟会否接受人们，而不只是重复说他们必须要有时间去思考这些条件。他也训令使节：除非他们在这点上得到答复，否则不可回来。当代表到达时，西法克斯聆听他们的信息，他确信西庇阿已经准备要签订条约，部分是因为罗马使节已经说过他们若没有取得答案，不会离开，而部分是因为他们想要得到迦太基人同意的明显焦虑。他立即送话给哈斯德鲁巴，解释发生何事，并敦促他接受和平提议。同时，他让时间溜过，没制定进一步的防卫措施，允许不断加入他的努米底亚人在阵线之外驻扎。西庇阿就所有外表上来看，都一切如常，但在实际上却是进行各种准备来发动攻击。一旦西法克斯从迦太基人那里收到确认，他应该缔结和平条约，那时他至为欢喜，将消息传给罗马使节代表，他们则立即回去自己营区，告知西庇阿西法克斯的行动。在这时候罗马统帅立即再派出一团人马，向西法克斯解释说，西庇阿十分满意，会尽其所能来取得和平，但是他军事会议里有些人有不同观点，辩称说事情应该保持原状。特使适时到达，向西法克斯传达这一信息。西庇阿之所以派遣他们是为了假如他采取任何作战行为，但和平的协商却仍然进行时，他看起来不会像是在破坏停战协议。他考虑到一旦他做出这样声明后，他可以如他所选择地自由行动，不让自己遭到责难。

3. 西法克斯在听到这消息时，大失所望，因为他之前已经相信和平已经确定，但他仍和哈斯德鲁巴安排一场会议，在里边告诉他来自罗马人的消息。他们充分讨论，辩论如何面对局势，但在他们所有思考以及从中所生出的计划里，他们都未曾怀疑到即将要发生的事。他们对任何关系他们安全，或是预感有任何灾难也许会威胁他们的可能性，都没先见之明；另一方面，他们都急于采取攻击行动，要在平坦的战场上挑战敌人，一决生死。在这整段时间中，西庇阿持续准备以及发布命令，给自己部队他即将要攻占乌提卡的印象。然后突然间他在中午的军事会议中，召见所有军团里最能干及最可靠的营长。在会议里他透露计划，命令他们提早进用晚餐，然后在每天固定时间号角手吹出撤退的信号后，带领军团离开营区；在消夜时间，号角手习惯在将军帐篷外发出信号，让大家知道夜间卫哨要开始就位。接下来他召唤不同时间派到敌人阵营的间谍，质问他们，并将有关方向和出入的细节相互比较。他又召见马西尼沙（Masinissa）来评估他们的报告，并依照他的建议，因为他对当地具有亲身经验的知识。

4. 当所有战争准备都已经完成，西庇阿留下足够强大的军队看守营区，然后在夜晚第一更结束时，引领部队出营；敌人在约七里之远的地方。他在靠近第三更结束前到达敌人附近，然后开始分派部队，将一半的军团及所有努米底亚的部队交由莱伊利乌斯以及马西尼沙来统领。他们的命令是要攻击西法克斯的营区，而西庇阿则向自己所率领的部队呼吁，要表现勇敢，但不可冲动行事；他们非常清楚，因为夜袭会让士兵无法使用正常的视觉，所以需要结合胆识及冷静头脑来取代视力。西庇阿所率领的其余部队是针对哈斯德鲁巴的营区。他已经决定在莱伊利乌斯对另一个营区纵火前，不发动攻击；心中怀着这样的计划，他缓慢前

进。

莱伊利乌斯及马西尼沙在这期间已经将他们的部队再分为两群，但都是同时攻击西法克斯营区。敌人的茅屋，如我已经提及，好像是特别为了纵火而建的。所以一旦罗马前排军队开始纵火后，火焰立即沿着第一列扩散；因为茅屋彼此紧密排列，又包括极多易燃材料，所以火势很快就完全失控。莱伊利乌斯留在后方掩护整个行动，而马西尼沙则明确知道人们在设法逃难时，会在哪些点离开军营，于是派驻军队看守那些出口。没有一位努米底亚人——甚至是西法克斯——对究竟真正发生何事有任何概念。相反的，每个人都假设营区是因为意外着火，所以在没有怀疑下，有些人从睡梦中惊醒，其他人则仍在饮酒作乐时，措手不及，手持酒杯，冲出帐篷。许多人被同志在营区出口处踩死，又有许多人被火焰围困，焚烧致死，而所有那些成功逃离火窟者，直接落入敌人手中，在还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或是什么命运落在他们身上前，便已被屠杀。

5. 当所有这些正在发生时，迦太基人观看这火灾的程度以及冲上天空的火焰，认为努米底亚营区是意外着火。他们有些人匆忙赶去协助，而其他人则在没武装下冲出营区，站在营区前恐惧地观看这奇观。那时西庇阿发现整个行动已经准确地依计划进行，所以开始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他杀死一些，追杀其他，然后放火去烧他们的木屋，因为我已经在努米底亚营区所描述的大火，现在则是在迦太基营区里发生。哈斯德鲁巴立即放弃灭火，因为他从刚发生的事，知道降临在努米底亚的灾难不是偶然，而是敌人的行动及胆量。他现在除了救自己的命外，不及其他，而的确即使要做到此事，也希望甚小，因为火焰散播迅速，很快就吞没营区。贯穿营区的通道挤满马匹、驴子以及人员，有些已经半死，

被火焰吞没，其他人则陷入疯狂般的慌张及恐惧中。即使那些决心去重组队伍来保护自己的人，都被这些障碍阻挠，而在四处弥漫的喧闹及混乱中，所有安全的希望消失无踪。

西法克斯及其他指挥官的情形非常类似。这两位将军设法与一小群骑兵逃走；但其他所有人，数以千计又数以千计的人员、马匹以及驴子都在火焰之中悲惨可怜地毁灭。其他同志则在努力逃出大火愤怒之余，卑微且毫无尊严地死于敌人之手，因为他们不仅没有武器，甚至没有衣服遮蔽、赤身裸体，毫无防卫地被砍倒。整个地区充满绝望的哀嚎、混乱的呐喊以及恐惧的哭声，这些混合起来成为一种无可名状的噪音，但尤其是愤怒火焰及火花所发出的吼叫，压过一切的抗拒。正是这些成分的不可预期以及结合，使它们如此恐怖，因为它们单单任何一项就已足够令人心惊胆战。的确，任何活着的人都不可能对这可怕的景象做出真实的描绘，无论他如何夸张，因为它在恐怖的程度上远远超过任何至今被记载下来之事。由于这理由，所以在所有西庇阿所执行许多精彩的军事行动中，这个对我而言似乎是最壮观以及最大胆的。

6. 当天空破晓之时，西庇阿发现敌人不是被杀，便是四处流窜逃亡，但他仍然命令营长立即追杀。刚开始时，哈斯德鲁巴停留在他避难的城镇中，因为尽管已经收到西庇阿已经靠近的警告，他仍然对这地点的强大感到自信。但后来当他发现当地居民民心思变，他放弃抵抗西庇阿的希望，所以与幸存者继续撤退，而这些人加起来有超过五百名骑兵及约两千名步兵。在这之后，城镇的居民向罗马人无条件投降。西庇阿饶恕他们，但他允许士兵掠夺两个邻近的城镇，然后再回到他出发的营区。

既然迦太基人原先所倚赖的战争的希望及计划都已经彻底破灭受挫

，他们深感沮丧。他们原先仰仗的是将罗马人围困在靠近乌提卡的海岬——罗马人选择为冬营之地——而且已经做了所有准备，要以陆路方面的军队以及海上的舰队将他们团团堵住。但现在他们发现因为一个突然、没预见的灾难，他们被迫将整个开放乡间的控制权退让给敌人。更糟的是，他们觉得自己以及首都现在或是在任何时刻都会被攻击，所以他们的情绪濒临绝望的恐慌。然而局势让他们觉得有必要去思考未来，决定要采取何种措施。可是当元老院聚会时，却充满困惑，所以最令人惊奇以及最混淆的建议都被提出。有些元老敦促他们应该传话给汉尼拔，将他从意大利召回，因为他们相信迦太基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那位将军及其率领的军队。其他人则赞成派遣特使团去见西庇阿，要求停战，开始与他协商议和。还有其他人则辩称说他们必须鼓起勇气，与已经撤退到阿巴（Abba）城镇附近的西法克斯取得联系，聚集他逃离灾难的残存军队——事实上这是最后得胜的意见。于是迦太基政府开始重新聚集部队。他们指定哈斯德鲁巴监督这项任务，而且也传话给西法克斯，呼吁他来协助迦太基人，履行他原先的承诺，并向他保证，哈斯德鲁巴必将带领军队与他的军队立即会合。

7. 在这期间西庇阿先忙于围攻乌提卡的准备。然后当他听到西法克斯仍然忠诚于迦太基，而迦太基人又再度出动一支部队，他于是率领自己的军队，在乌提卡前驻扎。同时，他将最近战役中所收集到的战利品分发给士兵，然后在商人手上赚了一笔之后，送商人离开。[4] 西庇阿的胜利激起士兵对战役其他部分极大的希望，于是他们对现在所具有的战利品不甚珍惜，所以愿意以极低价钱交给那些商人来处理掉。

西法克斯及他的朋友原来计划要继续撤退，然后返家，但恰巧在阿巴城镇附近遇见一群超过四千名由迦太基人雇用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

；见到这群增援部队来到，激起他们的士气，足以说服他们停止撤退。与此同时，年轻少女娑凤尼斯芭（Sophonisba），这位之前我提及之哈斯德鲁巴的女儿，已嫁给西法克斯，恳求她的丈夫留下，不要在事件进入如此关键时刻时，遗弃他们。结果这位努米底亚君王被说服，应允她的请求。这群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来到，也让迦太基人增添了士气。他们的人数在首都被报道为一万人，而非四千人，而且传说他们的勇敢及武器的精良，让他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以这些谣言和在群众间流传的琐事，迦太基人的战斗精神突然升高，他们能够再度勇赴战场、对抗敌人的信心倍增。最后在三十天里，迦太基部队和努米底亚人及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在一个叫“大平原”（Great Plains）的地方一起扎营以及强化阵地；他们结合起来的战斗力量不少于三万人。

8. 当这些事件的消息传到罗马军营时，西庇阿立即决定要以行动来对付敌军，并且下令正以海路围攻乌提卡的军队要如何进行后，他开始征战。他下令全军要以携带最少行李的轻装行军。在第五天时，他到达大平原，而一旦他到达敌人附近时，他第一天扎营在约四里外的山丘上。次日，他往下移动，将军队布置在离敌人不到一里之处，他的骑兵在前保护步兵。在接下来的两天，双方军队停留在原地，以一些小规模的遭遇战行动，测试彼此的战斗力量。然后在第四天，双方将军率领军队，布置成作战队形。西庇阿采用正规的罗马队形，将前线部队的连队布置在前列，在他们之后是中线部队，最后是后线部队。就他的骑兵而言，他将意大利人安排在右，马西尼沙率领的努米底亚人在左。在另外一方，西法克斯及哈斯德鲁巴将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布置在中间，面对罗马的连队，其余努米底亚人在左，迦太基人在右。

在第一次冲锋时，西法克斯的努米底亚人被意大利骑兵击退，而迦

太基人被马西尼沙打败，因为他们的作战精神已经因为之前的挫败而动摇。但是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精彩奋战，对付罗马中央，坚守阵地；他们对这国家欠缺了解，所以排除任何逃跑活命的希望，而假如他们成为战俘的话，他们对西庇阿的背叛，也排除了他们被宽恕的机会。西庇阿在他西班牙远征的任何一役中，未曾对他们做出敌意的行为，所以他们在加入迦太基这边战斗时，被认为已经破坏了与他的诚信。无论如何，当两翼溃败后，整支军队立即被中线部队及后线部队包围，并且在他们所站立之处被砍倒，除了一些幸存者外。于是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就这样被毁灭，但他们仍然对迦太基人在战斗中以及溃逃中提供极大的协助，因为假如罗马人没有遇到他们的顽抗，而是立即追杀，甚少敌人可以苟活。但正如所发生的，由于他们坚持到底，西法克斯平安完成撤退到自己的领域去，而哈斯德鲁巴亦能够与他残余的部队回到达迦太基。

9. 西庇阿在对战利品及战俘做出必要的安排后，召集军事会议，思考下一步行动应该为何。会议决定他应该与一部分军队留在大平原区域，寻访这区域的不同聚落；同时，莱伊利乌斯和马西尼沙应该率领努米底亚人及部分的罗马步兵去追击西法克斯，不给他时间停下来去组织反抗势力。在做好这些安排后，这两支军队分别开来，莱伊利乌斯及马西尼沙追击西法克斯，而西庇阿则巡回附近城镇。有些城镇被吓得向罗马献降，其他则被围攻占领。整个非洲国家已经时机成熟到要经历政权的转变，因为人民由于西班牙拖延多年的战事，已经蒙受连续一段艰苦及苛捐杂税的时期。

在迦太基本身，普遍不安的情绪在之前已经很严重，但现在在市民中动荡的状况更令人担忧，在经过第二次如此压倒性的战败之后，所流行的印象是迦太基人已经对自己完全丧失信心，对自己的目的完全绝望

。尽管如此，那些在元老院里被认为最有勇气的人，仍敦促迦太基人应该立即出动舰队，对付在乌提卡的围攻者，设法解围城之危，与对这次攻击没做准备的敌人船舰交战。他们也要求召回汉尼拔，而且要立即实施这救亡图存的唯一希望，不得耽误。就可以估量的程度上，他们对这些行动能拯救国家仍抱有极大的希望。然而其他人辩称说，如此权宜做法的时机已过，他们现在必须做的是强化城市防御，准备对付围攻。假如他们愿意同心一志，命运仍然提供许多机会，来对敌人做致命一击。提出相同意见的人也建议他们应该考虑求和的可能性，并且心里要有定数，究竟在何种条件下及以何种方法，可以从现在的苦难中求得逃脱之路。在做完一些演说后，他们一起采取所有这些提议。[5]

10.　一旦决定所有这些事情之后，那些即将航向意大利的元老，立即离开议会厅前往港口，而海军统帅立即登船。其余人则忙于巩固城市的防卫，并且经常聚会讨论细节。

西庇阿的营区现在满溢着掠夺来的战利品，因为他没有遇见反抗，每个人都对他的入侵称臣投降。他因此决定要将大部分战利品移转到原来的营区，然后摆脱这些负担后，计划带军去占据在突尼斯前的壕沟阵地，所以能够在可以将迦太基尽收眼底的地方扎营。他认为如此举动将会胜过任何方式，令迦太基军心恐慌，沮丧绝望。与此同时，敌人在几天内已经配置人员以及装配船舰，即将出海执行他们的计划；但在那时候西庇阿抵达突尼斯，驻守的军队闻风而逃，所以他立即占据该地。突尼斯距离迦太基只有十五里之远，从首都几乎每一点都能见到。如我之前已述，这是一个自然地形极为坚固的城市，更因人工防御而进一步加强。

11.　这时罗马人已经在那里扎营，而迦太基舰队也已经在前往乌提

卡途中。当西庇阿看见敌人舰队接近时，他对自己船舰的危险感到紧张，因为在船上没有人预料到会受攻击，所以对这样的发展相当缺乏准备。他因此立即拔营，匆忙赶去保护他的海军力量。在那里他发现他设有甲板的船只配备精良，携带攻城机，而且已经移向城墙，随时支援攻城行动，这完全不是要进行海战的准备状况，但是迦太基舰队已经在整个冬天为这目的进行预备。于是他放弃任何出海和敌人交战的想法。相反，他下令所有战斗船舰下锚，排成一列，将运输舰停泊成一个圆圈，有三艘或四艘船厚。他下令将船桅及帆桁取下，而运输舰牢固地固定在一起，在船和船之间只留小空间让轻型船只可以通过出入。[6]

[1] 他在乌提卡（Utica）外驻扎，大约迦太基城西北二十五里处。

[2] 哈斯德鲁巴之女娑凤尼斯芭（Sophonisba）已经由其父亲婚配给西法克斯（Syphax），来赢得他支持迦太基（见李维《汉尼拔之战》二十九书23章）。

[3]　这些数字看起来不可能地大。一个较可能的估计是部队加起来总数多达三万步兵及五千骑兵。

[4]　在一个城镇被掠夺，战利品在士兵中分配后，士兵会将他们交由随军前行的交易商处理。

[5] 即如何对抗的提议，而非投降。

[6]　李维《汉尼拔之战》三十书10章形容迦太基攻击这支舰队，在攻击结束后，有将近六十艘船被拖往迦太基去。

第十五书

在非洲之事务：最后决战

【在二〇三年科塔（Cirta）之役以及西法克斯被逮捕后，迦太基请求谈和。西庇阿获得授权提出条件，迦太基人接受这些，并派特使到罗马去。接着在二〇二年初，一队罗马运输舰被大风吹到进入迦太基湾出口的阿基姆鲁斯岛（Aegimurus）海岸去。在罗马的协商完成前，这队运输舰遇到船难，遭受攻击，然后被掳获。】

1. 因为在非洲海岸外的一场飓风，迦太基人掳获一队罗马运输舰以及随舰的庞大物资。西庇阿对事情会如此转折深感困扰，因为他不仅丧失他自己军队的补给，反而敌人现在获得大量的必需品供应；然而更激怒他的是，迦太基人违背最近才宣誓的停战协定，因此出现另一个重起战端的理由。他因此立即挑选舌基亚斯（Lucius Sergius）、拜比亚斯（Lucius Baebius）以及费边（Lucius Fabius）去向迦太基人抗议所发生之事，同时知会他们——因为一道来自罗马的通知，告知罗马人已经批准所提出的和平协议。在他们抵达迦太基后，特使最先在迦太基元老院被接待聆听，后来介绍给公民大会。罗马特使对公民大会就目前局势坦白、自由地发表演说。罗马人开始时先提醒听众，当迦太基代表到达突尼斯，受到西庇阿顾问会议接待时，他们不仅对神明表达虔诚，对大地进行礼敬，而且他们以俯卧地上，表示卑屈，并亲吻与会官员的脚；在起

身时，他们指责自己破坏罗马人及迦太基人之间原先的条约。因为这理由——他们如是说——所以罗马人有好理由加诸任何选择的惩罚，但他们恳求罗马人要记得人类命运之起起伏伏，不可走上极端；以这种方式，迦太基人的愚蠢可以见证他们敌人的慷慨。罗马特使继续说，当西庇阿与在场同事回想起那场景，他们只能惊讶地问自己：何以迦太基人现在竟然可以忽略他们曾经所说过的话，冒险破坏已经宣誓过的协议条款。这毫无疑问地清楚：他们胆敢如此行为，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将信心放在汉尼拔及他的武力上。但假如是如此，那他们的行动真是彻底地轻率；因为众所皆知，汉尼拔及其最精锐的部队在过去两年，被逐出意大利其他地方后，已经撤退到拉奇尼亚海岬。他们在那里被严密限制，不，更应算是被紧紧包围，而只有在历经千辛万难后，才设法脱身逃命回到非洲。罗马人又继续说：“然而，即使他们胜利地离开意大利，企图与我们的军队交锋，而这支军队刚刚在两场接连而来的战役中击败你们，你们对未来的希望充其量不过是打平，但你们应该严肃考量到再遭遇另一场败战是何场景，就像你们考量胜战一样。假如那事发生，有哪些神明你们可以召唤来协助？有什么辩论你们可以用来向胜利者求情，怜悯你们的不幸？因为你们自己的背信及愚蠢，你们当然已经自绝于任何神明或是人类的慈悲之外。”

2. 在发表完演说后，罗马使节离开。至于迦太基人，其中只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必须受到条约约束。但是大多数的政客及元老院成员都被条约所加诸的条件所激怒，并且难以忍受使节的出言不逊。除此之外，他们也不愿意将他们所捕获的罗马船舰及补给交出。尤其是他们相信以汉尼拔军力的协助，他们可以征服敌人，这不仅只是渺茫的机会，而且是具有很大的可能性。于是公民大会议决将罗马使节遣返，没给他们答案

，而那些决心使用任何方法来引起战争的政客，又再度举行聚会，设计出如下的策略。他们宣布要采取每种预防的措施，来确保罗马使节安全回营，并立即下令两艘三层舰待命护航。他们也送出信息给海军将领哈斯德鲁巴，要求他在离罗马营区不远之处，准备好一些船舰；一旦随行船舰与罗马人分手，其他船舰立即压迫下来，击沉他们，因为迦太基的舰队在这时候停泊于乌提卡。在与哈斯德鲁巴做完这些安排后，他们送走罗马人。

在这期间，他们已经下令三层舰的船长在他们经过马卡（Macar）河口后，将使节留在海峡中间，然后航行离开，因为在这一点罗马营区已经在视线范围内。随行船舰遵照这些指示，而就在通过河口后，迦太基护航舰立即转向返航。拜比亚斯以及他的同事多少感到被冒犯，因为他们认为随行之人竟然如此快地停止陪伴，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但并没有怀疑任何危险。然后当他们单独航行时，三艘迦太基的三层舰突然从隐藏的地方出现，往他们的方向压迫。当它们靠近罗马的五层舰时，它们无法撞击它，因为它闪躲过它们所有的企图，它们也无法登船，因为船上陆战人员奋力一搏，多加抗拒。相反，它们随着移动，持续在周围绕行，向水手射击，杀死许多人。最后罗马人见到士兵从自己营区奔向海滩来协助他们，所以设法将船往海滩行驶。大多数的陆战人员都被杀死，但是使节们令人惊讶地安全下船。

3. 这行动的结果是重新启动战事。但这次重启的理由更加严重，双方争执比以往更为激烈。罗马人认为他们受到狡诈的攻击，所以决心要征服迦太基人，而后者非常清楚他们所做之事，准备付出任何代价，也不要落入敌人手中。因为双方的情绪如此高涨，所以很明显的，事情结果必须以战争来决定，因此不仅所有意大利及非洲的民众，还有西班牙

、西西里以及撒丁的所有民族，都陷入悬宕及痛苦的紧张中，等待最后结果。

汉尼拔的武力这时候在骑兵方面已经变弱，所以他派人到西法克斯的亲戚，一名叫泰启亚斯（Tychaeus）的努米底亚人那里，他享有掌握了非洲最佳骑兵的盛名。汉尼拔呼吁此人给予协助，拯救迦太基；汉尼拔相信泰吉亚斯必然知道，假如迦太基人得胜，他必将能维持自己的统治，但若罗马人得胜，那他的性命以及财产将因为马西尼沙对权力的欲求，而落入危险中。泰吉亚斯被这样的呼吁说服，以两千名骑兵加入汉尼拔。

4. 在这期间，西庇阿安排好他舰队的安全，将指挥权指派给拜比亚斯后，出发去对迦太基的城镇进行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他因为迦太基人狡诈叛逆的行为，不再接受那些献降之人的臣服，而是攻下每个地方，将居民贩卖为奴，显示出他对敌人的愤怒。他也一个信息接着一个信息地通知马西尼沙，解释迦太基人是如何破坏协议，所以敦促他动员一支越强越好的部队，尽快与他会师。马西尼沙，如我以上所解释，[1] 率领他自己的部队出发，得到十营（cohort）罗马步兵及骑兵，外加西庇阿所提供之军官的增援。[2] 他的目的不仅是要恢复他自己祖先的国家，而且要借着罗马人协助去兼并西法克斯，而在这样的目标上，他最后终于成功。

恰好大约就在这时候，来自罗马的使节要到迦太基完成和平协商，抵达罗马营区。拜比亚斯立即将这些罗马官员送到西庇阿那里去，但拘留迦太基代表。后者在得知迦太基人对罗马使者所做的不敬对待后，情绪相当沮丧，认为他们的生命陷于极大危险，罗马人当然会因为如此犯行来报复他们。但是当西庇阿从罗马专员那里得知，元老院及人民已经

接受他与迦太基人所达成的协定，而且愿意答应所有他的要求，他对这消息感到高兴，训令拜比亚斯要以各种礼节来善待迦太基代表，并送他们回去。在我来看，他在这件事上的行为既慷慨又明智。他知道国人对使节守信的行为相当看重，所以在决定自己行动时，他首先考量的是罗马人的义务，而非迦太基人之优劣功过。所以他强调要克制自己对近来事件所感受到的愤怒，坚持“我们祖先高贵的传统”——如谚语所说。结果是他以自己的慷慨赢过他们的卑鄙，在面对整个迦太基民族以及汉尼拔时，占有道德上的优势。

5. 当迦太基人见到他们各地城镇被攻占掠夺，送话给汉尼拔，要求他不要耽误来与敌人一搏，以战争试出个结局。他聆听使者，然后回答说，他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上，而对一决雌雄一事，暂且放心，因为他会选择适当时机来战斗。几天之后，他将营区移离哈德鲁曼敦（Hadrumentum）附近，[3] 出发前进，然后在查马（Zama）附近驻扎，这是位于迦太基西行五日的地方。

汉尼拔从那里派出三个间谍去调查罗马人下落，以及他们军营的性质及部署情形。当这些人被逮捕，带到西庇阿面前，他非但没有依照一贯的处罚处理，反而指派一位营长陪伴他们，向他们展示营区如何布置。当这事结束后，他问他们，究竟这位军官有否向他们解释清楚。当他们确认他已经做到，他提供他们补给以及伴随人员，告诉他们要向汉尼拔仔细报告他们所见的每件事。在他们回去后，汉尼拔对西庇阿所表现出的勇气及崇高精神，印象极为深刻，以至于他开始构想一个惊人的想法：他们应该见面晤谈。在做出这样的决定后，他送出使者去宣布，他希望和西庇阿讨论全盘局势，而在收到这消息后，罗马统帅回应说，他会传话给汉尼拔约定时间及地点来会谈。次日，马西尼沙的部队抵达，

有六千名步兵及四千名骑兵。西庇阿亲切接待他，恭喜他已经将所有西法克斯之前的子民纳入他的统治之下。西庇阿那时立即拔营，到达一个叫纳拉加拉（Naragara）的城镇后，在该地扎营；他选择一个在其他方面都适合的地点，可以在一只标枪投射到的距离内取得饮水。

6. 从那里西庇阿送话给迦太基的统帅，说他已经准备好和他见面，商讨事情。在听到这点时，汉尼拔立即拔营，前进到离罗马人不到四里之处。在那里他扎营在一座山丘上，这山丘似乎在大部分方面都适合他目前的意图，但是离水源有些太远，所以他的人马因为这不利之处，受害甚多。次日，两位将军骑马离开各自营区，仅由一些骑兵陪同，然后也将这些人留在后面。他们自己在中间的地方相见，每人各有一位翻译人员陪同。汉尼拔首先向西庇阿致意，然后开始说话。如下。[4]

他告诉西庇阿，他只希望罗马人不去觊觎在意大利之外的领土财富，同样迦太基人也不要贪图非洲之外的。两个民族都建立雄伟的帝国，而或许可以简单言之，大自然已经标记出它们各自的界线。他继续说道：“但首先，我们为了拥有西西里，之后为了西班牙，而进行战争，而且我们两边都忽略命运女神给我们的教训。最后我们到达那在过去是我们其中一方遭遇到的，而现在则是另一方遇到的一个关键时刻，即祖国领土处于危险之中。除了去考量我们究竟用哪种方法可以避免神明愤怒，让我们现在争执得到和解，我们所余为何？我本人随时愿意做如此尝试，因为我已经从实际经验中得知，命运是如何地变幻无常，如何在命运天平上做个小偏移，便能对任一方带来最重大的变化，以及它如何玩弄人类，好像它的受害者不过是小孩子。”

7. “但我担心，您西庇阿，部分是因为您非常年轻，部分是因为整个在西班牙及非洲的发展有利于您的计划，所以您尚未尝试过运势上的

衰弱，不会被任何我的话语影响，无论我之所言含有多少真理。但是，且以一个例证的观照来考虑事实，这例证并非取自过往，而是从我们的时代。我便是那汉尼拔，在坎尼战役之后成为几乎整个意大利的主宰，后来进军罗马城，在城外五里扎营，在那里思考我该如何处理你们及您的国家。今日我在此地非洲，正与您这位罗马人进行协商，讨论我的国家及我自己能否存在。请记得这命运的转折，我恳求您，切不可过度骄傲，而是在这时刻，以人类规模的角度来将思绪集中在事情上；换言之，追求那将能够产生最多美善结果及最少邪恶的途径。因为有哪些有识之士会选择冲向那您正面临的危险之中？假如您胜利，对您已有的声望以及您国家的荣耀增添甚少，但假如您被击败，您将因为您的举动而抹除您所有已经得到的名誉及荣耀的记忆。我告诉您这些事，我的目的为何？我提议我们过去所有争执的领土，亦即西西里、撒丁以及西班牙都将属于罗马，而迦太基将不会因为它们的缘故而与罗马作战。所有在意大利及非洲间的其他岛屿，必须同样属于罗马。我确信，如此的和平条约在未来对迦太基人是最安全的，对您及所有罗马人是最荣耀的。”[5]

8. 在汉尼拔说完之后，西庇阿回答如下。他指出在争夺西西里及西班牙的战争中，罗马人没有在任何一场战争曾是挑衅者：迦太基人毫无争议地都是开启战端的人，没有人比汉尼拔知道得更清楚。神明已经不把胜利给予那些做出不正义之第一击的人，而是给予那些拿起武器自卫的人，来为这事做出见证。他本人也时常将命运女神的反复无常置之眼前，所以其能力范围之内，他也将人类事务之不确定性列入考虑。

“但关于那些您所提及之条件，”他接着又说，“假如您自己撤离意大利，然后在罗马人跨海到非洲前，提出如此建议，我不认为您的希望会破灭。[6] 但既然您是因为环境所迫而离开意大利，而我们在这期间

已经渡海到非洲，掌握开阔的乡间，局势现在已经很清楚地是在一个很不一样的基础上。事实上这是一个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何处？在您的国人被打败后求和，我们写下一个条约，上面除了你们的提议外，还规定迦太基人应该归还战俘，不得要求赎金，应该交出战舰，赔偿我们一千五百泰伦，[7] 最后要提供人质来担保这些条件的履行。这些是他们和我彼此同意的条件。我们双方派遣特使到罗马去，将这些提议提交元老院及人民审议，我们罗马人确认这些条件，而你们迦太基人恳求它们被通过。元老院同意，而人民也批准条约。但一旦迦太基人取得他们所要求的之后，他们却背信地违反条约。有什么途径还可让我采用？将您自己置于我的立场，请告诉我？要我们现在将条约中最严厉的条款给废除？在那状况下，我们将会因你们国人的不法行为而奖励他们，教他们在另一个场合要背叛他们的施恩者。或我们应该应允他们现在的请求，寄望于未来他们的感激？记住，他们才刚刚首先取得以求情者身份恳求来的，然后在您回国时，带给他们些微的成功希望，他们立即以敌人来对待我们。着眼于这一点，假如我们要再加上一些更为严厉的条款，那还有理由将条约再度提交给公民大会；但假如我们撤销任何条件，然后将我们的讨论提交到那里，则根本没用。那我们的会面还有进一步的目的吗？这事实是：您必须将您自己及您的国家无条件交到我们手中，或是以战斗来征服我们。”

9. 在交换这些意见，没有提供妥协的希望后，汉尼拔及西庇阿分手。次日早晨，双方将军率领他们的军队，进行交战。迦太基人为自己的生存及拥有非洲而战，罗马人则是为了帝国及主宰世界而战。[8] 难道会有任何人在掌握这局势后，在读这场战争的故事时，仍然会无动于衷？不可能会再发现更骁勇善战的士兵，或是更加成功或更娴熟兵法的将

军，命运女神也未曾提供给对峙两军一个比现在更大的奖品，因为胜者注定会成为不仅是非洲及欧洲的主宰，而且是历史所知之所有地方的主宰。而这的确证明正是最后结果。

西庇阿以如下方式来部署军队。在前排阵线他在连队之间以固定间隔安排前线部队，他们之后则是中线部队。然而中线部队并非以常见的罗马方式来部署，亦即掩护前线连队之间的缝隙，而是位居连队本身“正后方”一些距离；他采取这对形式是因为敌军为数颇众的战象。[9] 最后后线部队则在后方阵线部署。在他左侧他安排莱伊利乌斯及意大利骑兵，在右侧则是马西尼沙和他所有的努米底亚部队。前排连队之间的间隔布满了前战部队。这些部队被下令要发动攻势，而假如他们被战象的冲刺进逼而被迫撤退，那些人可以足够迅速地在队形中所留下的直线通道来逃避，而那些被追赶上的，则可往左右侧的队伍缝隙中移动。

10. 在做完这些部署后，西庇阿骑马在行伍间移动，向部队发表演说，这虽然简短，但十分契合当时状况。“记得你们在过去打过的战争，”他告诉他们，“让自己表现得就像个英勇的士兵，值得你们的名声以及你们的国家。将这事实摆在你们的眼前：假如你们克服敌人，你们不仅将成为非洲完全的主人，你们也会将为自己及为罗马赢得无可挑战的领导地位以及其余世界的主宰权。但假如战争结果不然，那些殉难的人，会因为你们为国家所做的牺牲，而接受一个更加光荣的死亡，那些以逃跑来苟活的，将会留下一个除了痛苦及羞辱外，别无其他的人生。在非洲没有一个地方会给您安全，而假如您落入迦太基人手中，没有人会肯面对那种现实，没人怀疑会有何种对待正等着你们。我祈求你们没有人会活着去面对那种命运。现在命运女神已经给我们根据战争来决定的结果，给我们选择最荣耀的奖品，假如我们拒绝了那最光辉灿烂的奖品

，我们必将会是最为懦弱胆怯，或换言之，所有人类中最不智的人，只因为要苟活，而去选择命运中最恶劣者。所以当你们面对敌人时，将两个目标保持在你们面前，去征服或去战死。当人们受到那精神所鼓舞，他们通常将会胜过他们的敌人，因为在他们进入战场时，他们已经决定要选择牺牲生命。”

11. 这是西庇阿如何呼吁他的人马。在这期间汉尼拔也已经部署好他的军队。在全军之前，他安置战象，他所拥有的数量超过八十头，之后则是佣兵，[10] 其战斗力量约为一万两千名，由利古里亚、凯尔特、巴利阿里及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人组成。在他们之后则安排本土的利比亚人和迦太基人，而在他的最后一线，约在其余部队后两百码之处，是随他从意大利回来的军队。他的两翼由骑兵保护，在左侧为努米底亚的盟友，在右侧则是迦太基骑兵。他下令每一团队的指挥官要向他们自己人演说打气，告诉他们在他及他从意大利带回部队的参战下，他们拥有胜利的坚定基础。至于迦太基人，他要求军官向他们的军队描述战败的后果将会如何，让他们对自己的妻儿子女会有何命运毫无疑问。指挥官们执行汉尼拔的命令，然后他在自己部队的行伍中移动。他向他们说了一段时间的话，要求他们记得这十七年期间，他们是战斗的同志，以及他们与罗马人打过多少战役。他告诉他们说，“在所有这些行动中，你们证明自己所向无敌，从没给罗马人任何可以打败你们的最小机会。且让我们忘记那些小型战争；我要求你们特别要记得特雷比亚河战役，这是你们对付的这位现今罗马人统帅西庇阿的父亲，记得特雷西米尼湖战役，当时你们的敌人是弗拉米宁，还有坎尼战役，当时我们打败宝路斯。今天等待我们的战斗无法与那些战争相提并论，无论你们所考虑的是我们敌军的数量，或是他们的勇气。”在说完这些后，他告诉他

们仔细打量，注意对付他们的敌人的部署行列。这不仅是一支较小的军队，而且甚至不到之前与他们作战之军队的一部分；至于勇气，罗马人不再像他们之前一样。因为在较早的战斗中，罗马人的战斗力量未曾被击溃，而且也不知道战败为何，而今日罗马士兵在某些情形下是那些军团的孩子，另一些则是军团的残余，这些军团他们都一再在意大利予以击败，让他们溃逃。所以他现在要求他们不可让之前成就的光荣及名声溜走，而是要勇敢奋战，坚持他们骄傲的名声，这是他们作为一支未曾败过之军队所赢来的。

12.　这是两位统帅所做的演说。在两边部署完成时，两支对峙的努米底亚骑兵已经初步交战一些时候，而在那时候汉尼拔命令他战象部队的驾驭者向敌人冲刺。但当号角与喇叭的声音刺破它们周围的空气时，一些动物开始慌张，掉头就跑，开始往后践踏，与前来支援迦太基人的努米底亚的骑兵队相撞，而那时马西尼沙正同时攻击，所以迦太基的左翼立即暴露出来。其他战象往两军之间地带的罗马前战部队冲去，杀死许多人，但自身亦损失惨重。最后所有这些猛兽都受到惊吓：有些从连队之间的空隙逃去，而罗马人愿意让它们通行过去，其他则逃向右翼，在那里它们遇见来自骑兵一批又一批投掷过来的标枪，最后仓皇逃离战场。就在这一时刻，莱伊利乌斯利用战象所制造出来的混乱，向迦太基骑兵进行冲锋攻击，将他们击溃，逐离战场，然后进行追杀，正如马西尼沙在右翼一样。与此同时，除了汉尼拔从意大利带回的士兵仍留在原处外，对峙的重装步兵仍以缓慢但坚决的步伐互相攻往对方。当这两边到达打击的距离时，罗马部队发出战吼，习惯地以刀剑敲击盾牌，冲向敌人，而来自迦太基一方的佣兵则升起一股各式叫呐呼喊的声音。因为他们并非都以相同的语言说话，如荷马在谈及特洛伊军队时所言：[11]

此处没有共通的语言；
这支军队的语言有许多及怪异
他们来自的家乡既多又远。

正如同汉尼拔军队的组成一样。这我已经刚刚描述。

13.　整个战争变成人对人之间的搏斗。[12] 在这场战斗中，佣兵的勇气及技巧给他们最初的优势，成功地伤害了许多罗马人。但即使如此，罗马人行伍的坚定以及武器的优越，使西庇阿的人马强迫敌人让步。这时候，罗马人后排部队紧贴在他们前面的同志，鼓励他们向前，相反，迦太基人却是懦弱地退却，没有支持他们的佣兵。结果是最后这些野蛮人自己退下来；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被自己的一方所放弃，所以当他们后退时，他们开始攻击后方的士兵，将他们击倒。这行动强迫迦太基人勇敢死去，尽管自己如何不愿，因为当他们发现自己被佣兵屠杀时，他们被迫违反自己的意志来同时攻击罗马人及野蛮人：当他们被逼到墙角时，他们以搏命的勇气来保卫自己，杀死许多敌人及佣兵。迦太基人的反攻甚至让一些前线部队的连队陷入混乱，但一旦中线部队的军官看见所发生之事，他们稳住自己队伍的阵脚，所以大多数的佣兵及迦太基人都在他们所站立之处被砍倒，无论是被自己一方或是被前线部队。汉尼拔那时禁止逃跑的幸存者逃入到他自己老兵的行列中；他命令他后排的行列将标枪瞄准，在他们靠近过来时，将他们吓阻，所以他们被迫往两翼或是往开放乡间逃命。

14.　这两边剩余军队的中间地带现在布满了血腥、尸体以及伤患，而敌人溃败之后所形成的实体障碍，造成罗马将军的问题。每件事结合

起来都让他无法在前进时仍保持队形：地表上因血迹而湿滑，尸体躺在血液浸透的尸堆里，之间的地带则满布随意丢弃的断肢。然而西庇阿首先安排他自己的伤患被运送到后方，接着以号角召回那些追杀敌人的前线部队。然后他在之前战斗已经发生之地的前面，面对敌人中央，重组前线部队，命令中线部队和后线部队部署完成，经过尸首，以密集队形在两翼站好位置，与前线部队对齐。[13] 当他们越过这些障碍，将战线部署整齐，两军皆以最大的奋战精神及愤怒冲向对方。因为他们不仅在人数，而且在勇气、战斗精神以及武器上都势均力敌，战争结果在很久一段时间内一直悬疑不定。双方在他们所站立之处以最大决心应战，都有许多人战死倒下，但最后马西尼沙以及莱伊利乌斯的骑兵队，在追击迦太基骑兵之后回来，并且因为运气之故，恰好于关键时刻抵达。当他们从后面冲向汉尼拔的部队，有更多人在行伍间被砍倒，而那些逃走之人只有一些成功逃命，因为骑兵紧追在后，而地形十分平坦。罗马人损失超过一千五百人，但在迦太基一方则超过两万人被杀死。几乎有一样多的人被俘虏。

15.　这是两位统帅最后战役的结果。这场战役决定了整个战争。当战斗结束，西庇阿往前移动追逐敌人，掠夺迦太基营区，然后回到自己营区。汉尼拔在一些骑兵陪同下，不停奔驰，直到他安全抵达哈德鲁曼敦。在这战役中他运用一位经验丰富之优秀将军所会运用的方法。首先，在他与西庇阿会面时，他尽其所能地凭借一己之力，在战前取得解决方案；以这方法他显示出，即使他作为一位期望得到胜利之人，但却仍然不能信赖命运女神，十分清楚不可预期的成分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然后一旦他投入战争之中，他以如此方法去处理军事行动，所以不可能有任何统帅在具有如汉尼拔军队之装备的情况下，可以做出更佳的部

署来对付罗马人。罗马军队所采用的部署十分难以突破，因为它允许每个人以单兵或是集体合作来作战；其效果是要提供一种队形，能够在任何一个方向呈现出一个阵线，因为最靠近危险威胁之处的连队，可以回转过来以面对危险。他们所持的武器既能提供保护，也灌输给他们极大的信心，因为盾牌的面积以及刀剑的强度都可承受屡次的劈击。所有这些因素都让罗马人在战斗中成为可怕的对手，非常难以克服。

16.　在应付罗马方面的每一个优势，以及在关键时刻使用每种可以合理被期待会成功的资源上，汉尼拔展现出一种几乎难以超越的技能。他聚集大量的象群，将它们安排在军队之前，其明显的目的是要令敌人陷入混乱之中，打乱他们的队形。他亦部署佣兵在前，迦太基人在后，希望敌人在最后决战之前会因为单纯的大量杀戮，而在肉体上感到疲乏，刀剑失去锋芒。除此之外，借着将迦太基人从两边围住，他强迫他们坚定站稳，并且奋战，所以用荷马的话说：[14]“即使那些厌恶战斗的人，也将被迫参与战争。”

同时，他将作战部队中最骁勇善战及最坚定不移的人安排在后方一些距离外。他的意图是他们应该在一段距离外观察战斗，让他们的力气以及精神保持完整，直到他可以在关键时刻使用到他们善战的素质。在采取他能力所及之每种措施来取得胜利后，假如这位统帅在此之前未曾尝过败仗，但在最后却失败了，我们必须原谅他。有些时候命运女神会阻碍勇者的计划，而其他时候，如谚语所言，“一位勇敢之人遇到比他更强的人”。正是在这场合中，我们或许可说是发生在汉尼拔身上。

17.　有些时候人们会以一种超出他们民族平常习惯的方式来发泄他们的感受，而假如这情绪的表达看起来是真诚的，那是源自他们所蒙受到之不幸的巨大规模，激起那些看到或听到者的怜悯。另一方面，当如

此表现只是一种演戏及惺惺作态而已时，它不会引起怜悯，反而是愤怒及敌意。这正是迦太基代表在这场合所发生之事。

西庇阿对迦太基代表团先做一个初步的简短声明。[15] 他说罗马人没有义务为了他们的缘故去善意对待他们，因为他们自己承认违反条约，占领萨贡托，奴役其人民，开启对罗马人的战争；而比较近来的是，他们违反他们已经签署，并且宣誓要遵守的停战协议，犯下背信之罪。[16] “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他继续说，“以及考量到命运之浮沉不定，还有对人性的要求，我们决定要展现宽恕，要慷慨对待你们，而假如你们认识到真正事实为何，这对你们将会十分清楚。当然假如我们强迫你们去遭受一些惩罚，或是遵照某种形式方法，或是要放弃这个或那个财富，你们应该不会觉得奇怪；而恰恰相反的是，假如我们给予你们任何恩惠的话，你们应该认为这是未预料到的让步，因为正是因为你们所犯下的过错，所以命运女神才剥夺你们有任何权力去要求怜悯或宽恕，使你们受制于敌人所有的摆布之下。”在说完这前言之后，他解释将要对他们所做的让步，以及他们要接受的惩罚。

18.　以下是罗马人所提出条款的内容。迦太基将保留它最近对罗马开战前所拥有的非洲城市，所有之前的领土以及牛群、羊群、奴隶以及其他财产。迦太基人从那天开始不再遭受进一步的伤害，[17] 他们应该以自己的法律及习俗来统治，而且不会有罗马驻军进驻其间。这些是罗马所做的让步。相反性质的条款则如下。

迦太基人将因为在停战期间所做的所有不义行为，赔偿罗马人；在任何时候落入他们手中的战俘及逃兵必须要遣返；除了十艘三层舰外，所有战象[18] 以及战舰都必须交出；他们不得对任何非洲之外的民族作战，而且除非得到罗马同意，亦不得对非洲内的民族作战；[19] 他们要

归还马西尼沙后来被分配到之疆土内，所有属于他或他先祖的屋舍、领土、城镇以及任何其他财产；他们要提供给罗马人足够三个月的谷物以及薪资，直到他们从罗马收到关于条约的回应；他们必须在五十年期间支付一万泰伦 [20] 的银钱，以优卑亚制为单位，每个月五十泰伦 [21] 的分期付款； [22] 他们要交出一百名人质作为诚信的保证。这些人将由罗马指挥官从这国家里十四岁到三十岁之间的年轻人中选出。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结束

19. 这些是西庇阿对迦太基特使所宣布的条件，他们在接受通知后，立即回去向他们在迦太基的国人解释。在这场合中，据说一位元老决定要发言反对接受这些条约，而事实上他也已经实际开始如此做时，汉尼拔走向前，用力地从讲台上拉他下来。当其他成员对这种破坏元老院传统感到愤怒时，汉尼拔起身，坦承他犯错：假如他的行为违反他们的习惯，他们必须原谅他，因为他们知道他在九岁时离开，而只有在他现在四十五岁时才返回迦太基。他因此向他们呼吁不要将注意力局限在他是否违反院规这问题上；他们反而应该去思考：他究竟是否真正关切他的国家，因为正是因为这理由他才犯下这不良的行为。他告诉他们说，“我很惊讶，而且确实超过我的理解之外，任何人若是迦太基公民，并且充分了解我们在对付罗马时所采取的个别及集体政策，竟然有人不知感谢他现在的运气，因为当我们在他们的摆布之下，我们竟然能得到如此宽容的条件。假如你们在几天前被问到，”他继续说道，“假如结果是罗马胜利，你们期待你们的国家会遭受什么。这威胁我们的灾难那时是显得如此排山倒海，所以您甚至无法表达出你们的恐惧。所以我现在恳

求你们甚至不要辩论这问题，而是直接宣布你们无异议接受这些提议，向神明进行献祭，并以一致的声音祈祷罗马人民会批准条约。”

所有元老认为这建议构思良好，因为极为适时，所以他们决议要以上面所列之条件来订定和约。迦太基元老院接着立即派出使节，训令他们接受条件。[23]

在马其顿、叙利亚及埃及之事务

20. 难道这不令人惊奇吗？当“爱父亲”托勒密四世还在世，无需来自马其顿及叙利亚国王的协助时，他们非常乐意提供；但一旦他过世，只留下一个小孩作为继承人，他们原来的天生职责是要协助保存他领土的完整，他们却反而立即冲去分割他的王国，彼此怂恿对方去毁灭这无助的孤儿。他们甚至不像在僭主中所常见的，会去为自己捏造出任何琐碎的借口，而像是立刻以一种如此野蛮猎食的方式去进行，所以我们只能将他们的行为比喻成像鱼群一样。因为据说在鱼群中，尽管它们属于同类，但大鱼却是以吃小鱼为生。这两位国王彼此签订的协约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对神明邪恶以及对他人残酷的真实形象，遑论这两人毫无止境的贪婪。虽然人们或许会认为在这例子上，他们有道理去责怪命运女神如此处理人间事务，但应该也可以原谅女神，当他们知道女神在之后如何使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公平的代价，以及女神如何以这些国王为镜鉴，为后代竖立起一个无法忘记的教训。因为就在他们正在彼此背信，瓜分这小孩的国家时，女神将罗马人带来，以符合正义以及适当方式，以他们想恶毒地加诸在对方身上的侮辱，反而加诸在他们两者身上。因为两位国王很快就在战争中被征服，所以不仅被禁止去贪图他人财

产，甚至被迫要去缴交贡赋，臣服于罗马的命令之下。最后，在短时间之内，命运女神又再度抬举托勒密的王国，而对其敌对的王国，女神则在其中一例中，施加完全的毁灭，另一例则是带来一连串的不幸，所以几乎导致相同的毁灭。

在埃及之事务：一场宫廷革命

【“爱父亲”托勒密四世是位软弱的统治者，生活形态懒散放荡，把从二二〇年到二〇四年的统治，当作“宛如一场永远的庆典”（页291）。这国家由他机巧、不择手段的国政顾问索西比乌斯来管理，他却仍然无法阻止这王国在国外及国内严重的衰退。托勒密在二一〇年获得一子，立即被宣布为共同的统治者。大约在二〇七年，“爱父亲”与他能干贤惠的皇后阿尔西诺伊（Arsinoe）仳离，落入国王新宠的情妇阿加托克勒亚（Agathocleia，阿加索克利斯之妹）以及欧南特（Oenanthe）（他们两人的母亲）的影响。与此同时三角洲以及上埃及发生叛变和分裂运动，严重动摇国家安全。在二〇四年“爱父亲”过世，在那时候索西比乌斯及阿加索克利斯掌握权力，谋杀阿尔西诺伊，假造遗嘱，任命他们为这七岁继承者“神显灵”托勒密五世的监护人。根据波里比阿的记载，索西比乌斯在世时，曾经主谋，导致莱西马克斯（“爱父亲”之长子）、马佳斯（“爱父亲”之弟）、贝蕾妮丝（“爱父亲”之母）、斯巴达的克里奥米尼斯以及阿尔西诺伊（“爱父亲”之妻）的死亡。他自己在二〇三年过世，将摄政大权留给意志薄弱的阿加索克利斯。针对后者而发的群众暴动在二〇二年爆发。培琉喜阿姆（Pelusium）地区的军事统帅特勒波勒摩斯（Tlepolemus）接替阿加索克利斯为摄政，掌

权到一九六年。在这期间，马其顿之菲利普以及叙利亚之“大帝”安条克三世，协商出无所顾忌的条约，决定瓜分托勒密一些埃及的海外领土。菲利普在二〇一年占据萨摩斯，而安条克则在二〇一年入侵空叙利亚，深入到西奈（Sinai）沙漠。】

26. 阿加索克利斯第一个行动便是召开马其顿卫队[24]的会议，并且在阿加索克利斯及男孩国王“神显灵”托勒密五世陪同下，在他们之前出现。最初他假装泪水让他呛到，所以无法言语，然后装模作样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将男孩国王在手上举起，高呼：“接受这男孩，他的父亲‘爱父亲’在临终时委托到这女人手中，”讲到这里他指向他的妹妹阿加索克利斯，“并且信赖你们的忠诚，马其顿的士兵们。可惜，她的爱心无法成为命令，来确保这男孩的安全，所以他的命运只有依赖你们及你们的力量。对你们所有有眼睛的人，这一直都十分清楚，特勒波勒摩斯[25]一直阴谋计划，要夺取远高于他的权位，现在他甚至指出在哪日哪时，意图登上王座。你们无须只依赖我所说的话来判断这事的真实性；你们可以询问那些知道事实，而且刚从这些事件之地点回来的人。”当他在说此事时，他将克里图劳斯（Critolaus）带向前去，证实说自己亲眼见到祭坛已经摆出，祭祀牲品在人们面前准备，准备进行加冕典礼。

当马其顿卫队听闻此事，非但没有被阿加索克利斯所说的话而感动怜悯，反而置之不理，以嘘声及窃窃私语来显示对他的鄙视，所以他几乎不知道自己要如何逃离聚会。非常类似的场景发生在其他军队单位的集会中。在此期间，一些人陆续从上埃及的驻军地点搭船过来，而所有人都向他们的朋友及亲戚呼吁，要在目前状况中出来协助，不要袖手旁

观，让他们落入如此毫无价值之人手中，忍受野蛮的暴政。但是最刺激士兵去对政府进行报复的因素是，因为特勒波勒摩斯已经控制所有进口补给品到亚历山大的渠道，所以潜在的任何耽误对他们都是危险的。

27. 此外，阿加索克利斯及支持者有项动作特别激怒群众以及特勒波勒摩斯。特勒波勒摩斯的岳母达那厄（Danae）被从谷神迪米特（Demeter）的神庙带出来，在没戴面罩的状况下，被拖行通过市中心，然后投入监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阿加索克利斯要清楚表达对这位将军的敌意。这种冒犯行为如此激怒群众，所以他们不只在私底下或秘密中来谈它；有些人在夜晚时，在所有城墙上涂鸦，表达对当权者的厌恶，其他人则甚至因为相同的目的，相当公开地聚会。

当他看见这些逐渐升高的敌意，阿加索克利斯开始为自己的安全担心，曾有一时考虑逃离国家，但因为他甚至在准备逃亡时，都缺乏先见之明，于是很快就放弃了这想法。他接下来的一步是列出一张加入阴谋的人名清单，将立即处决他的一些敌人，逮捕其他人，并且为自己夺得绝对的权力。当他仍忙于这项阴谋时，国王的一位私人幕僚莫拉坚尼斯（Moeragenes），被指控将所有宫廷里进行的事，通风报信给特勒波勒摩斯，并为他工作；据说他之所以为他工作，是因为他与邻近布巴士提斯（Bubastis）行省总督阿迪右斯（Adaeus）的友谊。阿加索克利斯于是立即命令他的国务秘书尼可斯特拉托斯（Nicostratus）逮捕莫拉坚尼斯，以各种酷刑来威胁，进行彻底的质问。莫拉坚尼斯立即就逮，被带到宫廷的一个偏远地方；他最初被直接以一般方法来针对相关指控讯问；当他拒绝承认任何一项，于是被脱光衣服。一些逮捕他的人开始准备刑具，其他人则鞭子在手，自己脱下衣服。但在那一刻，一位奴隶跑向尼可斯特拉托斯，向他耳语，立即又跑出去。尼可斯特拉托斯立即跟随

他，没发一语，只是重复地以手拍打大腿。

28. 莫拉坚尼斯现在发现自己的处境是如此异常，几乎无法形容。有些逮捕者紧站旁边，正将鞭子举起准备要打下去，其他人则在他眼前准备刑具。当尼可斯特拉托斯匆忙冲出时，所有人都彼此相望，呆若木鸡，停止动作，期盼他随时返回。接着时间一拖，他们一个接一个溜走，只剩莫拉坚尼斯独自留下。在这之后，他自己都非常惊讶，竟然可以自行穿过宫廷，直到他半裸地撞进附近一个由马其顿卫队占用的帐篷。当他遇见他们，他们恰好都正坐在一起食用早餐，所以他告诉他们他的故事，以及他逃跑的怪异方式。有些人一开始根本不相信他的故事，但当他们见到他没穿衣服，又不得不相信。莫拉坚尼斯趁机利用这情势的完全转变，眼中带泪地向马其顿人提出诉求，不仅要协助救他，也要考虑国王安危，但特别是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他让他们深自认为，他们若没有捉住现在正当民怨正沸，每个人都想惩罚阿加索克利斯的机会，他们自己会面临必定的毁灭。他提醒他们，人民的情绪正在沸腾，所以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刻，而这只需要有人首先发难。

29. 这些话最后终于激起马其顿人采取行动，他们同意莫拉坚尼斯的建议，开始行动。他们立即从巡回马其顿卫队的帐篷开始，之后去探访其他部队，这些彼此接近，都在面向城市里相同的区域。人民长久以来一直处于即将叛变的情绪中，而这只需一人有勇气登高一呼；接着，一旦这企图开始，叛变便像野火燎原般地扩散。在仅仅四小时内，城市内所有民族的人民、市民及士兵，都同意发动叛乱，反对政府。

在这一时刻，连机运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来协助他们达到目的。有一封信恰好落入阿加索克利斯的手中，而一些间谍被带到他面前。这封信是特勒波勒摩斯向军队宣告，他立即会在亚历山大现身，而间谍

报告说其实他已经现身。这让阿加索克利斯陷入如此恐慌之中，变得无法采取任何行动，甚至无法去思索环绕他身边的危险。所以他反而像平常一样，在固定时间去喝酒，以在宴席间习惯的方式恣意放纵。他的母亲欧南特也陷入沮丧，前往两位女神的神庙（Thesmophorium），[26]因为年度祭祀之故，所以神庙是开放的。在那里她双膝落地，以表情丰富的姿势祈求女神协助，然后自己坐在祭坛附近，沉默不语。大多数出现的女人都乐于见到她如此颓丧消沉；她们也不发一语，但是波吕克拉特斯（Polycrates）的一些亲戚及一些贵族仕女尚不知即将来临的危险，前去安慰她。但欧南特对她们尖叫："不要靠近我，你们这些怪物！我太清楚你们的心思，想如何对我不利，我清楚你们如何向神明祈祷，希望最坏的事会降临我们。但尽管如此，假如这是天意，我相信你们有一天会吃下自己孩子的骨及肉。"说完这些话，她要求随从将女人驱走，而假如她们拒绝离去，便以木棍赶她们。但就她们来说，她们趁机利用这机会，集体离开神庙；她们也同时向神明举手祈祷，祈求欧南特自己会遭受她威胁别人的命运。

30. 城市的男性居民已经决定要起而反叛，现在女性的愤怒又在每个家庭里火上加油，所以群众针对阿加索克利斯的怒火加倍猛烈燃烧。在夜晚降临时，整个城市充斥着喧闹的声音、火炬的火光以及急行的脚步声。有些人聚集在竞赛场里呐喊，有些人彼此打气，还有一些人四处奔跑，设法将自己躲藏在不太会被怀疑的地方。竞赛场、环绕宫殿的宽敞大道、城市主要街道以及酒神剧场之前的区域，都挤满了所有国籍的群众。在这时候，阿加索克利斯风闻正在发生之事，从酒醉昏睡中挣扎起身，因为他才刚刚解散酒宴，并且带着除了费罗（Philo）外的全家人去晋见国王。他向男孩国王说一些话，在话中他悲悼自己的不幸，然后

握着他的手，走向以米安德（Maeander）为名的亲水花园和摔跤场之间的遮覆长廊，这会导向剧场的出入处。在那里他锁住前两道门，并且只与一些卫士、国王及他自己家庭的成员，通过第三道门。每道门都有两道横栓，但门却都是格子细工的构造，所以可以看穿它们。

在这时候，暴民已经从城市各处群集，不仅开阔的空间，甚至屋顶及阶梯都站满人，而从那里发出一道持续但混乱的喧闹及叫喊，正如我们从妇女及小孩也混杂在男性群众中所能期待的；因为在迦太基，以及同样的，在亚历山大，孩童在这些骚动中，扮演和成人一样显著的角色。

31. 当天破晓时，在这种普遍混乱里难以分辨出个别的叫声，但一个词句在其中却特别显著："带出国王！"马其顿卫队最先采取积极行动，前进占据宫廷谒见大门。很快，一旦他们发现国王在何处，他们绕过去，将长廊的第一道门从门枢移去，接近第二道门，然后大声叫喊，要求见到国王。阿加索克利斯现在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要求卫士为他带信给马其顿卫队，告诉他们他现在要辞掉摄政以及种种权力和头衔，还有他所有的俸禄，只要求保有性命及足够的维生水平，别无其他：所有他欲求的是退回到他原先在生活里的位置，而在那位置即使他愿意，也无法去伤害任何人。所有卫士都拒绝，但是阿里斯托米尼兹（Aristomenes）这位后来成为首席大臣的人，同意携带这信息。此人出身为阿卡纳尼亚人，而虽然他是在上了年纪后才取得国家的主要权位，但他能证明自己是位最值得尊敬、最谨慎看守国王以及埃及王国利益的人。当阿加索克利斯正位极人臣之时，他同样也是以奉承阿加索克利斯而著称，因此他后来在那职务上杰出的表现，显得更加可观。他是第一位邀请阿加索克利斯到宴会时，将他从所有客人中挑出，献给他一顶金冠的人，

这是一项专属国王的荣耀。他同样也是第一位胆敢佩戴刻有阿加索克利斯肖像在戒指上的人，而当自己有位女儿初生时，他命名她为阿加托马勒亚。

对此人之个性我已经说的够多，且回到我的故事。在答应为阿加索克利斯递话后，他从边门去见马其顿卫队。他还没说几个字来解释阿加索克利斯的提议时，马其顿卫队便想将他杀死。但一些士兵插手，向其他人请求饶恕他。阿里斯托米尼兹于是又返回宫廷，告知他必须带着国王一起出来，否则就不要再出来。在让他带回信息时，马其顿卫队已经到第二道门，将它打破。阿加索克利斯和那些与他一起的人从马其顿卫队的行为以及他们的语调中，知道他们现在的心情是会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因此向士兵恳求慈悲，说出所有能够激起他们怜悯的话，至少到饶恕他们生命的程度；阿加索克利斯甚至做到将手伸过格子窗，而阿加托马勒亚则是挺出她的胸部，说她用它们哺乳了国王。

32. 但最后，他们发现对他们命运做再多的悲悼都无济于事，他们于是将年轻国王及保镖一起送出。马其顿卫队将男孩接到他们那里，直接将他安放在马匹上，陪同他到竞赛场。他出现在那里，受到高声欢呼以及鼓掌欢迎，在那时他们停下马匹，将男孩抬下，引他向前，让他端坐王位。至于群众，他们的感觉现在是在欢欣及愤怒之间分裂：他们欢欣，因为国王已经被带到他们面前；但是愤怒，因为犯罪之人尚未就逮，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他们持续喧嚣，要求那些让人民蒙受邪恶的负责人被带出来，要杀鸡儆猴。在这时候，白天已经过了许久，但是人民还是没发现任何人可以作为发泄怒气的代罪羔羊。在这时候索西比乌斯——他是同名政客的儿子——身为保镖中的一员，特别关切国王及国家安全，他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其他希望可以安抚暴民的愤怒。他也见到

年轻国王沮丧，部分是因为那些围绕在他四周的不熟悉面孔，部分是因为群众骚动，所以他询问国王是否同意交给人民那些曾以任何方式伤害他或他母亲的人。男孩点头，在那时索西比乌斯告诉保镖去宣布国王的决定；接着他将国王从王座举起，将他带离，在附近自己家里照顾他。当国王的意旨公开后，极大欢呼的吼声以及鼓掌在整个竞赛场中爆发出来。在这期间阿加索克利斯及阿加托马勒亚已经分手，回到各自家中。一群士兵——有些是自愿的，而其他士兵则是在群众敦促下——立即出发去寻找他们。

33.　接着所发生的谋杀及流血则导因于一件意外事件。一位阿加索克利斯的随从以及奉承者叫费罗，离开宫殿，并在酒醉状况下走入竞赛场；当他观察到士兵骚动的情绪时，他向站在旁边的人说，假如阿加索克利斯出来的话，他们就会有理由忏悔他们现在的行为，正如在之前曾发生过的。当旁观的人听到这些话，有些人开始责骂他，其他人则将他推来推去。当他设法自卫时，有些人立即将他的外衣给撕开，而其他人则以枪矛对准刺向他。他很狼狈地被拖入竞赛场正中央，仍然还有气息，而人民一旦尝过鲜血，变得开始热切等待更多其他牺牲者的到来。不久之后阿加索克利斯便在手镣脚铐加身之下被引领进来；一旦他出现，群众奔跑过来，立即刺杀他。这在实际上是种同情而非敌意的行为，因为其结果是使他免于遭受他所值得的恐怖来受死。接下来尼孔被带进，然后是阿加托马勒亚；她以及两位姊妹被脱光衣服；她们之后则是所有其他的亲戚。最后一位是欧南特，他们将其从两位女神的节庆（Thesmophorium）中拖出来，放在马匹上，让她裸体骑马进入竞赛场。那时他们所有人都被交给愤怒的群众：他们有人用牙齿撕裂他们，有人用锐器刺击，其他人则挖出他们的眼睛。一旦有人倒下，他立即会被扯裂成身

首异处、肢体四散，直到被完全肢解为止，因为一旦他们的激情被惹起的时候，埃及人的野蛮天性确实惊人。与此同时，有群少女曾是皇后阿尔西诺伊的随从，得知费拉蒙（Philammon）是造成她被谋杀的元凶，在三天前从昔兰尼抵达。她们那时冲到他家，破门而入，以棒棍石头杀死费拉蒙，将他不过是小孩的儿子绞死，然后她们报复的最高潮是将费拉蒙的妻子裸体拖到街上，当场杀死她。如此便是阿加索克利斯、阿加托马勒亚以及他们家族的结束。

34. 我十分清楚有些作者在编年记录这些事件时，会求助曲折以及耸动的描绘，只不过是为了让读者有强烈印象，所以往往超过适当地叙述实际发生之事的必要程度，擅自加油添醋。有些人将整个事件过程归诸命运女神，强调她反复无常的性质，以及人类无能去对抗她所带来的起伏变化，而其他人则致力于对不可预期之事给予理性的陈述，设法让每件事都有道理或可能原因。然而以那样的方式处理议题，从来都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理由是阿加索克利斯身为军人，无论就其能力或勇气，毫无可观之处；作为政客，他没受命运女神青睐，而且在处理事情的方法上，绝非可做模范；身为廷臣，他既不精明老练，也没有阴谋算计的功夫。但这些能力却使得索西比乌斯及其他许多人，在处理一位国王接着一位国王的事务时，能始终如此成功。事实上，在这角色上，阿加索克利斯恰好与我刚提及之人相反，但因为“爱父亲”托勒密四世是位软弱的统治者，所以他才能在没人预料之下，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在到达那位置后，虽然历经国王之死，他因为位居有利位置，得以维持权势，但却因为自己的胆怯及怠惰，同时丧失地位及性命，并且在很短时间内被众人唾弃。

35. 如我已经解释，对于如是议题，以妄加评论及分析来扩大叙述

，并无益于目的。但就西西里人阿加索克利斯、戴奥尼素一世和一些其他杰出统治者而言，则是另一种故事。在这两个人之中，第二位始于微寒卑贱的地位，而阿加索克利斯——如泰密乌斯以贬抑的影射所告诉我们的——原先是位陶匠，离开他的制陶辘轳、陶土以及乌烟瘴气，在年轻时来到叙拉古。首先，他们都在自己的时代最后成为叙拉古僭主，这城市在当代就其尊贵及繁荣，都是首屈一指，后来他们都被认可为整个西西里之王，[27] 甚至统治意大利的一部分。除此之外，阿加索克利斯不仅企图征服非洲，而且在他过世时，仍然握有他之前所拥有的领土。因为这个理由，所以当西庇阿这个最先击败迦太基的人，一度被问到他认为哪一位是最成功的政治家，一位同时结合勇气及智慧之品德的人时，他回答说“西西里人阿加索克利斯及戴奥尼素”。[28] 挑选出如此之人的生涯来引起读者注意，提及一些命运女神之无常以及人类事务之不确定，还有指出其中历史教训，这是正确的，但是就埃及阿加索克利斯的情形，所有这些必然是不适当的。

36. 因为这理由，我拒绝扩大发挥埃及阿加索克利斯的故事。不如此做的一个理由是这一事实：所有命运女神如此惊人的转折，只会在第一次被呈现给我们的时候，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之后不仅在读到它们或是在心中记得它们，都会变得无益，而且事实上，对如此事件做出逼真的描绘，甚至会产生某种反感。

对那些想利用他们的眼睛及耳朵来研究任何议题的人，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亦即他们自身的改善以及他们获得的愉悦，这些都应该在他们心思中占有优先的位置；这原则特别适用于历史研究，在那里假如耸人听闻的事件被不成比例地强调，那这两个目标将不会达成。首先，命运的异常转折不会让读者激起想模仿它们的欲望；其次，没有人会从见证

或阅读那些与自然及常人经验相违背的事件中，得到任何持久的愉悦。诚然，我们的确会有兴趣见到或听到仅发生一次及第一次发生的事，但只不过是为了发现那显然不可能之事却实际上发生；但在那点好奇心得到满足后，没人会对不断沉溺于不自然之事感到喜悦，甚至的确除了不得不外，宁可不要遇到这类事。于是我们所被告知之事，或许能给我们愉悦，或许能引起我们模仿的欲望，所以对那无法产生这些效果的事件去做复杂扩大的处理，比较适合悲剧的艺术，而非历史。

但或许我们应该原谅那些对依循世界自然法则或一般经验过程的议题，不去加以发挥的作家。因为他们习惯认为过去历史中最重要及最可观的事，是那些他们恰好在自己经验中遇见的，或是他们从他人之处听闻并留下特别印象的故事。结果是他们投入比应该有的更多篇幅在那些既非原创——因为其他人已经陈述过——也无法给人教诲或愉悦的事情上。我对这主题已经说得够多。

[1] 这提及那已经佚失的部分历史。马西尼沙在页558所提及之休战协议时，便立即行动，以从西法克斯手上赢回他的王国。

[2] 亦即马西尼沙的征战获得罗马人的充分支持。

[3] 现在以苏斯（Sousse）为人所知，大约在突尼斯南方七十五里。

[4] 这次会面在李维的《汉尼拔之战》三十书30至31章中有报道，而且在本质上并非不可能。汉尼拔或许希望避免战争，或是寻求机会来会见，或评估他的对手。

[5] 这里所提出的条件比在迦太基破坏停战协议之前的还要少很多

，所以西庇阿几乎无法期望有任何机会去说服公民大会去接受它们。

[6] 甚难理解何以迦太基政府在所有那几年中，未曾提出要撤出意大利，那时候如此提议可能可以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

[7] 约三八七九〇千克。——译者注

[8] 见特别是页132以及页391至392有关波里比阿对查马战役如何塑造世界史进程，所具有之重要性的看法。

[9] 亦即让战象没有障碍地通过队伍。通常这间隔等于连队本身的宽度，所以传统的布阵看起来会像是西洋棋的棋盘。

[10] 有可能所有这些佣兵都是最近才招募的。不太能确定巴利阿里人及毛里塔尼亚人是投掷手以及轻骑兵，或是匆促地被训练为步兵，如在页570对战斗之描述所影射。汉尼拔的战术显示出他认为前线部队是可以牺牲的，希望在迦太基老兵上阵之前，借此来消耗磨损罗马人，将他们的武器弄钝（见页571）。

[11] 《伊里亚特》四书四三七行。

[12] 亦即现在战斗是以罗马人的方式进行，有别于希腊重装方阵兵团的集体冲击。

[13] 这并非以减少个别士兵之间的距离来达成，而是将连队与连队之间的间隔填满。

[14] 《伊里亚特》四书三〇〇行。

[15] 李维《汉尼拔之战》三十六书10至11章说，尽管在罗马人之中有普遍的愤怒以及希望摧毁迦太基的冲动，但西庇阿决定在这时候提出

和平条件。他所提出的理由是在围攻迦太基时，可能必须做出极大的牺牲，还有他担心他的继任者或许会揽走功劳。

[16] 亦即因为攻击罗马人特使（见页560至561）。

[17] 亦即对他们领土的侵犯。生效日期或许是西庇阿将这些条件提交给迦太基特使的那天。

[18] 李维报道说他们被禁止去训练任何战象。

[19] 这一条款特别是针对在迦太基领域之外所进行的攻击性战争：亦即，这假设迦太基如果在非洲之外作战，它必然是挑衅者。李维的陈述则禁止在非洲境内针对罗马的盟友作战。这一条款，例如说，便会涵盖迦太基对马西尼沙所采取的行动，而这反而导致马西尼沙对迦太基屡次的侵略，这最后导致第三次布匿战争的发生。

[20] 约二五八六〇〇千克。——译者注

[21] 约一二九三千克。——译者注

[22] 这五十年的还款期限是意图来延长臣服的时间，并避免提前缴清赔偿金。

[23] 特使首先回到西庇阿，然后迦太基人被给予三个月的停战协定，而在这期间他们要派遣特使到罗马。在罗马对特使团进行听证，以及决定以西庇阿所推荐之条件来订定和平条约，在李维《汉尼拔之战》三十书四二至四三章有所形容。

[24] 马其顿后裔拥有囤垦地，构成埃及军队里最重要的部分。

[25] 一位能干的军人，出身于一个移民到埃及的显赫波斯家族。

[26] 这神庙坐落于城外东边一小段距离之处。两位女神祭典（Thesmophoria）系有关丰饶，为尊崇谷神迪米特以及其女儿波赛凤妮（Persephone）而举行，时间通常是在十月、十一月播种时。

[27] 这严格来说并不正确。戴奥尼素未曾使用国王的头衔，也没以自己的形象来铸造钱币。

[28] 波里比阿在此并不一致。没有理由认为西庇阿会十分欣赏如此独裁统治者的类型；他更可能认为这些人是迦太基人成功的对手。

第十八书

在希腊之事务：弗拉米宁与菲利普

【菲利普五世在二〇〇年到一九八年对罗马人进行战争，但遭遇诸多不顺，要求会面进行协商。弗拉米宁自己未来任命的问题，仍然在元老院中讨论，也发现这是一个争取时间的有效办法。这会议于一九八年十一月举行。】

1. 在为这会议所预定的时间到来时，菲利普从马利亚（Malia）湾的迪米特利亚斯港出发。他搭乘舰首突出的旗船与五艘设有甲板的船舰一起航行，由他的马其顿秘书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和德摩斯梯尼斯，还有来自彼奥提亚的布拉纠利斯（Brachylles）[1] 以及亚该亚人塞克利亚达斯（Cycliadas）[2]（此人因为我已经提及的理由而被驱离伯罗奔尼撒）陪同。与弗拉米宁[3] 一起的有阿塔曼尼亚（Athamania）的国王阿密南德（Amynander）[4] 和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Attalus）一世的代表戴奥尼索多禄斯（Dionysodorus），而其他不同希腊民族及城邦则由亚该亚之阿里斯泰纳斯（Aristaenus）和色诺芬，罗德岛海军将领阿克欣布鲁图斯（Acesimbrotus），以及伊托利亚将军费尼亚司（Phaeneas），还有其他数位来自伊托利亚的政客。弗拉米宁与陪同他的人抵达尼西亚（Nicaea）的海岸，[5] 聚集在沙滩上，站着等待。然而菲利普在将船只靠近陆地时，却仍留在船上；当弗拉米宁要他上岸时，他从

船上位置起身，拒绝下船。弗拉米宁再度跟他说话，但这次是问他担心什么，对此菲利普回应，他除了神明外，什么都不害怕，但他不信赖那些在场的大多数人，特别是伊托利亚人。当罗马将军显示出惊讶，说相同的危险都会发生在在场所有人，所以几率是一样的，菲利普回答说他错了，因为假如有任何事发生在费尼亚司身上，有相当多人可以领导伊托利亚人，但假如菲利普失掉性命，目前没有人可以继承马其顿的王位。

所有在场的人认为，国王以这种方式开始会议，明显欠缺灵活手腕，有失大体，但弗拉米宁敦促他应该对任何说服他们来此会面的议题发表看法。菲利普说他不应该是第一位说话的人，而是应该由弗拉米宁先说，然后继续请他解释菲利普本人要做什么，才能得到和平。罗马将军回答说，他的职责指出了一个既简单又清楚的答案：菲利普必须撤离整个希腊，归还每个国家他现在掌握的战俘和逃兵，交还罗马在伊庇鲁斯签订条约后，他在伊利里亚里所掠夺来的区域，[6] 而且根据相同原则，也要归还在“爱父亲”托勒密四世死后，他从托勒密王国抢来的所有城镇。[7]

2. 在说完这话后，弗拉米宁不再做更多评论，而是转向其他代表，要求他们根据那些派遣他们前来会议的训令，进行发言。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的代表戴奥尼索多禄斯首先起身发言。他宣布菲利普必须交还他在希俄斯岛（Chios）战役中，所掳获的船只以及一起被俘虏的水手，而且必须将靠近帕加马附近两个他摧毁的爱神庙以及“带来胜利者”雅典娜（Athena Nicephorus）神庙，恢复原状。之后是罗德岛海军将领阿克欣布鲁图斯要求菲利普撤离他从罗德岛人抢来的培拉以亚（Peraea），将驻军从伊阿索斯（Iasus）、巴吉利亚（Bargylia）及攸若摩斯（Euro

mus）撤走，[8] 允许培林特斯（Perinthus）人恢复他们与拜占庭人的政治结盟，撤出赛斯拖斯、阿比多斯和所有小亚细亚的海港及港湾。当罗德岛的代表结束时，亚该亚联邦要求科林斯及阿哥斯应该完整地归还他们。在他们之后，伊托利亚人开始时如罗马人一样坚持，菲利普必须撤离整个希腊，然后继续要求他必须没有损坏地归还他们那些之前属于伊托利亚联邦的城市。

3. 在伊托利亚人费尼亚司提出这些要求后，一位同时兼具丰富政治家经验及能干演说家名声、来自伊索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Isus）[9] 起身发言。他攻击菲利普，理由是他在目前这时刻提出和平协议既不诚恳，而且在有必要进行战争时，他的方式也不勇敢。当他参加集会及会议时，经常在设计陷阱，注意机会，而且经常行动得像是在进行战争；但在战争时，他却又追求一个既不正义也不光明磊落的政策：他不会与敌人面对面作战，他的行为是在他们之前撤退，但边走边对城镇烧杀掳掠，而借着这方法，虽然自己被打败，但却也破坏了敌人胜利的奖品。早期马其顿国王却是以相反的方式行事，因为他们经常在开阔战场上彼此战斗，但甚少会去夷平或是蹂躏城镇。亚历山大在小亚细亚与大流士大王对战的战争中，他的行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坦坦荡荡，而且在亚历山大继承者长期的争斗中亦然：在这些战争中，所有人都是在战场上对抗安提柯一世，以争取亚洲霸权。而这些统治者的后人，直到皮洛士的时代，都遵守相同原则；他们经常乐于在公开战场上作战，并在能力所及范围内以武力征服对方，但他们放过城镇，所以无论任何人成为胜利者，必将能够统治它们，受其子民爱戴尊敬。但一个人放弃战争，却又同时摧毁战争之所以进行的目标，就不仅是疯狂，而是疯狂到极点，但这正是菲利普所做之事。因为当他从伊庇鲁斯的隘口 [10] 强

行军返回时，却比任何实际上对色萨利作战的人，还摧毁更多的城镇，尽管他是那国家的朋友及盟友。然后他以更多的例证来铺陈他的立场，最后亚历山大使用了这个论证。他问菲利普：“为什么当莱西马奇亚城是伊托利亚联邦成员，并受伊托利亚人指派之军事总督统治时，他却将这军官驱逐，安插自己的驻军？他为何要将赛厄斯（Cius）人民贩卖为奴，这亦是伊托利亚联邦一员，但当时他自己本人却与伊托利亚人处于友谊状况中？最后，他现在有何借口去占据艾奇奴斯（Echinus）、否提尔提斯·底比斯（Phthiotic Thebes）、法萨卢（Pharsalus）以及拉瑞萨（Larsissa）？”[11]

4. 当亚历山大说出这几点后，他结束激昂的演说，那时候菲利普将他的船舰更靠近岸边，在甲板上起身回应。他告诉观众说，亚历山大发表了一篇典型的戏剧性、具有伊托利亚风格的演说。“我们都知道，”他说，“没有人愿意去摧毁自己的联邦，但是因为环境变化，统帅经常被迫要做许多违背他们决定要做的事。”当国王仍在演说，视力欠佳的费尼亚司打断他，说他胡说八道：“这其中真相是您必须或先是战斗，然后征服，或者是服从那些比您强大的人。”在说到这一点时，菲利普虽然处于弱势，但却无法避免他性喜挖苦别人的格调，所以他转向费尼亚司说，“是的，即使一个盲人都可以见到这一点，”因为菲利普对这种回话相当擅长，特别善于视敌人则渺之。他接着又向亚历山大说：“您问我何以要兼并莱西马奇亚。理由是要避免它因为你们的疏忽，被色雷斯人攻击，因而人口减少，而这确实是已发生之事，因为根据您的说法，现在进行的战争是要强迫我撤离驻军士兵，但事实上他们在那边正是要保护这地方。至于赛厄斯的人民，并非是我对他们宣战，而是当普鲁席亚斯一世如此做时，我协助他攻占这城市，而这也是你们的过错。我及

其他希腊国家一再派遣特使，要求你们将那允许你们‘掠夺回那掠夺的战利品’的法条从法律中移除，你们却老是回答说，宁可将伊托利亚从伊托利亚移除，也不愿废除这法条。”[12]

5. 弗拉米宁说他不晓得国王所指为何。菲利普设法向他解释说，伊托利亚人的习惯是不仅掠夺那些与他们正在交战国家的人员及领土，而且假如有任何其他民族彼此交战，并且双方都是他们的朋友及联邦，伊托利亚人是被允许给双方协助，所以同样地可以去掠夺两边的领土，而无需任何公共的议决来决定此事。换言之，在伊托利亚人眼中，对友好或敌意并没有适当定义的界限，而是他们随时可视任何陷于争议的国家为敌国，并对其进行战争。

菲利普继续说，“所以他们现在有何权力来谴责我，假如当我和伊托利亚人处于友好状况，并且和普鲁席亚斯一世结盟时，我去对付赛厄斯的人民，为的是要帮助我自己的盟友？但在所有之中，最令人气绝的是，他们竟然胆敢将自己放在与罗马人一样的地位，要求马其顿人从整个希腊撤军。首先，使用如此语言已经是够傲慢；我们或许可以容忍罗马人如此做，但要是来自伊托利亚人，则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继续说，“无论如何，你们要求我应该撤出的是什么希腊，你们如何去定义它？当然，大多数的伊托利亚人本身就不是希腊人！阿格拉艾（Agraae）人、阿波多泰（Apodotae）人以及安菲洛奇亚（Amphilochia）人的国家不能被视为希腊人。[13] 所以你们允许我留在那些领域吗？”

6. 听到这点，弗拉米宁无法遮掩他的微笑，在那时菲利普又说道，“这些是我所有能对伊托利亚人说的话。就罗德岛人及国王阿塔罗斯来说，我相信一位心态公正的仲裁者，会认为他们放弃那些船舰及其水手，会比将他们归还来得公平。并非我先对阿塔罗斯及罗德岛人进行战争

，而是如众人所承认，是他们先对马其顿人开战。然而既然您要求这点，弗拉米宁，我同意将培拉以亚归还给罗德岛人，并将船只及仍然尚存的船员交还给阿塔罗斯。至于对‘带来胜利者’雅典娜庙以及爱神庙所造成的破坏，要去复原它们并非我能力所及，但我将送去植物以及一些园丁去照顾这地方，注意那些被砍断树木的生长。”弗拉米宁又再度对国王话语中的反讽发出微笑，然后菲利普又再度转向亚该亚人。他开始时，先细数所有他们从“多森”安提柯三世及之后从他本人那里获得的恩惠；他接着引用亚该亚人颁赠给马其顿统治者的特殊荣耀，最后他读出一道决议案，根据案文他们放弃了他菲利普，转而投靠罗马，然后他利用这场合来铺陈亚该亚人一般表现出来的反复无常及忘恩负义。但尽管他们有这样的行动，他答应将阿哥斯归还他们，但是关于科林斯，他说他要征询弗拉米宁。

7. 当他结束对其他使节的演说时，菲利普转向弗拉米宁说，现在要讨论的是端赖于他自己与罗马人之间的事，并问罗马将军的心愿究竟是他应该退出那些他自己过去在希腊征服的城镇及地方，或是这撤退也要包括那些他从先祖们继承来的土地。弗拉米宁此时保持沉默，但是阿里斯泰纳斯准备好要为亚该亚人发言，而费尼亚司为伊托利亚人发言，但时刻已晚，天色渐暗，所以无法进行。那时菲利普要求他们应该给他书面声明，写出他们和平协议的条件；他指出他只有一个人，没有顾问可以征询，所以希望能有时间思考他们不同的要求。弗拉米宁对菲利普语调中明显的嘲讽并没感到不悦，但他不希望其他人看到这一点，所以轮到他来开菲利普的玩笑，说：“当然这次您是独自一人，菲利普；您已经杀掉所有能给您最好建议的朋友。”对这一点马其顿国王冷冷微笑，不发一语。那时所有使节都将他们的要求以书面交给菲利普，其中的条

款都与我刚才形容的一致，并安排好次日在尼西亚恢复会谈后，他们分手离去。第二天早晨，弗拉米宁以及所有其他人在约定时间准时出席，但菲利普并未现身。

8. 白天将尽之时，弗拉米宁那时几乎已经完全放弃希望，但菲利普在靠近落日之刻抵达，如昨日由相同随从相伴。他解释他花费时间细读使者们的要求，但陷于极大的困惑，以及不确定要如何去满足他们。然而其他代表都相信，他的目的是要借着压缩可进行讨论的时间，来避免亚该亚及伊托利亚人发言指控；因为在前一日，当他要离去时，他注意到这两位代表正箭在弦上，要攻击他，申述他们的冤屈。所以这次他来到这会面地点，要求罗马将军应该在私底下与他讨论局势。这会面的目的是他们双方应该停止只是言词上的攻防战，而是对争议事项达成确定的解决方案。

当他重复数次这样要求，极力推动这想法，弗拉米宁询问在场其他代表他该如何做。他们敦促他去与菲利普见面，聆听他要说什么。那时弗拉米宁召唤当时的军团营长阿匹乌斯（Appius Claudius）加入他；然后他告诉会议其他成员离开海岸一些距离，然后留在原地，而由他邀请菲利普上岸。国王那时下船，由阿波罗多洛斯和德摩斯梯尼斯陪同会见弗拉米宁，并与他举行一段时间的私人会谈。甚难说两人在这场合交换什么意见，但他们分手后，弗拉米宁向其他代表解释国王的提议。他告诉他们说菲利普打算归还给伊托利亚人法萨卢以及拉瑞萨，但不包括否提尔提斯·底比斯；他将归还科林斯及阿哥斯给亚该亚人，以及培拉以亚给罗德岛人，但是不会从卡里亚地区的城镇伊阿索斯和巴吉利亚撤军。对罗马人他交出所有他在伊利里亚的财富以及所有战俘，而对阿塔罗斯他将交还船只以及所有在海战被俘虏而尚存活下来的船员。

9. 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宣布他们不满所提出的和平条件，菲利普必须答应他们共同的要求，亦即从整个希腊撤出；没有这行动，所有其他让步既无价值，也无意义。在这期间，菲利普可以见到一场激烈的讨论正进行着，而因为他担心针对他所做的指控，所以他询问弗拉米宁是否将会议再延期到次日，因为天色已晚；他说他在下次会面或是说服其他人接受他的观点，或者是接受他们正义的要求。弗拉米宁同意这项要求，在安排特洛尼昂（Thronium）的海滩会面后分手。

次日，整个会议在指定地点准时开始。这次菲利普做简短演讲，呼吁所有使节代表，特别是弗拉米宁，既然大家都处于和解的气氛中，不要中断和平协商，而假如可能的话，他们彼此之间要对仍受争议之点达成协议。假如这不可能，他会派遣使节团到元老院，或是说服那团体接受种种不同的争议事项，或是执行它的议决。[14] 所有希腊代表的回应是，他们应该继续作战，不管菲利普的提议。然而罗马将军的观点是：虽然他很了解菲利普不可能同意他们任一项要求，可是因为菲利普的要求绝不会干预到他们采取行动的自由，所以他们应该答应这一点。其实没有一项提议可以在没提交给元老院的情况下，在会议中得到批准，所以除了要确定元老院的意见外，此刻在许多方面也正是时候。冬天使得军队无法上战场，所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征询元老院，不会有任何时间的损失，而且如此做法对所有相关各方都是有利的。

10. 当希腊人注意到弗拉米宁无意反对将事件提交元老院时，他们很快同意他的计划。决议结果是允许菲利普派遣特使到罗马，而其他国家也同样要派遣使节在元老院前说明，提出对他不利的说法。

这会议于是产生一个弗拉米宁可以接受的结果，而这相当符合他原先的预测，[15] 所以他立即将他计划的架构给组织起来，小心稳定自己

的立场，不允许菲利普有不当的利益。因为虽然他给两个月的停战协定，他坚持马其顿国王必须在那段期间完成他派人到元老院的任务，而且必须立即从服吉斯（Phocis）及洛克里斯（Locris）撤军。他为盟邦积极行事，要让菲利普清楚：马其顿人在这段期间不得对他们进行任何敌意的行动。他将这些要求付诸文字，然后根据自己的权威来执行政策。首先，他派遣阿密南德到罗马去；他之所以选他，部分是因为他是位随和的人，可以轻易被弗拉米宁的朋友说服去遵照任何他们可能提出的方法；[16] 其次，他国王的头衔会让场合增添光彩，激起人们与他会见的兴趣。[17] 接下来，他派遣他妻子之甥侄费边（Quintus Fabius）和服拉费亚斯（Quintus Flavius）以及尼禄（Appius Claudius Nero）作为他个人的代表。来自伊托利亚的代表为伊索斯的亚历山大、德谟克利特（Damocritus of Calydon）、迪凯尔卡斯（Dicaearchus of Trichonium）、玻勒马霍斯（Polemarchus of Arsinoe）、拉米乌斯（Lamius of Ambracia）尼可马克斯（Nicomachus）——他之前被从泰瑞温（Thyrrheum）放逐，现定居在安布腊基亚（Ambracia）——以及一位从色萨利流亡、居住于史特拉托（Strato）的迪奥多突斯（Theodotus of Pherae）。亚该亚人代表是埃基提翁之色诺芬（Xenophon of Aegium），而阿塔罗斯送出亚历山大，雅典人选择凯菲索多禄斯（Cephisodorus）[18] 作为他们个别的代表。

11. 当这些使节抵达罗马时，元老院尚未决定是否必须指派当年两位执政官都到高卢，还是其中之一去对付菲利普。然而当弗拉米宁的朋友确定因为来自凯尔特人攻击的威胁，两位执政官于是都将留在意大利时，所有希腊的使节都出现在元老院之前，以直言不讳的方式陈述不利于菲利普的冤屈。大体而言，他们所做的指控与之前会面对国王所提出

的雷同，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为了元老院的利益而特别强调：只要卡其斯（Chalcis）、科林斯以及迪米特利亚斯仍然在马其顿人手里，希腊人便不可能享有任何自由。当菲利普自己形容这些地方为“希腊的枷锁”（Fetters of Greece）时，希腊人声称他的用词实在太真确了。当国王的驻军驻扎在科林斯，伯罗奔尼撒人无法自由呼吸；当菲利普控制卡其斯以及优卑亚岛其他部分，洛克里斯人、彼奥提亚人以及服吉斯人无法有任何信心；同样，只要马其顿人还掌控迪米特利亚斯，那色萨利人或是迈格尼希亚（Magnesia）人不会享有任何自由。菲利普提议从其他地方撤离，不过是让步的姿态，来让自己从当时的危险中脱困，但只要他仍然掌握这些战略要地，他可以轻易地在任何他指定的那天，将希腊人降为臣属之民。特使因此敦促元老院，或是去强迫菲利普从这些城市撤离，或是坚守他们属于共同一方的协定，全力继续对他作战。事实上，整个斗争最艰苦的部分已经过去，因为马其顿人已被击败两次，已经耗费掉他们绝大部分的陆上资源。

他们以呼吁元老院站在他们的立场做一结尾，呼吁他们不要让希腊人被欺骗掉他们自由的希望，不要剥夺罗马人自己所应拥有的最高名声。[19] 这些或是一些与此类似的话是希腊特使演说的大要。菲利普的代表已经准备冗长的演说作为回应，但在开始之时，他们被禁止去发表它；因为当元老院对他们提问，究竟是否要从科林斯、卡其斯以及迪米特利亚斯撤离时，他们回答说他们对此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训令。

12. 当菲利普的代表被以这种方式打断，他们没做进一步陈述。那时元老院，如我以上所提，继续派遣两位执政官到高卢，并投票继续对菲利普作战。同时他们亦安排弗拉米宁掌管希腊事务。这些决定很迅速地被传到那里，所以整个事件发展地非常像是弗拉米宁所想要的；运气

在这样的结果中只扮演非常小的角色：这种结果大多是归诸他自己在处理这问题时的技巧以及远见。假如有任何罗马人曾经证明过自己是充分地机灵敏锐，那便是他弗拉米宁，因为在经营公共事务以及他个人关切之事上，[20]他都展现某种程度的判断力及执行力，这些都无法被超越，而所有这些都还是在他还是位年轻人时所做到的，因为他仍然不到三十岁。他是第一位指挥军队跨海到希腊的罗马人。

论背叛

【对这离题叙述在波里比阿全书整体叙述中的脉络，因为在任何残篇中都没有很清楚的标示，有许多讨论。最有可能的理论是他提及阿哥斯领导者的行为，这些人在一九八年时从亚该亚同盟撤出，允许马其顿军队进驻阿哥斯。当菲利普将他们交给斯巴达的僭主纳比斯（Nabis）时，他们遭受到立即的报复。】

13. 我经常发现自己会对人们在人生中所犯下的许多错误，感到十分惊奇，特别是在叛徒的例子上。因此就与我所讨论之时代相关者，我希望对这议题说一些话。然而我非常清楚仅仅去调查或是甚至只是去定义，都非简单之事，因为要认为哪种人可以恰当地被认定为叛徒，断非易事。例如，我们不能认为那些出于自由意志，而与某些国王和君主从事联合活动的人是叛徒；[21]也不能认为那些在危急时候，促成他们国家改变既有的来往对象，转向其他友好国家或联邦的人是叛徒。一点都不。因为在实际上如此之人经常成为他们国家杰出的造福者。我无需回溯到遥远的过去来找寻明证，因为我所能说的可以在我正写作的时间里

轻易寻得。因此，例如说，阿里斯泰纳斯若没有及时说服亚该亚人放弃与菲利普的结盟，并代之以与罗马人友好，很明显地整个国家必然已经被彻底摧毁。如其所然，他这行为不仅在眼前的危机中确保了联邦每个国家的安全，而且很快就被认知到，阿里斯泰纳斯和他的政策无疑为联邦在后来势力上的增长，贡献良多。结果是他不仅没被视为叛徒，而且普遍被尊敬为自己国家的造福者及拯救者。相同的原则亦适用于以相类似方式来执行政策，并且根据时局形势来塑造政策的其他人。

14.　从这观点来看，虽然雅典政治家德摩斯梯尼斯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赞美，但我们必须在一个方面来指责他：我在此要说的是当阿卡狄亚加入菲利普二世，他激烈攻击希腊世界最杰出之人科吉达斯（Cercidas）、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以及攸康皮达斯（Eucampidas）背叛了希腊人的目的时，他那时的行动其实是冲动鲁莽及欠缺思虑；他也批评麦瑟纳城的费利亚达斯（Philiadas）的两位儿子尼翁（Neon）及特拉修洛赫斯（Thrasylochus），在色萨利的道可斯（Daochus）及奇涅阿司（Cineas），在彼奥提亚的帖奥盖顿（Theogeiton）及提摩列乌斯（Timolaus），他还一个接一个城市指名道姓，批评不同的公共人物。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有很好及明显的理由要以这种方式去坚持自己国家的利益，特别是阿卡狄亚以及麦瑟纳的居民。正是这些人凭借自己的行动，鼓励菲利普二世入侵伯罗奔尼撒，打破斯巴达人的权势，才使得所有居民再度呼吸自由的空气以及怀抱自由的理想；他们无疑赢回了斯巴达人在他们强盛繁荣时期从美塞尼亚人、迈加洛波利斯人、提基亚人及阿哥斯人所兼并的领土及城镇，所以重新增加自己国家的势力。

为了回报这一点，如果向菲利普二世及马其顿人宣战便非其该做之事，反而要在其能力之内，尽力提升他的荣耀及威望。假如在采取如此

途径时，他们同意菲利普进驻他们的城镇，或者是为了私人利益而废除宪法，或剥夺公民同胞行动或言论自由，只是为了一己之私，以赢得权力，那他们的确值得被烙印为叛徒。但如果他们持续坚信自己城邦的利益，而认为雅典利益并不符合自己国家利益，因此对局势判断有不同见解，那就我个人来看，德摩斯梯尼斯便没有权力去称呼他们为叛徒。因此就他所有考量来看，德摩斯梯尼斯其实只顾虑到自己国家利益，却也同时假设整个希腊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雅典，并将那些不如此做的人烙印为叛徒，这对我而言，德摩斯梯尼斯似乎是错得相当离谱，而且远离真相。实际上在希腊所发生的事，证明不是德摩斯梯尼斯展现出真正的远见，而是攸康皮达斯、希罗尼穆斯、科吉达斯以及费利亚达斯的儿子们。的确，所有雅典反对菲利普的结果，带来的只是在凯洛尼亚（Chaeronea）战役中最终的失败。而若非菲利普的慷慨大度以及关切自己名声，雅典人必然会遭受更严重的灾难；所有这些都是德摩斯梯尼斯所带来的后果。相形之下，阿卡狄亚及麦瑟纳的国家却立即让自己安全巩固，免除来自斯巴达人的攻击，更不用提对他们自己公民所带来的福祉利益，而这些优点都是那些名字我已提及之人的成就。

15.　因此对那些能够适当贴上叛徒标签的人来进行定义，甚是困难。或许与此事最相像的状况是当人们处于公共危险之中，或者为了个人安全或利益，或者因为与反对者之间的歧见，而将整个城邦交到敌人手上，或者接受外来驻军或是召唤外来协助，来促成他们个人的目标及政策，将国家置于外来势力的主宰下。所有那些做出这类行为的人，或许可以公平地被认定是叛徒。然而如每个人所同意的，由如此之人所进行的叛逆行为，并没为他们带来任何真正的利益或好处——事实上，恰恰相反——以至于我们会惊讶地问自己：他们最初的动机为何，或是何种

计算促成他们冲往如此的致命处境。因为从来没有人背叛城邦或军队或要塞，却不被发觉出来：假如这在行动的时刻没有发生，但在一段时间中，整个事情还是会曝光。这些人一旦被发现，没有一位会在之后过好日子，反而在大多数情形下，他们会从那些他们如此努力去赢取恩惠的人手中，遭遇到适当惩罚。因为将军和统治者经常会利用叛徒来促成他们的利益，一旦他们不再有用，便会如德摩斯梯尼斯所言，将他们视为叛徒。他们自然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一位背叛自己国家和之前朋友的人，无法证明会对他们保持忠诚或信守承诺。而即使这些人没有在他们新主人手中遭到惩罚，他们仍难躲过那些受他们背叛之人的报复。或假如他们曾设法逃过两方的捕捉，他们的恶名在其他人之中仍然会终其余生，追杀他们。这会对他们带来许多真实的或是想象的恐怖，继以日夜，它会助长及鼓励那些想对他们设局的人，让他们即使在睡觉时，都无法忘记他们自己的罪恶，[22] 而使他们梦到种种阴谋诡计以及灾难不幸，因为他们经常会被提醒到他们与其他人类的疏离，以及思想到他们所引起的普遍怨恨。然而尽管这些事实难以否认，但是除了极稀罕的例外，在需要叛徒时，还没证明过无法找到人去当叛徒。所有这些或许会导致我们得出结论：人类被认为是最机巧的动物，或许也有理由被认为是最愚蠢的动物。因为其他动物是它们生理需求的奴隶，只会因为这些方面的误导而招致灾难不幸，但人类虽然有理性来引导他，却会因为缺乏思考以及因为生理上的欲望而误入歧途。对这议题我所言已经足够。

论方阵兵团

28.　在我第六书之处，我曾提及在适当机会，我会尝试对罗马及马

其顿之军事装备以及战术队形做一比较，显示无论是好或坏，它们究竟如何相异。现在我们已经见过这两个系统在战场上彼此对峙过，所以我将履行我的承诺。在过去，马其顿的队形在运作经验的方面证明，比其他在亚洲及希腊所使用的队形都还优越，而罗马的系统则征服了那些运用在非洲以及在西欧所有民族的系统。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见过这两种队形以及这两个国家的士兵在多次场合中不止一次的对抗。这应该是有用及值得花费心血的演练，来发掘何以罗马人在战场上经常得胜，带走奖品。假如我们以这种方法调查此事，我们将不会像人类中无知的多数一样，只以运气来说明，并在恭喜胜利者之余，却不愿给个道理，但我们将会给他们应得的赞美及钦佩，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他们成功的原因。

我无需在此铺陈那些罗马人与汉尼拔战斗所输掉的战役，因为他们所遭受到的挫败与武器或队形无关，而是汉尼拔的巧妙及军事天才所导致。我已经在对相关战役描述时，说得够清楚，而且还有两件证据支持我的结论。第一是战役结束的方式：因为一旦一位才能足堪与汉尼拔相比的将军出现在罗马一方，胜利在不久之后便会属于罗马人；第二，是由汉尼拔本人所提供的：他在赢得第一场战役后，立即抛弃掉原先出发时的装配，而以罗马武器来武装他的部队，持续使用这些，直到战争结束为止。至于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则不仅使用意大利武器，还有意大利部队，而且在对付罗马人时，交替使用连队以及方阵军团里的单位，来布置战斗队形，但即使有这些方法协助，他并没赢得胜利，而且所有他所进行的战役都是多少没决定性的。[23]

在开始比较前，我有必要先处理这几点，所以没有任何可能会抵触我说法的东西会被遗漏。我现在将继续比较。

29.　有许多因素让人容易了解到，只要方阵兵团维持它的特色队形以及强度，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挡它的冲刺或是面对面来对抗它。当方阵兵团密集起来，进行活动，每个人及他的武器会占据三尺的空间。[24]他所持的长枪在早期被设计为二十四尺长，但现在用法则已调整缩短为二十一尺，从这里我们要扣掉持枪之人的手部及长枪后方用来平衡及夹住枪身以进行攻击的部分。这整个长达六尺，根据这些很清楚地长枪会在每位重装武兵之前伸出十五尺，当他向敌人前进时，他以双手紧握长枪。这意味着：虽然第二、第三、第四列人的长枪自然会较第五列的更为伸出，即使后者仍然在第一列之人前面伸出三尺。我现在当然假设方阵兵团维持它典型的秩序，而且从后方及两侧紧紧靠拢，如荷马在这些诗句里所说：[25]

盾牌紧扣着盾牌，每个人的肩膀紧靠着肩膀；
在他们闪亮的头盔上，马背的鬃毛在他们点头时会触及，
行伍队形是如此紧凑……

无论如何，假如我的描述是真实及准确的话，那在头排的每个人将会有五支长枪的尖端在他之前伸出，每一尖端都是那之后的三尺前。

30.　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轻易地去描绘整个方阵兵团，当它以十六列的厚度，向前伸出水平的长枪，往前冲锋时的性质及强大威力。在那十六列里，那些位置在第五列之后的人，无法使用长枪在战场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他们因此没有将长枪放平来针对敌人，而是将枪头往上指天，将枪身架在前面之人的肩上。以这方式他们从上方来保护整个方阵军团，因为这些长枪如此密集，所以他们可以挡下任何会掉在前排士兵头

上的投掷武器，而击在那些紧接在他们之后的人。一旦冲刺开始发动，后排的人仅凭着身体的重量来强大地增加动能，使得前列的士兵无法回头。

我已经以大致方式描写这两种系统，并以细节来形容方阵兵团的构成。我现在为了要进行比较的目的，要解释罗马装备以及战略队形的特征，以及区分这两个系统的差异。当罗马士兵完全武装时，亦占有三尺宽的空间。然而，根据罗马人战斗的方式，每个人都可以个别地进行移动：他不仅用长盾牌来护卫自己的身体，并经常通过移动来对付打击的威胁，他也用刀剑来同时进行劈砍以及刺击。显然，这样的战略必须有比较开放的队形秩序以及人与人的间隔，而在实际上，每位士兵需要与同列左右士兵以及与同行前后士兵，至少相隔三尺，假如他要有效地执行他的功能。这些布置的结果是：每个士兵必须要面对方阵兵团前列的两个人，所以必须要遭遇以及攻击十个枪头。一旦双方开始交战，一个人无法自己冲过超越所有人，也无法将这些枪头挡回；除此之外，在罗马的队形中，后方并不支援前方，无论是将枪头档掉，或是使用他们的刀剑。所以如我在开始时所言，很容易去了解到，只要方阵兵团维持特有的队形以及冲力，何以会没有东西可以抵挡住它的正面攻击。

31.　那究竟是何种因素使得罗马人赢得战争，造成使用方阵兵团的人落败？这答案存在在战争之中，行动的时间及地点的选择是无止境的，然而方阵兵团却只能用于一次时间以及一种地形，来产生其独特的效果。无论何时有重要战争逼近，假如敌人被迫要根据方阵兵团所要求之时间及地点来站好位置，那无疑使用方阵兵团的人必定会因为我已给的理由而取得战果。但假如要躲避其无可抵挡的冲刺是可能甚至容易的话，那方阵兵团何以能够再被认为是可怕的呢？再者，通常我们都承认，

它必须在平坦无碍的地面使用，没有任何障碍，如壕沟、冲沟、凹地、山脊以及水道所打断，所有这些都足够去妨碍以及打乱如此的队形。一般的看法是：几乎没办法或至少难得去发现一片乡间，例如，有两三里之长，上面没有任何这类的障碍物。即使假设可以找到如此的战场，但也得假设敌人拒绝应战，而宁可横越乡间，掠夺城镇，蹂躏对手盟军的领土，那方阵兵团有何用途？假如它留在最适合它的地形，不仅他无法去协助其盟军，而且也无法确保其安全，因为当敌人毫无疑问地掌握开阔的乡间地带，它的补给运输会被敌人轻易拦截。另一方面，若方阵兵团离开有利于它的地形，尝试在其他地方活动，它将轻易地被击败。再者，假如敌军真的决定要走下到平原，在那里作战，但当方阵兵团仅有一次机会冲刺，在主要行动发生后，敌军却没有将其所有兵力投入战局，甚至只保持一小部分的军力作为后备，从罗马人现在正实施的战略，很容易预测什么事会发生。

32. 这结果的确不需要辩论来加以证明：我们只需提及已经发生的事实。罗马人并不打算他们的阵线在数字上要和敌人一样多，他们也不会将军团的全部战斗力量暴露在方阵兵团的正面攻击上。相反的，他们将部分的武力作为预备，而由其他的部队来和敌军交锋。稍后在战争中，无论冲刺的方阵兵团将面对它的敌人部队击退或是自己被人击退，他都会失去原来的队形。因为追击撤退的敌人，或是在攻击过来的敌人之前撤退，方阵兵团都会留在后面它自己部队的其他单位；在这时候，敌人的预备部队会占据方阵军团所空下来的地方，而没必要再从正面来攻击，而是从侧面及后方来进攻。当拒绝给方阵兵团它所需的机会，降低它享有的优势，是如此容易，而且它无法避免敌人来攻击它，难道从这里不会见到这两系统之间的差异是何其大吗？

除这一点之外，那些依赖方阵兵团的人必须要行经、扎营于各式的地形；他们必须预先占据有利的地点，围攻他人和自己被人围攻，并面对敌人出其不意的出现。所有这些都是战争的一部分，对最后胜利或许会有重大或是决定性的影响。在所有这些状况中，马其顿的队形有些时候甚少有用，有些时候是完全无用，因为方阵军团无法以较小单位或是个别单独来运作，但是罗马队形却极具弹性。每位罗马士兵一旦武装并开始行动后，能够自行调整到任何地点或时间，并面对任何方向来应付攻击。无论是要与主力部队一起或是与分遣队一起，在连队里或是单兵作战，他同样都有一样好的准备，无需任何变更。于是乎，因为在有效使用部分罗马军队是如此具有优势，所以他们的计划比其他人的更可能取得成果。我觉得有必要以相当篇幅来处理这议题，因为仍有如此多的希腊人在马其顿遭受挫败时，认为如此事件几乎不可置信，而且仍有许多人难以理解在武装他们的士兵上，方阵兵团相较于罗马军团为何和如何会处于劣势。

在希腊之事务：弗拉米宁以及和平协议

【这段落形容在一九七年罗马对菲利普赢得决定性胜利后，所草拟之和平协议。】

44. 在这时候，罗马所指定的十位希腊事务的专员已经抵达，他们带来元老院有关与菲利普之和平协议的议决。主要特色如下。在亚洲及欧洲的所有其他希腊人都是自由人，享受自己的法律。菲利普要在地峡运动会（Isthmian Games）[26] 开始前，要交给罗马人那些臣服于他的

希腊人以及驻军占领的城镇。他要从攸若摩斯、佩达撒（Pedasa）、巴吉利亚以及伊阿索斯，还有阿比多斯、塔索斯（Thasos）、穆利纳（Myrina）和培林特斯等城镇撤出驻军，让居民自由。弗拉米宁要根据元老院有关赛厄斯城镇之解放的议决，写信给比提尼亚的普鲁席亚斯一世。菲利普要在相同期限内归还给罗马人所有战俘及逃兵，并将他所有战舰交出，除了五艘轻艇以及八名水手划一只桨的巨型旗舰一艘。他要支付一千泰伦[27]的赔偿，一半立即交出，其他分期付款，为期十年。

45. 当这决议的内容在希腊广为周知时，唯一例外的是，所有城邦及民族都深受鼓舞，极度喜悦。伊托利亚人对这决议并不符合他们的期望感到失望，并且激烈地抱怨说这决议不过是言词游戏，忽略实际问题。他们从这决议的实际条文演绎出可能的诠释，但这些是刻意用来混淆那些愿意聆听他们这种预言之人的心思。伊托利亚人声称决议中有关菲利普所驻军的城市，其实里边有两种不同的声明：其一是命令他将驻军撤回，将城镇移交罗马人，另一是要撤离驻军，并让城镇自由。这明确指出被解放的城镇都是位居亚洲；因此很明显地，那些要被移交给罗马人的都是位居欧洲，亦即欧瑞温（Oreum）、伊瑞垂亚（Eretria）、卡其斯、迪米特利亚斯以及科林斯。[28]这当然是很清楚的指示：罗马人要从菲利普之处接收所谓的“希腊的枷锁”，所以希腊人并非被给予自由，而只是换个主人而已。

这些伊托利亚人的辩论令人厌烦地不断重复。但弗拉米宁在这期间已经与十位专员离开在服吉斯的伊拉帖亚（Elateia），往南旅行到安提居拉（Anticyra），立即横渡海湾到科林斯。在那里他继续与专员讨论及考虑整体希腊的安排。在这整个时候伊托利亚人那种中伤毁谤的评论逐渐散出，开始变得有人相信，所以弗拉米宁觉得有必要向他的同事陈

述，详细讨论安排的条件。他辩论的要点是，假如他们要在希腊人之中有完整的名声，说服整个希腊国家说罗马人最初跨过亚得里亚海时，并非为了提倡自己利益，而是要争取希腊人的自由，他们必须撤离每个地方，解放所有现在由菲利普驻扎的城镇。而如其所真正发生的，这点正是在专员之中仍悬而未决的议题。罗马关于其他事项都已经有所决定，而专员也从元老院得到关于这些事项的训令，但是因为对安条克三世的意图仍有所疑虑，所以有关卡其斯、科林斯及迪米特利亚斯地位的问题，元老院则交由他们斟酌，端赖现场局势决定；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知道安条克三世正密切观察及等待干预希腊事务的机会。尽管如此，弗拉米宁成功地说服他的同事，立即解放科林斯，将它交给亚该亚人，但他继续占领阿克罗科林斯以及卡其斯和迪米特利亚斯。

46. 在这些决定达成时，庆祝地峡运动会的时机也来临。对那场合会发生何事的预期，吸引来自文明世界各角落的最上层人士，而关于结果的所有种类报道及臆测，也在整个庆典礼中流传着。有些人辩称罗马人不可能从某些地方及城市撤离，其他人则认为他们会放弃被那些被认为出名的地点，但会保留那些一样有用但恰巧没有相同光彩的地方。的确，这些人甚至凭空杜撰出那些相关的地名，并且彼此竞争猜测的机灵。在这种不确定的氛围中，而且群众正集合在竞赛场，要观赏比赛的时刻时，有位号角手要求大家保持肃静。司仪走向前，做出如下的宣布：

罗马元老院及行执政官之职，弗拉米宁，在战场上击败国王菲利普及马其顿人，让以下国家及城市自由，没有驻军，不缴贡赋，充分享受他们祖先的法律：科林斯、服吉斯、洛克里斯、优卑亚、否提尔提斯·亚该亚、迈格尼希亚、色萨利以及柏希比亚（Perrhaebia）等人民。

在这宣布开始之初时，有道震耳欲聋的吼声响起，所以有些人完全没听到宣言，而其他人则是急于再听一次。绝大多数的群众无法相信他们的耳朵，因为所发生的结果是如此不可预期，所以他们仿佛是在梦境中听到这些话语。每个人或许都因为不同冲动而受感动，他们喧嚣地呐喊要司仪及号手向前靠近到竞赛场中央，重新宣告；他们无疑希望不仅听到说话的人，也要看到他，因为他们似乎如此难以相信他所正在说的。但当司仪走到竞赛场中央时，再度借号角之助来平息喧闹，再度读出完全相同的文字后，有极度欢呼的爆发，甚难让那些今天只能以书面阅读这事件的人去想象声响是如何发出。当最后这叫喊声逐渐消退后，没有人对体育竞赛有任何注意；群众的欢呼现在被喋喋不休的吵闹声所取代，人们与旁边的人讨论消息，或是喃喃自语，所有人都像发狂似的在说话。的确，在竞赛结束时，他们以毫无节制的激情兴奋和感激，几乎杀死了弗拉米宁：有些人盼望看到他的脸，欢呼他为救主，其他人则往前推挤要去触摸他的手，而绝大多数人则将花冠及发带投向他，在他们之中，弗拉米宁几乎被撕成碎片。但他们的感激无论看起来是如何过度，我们还是可以有信心地说，这些仍然远不及此事本身的重要性。这是件完全值得钦佩的行动，首先，因为罗马人民及其将军竟然会做出选择，甘冒无限的风险以及花费来确保希腊人的自由。但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会投注足够的武力，来实现这理想，但所有之中最可观者还是没有任何厄运来横阻，让他们的意图遭受挫折。相反的，当仅凭一次声明，所有居住在亚洲及欧洲的希腊人都变成自由人，没有驻军，也没有贡赋的负担，而是享受他们自己的法律时，每个因素都结合起来造就这最高潮的时刻。

[1] 这位是率领加入马其顿军队之彼奥提亚人的统帅。

[2] 他在亚该亚领导亲马其顿的派系，在二〇〇年被选为联邦的将军，但是一直抗拒菲利普企图将亚该亚卷入对罗马的战争之中。在亚该亚人离开马其顿，转而向罗马效忠时，他被放逐。

[3] 福拉明尼纳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是一九八年的执政官。

[4] 在希腊西北，介乎阿拉克索斯（Arachthos）河以及品都斯（Pindus）山脉西坡之间的区域。

[5] 在马利亚湾（Malian Gulf）岸边的一个港口，靠近温泉关（Thermopylae）。

[6] 这是指在二〇五年签订的《腓尼企和约》（Peace of Phoenice），这结束了第一次马其顿战争。

[7] 这是菲利普在二〇〇年时所攻占的色雷斯城镇。

[8] 这些是小亚细亚大陆卡里亚省的城镇，在罗德岛之北。

[9] 这城镇在伊托利亚南部，诺帕克都城之东北方。

[10] 这是菲利普被弗拉米宁驱逐走时，所经过的通道。

[11] 这四个城镇之前属于伊托利亚人，但被马其顿人攻下。

[12] 正如十八世纪时不同欧洲国家允许海盗横行，伊托利亚人允许他们的市民针对那些在官方上并未敌对的国家，进行独立的敌意行为。

[13] 姑且允许某种程度的马其顿修辞，但修昔底德确实认为居住在

安布腊基亚（Ambracia）湾东端的安菲洛奇亚人是野蛮人。

[14] 这是没有前例可循的提议，因为到目前为止，征询元老院是接着与现场之罗马将军已经达成初步协议而来。弗拉米宁希望在希腊的统帅权能够延长，无法做到那点，则被托付签订和约的任务。

[15] 这显示出派遣特使的提议可能是弗拉米宁自己设计出的。

[16] 亦即或是推动一个协议或是持续战争。

[17] 他是第一位去造访罗马的国王。

[18] 这是那时候领导雅典的政治家。

[19] 亦即为希腊之解放者。

[20] 亦即这派遣使者到罗马背后的计划。

[21] 这所指是伯罗奔尼撒人与菲利普二世合作，而他们被德摩斯梯尼斯指责为叛徒。

[22] 比较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一幕第四景——克雷伦斯（Clarence）的梦境。

[23] 这样的论断对皮洛士不甚公平，他在赫拉克里亚（Heracleia）（二八〇年）以及阿斯库伦（Asculum）（二七九年）打败罗马人，虽然他自己当然也蒙受惨重的损失。

[24] 这种队形不仅假设横向，即从右肩到右肩，而且直向从前到后，即从胸到胸，都有三尺的空间。

[25] 《伊里亚特》十三书一三一至一三三行。荷马当然不知有方阵

兵团，所以这几行并不是指它。

[26] 地峡运动会在泛希腊的大型运动会中，位居第三［在奥林匹亚以及特尔斐（Pythian）之后］，在每隔一年的六、七月时举行，在目前的情形是一九六年的六月。

[27] 约二五八六〇千克。——译者注

[28] 有关这最后三者的重要性，请参见页599。

第二十四书

在希腊之事务：菲洛波义曼及阿里斯泰纳斯

11.　无论是在人格上或是在政治性格上，菲洛波义曼与阿里斯泰纳斯之间甚少有共通之处。天生在心理上及身体上，菲洛波义曼都被赋予行动以及战争的生活，但阿里斯泰纳斯则是政治与辩论的生活。在政策选择上，两人之间的差别或许可综合如下。在罗马与菲利普以及与安条克发生战争的期间，罗马霸权已经成为与希腊事务无法切割的因素。于是阿里斯泰纳斯在政治活动中，随时愿意去做罗马人所要求的任何事情，有些时候甚至到事先预料到他们要求的地步，但同时，他也费尽心力去保持遵守法律的表象，甚至大肆张扬地如此做；然而无论何时，任何希腊法令若明显与罗马之指示有所冲突之处，他会以牺牲法律来做出让步。另一方面，菲洛波义曼随时接受、毫不迟疑地达成与国家法律以及联盟条约相和谐的所有要求；然而，若是有罗马的要求超过这些界限，他无法自愿地去配合它。他说他们首先应该计较合法性，而在那之后，才继续将罗马人的意见视为请求。最后，假如这处理方式无法说服罗马人，他们应该在抗议下让步，而只有在那时才执行命令。

12.　阿里斯泰纳斯习惯以一些如下的辩论，来向亚该亚人辩护他的政策。他说：“我们无法同时一面握剑，一面拿出橄榄枝[1]来维持与罗马人的友谊。”假如我们决心要面对罗马人，而且强大到足够去如此做

，那非常好。但即使假如菲洛波义曼都不愿冒险去坚持这一点，我们为何要牺牲那可能的，而去争取不可能的呢？每道政策都包括两个目标：荣誉以及利益。在荣誉可以取得的状况下，那正确的政策是要针对这个；然而那些没具备足够力量的，必须避难于他们的利益之中。若在这两项目标都失败，则是处理不当的最明显证明；这是由那些没有清楚表明反对别人对他们的要求，反而心不甘情不愿地附和的人导致的结果。结果是我们必须显示出我们够强大去拒绝，或是——假如没人敢这样说——我们必须愿意去做我们被告知去做的事。

13. 菲洛波义曼的回答是：人们不该认为他如此不懂事理，所以无法了解罗马及亚该亚国家之间的差异，或是罗马武力的优越性。他说：“那些占上风的人，很自然会对较弱势的人进行更大的压迫；然而事情即使如此，难道在每一点上附和我们主宰者的突发奇想，真的符合我们的利益吗？假如我们现在对他们的行事不提出任何阻碍，难道我们就不会在最可能短的时间内，发现有最严厉的命令加诸我们身上吗？尽我们能力之极限与他们一搏，挡住压力，直到我们精疲力竭，难道这不是较好一些吗？接着，假如他们发布不合法的命令，我们提醒他们这一点，并且做些事去制止他们独裁的行为，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将会软化他们严厉的统治，特别是如您阿里斯泰纳斯自己也承认，罗马人相当看重誓言、条约以及对盟友的承诺。但假如我们自己忽略我们的权利，立即毫无疑问地屈服于任何给我们的命令，就像战俘一样，那亚该亚联邦和西西里岛及卡普亚的人民有何差别？如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多年来已经形同罗马人的奴隶。所以或是让我们承认事情的正义性对罗马人不算一回事，或是假如我们不走到如此之远，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权利，不放弃我们的立场，特别是因为在罗马人眼中，我们能对他们做出很强大及

有荣誉的要求。”他又说：“我非常了解希腊人必须完全服从罗马人的时候将会来临。但难道我们希望这尽快发生吗？当然是越晚越好。所以在这意义上，我的政策与阿里斯泰纳斯的相异。他急于见到那不可避免的结局尽快早到，然而我却竭尽所能，努力去避免它。”

我认为，从这些演说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虽然菲洛波义曼的政策是荣耀的，但阿里斯泰纳斯的则具有说服力，但两者都基于安全考量。结果是虽然在对抗菲利普及安条克的战争中，曾有极大的危险威胁罗马人及希腊人，但这两个人都在面对罗马人时，力保亚该亚人的权利，维持其完整性。但阿里斯泰纳斯比菲洛波义曼对罗马较为亲善的印象，仍然还是普遍流传。

[1] 直译为“枪矛与使者的权杖”。

第三十一书

在罗马及叙利亚的事务：德米特里的逃走

【当叙利亚的统治者“神显灵”（Antiochus Epipahnes）安条克四世在一六四年过世，他留下一个年轻的儿子及女儿。这位儿子以“好父亲”（Antiochus Eupator）安条克五世为人所知，并在莱席亚斯（Lysias）的监护之下，继承王位。他的堂兄德米特里一世，安条克大帝的孙子，被他的父亲塞琉西四世，安条克三世的继任者，在一七五年交给罗马人作为人质，作为诚信的保证，当时德米特里只有十岁。十三年之后，这年轻人看不出有任何好理由，何以要继续被当作人质羁留，来保证安条克四世之继任者的良好行为，所以设法说服元老院让他成为叙利亚的国王，而不是让那位男孩担任国王。然而元老院偏好去支持一个傀儡，而非一位积极的统治者，并且派出一个由屋大维（Gnaeus Octavius）率领的委员会，下令去削弱叙利亚的军力。这些措施激起强烈的怨恨，导致屋大维的谋杀。】

11. 在这时候，[1] 对屋大维犯下的罪行，以及他如何被暗杀的报道传到罗马，同时由摄政莱席亚斯为安条克五世所派遣的代表亦抵达罗马，做出最严正的保证，保证这年轻国王的朋友绝没有牵涉其中。然而元老院对特使不甚在意，也不希望对这些事件宣布任何决定，或甚至公开表达它的意见。

另一方面德米特里一世却对这消息大感兴奋，立即邀请波里比阿，并向他吐露他的疑虑，究竟他是否该再度向元老院提出有关他羁留的问题。波里比阿建议他说“不要在相同的石头上跌跤两次”，而是依赖自己的努力，将他的运气赌注在某件大胆行动中，这或许会为他赢得王冠；他暗示说，就目前态势，有许多机会去行动。德米特里掌握这些话的要旨，在那时候没再多说；不久之后，他征询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阿波罗多洛斯有关相同的议题。这个人不仅年纪轻，而且本质纯良，建议德米特里再度向元老院求情；他有信心，认为既然他已经被不公不义地剥夺他的王国，元老们至少可以解除他目前的羁留，因为一旦年轻的安条克五世继承叙利亚的王位，但德米特里却仍为他做人质，继续羁留，是很荒谬的。德米特里对这些辩论印象深刻，所以他再度现身元老院之前，向他们求情，至少从现在起能解除人质的义务，因为他们已经决定要将王位保证给年轻的安条克五世。虽然他详细陈情，但元老院决定继续坚持原来的判决。而的确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因为在前次场合中，他们决定要让年轻国王继续留任，并非德米特里没有提出好的理由，而只不过如此做符合他们的利益。原先影响他们决定的环境仍然存在，元老院的决定是可以预期的，仍会依据相同的政策。

12.　因此德米特里已经徒劳无功地唱完他的天鹅挽歌（换言之，已经对元老院做过最后的求情）；他认识到波里比阿警告过他，不要在相同石头上摔跤两次的好建议。因为德米特里后悔他之前先行之事，但他性情奋发有为，而既然他拥有天生的勇气将计划付诸实现，所以邀请一位最近从叙利亚来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并视他为密友。狄奥多罗斯过去曾是德米特里的养父，是位聪明人，花费许多心血去了解叙利亚政局的发展。他向德米特里指出，随着屋大维被谋杀所造成的动乱，

摄政莱席亚斯与人民两边彼此不信任的情形逐渐蔓延开来，而且元老院坚信国王的顾问朋友必须对罗马使者所遭受的负责。这诸多事情同时发生，假如德米特里现在能在现场现身，必然对他最为有利。这里的机会是即使他在到达时，只有一位奴隶陪伴，叙利亚人民必然会立即将王位转赠给他，而因为莱席亚斯最近的行为，元老院必将不愿冒险给予任何进一步的协助或支持。剩下的问题是如何秘密逃离罗马，所以没人会发现他的意图为何。当他做出这样结论时，德米特里邀请波里比阿，向他透露计划，要求协助他来计划最好的逃脱方式。

在那时候有位叫曼尼拉斯（Menyllus of Alabanda）的人在罗马；他受大托勒密六世之命出差，来和小托勒密八世对抗，并在元老院之前回应后者的指控。波里比阿已经和曼尼拉斯交好一段时间，对他甚有信心。他认为他正是适当的人选来从事目前之事，所以将他引介给德米特里，对他深表敬意，极力推荐。曼尼拉斯同意加入这计划，承诺会备妥一艘船，提供航行一切所需。他那时在台伯河口发现一艘迦太基船停泊，这船是被用来运载神圣祭品，于是将它预订下来。这些船都是在迦太基特别精选的，来运送传统初果祭品到他们位于腓尼基泰尔（Tyre）的祖先神明处。曼尼拉斯相当公开地包船下来，供自己回程使用；他以这种方式得以将一个月的补给先送上船去，而不引起任何怀疑，自己也可以相当自在地和水手聊天，与他们一起安排事情。

13.　当船长备妥所有之事，只剩下德米特里来完成自己那部分的准备；他首先送他的养父狄奥多罗斯回到叙利亚观察局势，打听人民正在说什么，借此衡量民情。他自己的义兄阿波罗多洛斯从一开始就是参与这计划的伙伴，所以他也接受阿波罗多洛斯另外两位兄弟墨勒阿格尔（Meleager）及迈尼斯丢士（Menestheus）进入这关系中，但他并没有让

他自己的随从成员加入，虽然他们人数众多。这三位兄弟是在塞琉西四世宫廷据有高位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之子，但是当“神显灵”安条克四世继承王位时，[2] 移居到米利都城（Miletus）。

与水手预定之日已近，所以必须有一名德米特里的朋友出面安排酒宴，作为他自己要远行的借口。他无法在家宴饮，因为他一直谨慎且准时地保持与他随从成员一起进餐的习惯。于是所有那些加入这阴谋的人，先在家进餐，然后再外出。每个人只能有一位奴隶陪同；其他则被送到阿那格尼亚（Anagneia）去，被告知他们的主人将在第二天与他们在该地会合。波里比阿恰好那时卧病在床，但因为曼尼拉斯固定与他保持联络，他知道在进行中的每件事。波里比阿担心假如酒宴持续过久，德米特里或许会喝得过多，难以脱身，因为他不仅年轻，而且贪杯。波里比阿因此写下简笺，加以弥封，而且因天色已暗，所以由一位仆人送去。这个人被告知要将德米特里的执杯人叫出，将简笺交给他；他不可说自己是谁，也不可说简笺来自何处，但必须告诉他要立即交给德米特里。这很快完成，德米特里收到简笺，拆开阅读。它包含了以下的警句格言：

早鸟捉到虫 [3]
夜晚对谁都一视同仁，但最喜勇者 [4]
要勇敢，面对危险，现在行动：输或赢；
做任何事，也不要将自己交出。 [5]
保持冷静，有智慧去怀疑；
这些是心灵的筋肉……

14. 当德米特里读过简笺，立即知道这些引句所言为何以及是谁捎信；他接着表示感到不适，立即由朋友陪同告别。他回到住所，安排送到阿那格尼亚所有他不希望随行的奴隶。他命令他们拿着捕兽网、带着猎犬，与他在舌切易会面，他习惯在那里狩猎野猪；而的确也是因为这方式，他才和波里比阿开始建立友谊。那时他将计划细节透露给尼卡诺（Nicanor）以及其他朋友，向他们求情，共享他的命运。他们所有人都热情地答应，在那时候他要求他们立即返家，告诉他们的奴隶在第二天早晨到阿那格尼亚去，然后在舌切易加入狩猎者及团体里的其他人。他们自己穿上旅行的衣着，然后回来找他；在这期间他们要放出风声给他们的奴隶，说他们要去找德米特里，在第二天和他们在舌切易会合。

所有这些安排都适时执行，在那之后他们在夜晚走下到台伯河口的港口奥斯提亚（Ostia）。曼尼拉斯已经在那里和水手说话。他告诉他们他收到国王托勒密的信息；这包括指示他要暂时留在罗马，但派遣给国王一些他年轻士兵中最值得信赖的人，他们会向他报告所有有关他弟弟的消息。曼尼拉斯已经告诉他们说他自己不会登船，但要航行的年轻人大约在半夜抵达。船员的管理人员对此没找他们麻烦，因为包船的钱已付清，而且他们也在德米特里及其人马在第三更结束前抵达时，已经完成出航的所有准备。他们除了五位成年奴隶及三位少年奴隶外，共计八位。曼尼拉斯向他们致意，向他们展示为航行所准备的补给，并热情地向船长及船员们推荐他们。在这之后，他们登船，船长起锚，在破晓时，正式起航。船长不知乘客真正身份为何，但想象他不过是从曼尼拉斯那里载送一些士兵给国王托勒密。

15. 在此期间，在罗马不可能有任何人会在第二天去寻找德米特里或是他旅行的伙伴。他家庭里那些被留下的人认为他前往舌切易。而那

些在阿那格尼亚的人，准备与他会面，想象他们会在那里见到他。结果是完全没人注意到他的逃脱，直到有位奴隶恰好在阿那格尼亚被殴打，跑到舌切易去。他也认为会在那里找到德米特里，而当他不在时，他跑向罗马，预料会在路上遇见他。那时因为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的踪跡，所以告知德米特里在罗马的朋友以及他家庭里那些留下的成员。在他离开四天之后，人们开始寻找德米特里，而直到那时候，他们才开始起了疑心。最后在第五天，那时他已经航行经过迈萨拿海峡，元老院匆促召开会议来考虑此事。首先他们假设德米特里已经早就在航程中，因为风向有利。其次，他们认知到即使他们想做，也无法去阻止他。几天后，他们任命三位专门委员，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连图勒斯（Lucius Lentulus）以及格劳启亚（Servilius Glaucia）去调查希腊的状况，然后再到亚洲，观察德米特里企图的结果。他们也要调查其他国王的态度，以及在这些统治者与加拉太人之间的争执中，扮演仲裁者的角色。格拉古被任命是因为他对这些问题有特殊的知识。如此便是在意大利所发生之事的状态。[6]

在意大利之事务：宝路斯、西庇阿以及波里比阿

22. 对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之正直廉洁最具说服力以及最令人敬重的见证，是在他过世之后才被透露出来的。他终其一生享有相同崇高的声誉，而在他与世长辞之后，仍始终维持不坠，而这当然是所有能够被发现的最强明证。宝路斯从西班牙带回罗马的黄金比当代的任何人都还多，整个马其顿庞大的财富也落入他手中，他对如何使用这些钱有完全的控制权。但尽管如此，他死去时如此贫困，以至于他的

儿子无法从动产中付给他的守寡母亲所应分配到的财产，而必须去贩卖部分的不动产来筹钱。这事情的细节我将会在他处处理。[7] 但此处我们必须承认，在有关正直廉洁上，宝路斯的范例超越即使是希腊人之中因为这品德而最被推崇的人。拒绝贿赂者为自身利益而给的钱，固然值得赞美，如雅典之亚里斯泰德（Aristides）和底比斯之艾帕米农达斯便据说曾如此做，但这更值得赞美：当一个人已经成为整个王国的主宰，拥有如他所喜去使用的权威，但却仍然一介不取。

假如此事对任何读者似乎不可思议，且让他记得现在本书作者心中特别在意这一事实：特别是那些可能会阅读此书的罗马人，因为此书所描绘的所有成就中，绝大多数以及最为光辉灿烂的，都是属于他们，所以他们不可能会对这些事实无知，或去宽恕任何做出不实陈述的作者。所以很清楚地，没有人愿意让自己不被相信或甚至遭受轻蔑。无论何时我若或许看起来像是对罗马人做出惊人的陈述时，在我整个故事中，这事实必须始终被牢记在心。

23. 现在既然我叙述的进度以及我正提及的时代，已经将埃米利乌斯家族（Aemilii）带进到我们眼界中，为了研究历史的人们，我打算去实现一个在前书之中所做的承诺。我那时说，我必将述说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何以能在十分年轻时，便取得如此光辉灿烂的名声，他何以和本书作者熟识及友谊是如此亲密，所以这两人关系的传闻不仅限于意大利及希腊，他们彼此尊重和友朋关系甚至在之外的国度也为人所知。我已经提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始于借阅一些书籍以及因之而来的谈话。但随着他们彼此认识益发密切，而被召唤到意大利的亚该亚人陆续被送往不同偏远城镇去，那时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8] 的儿子费边与西庇阿，向副执政求情，同意波里比阿留在罗马。有一天三人从费边

的房子出来，费边恰好往广场的方向离去，而波里比阿则与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往另一方向同行。当他们在散步闲逛时，西庇阿低声温和以及些微脸红地询问波里比阿："波里比阿，虽然我的兄长和我一起同桌共餐，何以您经常与他说话，面向那方陈述您所有的问题以及表达您的意见，却将我从中遗忘？看起来您对我的意见，与我所知城市中其他人对我的意见一样。每个人都认为我是个文静以及相当懒散的人，以及我没有任何典型罗马人去行动的冲劲，因为我没选择在法庭里发言。而且他们说，我所属于的家庭无需有我这样的代表，而是需要恰恰相反的，而这正是让我最困扰之事。"

24. 波里比阿对这年轻人开始对话的方式有些讶异，因为他只有十八岁而已。"以上天之名，西庇阿，"他回答说，"您切不可如此说，或是有任何如此的念头进入脑中。我没有以这种方式与您说话不是因为我对您评价不佳或是要忽略您；一点都不。这只不过是您的兄长比您年纪大，所以我以他来开始和结束谈话，而假如我将我的话语和意见向他陈述，那是因为我想象您必然与他分享相同的意见。但我很高兴听到您对被众人认为您的个性比您家族成员所应有的还更温和或柔软这点感到困扰，因为这当然证明您拥有高贵的精神。我必将十分乐意将自己奉献给您，来协助您以值得您祖先的方式来言谈、行动。对我而言，那些已经开始在您的兄长及您心中激起野心及热情的学问中，您将会发现有许多人会协助你们兄弟，因为我可以看到一群博学之士在这时候正蜂拥进入意大利。但是有关您刚说让您如此困扰之事，我不认为您可以发现有比我更适合之人来协助您，来鼓励您的努力。"

即使在波里比阿结束发言之前，西庇阿已经捉住他的右手，放在他双手中，亲切地握紧说："我只希望我能见到那天，当您将会给我第一

次的机会，得到您的关注，将您的生命加入我的生命之中，如此一来我将会立即感觉我是对得起我的家族以及我的先祖。”当波里比阿记起西庇阿家族的崇高地位以及其成员的财富，他对这年轻人感情的表达既感到喜出望外，但也感到尴尬。无论如何，从谈话的那时刻起，这年轻人与波里比阿便形影不离，喜欢他的陪伴胜过其他人。

25. 从那时候开始，他们经常给予对方他们彼此契合的实际证明，并且开始感觉到有种只能被比喻为父子关系或是相同血缘之亲人的那种相互感情。

西庇阿要过高贵生活的心愿，最先表现在他赢得自律自制的美名，而他在这方面超过当代之人所恪遵的标准。这是一个高尚但通常困难的愿望，但在那时候却是相当容易，因为绝大多数人在道德上堕落。有些年轻人将他们的经历，虚掷在追求男孩的爱情，其他人则消磨在艺妓身上，又有其他人则是在靡靡之音及欢宴上度过，还有随之而来的大肆挥霍，因为在对付佩尔修斯及马其顿人的战争过程中，他们很快学习到希腊人在这方向的淫奢习惯。挥霍及放纵的嗜好在年轻男性中散布如此之广，所以他们有很多人随时愿意为一名男妓付出一泰伦[9]银钱，为一罐黑海的腌鱼付出三百德拉克马[10]银钱的代价。正是在如是的脉络中，老加图（Cato）有次公开演讲宣布说，当一位美男子比一块良田、一罐腌鱼比种田人，都还更昂贵时，任何人都能看到共和国正在走下坡路。这种奢侈铺张在我所描绘的这段期间里，已经变成无耻的炫耀；其中理由首先是在摧毁马其顿王国后，罗马普世霸权已经毫无争议地建立起来；其次，马其顿财富被运送到罗马，紧随在后的是在公开及私人场合中大肆炫富以及排场。

相形之下，西庇阿决定让自己走相反的路径。他节制所有欲望胃口

，并且借着为自己规定稳定一致以及不偏不倚的行为方式，他五年内在众人眼中已经建立了自制自律的名声。

他接下来所关切的是要为自己设计一套原则以及诚实规范，来处理有关财物事务，这些又再次远超过当时的一般标准。在这领域中，他与生父一起生活过的那部分人生，为他打下一个极佳的基础，他天生的倾向也被引导到正确的方向，而除此之外，机运也协助他成就这特殊的理想。

26. 他在这方面的第一个机会始于其养父的母亲埃米里雅（Aemilia）之死。[11] 她是其生父的姊妹，以及其养祖父“非洲征服者”西庇阿、查马之战胜利者的妻子。她留给其外甥一笔庞大财富，而他处理这份遗产的方式，首度证明他高尚的原则。埃米里雅无论何时离家去参加妇女游行，她总习惯以极大排场现身，适合一位分享正处于成功人生巅峰之伟大“非洲征服者”生活的人。除了个人衣着及车乘富丽堂皇外，所有篮子、祭杯以及祭祀器皿道具都由金银打造，并且在如此仪式场合中，随队伍里抬出，而伴随她的侍女及男仆队伍行列，亦是依比例地庞大。

在埃米里雅的丧礼后，西庇阿将她所有富丽堂皇的衣着交给他亲生母亲。她已经与其丈夫仳离多年，而她现有的资产远不足以维持适合她阶级的场面。前几年她在类似仪式场合，停留在家，没有参与。但现在有个庄严的祭典必须举行，她以那以前属于埃米里雅的排场以及光辉，驱车出门。所有见证到这场景的妇女都被感动，深深崇拜西庇阿的良善及慷慨，并且举手望天，祈祷神明赐福给他。如此行径在任何地方都会被视为荣耀，但在罗马则是奇迹，因为在那里要是可以的话，绝对没有人会将任何私人财富馈赠他人。这是西庇阿高贵人格名声的开始，而且很快就众所皆知，因为女性喜欢道听途说，而一旦她们开始启动一个话

题，她们就不会嫌话太多。

27. 在这之后出现了西庇阿对伟大“非洲征服者”女儿们的责任问题，这些是西庇阿养父的姊妹。当西庇阿继承财产时，他的职责是要负担每位女儿她们该有嫁妆的一半。她们的父亲曾经安排要为她们每人支付五十泰伦银钱。其中一半数量已经由她们母亲在婚礼时支付给每个人的丈夫，但当埃米里雅过世时，尚有一半还没支付，所以便由西庇阿来承担这债务。罗马法律规定她们的嫁妆中仍未支付的这一部分，通常应该在三年期间支付完成，第一次支付系由个人财产所构成，根据一般习俗要在十个月内支付。[12] 然而西庇阿指示他理财的人，要在十个月内支付给每位女儿二十五泰伦。在十个月过去之后，这些仕女个别的丈夫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13] 以及纳西卡（Scipio Nasica）询问理财的人，究竟他是否已经从西庇阿处收到任何关于钱财的指示。在这时候，理财之人要求他们立即一次接受，并且完成转移给每人二十五泰伦的手续。然而这些丈夫告诉他说，他必然弄错，因为根据法律，他们没有资格收到总数，而是其中的三分之一。当他向他们保证这些正是西庇阿的指示，他们仍然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所以接着去拜会这年轻人，想象他是否弄错。而确实这是很自然的假设，因为在罗马非但没人会在三年内预先缴出五十泰伦银钱，甚至没有人会在比预定之日的早一天缴出一泰伦的钱，因为每个人对金钱的数额是如此严格地准确，而且因为急于获利，所以对时间相当有意识。无论如何，在他们拜访西庇阿以及询问他给理财之人何种命令时，他回答说“支付给两位姊妹属于她们的全部金额”，他们告诉他说他犯了错，同时也坚持他们是考量到他的利益，因为根据法律，他仍有权力使用这笔钱相当长一段时间。西庇阿告诉他们说，他相当了解这一点，但在陌生人的情形下，他会遵守

法律条文，但就其能力之内，他会以非正式及宽松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亲戚朋友，所以他要求他们从理财之人那里收下整笔金额。当格拉古及纳西卡听到后，他们惊讶无言地离去，对西庇阿的慷慨感到震惊，正如对自己的吝啬感到尴尬，虽然他们和罗马里的任何人一样都拥有崇高的人格。

28.　两年之后当他的生父宝路斯过世，由他及其兄长费边联合继承遗产，西庇阿又再度以值得被称道的原则信念来行事。宝路斯在法律上来说已经没有子嗣：他之前让他两个儿子被过继到其他家庭去，而其他两位被抚养来继承他的人也都过世，[14] 因此他将财产赠送给西庇阿及费边。西庇阿知道他的兄长状况不如他，所以放弃他所继承到的那一份，虽然这被估计有超过六十泰伦之多，所以费边的财产可以与他一样多。这成为众所皆知之事，而他之后又立即做出一个他慷慨大方的另一次更出色证明。在他父亲的丧礼中，费边希望安排一个竞技斗士的表演，但是因为这样的娱乐开销庞大，他无法负担其中费用，而在那时西庇阿从自己的财产中提供一半的金额。如此表演的全部开销，假如是在如此铺张的程度上演出，不会少于三十泰伦。

当这行为仍然被人讨论的时候，西庇阿的生母葩琵丽雅（Papiria）过世，他非但没有取回任何他送给她的礼物，反而还将所有礼物以及他母亲的财产转移给他的两位姊妹，即使她们在法律上无权要求。以这种方式，他的姊妹又依序拥有那原来属于埃米里雅的典礼配饰以及随从，而西庇阿的慷慨大度以及对家庭的奉献，再度被展现出来。

因此西庇阿在早年为他所选定之理想打下基础，在他前往自制自律以及高贵人格的道路中，不再往回看。他慷慨的名声是以他花费六十泰伦的开销建立起来的，因为这是他从他自己的资产中拿出的。但这些并

非他所贡献金额的大小，而是礼物的适时以及他馈赠时的乐意，那才重要。至于他自制自律的名声，没花费他任何金钱，而是借着避免其他许多样的娱乐开销，他获得终其一生所能拥有的健康身体以及幸福。也为他带来另一种满足，以及因为他牺牲眼前快乐，而大大得到补偿的奖赏。

29. 他仍待去取得勇敢的名声。这在任何国家或许都可被说是最重要的品德，但没有哪个国家比罗马更为看重，而他为此必须经历特别辛苦的训练。但幸运女神在此亦是站在他这边。马其顿王室成员一向特别热衷于狩猎，所以马其顿人将国内最适合的部分给圈围起来，用于培育兽群。在对抗罗马的战争中，这些区域跟以往一样被小心维护，但因为一连串的国家危机，它们未曾被猎杀，结果是每一种类的大型动物都数量众多。当战争胜利，宝路斯相信狩猎能提供给年轻人最佳的训练以及休闲，于是将王室的猎人安排在西庇阿的指挥下，并授权他完全控制与狩猎相关的事务。

西庇阿接受了这任务，因为他实际上可以视自己处于一个国王的位置上，所以只要军队在皮得纳战役后，仍然停留在马其顿期间时，他都将所有时间投注在这项活动上。在那时候他恰好处于最适当的年纪，在体能上处于最成熟的状态，而因为他就像一只成长良好的猎犬一样，在天生性格上适合此事，他对这项运动发展出很大的热情，这种嗜好终其一生始终存在。所以当他回到罗马，发现波里比阿拥有与他相合的追逐狩猎乐趣，所以不像大多数其他年轻人将时间耗费在法庭或是正式拜访，[15] 在广场徘徊，讨好群众，西庇阿将时间花费在狩猎上。他在战场上成就许多精彩的事功，而且在那里他赢得比同时代之人更高的声望。那些投身于法庭之人，只能以伤害自己公民同侪的这人或那人来赢得赞

美，因为这通常是法庭程序的结果，然而西庇阿没有伤害任何一人，却赢得勇敢的普世之名，以行动来对抗口才。结果是在很短时间之内他已经超越同时代群伦，其杰出在罗马记录中，无人能比，即使他追寻名声的路径与其他依据罗马传统及习俗而做选择的人，也相当不同。

30. 我已经花费相当篇幅在西庇阿的原则以及人格上，始于他最年轻之时。部分是因为我认为这故事对我较老及较少的读者比较有趣，但尤其是因为我将会在后书之中提及他而将此写下，这看起来会较令人信服。我急切希望我的读者没有人会觉得难以接受西庇阿晚年生活中，任何那些听起来非比寻常的事情，而且也没有人能因为对某些事件的真正缘由无所知晓，认为这些该归诸运气，而让西庇阿被剥夺他成就中所应有的功劳。除了几个场合外，没有太多我们可以该归诸好的机遇或是运势。

[1] 在一六二年。

[2] 一七五年。

[3] 直译是：“他那做事的人会拿走属于那只有意图去做的人”。这是不知来源的谚语。

[4] 欧里庇得斯《腓尼基女人》行七二六。

[5] 这是不知来源的谚语。

[6] 德米特里一世的赌注成功。他在叙利亚被热情地接受，掌握权力，将年轻的安条克五世及摄政莱席亚斯处死，并从一六二年统治到一五〇年。但他接着又被一位僭夺者亚历山大·巴拉斯（Alexander Balas）

击败并杀死。

[7] 在十八书35章。

[8] 宝路斯的这两位儿子中，年长的被过继给费边·马克希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而年幼的过继给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查马战役胜利者的儿子。

[9] 约二五点八六千克。——译者注

[10] 约一二九三千克。——译者注

[11] 她死于一六二年。

[12] 这是由衣服、珠宝、奴隶以及其他个人财产组成。

[13] 这两位女儿中较年轻的，成为台伯里亚斯（Tiberius）及盖亚斯（Gaius），格拉古兄弟（Gracchi brothers）的母亲；他们是民主领袖，在接下来那世代的政治动乱中丧命。

[14] 这两位较年轻的儿子，其中一位在宝路斯于一六七年的马其顿胜利游行的前五天过世，而另一子则在三天之后过世。

[15] 在早上先去贵族家庭拜访及致意，稍后则是从事法庭事务。

第三十六书

在罗马及迦太基之事务：第三次布匿战争

9. 在希腊世界流传许多有关迦太基人最终被罗马人击败的报道，[1] 而这些彼此对立的说法反映出很大的歧见。有些人赞美罗马人采取有智慧及政治家的政策，来护卫他们的帝国，将经常悬挂在他们头顶上的恐惧给摘除掉，摧毁屡次与他们争夺世界统治权的城邦，一旦机会出现，它又可能再度如此竞争，因此为了确保他们自己国家的主宰权，有人认为这些是有智慧及有远见之人所采取的行动。

但其他人则有相反的看法，辩称说罗马人非但没有坚持他们赖以获得主宰权的原则，反而逐渐放弃这些，转向那曾伤害雅典人及斯巴达人的权力欲求；虽然他们比这两个国家起步较晚，所有征象显示他们必将抵达相同目的地。在过去，罗马人对所有的民族进行作战，但是只作战到他们敌人被击败，然后敌人承认将服从罗马人，执行他们的命令为止。但现在他们在对待佩尔修斯的态度上，预告他们未来的意图，这将涉及对马其顿进行从根拔起的毁灭，而新政策在有关迦太基的决定上到达最高点。迦太基人对他们的敌人并没犯下任何无可挽回的罪行，然而尽管敌人已经同意他们的所有条件，并且愿意遵守他们的命令，罗马人却加诸惩罚，这惩罚不仅严厉，而且是最极端的。

然而其他人主张，一般而言罗马人是有文明的民族，他们引以为傲

的民族独特性是他们以直接以及英勇的方式来进行他们的战争：他们不诉诸夜间突击或是埋伏偷袭，他们厌恶借由欺瞒或诈骗而可能取得的优势，所以他们认为公开及面对面的战争是唯一配得上他们特色的战斗形式。[2] 但后来在整个他们与迦太基人交手的过程中，他们进行欺瞒或是诈骗，在一个时刻提出一套提议，但在下一刻却隐瞒它们，直到它们剥夺这城邦所有能从其盟友处取得协助的希望。有人认为，这些方法比较像是独裁者才会进行的阴谋诡计，而不是一个立宪国家如罗马所应执行的政策，而从任何诚实的观点来看，只能被形容为与邪恶或背叛几乎难以区分。

再者，尚有他人以不同方式诠释这些动作。他们主张假如罗马在迦太基人提出投降之前，以这种方式行事：在一个时刻提供某些让步，然后逐渐在其他方面露出底牌；那么罗马人必然看起来已经犯下他们被指控的欺诈罪。但假如迦太基自己先交出自己，令敌人宰割，罗马人则可以以任何他们认为最佳的方式来行动；而罗马人之后下令，强加在迦太基人身上已经决定的条件，那么其所作所为不像是邪恶的行为，而且也甚少与背叛行为有所相似。因为每件罪行据其本质必须落入三种类型之一，而罗马人之所作所为不属于其中任何一项。邪恶行为是冒犯神明，或是父母长上，或是已逝之人；背叛行为则是由对宣誓或写定之誓词加以违背而构成；不正义之行为，则是对法律及习俗所做之犯行。然而罗马人在任何一项上都没犯错。他们既没冒犯神明、父母长上或是死者，他们也没破坏任何宣誓过之誓言或条约；相反的，他们指控迦太基人是犯错的一方。再者，他们也没有破坏法律或习俗或他们自己的诚信。他们是从一个交出权力，任由他们宰割的民族那里，接受他们自愿的投降，而当这民族的人民拒绝服从他们的命令时，他们才对其施加武力。

论命运及机遇

17. 既然我批评那些作家将公共事件以及私人生活中所遇见之灾难归诸命运及机遇的运作，我就一个严格的历史作品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希望对此议题陈述我的观点。有关那些凡人无法或难以理解的现象，将它们归诸神明或机遇之运作，来逃避这种进退维谷的困难，是相当合理的。明显的例证是例外的极大或连续降雨及降雪，或是相反，干旱或霜害造成植物枯萎死去，或是持续爆发的瘟疫，或是其他这类事件，这些都难以发现其发生原因。在如此情形下，因为欠缺更好的解释，我们很自然地去跟随公共意见，企图以祈祷和祭祀来平息神明的威力；然后我们派人去询问神明，我们应该说什么以及做什么来产生更好的转变，从现在压迫我们的邪恶中得到喘息的机会。但关于那些其缘由我们可以发现的事件，并解释它们何以会发生，在我看来，我们则不应该认为它们是神明的作为。且让我提出一例，来说明我所指为何。在我们的时代，整个希腊为缺乏孩子的现象所苦，因此有普遍人口减少的趋势，于是有些城镇开始被放弃而荒废，而且农业生产减少，虽然并没有持续发生的战事或传染病发生。现在假如有人提出说，我们应该征询神明去发现出我们该说或该做什么，来增加我们人口数量，重新补足城镇人口，他的建议必然会被认为徒劳无益，因为这情况的原因是相当自明，而其解决方案操之在我。这邪恶在我们有意识之前，迅速发生在我们身上，追上我们，这其中简单的道理是人们堕落到浮夸野心、爱好钱财以及好逸恶劳里，结果是我们不愿结婚，或是假如结婚，不愿养育生下的孩子；或是他们只愿从一大群之中抚养一位或两位，所以让他们能够过舒适的日

子，然后得以继续挥霍遗产。因为在那只有一位或两位孩子的情形中，其中一位在战争中被杀，而另一位则因疾病身故，很明显家庭便会无人居住，最后整个城镇，正如发生在蜂群中的现象，逐渐地失去其资源，不再繁荣。

在这些状况下，去向神明拜求是完全无用的，因为任何普通人必将告诉您，其中解药是在人们自己的意志力，而这是改变他们野心目标，或是通过法律来确保他们所生的孩子必须要被抚养。在此处预言家或是超自然能力都无法提供解决方案，而相同的原则亦适用于类似的问题。但在那些仍无法或难以确定原因者，那答案仍会有疑问：近来马其顿的历史即是有关之一例。

马其顿人从罗马人那里接受到相当多的福利。这整个国家已经从专制统治者独断的索求以及征税中得到豁免，而且如普遍所承认，享受到自由，而非压迫，而其他不同城镇也因罗马人，而摆脱内战流血以及内部派系斗争。然而在几年时间之内，马其顿人见到自己国人在僭位者菲利普的手中，遭受到放逐、酷刑及谋杀，人数超过之前合法的统治者之所为。另外，当他们在合法统治者如菲利普五世及佩尔修斯[3]领导下，他们被罗马人击败，然而现在当他们正为一个令人厌恶之人作战，他们却展现出最高的勇气来护卫他的王位，而且实际上还打败一支罗马军队。如此的结果只会让我们的智慧深感困惑，因为甚难发现此事有任何理性的原因。所以在尝试解释如此的发展时，我们倾向于称它为从上天降下来的蛊惑，以及神明的愤怒降临在马其顿人身上。

[1] 这所指的是第三次及最后一次布匿战争。

[2] 西庇阿纵火攻击西法克斯（页550）一点都不符合这样的传统。

[3]　佩尔修斯在一六八年于皮得纳战役中被罗马人彻底打败。僭位者菲利普打败由副执政祖文特斯（Juventus）所率领的一个罗马军团，但他自己后来在一四八年被打败，并且被俘虏。

第三十九书

取自结语

最后，在完成我的任务之后，我从罗马返家。或许可以说，我被赋予机会去从我过去的政治活动中进行收获，这是我凭借对罗马的忠诚所赢来的恩典。所以我向诸位神明献上我的祈祷，愿我能在余生中以相同条件继续行走相同的路，牢记——如我现在——命运女神是嫉妒凡人的，而且最会在凡人认为他在人生最受祝福以及最成功的那一刻，展示出她的神力。

这结果确是如此。但既然我已经到达我工作的终点，我希望提醒我的读者我的起始点以及我初步的规划，这我列在读者之前作为我整个历史的基础蓝图，并同时将我的主题加以综合简述，而且以一般观念及以细节深入起始与结束之间的关联。我在开始之初即已解释，我将从泰密乌斯所留下之处开始我导论性的章节，然后对在意大利、西西里以及非洲之事务进行简洁的回顾，因为泰密乌斯在他的历史中，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国家。我接着到达汉尼拔统帅迦太基军队、德米特里二世之子菲利普五世成为马其顿国王、斯巴达之克里奥米尼斯被逐出希腊、安条克三世继任叙利亚王位以及“爱父亲”托勒密四世继任埃及王位。在那里我开始一个新的起点，亦即第一三九个奥林匹亚年，并从那点来叙述整个世界的普世历史，以奥林匹亚年标记时间，再细分为年，然后借着对这

每个国家进行同时的论述，直到迦太基被攻占、亚该亚人与罗马人在科林斯地峡交战和因为那事件所导致对希腊政治事务之安排为止。

正是透过这样的方法，如我在开始时所说，历史的学生将会从他们的研读中得到最佳以及最有利的结果：亦即，去发现究竟是何种过程以及在何种政治制度之下，整个世界臣服于罗马的统治之下，一件在过去完全没有前例的事件。现在我既然已经完成我全部的目的，我所剩下的工作是将那些包含在我历史之中的时代加以详细说明，并且细数罗列整个作品的内容以及区分。

西徐亚
迈奥提克湖
（亚速海）
克里米亚
多瑙河
黑　海
辛诺匹
本都
伊利里亚
色雷斯
马其顿
拜占庭
卡希洞
赫拉克里亚·庞特卡
莱西马奇亚
前黑海
萨莫色雷斯岛
卡山德里亚
阿比多斯
赛济克斯
比提尼亚
伊庇鲁斯
色萨利
迪米特里亚斯
赛斯拖斯
麦希亚
佩西奴斯
哈吕斯河
加拉太
伊托利亚
帕加马
柯罗派迪温
特尔斐
卡其斯
沙第斯
阿帕米亚
伊普色斯
卡帕多西亚
亚该亚
科林斯
雅典
麦格尼西亚
阿哥斯
迈加洛波利斯
斯巴达
萨摩斯岛
卡里亚
巴吉利亚
陶鲁斯山脉
西里西亚
安提阿
赛流基亚
阿帕米亚
米利都
罗德岛
奥迪凯亚
塞浦路斯
撒拉米斯
欧隆特斯河
克里特岛
地中海
赛顿
泰尔
腓尼基
约旦河
托洛梅伊斯
巴勒斯坦
迦萨
拉非亚
昔兰尼
亚历山大
培留西温
孟菲斯
西洼绿洲
埃及
尼罗河
红海
比例尺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公里
0 100 200 300 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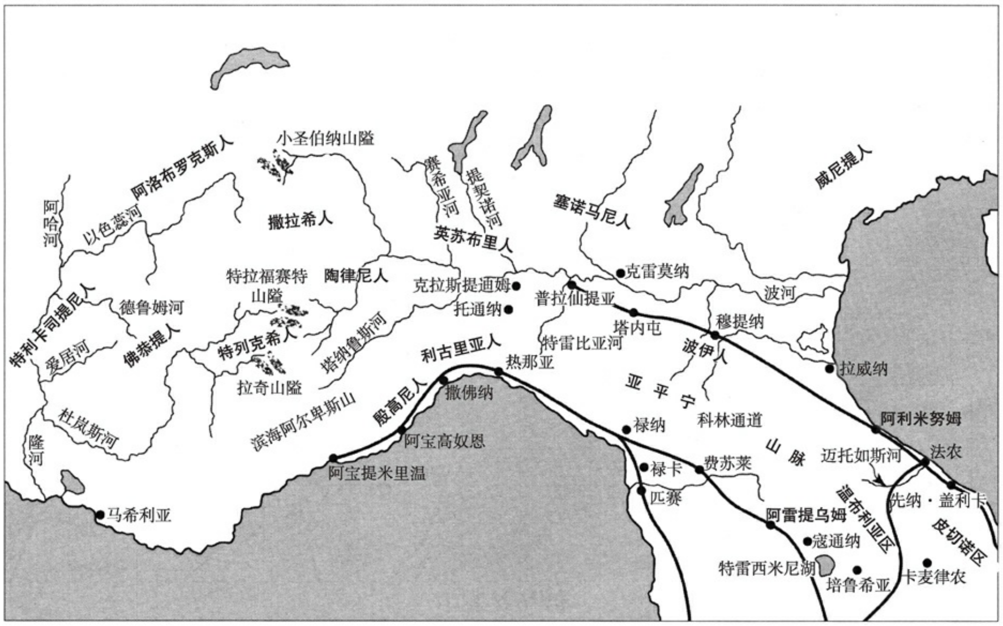
希腊化世界

地图清单

与汉尼拔作战时的西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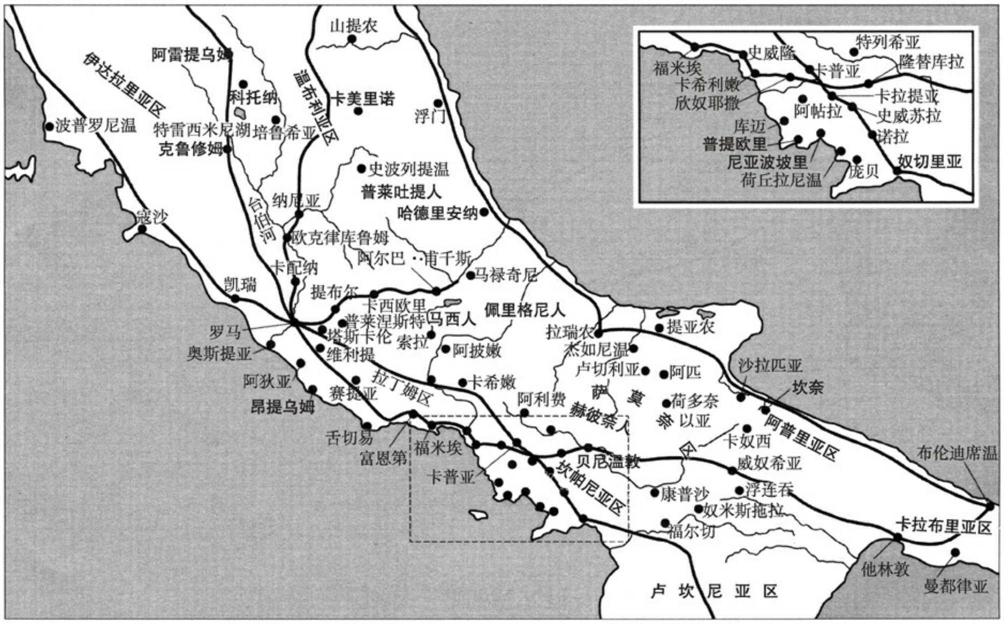
汉尼拔行行军路线
得比尔（Gavin de Beer）之“阿尔卑斯山及大象”（汉尼拔路线）所建议
里昂
小圣伯纳山隘
阿洛布罗克斯人
隆河
以色蕊河
塞尼山
卡拉皮尔山隘
都灵
克耳福列山
特拉福赛特山隘
夏都达拉
格里蒙山隘
德鲁姆河
特列克希
戛普
佛恭提人
特利卡司提尼人
斯杜拉河
拉奇山隘
“岛屿”
爱居河
卡发利人
亚威侬
隆河
杜岚斯河
孔尼奇通道
阿珥
地中海

汉尼拔横越阿尔比斯山



小圣伯纳山隘
阿洛布罗克斯人
撒拉希人
塞诺马尼人
威尼提人
英苏布里人
陶律尼人
特拉福赛特山隘
特列克希人
拉奇山隘
佛恭提人
特利卡司提尼人
利古里亚人
殷高尼人
波伊人
阿利米努姆
阿雷提乌姆
皮切诺区
滨海阿尔卑斯山
克拉斯提通姆
托通纳
普拉仙提亚
塔内屯
克雷莫纳
穆提纳
拉威纳
热那亚
撒佛纳
阿宝高奴恩
阿宝提米里温
马希利亚
禄纳
禄卡
匹赛
费苏莱
法农
先纳·盖利卡
寇通纳
培鲁希亚
卡麦律农
特雷西米尼湖
科林通道
迈托如斯河
亚平宁山脉
波河
特雷比亚河
塔纳鲁斯河
德鲁姆河
爱居河
杜岚斯河
隆河
阿哈河
以色兹河
塞希亚河
提契诺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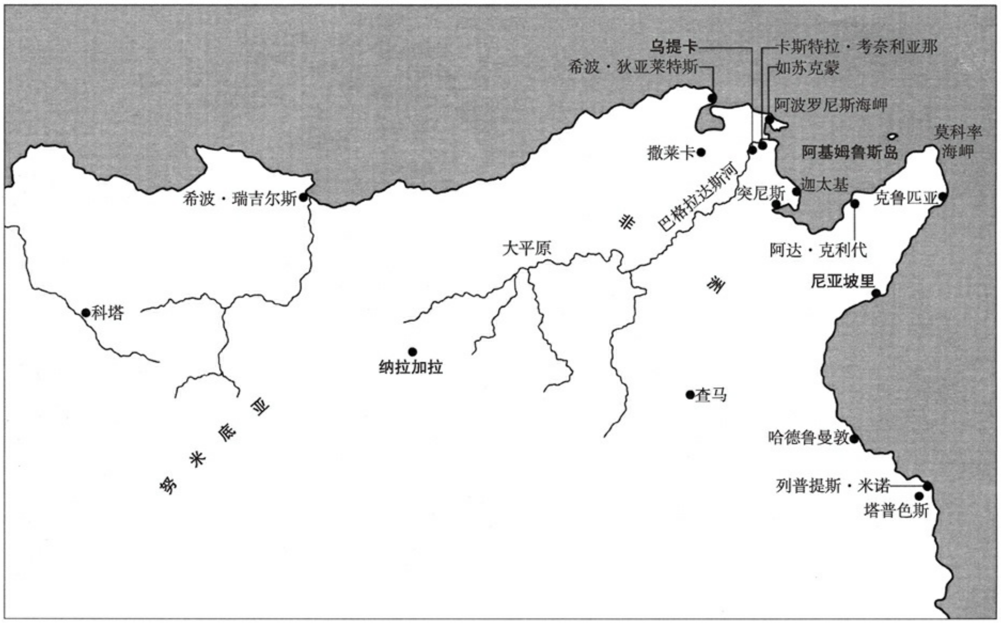
北部意大利



山提农
阿雷提乌姆
伊达拉里亚区
科托纳
温布利亚区
卡美里诺
浮门
波普罗尼温
特雷西米尼湖
培鲁希亚
克鲁修姆
史波列提温
普莱吐提人
哈德里安纳
纳尼亚
台伯河
欧克律库鲁姆
寇沙
阿尔巴
弗千斯
马禄奇尼
卡配纳
凯瑞
提布尔
卡西欧里
普莱涅斯特
马西人
佩里格尼人
罗马
塔斯卡伦
索拉
奥斯提亚
维利提
阿披嫩
拉瑞农
提亚农
杰如尼温
卢切利亚
阿匹
阿狄亚
赛提亚
卡希嫩
阿利费
萨莫奈区
荷多奈以亚
沙拉匹亚
坎奈
昂提乌姆
拉丁姆区
赫彼奈
卡奴西
阿普里亚区
舌切易
富恩第
福米埃
卡普亚
贝尼温敦
威奴希亚
坎帕尼亚区
康普沙
浮连吞
奴米斯拖拉
福尔切
布伦迪席温
卡拉布里亚区
他林敦
曼都律亚
卢坎尼亚区
史威隆
特列希亚
福米埃
卡普亚
隆替库拉
卡希利嫩
卡拉提亚
欣奴耶撒
阿帖拉
史威苏拉
库迈
诺拉
普提欧里
尼亚波坡里
奴切里亚
荷丘拉尼温
庞贝

中部意大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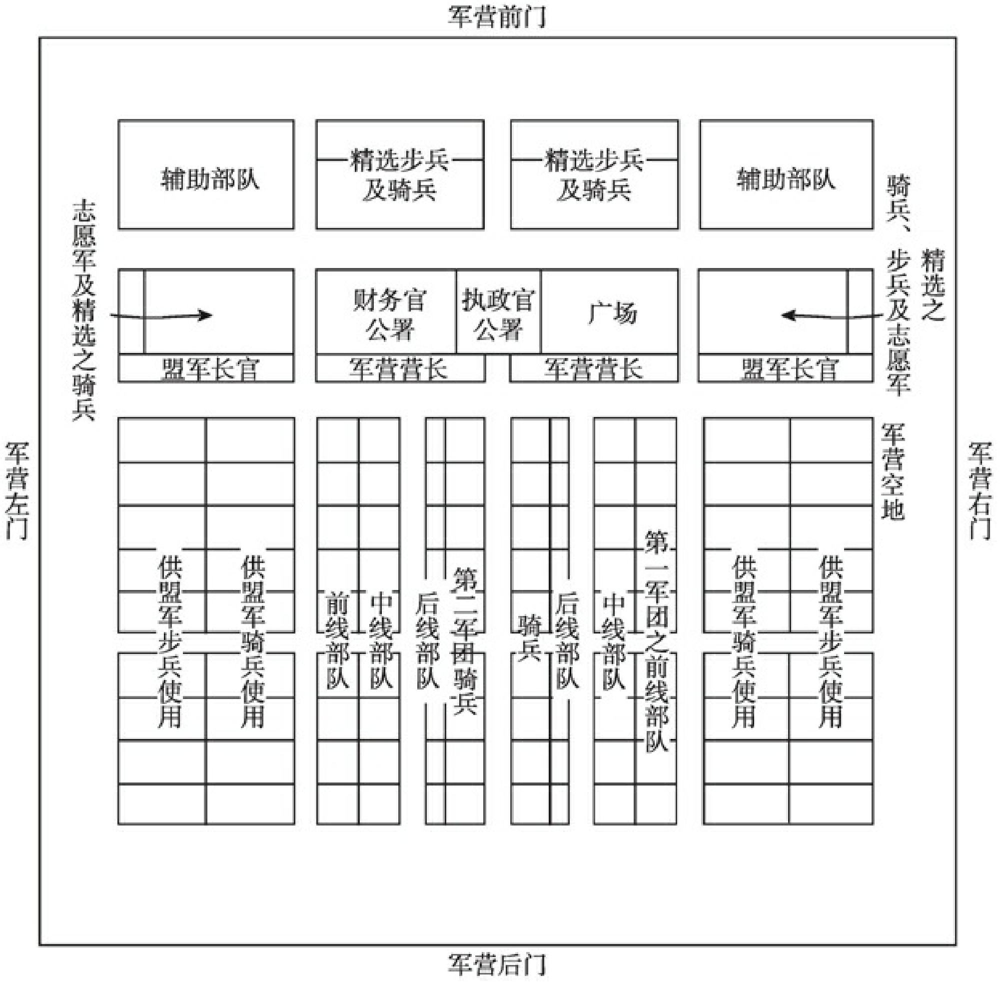
南部意大利及西西里



非洲与奴米底亚

北部希腊

中部与南部希腊



根据波里比阿四军团之半的军营蓝图

编年纪事简表

以下年表列出本波里比阿《历史》选文中所形容或提及之事件。

西	方	东	方
		776	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509	废除王政，建立共和		
494	平民与贵族之争。设护民官、形成“平民会议”		
		480－479	第一次希波战争
		469－399	苏格拉底
449	发布“十二木表法”		
		427－347	柏拉图
390	高卢人占领罗马		
		385	柏拉图创学院
		384－322	亚里士多德
367	李锡尼法－执政官至少要有一位出身平民		
343－341	第一次萨莫奈战争	336	亚历山大即位
		335	亚里士多德创立书院
326－304	第二次萨莫奈战争		
		323	亚历山大去世
298－290	第三次萨莫奈战争		
287	侯田希亚斯法－平民会议通过的决议对所有罗马公民皆有约束力		

续表1

西方		东方	
280	皮洛士跨海道意大利	280	亚该亚联邦重新组构
		272	继承者时代结束，三大王国格局确立——马其顿、塞琉西叙利亚、托勒密埃及
264	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		
262	迈莱海战		
257	汀达绿斯海战		
256	埃克诺穆斯海战		
		251/250	阿拉托斯解放西息温
247	哈密尔卡·巴卡在西西里		
		243/242	阿拉托斯攻占科林斯
241	艾基尔特斯群岛海战：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		
240–237	迦太基佣兵之战		
238	罗马占领撒丁		
237–230	哈密尔卡在西班牙	235	克里奥米尼斯三世在斯巴达即位
230–221	哈斯德鲁巴在西班牙	229	“多森”安提柯三世在马其顿继承德米特里二世。帕克索斯岛（Paxos）海战
		229–228	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
		227	克里奥米尼斯发动政变。
226	罗马与哈斯德鲁巴签订埃布罗河条约		罗德岛地震
225	高卢人在特拉蒙被打败	225	塞琉西三世继承塞琉西二世
		224	安提柯三世在希腊；建立希腊联盟
		223	曼提尼亚被夷为平地；克里奥米尼斯占领迈加洛波利斯。
			安条克三世继承塞琉西三世

续表2

西方		东方	
222	克拉司提迪姆之战	222	塞拉希亚战役
221	汉尼拔继承哈斯德鲁巴在西班牙地位	221	“多森”安提柯三世过世：菲利普五世在马其顿继位。
		221	拖洛梅四世在埃及继位
		220	希腊爆发同盟之战
			波里比阿《历史》主要部分开始
219	围攻并占领萨贡托	219	克里奥米尼斯死于埃及
			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
			法罗斯之德米特里投靠菲利普五世
		219－217	第四次叙利亚战争
218	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	218	菲利普胜利。特蒙被攻占掠夺
	汉尼拔离开西班牙，横跨阿尔卑斯山，抵达意大利。特雷比亚河之战		
217	特雷西米尼湖之战	217	诺帕克都会议；同盟战争结束
	罗马在埃布罗河的海军胜利		拉非亚战役。埃及和叙利亚签订和平协议
216	坎奈战役	216	菲利普在伊利里亚。
215	叙拉古加入迦太基	215	菲利普与汉尼拔结盟。第一次马其顿战争开始
		215或214	菲利普干预美塞尼亚
214－212	罗马围攻叙拉古		
213/212	汉尼拔攻占他林敦		
212	叙拉古沦陷		
211	汉尼拔进军罗马	211	罗马与伊托利亚结盟
	卡普亚沦陷		
	普布里亚斯·西庇阿及格尼亚斯·西庇阿战殁于西班牙		

续表3

西方		东方	
210	“非洲征服者”普布里亚斯·西庇阿登陆西班牙		
209	西庇阿攻占新迦太基		
209－206	西庇阿征服西班牙		
		206	伊托利亚人独自与菲利普签订和约
		205	腓尼金和约。第一次马其顿战争结束
204－202	西庇阿在非洲	204	拖洛梅四世过世，拖洛梅五世继位
		203	阿加索克利斯在亚历山大垮台
		203/202	菲利普五世与安条克三世订定密约来对付埃及
202	查马战役		
201	和平协定结束第二次布匿战争	201	菲利普五世活跃于爱琴海；与阿塔罗斯一世及罗德岛作战
		200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爆发
		199	伊托利亚人加入罗马
		198	亚该亚人加入罗马
			洛克里斯会议
		197	狗头山（Cynoscephalae）战役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结束
		196	弗拉米宁宣布希腊自由
		196－193	安条克三世前进小亚细亚及色雷斯
		192－189	罗马及安条克三世发生叙利亚之战
		189	福尔索（Gnaeus Manlius Vulso）攻击小亚细亚的加拉太人

续表4

西方		东方	
		188	阿帕米亚条约。亚洲之安排
		186－183	普鲁席亚斯一世与欧迈尼斯二世发生战争
		183－179	帕尔那凯斯一世与欧迈尼斯二世（和阿里亚拉提斯四世联手）发生战争
		179	佩尔修斯在马其顿继承菲利普五世
		171－168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
		169	安条克四世入侵埃及以及撤军
		168	皮得那战役。马其顿被分割为四个共和国
			安条克再度入侵埃及，接到罗马要撤军的最后通牒
			根据原先计划波里比阿《历史》结束之处
		167	波里比阿以人质身份到罗马
		162	波里比阿协助德米特里一世逃离罗马，回到叙利亚
		158	阿里亚拉提斯五世被逐离卡帕多西亚
		157	阿里亚拉提斯五世得阿塔罗斯二世之助进行复位
		156－154	阿塔罗斯二世与普鲁席亚斯二世发生战争
153－151	西班牙的凯尔特·伊比利亚战争		
151	波里比阿随同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到西班牙及非洲		

续表5

西方		东方	
	迦太基向马西尼沙宣战		
150	罗马决定向迦太基宣战	150	波里比阿及其他人质回到希腊
149	罗马人入侵非洲	149	安得列司克斯在马其顿起义
		149/148	斯巴达退出亚该亚联邦
		148	安得列司克斯战败
		147	罗马特使批准数个城邦退出亚该亚联邦
146	西庇阿攻占并摧毁迦太基	146	亚该亚战争
	波里比阿在大西洋航行		科林斯被占领洗劫
			波里比阿在希腊
145	波里比阿造访罗马		

名词对照

二划

丁达里斯Tyndaris

三划

三层舰trireme

大平原之役Great Plains，battle of the

大流士一世，波斯国王Darius I，King of Persia

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

山塔尼乌斯Centenius，G.

山提农Sentinum

意大利，意大利人Italy，Italians

小亚细亚Asia Minor

小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the younger

小莱伊利乌斯Laelius，G. the younger

四划

马切拉Macella

马卡河Macar，river

马尔马拉海，见前黑海Marmara Sea

马吉勒斯Magilus

马西人Marsi

马西尼沙，努米底亚国王Masinissa，King of Numidia

马色赛利人Masaesyli

马克西穆斯·菲路寇苏斯·费边（二三三年任执政官），坎奈战役后担任独裁官Fabius，Q. Maximus Verrucosus

马克斯·希拉奴斯Silanus，Marcus

马里亚海岬Malea，Cape

马利亚湾Malian Gulf

马希利亚（今马赛），马希利亚人Massilia，Massiliots

马其顿，马其顿人Macedonia，Macedonians

“马其顿征服者”埃米利乌斯·宝路斯（一六八年任执政官）Aemilius，L. Paullus ‘Macedonicus’

马凯伊人Maccaei

马垓提斯Margites

马哈巴Maharbal

马洛尼亚Maroneia

马哥，汉尼拔之友Mago，friend of Hannibal

马哥，汉尼拔之弟Mago，brother of Hannibal

马哥，新迦太基指挥官Mago，commander at New Carthage

马斯，托勒密四世之兄弟Magas，brother of Ptolemy IV

马斯提亚Mastia

马斯提亚尼人Mastiani

马鲁启纳Marrucina

马禄奇尼人Marrucini

马赛利人Massyli

马赛的彼提亚斯Pytheas of Marseilles

王权政治kingship

夫利阿斯Phlius

夫利阿斯的克里奥尼马斯Cleonymus of Phlius

天狼星座之升起Sirius，rising of

五层舰Quinquremes

历史与悲剧相比History，compared with tragedy

历史的真实Truth in history

尤尼乌斯·布鲁图斯Junius，L. Brutus

尤尼乌斯·普鲁斯Junius，L. Pullus

匹赛Pisae

比利牛斯山Pyrenees

比提尼亚Bithynia

瓦尔达尔河Vardar，river

瓦迪蒙Vadimon

瓦凯伊Vaccaei

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梅萨拉Valerius，M. Maximus Messalla

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Valerius，L. Flaccus

贝尼温敦Beneventum

贝蕾妮丝，托勒密三世的皇后Berenice，Queen of Ptolemy III

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

乌鸦“raven”，the

乌提卡Utica

“勾那塔斯”安提柯二世Antigonus II

六门Hexapyli

巴吉利亚Bargylia

巴利阿里群岛，巴利阿里岛民Baleria Islands，islanders

巴帖亚Batheia

巴股希Bargusii

巴莫卡Barmocar

以弗所Ephesus

以色蕊河Isre，river

双重方阵double phalanx

五划

艾基尔特斯群岛战役Aegeates Islands，battle of

艾得科Edeco

艾瑞毕安努斯Eribianus

艾瑞克斯山，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征战Eryx，Mount

艾瑞诺希Aerenosii

本都（黑海）Pontus

札欣特斯Zacynthus

左伊帕斯Zoippus

布伦迪希温Brundisium

布拉Bura

布拉纠利斯Brachylles

布得斯Bodes

布鲁提恩，布鲁提恩人Bruttium，Bruttians

平民plebian

卡山德，马其顿国王Cassander，King of Macedon

卡山德里亚的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 of Cassandreia

卡占东的德谟克利特Damocritus of Calydon

卡奴西Canusium

卡里亚，卡里亚人Caria，Carians

卡林Calene

卡奇涧Calchedon

卡拉土斯，波伊人国王Galatus，King of the Boii

卡迪亚的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 of Cardia

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

卡佩塔尼人Carpetani

卡美里诺Camerinum

卡基迪克斯山Chalcidicus，Mount

卡斯吐罗Castulo

卡斯塔隆Castalon

卡普亚Capua 围攻

卡瑞尼亚Caryneia

卡瑞尼亚之马古斯Margus of Caryneia

卡雷Cales

北风Etesian winds

卢切利亚Luceria

卢西Lusi

卢西安Lucian

卢西塔尼亚Lusitania

卢坎尼亚，卢坎尼亚人Lucania，Lucanians

卢塔提亚斯·克吐勒斯（二二〇年任执政官）Lutatius，G. Catulus

卢塔提亚斯·克吐勒斯（二四二年任执政官）Lutatius，G. Catulus

史可第来达斯Scerdilaidas

史汀发莱亚Stymphalaia

他林敦，他林敦人Tarentum，Tarentines

他林敦的尼孔Nicon of Tarentum

瓜达尔基维尔Guadalquivir，river

印度，印度人India，Indians

外海Outer Sea，the

市民广场的发言台Rostra，The

市政官的国库Aediles，treasury of

汉尼拔Hannibal

汉尼拔，在利利贝乌姆之海军指挥官Hannibal，naval commander at Lilybaeum

汉尼拔，在利利贝乌姆指挥凯尔特人的军官Hannibal，commander of Celts at Lilybaeum

汉尼拔，“罗德岛人”Hannibal，The Rhodian

汉尼拔战争，见第二次布匿战争Hannibalic War

汉尼拔，基斯哥之子，阿格里根特的指挥官Hannibal，son of Gisco，commander at Agrigentum

哈密尔卡·巴卡，汉尼拔父亲Hamilcar Barca

汉诺，汉尼拔的军官Hanno，officer of Hannibal

汉诺，汉尼拔的将军Hanno，general of Hannibal

汉诺，迦太基在迈萨拿的指挥官Hanno，Carthaginian commander at Messana

汉诺，基斯哥之孙Hanno，grandson of Gisco

尼可马克斯Nichomachus

尼可法奈司Nicophanes

尼可斯特拉托斯，阿加索克利斯的国务秘书Nicostratus，secretary of state to Agathocles

尼卡哥拉斯Nicagoras

尼卡诺Nicanor

尼亚坡里Neapolis

尼西亚Nicaea

尼西亚斯Nicias

尼米亚竞赛Nemean Games

尼罗河Nile，river

尼翁Neon

尼勒亚Elea

尼禄·克劳迪乌斯（二〇七年任执政官）Claudius G. Nero

民主政治Democracy

弗尔维阿斯Fulvius，Q.

弗尔维阿斯·弗拉科斯（二二四年任执政官）Fulvius，Q. Flaccus

弗尔维阿斯·森图马鲁斯（二二九及二一一年任执政官）Fulvius，G. Centumalus

弗西斯，弗西斯人Phocis，Phocians

弗里乌斯·卡米鲁斯（三九〇年任独裁官）Furius，M Camillus.

弗里乌斯·帕西鲁斯（二五一年任执政官）Furius，G. Pacilius

出自赫拉克利特的引句Heraclitus，quotation from

加马里纳Camarina

加贝斯湾Gabes，Gulf of

加尔干诺山Garganus，Mount

加拉太人Galatians

加泰罗Carthalo

皮切诺Picenum

皮攸切替人Peucetii

皮洛士，伊庇鲁斯国王Pyrrhus，King of Epirus

皮得纳Pydna

边居民Perioeci

台那伦Taenarum

台伯河Tiber，river

弗里乌斯·菲鲁斯（二二三年任执政官）Furius，P. Phlius

六划

老赖里亚司Laelius，G. the elder

老索西比乌斯Sosibius，the elder

地峡运动会Isthmian Games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之阿加索克利斯Agathocles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巴拉斯Alexander Balas

亚历山大，阿塔罗斯一世的代表Alexander，delegate of Attalus I

亚历山大的尼孔Nicon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的托勒密Ptolemy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的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亚历山大，塞拉西亚之战的骑兵指挥官Alexander，cavalry commander at Sellasia

亚平宁山Apennine Mountains

亚西比得Alcibiades

亚该亚Achaea

亚该亚之色诺芬Xenophon of Achaea

亚该亚联邦Achaean League

亚洲Asia

亚速海，见Maeotic Lake

迈奥提克湖Azov，Sea of

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

西庇阿，见科尔内利乌斯Scipio

西西里之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

西西里，西西里人Sicily，Sicilians

西西里塔罗明尼昂的泰密乌斯Timaeus of Tauromenium

西里西亚，西里西亚人Cilicia Cilicians

西法克斯Syphax

西班牙，西班牙人Spain，Spaniards

西班牙的摩洛哥Morocco，Spanish

西息温Sicyon

西息温的阿拉托斯Aratus of Sicyon

西徐亚，西徐亚人Scythia，Scythians

西塞罗Cicero

在Metaurus梅陶罗河之役

百夫长centurion

达达尼亚人Dardarnians

达米帕斯Damippus of Lacedaemon

达那厄Danae

列别企人Lebecii

列奥尼达二世，斯巴达国王Leonidas II，King of Sparta

迈尔干Myrcan

迈尼斯丢士Menestheus

迈托如斯河Metaurus，river

迈拖尼斯Myttones

迈莱之役Mylae，battle of

迈格尼希亚Magnesia

迈萨拿Messana

迈塔冈尼亚Metagonium

迈奥提克湖Maeotic Lake

托勒密，迈加洛波利斯的总督Ptolemy，governor of Megalopolis

托鲁斯Torus

毕达哥拉斯在南意大利的影响Pythagoras，influence in southern Italy

同盟战争Social War

朱庇特·圣石Jupiter Lapis

先纳·盖利卡Sena Gallica

舌切易Cerceii

优卑亚Euboea

伊比利亚，伊比利亚人Iberia，Iberians

伊发斯山丘Evas，Hill of

伊达拉里亚，伊达拉里亚人Etruria，Etruscans

伊托利亚人，伊托利亚联邦Aetolians，Aetloian League

伊托美山Ithome，Mount

伊利里亚，伊利里亚人Illyria，Illrians

伊利斯，伊利斯人Elis，Eleans

伊庇丹努Eridanus

伊阿索斯Iasus

伊纳斯Aenus

伊欧Io

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伊索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Isus

伊勒盖特斯Ilergetes

伊萨，伊萨人Issa，Issaeans

伊塔纳山Mount

伊奥利亚群岛Aeolian group

伊奥利斯Aeolis

伊奥雷乌斯Iolaus

伊雷波路斯河Elleporus，river

多多那Dodona

多利安Dorian

多瑙河Danube，river

色萨利，色萨利人Thessaly，Thessalians

色雷斯，色雷斯人Thrace，Thracians

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Bosporus，Thracian

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Thracian Bosporus

色诺芬尼斯Xenophanes

米利都Miletus

米利都的提摩泰乌斯Timotheus of Miletus

米努基乌斯·鲁夫斯Minucius，M. Rufus

米提斯特拉图姆Myttistratum

安布腊基亚的拉米乌斯Lamius of Ambracia

安达卢西亚Andalusia

安多西尼Andosini

安多贝勒斯，西班牙部落领导人Andobales

安条克三世，叙利亚国王Antiochus III the Great

安科纳Ancona

安菲洛奇亚人Amphilochians

安塔西达斯和平条约Antalcidas，peace of

安提帕特，马其顿首相Antipater

安提柯一世，马其顿国王Antigonus I

“好父亲”安条克五世Antiochus V Eupator

安条克三世，叙利亚国王 Antiochus III the Great

“多森”安提柯三世 Antigonus III Doson

米迪奥拉努姆Mediolanum

七划

麦加拉Megara

迈加洛波利斯，迈加洛波利斯人Megalopolis，Megalopolitans

迈加洛波利斯的科吉达斯Cercidas，of Mealopolis

迈加洛波利斯的莱狄亚迪斯Lydiades of Megalopolis

迈加洛波利斯的菲洛波义曼Philopoemen of Megalopolis

麦达蓬坦Metapontum

“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 I Poliorcetes

坎克里埃Cenchreae

坎奈之战Cannae，battle of

坎帕尼亚，坎帕尼亚人Campania，Campanians

坎帕尼亚的德西乌斯Decius，of Campania

劳伦特斯Laurentes

克尼多斯之役Cnidos，battle of

克列欧奈Cleonae

克劳迪乌斯·马尔塞鲁斯（二二二年任执政官）Claudius G. Marcellus 围攻叙拉古

克劳迪乌斯·普尔凯尔（二四九年任执政官）Claudius，P. Pulcher

克来拖Cleitor

克里欧尼可斯Cleonicus

克里昂Cleon

克里图劳斯Critolaus

克里索古努斯Chrysogonus

克里特岛，克里特人Crete，Cretans

克里奥米尼斯，斯巴达国王Cleomenes III，King of Sparta

克利索波利斯Chrysopolis

克利替阿斯Critias

克拉司提迪姆Clastidium

克罗纳海岬Colonna，Cape

克罗敦Croton

克法龙Cephalon

克法利尼亚，克法利尼亚人Cephalennia，Cephalennians

克莱奥姆波洛图斯，斯巴达国王Cleombrotus，King of Sparta

克鲁希亚斯河Clusius，river

克鲁修姆Clusium

克雷莫纳Cremona

苏尔皮吉斯·尔巴Sulpicius，P. Galba

苏尔皮吉斯·帕特库鲁斯Sulpicius，G. Paterculus

杜罗河Douro，river

李维Livius，Titus

李维·塞林纳托尔（公元前二一九、二〇七年任执政官），在梅陶罗河击败哈斯德鲁巴 Livius，M. Salinator

列安提尼Leontini

否提尔提斯·底比斯Phthiotic Thebes

利比亚，利比亚人Libya，Libyans

利比亚海Libyan Sea

利比亚·腓尼基人Libyo-Phoenicians

利古里亚，利古里亚人Liguria，Ligurians

利吉姆Rhegium

利那雷斯Linares

利苏斯，伊利里亚Lissus，Illyria

利利贝乌姆Lilybaeum 围攻

利帕拉Lipara

利帕拉群岛Liparean Islands

佐西默斯Zosimus

攸克雷达斯，斯巴达国王Eucleidas，King of Sparta

攸若摩斯Euromus

攸康皮达斯Eucampidas

伯罗奔尼撒半岛，伯罗奔尼撒人Peloponneses，Peloponnesians

伯罗奔尼撒的僭主政治Tyrannies of the Peloponnese

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

佛罗伦斯Florence

希皮塔斯Hipptas

希米尔科，迦太基在利利贝乌姆的指挥官Himilco，Carthaginian commander at Lilybaeum

希罗多德Herodotus

希帕纳Hippana

希波斯特涅斯Hipposthenes

希俄斯岛之役Chios，battle of

希美拉河Himera，river

希洛雷乌斯Herolaus

希腊，希腊人Greece，Greeks

谷奈塔Cynaetha

条约，罗马与迦太基之间Treaties，Rome and Carthage

岛屿“Island”，The

库迈Cumae

库吕亚斯·登塔图斯Curius，M. Dentatus

库默Cyme

沙欣纳提Sarsinati

阿丁坦尼，阿丁坦尼人Atintania，Atintanes

阿匹人Arpi

阿匹乌斯·考得克斯·克劳迪乌斯（二六四年任执政官）Claudius，Appius Caudex

阿匹乌斯·克劳迪乌斯，在希腊任军团营长Claudius C. Appius

阿匹乌斯·普尔凯尔·克劳迪乌斯（行副执政官）Claudius，Appius Pulcher 围攻叙拉古 在卡普亚

阿比多斯Abydos

阿比莱克斯Abilyx

阿内罗斯特斯，盖沙泰国王Aneroestes

阿巴Abba

阿卡纳尼亚Acarnania

阿卡狄亚Arcadia

阿尔巴Alba

阿尔巴尼亚人Albanians

阿尔西诺伊，托勒密四世之皇后Arsinoe，Queen of Ptolemy IV

阿尔西诺伊的玻勒马霍斯Polemarchus of Arsinoe

阿尔迪安人Ardiaeans

阿尔卑斯山Alps 汉尼拔横越阿尔卑斯山

阿尔菲奥斯河Alpheus，river

阿尼奥河Anio，river

阿加托克勒亚Agathoclea

阿加塔库斯Agatharchus

阿吉里亚尼亚人Agrianians

阿吉里安Agyrium

阿耳忒弥斯·辛迪亚斯的塑像Artemis Cindyas，statue of

阿耳忒弥斯的神庙Artemis，temple of

阿达河Adda，river

阿列克松Alexon

阿那格尼亚Anagneia

阿那瑞斯人Anares

阿克拉丁那（在叙拉古）Achradina

阿克罗科林斯，科林斯卫城，见科林斯（Corinth）Acrocorinth

阿克欣布鲁图斯Acesimbrotus

阿克莱Acerrae

阿里亚拉提斯四世，卡帕多西亚国王Ariarathes IV

阿里米努姆Ariminum

阿里斯托米尼兹Aristomenes

阿里斯泰纳斯Aristaenus

阿狄亚Ardea

阿启达马斯五世，斯巴达国王Archidamas V

阿耶凯Aecae

阿拉贡Aragon

阿拉克索斯河Arachthos，river

阿拉班达的曼尼拉斯Menyllus of Alabanda

阿明塔斯Amyntas

阿迪右斯，布巴士提斯总督Adaeus

阿迪斯Adys

阿帖米亚Althaea

阿波Arbo

阿波多泰Apodotae

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the elder

阿波罗尼亚Apollonia

阿波罗；在他林敦的坟墓Apollo

阿波罗多洛斯，菲利普五世之秘书Apollodorus，secretary to PhilipV

阿洛布罗克斯人Allobroges

阿格尼斯Agones

阿格西劳斯，斯巴达国王Agesilaus，King of Sparta

阿格里根特之法拉吕斯Phalaris of Agrigentum

阿格里根特，阿格里根特人Agrigentum，Agrigentines

阿格里根特的费利纳斯Philinus of Agrigentum

阿格拉艾Agraae

阿格拉俄斯Agelaus

阿格隆，伊利里亚国王Agron

阿哥斯，阿哥斯人，阿哥斯地区Argos，Argives，Argolid

阿哥斯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of Argos

阿哥斯的阿里斯托马科斯Aristomachus of Argos

阿哥斯的菲洛德谟Philodemus of Argos

阿哥斯波塔米战役Aegospotamic，battle of

阿基米德Archimedes 叙拉古被围攻

阿基姆鲁斯岛Aegimurus，Island of

阿盖迪可斯Archedicus

阿密南德，阿塔曼尼亚国王Amynander，king of Athamania

阿塔罗斯一世，帕加马国王Attalus I，King of Pergamum

阿塔罗斯二世，帕加马国王Attalus II，King of Pergamum

阿塔罗斯王朝Attalids

阿塔曼尼亚Athamania

阿斯匹斯Aspis

阿蒂米德鲁斯Artemidorus

阿提里亚斯Aulus Atilius

阿提略·凯亚提努斯（二六〇、二五八及二五四年任执政官）Atilius A. Caiatinus

阿提略·雷古鲁斯（二二七年任执政官）Atilius，M. Regulus

阿提略·雷古鲁斯（二五六年任执政官）Atilius，M. Regulus

阿提略·雷古鲁斯（二五七及二五〇年任执政官）Atilius，G. Regulus

阿提斯，波伊人之国王Atis，king of the Boii

阿喀琉斯 Achilles

阿雷提乌姆Arretium

阿德巴尔，迦太基海军将领Adherbal

阿德拉诺多路斯Adranodorus

阿戴耶斯Ardyes

努切里亚Nuceria

努米底亚，努米底亚人Numidia，Numidians

努曼西亚Numantia

纳比斯Nabis

纳尼亚Narnia

纳拉加拉Naragara

八划

坦塔罗斯的折磨Tantalus，the torment of

耶皮潭纳斯Epidamnus

昔兰尼Cyrene

昔兰尼的波利克里托斯Polycleitus of Cyrene

英苏布里人Insubres

苟垓勒斯河Gorgylus，river

直布罗陀海峡Gibraltar

林贡斯人Lingones

杰如尼温Gerunium

杰孙，阿戈号航海者Jason，Argonaut

奈瑞丝，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的女儿Nereis

奇涅阿司Cineas

欧内希坚尼斯Onesigenes

欧可曼奴斯Orchomenus

欧布索佩斯Opsopaeus，V.

欧迈尼斯二世Eumenes II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欧里庇得斯Euripidas

欧拉纳Olana

欧易诺斯河Oenous，river

欧罗塔斯河（在斯巴达）Eurotas，river（Sparta）

欧凯兹Olcades

欧洛福尼斯Orophernes

欧洲Europe

欧勒奴斯Olenus

欧塔希里亚斯·克雷苏斯（二六一年任执政官）Otacilius，T. Crassus

欧塔希里亚斯·克雷苏斯（二六三年任执政官）Otacilius，M. Crassu
s

欧瑞温Oreum

拉丁姆平原，拉丁人Latium，Latins

拉西翁Lasion

拉多凯亚Ladocea

拉辛尼安海岬，赫拉神殿Lacinium，Promotory，Temple of Hera

拉非亚之战Raphia，battle of

拉瑞农Larinum

拉瑞萨Larsissa

非洲，非洲人Africa，Africans

“非洲征服者”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Cornelius，P. Scipio Africanus

昂提乌姆Antium

迪马莱Dimale

迪米特利亚斯Demetrias

迪凯阿启亚Dicaearchia

迪奥庞普斯Theopompus

迪温Dium

帖奥盖顿Theogeiton

罗马卫城Capitol，Roman

罗马元老院Senate，Roman

罗马，罗马人，崛起为世界强权Rome，Romans

罗克里Locri Epizephyrian

罗德岛之安替斯提尼Antisthenes of Rhodes

罗德岛之潘乃提亚斯Panaetius of Rhodes

罗德岛，罗德岛人Rhodes，Rhodians

帕尔那凯斯Pharnaces

帕多瓦Padua

帕克希群岛Paxi Islands

帕奇纳斯海岬Pachynus，Cape

帕拉蒂尼山Pallantium

帕洛普斯Paropus

帕特莱Patrae

帕诺穆斯（伯罗奔尼撒）Panormus

帕提尼Parthini

凯尔特人，见Gauls高卢人 Celts

凯尔特·伊比利亚，凯尔特·伊比利亚人Celtiberia，Celtiberians

凯利斯尼兹Callisthenes

凯启里亚斯·迈帖勒斯（二五一年任执政官）Caecilius，L. Metellus

凯启里亚斯·迈帖勒斯·登特（二八四年任执政官）Caecilius，L. Metellus Denter

凯洛尼亚之役Chaeronea，battle of

凯菲索多禄斯Cephisodorus

凯奥尼亚Chaonia

凯瑞亚斯Chaereas

图里伊Thurii

佩尔修斯，马其顿国王Perseus，

佩达撒Pedasa

佩律皮亚Perippia

佩洛里亚司海岬Pelorias，Cape

依克特拉Echetla

的黎波里Tripolis

彼奥提亚，彼奥提亚人，见Thebes底比斯 Boeotia，Boeotians

命运Fortune（Tyche）

狗头山（辛诺塞法利山）Cynoscephalae

底比斯（在色萨利）Thebes（Thessaly）

底比斯的艾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 of Thebes

底比斯的沛洛皮达斯Pelopidas of Thebes

底比斯，底比斯人Thebes，Thebans

法乐农Falernum

法玲纳海岬Farina，Cape

法洛斯Pharos

法洛斯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ros

法勒隆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

法萨卢Pharsalus

法瑞Pharae

波尔齐乌斯·加图Porcius，M. Cato

波吕克拉特斯的亲戚Polycrates，relatives of

波伊人Boii

波里比阿Polybius

波河Po，river

波恩海岬Bon，Cape

波桑尼阿斯Pausanias

波密卡，迦太基执政官Bomilcar the Suffete

波士丢米亚斯·比奴斯（二二九年任执政官）Postumius，L. Albinus

波士丢米亚斯·梅格鲁斯（二六二年任执政官）Postumius，L. Megillus

波斯，波斯人Persia，Persians

波斯塔，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迦太基将领Bostar

波登克斯河Bodencus，river

宙斯·团结者Zeus Homarios

宙斯·阿蒙神殿Zeus Ammon

宙斯神Zeus

库默的埃福罗斯Ephorus of Cyme

迦太基元老院Senate，Carthaginian

迦太基，迦太基人Carthage，Carthaginians

经验学派empiricists

九划

珀隆山Pelion，Mount

玻吹斯Botrys

毒蝎Scorpion

“带来胜利者”雅典娜在帕加马的神庙Athena Nicephorus，sanctuary at Pergamum

柯农Conon

查马Zama

查瑞斯Chares

柏希比亚Perrhaebia

柏拉图Plato

栅栏Agger

威士提尼Vestini

威尼提人Veneti

威奴希亚（在阿普里亚）Venusia（Apulia）

轻装部队peltasts

战神Mars

战神Ares

战神之子Mamertines

战象Elephants

昴宿星团 的下沉Pleiades，setting of

贵族政治Aristocracy

品达Pindar

哈利卡纳苏斯的戴奥尼素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哈斯德鲁巴，汉尼拔之弟Hasdrubal，brother of Hannibal

哈斯德鲁巴，汉诺之子Hasdrubal son of Hanno

哈斯德鲁巴，哈密尔卡之女婿Hasdrubal，son-in-law of Hamilcar

哈斯德鲁巴，基斯哥之子Hasdrubal son of Gisco

哈德里安纳Hadriana

哈德鲁曼敦Hadrumentum

拜占庭Byzancium

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二一八年任执政官）Cornelius，P. Scipio

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艾辛纳（二六〇、二五八、二五四年任执政官）Cornelius，G. Scipio Asina

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卡尔乌斯（二二二年任执政官）Cornelius，G. Scipio Calvus

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纳西卡Cornelius，P. Scipio Nasica

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Cornelius，P. Scipio Aemilianus

科西拉岛Corcyra

科西嘉Corsica

科托纳Cortona

空叙利亚Coele-Syria

科来温（在迈加洛波利斯）Colaeum（Megalopolis）

科林斯的阿里斯托马科斯Aristomachus of Corinth

科林斯，科林斯人，阿克罗科林斯Corinth，Corinthians，Acrocorinth

修昔底德Thucydides

叙利亚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of Syria

叙利亚，叙利亚人Syria，Syrians

叙拉古之阿加索克利斯Agathocles of Syracuse

叙拉古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Syracuse

叙拉古的希洛二世Hiero II of Syracuse

叙拉古的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 of Syracuse

叙拉古的戴奥尼泰一世Dionysius，of Syracuse I

叙拉古的戴奥尼泰二世Dionysius，of Syracuse II

叙拉古，叙拉古人Syracuse，Syracusans
独裁官的定义Dictator，definition of
美好海岬Fair Promontory
美沙皮亚人Messapians
美塞尼亚，美塞尼亚人Messenia，Messenians
将军领导术Generalship
洛克里斯，洛克里斯人Locris，Locrians
宣言Rhetra
突尼斯Tunis
神圣之地Holy Place
“神显灵”托勒密五世Ptolemy V，Epiphanes
“神显灵”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 Epipahnes
屋大维Octavius，G.
费边Fabius，Q
费尼亚司Phaeneas
费边·匹克拖，史学家Fabius，Q.Pictor
费苏莱Faesulae
费来尼斯Philaenis
费利亚达斯Philiadas
费拉克司Phylarchus
费拉拉Ferrara
费拉蒙Philammon
费罗Philo
费莱的迪奥多突斯Theodotus of Pherae

费顿Phaeton

费勒迈纳斯Philemenus

费雷格里恩平原Phlegrean plains

贺利克拉农Helicranum

十划

泰尔富沙Telphusa

泰吉亚斯Tychaeus

泰伦提乌斯·瓦罗Terentius，G. Varro 在坎奈战败

泰瑞温Thyrrheum

班加西Benghazi

都灵Turin

埃及的瑙克拉提司Naucratis of Egypt

埃及，埃及人Egypt，Egyptians

埃古萨Aegusa

埃布罗河Ebro，river

埃皮库代斯Epicydes

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of Epirus

伊庇鲁斯，伊庇鲁斯人Epirus，Epirotes

埃皮道鲁斯Epidaurus

埃吉斯Aegys

埃米里雅，“非洲征服者”西庇阿之妻Aemilia

埃米利乌斯·宝路斯（二二五、二一九年任执政官）Aemilius，L. Pa

ullus

埃米利乌斯·宝路斯（二五五年任执政官）Aemilius M. Paulus

埃米利乌斯·雷比达（二三二年任执政官）Aemilius M. Lepidus

埃克诺穆斯之役Ecnomus，battle of

埃涅阿斯Aeneas

埃基拉Aegira

埃基提翁Aegium

埃基提翁之色诺芬Xenophon of Aegium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

埃斯基涅斯Aeschines

埃德塔尼Edetani

莱可苏拉Lycosura

莱可塔斯，波里比阿之父Lycortas，father of Polybius

莱西马克斯，马其顿将军Lysimachus，Macedonian general

莱西马克斯，托勒密四世之子Lysimachus，son of Ptolemy IV

莱西马奇亚Lysimachia

莱克格斯Lycurgus

莱昂提乌姆Leontium

莱凯温山Lycaeum，Mount

莱费人Laevi

莱席亚斯，叙利亚王国摄政Lysias，regent of Syria

莱普廷斯Leptines

莫干Mergane

莫拉坚尼斯Moeragenes

莫诺马克斯Monomarchus

莫提斯Myrtis

荷马Homer

荷曼迪卡Hermandica

荷密翁（在迦太基）Hermaeum（Carthage）

荷密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Hermaeum（Bosporus）

莎兰达Saranda

栖来那斯Selinus

恩纳Enna

特马Therma

特尔斐Delphi

特尔斐的彼提亚，女祭司Pythia of Delphi

特西台人Thersitae

特拉吉斯克斯Tragiscus

特拉帕尼Trapani

特拉修洛赫斯Thrasylochus

特拉索Thraso

特拉蒙Telamon

特罗曾Troezen

特洛尼昂Thronium

特莱顿Triton

特勒波勒摩斯，亚历山大摄政Tlepolemus

特腊契纳Tarracina

特蒙Thermon

特雷比亚河之役Trebbia river，battle of

特雷西米尼湖之役Trasimene Lake，battle of

“造福者”托勒密三世Ptolemy III，Euergetes

倍尔比那Belbina

倍库拉Baecula

息提昂姆Citium

爱父亲Philopator

“爱父亲”托勒密四世Ptolemy IV，Philopator

“爱母亲”托勒密六世Ptolemy VI，Philometor

爱琴海岛民 Aegean Islanders

爱奥尼亚海Ionian Sea

爱奥尼亚海峡Ionian Straits

翁布里亚Umbria

留克特拉战役Leuctra，battle of

留寇诺的德谟卡瑞斯Demochares of Leuconoe

高卢刀Swords，Gallic

高卢，高卢人Gaul，Gauls

高隆尼亚Caulonia

娑凤尼斯芭，基斯哥之子汉尼拔的女儿Sophonisba

海尔金特斯之坟墓Hyacinthus，tomb of

海神Poseidon

诺拉Nola

诺帕克都Naupactus

陶律尼Taurini

陶律翁，菲利普五世的特派专员Taurion

陶鲁斯山Taurus Mountains

十一划

逵律纳斯神Qurinus

培林尼Pellene

培林特斯，培林特斯人Perinthus，Perinthians

培拉以亚（罗德岛）Peraea（Rhodes）

培琉喜阿姆Pelusium

基西拉的菲罗玄Philoxenus of Cythera

黄金角Golden Horn

勒卡埃乌姆Lechaeum

菲比农Vibinum

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

菲利普五世Philip V of Macedon

菲利普僭位者Philip the Pretender

菊妮丝卡Cynisca

萨贡托，萨贡托人Saguntum，Sagutines

萨莫奈地区，萨莫奈人Samnium，Samnites

萨摩斯Samos

梵蒂冈海岬Vaticano，Cape

梅迪昂，梅迪昂人Medion，Medionans

排提翁尼可斯之坟墓Pythionicus，tomb of

推翻十人政团Decemvirate，overthrow of
“救主”托勒密一世Ptolemy I，Soter
“救主”塞琉西三世Seleucus III，Soter
“救主”德米特里一世，叙利亚国王Demetrius I，Soter
曼宁克斯Meninx
曼多尼亚斯，西班牙部落领导人Mandonius，Spanish chieftain
曼里亚斯·托夸特斯（二二四年任执政官）Manlius，T. Torguatus
曼里亚斯·福尔索·隆古斯（二五六年任执政官），在埃克诺穆斯Manlius，L. Vulso Longus 重建舰队
曼提尼亚，曼提尼亚人Mantinea，Mantineans 曼提尼亚之战
崔寇尼亚温的迪凯尔卡斯Dicaearchus of Trichonium
第一次布匿战争Punic War，First
第二次布匿战争Punic War，Second
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Illyrian Wars，Second
第三次布匿战争Punic War，Third
得雷帕纳之役Drepana，battle of
猎户座升起Orion，rising of
康可利塔纳斯，盖沙泰人国王Concolitanus，King of the Gaesatae
康尼Conii
盖亚斯及路希亚斯·科伦康尼亚斯兄弟Coruncanii，G. and L.
盖沙泰Gaesatae
盖洛Gelo
盖聂福列山通道Mont Genvre Pass
盖提姆Gythium

密纳瓦神庙Minerva，temple of

隆卡奴斯Longanus

骑兵官decuriones

维努西亚（在萨莫奈地区）Venusia（Samnium）

维纳斯·艾瑞克斯神庙Venus Erycina，shrine of

十二划

塔乌里斯契Taurisci

塔古斯河Tagus，river

塔西佗Tacitus

塔拉寇Tarraco

塔罗明尼昂Tauromenium

塔索斯Thasos

博那多·鲁切莱Rucellai，Bernardo

斯巴达之索赛勒斯Sosylus of Lacedaemon

斯巴达，斯巴达人Sparta，Spartans

斯库塔里Scutari

斯特拉波Strabo

斯寇得拉Scodra

斯塔基拉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 of Stagira

散布卡sambuca

葩琵丽雅，L. 埃米利乌斯·雷必达 Papiria，wife of Lucius Aemilius Paullus

森普罗尼·布列苏斯（二五三年任执政官）Sempronius，G. Blaesus

森普罗尼·隆古斯（二一八年任执政官）Sempronius，T. Longus

提布尔Tibur

提亚农Teanum

提沙迈纳斯，亚该亚国王Tisamenus，King of Achaea

提图斯·昆克西阿·福拉明尼纳斯（一九八年任执政官）Quinctius，Titus Flamininus

提契诺河Ticinus，river

提幽塔，伊利里亚皇后Teuta，Queen of Illyria

提莫立昂Timoleon

提基亚，提基亚人Tegea，Tegeans

提奥弗拉斯托Theophrastus

提摩列乌斯Timolaus

提摩赞诺斯Timoxenus

雅庇吉亚Iapygia

雅典Athens

雅典之色诺芬Xenophon of Athens

雅典之伯里克利Pericles of Athens

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 of Athens

雅典的亚里斯泰德Aristides of Athens

雅典的德摩斯梯尼斯Demosthenes of Athens 菲利普五世之秘书

雅典娜，在倍尔比那的堡垒Athenaeum（Belbina）

奥林匹亚Olympia

奥林匹亚年Olympiads

奥林匹亚竞赛Olympian Games

奥林匹斯山丘Olympus，hills of

奥林匹雅丝，伊庇鲁斯皇后Olympias

奥菲狄亚斯河Aufidius，river

奥斯提亚Ostia

奥瑞特斯人Oretes

奥瑞斯提斯Orestes

奥德修斯Odysseus

循环anacyclosis

腓尼企Phoenice

腓尼基Phoencia

普列福拉图斯Plevratus

普来吐提亚Praetuttia

普林尼 Pliny

普拉仙提亚Placentia

普罗滂提斯海峡Propontis

普莱涅斯特Praeneste

普提欧里Puteoli

普鲁席亚斯，比提尼亚国王Prusias，king of Bithynia

普鲁塔克Plutarch

道可斯Daochus

道尼亚，道尼亚人Daunia，Daunii

强人政权，见王权政治一款monarchy

十三划

瑞衷Rhizon

雷斯特利哥尼斯食人兽Laestrygones

“雷霆”托勒密Ptolemy Ceraunus

路西亚斯·拜比亚斯Baebius，Lucius

路西亚斯·费边Fabius，Lucius

路希亚斯·舌基亚斯Sergius，Lucius

锡纽萨Sinuessa

新卡斯提尔New Castile

新迦太基New Carthage 攻占新迦太基

塞尔维利乌斯·凯皮欧（二〇四年任执政官）Servilius，G. Caepio

塞尔维利乌斯·凯皮欧（二五三年任执政官）Servilius，G. Caepio

塞尔维利乌斯·基米努斯（二〇四年任执政官）Servilius，G. Geminus

塞尔维利乌斯·基米努斯（二一七年任执政官）Servilius，G. Geminus

塞尼山通道Mont Cenis Pass

塞尼加利亚Sinigaglia

塞农人Senones

塞克利亚达斯Cycliadas

塞拉西亚之战Sellasia，battle of

塞诺马尼人Cenomani

塞琉西一世，叙利亚国王Seleucus I，King of Syria

塞琉西四世Seleucus IV

塞浦路斯Cyprus

弗尔维阿斯·派提那斯·诺毕里尔（二二五年任执政官）Fulvius，S. Paetinus Nobilior

福尼亚斯Pheneus

福吞纳斯Volturnus

福连塔那，福连塔那人Frentana，Frentani

弗拉米宁（二二三年任执政官）Flaminius，G.

群众政治ochlocracy

十四划

赫卡通迈温Hecatomaeum

赫迈俄尼Hermione

赫迈俄尼之谢浓Xenon of Hermione

赫克妥在《伊里亚特》所说的话Hector，words of in Iliad

赫克特Hercte

赫里亚Heraea

赫别色斯Herbesus

赫利岛Holy Isle

赫拉女神Hera

赫拉克里亚Heracleia

赫拉克里亚·米诺亚Heracleia Minoa

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

赫拉克勒斯子孙，斯巴达国王Heraclidae，Spartan Kings
赫拉克勒斯，在其之前所发的誓言Hercules，oath in presence of
赫彼奈Hirpini
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
赫摩雷乌斯Hemrolaus
僭主政治Tyranny
鲜图里伊帕Centuripa
豪拉提乌斯·巴博特斯Horatius，M. Barbatus
豪拉提乌斯·寇可勒斯Horatius，Cocles
粹泰亚Tritaea
赛厄斯Cius
赛巴利斯Sybaris
赛尔提斯Syrtes
赛尔摩苏鲁斯河Cyamosorus，river
赛格斯塔Segesta
赛斯拖斯Sestos

十五划

寡头政权Oligarchy
撒丁Sardinia
撒丁海Sardinian Sea
撒达那帕鲁斯Sardanapalus
撒拉匹斯神庙Sarapis，temple of

撒拉米斯Salamis

撒拉米斯的伊伐哥拉斯Evagoras of Salamis

撒宾人Sabines

墨勒阿格尔Meleager

黎巴嫩Lebanon

德米特里二世Demetrius II

摩如希人Maurusii

潘费里亚Pamphylia

潘提亚斯Panteus

十六划

薛息斯Xerxes

赞诺Zeno

赞提帕斯Volturnus

穆利纳Myrina

穆提纳Mutina

十七划

戴奥尼索多禄斯Dionysodorus